

◆ 张梦新 主编

大学语文

DAXUE YUWEN JINGDIAN DUBEN

经典读本



浙江大學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目 录

前言

先秦文学概述

诗经

蒹葭

采薇

尚书

无逸

左传

郑伯克段于鄢

国语

邵公谏厉王弭谤

战国策

冯谖客孟尝君

老子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章

天之道章

论语

长沮桀溺耦而耕章

论学五则

孙子

谋攻

墨子

兼爱（上）

列子

薛谭学讴

偃师造倡

孟子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章

庄子

秋水（节选）

屈原

湘夫人

橘颂

荀子

劝学（节选）

韩非

说难

秦汉文学概述

礼记

学记（节选）

苛政猛于虎

吕氏春秋

去私

李斯

谏逐客书

司马迁

李将军列传（节选）

孙子吴起列传（节选）

刘向

晏子谏杀烛雒

班固

苏武传（节选）

汉乐府

饮马长城窟行

古诗十九首

行行重行行

明月何皎皎
魏晋南北朝文学概述

曹操

短歌行

求贤令

王粲

七哀诗

曹丕

燕歌行

典论·论文

曹植

杂诗

洛神赋

阮籍

咏怀诗（夜中不能寐）

嵇康

赠兄秀才入军

陆机

赴洛道中作

左思

咏史（二首）

干宝

搜神记·三王墓

陶渊明

咏贫士

读《山海经》

归去来兮辞并序

谢灵运

登池上楼

刘义庆

世说新语（二则）

鲍照

代出自蓟北门行

刘勰

文心雕龙·情采

江淹

别赋

谢朓

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桥

郦道元

水经注·江水·三峡

萧统

文选序

庾信

哀江南赋序

南北朝乐府

南朝乐府

北朝乐府

唐宋文学概述

骆宾王

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

王勃

滕王阁序并诗

杨炯

从军行

张若虚

春江花月夜

陈子昂

登幽州台歌

孟浩然

临洞庭湖赠张丞相

王维

山居秋暝

鹿柴

李白

蜀道难

将进酒

峨眉山月歌

高适

燕歌行并序

杜甫

羌村

新婚别

蜀相

登高

岑参

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李益

夜上受降城闻笛

韩愈

张中丞传后叙

刘禹锡

西塞山怀古

白居易

长恨歌

柳宗元

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

始得西山宴游记

李贺

梦天

杜牧

赠别

江南春

李商隐

锦瑟

夜雨寄北

温庭筠

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

韦庄

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

杜光庭

虬髯客传

李煜

乌夜啼（无言独上西楼）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

范仲淹

严先生祠堂记

柳永

望海潮（东南形胜）

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

欧阳修

五代史伶官传序

踏莎行（候馆梅残）

王安石

祭欧阳文忠公文

明妃曲

沈括

梦溪笔谈·活字板

苏轼

前赤壁赋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黄庭坚

寄黄几复
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

秦观

鹊桥仙（纤云弄巧）

周邦彦

兰陵王（柳阴直）

李清照

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
声声慢（寻寻觅觅）

陆游

关山月
沈园（二首）
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

辛弃疾

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
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
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

姜夔

扬州慢（淮左名都）

元好问

迈陂塘（问世间情是何物）

周密

观潮

文天祥

正气歌

宋话本

碾玉观音

元明清近代文学概述

关汉卿

关大王独赴单刀会

[南吕·一枝花] 杭州景

张养浩

[山坡羊] 潼关怀古

宋濂

王冕传

刘基

卖柑者言

高启

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

于谦

咏煤炭

归有光

先妣事略

唐顺之

答茅鹿门知县书

宗臣

报刘一丈书

李贽

童心说

汤显祖

牡丹亭·惊梦

袁宏道

徐文长传

徐弘祖

游雁宕山日记

宋应星

天工开物序

张岱

西湖七月半

张煌言

甲辰八月辞故里

黄宗羲

怪说

李渔

闲情偶寄·脱窠臼

顾炎武

廉耻

侯方域

马伶传

王夫之

自题墓石

陈维崧

醉落魄·咏鹰（寒山几堵）

朱彝尊

卖花声·雨花台（衰柳白门湾）

蒲松龄

席方平

廖燕

钱神论

纳兰性德

长相思（山一程）

方苞

左忠毅公逸事

郑燮

板桥题画（二则）

曹雪芹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节选）

袁枚

遣兴（二首）

纪昀

河中石兽

赵翼

论诗（二首）

姚鼐

登泰山记

洪亮吉

治平篇

黄景仁

杂感

张维屏

三元里

林则徐

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

龚自珍

咏史

己亥杂诗（二首）

黄遵宪

哀旅顺

林纾

记超山梅花

康有为

出都留别诸公

孙中山

遗嘱

梁启超

少年中国说

蔡元培

《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

现当代文学概述

鲁迅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孤独者

马一浮

浙江大学校歌

周作人

人的文学

竺可桢

唐宋物候与气候变迁

郭沫若

炉中煤

毛泽东

沁园春·雪

郁达夫

花坞

徐志摩

再别康桥

老舍

断魂枪

茶馆（第一幕）

沈从文

萧萧

巴金

爱尔克的灯光

戴望舒

雨巷

艾青

大堰河，我的保姆

钱钟书

论快乐

萧红

呼兰河传（节选）

金庸

笑傲江湖（节选）

余光中

乡愁

贾平凹

延安街市记

余华

活着（节选）

海子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大学语文经典读本

主 编 张梦新

编 写 张卫中 陶 然 黄 杰
李杭春 张梦新

浙江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学语文经典读本 / 张梦新主编.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5.7

ISBN 7-308-04291-X

I. 大... II. 张...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IV. I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067758号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浙大路38号 邮政编码310027)
(E-mail : zupress@mail.hz.zj.cn)
(网址 : <http://www.zjupress.com>)

责任编辑 钟仲南

排版 浙江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中心

印刷 浙江良渚印刷厂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17

字数 450千字

版印次 2005年7月第1版 200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书号 ISBN 7-308-04291-X/I-151

定价 26.00元

前言

大学是培养与造就各级各类高素质专业人才的摇篮，而“大学语文”作为高等院校文化素质教育的基础课之一，负有重要的使命。该课程的设置，不仅是为了培养和提高学生汉语语言文学方面的阅读、欣赏、理解和表达能力，更是为了让我们的莘莘学子在成长为一名21世纪合格的新中国建设者之前，能学习、继承优秀的中华文化，从而弘扬人文精神，具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振兴中华的历史责任心。

基于这一认识，我们这本教材在编写时，注意顺应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教育理念的提升，注重传承中华文明的优良传统，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所选近200篇名家名作，除具有较高的文学、美学价值外，还强调民主性与科学性，注意增加能启发思维、体现创新意识，反映科学观念与人文精神的文章。

浙江大学领导重视“大学语文”课程及其教材建设，学校教务部专门把“大学语文”列为浙江大学本科重点课程；人文学院也把《大学语文研究》与《〈大学语文〉多媒体课件》列为教改课题。正是因为有学校和人文学院的支持，我们在2000年版《大学语文》的基础上，又重新编了这本《大学语文经典读本》，并从内容和体例上都进行了一些改革。

一是在内容上尽可能做到系统性与完整性。全书分为先秦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唐宋文学、元明清近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六个单元。这样，便于学生对先秦至当代的三千多年中华文化有一完整系统的了解。二是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在体例上，每一单元前都有一“概述”，提纲挈领，简述该时期重要的作家、作品及文学流派、文学思潮；每一具体篇目，则由作者简介、正文、注释和阅读提示四部分组成。三是具有开放性与启发性。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而教师主要是教学的组织者和引导者。我们在每一单元的最后附有“相关链接”和“思考与练习”。“相关链接”主要为方便同学们上互联网查询有关作家、作品的信息、资料和参考文章；而“阅读与思考”则既可启发思维，也有利于学生掌握该单元的重点和难点，深化对教材的理解。

除了感谢学校教务部和浙江大学出版社，我们还特别要感谢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曦同志，感谢他在百忙中多次关心、过问本书的编写。他还希望有更多的老师能在教材的内容、形式以及教学方法的改革上多花力气，为同学们提供更多更好的精品教材。我们也衷心感谢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庞学铨教授，在他的牵头下，张梦新、廖可斌、颜洽茂、方一新、王云路、董平等教授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又重新注译了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当年所创作的《浙

江大学校歌》，并第一次将校歌歌词收进了浙江大学的教材。

我们希望这本《大学语文经典读本》能得到广大同学、教师的呵护和喜爱，欢迎大家能及时反馈使用本书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也期待本书能在朋友们的关心支持下不断修订改进，真正成为广大读者喜爱的经典读本。

编者 2005年5月于浙江大学
(邮编：310028 E-mail: RW323@ch.zju.edu.cn)

先秦文学概述

“先秦”是指秦朝以前这一历史时期。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发生与发展阶段的文学，它揭开了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的辉煌一页，是中国文学的奠基石。

早在文字还没有产生的远古时代，就已经有了民间歌谣和神话传说等口头文学。现已发现商代留存的多种文字记载，保留下来的文献有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西周至春秋，文献资料大大增多，文学有了飞跃的发展。在韵文方面，产生了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在散文方面，有《尚书·周书》、《周易》、《春秋》等。

《诗经》汇集了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十五“国风”就是十五个地方的土风歌谣；雅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颂是宗庙祭祀用的乐曲。《诗经》的内容十分丰富，反映的社会生活相当广泛，有的反映阶级压迫和剥削，有的反映战争和徭役，有的反映劳动生活，有的反映爱情和婚姻。此外，还有周民族史诗、政治讽刺诗、农事诗等。《诗经》在艺术上也有自己的特色。前人把《诗经》的表现手法概括为赋、比、兴。朱熹解释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经》在形式上，多重章叠句，保留了民歌的原始状态。

到了战国时期，文学创作空前繁荣。首先是散文得到蓬勃的发展，诸子散文与历史散文辉映一时。其次，在韵文方面，发展出诗歌的新形式“楚辞”，并出现了伟大的作家屈原。

散文在春秋后期到战国时代，兴起一个高潮，是与这一时期的社会遽变紧密相关的。在这新的时代中，无论政治、经济、社会组织，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深刻的变革，牵动着社会的各个阶层。随着“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文化的下移，士的阶层迅速崛起。这些来自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士人，奔走游说，以干世主。他们代表各自的利益，有着不同的观点和主张，形成许多的派别，他们互相辩论，在思想领域里，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子散文便是表述各家思想的说理文。其论著主要有《论语》、《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它们虽然意在说理，却很讲究修辞技巧，善用比喻。有的雄畅，有的谨严，有的醇厚，有的犀利，各具特色。其中《孟子》和《庄子》的散文文学意味最浓。《孟子》的文章议论风发，波澜壮阔，富有气势。《庄子》的文章想像丰富，辞采瑰丽，富有浪漫主义色彩。

与散文的勃兴一样，这一时期的社会遽变，国与国的吞并，旧贵族的没落，新人物的兴起，种种兴亡盛衰，促进了人们历史观念的发展。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历史学家，史籍非常发达。其中文学性较高的史书有《左传》、《国语》、《战国策》。《左传》是编年体史书，长于记事，它在叙述事件、介绍人物方面大大增强了文学色彩。作者叙述复杂的历史事件，有条不紊，并常常带有曲折引人入胜的故事性。作者还善于通过人物的言行，表现人物的性格，书中许多的应对辞令，脍炙人口。《国语》偏重记言，文学成就不如《左传》，但有些篇章刻画人物比较生动。《国语》的语言古朴简明，也有自己的特点。《战国策》是国别体史书，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书中有不少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尤其注重语言的艺术，善用比喻、夸张、寓言等多种修辞手段，增强文章的表达效果。

先秦散文是我国散文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后代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都向他们吸取营养、学习技巧。

《诗经》以后的三百年间，是理性思维发展的时代，诗歌的声音消沉了，直到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的出现，迎来了诗歌发展史上的又一个春天。

“楚辞”是战国后期产生于楚国的一种新诗体。它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楚国地方文化的产物。“楚辞”中大量运用楚地方言，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宋代黄伯思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运用这种诗歌形式，创作了《离骚》、《九歌》（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等优秀的作品。《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长篇的政治抒情诗。《九歌》是依据楚地神话故事和民间祭歌形式写成的一组抒情诗。《天问》，据王逸说，其篇名为“问天”之意。《九章》为九篇作品之总名，非一时一地之作，一般认为是西汉刘向编辑《楚辞》时所加。屈原的诗作，表现出对于祖国的真挚的热爱，对于理想的执著追求。在艺术表现上，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寄情于物，托物以讽”，同时大量吸取神话传说的题材，想像丰富，感情激越，富于浪漫主义色彩。《诗经》和《楚辞》，在文学史上并称“风骚”或“诗骚”，它们共同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秀传统。

先秦文学的主要成就是诗歌和散文，它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先秦文学，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方法，都对后来的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诗 经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先秦时通称为“诗”或“诗三

百”。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诗》立为“五经”之一，称为《诗经》。《诗经》收录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年间的诗歌，共305篇，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包括十五国风，160篇；雅分为大雅、小雅，105篇；颂分为周颂、鲁颂、商颂，40篇。风、雅、颂都是古代音乐曲调的名称。宋代郑樵认为：“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通志序》）

《诗经》的内容极为丰富。有周民族史诗，政治讽谕诗，还有优美的情歌，劳动歌谣，以及反饥饿、反奴役的呼号等。《诗经》中的民歌充分体现了“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诗经》的表现手法有“赋”、“比”、“兴”三类。《诗经》句式以四言为主，比较整齐，间有杂言，显得灵活自由。章法则多重章叠句，富有音乐性和节奏感。现存的《诗经》是秦汉人毛亨、毛萁所传，称为《毛诗》。东汉郑玄为之作笺，通称《毛诗郑笺》。

蒹 葭

蒹葭苍苍^{〔1〕}，白露为霜。所谓伊人^{〔2〕}，在水一方^{〔3〕}。溯洄从之^{〔4〕}，道阻且长^{〔5〕}；溯游从之^{〔6〕}，宛在水中央。

蒹葭凄凄^{〔7〕}，白露未晞^{〔8〕}。所谓伊人，在水之湄^{〔9〕}。溯洄从之，道阻且跻^{〔10〕}；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11〕}。

蒹葭采采^{〔12〕}，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13〕}。溯洄从之，道阻且右^{〔14〕}；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15〕}。

【注释】

〔1〕蒹葭(jiān jiā)：芦苇。苍苍：茂盛的样子。〔2〕伊人：这个人，指所爱的人。〔3〕一方：那一边。比喻所在之远。〔4〕溯(sù)：逆流而上。洄：盘旋曲折的水道。从：追寻。〔5〕道阻且长：道路险阻而且漫长。〔6〕溯游：顺流而下。游，通“流”。指直流的水道。〔7〕凄凄：同“萋萋”。茂盛的样子。〔8〕晞(xī)：干。〔9〕湄(méi)：河岸、水滨。〔10〕跻(jī)：上升，攀登。这里指地势渐高，需攀登而上。〔11〕坻(chí)：水中高地。〔12〕采采：众多的意思，与“苍苍”、“凄凄”义近。〔13〕涘(sì)：水边。〔14〕右：迂回曲折。〔15〕沚(zhǐ)：水中小洲。

【阅读提示】

这是选自《诗经·秦风》中的一首怀人之作。诗中描写了一个热恋者对所爱之人苦苦追求和可望而不可即的惆怅之情。全诗三章都用“兴”法起笔，用秋景秋色烘托主人公相思之情、失落之感。情景交融，委婉动人。整首诗还采用了《诗经》中常用的重章叠句的形式，反复咏叹，将主人公满腔的柔情

渲染得淋漓尽致。

采 薇

采薇采薇^{〔1〕}，薇亦作止^{〔2〕}。曰归曰归^{〔3〕}，岁亦莫止^{〔4〕}。靡室
靡家^{〔5〕}，**玃**之故^{〔6〕}。不遑启居^{〔7〕}，**玃**之故^{〔8〕}。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8〕}。曰归曰归，心亦忧止。忧心烈烈^{〔9〕}，
载饥载渴^{〔10〕}。我戍未定，靡使归聘^{〔11〕}。
采薇采薇，薇亦刚止^{〔12〕}。曰归曰归，岁亦阳止^{〔13〕}。王事靡盬^{〔14〕}，
不遑启处^{〔15〕}。忧心孔疚^{〔16〕}，我行不来^{〔17〕}！
彼尔维何^{〔18〕}？维常之华^{〔19〕}。彼路斯何^{〔20〕}？君子之车^{〔21〕}。
戎车既驾^{〔22〕}，四牡业业^{〔23〕}。岂敢定居？一月三捷^{〔24〕}。
驾彼四牡，四牡骎骎^{〔25〕}。君子所依^{〔26〕}，小人所腓^{〔27〕}。四牡
翼翼^{〔28〕}，象弭鱼服^{〔29〕}。岂不日戒^{〔30〕}，**玃**孔棘^{〔31〕}。
昔我往矣^{〔32〕}，杨柳依依^{〔33〕}。今我来思^{〔34〕}，雨雪霏霏^{〔35〕}。
行道迟迟^{〔36〕}，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注释】

〔1〕薇：野生的豆科植物，苗可食，又名大巢菜。〔2〕作：初生。
止：语尾助词，无实义。〔3〕曰归：说要回去。曰：言、说。一说为语首助
词，无实义。〔4〕岁：年。莫：是“暮”的本字。〔5〕靡室靡家：没有
家庭生活。靡：无，没有。〔6〕**玃**（xiǎnyǔn）：种族名，西周时称
玃，春秋时称北狄，战国秦汉时称匈奴。〔7〕不遑启居：指奔走不
停，没有闲暇安定下来休息。遑：闲暇。启：跪坐。古人跪时两膝着地，腰部伸
直，臀部离开脚跟。居：安坐。仍两膝着地，但臀部紧贴脚跟。古人席地而坐，
故有跪坐、安坐之别。这里“启居”连用，是安定下来的意思。〔8〕柔：指薇
的幼苗柔软鲜嫩。〔9〕烈烈：炽烈。〔10〕载饥载渴：又饥又渴。
〔11〕“我戍”两句意谓我们防御**玃**，驻防的地点不能固定，也无法使人捎信
回家去。戍：驻守。定：稳定。聘：问候。〔12〕刚：指薇苗已长成坚硬的
茎。〔13〕阳：指夏历十月，即今农历十月。现在，人们还称这个月为“小阳
春”。〔14〕王事：指周天子的事，这里指战争之事。盬（gǔ）：止
息。〔15〕启处：同“启居”。〔16〕孔：非常，很。疚：痛苦。
〔17〕来：归来，返回。一来说：慰抚。〔18〕尔：通“荂（ěr）”，花盛
开的样子。维何：是什么。〔19〕常：“常棣（dì）”的简称。华：
同“花”。〔20〕路：同“辂（lù）”，大车。斯何：同“维何”。〔21〕君
子：指军中将帅。〔22〕戎车：兵车。〔23〕牡：雄马。业业：高大的
样子。〔24〕捷：接，交战。〔25〕骎骎（kuī）：雄强，威武。
〔26〕依：乘。〔27〕腓（féi）：隐蔽。古代车战时，主帅在车上指挥，步
卒跟在车后，借车身以遮蔽身躯。〔28〕翼翼：悠闲的样子。是说马训练有

素，惯于行军作战。〔29〕弭(mǐ)：指弓两端受弦的地方。象弭：用象牙装饰的弓端。服：通“箛(fú)”，箭袋。鱼服：用沙鱼皮做成的箭袋。按：弭和箛均为主帅所有。〔30〕日戒：每日警备。〔31〕棘：通“亟”，紧急。〔32〕往：指出征。〔33〕依依：柳条迎风披拂的样子。〔34〕来：归来。思：语助词。〔35〕雨雪：下雪。雨作动词用，念“yù”。霏霏：大雪纷飞的样子。〔36〕迟迟：迟缓。

【阅读提示】

这是《诗经·小雅》中的一首描写戍卒生活的诗。既表现了戍卒积极作战、保家卫国的精神面貌，又写出了戍卒的思家之苦、战斗之苦、归途之苦，真实地再现了一位远征战士罢战归来，抚今追昔、痛定思痛的心情。

最后一段写归途中的复杂心情，感时伤事，情景交融，有很强的形象性，成为人们传诵的名句。

□尚 书

《尚书》即上古之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集，主要保存了商、周两代的重要典诰。自汉以来，《尚书》有今古文之分。今文是秦始皇焚书后由汉初经师所保存、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抄写的，称为《今文尚书》，有29篇；古文是汉武帝末年，在孔子旧宅壁中发现的、用汉以前古文字书写的，称为《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出16篇。后来今古文《尚书》大多亡佚了。今存《尚书》58篇，除33篇为今古文《尚书》所共有，其余都是东晋人所伪造，不可信。

《尚书》文字古奥，从中可见古代早期散文的某些特色。

无 逸〔1〕

周公曰〔2〕：“呜呼〔3〕！君子，所其无逸〔4〕。先知稼穡之艰难〔5〕（乃逸〔6〕），则知小人之依〔7〕。相小人〔8〕：厥父母勤劳稼穡〔9〕，厥子乃弗知稼穡之艰难，乃逸，乃谚，既诞〔10〕。否则侮厥父母〔11〕，曰：‘昔之人无闻知〔12〕！’”

周公曰：“呜呼！我闻曰：昔在殷王中宗〔13〕，严恭寅畏〔14〕，天命自度〔15〕，治民祗惧〔16〕，不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17〕，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18〕，时旧劳于外〔19〕，爰暨小人〔20〕。作其即位〔21〕，乃或亮阴〔22〕，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23〕。弗敢荒宁，嘉靖殷邦〔24〕。至于小大〔25〕，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26〕。其在祖甲〔27〕，弗义惟王〔28〕，旧为小人〔29〕。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弗敢侮齔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自时厥后，立王〔30〕，生则逸。生则逸，弗闻小人之劳，惟湛乐

之从〔31〕。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32〕，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周公曰：“呜呼！厥亦惟我周太王〔33〕、王季〔34〕，克自抑畏〔35〕。文王卑服〔36〕，即康功田功〔37〕。徽柔懿恭〔38〕，怀保小民，惠鲜齔寡〔39〕。自朝至于日中，旻〔40〕，弗遑暇食〔41〕，用咸和万民〔42〕。文王弗敢盘于游田〔43〕，以庶邦惟正之共〔44〕。文王受命惟中身〔45〕，厥享国五十年。”

周公曰：“呜呼！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46〕、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共。无皇曰〔47〕：‘今日湛乐。’乃非民攸训〔48〕，非天攸若〔49〕。时人不则有愆〔50〕。无若殷王受之迷乱〔51〕，酗于酒德哉〔52〕！”

周公曰：“呜呼！我闻曰：古之人犹胥训告〔53〕，胥保惠，胥教诲，民无或诮张为幻〔54〕。此厥弗听，人乃训之〔55〕。乃变乱先王之正刑〔56〕，至于小大。民否则厥心违怨，否则厥口诅祝〔57〕。”

周公曰：“呜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58〕。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59〕。’则皇自敬德〔60〕。厥愆〔61〕，曰：‘朕之愆〔62〕。’允若时〔63〕，弗啻弗敢含怒〔64〕。此厥不听，人乃或诮张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则信之。则若时〔65〕，弗永念厥辟〔66〕，弗宽绰厥心〔67〕，乱罚无罪，杀无辜。怨有同，是丛于厥身〔68〕。”

周公曰：“呜呼！嗣王，其监于兹〔69〕！”

【注释】

〔1〕无逸：不要贪图逸乐。周公还政于成王后，恐成王耽于逸乐，荒废政事，乃作《无逸》以训诲。〔2〕周公：姓姬，名旦，武王之弟，封于周，故称周公。武王死时，成王尚幼，周公代摄朝政。〔3〕呜呼：表示郑重其事发的语词，下同。〔4〕君子：这里指当权者。所：居官位。〔5〕稼穡（sè）：这里泛指农业劳动。〔6〕乃逸：二字系衍文。〔7〕小人：一般庶民，与“君子”相对。依：隐，苦衷。〔8〕相：看。〔9〕厥：其，下同。〔10〕谚：即谚，强悍粗暴。诞：放肆。〔11〕否则：即“不然”，关联词，“乃至于”的意思。〔12〕昔之人：从前的人，指上了年纪的人。无闻知：什么也不懂，指不知道享福。〔13〕中宗：殷王祖乙，殷王朝第七世贤主。一说为太戊，殷王朝第五世贤主。〔14〕严：严肃。恭：外貌恭敬。寅：内心恭敬。畏：惶恐。〔15〕天命自度：自己权衡一下行为是否合于天命。〔16〕祗（zhī）惧：恭敬谨慎。〔17〕肆：所以，因此。享国：指在帝位。〔18〕高宗：武丁，殷朝第十一代贤君。〔19〕时：是。旧：久。〔20〕爰：于是，因此。暨：与、同。〔21〕作：始。〔22〕或：有时。亮阴：实在沉默。〔23〕雍：和顺得体。〔24〕嘉靖：安定。〔25〕小：小民。大：指群臣。〔26〕九：当是“五”。〔27〕祖甲：武丁次子。殷朝第十二代贤君。〔28〕弗义惟王：认为自己继承王位不合理。马融说：“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贤，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废长立少，不义，逃亡民间。故曰‘不义惟王，久为小人’也。武丁

死，祖庚立；祖庚死，祖甲立。”〔29〕旧为小人：久为小民。〔30〕立王：立为国王。〔31〕湛乐：放纵地享乐。从：追求。〔32〕罔：同“无”。克寿：能够长寿。〔33〕太王：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34〕王季：周文王的父亲季历。〔35〕抑畏：谦虚谨慎。〔36〕文王：姬昌，史称西伯。卑服：服役于卑贱的事务。〔37〕即康功田功：成就他安定人民和开垦土地的事业。柔：成就。功：事功。康：居室。康功，指安居之事。〔38〕徽：善良。柔：柔和。懿：美好。恭：谦敬。徽柔懿恭，合为四种美好德行。〔39〕鲜：段玉裁说是“于字之讹”。〔40〕昃（zè）：太阳偏西。〔41〕弗遑暇食：来不及吃饭。〔42〕用：以。咸：普遍。和：和谐。〔43〕盘：乐。游：游乐。田：同“畋”，打猎。〔44〕庶邦：所属的部族。惟正之共：指恭于政事。〔45〕受命：接受天命继承诸侯之位。中身：中年。相传文王47岁即王位。〔46〕观：借用为“欢”。〔47〕无皇曰：不要比方着那样说。皇：《汉石经》作“兄”，即“况”字。〔48〕攸：所。训：教训。〔49〕若：顺。〔50〕丕则：于是。愆：过失。〔51〕受：商纣王。〔52〕酗：酒醉发怒。酒德：酒后之恶行。〔53〕胥：互相。〔54〕诤（zhōu）张：诤骗。幻：互相诈惑。〔55〕训：同“顺”，顺从仿效。〔56〕正刑：政令法度。正，同“政”。〔57〕否则：见前〔11〕。诅祝：诅咒。〔58〕迪哲：明智。〔59〕詈（lì）：骂。〔60〕皇自敬德：指更加敬慎自己的德行。皇，更加。〔61〕厥愆：指百姓的过失。〔62〕朕：我，第一人称代词，后专用为皇帝的自称。〔63〕允若时：诚若是。〔64〕弗啻（chì）：不但。〔65〕则若时：就像这样。〔66〕永念：时常想着。辟（bì）：君。厥辟：其为君之道。〔67〕宽绰：宽宏大量。〔68〕同：聚合。丛：丛集。〔69〕嗣王：指成王。监：同“鉴”，鉴戒。

【阅读提示】

这篇文章选自《尚书·周书》。相传周武王死后，儿子成王年幼，由武王的弟弟姬旦周公摄行治理天下，等到周王朝的天下已经巩固，周公便还政于成王。《无逸》便是周公归政时对成王的一番谆谆告诫。全文据题抒论，以史为鉴。文章深切地指出“无逸”必须“先知稼穡之艰难”，“知小人之依（痛苦）”，反复强调统治者要“保惠于庶民”、“怀保小民”、“咸和万民”，反对“变乱正刑”、“乱罚无罪，杀无辜”等等。这些思想与后来儒家提倡的“仁政”、“民贵君轻”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具有一定的进步性。文章发之由衷，情真意切。

□左 传

《左传》是古代编年体史书。书名原为《左氏春秋》，西汉末年刘歆认为《左传》是传《春秋》的，称为《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相传《左传》的作者是春秋末年鲁国的左丘明。现代一般人都认为《左传》是战国初年的作品。

《左传》记录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前

468) 共255年周王朝及诸侯各国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左传》虽然是一部历史著作，却也不乏文学价值，尤其长于记述辞令和描写战争，对后来史传文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郑伯克段于鄢〔1〕

初，郑武公娶于申〔2〕，曰武姜〔3〕。生庄公及共叔段〔4〕。庄公寤生〔5〕，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6〕，公弗许。

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7〕。公曰：“制，岩邑也〔8〕，虢叔死焉〔9〕，他邑唯命。”请京〔10〕，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祭仲曰〔11〕：“都城过百雉〔12〕，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13〕；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14〕。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15〕？”对曰：“姜氏何厌之有〔16〕？不如早为之所〔17〕，无使滋蔓〔18〕，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19〕。公子吕曰〔20〕：“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21〕，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廩延〔22〕。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暱〔23〕，厚将崩。”

大叔完聚〔24〕，缮甲兵〔25〕，具卒乘〔26〕，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27〕，大叔出奔共〔28〕。书曰〔29〕：“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30〕，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31〕，不言出奔，难之也〔32〕。

遂置姜氏于城颍〔33〕，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颍考叔为颍谷封人〔34〕，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35〕。”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36〕！”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37〕，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洵洵〔38〕！”遂为母子如初。君子曰〔39〕：“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40〕。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41〕。’其是之谓乎？”

【注释】

〔1〕本篇选自《左传·隐公元年》。鄢(yān)：地名，在今河南鄢陵。

〔2〕郑武公：姓姬，名掘突，“武”是谥号。申：姜姓侯爵之国，在今河南南阳。〔3〕武姜：武公妻姜氏。“武”是她丈夫的谥号，“姜”是她母家之姓。〔4〕庄公：即郑伯。共叔段：庄公之弟，名段。〔5〕寤(wù)：生：足先出的逆生。寤，同“悟”，逆也。〔6〕亟(qì)：屡次。〔7〕制：地名，一名虎牢，在今河南荥阳。〔8〕岩邑：险要的城镇。〔9〕虢(guó)叔：东虢国国君。〔10〕京：郑邑名，在今河南荥阳东南。〔11〕祭(zhài)仲：郑国大夫。〔12〕雉(zhì)：古代度量名称。城墙长三丈、高一丈为一雉。〔13〕都：这里指诸侯下属的城邑。参：同“三”。〔14〕不度：不合法度。非制：不是先王的制度。〔15〕焉：疑问代词，哪里。辟：同“避”。〔16〕厌：同“餍”，满足。〔17〕早为之所：早给他安排一个合适的地方。〔18〕滋蔓：滋长蔓延。〔19〕鄙：边邑。〔20〕公子吕：郑国大夫，字子封。〔21〕庸：同“用”。〔22〕廩延：郑邑，在今河南延津。〔23〕暱(nì)：同“昵”，亲近。〔24〕完：修治。聚：集中。〔25〕缮：修理。甲：盔甲。兵：武器。〔26〕具：准备。乘(shèng)：古时一车四马为一乘，车上有甲士三人，车后随卒七十二人。〔27〕五月辛丑：五月二十三日。〔28〕共(gōng)：国名，在今河南辉县。〔29〕书：指《春秋》。〔30〕不弟：不守为弟之道。〔31〕郑志：指郑庄公蓄意杀弟的意图。〔32〕难之：指难以下笔记录叔段奔共这件事。按《春秋》笔法，凡记某人出奔，就表示某人犯了罪。《春秋》没有记载叔段出奔共，是因为庄公也有不是，不能单怪叔段。〔33〕置：安置，此处有放逐意。城颖：郑地，在今河南临颖。〔34〕颖考叔：郑国大夫。颖谷：郑边邑，在今河南登封。封人：镇守边疆的地方长官。〔35〕遗(wèi)：赠送。〔36〕絜(yī)：句首语助词。〔37〕阙：同“掘”。〔38〕洩洩(yìyì)：义同“融融”，快乐的样子。〔39〕君子曰：《左传》中习用的发表评论的方式，或为作者自己之议论，或为作者取他人之言论。〔40〕施(yì)：推广，扩大。〔41〕诗：指《诗经》。“孝子”二句：见《诗经·大雅·既醉》。匱(kuì)：竭尽。锡：同“赐”。

【阅读提示】

本文记叙了郑庄公与其弟共叔段之间的一场政治角逐。他们兄弟为了争权夺利，不惜兵戈相见、骨肉相残，反映了春秋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斗争的异常激烈，同时也暴露了统治阶级的残酷和虚伪。文章故事曲折生动，人物个性鲜明。特别是对庄公阴险毒辣、老谋深算、假仁假义、故作姿态的性格作了深刻的揭露。另外对武姜的任性和昏聩，共叔段的贪婪和愚蠢也作了生动的刻画。文笔洗练、含蓄，充分体现了《左传》善于叙事的特色。

□国 语

《国语》成于战国初期，是分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史事的一部历史著作。与《左传》偏重记事不同，《国语》详于记言而略于记事。旧传《国语》与《左传》出于一人之手，其实无论体制、文风及内容，两书都不同。就是《国语》本身各篇文风也不

甚统一，清人崔述《洙泗考信录》认为：“周、鲁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越多恣放，即《国语》非一人之所为也。”

邵公谏厉王弭谤〔1〕

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2〕。”王怒，得卫巫〔3〕，使监谤者。以告〔4〕，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5〕。

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

邵公曰：“是障之也〔6〕。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7〕，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8〕，为民者宣之使言〔9〕。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10〕，瞽献曲〔11〕，史献书〔12〕，师箴〔13〕，瞽赋〔14〕，矇诵〔15〕，百工谏〔16〕，庶人传语〔17〕。近臣尽规〔18〕，亲戚补察〔19〕，瞽、史教诲〔20〕，耆、艾修之〔21〕，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22〕。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23〕，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24〕，善败于是乎兴〔25〕。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26〕。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27〕，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28〕？”

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29〕。

【注释】

〔1〕邵公：即邵穆公，名虎，周厉王的卿士。邵，一作“召”。厉王：西周的第十代国君，姓姬，名胡，公元前878年即位，在位三十七年。弭（mǐ）：阻止，消除。谤：议论指责他人过失。

〔2〕命：指厉王暴虐的政令。

〔3〕卫巫：卫国的巫者。

〔4〕以告：以谤者告诉王，意即“检举”。

〔5〕道路以目：在路上相遇，彼此只能用眼色示意。

〔6〕障：防水堤，这里用作动词，堵塞的意思。

〔7〕壅：堵塞。

〔8〕为川者：治水的人。

决：排除障碍。导：疏通。

〔9〕宣：开导。

〔10〕公卿：三公九卿，指朝廷中的高级官员。

列士：指上士、中士、下士。士是统治阶级中最低的一个阶层。献诗：进献讽谏的诗。

〔11〕瞽（gǔ）：盲人，这里指乐师，古代乐师多由盲人充任。

曲：乐曲。

〔12〕史：史官。书：指历史典籍。

〔13〕师：少师，是次于太师的乐官。箴（zhēn）：一种寓有劝诫意义的文辞。

〔14〕瞽（sǒu）：没有瞳仁的盲人。赋：朗诵，有一定的音节腔调。

〔15〕矇（méng）：有瞳仁而看不见东西的盲人。诵：指不配合乐曲的诵读。

〔16〕百工：百官。一说从事各种工艺的人。

〔17〕庶人：泛指平民。

传语：指庶人的意见可以通过官吏间接传达给周王。

〔18〕近臣：周王左右的臣子。尽：同“进”，进献。

〔19〕亲戚：指与国王同宗的大臣。补：弥补。察：监察。

〔20〕瞽、史教诲：乐师、史官用歌曲、史籍对周王进行教诲。

〔21〕耆（qí）、艾（ài）：年高有德的人。古时，六十岁的人叫“耆”，五十岁的人叫“艾”。修：修饬，整理。

〔22〕悖：违背。

〔23〕其：指土地。原：宽阔而平坦的土地。隰（xí）：低下而潮湿的土地。

衍：低下而平坦的土地。沃：有河流灌溉的土地。

〔24〕宣言：发表言

论。〔25〕善败：指政治的优劣得失。兴：体现，显露。〔26〕阜：丰富，增多。〔27〕成：成熟。行：有自然流露的意思。〔28〕与：这里指依附的人。〔29〕流：流放，放逐。隄（zhì）：晋地，在今山西省霍县境内。

【阅读提示】

本篇选自《国语·周语上》，记载邵穆公劝诫周厉王弭谤的主张。周厉王是西周末期的暴君，他的横征暴敛，激起国人的极度不满，终于在公元前841年发生了“国人暴动”。文章记叙了周厉王不听劝谏、自取灭亡的经过，提出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著名论断。叙事简明，说理周详。特别是邵公规劝厉王一段，逻辑性强，论证有力，以“防川”作喻，自然贴切，生动形象。文章以邵公的谏辞为主，首尾略有记事，前后照应，体现了《国语》记言为主的特点。

□战国策

《战国策》，简称《国策》，其初又有《国事》、《短长》、《事语》、《长书》等名称。作者不可考。西汉刘向对其整理编校，定名为《战国策》。全书十二策，分记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诸国之事。其时代上接春秋，下至秦并六国，约240年（前460—前220）。

《战国策》主要记载战国时代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外交活动及有关的谋议和说辞。文章长于说事，喜欢夸张渲染。文辞宏丽恣肆，铺张扬厉。善用大量的比喻、寓言，增强说服力。

冯谖客孟尝君^{〔1〕}

齐人有冯谖者，贫乏不能自存。使人属孟尝君^{〔2〕}，愿寄食门下。孟尝君曰：“客何好？”曰：“客无好也。”曰：“客何能？”曰：“客无能也。”孟尝君笑而受之，曰：“诺。”

左右以君贱之也，食以草具^{〔3〕}。居有顷，倚柱弹其剑，歌曰：“长铗归来乎^{〔4〕}！食无鱼。”左右以告。孟尝君曰：“食之，比门下之客^{〔5〕}。”居有顷，复弹其铗，歌曰：“长铗归来乎！出无车。”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尝君曰：“为之驾，比门下之车客。”于是乘其车，揭其剑^{〔6〕}，过其友曰：“孟尝君客我！”后有顷，复弹其剑铗，歌曰：“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左右皆恶之，以为贪而不知足。孟尝君问：“冯公有亲乎？”对曰：“有老母。”孟尝君使人给其食用，无乏。于是冯谖不复歌。

后孟尝君出记^{〔7〕}，问门下诸客：“谁习计会^{〔8〕}，能为文收责于

薛者乎^{〔9〕}？”冯谖署曰：“能。”孟尝君怪之，曰：“此谁也？”左右曰：“乃歌夫‘长铗归来’者也。”孟尝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负之^{〔10〕}，未尝见也。”请而见之，谢曰^{〔11〕}：“文倦于事，愤于忧^{〔12〕}，

而性^{〔13〕}，愚^{〔13〕}，沉于国家之事，开罪于先生。先生不羞^{〔14〕}，乃有意欲为收责于薛乎？”冯谖曰：“愿之。”于是约车治装^{〔15〕}，载券契而行。辞曰：“责毕收，以何市而反^{〔16〕}？”孟尝君曰：“视吾家所寡有者。”

驱而之薛，使吏召诸民当偿者悉来合券^{〔17〕}。券遍合，起，矫命^{〔18〕}以责赐诸民，因烧其券。民称万岁。

长驱到齐，晨而求见。孟尝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见之^{〔19〕}，曰：“责毕收乎？来何疾也！”曰：“收毕矣。”“以何市而反？”冯谖曰：“君云‘视吾家所寡有者’。臣窃计，君宫中积珍宝，狗马实外厩，美人充下陈^{〔20〕}。君家所寡有者，以义耳！窃以为君市义。”孟尝君曰：“市义奈何？”曰：“今君有区区之薛^{〔21〕}，不拊爱子其民^{〔22〕}，因而贾利之^{〔23〕}。臣窃矫君命，以责赐诸民，因烧其券，民称万岁。乃臣所以为君市义也。”孟尝君不说^{〔24〕}，曰：“诺，先生休矣^{〔25〕}。”

后期年，齐王谓孟尝君曰^{〔26〕}：“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为臣^{〔27〕}。”孟尝君就国于薛^{〔28〕}。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正旦^{〔29〕}。孟尝君顾谓冯谖：“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今日见之。”冯谖曰：“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请为君复凿二窟。”

孟尝君予车五十乘，金五百斤，西游于梁^{〔30〕}。谓惠王曰：“齐放其大臣孟尝君于诸侯^{〔31〕}。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强。”于是梁王虚上位^{〔32〕}，以故相为上将军，遣使者黄金千斤，车百乘，往聘孟尝君。冯谖先驱^{〔33〕}，诫孟尝君曰：“千金，重币也；百乘，显使也。齐其闻之矣！”梁使三反，孟尝君固辞不往也。

齐王闻之，君臣恐惧，遣太傅赍黄金千斤^{〔34〕}，文车二驷^{〔35〕}，服剑一^{〔36〕}，封书谢孟尝君曰：“寡人不祥^{〔37〕}，被于宗庙之祟^{〔38〕}，沉于谄谀之臣，开罪于君！寡人不足为也，愿君顾先王之宗庙^{〔39〕}，姑反国统万人乎！”冯谖诫孟尝君曰：“愿请先王之祭器，立宗庙于薛^{〔40〕}。”庙成，还报孟尝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为乐矣。”

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者^{〔41〕}，冯谖之计也。

【注释】

〔1〕冯谖(xuān)：又作冯媛，音同。孟尝君：名田文，为齐相，好士，门下食客常数千人，与魏信陵君、赵平原君、楚春申君齐名，称战国四公子。

〔2〕属(zhǔ)：通“嘱”，嘱托。〔3〕食(sì)：给人吃。草具：粗劣的食物。

〔4〕铗(jiá)：剑柄，指长剑。来，语助词。〔5〕比：照。孟尝君门下食客分三等，上客食肉乘车，中客食鱼，下客食菜。此时冯谖为下客，故曰食无鱼。〔6〕揭：举。〔7〕记：文告，一说指账簿。

〔8〕习：熟悉。计会：即会计。〔9〕责：同“债”。薛：孟尝君的领地，在今山东省枣庄市附近。〔10〕负：亏待。〔11〕谢：致歉。〔12〕

愆(kuì)：昏乱。〔13〕愆(nuò)：同“懦”。〔14〕不差：不以此
为羞辱。〔15〕约车治装：约期准备车子，并置办行装。〔16〕市：
买。〔17〕合券：验对债券。古时债券，由借贷双方各持其半，作为凭证。
验对债券时，合起来验看，必须两相符合。〔18〕矫命：假托孟尝君的命
令。〔19〕衣冠而见之：穿戴整齐来见冯谖，以示敬重。〔20〕下陈：
犹堂下。〔21〕区区：指面积不大。〔22〕拊爱：即抚爱。子其民：视
民如子。〔23〕贾(gǔ)利之：用商贾手段向人民谋利。〔24〕说：
同“悦”。〔25〕休：息。休矣：犹得了、算了。〔26〕齐王：齐湣
王。〔27〕先王：指齐湣王已故的父亲齐宣王。〔28〕就国：回到自己
的封国去。〔29〕正日：终日。〔30〕梁：即魏国。魏国都城原在安
邑，魏惠王九年(前361年)，迁都于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西北)，故魏国亦称
梁国。〔31〕放：弃。〔32〕虚上位：空出最高的职位。这里的“上
位”指国相之位。〔33〕先驱：先驱车返回。〔34〕太傅：官名。贲
(jī)：携带。〔35〕文车二驷：套四匹马的、绘有文采的车子两辆。驷：一
车四马曰驷。〔36〕服剑：佩剑。〔37〕不祥：不善。〔38〕被于
宗庙之崇：遭到祖宗降下的灾祸。被：遭受。崇：鬼神带来的灾祸。〔39〕
顾：顾念。〔40〕立宗庙于薛：孟尝君与齐王同族，在薛邑建立齐国先王的
宗庙，日后齐王就不便夺邑毁庙，同时还会保护薛邑，使之不受他国侵扰。
〔41〕纤介：细微。介，同“芥”，小草。

【阅读提示】

本文选自《战国策·齐策》。文章着力记叙了策士冯谖为孟尝君收买民心、经营三窟的事迹，表现了冯谖作为政治谋士的远见卓识，同时也揭示了当时统治集团内部勾心斗角的世态。在写法上，作者采取欲扬先抑、欲露先隐的手法，让冯谖的才能逐步得到展现，给读者造成悬念，形成文章的曲折和波澜。文章故事性强，冯谖的形象丰满而生动，具有较强的艺术性。

□老 子

《老子》，又名《道德经》，是先秦道家典籍。作者相传为老聃，楚国苦县人，与孔子同时而略早，曾任周王室的柱下史，掌管王室图籍。关于老子其人，近人多有争议。

《老子》一书约五千言，分上下篇。后人称上篇为《道经》，下篇为《德经》，合称《道德经》。不过，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则《德经》在先，《道经》在后。

《老子》是一本道家的哲理书。它把“道”看作世界万物的本原，认为事物都在对立矛盾中互相依存、互相转化，具有朴素的辩证思想。《老子》一书形式上是语录体韵文，多排比、对偶句式，语言精练，哲理名言迭出。古今注《老子》者多家，以魏王弼《老子注》最

为通行。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章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1〕}；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2〕}，高下相倾^{〔3〕}，音声相和^{〔4〕}，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不为始^{〔5〕}，生而不有^{〔6〕}，为而不恃^{〔7〕}，功成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8〕}。

【注释】

〔1〕已：通“矣”。〔2〕形：显现。〔3〕倾：倾斜，依靠。
〔4〕音：单音。声和声。和：和谐。〔5〕不为始：不硬去创始。〔6〕不有：不据为己有。〔7〕恃：依赖、凭借。〔8〕不去：指功名不会失去。

【阅读提示】

这一章说美与恶、善与不善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如果不对美与恶、善与不善进行划分，也就无所谓恶无所谓善了。有无、难易、长短、高下、前后等相对立的概念也都不是截然分离而是互相联系的。在老子看来，客观世界的这种对立统一关系，要求人们在现实中做到无为、不始、不有、不恃、不居，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为，真正的有。因为有为则有不为，惟无为才能无不为。

天之道章

天之道^{〔1〕}，其犹张弓欤^{〔2〕}？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3〕}，其不欲见贤^{〔4〕}。

【注释】

〔1〕天之道：指自然的法则、规律。〔2〕张弓：拉弓射箭。〔3〕处：这里指居功。〔4〕见（xiàn）：同“现”，表现。贤：能。

【阅读提示】

这一章老子着重论述天道之“公”，认为自然界的一切都是统一而均衡

的。他把自然界保持生态平衡的现象归之于“损有余而补不足”，进而借“天之道”批评“人之道”，揭露人类社会“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不合理不平等的现象。老子的这种“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思想，对后代产生广泛的影响。汉末黄巾起义，便以《老子》书为圣经。此外人们在修身养性等诸多方面都受这种思想的影响。

□论 语

《论语》记载了孔子及其部分弟子的言行，它是孔子死后由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辑录而成的。全书二十篇，是研究孔子生活、思想的重要资料。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陬（zōu）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的创始者。他的思想核心是“仁”。他曾周游列国，宣传其“仁政”主张，不为当政者所用。晚年回到鲁国从事著述和讲学。相传他编订了“六经”，对古代文化的保存与传播有重要贡献。

《论语》为语录体散文，文字简朴，意蕴深刻，有许多至理名言，是儒家经典著作。

长沮桀溺耦而耕章

长沮、桀溺耦而耕^{〔1〕}。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2〕}。

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3〕}？”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4〕}？”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5〕}，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6〕}？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7〕}，岂若从辟世之士哉^{〔8〕}？”耒而不辍^{〔9〕}。

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10〕}：“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11〕}？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12〕}。”

【注释】

〔1〕长沮（jù）、桀溺：两个隐士，其真实姓名已不清楚。耦而耕：两人并耕。〔2〕津：渡口。〔3〕执舆：执辔（pèi），拉着马的缰绳。

〔4〕与：同“欤”。〔5〕滔滔：大水弥漫。这里比喻社会的纷乱。〔6〕而：同“尔”，你。以：与。易：改变、变革。〔7〕辟：同“避”。人：指与孔子思想不合的人。孔子常常避开他们，所以桀溺称孔子为“辟人之士”。〔8〕

辟世之士：逃避现实的隐士，长沮、桀溺自指。〔9〕耒（yōu）：农具名，用来捣碎土块，平整土地。这里用作动词，指播种后用耒来平土，掩盖种子。

辍：停止。〔10〕怵（wǔ）然：怅然若失的样子。〔11〕斯人：指世人。〔12〕与：参与，从事。

【阅读提示】

这一章选自《论语·微子》。本章所记载的故事发生在孔子从楚国返回蔡国的路上。文章通过傲睨孤高的隐士对孔子的讥讽，表现了孔子心忧天下、积极进取的人生追求，反映了春秋时期知识阶层中入世与出世两种思想的斗争。本章重在记言，间有记事，有比较完整的情节。尤其是人物对话个性鲜明。细节描写，诸如“耷而不辍”、“夫子怵然”，也十分传神。

论学五则

子曰〔1〕：“学而时习之〔2〕，不亦说乎〔3〕？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4〕，不亦君子乎〔5〕？”（《学而》）

子曰：“温故而知新〔6〕，可以为师矣。”（《为政》）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7〕，思而不学则殆〔8〕。”（《为政》）

子曰：“由〔9〕，诲女知之乎〔10〕！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11〕。”（《为政》）

子曰：“默而识之〔12〕，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13〕？”（《述而》）

【注释】

〔1〕子：此指孔子。〔2〕习：实习、演习。〔3〕说：同“悦”。〔4〕愠（yùn）：恼怒，怨恨。〔5〕君子：此指有德者。〔6〕温故：温习旧知识。知新：有新体会、新发现。〔7〕罔（wǎng）：迷惘无所所得。〔8〕殆：疑惑。〔9〕由：孔子的学生，姓仲，名由，字子路。〔10〕诲：教导。女：同“汝”，你。〔11〕知：通“智”。〔12〕识（zhì）：记住。〔13〕何有于我哉：这些事情对我来说哪些是做到了呢？

【阅读提示】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他在教学上有许多精辟的论述。这里所选的五章便是孔子这方面思想的体现。在学习方法上，孔子主张温故知新、学思结合。在教学态度上则强调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他的这些思想和言论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孙 子

《孙子》是春秋时代杰出的军事家孙武所著的兵书，一名《孙子兵法》，共十三篇。孙武，字长卿，齐国田完的后代，生卒年月不详，约与孔子同时。

《孙子》一书相当广泛地揭示了一般战争的客观规律，为古今中外军事家们所普遍关注。在写作上，该书按专题分篇论述，有中心，有层次，篇章比较完整，逻辑性强。同时大量运用排比句式、比喻手法，生动而富有气势。所以，刘勰称“孙武兵经，辞如珠玉”（《文心雕龙·程器》）。

谋 攻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1〕}；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2〕}。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3〕}；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故上兵伐谋^{〔4〕}，其次伐交^{〔5〕}，其次伐兵，其下攻城^{〔6〕}。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橧^{〔8〕}，^辎輶^{〔7〕}，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8〕}，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9〕}，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10〕}，此攻之灾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11〕}，故兵不顿而利可全^{〔12〕}。此谋攻之法也。

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13〕}，五则攻之，倍则分之^{〔14〕}，敌则能战之^{〔15〕}，少则能逃之^{〔16〕}，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17〕}。

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18〕}。

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19〕}，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20〕}；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21〕}，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22〕}，而同三军之任^{〔23〕}，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24〕}，是谓乱军引胜^{〔25〕}。

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26〕}，上下同欲者胜^{〔27〕}，以虞待不虞者胜^{〔28〕}，将能而君不御者胜^{〔29〕}。此五者，知胜之道也。

故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30〕}；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注释】

〔1〕全国为上，破国次之：使敌国完整地屈服为上策，用兵击破敌国是次一

等的策略。〔2〕军、旅、卒、伍：古代军队编制。一万二千五百人为军，五百人为旅，一百人为卒，五人为伍。〔3〕善之善者：最好的战争指导，或最高明的用兵。〔4〕上兵伐谋：最好的用兵策略是识破敌人的计谋使之不能得逞。〔5〕伐交：在外交上战胜敌人。〔6〕其下攻城：最下策是攻打敌人

人的城堡。〔7〕修：制造。橦：瞭望观察敌情的望楼。

〔8〕距（jù）：古代一种掩护士卒攻城用的战车。〔9〕“将不胜”句：指将帅愤怒不堪，驱使士卒像蚂蚁一般去爬敌人的城墙。〔10〕拔：攻下。〔11〕全：指全胜的计谋。〔12〕顿：通“钝”，挫伤，困顿、艰危。〔13〕十则围之：兵力十倍于敌人，就包围他们。〔14〕分：指分散敌人的兵力。〔15〕敌：敌我兵力相等。〔16〕逃：退却，逃避。〔17〕“小敌”、“大敌”句：意谓弱小的军队如果固执坚守，就会被强大的军队所俘虏。〔18〕周：指主将和国君之间亲密无间。隙：指主将和国君之间意见不合，不和睦。〔19〕谓：命令。縻（mí）：牵制、束缚。〔20〕同：参与、干涉。政：军政事务。〔21〕权：权谋、机宜。〔22〕任：指挥。〔23〕诸侯之难：其他诸侯乘机来犯。〔24〕乱军引胜：扰乱军队，自取失败。〔25〕众：指大军。寡：指小部队。〔26〕上下同欲：国内上下、军中上下有共同的利益。〔27〕虞：指有准备。〔28〕御：驾驭，即控制。〔29〕殆：危险。

【阅读提示】

《谋攻》是《孙子兵法》中有代表性的一篇。它阐述了关于临战前进攻的计谋问题。其中包括用兵的原则、战术的选择、战略指导关系、知胜的方法等等，最后提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著名作战原则，揭示了战争的一般规律。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称这一结论“是科学的真理”。

本篇大量使用排比、对比句式，文气具足，逻辑性强。语言简练、质朴而意义深刻，体现了《孙子》作为兵书与一般议论文的不同之处。

□ 墨 子

墨子（约前468—前376），名翟，鲁国（今山东曲阜一带）人。相传做过宋国的大夫，他创立的墨家学派与孔子的儒家学派同为春秋末期的显学。《墨子》一书，《汉书·艺文志》著录七十一篇，今存五十三篇，大部分是墨子弟子和后期墨家之作。其中《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非乐》、《非命》、《天志》、《明鬼》等篇，体现了墨子的基本思想。《墨子》文章的特点是注重文采修饰，善于推理，逻辑性强。

兼 爱（上）

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1〕}；不知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譬之如医之攻人之疾者然^{〔2〕}：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则弗能攻。治乱者何独不然^{〔3〕}？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弗能治。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

当察乱何自起^{〔4〕}，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5〕}；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6〕}，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

虽至天下之为盗贼者亦然：盗爱其室^{〔7〕}，不爱其异室^{〔8〕}，故窃异室以利其室；贼爱其身，不爱人身，故贼人身以利其身^{〔9〕}。此何也？皆起不相爱。

虽至大夫之相乱家^{〔10〕}，诸侯之相攻国者亦然：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天下之乱物^{〔11〕}，具此而已矣^{〔12〕}。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爱。

若使天下兼相爱^{〔13〕}，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14〕}？犹有不慈者乎？视弟子与臣若其身，恶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15〕}。犹有盗贼乎？故视人之室若其室^{〔16〕}，谁窃？视人身若其身，谁贼？故盗贼亡有。犹有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乎？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故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

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劝爱^{〔17〕}！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故子墨子曰^{〔18〕}：“不可以不劝爱人者，此也。”

【注释】

- 〔1〕焉：乃，才。〔2〕攻：治，此指治病。〔3〕治乱者：平治社会动乱的人。〔4〕当：借作“尝”，尝试。〔5〕亏：损害。下同。〔6〕虽：即使。慈：爱。〔7〕室：家。〔8〕“其”字疑衍。异室：别家。〔9〕贼：残害。〔10〕相乱家：侵夺封邑。家：此指大夫之封邑。〔11〕乱物：乱事。〔12〕具：通“俱”。具此，俱尽于此。〔13〕兼相爱：全都相亲相爱。〔14〕恶（wū）：何。施：行。〔15〕亡：通“无”。〔16〕“故”字衍。〔17〕恶（wū）得不禁恶：前一个“恶”作“何”解，后一个“恶”作“仇恨”解。〔18〕子墨子：弟子、门生对老师墨子的尊称。

【阅读提示】

《兼爱》共有上、中、下三篇，本文为上篇。兼爱是墨子思想的核心。所谓兼爱就是要人们相亲相爱，爱人如爱己。文章先从反面立论，认为社会祸乱起因于人们不相爱，由此推导出惟有兼爱方可止乱致治的正面结论。这里墨子简单地把兼爱当作治世的良方，显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但兼爱说所反映的墨家的平等意识，却是对儒家“爱有差等”观念的突破，包含有反抗贵族道德的进步意义。文章言辞朴实，推论自然，通俗易懂。大量铺排的句式、反诘的语气，增强了文章的气势和力量。

□列 子

《列子》相传是战国时郑人列御寇所作，其书早已散失。今本《列子》八篇，已非《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原书，大约是魏晋人的作品，其中保存了大量的寓言故事和神话传说。许多作品形象鲜明、寓意深刻，具有较高的思想意义和文学价值。

薛谭学讴

薛谭学讴于秦青^{〔1〕}，未穷青之技^{〔2〕}，自谓尽之，遂辞归。秦青弗止，饯于郊衢^{〔3〕}，抚节悲歌^{〔4〕}，声振林木，响遏行云^{〔5〕}。薛谭乃谢^{〔6〕}，求反^{〔7〕}。终身不敢言归。

【注释】

〔1〕薛谭、秦青：两人都是古代秦国的著名歌手。讴：唱歌。〔2〕穷：尽。〔3〕饯：饯行，用酒食给人送行。郊衢：城外的大路。〔4〕抚节：轻轻地打着节拍。〔5〕遏（è）：阻止。〔6〕谢：谢罪，道歉。〔7〕反：通“返”。

【阅读提示】

这则寓言选自《列子·汤问》篇，说明学海无涯、艺无止境的道理，自以为是、浅尝辄止就不会有大的收获。这则小故事寥寥几笔就将薛谭、秦青两人的性格刻画得鲜明深刻，尤其是作者采用拟人化的手法将抽象的歌声描摹得具体可感，令人神往。

偃师造倡

周穆王西巡狩^{〔1〕}，越昆仑，不至弇山^{〔2〕}。反还，未及中国^{〔3〕}，道有献工人名偃师^{〔4〕}。穆王荐之^{〔5〕}，问曰：“若有何能？”偃师曰：“臣唯命所试。然臣已有所造，愿王先观之。”穆王曰：“日以俱来

〔6〕，吾与若俱观之。”

翌日〔7〕，偃师谒见王，王荐之曰：“若与偕来者，何人邪？”对曰：“臣之所造能倡者〔8〕。”穆王惊视之，趋步俯仰，信人也〔9〕。巧

夫！**钹**其颐〔10〕，则歌合律；捧其手，则舞应节。千变万化，惟意所适。王以为实人也，与盛姬内御并观之〔11〕。技将终，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12〕。王大怒，立欲诛偃师。偃师大惧，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会革木胶漆、白黑丹青之所为〔13〕。王谛料之〔14〕，内则肝胆心肺、脾肾肠胃，外则筋骨支节、皮毛齿发，皆假物也，而无不毕具者。合会复如初见。王试废其心〔15〕，则口不能言〔16〕；废其肝，则目不能视；废其肾，则足不能步。穆王始悦而叹曰：“人之巧，乃可与造化者同功乎？”诏贰车载之以归〔17〕。

【注释】

〔1〕巡狩：帝王巡察诸侯或地方官治理的地方。〔2〕弇(yǎn)山：即崦嵫山，在今甘肃省天水县西。〔3〕中国：上古时代，我国华夏族建国于黄河流域一带，以为居天下之中，故称中国，而把周围其他地区称为四方。〔4〕献工人：奉献技艺的人。工：指工巧，技艺。〔5〕荐：进，接见。〔6〕日以俱来：他日与之一块来。〔7〕翌(yì)日：明日，第二天。〔8〕倡：倡优，古代以乐舞戏谑为业的艺人。〔9〕信人：真

人。**钹**〔10〕(hàn)：通“揜”，按。〔11〕盛姬：周穆王的宠姬。内御：侍从。〔12〕瞬：眨眼。招：勾引。〔13〕傅会：凑和。〔14〕谛：仔细。料：检查。〔15〕废：拿掉，除去。〔16〕口不能言：古人以为口应心，心主思，无心不能思考，则不能说话。人的五脏，皆外应七窍四肢。肝、胆、心、肺，则主使视、口、耳、步行。这是古人的一种认识。〔17〕贰车：副车，古代帝王君主出行时的随从车辆。

【阅读提示】

这则故事选自《列子·汤问》篇。文章生动地记录了巧工偃师所造的神奇的倡者。这个人工制造的演员，能够自由拆卸组装，不但五脏俱全，而且外部器官与内部器官也有严格的对应关系。它不仅能歌善舞，甚至调戏妇女，完全以假乱真，令人叹为观止。如此高的自动化，在周穆王时当然不可能，就是今天也很难达到。这显然是我们的先人对机器人制造的大胆的想像，反映了先民对模拟人的高度自动化的机械的浓厚兴趣。事实上，中国确实早有机器人，虽然是原始的，但在世界科技史上曾经处于领先地位。愿今天年轻一代的科技工作者能光大中华文明，再创辉煌。

□孟子

孟子（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邹（今山东邹

县)人，是孔子之后儒家的主要代表。他提倡“仁政”、“王道”，曾以所学游说诸侯，终不见用，退而与弟子万章等作《孟子》七篇。《孟子》发展了《论语》的语录体而为对话体。通过对话把论题阐发得具体深入。孟子的文章以长于论辩著称，文辞铺张扬厉，笔锋咄咄逼人，还善用比喻，语言流畅，寓意深刻，对后代散文有较大的影响。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章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1〕}，自楚之滕^{〔2〕}，踵门而告文公曰^{〔3〕}：“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4〕}。”文公与之处^{〔5〕}。其徒数十人，皆衣褐^{〔6〕}，捆屨、织席以为食^{〔7〕}。

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辛^{〔8〕}，负耒耜而自宋之滕^{〔9〕}，曰：“闻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10〕}，愿为圣人氓。”

陈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

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11〕}，曰：“滕君，则诚贤君也^{〔12〕}；虽然^{〔13〕}，未闻道也^{〔14〕}。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15〕}。今也，滕有仓廩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16〕}，恶得贤^{〔17〕}？”

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

曰：“然。”

“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

曰：“否，许子衣褐。”

“许子冠乎^{〔18〕}？”

曰：“冠。”

曰：“奚冠^{〔19〕}？”

曰：“冠素^{〔20〕}。”

曰：“自织之与^{〔21〕}？”

曰：“否，以粟易之^{〔22〕}。”

曰：“许子奚为不自织？”

曰：“害于耕^{〔23〕}。”

曰：“许子以釜甑爨^{〔24〕}，以铁耕乎^{〔25〕}？”

曰：“然。”

“自为之与？”

曰：“否，以粟易之。”

“以粟易械器者^{〔26〕}，不为厉陶冶^{〔27〕}；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28〕}？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29〕}？何许子之不惮烦^{〔30〕}？”

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31〕}。”

“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32〕}？有大人之事^{〔33〕}，有小人之事^{〔34〕}。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

路也〔35〕。故曰：或劳心〔36〕，或劳力〔37〕。劳心者治人〔38〕，劳力者治于人〔39〕；治于人者食人〔40〕，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41〕。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42〕，洪水横流，汜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43〕，禽兽逼人〔44〕，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45〕。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46〕。舜使益掌火〔47〕，益烈山泽而焚之〔48〕，禽兽逃匿。禹疏九河〔49〕，濬济、漯而注诸海〔50〕，决汝、汉〔51〕，排淮、泗而注之江〔52〕，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53〕。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54〕，虽欲耕，得乎〔55〕？”

“后稷教民稼穡〔56〕，树艺五谷〔57〕，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58〕，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59〕，使契为司徒〔60〕，教以人伦〔61〕：父子有亲〔62〕，君臣有义〔63〕，夫妇有别〔64〕，长幼有叙〔65〕，朋友有信〔66〕。放勋日劳之、来之〔67〕，匡之、直之〔68〕，辅之、翼之〔69〕，使自得之〔70〕，又从而振德之〔71〕。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

“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72〕，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73〕，农夫也。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孔子曰〔74〕：‘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75〕，荡荡乎民无能名焉〔76〕！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77〕！’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78〕。”

“吾闻用夏变夷者〔79〕，未闻变于夷者也〔80〕。陈良，楚产也〔81〕，悦周公、仲尼之道〔82〕，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83〕，彼所谓豪杰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数十年，师死而遂倍之〔84〕。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85〕，门人治任将归〔86〕，入揖于子贡〔87〕，相向而哭〔88〕，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89〕，筑室于场〔90〕，独居三年，然后归。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91〕，欲以所事孔子事之〔92〕，强曾子〔93〕。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94〕，

秋阳以暴之〔95〕，皓皓乎不可尚已〔96〕。’今也，南蛮^𪛗舌之人〔97〕，非先王之道〔98〕，子倍子之师而学之，亦异于曾子矣。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99〕，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鲁颂》曰〔100〕：‘戎狄是膺〔101〕，荆舒是惩〔102〕。’周公方且膺之〔103〕，子是之学〔104〕，亦为不善变矣。

“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105〕，国中无伪〔106〕；虽使五尺之童适市〔107〕，莫之或欺〔108〕。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109〕；麻缕、丝絮轻重同〔110〕，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屨大小同，则贾相若。”

曰：“夫物之不齐〔111〕，物之情也〔112〕；或相倍蓰〔113〕，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114〕，是乱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贾〔115〕，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116〕，恶能治国家？”

【注释】

〔1〕为：研究。言：道，学说。〔2〕楚：楚国。之：往，到。滕：姬姓小国，在今山东滕县一带。〔3〕踵（zhǒng）：用作动词，至，走到。文公：滕文公，名宏。〔4〕廛（chán）：一夫所居之地。氓（méng）：居住乡野之地的人。〔5〕处：处所，指田宅。〔6〕衣（yì）：动词，穿。褐（hè）：粗布短衣，古代贫贱者所穿。〔7〕捆：敲打。打草鞋要一面编一面敲打，使之紧密。屨（jù）：草鞋。以为食：以此谋生。〔8〕陈良：楚国的儒者。或以为即战国时期儒家八派之一的仲良氏。〔9〕耒（lěi）耜（sì）：古代一种像犁的翻土农具。耜用于起土，耒是耜上的弯木柄。〔10〕是：这。〔11〕道：称道。〔12〕诚：确实。〔13〕虽然：虽然如此。〔14〕道：这里指治国之道。〔15〕饔（yōng）飧（sūn）：熟食。早饭叫饔，晚饭叫飧。这里用作动词。饔飧而治：是说贤君早晚两餐都自己做，同时兼理国事。〔16〕厉民：使人民受到损害，指盘剥百姓。厉：病、害。自养：供养自己。〔17〕恶（wū）：怎么。〔18〕冠（guān）：动词，戴帽子。〔19〕奚冠：戴什么帽子？奚：疑问代词，何。〔20〕素：生丝织的绢，不染色。〔21〕与：同“欤”，疑问助词。〔22〕易：交换。〔23〕害：妨害，影响。〔24〕釜（fǔ）：铁锅。甑（zèng）：瓦质炊具。爨（cuàn）：烧火做饭。〔25〕铁：这里指铁制成的农具。〔26〕械器：指釜、甑、农具等器物。〔27〕不为：不算是。陶：指烧制陶器的人。冶：锻冶铁器的人。〔28〕舍：同“啥”，什么。诸：之于。宫中：家中。秦汉以前，贵贱皆可称宫。〔29〕何为：为何。纷纷然：忙忙碌碌的样子。百工：各种行业的工匠。〔30〕不悛（dàn）：不怕麻烦。〔31〕固：本来。〔32〕然则：那么。独：偏偏。〔33〕大人：指统治者。〔34〕小人：指被统治者。〔35〕率：引导。路：用作动词，奔走。〔36〕劳心：从事脑力劳动。〔37〕劳力：从事体力劳动。〔38〕治人：统治别人。〔39〕治于人：被别人统治。〔40〕食（sì）：动词，拿东西给别人吃，奉养。〔41〕通义：普遍的原则和道理。〔42〕未平：没有治理好。〔43〕登：成熟。〔44〕徧：“遍”的异体字，威胁。〔45〕道：鸟兽行走形成的路。交：交错。中国：国中，人们生活的区域。〔46〕举：选拔。敷治：遍治。〔47〕益：舜之臣。掌：主管。〔48〕烈山泽：在大山和沼泽中燃起大火。烈：用作动词，点燃。〔49〕疏：疏通，治理。九河：相传是禹为了疏通黄河，在黄河下游开凿的九条支流，故道已多不可考。〔50〕淪（yuè）：疏导。济：水名，源出今河南王屋山，流经山东入海。漯（tà）：水名，源出今山东朝城县境，宋代即淹没。〔51〕决：开凿。汝：水名，源出河南，东流入淮河。汉：汉水，源出陕西，至湖北汉口汇入长江。〔52〕排：排泄。淮：淮河。泗：泗水，源出山东，流至江苏注入淮河。〔53〕可得而食：是说有可能种获谷物，以供食用。〔54〕其门：自己的家门口。〔55〕得乎：办得到吗？〔56〕后稷（jì）：名弃，尧时主管农事，相传为周的始祖。稼穡（sè）：种叫稼，收叫穡，统称农事。〔57〕树艺：种植。〔58〕有：与“为”同。〔59〕有：音义同“又”。〔60〕契（xiè）：尧之臣，相传为商的祖先。司徒：官名，掌管教化。〔61〕人伦：人与人相处的秩序。〔62〕亲：亲爱。〔63〕义：礼义。〔64〕别：区别。〔65〕叙：次序。〔66〕信：信用。〔67〕放勋：指尧。辞海：“尧名放勋。”日：经常，每天。日原作“曰”，据焦循《孟子正义》说改。劳：慰劳。来：安抚。〔68〕匡：正。〔69〕辅：帮助。翼：保护。〔70〕自得之：

自得其性。保持并顺着自己的善性发展。〔71〕振德之：救济他们，对他们施以恩德。振：通“赈”。德：施以恩惠。〔72〕皋（gāo）陶（yáo）：舜时的法官。〔73〕易：治。〔74〕“孔子曰”以下八句：见《论语·泰伯》，但文字与通行本有出入。〔75〕则：效法。〔76〕荡荡：广大无边的样子。名：说出，用言语形容。〔77〕巍巍：高大的样子。与（yù）：参与，指参以私心。〔78〕亦：只不过。〔79〕夏：诸夏，指当时中原地区文化较发达的诸部族。变：改变，同化。夷：指四方边远地区尚未开化的诸部族。〔80〕变于夷：被夷同化。〔81〕楚产：出生在楚国的人。〔82〕悦：爱好，信仰。〔83〕未能或之先：没有人能超过他。先：动词，超过。〔84〕倍：通“背”，背叛。〔85〕三年之外：三年之后。朱熹注：“古者为师心丧三年，若丧父而无服也。”〔86〕治任：收拾行李。〔87〕揖：作揖。子贡：孔子弟子，姓端木，名赐。〔88〕相向：相对。〔89〕反：同“返”。〔90〕场：墓前供祭祀用的坛场。〔91〕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字子夏。子张：孔子弟子，姓颛孙名师，字子张。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字子游。有若：孔子弟子，姓有名若。《礼记·檀弓》谓有若言论似孔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则谓有若状貌似孔子。〔92〕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意思是想用侍奉孔子的礼节侍奉有若。〔93〕强：勉强。曾子：孔子弟子，姓曾名参，字子舆。〔94〕江汉：指长江和汉水。濯（zhuó）：洗涤。〔95〕秋阳：秋天的太阳。周历的秋季，相当夏历（即今农历）的夏季，是阳光最强烈的季节。暴（pù）：通“曝”，晒。〔96〕皓皓：光明，洁白。尚：胜过。〔97〕南蛮：古代对南方少数民族的通称。这里指许行，许行是南方楚国人。𪛗（jué）舌：伯劳鸟的叫声。𪛗：伯劳鸟。这里孟子讥讽许行说话像鸟叫一样难听。〔98〕非：责难。〔99〕幽谷：幽深的山谷，比喻下流。乔木：高大的树木，比喻高尚。此二句引自《诗经·小雅·伐木》。〔100〕鲁颂曰以下两句：见《诗经·鲁颂·閟宫》。〔101〕戎狄：西周时西边和北边的部族。是：结构助词。膺：击退。〔102〕荆舒：西周时南边的部族。荆：楚国。舒：附属于楚的一个小国。惩：制止，抵御。〔103〕方且：将要。〔104〕子是之学：即“子学是”。是：此，指许行之学。之：结构助词。〔105〕贾：音义同“价”。不貳：无二价。〔106〕伪：欺骗，作假。〔107〕五尺：相当现在三尺尺多。周制一尺，当今市尺七寸。适：往，到。〔108〕莫之或欺：没有什么人欺骗他。之：代词，作“欺”的宾语。或：句中语气词。〔109〕相若：相同。〔110〕麻缕：麻线。丝絮：丝绵。〔111〕不齐：不同，不一致。〔112〕情：自然情况，实际情况。〔113〕倍：一倍。蓰：五倍。下文的“什百”，“千万”都是指倍数。〔114〕比：并列，等同。〔115〕巨屨小屨：粗劣的鞋和精致的鞋。〔116〕相率：互相沿袭，互相效法。率：循。

【阅读提示】

本篇选自《孟子·滕文公上》，记录了孟子与农家学说的崇奉者陈相之间的一次辩论。孟子以社会分工的必然性和社会产品等价交换、商品质量决定商品价格等理论，批驳了陈相关于“君臣并耕”、“市价不貳”等虚幻的平均主义思想，有其积极意义。但孟子又从社会分工出发，将劳心和治人混为一谈，以证明剥削制度的合理性，几千年来被封建统治者奉为金科玉律，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在整个的论辩过程中，孟子居高临下，欲擒故纵，步步诘

问，层层论证，一步步地将辩论引向深入，使陈相陷于自相矛盾之中，俯首就范。既循循善诱，又咄咄逼人；既广泛引证，又深入浅出。感情饱满，气势奔放，充分表现了孟子善辩的才能。

□ 庄 子

庄子（约前369—前286），名周，战国时宋国蒙（今河南省商丘市东北）人，曾为漆园吏，是老子之后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今本《庄子》三十三篇，《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一般认为《内篇》为庄子自著，《外篇》、《杂篇》为其后学所作。《庄子》一书想像丰富，言辞瑰丽诡异，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具有独特的风格。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庄子》之书“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而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艺术风格，《庄子》一书都对后代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秋 水（节选）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1〕}；泾流之大^{〔2〕}，两涘渚崖之间^{〔3〕}，不辩牛马^{〔4〕}。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5〕}，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6〕}，望洋向若而叹曰^{〔7〕}：“野语有之曰^{〔8〕}，‘闻道百^{〔9〕}，以为莫己若’者^{〔10〕}，我之谓也。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11〕}，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12〕}。”

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13〕}；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14〕}；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15〕}。今尔出于崖涘，观于大海，乃知尔丑^{〔16〕}，尔将可与语大理矣^{〔17〕}。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18〕}，不知何时已而不虚；春秋不变，水旱不知；此其过江河之流，不可为量数^{〔19〕}。而吾未尝以此自多者^{〔20〕}，自以比形于天地而受气于阴阳^{〔21〕}，吾在于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22〕}。方存乎见少^{〔23〕}，又奚以自多？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礪空之在大泽乎^{〔24〕}？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25〕}？号物之数谓之万^{〔26〕}，人处一焉^{〔27〕}；人卒九州^{〔28〕}，谷食之所生，舟车之所通，人处一焉。此其比万物也，不似豪末之在于马体乎^{〔29〕}？五帝之所连^{〔30〕}，三王之所争^{〔31〕}，仁人之所忧，任士之所劳^{〔32〕}，尽此矣！伯夷辞之以为名，仲尼语之以为博^{〔33〕}，此其自多也，不似尔向之自多于水乎？”

【注释】

〔1〕灌：注入。河：指黄河。〔2〕泾(jīng)流：指水流。〔3〕两涘(sì)：河水两边。渚(zhǔ)崖：水洲岸边。〔4〕辩：通“辨”。〔5〕河伯：黄河之神。〔6〕旋其面目：改变了欣然自喜的面容。旋：转、转变。〔7〕望洋：仰视的样子。若：海神名。〔8〕野语：俗语。〔9〕闻道百：自觉闻道已多。〔10〕莫己若：即“莫若己”，没有比得上自己的。〔11〕少：以……为少，意动用法，有轻视之意。轻：轻视，看不起。伯夷：殷末诸侯孤竹君的长子。武王伐纣，伯夷与弟叔齐曾叩马而谏。武王灭商后，两人耻食周粟，逃至首阳山，采薇而食，饿死于山中。〔12〕大方之家：通达于大道者。方：道。〔13〕拘：局限。虚：同“墟”，居所。〔14〕筌：固，引申为局限。〔15〕曲士：乡曲之士，指穷乡僻壤、孤陋寡闻的读书人。束于教：为他受的教育所束缚。〔16〕丑：浅陋。〔17〕大理：大道。〔18〕尾闾(lǚ)：传说是海底泄水之处。〔19〕过：超过。〔20〕自多：自满，自夸。多：赞许。〔21〕比形、具形。比形于天地，指从天地的恩赐中形成了形体。〔22〕大(tài)：通“泰”。〔23〕存：察，看到。见少：显得太少。见，读如“现”。〔24〕礪(lěi)空：蚁穴。大泽：大的湖泽。〔25〕稊(tí)米：像稗籽一样小的米。大(tài)仓：储粮的大仓库。〔26〕号：称。万：表示物的数量很多时，称之为“万”。〔27〕处一：占万物中之一。〔28〕卒：尽。九州：天下。〔29〕豪：同“毫”。〔30〕五帝：通指黄帝、颡顓(zhuānxū)、帝喾(kù)、尧、舜。连：续，继承。〔31〕三王：夏禹、商汤、周武王。〔32〕任士：以天下为己任的贤能之士。〔33〕以为博：以此显示学问的渊博。“辞之”、“语之”的“之”，均指天下。

【阅读提示】

《秋水》所阐述的主旨是庄子的认识论。这里节选第一部分。河伯望洋兴叹，足知北海之大，然北海若自比于“天地”，亦“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河伯兴叹之大，相对于天地来说，竟是如此之小。文章由浩浩黄河，写到茫茫大海，再到无穷无尽的天地宇宙，层层扩展，眼界渐开，形象地说明了物质世界在时间、空间上的相对性，这对于人们认识客观世界是有启发作用的。文章采用拟人手法，把黄河、大海描写得生动传神。其比喻，其联想，合乎情理而又出人意料，可见庄子手笔的奇妙以及思想的无限广阔。

□ 屈 原

屈原（约前340—前278），名平，字原，战国时楚人。出身宗室贵族，曾任左徒、三闾大夫等职。屈原在政治上主张任用贤能，修明法度，在外交上主张联齐抗秦。他的政治改革遭到楚国保守势力的反对，并因此而被谗见疏，屡遭放逐。最后鉴于国家政事日益混乱，自己的政治理想无法实现，自投汨罗江而死。屈原的作品，据《汉书·艺文志》和《楚辞章句》所记，共二十五篇，主要有《离骚》、《九

歌》、《天问》、《九章》等。作品运用了大量的神话传说和奇妙的比喻，想像丰富，文辞绚烂，是古代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典范。

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楚辞，是兴起于楚国的一种新诗体。宋黄伯思《校定楚辞序》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楚辞》一书为西汉刘向所编，东汉王逸为之作注，名之曰《楚辞章句》。这就是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楚辞》注本。

湘夫人^{〔1〕}

帝子降兮北渚^{〔2〕}，目眇眇兮愁予^{〔3〕}。袅袅兮秋风^{〔4〕}，洞庭波兮木叶下^{〔5〕}。

白蘋兮骋望^{〔6〕}，与佳期兮夕张^{〔7〕}。鸟何萃兮苹中^{〔8〕}，罾何为兮木上^{〔9〕}？

沅有茝兮醴有兰^{〔10〕}，思公子兮未敢言^{〔11〕}。荒忽兮远望^{〔12〕}，观流水兮潺湲^{〔13〕}。

麋何食兮庭中^{〔14〕}？蛟何为兮水裔^{〔15〕}？朝驰余马兮江皋，夕济兮西澨^{〔16〕}。闻佳人兮召予，将腾驾兮偕逝^{〔17〕}。

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18〕}。荪壁兮紫坛^{〔19〕}，播芳椒兮成堂^{〔20〕}。桂栋兮兰橈^{〔21〕}，辛夷楣兮药房^{〔22〕}。罔薛荔兮为帷^{〔23〕}，擗蕙櫨兮既张^{〔24〕}。白玉兮为镇^{〔25〕}，疏石兰兮为芳^{〔26〕}。芷葺兮荷屋，缭之兮杜衡^{〔27〕}。合百草兮实庭^{〔28〕}，建芳馨兮庑门^{〔29〕}。九疑缤兮并迎^{〔30〕}，灵之来兮如云^{〔31〕}。

捐余袂兮江中^{〔32〕}，遗余褋兮醴浦^{〔33〕}。搴汀洲兮杜若^{〔34〕}，将以遗兮远者^{〔35〕}。时不可兮骤得^{〔36〕}，聊逍遥兮容与^{〔37〕}！

【注释】

〔1〕湘夫人：湘水之神。相传帝尧之女娥皇、女英为舜二妃，舜巡视南方，死在苍梧之野。二妃闻之，自投湘水而死，遂为湘水之神。〔2〕帝子：即湘夫人，为帝尧的女儿，故称帝子。〔3〕眇眇(miǎo)：望而不见的样子。愁予：使我忧愁。〔4〕袅袅：微风吹拂的样子。〔5〕波：这里用作动词，微波浮动。

〔6〕白蘋(fán)：草名，多生长于湖泽之间。骋望：纵目远望。〔7〕佳：佳人。期：约定。张：陈设布置。〔8〕萃：聚集。苹(pín)：水草名。〔9〕罾(zēng)：鱼网。〔10〕沅：沅江，在湖南省。醴，同“澧”，澧水，在湖南省。〔11〕公子：犹帝子，湘夫人。〔12〕荒忽：通“恍惚”，渺茫隐约状。〔13〕潺湲(chányuán)：水流不断的样子。〔14〕麋(mí)：兽名，似鹿而大。〔15〕水裔(yì)：水边。〔16〕济：渡过。澨(shì)：水边。〔17〕腾驾：驾着马车奔腾飞驰。偕逝：同住。〔18〕葺(qì)：覆盖。盖：指屋顶。〔19〕荪(sūn)：香草。荪壁，以荪草饰壁。紫坛：用紫贝装饰中庭。紫，紫贝。坛，中

庭。〔20〕播：布。芳椒：花椒。〔21〕桂栋：用桂木做房梁。兰橑（lǎo）：木兰做屋椽。〔22〕辛夷：香木名。楣：门上横梁。药：白芷。药房，用白芷装饰卧房。〔23〕罔：同“网”，编结。帷：帷帐。〔24〕擗（pǐ）：析开。櫨（mián）：屋檐木。〔25〕镇：镇压坐席之物。〔26〕疏：分布。石兰：香草名。〔27〕缭：绕，束。杜衡：香草名。〔28〕合：会聚。实：充实。〔29〕馨：指散布很远的香气。庑（wǔ）：廊。〔30〕九疑（yí）：山名，在今湖南省宁远县东南。传说舜葬在此山。这里指九疑山神。缤：缤纷，形容神灵众多。〔31〕灵：神。如云：形容众多。〔32〕袂（mèi）：衣袖。〔33〕遗：丢下。裸（dié）：外衣。醴浦：澧水之滨。〔34〕汀（tīng）洲：水中平地。杜若：香草名。〔35〕遗（wèi）：赠送。远者：指湘夫人。〔36〕时：指会面的时机、机会。骤得：屡得。〔37〕容与：悠闲的样子。

【阅读提示】

湘君、湘夫人是楚人心目中的湘水配偶神。本篇是诗人依据楚俗祭神的歌词写成的。写湘君对湘夫人的思念、失望，由失望而引起幻觉，最后是欲绝而不忍绝的矛盾心情。全篇沉浸在悲怨缠绵的思绪之中，表达了对纯洁爱情的赞颂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作为祭神的乐歌，诗人将神与人的特点同时赋予湘君与湘夫人，使得神具有人的情感，同时似人而又非人，飘飘忽忽，令人神往。另外，诗中自然景物写得非常优美，诗人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极富艺术感染力。

橘 颂

后皇嘉树〔1〕，橘徕服兮〔2〕。受命不迁〔3〕，生南国兮〔4〕。深固难徙〔5〕，更壹志兮〔6〕。绿叶素荣〔7〕，纷其可喜兮〔8〕。曾枝剡棘〔9〕，圆果抟兮〔10〕。青黄杂糅，文章烂兮〔11〕。精色内白〔12〕，类可任兮〔13〕。纷缊宜修〔14〕，姱而不丑兮〔15〕。

嗟尔幼志〔16〕，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17〕。苏世独立〔18〕，横而不流兮〔19〕。闭心自慎〔20〕，终不失过兮〔21〕。秉德无私〔22〕，参天地兮〔23〕。愿岁并谢，与长友兮〔24〕。淑离不淫〔25〕，梗其有理兮〔26〕。年岁虽少，可师长兮〔27〕。行比伯夷〔28〕，置以为像兮〔29〕。

【注释】

〔1〕后：后土。皇：皇天。嘉：美好。〔2〕徕：同“来”。服：习，适应。〔3〕受命：指禀性，天性。不迁：不能移植。传说橘树只长在南方，一过淮河就变为枳（zhǐ）。〔4〕南国：指南方。〔5〕深固：根深蒂固。难徙（xǐ）：难以迁移。〔6〕壹志：意志专一。〔7〕素荣：白花。荣，本指草类开的花，这里泛指花。〔8〕纷：缤纷繁盛。〔9〕曾（céng）：同“层”，重重叠叠。剡（yǎn）：尖利。棘：刺。〔10〕抟

(tuán)：圆。〔11〕文章：纹理色彩，指橘子的皮色。烂：很有光彩的样子。〔12〕精色内白：指橘子的内瓤色泽精洁。〔13〕类可任：像一个可负重任的人物。类，似。〔14〕纷纭(yūn)：茂盛，充沛饱满。宜修：修饰得体，恰到好处。〔15〕姤(kuā)：美好。不丑：指出类拔萃，与众不同。丑，类、比。〔16〕尔：你，指橘树。〔17〕廓(kuò)：空间广大，这里指心胸宽广。求：企求。〔18〕苏世独立：清醒地独立于世上。〔19〕横：横渡。不流：不随波逐流。〔20〕闭心：犹守志。自慎：处身谨慎。〔21〕失过：有过失，犯错误。〔22〕秉德：坚持好的品德。〔23〕参：参立，比列。古人认为天地之德最崇高，而橘之美德可比列其间。〔24〕并谢：指自己的年岁与橘树的年岁一起过去。与长友：愿与橘树长期做朋友。〔25〕淑：善，指品质。离：通“丽”，美丽，指外貌。〔26〕梗：耿直，强硬。理：纹理，喻指法度。〔27〕可师长：可以作为师长。〔28〕行：品行。伯夷：殷商末年孤竹君的儿子，他和弟弟叔齐反对周武王灭殷，殷亡后，他们耻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29〕置立：像：榜样。

【阅读提示】

本篇题为“橘颂”，就是对橘树的赞颂。作者将橘树拟人化，通过对橘树的生动描摹，赞美了橘树所具有的高贵品质。诸如“深固难徙，更壹志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秉德无私”等等。诗人表示要把橘树作为榜样来学习效法。其实，橘树的这些品格正是诗人高尚人格的生动写照。这首诗通篇用比兴手法写成，构思巧妙，立意高远，是后世托物咏志的辞赋诗词的一个范例。

荀 子

荀子(约前313—前238)，名况，当时人尊称为荀卿，战国后期赵国人。曾游历过齐、秦、楚诸国。在楚国，被春申君召任为兰陵令。晚年定居兰陵。荀子多方面批判继承了先秦各家的学说，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认识论和逻辑方法的体系，是先秦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今存《荀子》三十二篇，基本上都是独立的专题散文。《荀子》文章以善于说理见长，议论风发，结构严谨，笔力深厚。不少地方运用对偶式句法，已开骈偶先河。

劝 学(节选)

君子曰^{〔1〕}：学不可以已^{〔2〕}。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3〕}。

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直中绳^{〔4〕}，**輮**以为轮^{〔5〕}，其曲中规^{〔6〕}。虽有槁暴^{〔7〕}，不复挺者^{〔8〕}，**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9〕}，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10〕}，则知明而行无过矣^{〔11〕}。

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谿〔12〕，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干、越、夷、貉之子〔13〕，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诗》曰〔14〕：“嗟尔君子〔15〕，无恒安息〔16〕。靖共尔位〔17〕，好是正直〔18〕。神之听之〔19〕，介尔景福〔20〕。”神莫大于化道〔21〕，福莫长于无祸。

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22〕；吾尝跂而望矣〔23〕，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24〕，而闻者彰〔25〕。假舆马者〔26〕，非利足也〔27〕，而致千里〔28〕；假舟楫者〔29〕，非能水也〔30〕，而绝江河〔31〕。君子生非异也〔32〕，善假于物也。

南方有鸟焉，名曰蒙鸠〔33〕。以羽为巢，而编之以发，系之苇苕〔34〕。风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系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35〕，茎长四寸，生于高山之上，而临百仞之渊。木茎非能长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36〕，不扶而直；白沙在涅〔37〕，与之俱黑。兰槐之根是为芷〔38〕，其渐之滫〔39〕，君子不近，庶人不服〔40〕。其质非不美也，所渐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41〕，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

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荣辱之来，必象其德〔42〕。肉腐出虫，鱼枯生蠹〔43〕。怠慢忘身，祸灾乃作。强自取柱〔44〕，柔自取束〔45〕。邪秽在身，怨之所构〔46〕。施薪若一〔47〕，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湿也。草木畴生〔48〕，禽兽群焉〔49〕。物各从其类也。是故质的张而弓矢至焉〔50〕，林木茂而斧斤至焉〔51〕，树成荫而众鸟息焉，醯酸而蛭聚焉〔52〕。故言有召祸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53〕！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54〕；积善成德，而

神明自得〔55〕，圣心备焉〔56〕。故不积跬步〔57〕，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驎一跃〔58〕，不能十步；弩马十驾〔59〕，功在不舍。锲而舍之〔60〕，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61〕。螾无爪牙之利〔62〕，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八跪而二螯〔63〕，非蛇蟪之穴无可寄托者〔64〕，用心躁也。是故无冥冥之志者〔65〕，无昭昭之明〔66〕；无惛惛之事者〔67〕，无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68〕，事两君者不容。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螭蛇无足而飞〔69〕，鼯鼠五技而穷〔70〕。《诗》曰〔71〕：“尸鸠在桑〔72〕，其子七兮〔73〕。淑人君子〔74〕，其仪一兮〔75〕。其仪一兮，心如结兮〔76〕。”故君子结于一也。

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鱼出听〔77〕，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78〕。故声无小而无闻〔79〕，行无隐而不形〔80〕。玉在山而草木润，渊生珠而崖不枯。为善不积邪〔81〕？安有不闻者乎？

【注释】

〔1〕君子：指有学问、有道德的人。〔2〕已：停止。〔3〕蓝：蓝草，叶子可供提取青色染料。〔4〕中（zhòng）绳：符合绳墨。〔5〕

輶

（róu）：通“燔”，用火烤木，使其弯曲。〔6〕中规：符合规则。规，圆规，规则。〔7〕槁（gǎo）：干枯。暴（pù）同“曝”，晒干。〔8〕挺：直。〔9〕金：指金属的刀类。砺（lì）：磨刀石。〔10〕博学：广泛地学习。参：参验，检验。一说参同“叁”，表示多数。省（xǐng）：反省。〔11〕知：同“智”，智慧。〔12〕深谿：深谷。〔13〕干：春秋时小国名，后被吴国所灭，此处即指吴国。夷：古代东方的部族名。貉（mò）：古代东北部族名。〔14〕《诗》：见《诗经·小雅·小明》。〔15〕嗟：感叹词。〔16〕恒：常。〔17〕靖：谋。共：同“恭”。位：职位。〔18〕好：爱好。是：此。〔19〕听：觉察。〔20〕介：助。景：大。〔21〕神：这里指学问修养到达最高境界时的精神状态。化道：指受到道的熏陶感染而自身有所变化。〔22〕须臾：片刻。〔23〕跂（qǐ）：提起脚后跟。〔24〕疾：猛烈宏壮。〔25〕彰：清楚。〔26〕假：凭借，借助。舆：车。〔27〕利足：行走便利、迅速。〔28〕致：到达。〔29〕楫（jí）：船桨。〔30〕能水：会游泳。〔31〕绝：横渡。〔32〕生：同“性”，天赋、资质。〔33〕蒙鸠：即鹪（jiāo）鹪（liáo），是一种善于筑巢的小鸟。〔34〕苇苕：芦苇之花。〔35〕射（yè）干：植物名，长茎白花，可以入药。〔36〕蓬：草名。〔37〕涅（niè）：黑泥。〔38〕兰槐：香草名。其苗叫兰槐，其根叫芷。〔39〕其：若，如果。渐：浸。滫（xiǔ）：臭水。〔40〕服：佩戴。〔41〕就：接近。〔42〕象：依据。〔43〕蠹（dù）：蛀虫。〔44〕强自取柱：谓事物太刚强，就会自取断折。柱，当读为“祝”，作“断”解。〔45〕束：束缚。〔46〕构：集结。〔47〕施：铺陈。〔48〕畴（chóu）：同“俦”，类。一说“畴”通“稠”，稠生即丛生。〔49〕群焉：群居在一起。〔50〕质的：箭靶的中心。〔51〕斤：斧。〔52〕醯（xī）：醋。蛭（ruì）：一种小飞虫，蚊类。〔53〕所立：立身行事。〔54〕蛟龙：古代传说中能发洪水的一种龙。〔55〕神

明：指智慧。〔56〕圣心：圣人之心。〔57〕

蹠

（kuǐ）：同“跣”。
跣步：半步。〔58〕骐（qí）驎（jì）：千里马。〔59〕弩（nú）马：劣马。鸾：马行一天的路程叫“一鸾”。〔60〕镞（qù）：刻。〔61〕镂（lòu）：雕刻。〔62〕螭：同“虬”，蚯蚓。〔63〕八跪：八足。原作“六跪”，据卢文弨说校改。〔64〕鱣（shàn）：同“鱣”，鱣鱼。〔65〕冥冥：精神专一。〔66〕昭昭：明辨事理的样子。〔67〕惛惛（hūn）：意同“冥冥”。〔68〕衢道：四通八达的路，这里指歧路。〔69〕螭（téng）蛇：龙的一种，传说能兴云雾而飞。〔70〕鼯（shí）鼠：鼠的一种，相传它有五种技能，但不精：“能飞不能上屋，能缘（爬树）不能穷木（爬到树顶），能游不能渡谷，能穴（挖洞）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71〕《诗》：见《诗经·曹风·鸛鸣》。〔72〕尸鸠：布谷鸟。〔73〕其子七兮：《诗经》毛传：“尸鸠之养七子，旦从上而下，暮从下而上，平均如一。”〔74〕淑人：善人。〔75〕仪一：仪态专一。〔76〕如结：像打的绳结一样牢固。〔77〕瓠（hù）巴：古代善于弹瑟的人。鼓：弹奏。流鱼，水流中的鱼。〔78〕伯牙：古代善弹琴的人。六马：古代天子之车驾六马。仰秣（mò）：指马在吃草时，听到琴声，把头抬起。〔79〕声无小而不可闻：声音无论怎样小，没有不被人听见的。

〔80〕形：显露。

〔81〕邪：同“耶”。

【阅读提示】

本篇《劝学》就是鼓励人们学习。围绕这一中心，荀子论述了为什么要学习，学与行、学与思的关系，学习应持的态度，学习的内容、途径和方法，学习的最高境界等等。从中可见荀子论说文纵横开合、体大思周的特点。文章多方取譬设喻，尤其是前半篇比喻层出不穷，正反用喻、并列用喻、对比用喻，灵活多变。这些比喻形象生动，发人深思，说服力很强。文章的句式较多地用排偶句，整齐流畅，琅琅上口。这里节选文章的前面一部分。

□ 韩 非

韩非（前280—前233），出身韩国贵族，与李斯同为荀子的学生，是先秦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当时韩国国力衰弱，韩非屡谏韩王而不用，乃著书十余万言说明治国之道。秦始皇读其书，十分钦佩，发兵攻打韩国以求韩非。韩非奉使入秦后，为李斯、姚贾所陷害，冤死狱中。韩非的著作集《韩非子》五十五篇，为法家的重要著作。文章说理精密，笔锋犀利，文字峭刻，尤其对寓言故事的运用已经进入自如的境地。其《说林》、《内储说》、《外储说》等篇，积聚了众多的寓言。

说 难〔1〕

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2〕，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3〕，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4〕。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5〕，可以吾说当之〔6〕。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7〕，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8〕，必弃远矣〔9〕。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10〕，必不收矣〔11〕。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12〕，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13〕；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

夫事以密成〔14〕，语以泄败〔15〕。未必其身泄之也〔16〕，而语及所匿之事〔17〕，如此者身危。彼显有所出事〔18〕，而乃以成他故〔19〕，说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20〕，又知其所以为，如此者身危。规异事而当〔21〕，知者揣之外而得之〔22〕，事泄于外，必以为己也〔23〕，如此者身危。周泽未渥也〔24〕，而语极知〔25〕，说行而有功，则德忘〔26〕；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如此者身危。贵人有过端〔27〕，而说者明言礼义以挑其恶〔28〕，如此者身危。贵人或得计而欲自以为功〔29〕，

说者与知焉〔30〕，如此者身危。强以其所不能为〔31〕，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故与之论大人〔32〕，则以为间己矣〔33〕；与之论细人〔34〕，则以为卖重〔35〕。论其所爱，则以为借资〔36〕；论其所憎，则以为尝己也〔37〕。径省其说〔38〕，则以为不智而拙之〔39〕；米盐博辩〔40〕，则以为多而久之〔41〕。略事陈意，则曰怯懦而不尽〔42〕；虑事广肆〔43〕，则曰草野而倨侮〔44〕。此说之难，不可不知也。

凡说之务〔45〕，在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46〕。彼有私急也〔47〕，必以公义示而强之〔48〕。其意有下也〔49〕，然而不能已〔50〕，说者因为之饰其美，而少其不为也〔51〕。其心有高也，而实不能及，说者为之举其过而见其恶〔52〕，而多其不行也〔53〕。有欲矜以智能，则为之举异事之同类者，多为之地〔54〕，使之资说于我〔55〕，而佯不知也〔56〕，以资其智〔57〕。欲内相存之言〔58〕，则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见其合于私利也〔59〕；欲陈危害之事，则显其毁诽，而微见其合于私患也〔60〕。誉异人与同行者〔61〕，规异事与同计者〔62〕。有与同污者〔63〕，则必以大饰其无伤也〔64〕；有与同败者〔65〕，则必以明饰其无失也〔66〕。彼自多其力〔67〕，则毋以其难概之也〔68〕；自勇其断〔69〕，则无以其谄怒之〔70〕；自智其计，则毋以其败穷之〔71〕。大意无所拂悟〔72〕，辞言无所系縻〔73〕，然后极骋智辩焉〔74〕。此道所得〔75〕，亲近不疑而得尽辞也。伊尹为宰〔76〕，百里奚为虏〔77〕，皆所以干其上也〔78〕。此二人者，皆圣人也，然犹不能无役身以进〔79〕，如此其污也〔80〕！今以吾言为宰虏〔81〕，而可以听用而振世〔82〕，此非能士之所耻也〔83〕。夫旷日离久〔84〕，而周泽既渥，深计而不疑，引争而不罪，则明割利害以致其功〔85〕，直指是非以饰其身〔86〕，以此相持〔87〕，此说之成也。

昔者郑武公欲伐胡〔88〕，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娱其意〔89〕，因问于群臣：“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其思对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遂不备郑〔90〕。郑人袭胡，取之。宋有富人〔91〕，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92〕。暮而果大亡其财〔93〕。其家甚智其子〔94〕，而疑邻人之父。此二人说者皆当矣〔95〕，厚者为戮〔96〕，薄者见疑〔97〕，则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也〔98〕。故绕朝之言当矣〔99〕，其为圣人于晋〔100〕，而为戮于秦也。此不可不察。

昔者弥子瑕有宠于卫君〔101〕。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刖〔102〕。弥子瑕母病，人间往夜告弥子〔103〕，弥子矫驾君车以出〔104〕。君闻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忘其刖罪。”异日，与君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不尽，以其半啖君〔105〕。君曰：“爱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人。”及弥子色衰爱弛〔106〕，得罪于君，君曰：“是固尝矫驾吾车〔107〕，又尝啖我以余桃。”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变也。故有爱于主，则智当而加亲〔108〕；有憎

于主，则智不当，见罪而加疏。故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

夫龙之为虫也^{〔109〕}，柔可狎而骑也^{〔110〕}，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111〕}，若人有婴之者^{〔102〕}，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103〕}。

【注释】

〔1〕说（shuì）：游说，进说。〔2〕知：音义同“智”。“知之”的“之”是结构助词，与下句“辩之”语法相同。“有以说之”的“之”是代词，指君主。

〔3〕辩：辩才。明：阐明。〔4〕横失（yì）：同“横佚”，纵情恣意。尽之：指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5〕所说：进说的对象，指君主。〔6〕

以：用，拿。当：适应，迎合。〔7〕出于为名高：想博取高名。为：为了，追求。〔8〕见下节：被认为志节低下。遇卑贱：受到卑贱的待遇。遇：待

遇。〔9〕必弃远矣：一定被遗弃与疏远了。〔10〕见无心：被认为没有头脑。远事情：脱离实际。〔11〕收：接受，录用。〔12〕阴：暗地

里，内心。显：公开，表面上。〔13〕阳：表面上。疏：疏远。〔14〕夫（fú）：句首语气词。密：保密。〔15〕泄：泄密。〔16〕身：指进

说者本人。〔17〕匿（nì）：隐藏。〔18〕彼：指君主。有所出事：指做出某件事。〔19〕他故：其他事情。〔20〕徒：仅，只。〔21〕

规：规划，谋划。异事：特殊的事，不寻常的事。当：适当，指符合君主心

意。〔22〕知：通“智”。揣：猜度。〔23〕必以为己也：君主一定以为是进说者自己泄露的。〔24〕周：亲密。泽：恩惠。渥（wò）：深厚。周泽

未渥：犹言交情尚浅。〔25〕极知：尽其所知。语极知：指讲出极为知心的

话。〔26〕德：功德，功劳。〔27〕贵人：尊贵之人，指君主。过端：

过失，错误。〔28〕挑：挑明，张扬。〔29〕或：有时。得计：计事得

宜。〔30〕与知焉：参与、了解这件事。〔31〕强：勉强。其：指君

主。〔32〕之：指君主。论：议论。大人：在位的大臣。〔33〕间

（jiàn）：离间。己：指君主自己。〔34〕细人：小人，地位低下的人。

〔35〕卖重：出卖国君用人的权力。重：权。〔36〕借资：借君所

爱，以为己助。〔37〕尝：试探。〔38〕径省其说：指说话直截了当、

简明扼要。径：直接。省：简略。〔39〕拙之：以之为笨拙。〔40〕米

盐：指琐碎小事，这里比喻具体详细。博：广泛。〔41〕多而久之：意谓语

言烦琐，厌其久长。〔42〕怯懦：胆小怕事。〔43〕肆：放肆，不受拘

束。〔44〕草野：粗野。倨侮：傲慢。〔45〕务：急务，要领。〔46〕饰：粉饰，美化。矜：自美，自得。灭：掩盖。此连上句意谓：大凡说者的

要务，在于懂得怎样来美化被说者自己得意的方面，而掩盖他认为可耻的方

谓：赞美与君主有同样行为的其他人（以间接地赞美君主，而又不露阿谀逢迎之迹），筹划与君主打算相同的其他事（以间接地帮助君主，而又不犯扬己之嫌，不掠君主之美）。〔63〕同污：同样污行。〔64〕大饰：大力掩饰。无伤：无害，不要紧。〔65〕败：败迹。〔66〕明饰：明确地粉饰。失：过失。〔67〕多：夸耀。〔68〕毋（wú）：不要。概：古代量米粟时刮平斗斛（hú）用的木板，这里引申为压平、压抑。〔69〕断：决断。

〔70〕谪：通“谪（zhé）”，过失，过错。〔71〕败：失策，失算。穷之：使他困窘。穷：困窘，难堪。〔72〕大意：大旨，主旨。拂悟：违逆，抵触。悟：通“忤（wǔ）”。〔73〕系縻（mí）：摩擦，抵触。〔74〕极骋智辩：充分地施展自己的智慧和辩才。〔75〕此道：这种途径方法。〔76〕伊尹：名摯，是商汤妻陪嫁的奴隶，他为了接近商汤，设法当上汤的厨师，借机陈述治国之道，后被商汤任用为相。宰：庖人，厨夫。〔77〕百里奚：春秋时虞国大夫，后沦为晋国的奴隶。晋献公嫁女到秦国，把他作为陪嫁小臣。他在途中外逃，被楚国人抓住。秦穆公用五张黑羊皮把他赎了去，后来成为秦穆公的宰相。虍：奴隶。〔78〕所以：用来。干其上：求得君主的任用。干：求。〔79〕犹：尚且。役身：身执贱役。〔80〕如此其污：即“其污如此”。污：辱。〔81〕言：虚词，无义。宰虍：卑贱的代语。〔82〕振世：救世。〔83〕能士：智能之士。〔84〕旷日离久：这里指说者与国君相处，经历了很长时间。离：经历。〔85〕割：剖析。〔86〕饰：通“饬（chì）”，整治，端正。饰其身：正其身。其：指君主。〔87〕相持：相待。〔88〕郑武公：名掘突，春秋初期郑国国君。胡：春秋时一个小国，在今安徽阜阳市。〔89〕故：故意。妻（qì）：嫁给。〔90〕备：防备。〔91〕宋：春秋时诸侯国名。〔92〕父：对老年人的尊称。〔93〕亡：失。〔94〕甚智其子：认为他的儿子很聪明。〔95〕此二人：指关其思与邻人之父。〔96〕厚：重。〔97〕薄：轻。〔98〕处知：处置其所知的。〔99〕绕朝：春秋时秦国大夫。晋大夫士会逃往秦国，晋国担心秦国用士会，便设计诱骗士会回国，被绕朝识破，他劝秦康公不要放士会回去，康公不听。士会回国后，用反间计，说绕朝与之同谋，康公便杀了绕朝。〔100〕为圣人于晋：被晋国看作有识见的圣人。〔101〕弥子瑕：春秋时卫灵公的宠臣。〔102〕窃：私自。刖（yuè）：古代一种把脚砍掉的酷刑。罪刖：施以砍脚的刑罚。〔103〕间往：抄近路去。弥子：即弥子瑕。〔104〕矫：假借（君命）。〔105〕啖（dàn）：吃，给人吃。〔106〕及：等到。弛：疏淡，减弱。〔107〕是：此，这人，指弥子瑕。固：原先。尝：曾经。〔108〕智当：指智谋合乎国君心意。加：更加。〔109〕龙之为虫：龙作为一种动物来说。虫：泛指动物。〔110〕柔：和顺，驯服。狎（xiá）：亲昵，戏弄。〔111〕逆鳞：倒生着的鳞甲。径尺：直径一尺。〔112〕婴：通“撓”，触。〔113〕几：近，谓近于善谏。

【阅读提示】

战国时期，政治斗争十分激烈，谋臣策士到处奔走游说，他们都想得到君主的支持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生活在战国后期的韩非也曾数次进说韩王而没有成功，因此他对进说的甘苦有深切的了解。《说难》这篇文章便专门论述了游说君主之难和游说君主之术。这里集中了古今众多说客的惨痛教训，也饱含着作者欲求有为却不得韩王信用的悲愤。文章认为游说的关键在

于对君主心理的揣摩与洞察，宣扬投其所好、曲意逢迎，甚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种进身之术当然是不足为训的，但也反映了当时法术之士的积极进取精神。文章将心理分析运用到“游说”的主体和客体，分析细密，结构严谨，是韩非的代表作之一。

【相关链接】

先秦文学概述 <http://www.ndcnc.gov.cn/libpage/whjtj/wenxue/xqwx.htm>

先秦散文 <http://www.xyinfo.ha.cn/loca/dushu/wenxue/083.htm>

《诗经》 <http://www.guxiang.com/shici/shijing/>

孔子 <http://www.chinakongzi.net/2550/gb/>

孟子 <http://www.ccnt.com.cn/wisdom/rujia/mengzi/mengzi.htm>

老子 <http://www.laozi.net/>

庄子 <http://tjy.yibinu.cn/ReadNews.asp?NewsID=568>

屈原与《楚辞》 <http://www.guxiang.com/shici/chuci/index1.htm>

【思考与练习】

1. 你读《蒹葭》这首诗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2. 《郑伯克段于鄢》是怎样刻画人物形象的？文中的主要人物各有哪些性格特征？
3. 冯谖为孟尝君设计的“三窟”具体指什么？
4. 《秋水》的主要观点是什么？对今人有何启迪？
5. 谈谈《湘夫人》一文情景交融的特点。

秦汉文学概述

秦汉文学是先秦文学的继承和发展。秦代立国的时间不过十几年，而且实行文化专制政策，焚书坑儒，所以文学上几无成就可言。遗留下来的只有几处歌颂秦皇功德的刻石铭文。习惯上把完成于秦统一之前的《吕氏春秋》以及李斯的《谏逐客书》当作秦代文学的代表以填补空白。秦汉文学，重点是两汉文学。

两汉前后共历四百余年，是我国封建社会重要的历史时期。这时疆土进一步扩大，各民族进一步融合，特别是在武帝时代，达到了全盛时期，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在文学史上，两汉文学也开创了新的局面。散文方面，产生了《史记》、《汉书》这样伟大的著作；诗歌方面，有乐府诗和文人五言诗。除了散文和诗歌外，还增加了一种新的文学体裁——辞赋。

汉赋是汉代文学的重要形式，在汉代的几百年间，产生了很多的赋家。赋用作文体的名称，最早见于战国后期荀子的《赋》篇。汉赋是直承荀卿赋并吸收楚辞的某些形式要素形成的。汉初的赋家，主要追随《楚辞》，这时的赋被称为骚体赋。贾谊的《吊屈原赋》、《

鵩鸟赋》和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是这时期赋的优秀代表。稍后枚乘的《七发》表现了向汉代散体大赋的过渡。至汉武帝时代，散体大赋开始定型，献赋诵赋风气大盛。这时的赋完全摆脱了楚辞体句式，使用散文化的对句，韵文中夹杂散文。章法上多采用问难对答的形式。内容上极力摹写各类事物，表现出一种典雅堂皇、肃穆凝重的风格。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的《甘泉赋》、《羽猎赋》，班固的《两都赋》等，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东汉中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矛盾加剧，许多文人不满意现实，因而出现了抒情咏物的小赋。著名的有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嫉邪赋》等。汉赋虽然被后世尊为汉代文学之盛，但真正代表汉代文学最高成就的并不是汉赋，而是散文中的《史记》和诗歌中的乐府诗和文人五言诗。

两汉的散文，保持和发展了先秦散文的繁荣局面。汉初，战国百家争鸣的余风尚存，一些作家能够关注现实，直抒政见，写出一些优秀的政论文。贾谊和晁错是代表作家。西汉后期至东汉，散文有趋于骈偶的倾向，但桓宽、王符、仲长统的政论文，仍能继承贾谊、晁错的传统，指时议政，文风朴实。代表两汉散文最高成就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不仅是一部无与伦比的史学著作，也是传记文学的里程碑。作者以高超的技巧，刻画

出大小不同人物的多种多样的性格和面貌。历史人物形象生动，姿态如生，又不违背历史的真实。作者善于驾驭纷繁的史料，组织生动引人的情节。在语言运用上也有极大的创造，作者善于用符合人物身份的口语表现人物的神情态度。在叙事和记言中还常引用民谣、谚语和俗语，使文章更富于表现力。《史记》把古代散文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成为后代散文家学习的典范。鲁迅称《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对《史记》的史学和文学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除《史记》外，汉代还有一部历史巨著《汉书》，东汉班固著，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是官修史书，思想比较正统。总的来说，叙事不如《史记》生动，但简练整饬，详赡严密，也有自己的特点。《汉书》中的列传，有许多优秀的篇章，在描写人物上，有很高的成就。《汉书》与《史记》齐名，世称“史汉”。

两汉的诗歌，虽然在数量上不及散文与辞赋，但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却十分重要。依据作者的不同，可分为乐府民歌和文人五言诗两类。

“乐府”本是古代掌管音乐的官署的名称，早在秦及汉初已经存在。至汉武帝时代，乐府一方面为文人创作的诗歌谱曲演奏，一方面采集民间歌辞。魏晋以后，把乐府保留下来的歌诗称为“乐府”或“乐府诗”。这样“乐府”由官署的名称发展成诗体名称。据《汉书·艺文志》著录篇目，仅西汉采自各地的民歌就有一百三十八首。今天能看到的两汉民歌，约四十首，大多是东汉的作品。收集乐府最完整的是宋代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分为十二类，汉乐府民歌主要保存在“相和歌辞”、“鼓吹曲辞”、“杂曲歌辞”三类中。汉乐府诗包括文人创作和民歌。文人创作大都是粉饰太平的颂歌；乐府民歌则继承了《诗经》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多方面地反映了汉代的社会生活。其中有反剥削反压迫的诗，反对战争与徭役的诗，反映劳动和爱情婚姻生活的诗等等。汉乐府民歌中出现较多的是叙事诗，而且达到较高的水平，标志着我国叙事诗的渐趋成熟和完善。乐府民歌以五言为主，也有四言、杂言，打破了《诗经》以来的四言格式，开启了五言诗的时代。

五言诗在汉代形成和发展起来，成为我国古代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五言诗首先出现在民歌中，然后才影响文人的写作。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是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标志。《古诗十九首》最早见于梁代萧统的《文选》，是一些无名作家的作品，都是完整的五言。它们产生的时代大约在东汉后期的桓、灵之际，作者当是中下层文人。这些诗主要抒写了离乡别井、游子思妇的感情以及游宦不成、仕途失意的苦闷，表现了浓厚的感伤情绪。是东汉末叶动乱时代人民思想情感的真实体现，有一定的历史认识意义。《古诗十九首》的思想价值虽不高，但艺术成就却很突出。这些诗的抒情技巧达到很高的水平，往往融情入景，情景交融。作者善于运用比兴、象征、白描等各种手法，委曲细致地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再加之语言浅近自然又

异常精练，艺术形象便格外鲜明生动。历来批评家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刘勰誉之为“五言之冠冕”。

□礼 记

《礼记》，相传为西汉戴圣所编，共四十九篇，儒家经典之一。它是由孔子的再传弟子直至秦汉间的儒者著述的，内容十分庞杂，主要是儒家礼制、礼仪的记载和论述，其中涉及秦汉以前的社会组织、生活习俗、道德规范等情况，为研究古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礼记》中的一些议论文，结构严整，气势沛然，一些叙事小品简洁生动，意味隽永，对后代文学有一定的影响。

学 记（节选）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1〕}。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2〕}，教学为先。

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3〕}；虽有至道^{〔4〕}，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5〕}。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6〕}；知困，然后能自强也^{〔7〕}。故曰：教学相长也^{〔8〕}。

大学之法^{〔9〕}，禁于未发之谓豫^{〔10〕}；当其可之谓时^{〔11〕}；不陵节而施之谓孙^{〔12〕}；相观而善之谓摩^{〔13〕}。此四者，教之所由兴也。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14〕}；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杂施而不孙^{〔15〕}，则坏乱而不修^{〔16〕}；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燕朋逆其师^{〔17〕}；燕辟废其学^{〔18〕}。此六者，教之所由废也。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故君子之教喻也^{〔19〕}，道而弗牵^{〔20〕}，强而弗抑^{〔21〕}，开而弗达^{〔22〕}。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

学者有四失^{〔23〕}，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24〕}，或失则寡^{〔25〕}，或失则易^{〔26〕}，或失则止^{〔27〕}。此四者，心之莫同也^{〔28〕}。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29〕}。

凡学之道，严师为难^{〔30〕}。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31〕}：当其为尸^{〔32〕}，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33〕}，无北面^{〔34〕}，所以尊师也。

善学者，师逸而功倍，又从而庸之^{〔35〕}；不善学者，师勤而功半，又从而怨之。善问者，如攻坚木^{〔36〕}，先其易者，后其节目^{〔37〕}，及其久也，相说以解^{〔38〕}；不善问者，反此。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39〕}。

；不善答问者，反此。此皆进学之道也。

【注释】

〔1〕道：泛指人生、社会、自然的一切道理。〔2〕君民：统治百姓。
〔3〕旨：美味。〔4〕至道：深远的道。〔5〕知困：知道自己有迷惑不解之处。
〔6〕自反：指求之于自己。〔7〕自强：自己发愤图强。〔8〕相长：互相促进。
〔9〕大学：即太学，古时最高的学府。〔10〕豫：同“预”，预防。
〔11〕可：可以。时：合乎时宜。〔12〕陵：通“凌”，超越。节：指学习深浅的次序。施：施行。孙：通“逊”，顺。
〔13〕相观而善：指观察别人的长处而于己有益。摩：互相切磋，观摩。
〔14〕扞（hàn）格：抵触抗拒。不胜：指教育不能起作用。〔15〕不孙：即不逊，不合乎顺序。
〔16〕修：修治。〔17〕燕朋：私褻之友。〔18〕燕辟：私褻之谈。〔19〕喻：晓谕，启发诱导。
〔20〕道：引导。牵：强迫。〔21〕强：激勉。抑：阻止。〔22〕开：开始。达：和盘托出。
〔23〕失：过失。〔24〕多：贪多而不能融会贯通。〔25〕寡：指知识面狭窄。
〔26〕易：把学习看得很容易而不求甚解。〔27〕止：畏难而止，不求进步。
〔28〕莫同：不同。〔29〕长善：发扬优点。〔30〕严：尊敬。〔31〕不臣于其臣：不以对待臣下的态度对待臣下。
〔32〕尸：祭主，古代祭祀时代表死者受祭的人。〔33〕诏于天子：对天子讲授。
〔34〕无北面：不必面北行君臣之礼。〔35〕庸：归功。〔36〕攻：砍伐。
〔37〕节目：树木枝干交接之处为节，纹理纠结不顺的部分为目。〔38〕说：读为“脱”，脱落。〔39〕尽其声：余音悠扬而尽，这里比喻待问者尽发其旨意。

【阅读提示】

《学记》是儒家学派教育思想的理论总结，是较早的体系完整的教育文献之一。它记载了古代学校教人传道授业的次序，探讨了教学得失兴废的缘由，对古代学校教育的诸多方面都有所论及。本篇节选的这部分，主要论述了学习的重要性，教学的方法、得失等。作者在论述的时候，往往采用对比的手法，一正一反，论述充分有力。文章还较多地采用比喻论证的方法，诸如“琢玉”、“撞钟”等等，以日常生活的事例说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具体，浅显易懂。

苛政猛于虎^{〔1〕}

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2〕}，使子路问之曰^{〔3〕}：“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4〕}？”而曰^{〔5〕}：“然。昔者吾舅死于虎^{〔6〕}，吾夫又死焉^{〔7〕}，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8〕}？”曰：“无苛政^{〔9〕}。”夫子曰：“小子识之^{〔10〕}：苛政猛于虎也！”

【注释】

〔1〕选自《礼记·檀弓下》，标题为后人所加。〔2〕夫子：老师，这里指孔子。式：同“轼”，车前横木，这里用作动词，扶轼。〔3〕子路：孔子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4〕壹：的确，实在。重有忧：几件伤心事连在一起。重（chóng），重叠。〔5〕而：乃，就。〔6〕舅：丈夫的父亲。〔7〕焉：犹言“于此”，这里指“于虎”。〔8〕去：离开。〔9〕苛政：暴虐的政治。〔10〕小子：年轻人，这里是孔子对弟子的称呼。识（zhì）：记住。

【阅读提示】

本篇用一则简单的故事揭示了“苛政猛于虎”这样一个极其严峻的主题。作者在这里采用了生动的类比手法，通过虎患与苛政之间血淋淋的类比，巧妙地取物喻理，出奇制胜。本篇故事短小，却有情节，有人物，还有深刻的议论，前人评说：“文不满百字，而其中有山，有墓；有哭者，有听者；有虎之猛，有苛政之更猛。无数景物，无数情态，洵简练之至。”（余诚《重订古文释义新编》卷三）

□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为吕不韦门下宾客编著。吕不韦（？—前235），战国末年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北）人。原为阳翟（今河南禹县）大商人，在赵都邯郸遇见入质于赵的秦公子异人（后改名子楚），认为“奇货可居”。因入秦游说华阳夫人，立异人为太子。庄襄王（子楚，即异人）继位，任为相国，封文信侯。庄襄王卒，秦王嬴政年幼即位，继任相国，称为“仲父”。秦王嬴政亲政后，他被免职，出居河南封地，不久又被迁往蜀都，忧惧自杀。他门下曾有宾客三千，他使宾客汇合先秦各派学说，“兼儒墨，合名法”，编著《吕氏春秋》，分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余万言，又称《吕览》。《汉书·艺文志》杂家有《吕氏春秋》二十六篇，今存文章大都篇幅不长，善用寓言故事来说理，颇为生动。

去 私〔1〕

晋平公问于祁黄羊曰〔2〕：“南阳无令〔3〕，其谁可而为之？”祁黄羊对曰：“解狐可〔4〕。”平公曰：“解狐非子之仇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仇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居有间，平公又问祁黄羊曰：“国无尉〔5〕，其谁可而为之？”对曰：“午可〔6〕。”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7〕？”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孔子闻之曰：“善哉，

祁黄羊之论也！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祁黄羊可谓公矣。”

墨者有巨子腹^黶^{〔8〕}，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曰^{〔9〕}：“先生之年长矣，非有它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诛矣。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

^{〔10〕}。”腹^黶对曰：“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

腹^黶不可不行墨子之法。”不许惠王^{〔11〕}，而遂杀之。子，人之所私也^{〔12〕}；忍所私以行大义^{〔13〕}，巨子可谓公矣。

【注释】

〔1〕节选自《吕氏春秋·孟春纪》。〔2〕晋平公：春秋时晋国国君，前577—前532年在位。祁黄羊：晋国大夫，名奚，字黄羊。〔3〕南阳：在今河南获嘉。令：县令。〔4〕解（xiè）狐：人名，祁黄羊的仇人。〔5〕尉：管理军事的官吏。〔6〕午：人名，祁黄羊之子祁午。〔7〕子之

子：您的儿子。〔8〕墨：墨家。巨子：墨家首领之称。腹^黶（tūn）：人名，姓腹名^黶。〔9〕秦惠王：战国时秦国国君，前338—前311年在位。〔10〕以此：在这件事上。〔11〕不许惠王：不得秦惠王的允许。〔12〕所私：所偏爱的。〔13〕忍：忍舍。

【阅读提示】

本文节选两则历史故事，主旨是倡导公而不私、光明磊落的精神。在这两则历史故事之前，作者有一段话泛论“去私”的道理，说：“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天、地、日、月、四时没有偏私，天下万物得以滋长。在议论之后接着记叙三个范例以表明人世间的去私行为，一个是尧、舜禅让，另外就是本文所述的两则故事。本篇的故事一则说祁黄羊“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以公为依；

一则说腹^黶“忍所私以行大义”，以法为据。这些都是提倡公而不私的高尚情操。文章语言富有感情，简短生动，形象鲜明。

□李 斯

李斯（？—前208），战国时楚上蔡（今河南上蔡县西）人，与韩非同荀卿的弟子。后入秦，帮助秦始皇统一中国。秦统一后，他任丞相，为秦始皇定郡县制，下禁书令，以小篆为标准统一文字。始皇死后，参与赵高拥立二世的活动，后被赵高以谋反罪诬害，腰斩于咸阳。作品除了《谏逐客书》外，尚有《苍颉篇》（今佚，有辑本），还作过几篇歌颂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刻石铭文。

谏逐客书

臣闻吏议逐客〔1〕，窃以为过矣〔2〕！昔缪公求士〔3〕，西取由余于戎〔4〕，东得百里奚于宛〔5〕，迎蹇叔于宋〔6〕，来丕豹、公孙支于晋〔7〕。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使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8〕，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9〕，诸侯亲服〔10〕，获楚、魏之师〔11〕，举地千里〔12〕，至今治强〔13〕。惠王用张仪之计〔14〕，拔三川之地〔15〕，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16〕，包九夷〔17〕，制鄢、郢〔18〕，东据成皋之险〔19〕，割膏腴之壤〔20〕，遂散六国之从〔21〕，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22〕。昭王得范雎〔23〕，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24〕，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25〕！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26〕，疏士而不用〔27〕，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28〕，有随、和之宝〔29〕，垂明月之珠〔30〕，服太阿之剑〔31〕，乘纤离之马〔32〕，建翠凤之旗〔33〕，树灵鼉之鼓〔34〕：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35〕，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36〕，不为玩好〔37〕；

郑、卫之女〔38〕，不充后宫；而骏良^{驂騑}〔39〕，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40〕。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41〕，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42〕；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43〕。夫击瓮叩缶〔44〕，弹箏搏髀〔45〕，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46〕，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47〕。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48〕，退弹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49〕。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50〕，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51〕。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太山不让土壤〔52〕，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53〕。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54〕。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55〕，却宾客以业诸侯〔56〕，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57〕。

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58〕，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注释】

〔1〕客：客卿，秦称从其他诸侯国入秦做官的人。〔2〕窃：私下，表示自谦。过：错误。〔3〕缪（mù）公：秦穆公（前659—前621在位），春秋五霸之一。缪，同“穆”。〔4〕由余：祖先本是晋人，后流亡至戎。穆公设法招他归秦。后秦用由余之计伐戎，开地千里，称霸西戎。戎：当时对西部少数民族的统称。〔5〕百里奚：原为虞国大夫，晋灭虞，把他作为晋献公女儿的陪嫁奴仆送给秦国。百里奚中途逃脱，至楚国宛地，被楚人所执。穆公听说他有才能，以五张黑色公羊皮赎回，任他为相。宛（yuān），楚地，今河南省南阳市。〔6〕蹇（jiǎn）叔：百里奚的好友，原住在宋国，因百里奚推荐，秦穆公使人用厚币迎蹇叔，任用为上大夫。〔7〕丕豹：晋国大夫丕郑之子。丕郑被杀后，丕豹逃至秦国，秦穆公任他为大将。公孙支：先游于晋，后归秦，为秦谋臣。〔8〕孝公：秦孝公（前361—前338年在位）。商鞅：姓公孙名鞅，卫国人，又称卫鞅。孝公时入秦，帮助孝公变法，使秦国富强。后来秦孝公以商鞅之地（今陕西省商县）封鞅，故又称商鞅、商君。〔9〕乐用：乐于被使用，即乐于为国家效力。〔10〕亲服：归附听命。〔11〕获楚、魏之师：秦孝公二十二年（前340），商鞅率秦军大败魏军，魏国割河西之地求和，魏惠王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同年，又南攻楚国，打败楚军。〔12〕举地：攻占土地。〔13〕治强：政治安定，国家强盛。〔14〕惠王：秦惠文王（前337—前311在位），孝公之子，也称秦惠王。张仪：魏国人，惠王用为相，后为秦筹划“连横”的计策，破坏六国的“合纵”，六国因此被秦各个击破。〔15〕拔：攻取。三川之地：本属韩国，在今河南省西北部，因境内有黄河、洛水、伊水，故称三川。秦攻占后，设三川郡。〔16〕上郡：本魏地，在今陕西省西北部。公元前328年，魏国以上郡十五县献给秦国求和。汉中：本楚地，在今陕西省南部。公元前312年，秦大破楚军，取得楚汉中土地六百里，置汉中郡。〔17〕包：兼并，并吞。九夷：泛指当时楚国境内的少数民族。〔18〕制：控制。鄢（yān）：楚地，今湖北宜城一带。郢（yǐng）：楚都，今湖北省江陵县。〔19〕成皋：又名虎牢，古代著名的军事要塞，在今河南省荥（xíng）阳县境内。〔20〕膏腴之壤：肥沃的土地。〔21〕六国之从：指韩、赵、魏、齐、燕、楚六国联合抗秦的“合纵”策略。从，同“纵”。〔22〕施（yì）：延续。〔23〕昭王：秦昭襄王（前306—前251在位），惠文王之子。范雎（jū）：魏国人，因受魏相迫害，逃到秦国，昭王任用为秦相。范雎用“远交近攻”的策略，逐步征服邻国。〔24〕穰（rǎng）侯、华阳：均为秦昭王母宣太后弟，曾在朝专权。范雎说昭王，把两人驱逐出关。强公室：增强和巩固了王室的权力。杜私门：指限制贵族豪门的权力。〔25〕负：辜负，对不起。〔26〕却：拒绝。内：同“纳”，接纳。〔27〕疏士：疏远外来之士。〔28〕致：求得，收罗。昆山之玉：昆仑山北麓的阊（今新疆和田），以产美玉著名，人称“和阊玉”或“昆山玉”。〔29〕和、和之宝：指隋侯珠与和氏璧。随，同“隋”，西周春秋时的小国。相传隋侯以药敷治一条受伤的大蛇，后蛇衔明珠以报，故称“隋侯珠”。和，卞和，春秋时楚人，曾于山中得一璞玉，献给楚厉王，厉王以为是石头，砍掉了卞和的左脚。武王接位，卞和再献璞玉，武王砍掉了他的右脚。后来文王接位，卞和抱着璞玉在荆山下痛哭，文王派玉匠琢璞，果得美玉，遂称为“和氏璧”。后来秦始皇把它刻为传国玉玺（xǐ）。〔30〕垂：挂着。明月之珠：夜光珠。〔31〕服：佩带。太阿：宝剑名。相传为春秋时吴国名匠干将和越国名匠欧冶子合铸。〔32〕纤离：骏马名。〔33〕翠凤之旗：用翠凤羽毛装饰的旗子。〔34〕鼉（tuó）：鳄鱼类，产长江下游，今称扬子鳄。其皮制成的鼓，声音洪亮。〔35〕说：同“悦”。〔36〕犀：犀牛角。象：象牙。〔37〕玩好：珍贵的玩物。〔38〕郑、卫之女：古人认为郑、卫之地多美

骀

女。〔39〕骏良：好马。〔40〕丹青：红色和青色颜料。采：彩饰。〔41〕下陈：指宫殿的台阶下面，是歌舞的地方。〔42〕宛珠之簪：嵌有宛地所产珠的簪子。傅：同“附”。玼（jī）：不圆的珠。珥（ěr）：耳饰。阿缟（gǎo）：齐国东阿（今山东东阿）出产的白色的绢。〔43〕随俗雅化：随着流行的式样打扮自己。佳冶：美好艳丽。窈窕：体态优美。赵女：古代赵国以出美女著名。〔44〕瓮（wèng）、缶（fǒu）：盛水的陶制瓦罐。〔45〕搏髀（bì）：拍着大腿打拍子。〔46〕呜呜：秦地乐歌声。〔47〕郑、卫、桑间：指郑、卫之音，以悦耳著称。桑间是卫国地名，在濮水（今河南省境）之滨，是当时男女欢会歌唱的地方。这里泛指郑、卫一带的民间音乐。韶、虞、武、象：韶、虞，相传为舜时乐曲。武、象是周代的乐名。〔48〕就：取用，接近。〔49〕适观：适于观赏。〔50〕曲直：是非。〔51〕跨：凌驾，比喻统一。〔52〕太山：即泰山，在今山东省。让：辞让。〔53〕明其德：显示他的德行。〔54〕五帝三王：这里泛指古代著名帝王。〔55〕黔首：秦国统治者称百姓为黔首。资：资助。〔56〕业诸侯，使诸侯成就功业。〔57〕藉：同“借”。兵：武器。赍（jī）：给予。〔58〕损民以益仇：减少本国的人口增加敌人的力量。

【阅读提示】

本文是李斯给秦王的一篇奏章，见于《史记·李斯列传》。当时韩国派一名水工入秦，帮助秦国开渠，借以消耗其人力物力，牵制其向韩国用兵。此事被秦国发觉，宗室贵族便建议秦王下令驱逐一切客卿，秦王下了逐客之令。李斯也在被逐之列，于是作此文进谏，反对逐客。

文章一开始便旗帜鲜明地指出逐客是错误的，总提全篇主旨。紧接着从历史事实、秦王当前爱好、一般常理等不同方面加以论证，水到渠成地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全文气势充沛，既申之以理，又动之以情；既有严密的逻辑论证，又有酣畅淋漓的铺陈排比。纵横捭阖，正反对比。文字优美，比喻贴切，具有极强的说服力。秦王读了李斯的这篇奏章，终于取消了逐客之令。

司马迁

司马迁（前145—？），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父司马谈，武帝时任太史令。司马迁十岁随父到长安。二十岁开始漫游，踪迹几遍全国。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有机会博览政府所藏大量书籍。太初元年（前104），开始撰写《史记》。天汉二年（前99），为了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触怒武帝，下狱，受腐刑。太始元年（前96）被赦，出任中书令。他忍辱含垢，发愤著述，终于在征和初年（前92）左右，基本完成《史记》。不久即去世。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

至汉武帝时代三千多年的历史，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余字。包括“本纪”十二，“世家”三十，“列传”七十，“表”十，“书”八。司马迁自称写作《史记》的目的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的思想性、艺术性都很高。它不仅是一部历史巨著，也是一部伟大的传记文学作品，两千年来一直被视为散文的典范。

李将军列传（节选）

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也^{〔1〕}。其先曰李信，秦时为将，逐得燕太子丹者也^{〔2〕}。故槐里^{〔3〕}，徙成纪。广家世世受射^{〔4〕}。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萧关^{〔5〕}，而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6〕}，用善骑射，杀首虏多^{〔7〕}，为汉中郎^{〔8〕}。广从弟李蔡亦为郎，皆为武骑常侍，秩八百石^{〔9〕}。尝从行^{〔10〕}，有所冲陷折关^{〔11〕}，及格猛兽^{〔12〕}，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13〕}！”及孝景初立，广为陇西都尉^{〔14〕}，徙为骑郎将^{〔15〕}。吴、楚军时^{〔16〕}，广为骁骑都尉^{〔17〕}，从太尉亚夫击吴、楚军^{〔18〕}，取旗^{〔19〕}，显功名昌邑下^{〔20〕}。以梁王授广将军印，还，赏不行^{〔21〕}。徙为上谷太守^{〔22〕}。匈奴日以合战^{〔23〕}，典属国公孙昆邪为上泣曰^{〔24〕}：“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自负其能，数与虏敌战，恐亡之^{〔25〕}。”于是，乃徙为上郡太守^{〔26〕}。后广转为边郡太守，徙上郡。尝为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太守，皆以力战为名。

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贵人从广勒习兵，击匈奴^{〔27〕}。中贵人将骑数十纵^{〔28〕}，见匈奴三人，与战。三人还射，伤中贵人，杀其骑且尽。中贵人走广^{〔29〕}。广曰：“是必射雕者也^{〔30〕}。”广乃遂从百骑往驰三人。三人亡马步行^{〔31〕}，行数十里。广令其骑张左右翼，而广身自射彼三人者，杀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缚之，上马，望匈奴有数千骑，见广，以为诱骑，皆惊，上山陈^{〔32〕}。广之百骑皆大恐，欲驰还走。广曰：“吾去大军数十里，今如此以百骑走，匈奴追射，我立尽。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诱之^{〔33〕}，必不敢击我。”广令诸骑曰：“前！”前，未到匈奴陈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马解鞍！”其骑曰：“虏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广曰：“彼虏以我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坚其意。”于是胡骑遂不敢击。有白马将出护其兵^{〔34〕}，李广上马与十余骑奔，射杀胡白马将，而复还至其骑中，解鞍，令士皆纵马卧^{〔35〕}。是时会暮，胡兵终怪之，不敢击。夜半时，胡兵亦以为汉有伏军于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36〕}，李广乃归其大军。大军不知广所之，故弗从^{〔37〕}。

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为广名将也，于是广以上郡太守为未央卫尉^{〔38〕}，而程不识亦为长乐卫尉^{〔39〕}。程不识故与李广俱

以边太守将军屯〔40〕。及出击胡，而广行无部伍行陈〔41〕，就善水草屯〔42〕，舍止〔43〕，人人自便，不击刁斗以自卫〔44〕，莫府省约文书籍事〔45〕，然亦远斥候〔46〕，未尝遇害。程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陈〔47〕，击刁斗，士吏治军簿至明〔48〕，军不得休息，然亦未尝遇害。程不识曰：“李广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也〔49〕，而其士卒亦佚乐〔50〕，咸乐为之死。我军虽烦扰，然虏亦不得犯我。”是时汉边郡李广、程不识皆为名将，然匈奴畏李广之略〔51〕，士卒亦多乐从李广而苦程不识。程不识孝景时以数直谏为太中大夫〔52〕。为人廉，谨于文法〔53〕。

后，汉以马邑城诱单于〔54〕，使大军伏马邑旁谷，而广为骁骑将军，领属护军将军〔55〕。是时单于觉之，去，汉军皆无功。其后四岁，广以卫尉为将军，出雁门击匈奴〔56〕。匈奴兵多，破败广军，生得广〔57〕。单于素闻广贤，令曰：“得李广必生致之〔58〕！”胡骑得广，广时伤病，置广两马间，络而盛卧广〔59〕。行十余里，广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儿骑善马，广暂腾而上胡儿马〔60〕。因推堕儿，取其弓，鞭马南驰数十里，复得其余军，因引而入塞〔61〕。匈奴捕者，骑数百追之，广行取胡儿弓〔62〕，射杀追骑，以故得脱。于是至汉。汉下广吏〔63〕，吏当广所失亡多〔64〕，为虏所生得，当斩。赎为庶人〔65〕。

顷之〔66〕，家居数岁。广家与故颍阴侯孙屏野居蓝田南山中射猎〔67〕。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68〕，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69〕！”止广宿亭下。居无何〔70〕，匈奴入，杀辽西太守〔71〕，败韩将军〔72〕，后韩将军徙右北平〔73〕。于是天子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广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

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74〕，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广所居郡闻有虎，尝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腾伤广，广亦竟射杀之。

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75〕，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76〕，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广为人长，猿臂〔77〕，其善射亦天性也。虽其子孙他人学者，莫能及广。广讷口少言〔78〕，与人居则画地为军陈，射阔狭以饮〔79〕。专以射为戏，竟死〔80〕。广之将兵，乏绝之处〔81〕，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82〕。其射，见敌急，非在数十步之内，度不中不发，发即应弦而倒。用此〔83〕，其将兵数困辱，其射猛兽亦为所伤云。

居顷之，石建卒〔84〕，于是上召广代建为郎中令。元朔六年，广复为后将军，从大将军军出定襄〔85〕，击匈奴。诸将多中首虏率〔86〕，以功为侯者，而广军无功。后二岁，广以郎中令将四千骑出右北

平，博望侯张骞将万骑与广俱^{〔87〕}，异道^{〔88〕}。行可数百里^{〔89〕}，匈奴左贤王将四万骑围广^{〔90〕}。广军士皆恐，广乃使其子敢往驰之^{〔91〕}。敢独与数十骑驰，直贯胡骑，出其左右而还。告广曰：“胡虏易与耳^{〔92〕}。”军士乃安。广为圜陈外向^{〔93〕}，胡急击之，矢下如雨。汉兵死者过半，汉矢且尽。广乃令士持满毋发^{〔94〕}，而广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将^{〔95〕}，杀数人，胡虏益解^{〔96〕}。会日暮，吏士皆无人色，而广意气自如，益治军^{〔97〕}。军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复力战，而博望侯军亦至，匈奴军乃解去。汉军罢^{〔98〕}，弗能追。

是时广军几没^{〔99〕}，罢归。汉法，博望侯留迟后期^{〔100〕}，当死，赎为庶人。广军功自如^{〔101〕}，无赏。

初，广之从弟李蔡与广俱事孝文帝。景帝时，蔡积功劳至二千石。孝武帝时，至代相^{〔102〕}。以元朔五年为轻车将军，从大将军击右贤王，有功，中率，封为乐安侯^{〔103〕}。元狩二年中，代公孙弘为丞相^{〔104〕}。蔡为人在下中^{〔105〕}，名声出广下甚远；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106〕}，而蔡为列侯，位至三公。诸广之军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广尝与望气王朔燕语曰^{〔107〕}：“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邪^{〔108〕}？且固命也？”朔曰：“将军自念，岂尝有所恨乎^{〔109〕}？”广曰：“吾尝为陇西守，羌尝反^{〔110〕}，吾诱而降，降者八百余人，吾诈而同日杀之。至今大恨独此耳。”朔曰：“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

后二岁，大将军、骠骑将军大出击匈奴^{〔111〕}，广数自请行^{〔112〕}，天子以为老，弗许；良久，乃许之，以为前将军。是岁，元狩四年也。

广既从大将军青击匈奴，既出塞，青捕虏知单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113〕}，而令广并于右将军军^{〔114〕}，出东道^{〔115〕}。东道少回远^{〔116〕}，而大军行，水草少，其势不屯行^{〔117〕}。广自请曰：“臣部为前将军，今大将军乃徙令臣出东道；且臣结发而与匈奴战，今乃一得当单于^{〔118〕}，臣愿居前，先死单于^{〔119〕}。”大将军青亦阴受上诫^{〔120〕}，以为李广老，数奇^{〔121〕}，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时公孙敖新失侯^{〔122〕}，为中将军，从大将军，大将军亦欲使敖与俱当单于，故徙前将军广。广时知之，固自辞于大将军^{〔123〕}。大将军不听，令长史封书与广之莫府，曰：“急诣部^{〔124〕}，如书^{〔125〕}！”广不谢大将军而起行^{〔126〕}，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与右将军食其合军出东道。军亡导^{〔127〕}，或失道^{〔128〕}，后大将军^{〔129〕}。大将军与单于接战，单于遁走，弗能得而还。南绝幕^{〔130〕}，遇前将军、右将军。广已见大将军，还入军。大将军使长史持糒醪遗广^{〔131〕}，因问广、食其失道状——青欲上书报天子军曲折^{〔132〕}。广未对，大将军使长史急责广之幕府对簿^{〔133〕}。广曰：“诸校尉无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134〕}。”至莫府，广谓

其麾下曰：“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135〕}。”遂引刀自刭^{〔136〕}。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而右将军独下吏，当死，赎为庶人。

.....

太史公曰：《传》曰^{〔137〕}：“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138〕}，口不能道辞^{〔139〕}。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140〕}。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141〕}。”此言虽小，可以喻^{〔142〕}大也。

【注释】

- 〔1〕陇西：汉郡名，在今甘肃省东部。成纪：汉县名，在今甘肃省秦安县北。
- 〔2〕先：祖先。李信：战国末期秦将。当时燕太子丹曾派荆轲刺秦王，事败。秦发兵击燕，秦将李信追太子丹，燕王斩太子丹头献李信。逐得：追获。
- 〔3〕故槐里：原籍槐里（今陕西省兴平县东南）。〔4〕受：传授，学习。
- 〔5〕萧关：在今甘肃省环县西北，为当时关中四关之一。
- 〔6〕良家子：好人家的子弟。当时医、巫、商贾、百工都不能列入良家。汉代从军的人有两种：一种是“良家子”，一种是罪犯。
- 〔7〕用：因为。杀首虏：斩杀敌人首级和俘获。
- 〔8〕中郎：汉宫廷中官名，也称“郎”，掌管侍卫皇宫等。
- 〔9〕武骑常侍：皇帝侍从官，郎官的补加官衔。秩：俸禄等级。汉官俸禄之制共十五等，最高万石，最低一百石。秩八百石，指年俸米八百石。
- 〔10〕尝从行：曾经跟从文帝出行。
- 〔11〕折关：抵抗、防御。
- 〔12〕格：斗，搏击。
- 〔13〕万户侯：封邑万户的侯爵。
- 〔14〕陇西都尉：即陇西郡尉，景帝时改为都尉，掌管该郡武事。
- 〔15〕骑郎将：统率骑郎（骑马护从皇帝车驾的郎官）的将领。
- 〔16〕吴、楚军时：对吴、楚用兵之时。景帝三年（前154），吴、楚等七个封国联合举兵叛乱。
- 〔17〕骁骑都尉：统帅骁骑的都尉。骁骑是骑兵的一种，犹今之“轻骑兵”。
- 〔18〕太尉亚夫：周亚夫，征讨吴、楚七国之乱的主帅，时任太尉。
- 〔19〕取旗：夺取敌人的军旗。
- 〔20〕昌邑：在今山东省金乡县西北。
- 〔21〕赏不行：不获朝廷赏赐。
- 〔22〕上谷：秦郡名，在今河北省西北部及中部一部分地方。
- 〔23〕日以合战：每天来和李广交战。
- 〔24〕典属国：主管向汉称臣的外族事务的官。公孙昆（hùn）邪（yé）：人名，姓公孙，名昆邪。上：指汉景帝。
- 〔25〕亡之：失掉他。
- 〔26〕上郡：在今陕西省北部及内蒙古自治区部分地区。
- 〔27〕中贵人：宫中贵人，指皇帝宠幸的太监。勒：受约束。习兵：习军事，随军习练。
- 〔28〕将：率领。纵：纵马驰骋。
- 〔29〕走广：逃奔到李广处。
- 〔30〕雕：鸟名，飞翔迅猛，非善射者不能得。
- 〔31〕亡马：失马。
- 〔32〕陈：通“阵”，这里指布置阵地。
- 〔33〕为大军诱之：诱敌给自己大军伏击。
- 〔34〕白马将：骑白马的胡将。
- 〔35〕纵马：把马放开。
- 〔36〕平旦：天刚亮时。
- 〔37〕从：跟从接应。
- 〔38〕未央卫尉：未央宫（皇帝所居）禁卫军的长官。
- 〔39〕长乐卫尉：长乐宫（太后所居）禁卫军的长官。
- 〔40〕故：从前。以边太守：以边郡太守的身份。将军屯：掌管军队驻防的事。
- 〔41〕部伍行（háng）陈：部队的编

制和军队的行列阵势。〔42〕善水草：好的水草。屯：驻扎。〔43〕舍止：留居，留宿。〔44〕刁斗：铜锅，行军时白天用作炊具，夜间敲着它巡更。〔45〕莫府：将帅驻扎的大帐幕，引申为将帅的办事处。莫：通“幕”。省约文书籍事：简化文书簿籍等事项。〔46〕远斥候：远远地布置哨兵。〔47〕正部曲行伍营陈：使部队的编制、排列阵势都合乎规定。正，整齐划一。部曲，古时军队编制有部，部下分曲。〔48〕治军簿至明：办理军事文书直到天亮。〔49〕卒：同“猝”，突然。禁：制服。〔50〕佚乐：安逸快乐。佚，同“逸”。〔51〕略：策略，计谋。〔52〕太中大夫：朝廷中掌论议的官。〔53〕谨于文法：严格执行文书法令。〔54〕马邑：在今山西省朔县。武帝元光二年（前133），汉朝用马邑人聂壹之谋引诱单于。聂壹假称愿给单于做内应。单于相信了他，带十万骑兵进攻马邑。〔55〕骁骑、护军：都是将军的头衔。领属护军将军：指李广受护军将军的指挥。当时韩安国为护军将军，是主将。〔56〕雁门：关名，在今山西省代县北部。〔57〕生得：活捉。〔58〕生致之：活的送来。〔59〕这句是说把李广放在用绳结成的网里躺着，搭在两马之间。络：用绳结成的网。盛：放。〔60〕暂腾而上：突然间一跃而上。〔61〕入塞：进入雁门关。〔62〕行取：边行边取。〔63〕下广吏：把李广交给法官审判。〔64〕当（dàng）：判决。〔65〕赎：纳金赎罪。〔66〕顷之：不久。〔67〕故颍阴侯孙：已故的颍阴侯灌婴之孙，名强。屏野：退隐田野。蓝田南山：在今陕西省蓝田县终南山。〔68〕霸陵：汉文帝的坟墓，其地因设霸陵县，由县尉兼任霸陵驿亭亭长，故称霸陵尉。霸陵在今陕西省长安县东。亭：驿亭。〔69〕故：旧任。〔70〕居无何：过了不久。〔71〕辽西：郡名，在今河北省东北部、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和辽宁省西部。〔72〕韩将军：指韩安国，时驻守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73〕右北平：郡名，今河北省蓟县以东及辽宁省部分地区。〔74〕没（mò）镞（zú）：箭头陷入石内。镞，箭头。〔75〕麾（huī）下：部下。〔76〕为二千石：任俸禄为二千石级的官职。〔77〕猿臂：比喻两臂像猿臂那样长而灵活。古代传说，有通臂猿，其两臂可通过肩部而自由伸缩。〔78〕讷（nè）口：口才笨拙。〔79〕射阔狭以饮：指在地上画出宽窄不同的行列，以射中或宽或窄的行列来判定胜负，以此决定由谁饮酒。〔80〕竟死：一直到死。〔81〕乏绝之处：指粮食缺乏、水源断绝的地方。〔82〕爱乐为用：爱戴李广而乐于为他所用。〔83〕用此：因此。〔84〕石建：武帝时任郎中令，统领郎官。〔85〕大将军：指卫青，武帝卫后同母弟。定襄：汉郡名，在今山西省石玉县以北及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86〕中（zhòng）：符合。首虏率：指根据杀敌和虏获敌军数量而规定的封赏标准，写入军中律令里。〔87〕张骞：汉中人，武帝初为郎，应募出使西域，因功封博望侯（博望在今河南省南阳市东北六十里）。〔88〕异道：不同路，分路进兵。〔89〕可：大约。〔90〕左贤王：匈奴单于下置左右贤王，左贤王居东方，广出右北平，恰在左贤王军管区内。〔91〕往驰之：驰往匈奴队伍中。〔92〕易与：容易对付。〔93〕圜陈外向：把部队排成圆形，面向外。〔94〕持满毋发：张满弓弦，留箭不发。〔95〕大黄：弓弩名，体大色黄，是当时射程最远的大号弓弩。裨将：副将。〔96〕解：通“懈”。〔97〕益治军：愈益注意整理队伍。〔98〕罢：通“疲”。〔99〕几没：几乎全军覆没。〔100〕留迟后期：行军迟延，未能如期赶到。〔101〕军功自如：谓李广军伤亡多，但杀敌亦多，功过相当。〔102〕代相：代国（在今河北省蔚县东北及山西省北部）的相。〔103〕乐安：汉县名，在今山东省博兴县北。〔104〕公孙弘：字季，元朔中为丞相。元狩二年（前121），公孙弘

死，李蔡代他为丞相。〔105〕下中：指才干在下等里的中等。当时以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论人，下中为第八等。〔106〕九卿：朝廷大臣，位在三公之下。〔107〕望气：望人面色或天象来预测吉凶，这里指望气者。燕语：私下交谈。〔108〕相：骨相。〔109〕有所恨：有遗憾的事。〔110〕羌（qiāng）：当时居住在陇西一带的少数民族。〔111〕大将军：指卫青。骠骑将军：官位仅次于大将军。这里指霍去病（卫青姐姐的儿子）。〔112〕数（shuò）：多次。〔113〕走之：追逐单于。〔114〕右将军：指赵食其（yìjī）。〔115〕出东道：从东路出兵。〔116〕少回远：稍迂回绕远。〔117〕屯行：群聚而行。〔118〕当：遇到。〔119〕先死单于：先与单于拼一死战。〔120〕阴受上诫：暗中得到武帝的告诫。〔121〕数奇（jī）：命数（命运）不好。〔122〕公孙敖：义渠人，与卫青友好，曾三次从卫青击匈奴有功，封合骑侯。元狩二年，率兵击匈奴，由于与骠骑将军霍去病约会，不能如期，当斩，赎为庶人，所以说“新失侯”。〔123〕固：坚决。辞：辞免，指拒绝徙并右将军军。〔124〕急诣部：意思是要李广迅速到右将军军中。〔125〕如书：按文书命令执行。〔126〕谢：辞谢，告别。〔127〕亡导：没有向导。亡，同“无”。〔128〕或：同“惑”。〔129〕后大将军：落在大将军的后面。〔130〕南绝幕：横渡沙漠南归。幕，通“漠”。〔131〕糒（bèi）：干粮。醪（láo）：浊酒。〔132〕军曲折：军情的曲折。〔133〕对簿：受审问时，就文书对质。〔134〕上簿：即对簿。〔135〕刀笔之吏：掌管文书的官吏。〔136〕自刭（jǐng）：自杀。〔137〕《传》：此指《论语》。以下四句，见《论语子路》。〔138〕悛（xún）悛：通“恂恂”，诚谨的样子。鄙人：乡野之人。〔139〕道辞：犹说话。〔140〕信于士大夫：被士大夫信任。〔141〕蹊（xī）：小路。〔142〕谕：通“喻”。

【阅读提示】

本文着力描写了西汉名将李广艰难曲折的一生，歌颂了他英勇善战、抗击匈奴的光辉战绩，对他生不得封侯、死不得善终的不幸遭遇寄予了深厚的同情。在写作上，首先，作者善于选材。李广一生经历了文、景、武三朝，自结发与匈奴作战，大小七十余战，而作者只着重选择了三次最危急、最惊险的战役，就突出了李广超凡的智慧、惊人的胆识以及勇于当敌、坚贞卓绝的品格。其次，作者巧妙地运用对比的手法。通过与程不识的对比，说明李广治军的特点；通过与李蔡的对比，说明朝廷用人的不公。作者还将一些细节描写，诸如射石没镞、家无余财、宽待士卒等穿插其中，使李广的形象显得丰满而生动。

孙子吴起列传（节选）

孙子武者^{〔1〕}，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2〕}。阖庐曰：“子之十三篇^{〔3〕}，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4〕}？”对曰：“可。”阖庐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于是许之，出宫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孙子分为二队，以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皆令持戟。令之

曰：“汝知而心与左右手背乎^{〔5〕}？”妇人曰：“知之。”孙子曰：“前，则视心；左，视左手；右，视右手；后，即视背。”妇人曰：“诺。”约

束既布^{〔6〕}，乃设**铁钺**^{〔7〕}，即三令五申之。于是鼓之右，妇人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复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妇人复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8〕}，吏士之罪也。”乃欲斩左右队长。吴王从台上观，见且斩爱姬，大骇。趣使使下令曰^{〔9〕}：“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愿勿斩也。”孙子曰：“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遂斩队长二人以徇^{〔10〕}。用其次为队长，于是复鼓之。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11〕}，无敢出声。于是孙子使使报王曰：“兵既整齐，王可试下观之，唯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犹可也。”吴王曰：“将军罢休就舍^{〔12〕}，寡人不愿下观。”孙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于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13〕}，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臆^{〔14〕}。臆生阿、鄆之间^{〔15〕}。臆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孙臆尝与庞涓俱学兵法。庞涓既事魏，得为惠王将军^{〔16〕}，而自以为能不及孙臆，乃阴使召孙臆。臆至，庞涓恐其贤于己，疾之，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17〕}，欲隐勿见^{〔18〕}。

齐使者如梁^{〔19〕}，孙臆以刑徒阴见，说齐使。齐使以为奇，窃载与之齐。齐将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数与齐诸公子驰逐重射^{〔20〕}。孙子见其马足不甚相远^{〔21〕}，马有上、中、下辈^{〔22〕}。于是孙子谓田忌曰：“君弟重射^{〔23〕}，臣能令君胜。”田忌信然之^{〔24〕}，与王及诸公子逐射千金。及临质^{〔25〕}，孙子曰：“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既驰三辈毕^{〔26〕}，而田忌一不胜而再胜^{〔27〕}，卒得王千金。于是忌进孙子于威王^{〔28〕}。威王问兵法，遂以为师。

其后魏伐赵，赵急，请救于齐。齐威王欲将孙臆，臆辞谢曰：“刑余之人不可。”于是乃以田忌为将，而孙子为师^{〔29〕}，居辎车中^{〔30〕}，坐为计谋。田忌欲引兵之赵，孙子曰：“夫解杂乱纷纠者不控卷^{〔31〕}，救斗者不搏撻^{〔32〕}，批亢捣虚^{〔33〕}，形格势禁^{〔34〕}，则自为解耳。今梁、赵相攻，轻兵锐卒必竭于外，老弱罢于内^{〔35〕}。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据其街路^{〔36〕}，冲其方虚^{〔37〕}，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也^{〔38〕}。”田忌从之，魏果去邯郸^{〔39〕}，与齐战于桂陵^{〔40〕}，大破梁军。

后十三岁，魏与赵攻韩，韩告急于齐。齐使田忌将而往，直走大梁。魏将庞涓闻之，去韩而归，齐军既已过而西矣^{〔41〕}。孙子谓田忌曰：“彼三晋之兵^{〔42〕}，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43〕}，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三万灶。”庞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齐军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过半矣。”乃

弃其步军，与其轻锐倍日并行逐之〔44〕。孙子度其行，暮当至马陵〔45〕。马陵道狭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庞涓死于此树之下”。于是令齐军善射者万弩，夹道而伏，期曰“暮见火举而俱发”。庞涓果夜至斫木下，见白书，乃钻火烛之〔46〕。读其书未毕，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相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刭，曰：“遂成竖子之名！”齐因乘胜尽破其军，虏魏太子申以归。孙臆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47〕。……

太史公曰：世俗所称师旅〔48〕，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论其行事所施設者。语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孙子筹策庞涓明矣〔49〕，然不能蚤救患于被刑〔50〕。……

【注释】

〔1〕孙子武：即孙武。子是古代对男子的尊称。〔2〕阖（hé）庐：一作阖闾，春秋末期吴国君，名光，在位十九年（前514—前496），后被越王勾践打败。〔3〕十三篇：据《汉书·艺文志》载，《孙子兵法》为八十二篇，图九卷，今本《孙子》以曹操作注的最有名，计十三篇。〔4〕勒：统率。这里是操练的意思。〔5〕而：你，你的。心：指胸口。背：指后背。〔6〕

约束：命令，这里指上述的前后左右各项规定。布：宣布。〔7〕鈇：同“斧钺”，古代军中用以惩治违令者的刑具。〔8〕如：依照，遵从。

〔9〕趣：同“促”，急忙。〔10〕徇：示众。〔11〕中：符合。规矩绳墨：这里指号令、章程。〔12〕就舍：回客舍。〔13〕西破强楚，入郢：事在鲁定公四年，吴王阖庐九年（前506）。郢：楚国国都，在今湖北省江陵西北。〔14〕孙臆：因受过臆刑（剔去膝盖骨），世便以“臆”字名之。

〔15〕阿（ē）：齐邑，在今山东省阳谷东北。鄆（juàn）：卫邑，在今山东省鄆城北。〔16〕惠王：战国中期魏国国君，在位五十二年（前370—前319）。〔17〕黥（qíng）：即墨刑，在犯人脸面上刺字，再涂上墨。

〔18〕见：同“现”。〔19〕梁：即大梁，在今河南省开封市，是魏国的都城。时人也称魏国为梁。〔20〕驰逐：赛马。重射：下大笔赌注。射，猜押。〔21〕马足：马的足力。〔22〕上、中、下辈：指上、中、下三等。〔23〕弟：通“第”，只管，尽管。〔24〕信然：二字同义，皆“相信”、“同意”的意思。〔25〕临质：临到比赛的时候。质：对，对抗。

〔26〕辈：次。〔27〕再：两次。〔28〕威王：战国中期齐国国君，在位三十六年（前378—前343）。〔29〕师：军师。〔30〕輜（zī）车：一种有帷盖的车子。〔31〕控卷：握紧拳头。卷：同“拳”。〔32〕救斗：劝解斗殴。搯：击。〔33〕批亢捣虚：避实击虚。批：避开。亢：充实。〔34〕形格势禁：犹言形势急转，形势发生了变化。格：阻。禁：止。〔35〕罢：同“疲”。〔36〕街路：交通要道。〔37〕方虚：正好空虚的地方。〔38〕收弊：收服疲弊之敌。〔39〕邯郸：赵国都，在今河北邯郸。〔40〕桂陵：魏地，故址在今河南长垣县西北，一说在今山东菏泽县东北。齐魏桂陵之战发生在公元前353年。〔41〕过而西：过了齐境而西入魏境。〔42〕三晋之兵：指魏军。因魏与韩、赵皆分晋而建国，故称“三晋”。〔43〕趣：同“趋”，奔赴。蹶：挫。蹶上将，即损失上将。

〔44〕倍日并行：两日的路程并一日赶，昼夜兼程的意思。〔45〕马陵：魏地，在今河南范县。齐魏马陵之战发生在公元前341年。〔46〕钻火：古人钻木取火，这里指点火。烛：照。〔47〕世传其兵法：《孙臆兵法》原已失传，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重新发现，经编订为三十篇，于1975年公开出版。〔48〕师旅：军队的编制名称，这里指行兵打仗的谋略。〔49〕筹策庞涓：谓筹谋策划破杀庞涓。〔50〕蚤：通“早”。

【阅读提示】

这是一篇合传，传主孙武、孙臆、吴起是春秋战国时期三位著名的军事家，且都有军事著作传世，故司马迁把他们放在一起作传（吴起列传部分这里未选录）。文章以兵法为线索，记叙了三位军事家杰出的军事才能。写孙武以兵法见吴王，卒斩二姬，为名将，赞扬了他不畏权贵、执法如山的品格；写孙臆以兵法为齐威王师，通过齐魏桂陵之役、马陵之役，表现了他善于分析敌我形势，灵活运用战略战术的卓越军事才能。作品还特别记叙了孙臆的悲惨遭遇，情节曲折跌宕。篇末论赞，语多感慨，表现了作者的赞赏与惋惜之情。

□刘 向

刘向（前79—前8；一说前77—前6），字子政，本名更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校讎学家，也是汉代优秀的文学家。汉成帝时受诏与步兵校尉任宏、太史令尹咸等整理五经秘书、诸子诗赋等，由刘向总其成，前后近20年。官终中垒校尉，后世称刘中垒。刘向的文章保存下来的是一些奏疏和校讎古书的“叙录”等。另外，刘向还撰有《新序》、《说苑》和《列女传》。前两种分类纂辑先秦至汉代史事，后者则专门记录有通才卓识、奇迹异行的女子的事迹。

刘向在典校古籍时，撰有《别录》，他的儿子刘歆以《别录》为基础撰成《七略》，这是中国最早的目录学著作，原书已不存。明人张溥辑有《刘子政集》。

晏子谏杀烛雉^{〔1〕}

景公好弋^{〔2〕}，使烛雉主鸟而亡之^{〔3〕}，景公怒而欲杀之，晏子曰^{〔4〕}：“烛雉有罪，请数之以其罪^{〔5〕}，乃杀之。”景公曰：“可。”于是乃召烛雉数之景公前，曰：“汝为吾君主鸟而亡之，是一罪也；使吾君以鸟之故杀人，是二罪也；使诸侯闻之，以吾君重鸟而轻士，是三罪也。”数烛雉罪已毕，请杀之。景公曰：“止。”勿杀而谢之^{〔6〕}。

【注释】

〔1〕本文节选自《说苑·正谏》，题目为后人所加。〔2〕景公：春秋时齐国国君，立于鲁襄公二十六年（前547），卒于哀公五年（前490），在位58年。弋（yì）：用带绳子的箭射。这里泛指射猎。〔3〕烛雉：齐国大臣。主：掌管。〔4〕晏子：晏婴，字平仲。〔5〕数：一一列举。〔6〕谢：释放。

【阅读提示】

晏子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他节俭力行，后人曾专门采集其行事及谏诤之言，为《晏子春秋》。本篇记载了晏子进谏景公的一个小片断，从中也可见晏子的政治才干。在这个小故事中，景公因为烛雉“主鸟而亡之”，便欲杀烛雉，晏子没有去正面指责景公的不是，却反过来一一列举烛雉的罪状。表面上，晏子在数落烛雉，其实句句针对景公，从一个侧面昭示了景公行为的错误。这样既保全了景公的脸面，又说明了事理，使景公终于醒悟。文章写得曲折生动，耐人寻味。

□班 固

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其父班彪曾续补《史记》而作《史记后传》。班彪死后，班固进一步搜集史料，续写父书。有人告发他私改国史，被捕入狱。其弟班超求见明帝，说明原委。明帝见到他的原稿，也很赞赏，因命班固为兰台令史，奉诏撰写《汉书》。建初七年（82），《汉书》基本完成。永元四年（92），班固因大将军窦宪擅权案受牵连被捕，死于狱中。《汉书》所缺的“八表”及“天文志”，班固死后由妹班昭和马续继续写成。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起汉高祖元年（前206），迄王莽地皇四年（23），包括整个西汉一代的历史。全书分十二帝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共一百篇。其体例基本依照《史记》，略有变动，如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等等。其内容也多承袭《史记》之处，但增补了不少史料，保存了丰富的古代文献，在史学上有相当高的地位，因此历来《史》《汉》并称。

苏武传^{〔1〕}（节选）

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并为郎^{〔2〕}。稍迁至栒中厩监^{〔3〕}。时汉连伐胡，数通使相窥观^{〔4〕}。匈奴留汉使郭吉、路充国等前后十余辈^{〔5〕}。匈奴使来，汉亦留之，以相当^{〔6〕}。天汉元年^{〔7〕}，且鞮侯单于初立^{〔8〕}，恐汉袭之，乃曰：“汉天子，我丈人行也^{〔9〕}。”尽归汉使路充国等^{〔10〕}。武帝嘉其义，乃遣武以中郎将持节送匈奴使留在汉者^{〔11〕}，因厚赂单于^{〔12〕}，答其善意。武与副中郎将张胜及假吏常

惠等〔13〕，募士、斥候百余人俱〔14〕。

既至匈奴，置币遗单于〔15〕。单于益骄，非汉所望也。方欲发使送武等，会缙王与长水虞常等谋反匈奴中〔16〕。缙王者，昆邪王姊子也〔17〕，与昆邪王俱降汉，后随浞野侯没胡中〔18〕。及卫律所将降者〔19〕，阴相与谋劫单于母阏氏归汉〔20〕。会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汉时，素与副张胜相知，私候胜曰〔21〕：“闻汉天子甚怨卫律，常能为汉伏弩射杀之。吾母与弟在汉，幸蒙其赏赐〔22〕。”张胜许之，以货物与常。

后月余，单于出猎，独阏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余人欲发〔23〕，其一人夜亡〔24〕，告之〔25〕。单于子弟发兵与战，缙王等皆死，虞常生得〔26〕。单于使卫律治其事〔27〕。张胜闻之，恐前语发〔28〕，以状语武〔29〕。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30〕。见犯乃死〔31〕，重负国〔32〕。”欲自杀。胜、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张胜〔33〕。单于怒，召诸贵人议〔34〕，欲杀汉使者。左伊秩訾曰〔35〕：“即谋单于，何以复加〔36〕？宜皆降之。”单于使卫律召武受辞〔37〕。武谓惠等：“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引佩刀自刺〔38〕。卫律惊，自抱持武，驰召医。凿地为坎〔39〕，置煇火〔40〕，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41〕。武气绝，半日复息〔42〕。惠等哭，舆归营〔43〕。单于壮其节，朝夕遣人候问武，而收系张胜〔44〕。

武益愈。单于使使晓武会论虞常〔45〕，欲因此时降武。剑斩虞常已，律曰：“汉使张胜谋杀单于近臣〔46〕，当死。”单于募降者赦罪〔47〕。举剑欲击之，胜请降。律谓武曰：“副有罪，当相坐〔48〕。”武曰：“本无谋，又非亲属，何谓相坐？”复举剑拟之〔49〕，武不动。律曰：“苏君，律前负汉归匈奴，幸蒙大恩，赐号称王，拥众数万，马畜弥山〔50〕，富贵如此。苏君今日降，明日复然。空以身膏草野〔51〕，谁复知之？”武不应。律曰：“君因我降〔52〕，与君为兄弟。今不听吾计，后虽欲复见我，尚可得乎？”武骂律曰：“女为人臣子，不顾恩义，畔主背亲〔53〕，为降虏于蛮夷，何以女为见〔54〕？且单于信女，使决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斗两主〔55〕，观祸败。南越杀汉使者，屠为九郡〔56〕；宛王杀汉使者，头县北阙〔57〕；朝鲜杀汉使者，即时诛灭〔58〕。独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59〕，欲令两国相攻，匈奴之祸，从我始矣。”律知武终不可胁，白单于。单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60〕，绝不饮食〔61〕。天雨雪〔62〕，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63〕，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无人处〔64〕，使牧羝〔65〕，羝乳乃得归〔66〕。别其官属常惠等〔67〕，各置他所。

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68〕，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69〕。杖汉节牧羊〔70〕，卧起操持，节旄尽落。积五六年，单于弟於靬王弋射海上〔71〕。武能网纺缴〔72〕，檠弓弩〔73〕，於靬王爱之，给其衣食。三岁余，王病，赐武马畜、服匿、穹庐〔74〕。王死后，人众徙去〔75〕。其冬，丁令盗武牛羊〔76〕，武复穷厄〔77〕。

初，武与李陵俱为侍中〔78〕。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79〕。久之，单于使陵至海上，为武置酒设乐。因谓武曰：“单于闻陵与子卿素厚〔80〕，故使陵来说足下，虚心欲相待。终不得归汉，空自苦亡人之地〔81〕，信义安所见乎？前长君为奉车〔82〕，从至雍棧阳宫〔83〕，扶辇下除〔84〕，触柱折辕〔85〕，劾大不敬〔86〕，伏剑自刎，赐钱二百万以葬。孺卿从祠河东后土〔87〕，宦骑与黄门驸马争船〔88〕，推堕驸马河中溺死。宦骑亡，诏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饮药而死〔89〕。来时，大夫人已不幸〔90〕，陵送葬至阳陵〔91〕。子卿妇年少，闻已更嫁矣。独有女弟二人〔92〕，两女一男〔93〕，今复十余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时，忽忽如狂〔94〕，自痛负汉，加以老母系保宫〔95〕。子卿不欲降，何以过陵〔96〕！且陛下春秋高〔97〕，法令亡常〔98〕，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99〕，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复谁为乎！愿听陵计，勿复有云〔100〕。”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101〕，位列将〔102〕，爵通侯〔103〕，兄弟亲近〔104〕，常愿肝脑涂地〔105〕。今得杀身自效〔106〕，虽蒙斧钺汤镬〔107〕，诚甘乐之〔108〕。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亡所恨。愿勿复再言！”

陵与武饮数日，复曰：“子卿壹听陵言〔109〕。”武曰：“自分已死久矣〔110〕！王必欲降武〔111〕，请毕今日之欢，效死于前。”陵见其至诚，喟然叹曰：“嗟乎，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因泣下沾衿，与武决去〔112〕。陵恶自赐武〔113〕，使其妻赐武牛羊数十头。

后陵复至北海上，语武：“区脱捕得云中生口〔114〕，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115〕，曰上崩。”武闻之，南向号哭，呕血，旦夕临〔116〕，数月。

昭帝即位〔117〕，数年，匈奴与汉和亲〔118〕。汉求武等，匈奴诡言武死。后汉使复至匈奴，常惠请其守者与俱〔119〕，得夜见汉使，具自陈道〔120〕。教使者谓单于，言：“天子射上林中〔121〕，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使者大喜，如惠语以让单于〔122〕。单于视左右而惊，谢汉使曰〔123〕：“武等实在。”

于是李陵置酒贺武曰：“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124〕，丹青所画〔125〕，何以过子卿！陵虽弩怯〔126〕，令汉且赏陵罪〔127〕，全其老母〔128〕，使得奋大辱之积志〔129〕，庶几乎曹柯之盟〔130〕，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131〕。收族陵家〔132〕，为世大戮〔133〕，陵尚复何顾乎〔134〕？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异域之人，壹别长绝〔135〕！”陵起舞，歌曰：“径万里兮度沙幕〔136〕，为君将

兮奋匈奴〔137〕。路穷绝兮矢刃摧〔138〕，士众灭兮名已隳〔139〕。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陵泣下数行，因与武决。单于召会武官属〔140〕，前以降及物故〔141〕，凡随武还者九人。

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师〔142〕。诏武奉一大牢谒武帝园庙〔143〕。拜为典属国〔144〕，秩中二千石〔145〕。赐钱二百万，公田二顷，宅一区

〔146〕。常惠、徐圣、赵终根皆拜为郎〔147〕，赐帛各二百匹。其余六人老，归家，赐钱人十万，复终身〔148〕。常惠后至右将军，封列侯，自有传。武留匈奴凡十九岁，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

【注释】

〔1〕本文节选自《汉书·李广苏建传》。苏武传附在其父苏建传后，因此，开头不再写苏武的姓。〔2〕以父任：因父亲职位关系而任官。郎：官名，为皇帝近侍。汉制，凡二千石以上官员，其子弟得以父荫为郎。〔3〕稍迁：逐渐升迁。移（yí）：指汉宫廷中的移园。厩（jiù）：马棚。〔4〕数（shuò）通使：屡次互派使者。相窥观：互相窥探对方情况。〔5〕留：此处为扣留之意。辈：批。〔6〕以相当：以相抵偿。当，抵偿。〔7〕天汉：汉武帝年号（前100—前97）。〔8〕且鞮（jǔtí）侯：单（chán）于的名字。单于，匈奴称其君主为单于。〔9〕丈人：家长。行（háng）：辈。〔10〕归：送还。〔11〕中郎将：官名。节：使者所持的信物，用竹做节杆，上缀牦牛尾，共三层，又称“旄节”。〔12〕赂：馈送。〔13〕假吏：本非吏而临时充当吏者。常惠：太原人，随苏武出使匈奴，后与苏武同时归国，拜光禄大夫。〔14〕士：士卒。斥候：军中侦察人员，此处指在路上担任侦察工作者。俱：同行。〔15〕置币：摆列礼物。遗（wèi）：赠送。〔16〕会：适逢。缑（gōu）王：匈奴的一个亲王。长水：水名，在今陕西省蓝田县西北。汉派遣“胡骑”（归化的胡人所组成的骑兵）屯聚于此。虞常当为长水的“胡骑”，后降匈奴。〔17〕昆邪（húnyé）王：匈奴的一个亲王，居于匈奴西部，武帝元狩二年（前121）降汉。〔18〕浞（zhuó）野侯：是汉将赵破奴的封号。太初元年（前104），匈奴左大都尉欲杀单于降汉，武帝于太初二年遣赵破奴统兵前往接应，事被单于发觉，破奴被俘，其军皆没于匈奴。当时缑王隶属破奴军，亦投降匈奴。〔19〕卫律：生长于汉，与协律都尉李延年友善，被延年推荐，出使匈奴。卫律从匈奴回来，李延年因罪全家被杀，卫律怕受牵连，便逃降匈奴，被单于封为丁零王。当时虞常属卫律统辖。将：率领。〔20〕阼氏（yānzhi）：匈奴对皇后的称号。〔21〕私候：私下拜访。〔22〕幸蒙：希望得到。其：指汉廷。〔23〕发：发动，指起事。〔24〕亡：逃走。〔25〕告之：告发此事。〔26〕生得：活捉。〔27〕治：审理。〔28〕发：泄露。〔29〕状：情况。语：告诉。〔30〕及：连及，牵连。〔31〕见犯：被凌辱。乃：才。〔32〕重（zhòng）：更加，加重。负：辜负，对不起。〔33〕引：牵引，这里指供出。〔34〕贵人：指匈奴的贵族。〔35〕左伊秩訾（zī）：匈奴王号。匈奴王号有左右之分。〔36〕复加：指加重处分。〔37〕受辞：受审，取口供。〔38〕引：抽出，拔出。〔39〕坎：坑。〔40〕燠（yūn）火：没有火苗的微火。〔41〕蹈：通“搯（tāo）”，轻轻拍打。〔42〕息：呼吸。〔43〕舆：此处作动词用，以车载送。〔44〕收系：逮捕监禁。〔45〕使使：派遣使者。会论：共同判决罪犯。〔46〕近臣：亲近之臣，此处是卫律自称。〔47〕募：招求。〔48〕相坐：相连坐，相连治罪。古代法律，凡犯谋反等大罪者，其亲属等因此连同治罪，称为连坐。〔49〕拟：比划，做出要砍杀的样子。〔50〕弥山：满山。〔51〕膏：肥沃，滋润，这里作动词用。〔52〕因：依靠。〔53〕畔：通“叛”。〔54〕何以女为见：即“何以见女为”，意思是见你干什么。〔55〕斗两主：使单于和汉天子相争斗。〔56〕“南越”二句：汉武帝元鼎五

年（前112），南越王相吕嘉杀死南越王、王太后及汉使者，武帝遣将讨之，次年，南越降，以南越之地置九郡。屠：犹“夷”，平定。〔57〕宛王：大宛国王。大宛，西域国名。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汉遣车令往大宛求良马，大宛不与，汉使者骂宛王。其国中贵人令其东边之郁成王攻杀汉使。武帝遣李广利率兵征大宛。太初三年，大宛诸贵族杀死国王毋寡，献马出降。县：通“悬”。北阙：指汉宫的北阙。〔58〕“朝鲜”二句：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汉遣使涉河说降朝鲜王右渠，为右渠所杀。武帝乃命杨仆、荀彘等往讨之。次年，朝鲜尼溪相参杀右渠降汉。〔59〕若：你。〔60〕幽：囚禁。窖（jiào）：收藏粮食、物品的地穴。〔61〕绝不饮食（yìnsì）：断绝供应，不给吃的喝的。饮食：用为使动词。〔62〕雨（yù）：下，作动词用。〔63〕啮（niè）：咬。旃（zhān）：通“毡”。〔64〕北海：当时在匈奴北境，即今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65〕羝（dī）：公羊。〔66〕乳：生育，此指生小羊。〔67〕别：分开，隔离。〔68〕廩（lǐn）食：指匈奴当局所应供给的粮食。〔69〕去：通“弃（jǔ）”，藏。〔70〕杖汉节：拄着代表汉朝的节。〔71〕於阗（wūqián）王：且鞮侯单于的弟弟。弋（yì）射：射猎。弋，用绳系在箭上射。〔72〕网纺缴（zhuó）：据《太平御览》卷四八六所引，“网”上有“结”字。结网，编结打猎所用的网。缴，箭的尾部所系的丝绳。〔73〕檠（qíng）：矫正弓弩的工具。这里作动词用，“矫正”的意思。〔74〕服匿：盛酒酪的瓦器。穹庐：大型的圆顶帐篷。〔75〕人众：指於阗王部下。徙去：迁离。〔76〕丁令：即“丁零”，匈奴族的别支。当时卫律为丁零王，盗武牛羊者当是卫律指使。〔77〕穷厄：穷困。〔78〕李陵：汉代名将李广的孙子，字少卿。武帝时率兵五千与匈奴作战，寡不敌众，又无援兵，力竭而降。侍中：宫廷内掌管皇帝乘舆服物的官。〔79〕求：求见。〔80〕素厚：一向交谊深厚。〔81〕空自：白白地，徒然。亡：通“无”。〔82〕长君：指苏武长兄苏嘉。奉车：官名，即“奉车都尉”，皇帝出行时，负责车马的侍从官。〔83〕雍：汉代县名，在今陕西省凤翔县南。械（yù）阳宫：秦时宫名，在雍地。〔84〕辇（niǎn）：皇帝乘坐的车。除：殿阶。〔85〕辕：与车轴相连接向前面作驾车用的两条长木。〔86〕劾（hé）：弹劾。大不敬：不敬皇帝的罪名，依法当斩。〔87〕孺卿：苏武弟苏贤之字。祠：祭祀。河东：郡名，在今山西夏县北。后土：土地神。〔88〕宦骑：充当骑从的宦官。黄门驸马：驸马都尉属下的官名。驸马，即“副马”，本指皇帝副车所用之马，后指驾驭副马之官。〔89〕饮药：犹言服毒。〔90〕大夫人：指苏武的母亲。大，通“太”。不幸：死的讳称。〔91〕阳陵：汉景帝陵，后为县，在今陕西省咸阳市东。苏氏墓地当在阳陵。〔92〕女弟：妹妹。〔93〕两女一男：指苏武的两个女儿、一个儿子。〔94〕忽忽：迷惘恍惚、神情不定的样子。狂：精神失常。〔95〕系：拘禁。保宫：汉代囚禁犯罪大臣及眷属的地方，又名“居室”。〔96〕过：超过。〔97〕春秋高：年纪大了。〔98〕亡：通“无”。亡常，无一定。〔99〕夷灭：杀灭。〔100〕勿复有云：不要再说什么了。〔101〕成就：用作动词，提拔、栽培的意思。〔102〕位列将：指父苏建为右将军。〔103〕爵通侯：指父苏建封平陵侯。爵，爵号。通侯，汉爵位中最高一级。〔104〕亲近：指为皇帝近臣。〔105〕肝脑涂地：形容惨死，这里指不惜牺牲一切。〔106〕效：献出，尽力，这里指效忠于国家。〔107〕蒙斧钺汤镬：指被处以极刑。蒙，受到。斧钺汤镬（huò），都是古代刑具。〔108〕甘乐：甘心乐意。〔109〕壹：一定要。〔110〕自分（fèn）：自己料定。〔111〕王：指李陵。匈奴封陵为右校王。〔112〕决：同“诀”，分别。〔113〕恶（wù）：羞愧。

〔114〕区(ōu)脱:本指边界部落,此处指匈奴与汉交界地区。云中:郡名,在今内蒙古套东部一带。生口:俘虏。〔115〕白服:白色丧服。

〔116〕临:哭。专用于哭奠死者。〔117〕昭帝:汉武帝的小儿子,名弗陵,公元前87年即位,公元前83年与匈奴议和。〔118〕和亲:本指与外族结为婚姻,这里指达成和议。〔119〕请其守者与俱:请求看守他的人一起去见汉使。〔120〕具:完全、详细。陈道:陈述。〔121〕上林:汉苑名,故址在今陕西省长安县西。〔122〕让:责备。〔123〕谢:指表示歉意地告诉。〔124〕竹帛:指史籍。〔125〕丹青:指图画。丹青所画:指古代丹青所画的杰出人物。〔126〕弩怯:无能和胆怯。〔127〕令:假使。贯(shì):宽恕。〔128〕全其老母:谓不杀陵之老母。全,保全。〔129〕奋:奋起,奋发。积志:蓄积已久的志向。〔130〕曹柯之盟:指曹沫劫齐桓公之事。曹沫,春秋时鲁国将领,齐军伐鲁,曹沫三战皆败,鲁庄公献遂邑之地以求和,与齐盟于柯。曹沫于盟时执匕首劫齐桓公,迫使桓公归还所侵之地。柯,春秋时齐邑,故址在今山东省阳谷县东北。〔131〕宿昔:以前。〔132〕收:收捕。族:灭族。〔133〕大戮:大耻辱。〔134〕顾:留恋。〔135〕壹别长绝:这一次分别就要永久隔绝了。〔136〕径:行经,穿过。度:同“渡”。幕:通“漠”。〔137〕奋:奋

击。〔138〕矢刃摧:指兵器都被损坏。〔139〕**隳**:同“颓”,败坏。〔140〕会:聚集。召会:召集。〔141〕物故:死亡。〔142〕始元:汉昭帝年号。始元六年,即公元前81年。〔143〕奉:呈献。大牢:用一牛、一豕、一羊为祭品。园:陵寝,帝、后的葬所。〔144〕典属国:官名,掌管少数民族事务。〔145〕中二千石:汉代二千石的官秩分三等,“中二千石”为最高。〔146〕区:所。〔147〕常惠、徐圣、赵终根:均为随苏武出使的属吏。中郎:官名,掌管宿卫侍值等。〔148〕复:免除徭役。

【阅读提示】

本文记叙了苏武出使匈奴,被扣留十九年,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汉廷的经历。通过苏武所受种种迫害和北海牧羊等许多情节的生动描写,刻画出苏武这一忠于国家和民族的英雄形象,歌颂了苏武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尚节操。文中还着重叙写了卫律、李陵这两个不同类型的投降人物,通过人物的对比描写,更加突出了苏武高尚的民族气节。“苏武牧羊”的故事长期在民间广为流传,可见人民群众对这一人物形象的景仰和爱戴。当然,对于苏武来说,忠于自己的民族和国家与忠于国君是等同的,他所表现的民族气节不可避免地有其历史局限性。

□汉乐府

乐府本是秦汉时设立的掌管音乐的机构。当时的乐府,一方面为文人创作的诗歌制谱配乐并演奏,一方面采集民间歌辞。魏晋以后,人们将乐府所唱的诗也称乐府,于是“乐府”便由官署的名称,一变而为诗体的名称。作为诗体名称,乐府又有广义和狭义的不同。狭义的

乐府指汉以来入乐的诗，包括文人制作的和采自民间的。广义的乐府包括那些并未入乐，而袭用乐府旧题或模拟乐府体裁的作品。宋元时甚至把与音乐有关的词、曲也包括在内。现存的两汉乐府民歌总共四十首，大多收在宋人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中。

汉乐府民歌继承了《诗经》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多方面地反映了汉代的社会生活。

饮马长城窟行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1〕}。远道不可思^{〔2〕}，宿昔梦见之^{〔3〕}。
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4〕}。他乡各异县，展转不相见^{〔5〕}。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入门各自媚^{〔6〕}，谁肯相为言^{〔7〕}！

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8〕}。呼儿烹鲤鱼^{〔9〕}，中有尺素书^{〔10〕}。
长跪读素书^{〔11〕}，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

【注释】

〔1〕绵绵：连绵不断之貌。这里义含双关，看到细密绵延的野草而引起缠绵不断的思念。远道：犹言“远方”。〔2〕不可思：是无可奈何的反语。人在远方，想也是白想。〔3〕宿昔：昨夜。〔4〕觉：醒。〔5〕展转：同“辗转”，不定。〔6〕媚：爱悦。〔7〕言：问讯。〔8〕双鲤鱼：指信函。古人寄信藏于木函中，函用刻为鱼形的两块木板制成，一底一盖，所以称之为“双鲤鱼”。〔9〕烹鲤鱼：指打开信函。〔10〕尺素书：指书信。〔11〕长跪：伸直了腰跪着，以示恭敬。古人平日席地而坐，坐时两膝着地，坐在脚后跟上，犹如今日之跪。

【阅读提示】

这是一首闺妇思夫的诗。上半部分写闺妇因丈夫久出不归，日夜想念，由“思”而入梦，梦醒而生悲的孤凄之情。思妇的相思之苦，犹如“枯桑”、“海水”一样，埋在心里，只有她自己经受煎熬，别人难以体会。尤其是他人的团聚，更增加了自己的离别之苦。诗的下半部分写闺妇接读丈夫来信的复杂心情。一方面是惊喜的，而另一方面，丈夫在信中示关怀、表相思，也意味着丈夫归期的渺茫，这又不能不使闺妇极度地失望。这首诗写的是一般的相思之情，却写得缠绵婉转，细腻深沉，由浅而深地揭示出思妇复杂而微妙的内心世界。

□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是汉代无名氏作品，原非一时一人所作，梁代萧统因各篇风格相近，将它们合在一起，收入《昭明文选》，题为《古

诗十九首》，后世遂沿用这一名称。这十九首诗，作者均不可考，大概可推知为东汉末期的作品。内容大多写夫妇、朋友间的离愁别绪和士子彷徨失意的消极情绪，是早期文人五言诗的重要作品。这些诗艺术成就较高，钟嵘《诗品》评说“天衣无缝，一字千金”，历来被奉为五言诗的典范。

行行重行行^{〔1〕}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2〕}。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3〕}。道路阻且长^{〔4〕}，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5〕}，越鸟巢南枝^{〔6〕}。相去日已远^{〔7〕}，衣带日已缓^{〔8〕}。浮云蔽白日^{〔9〕}，游子不顾反^{〔10〕}。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11〕}。弃捐勿复道^{〔12〕}，努力加餐饭。

【注释】

〔1〕本篇是《古诗十九首》的第一首。重行行：行而不止。〔2〕生别离：活生生地分离。〔3〕天一涯：天的一方。〔4〕阻：艰险。〔5〕胡马：北方所产的马。依：依恋。〔6〕越鸟：南方的鸟。巢：这里用作动词，筑巢。这句说，南方的鸟北飞后仍然在朝南的树枝上筑巢。以上两句暗示禽兽尚有依恋故土之情，何况是人。〔7〕已：同“以”，语中助词。远：久。〔8〕缓：宽松。〔9〕浮云蔽白日：比喻游子在外为人所惑。〔10〕顾：念。〔11〕这句说，时光很快，不知不觉又是岁暮了。〔12〕捐：弃。道：谈说。

【阅读提示】

这首诗写一个女子对远行异乡的丈夫的思念。全诗通过路远聚难、岁月易逝的感慨，倾吐自己相思之苦，表达对丈夫久别不归的浓重的怨情。诗中用胡马、越鸟作比，深深责怪丈夫尚不如马鸟有情，同时说明自己怀有深情。也正是因为情笃思深，才会有“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的猜疑。无论是相思、不满还是猜疑，都表达了思妇的一往情深。诗的结尾表面上写思妇的豁达，实际上写出了思妇的一种无可奈何的痛楚。这首诗用浅近无华的语句，委曲尽致地表达了一个思妇的幽思愁怨之情，感情强烈，扣人心弦。

明月何皎皎^{〔1〕}

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帟^{〔2〕}。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3〕}。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4〕}。出户独彷徨^{〔5〕}，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6〕}，泪下沾裳衣。

【注释】

〔1〕本篇是《古诗十九首》的第十九首。〔2〕罗床帟：罗绮做成的床帟。
〔3〕揽：取。揽衣，犹言“披衣”、“穿衣”。〔4〕旋归：回归，归家。
〔5〕彷徨：徘徊。〔6〕引领：伸长脖子，“抬头仰望”的意思。

【阅读提示】

这首诗有人说是游子久客思归的诗，有人解为女子闺中望夫的诗，两说都可以通。但从全诗的情调看，作思妇的诗更恰当。诗的开头写月夜思夫，愁苦难眠，次写出户徘徊，忧愁难解，最后写回到房中，独自下泪。全诗除“客行”二句是设为妇劝夫归之语，其余都是思妇自抒情怀。主人公一切细微变化都与其周围环境相适应，不愧是写情妙笔。

【相关链接】

秦汉文学概述

<http://www.ndcnc.gov.cn/datalib/2004/LiteratureAge/DL/DL-172510>

<http://dir.sina.com.cn/search-dir/wx/zp/gd/qh/>

《礼记》 <http://www.guoxue.com/jinbu/13jing/liji/lijimpl.htm>

司马迁与《史记》 <http://www.ld.nbcom.net/shiji/>

<http://www.hanaga.net/25-history-record/shiji/zw.htm>

班固与《汉书》 <http://www.shulu.net/gd/hs/hs.htm>

淮南子 <http://www.zhaoxia.net/pinshu/huainanzi/index.htm>

汉乐府 <http://ywtd.3322.net/shigexinshang/yuefumg.htm>

辞赋 <http://www.egamecn.com/site/jx/icer/zgux-043.htm>

汉诗 <http://www.guoxue.com/sgyj/hd/hd001.htm>

古诗十九首 <http://www.mypcera.com/book/gu/shi/tangqian/02.htm>

【思考与练习】

1. 学习易犯哪四种过失？
2. 举例说明《谏逐客书》所采用的正反对比的说理方法。
3. 李广悲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4. 《李将军列传》一文在塑造人物上有哪些特点？
5. 在《苏武传》中，作者在表现苏武高贵品质时，是怎样从苏武自身的言行以及与其他人的对照中进行描写的？

魏晋南北朝文学概述

魏晋南北朝从汉末大乱到隋代统一，历时约四百年。这一时期，我国社会处于长期分裂和动荡不安的状态，情况复杂，文学也发生了许多变化。

诗歌是此期的重要文学样式。汉末的社会动乱和思想的活跃，使建安诗坛大放异彩。以曹操、曹丕、曹植和孔融、王粲、刘桢、陈琳、阮瑀、徐幹、应璩等“建安七子”为代表，诗人们描写社会动乱的现实，抒发建功立业的抱负，形成了“慷慨悲凉”的时代风格。这就是后世称道的“建安风骨”。久已沉寂的四言诗在曹操手里出现中兴景象，五言诗的创作更是繁荣，成为我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曹丕的《燕歌行》开创了七言的新诗体，曹植则是这一时期杰出的代表。

魏末，司马氏集团为了篡夺曹氏政权，用残酷的杀戮排除异己。恐怖险恶的社会现实影响了文学。正始时期，文人崇尚老庄，高谈玄理，遗落世事。政治和哲学思想的变化，引起诗风的演变。建安诗人希望建功立业的积极进取精神，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阮籍、嵇康的作品中已不复存在。他们对黑暗政治满怀愤恨，但为了免遭不测，诗中往往多用比喻象征。阮籍的五言《咏怀诗》八十二首，以隐晦曲折的手法，抒写了他嗟生忧时的思想感情。

西晋太康中，有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二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其中陆机在当时最负盛名，但他的诗内容不甚充实，重在艺术形式方面的探索。左思则独树一帜，他的《咏史》八首借歌咏古代史事，抒写当时寒门失意之士的怨愤，情调高亢，笔力矫健，被钟嵘《诗品》称之为“左思风力”。太康之后，永嘉之际的著名诗人则有刘琨和郭璞。

东晋时期，士大夫崇尚清谈，以老庄哲理入诗的玄言诗流行一时。东晋末年，出现了杰出诗人陶渊明。他的诗可分为田园诗和咏怀诗两类。他以朴素而又富有情趣的笔墨，多方面地描写田园风光，抒写真切感受，后人称他为“田园诗人”，诗风平淡自然，在当时独树一帜；其咏怀诗，继承了阮籍和左思的传统，表现了对社会现实的不能忘怀和对污浊世俗的不满。

晋宋之际，山水诗兴起，玄言诗告退。谢灵运是我国诗史上第一个精细刻画山水景物的诗人。他的诗追求对偶工整，刻意雕琢。与谢灵运同时代的著名诗人有颜延之与鲍照，人称“永嘉三雄”。鲍照诗继承和发扬汉乐府反映现实的优良传统，抒写怀才不遇的内心愤懑，批判门阀制度的不合理，具有深广的社会内容，感情奔放，笔力雄健，

具有独特风格。

齐永明年间，著名诗人沈约、王融、谢朓等，根据四声和双声叠韵来研究诗句中的声、韵、调的配合，追求新变，形成了被人称为“永明体”的新体诗，反映出诗歌从比较自由到讲究格律的趋势。“永明体”诗人谢朓的山水诗，吸取谢灵运状物精细的长处，又克服了其情景游离的缺点，表现出情景交融、清新流丽、音律调谐的优点与特长。

梁陈时代诗风每况愈下。梁简文帝提倡新体，好作艳诗，宫廷诗人庾肩吾、徐摛等人朝夕献诗，披之管弦，于是产生了所谓宫体诗。宫体诗词藻浮华，风格柔弱。在宫体诗泛滥之时，有一些诗人的诗歌写得较好。如吴均的诗“清拔有古气”，何逊、阴铿的山水诗也清新不俗。

北朝文人多事模仿，很少创造。由南入北的庾信却是集南北文学之大成的作家。他前期出入于梁朝宫廷，多奉和、应制和流连光景之作，风格浮艳。后期被迫做了北朝的官，生活和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作品多表达对故国的思念和屈身为宦的无奈。

东晋、南北朝也是乐府民歌发达的时期。南朝民歌中的《吴声歌曲》、《西曲歌》产生在建业（今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和荆州（今湖北江陵）一带，几乎全是情歌，体制短小，多用双关隐语，语言清新自然，情调婉转缠绵。北朝民歌风格则与南朝民歌迥异。北朝民歌题材较南朝民歌广泛，诸如战争、尚武、羁旅、人民的贫寒等内容，都有所反映，语言质朴，风格直率豪放。

魏晋南北朝是古代散文发展的重要阶段。在审美领域，因为人性的觉醒，导致新的审美观的产生，并由此影响到文风的转变。建安时期的散文，开始摆脱汉代散文引经据典的风气，改变其板滞凝重的面目，有“清峻、通脱、华美、壮大”的特点。如曹操的文章清峻简约，曹丕、曹植的散文富有抒情性，语言渐趋华美，孔融、陈琳、阮瑀的文章文气充沛，辞采壮丽，颇具战国纵横家之遗风。

魏末，受司马氏集团大肆杀戮的影响，士大夫为全身避祸崇尚清谈，行为放达，文风趋向玄远。而嵇康、阮籍的作品激烈批判现实，不仅有深刻的思想内容，而且在艺术上使气骋辞，以情披文。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可为代表。

西晋时期，文学创作日益丰富，作家们越来越注意文学作品的形式和写作技巧。东晋散文受风流名士清谈和隐逸之风的影响，一般清新流畅、自然朴素，大都着意于真实性情的流露。《〈兰亭集〉序》情旨高妙，风格清淡，为后世所称道。陶渊明的散文和辞赋同他的诗歌一样，语言平淡自然，感情真挚动人，境界淡泊高远，是作者人格和志趣的生动写照。

南北朝时期，散文逐渐被骈文所取代。文章骈化的趋向早在东汉便已开始。经过魏晋，到齐梁时期，出现了成熟的骈文。文人在用

事、对偶、辞藻上下工夫，不少骈文内容贫乏。但是，孔稚珪的《北山移文》中，对“身在江湖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的假隐士作了辛辣的讽刺。此外，描写山水景物的短小书札，如吴均的《与宋元思书》等，文辞清丽，细致传神，为人们所称道。

北朝郦道元的《水经注》不仅有高度的科学价值，同时有高度的文学价值。作者以简洁隽永的笔墨，描绘出一幅幅山川景物的鲜明图画，这对后代山水散文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则真实地记录了洛阳佛寺的兴衰，同时也记载了许多类似志怪小说的神话和传说。此外，颜之推的《颜氏家训》语言质朴，风格平易近人。

魏晋南北朝赋的题材范围有了很大的扩展，长篇巨制的赋减少，形式短小的赋成为主体，同时抒情成分也加强了。优秀作品有曹植《洛神赋》、王粲《登楼赋》、向秀《思旧赋》以及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等。南北朝时期盛极一时的骈文极大地影响了辞赋的写作，使赋家更讲究形式技巧的完美，形成了骈赋。如鲍照的《芜城赋》，江淹的《别赋》、《恨赋》；特别是庾信，集南北文学之精华，其所作《哀江南赋》、《小园赋》等，既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又表现出高度的艺术技巧。

魏晋南北朝又是我国小说发展的重要时期。道教、佛教的广泛传播，侈谈鬼神、称道灵异的社会风气，孕育并产生了众多的志怪小说。其中以干宝的《搜神记》最为有名。同时，汉末以来盛行的士大夫的清谈和品评人物之风，也为轶事小说的编纂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便是这类小说的代表。此书笔墨简约、冷峻，往往寥寥数语就能勾勒出人物的鲜明形象和精神面貌，对后世的笔记小说影响深远。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理论批评，有崇高的地位。曹丕的《典论·论文》，指出了文体的区分，提出了“文气论”，探讨了作家个性与文章风格的关系。陆机的《文赋》是文学创作的专论，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对诗歌向抒情化的发展有重要作用。《文赋》还描述了作家的创作过程，总结了创作经验，对文学创作有指导意义。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是这个时期出现的两部文学理论批评巨著。《文心雕龙》体大思精，由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组成，对文学作了系统的论述。钟嵘的《诗品》是五言诗的专论，提倡“风力”与“丹采”的结合，要求有“滋味”，强调语言和音调的自然，反对用典和人为的声律。《文心雕龙》和《诗品》对后代的文学理论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曹 操

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在东汉末年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起势，“挟天子以令诸侯”，推行“唯才是举”等政策，最后统一北方。曹丕称帝，追尊为武帝。曹操是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与子曹丕、曹植合称“三曹”。其诗现存二十余首，住往以乐府旧调旧题来表现新的内容，反映当时社会动乱，抒发远大抱负，气韵沉雄，慷慨悲凉。散文多为“表”、“令”、“书”，也写得平易自如，率真流畅，一变东汉以来的典重繁缛。有《曹操集》。

短歌行^{〔1〕}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2〕}。慨当以慷^{〔3〕}，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4〕}。青青子衿，悠悠我心^{〔5〕}。但为君故，沉吟至今^{〔6〕}。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7〕}。明明如月，何时可辍^{〔8〕}。忧从中来^{〔9〕}，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10〕}。契阔谈宴，心念旧恩^{〔11〕}。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12〕}，何枝可依？山不厌高^{〔13〕}，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14〕}。

【注释】

〔1〕《短歌行》是汉乐府曲调名，属《相和歌辞·平调曲》。〔2〕朝露：早晨的露水。去日：过去的日子。苦多：恨多。〔3〕慨当以慷：即“当慨以慷”，应当慷慨高歌的意思。以：同“而”。〔4〕杜康：相传是我国最早发明酿酒技术的人。这里用以代指酒。〔5〕衿：衣领。青衿是周代学子的服装，用以指代学子。悠悠：形容思念的深沉和久长。以上两句是《诗经·郑风·子衿》成句，用以表示对贤才的思念。〔6〕沉吟：低吟，指低吟《子衿》这首诗。〔7〕呦呦：鹿鸣声。苹：艾蒿。鼓：弹奏。以上四句为欢宴宾客的《诗经·小雅·鹿鸣》篇的成句，借以表达自己期待贤才的热诚。〔8〕辍：停止。一作“掇”，拾取。〔9〕中：内心。〔10〕阡陌：田间的道路。南北叫阡，东西叫陌。枉：枉驾，屈尊。用：以。存：问候。〔11〕契阔：聚与散，为偏义复词，偏用“契”义，这里是久别重逢的意思。谈宴：谈话宴饮。宴，同“燕”、“讌”。旧恩：旧日的情谊。〔12〕三匝（zā）：三周，很多圈。匝，周、圈。比喻乱世中人才无处依托。〔13〕厌：满足。〔14〕《韩诗外传》载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哺：口中咀嚼着的食物。二句说周公废寝忘食，接纳天下贤才，辅佐成王治理天下。

【阅读提示】

本篇抒写光阴易逝、功业未就的感伤和招纳贤士以成就大业的渴望。全诗有八解（即八个乐曲章节），每解四句。一、二解感伤人生苦短，惟有以酒解忧。三、四解引用诗经成句，表达对贤才的渴慕。五、六解表达对贤才的珍爱和自谦。七、八解破除贤才之犹疑，宣称自己正是周公式的人物，能

够与贤才成就统一天下的大业。全诗感情充沛，格调由低沉逐渐高昂，体现了悲凉、沉雄的诗风。善用比兴，意蕴深厚。引用《诗经》成句，运化无痕。

求贤令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1〕}，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2〕}，岂幸相遇哉^{〔3〕}？上之人不求之耳^{〔4〕}。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5〕}。“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6〕}若必廉士而后可用^{〔7〕}，则齐桓其何以霸世^{〔8〕}！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9〕}？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10〕}？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11〕}，唯才是举^{〔12〕}，吾得而用之。

【注释】

〔1〕受命：受天命，这里指开国之君。〔2〕闾巷：里巷。〔3〕幸：侥幸。〔4〕上之人：在上之人，秉权之人。〔5〕特：特别。急：紧急。〔6〕为孔子语，载《论语·宪问》。孟公绰：鲁国大夫，为孔子所尊敬的人。老：家臣。优：优裕。滕、薛：当时的小国。意为孟公绰作晋国诸卿赵氏、魏氏的家臣则绰绰有余，却不可以作滕、薛小国的大夫。〔7〕廉士：有气节、不苟取的人。〔8〕齐桓任用管仲乃成霸业。然而，管仲没有显达前的所作所为，按通常的标准，是不能为人称道的。他曾与鲍叔合伙经商，分利润时多给自己，有贪婪之嫌；曾为鲍叔办事而使事情更糟糕，有愚蠢之嫌；曾几次出仕几次被君长驱逐，有不肖之嫌；曾几次参加战斗几次逃跑，有怯懦之嫌；辅佐公子纠，公子纠失败，大夫召忽殉死，管仲宁肯作囚徒受辱也不殉死，有无耻之嫌。事见《史记·管仲列传》。〔9〕褐：粗毛或粗麻织的短衣。怀玉：这里喻人有过人的才能。周文王得姜尚而兴周。《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姜尚穷困年老，以在渭水之滨钓鱼干周文王。文王与之语，大悦，载与俱归，立为师。〔10〕据《史记·陈丞相世家》，陈平因魏无知而得见汉王刘邦，并受到宠信，绦侯、灌婴等谗陈平曰：“臣闻平居家时，盗其嫂……臣闻平受诸将金，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平，反复乱臣也，愿王察之。”汉王疑之，责备魏无知。无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问者，行也。……楚汉相距，臣进奇谋之士，顾其计诚足以利国家不耳。且盗嫂受金又何足疑乎？”〔11〕二三子：诸位。其：句中表委婉之语气词。明扬：举用、选拔。仄陋：出身卑微。〔12〕唯：句首语气词。是：代词，指人才。

【阅读提示】

赤壁大败之后，建安十五年春，历尽创业之艰的曹操发布此令。总结历史上成功之经验，认为士不必廉而后可用，提出“明扬仄陋，唯才是举”的人才观，体现了一个起于乱世的政治军事领袖的恢弘气度。行文恳切率真而坚定，感情充沛，富有鼓动性。鲁迅评曹操云：“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他

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诚非虚言。

□王 粲

王粲（177—217），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省邹县西南）人。少有才名，为“建安七子”之一。董卓之乱后避难荆州，依附刘表，未被重用。后归曹操，官至侍中。由于他亲历乱离，对社会苦难感受很深，部分作品现实性颇为强烈。他的诗赋注重锻字炼句，风格委婉流畅。诗以《七哀诗》三首为人称道，赋以《登楼赋》最为著名。有《王侍中集》。

七哀诗^{〔1〕}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2〕}。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3〕}。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4〕}。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5〕}，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6〕}？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7〕}，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8〕}，喟然伤心肝^{〔9〕}。

【注释】

〔1〕七哀：谓哀痛之最。六臣注《文选》吕向说：“七哀谓痛而哀，义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闻见而哀，口叹而哀，鼻酸而哀也。”〔2〕西京：指长安，西汉时的国都。东汉都于洛阳。董卓之乱后，汉献帝被董卓由洛阳迁到了长安。长安在洛阳之西，故称西京。无象：无章法，无体统。豺虎：指董卓部将李傕、郭汜等人。遘患：造成灾难。遘，通“构”。〔3〕中国：指中原地区。委身：托身。适：到往。荆蛮：指荆州。〔4〕追攀：指攀车依恋，惜别之意。〔5〕顾：回头。〔6〕完：保全。这两句是诗人听到的妇人之言。〔7〕霸陵：一代贤主汉文帝刘恒陵墓，在长安东。岸：高地。〔8〕悟：明白。《下泉》，《诗经·曹风》篇名。《毛诗序》：“《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忧而思明王贤伯也。”《下泉》人，指《下泉》篇作者。〔9〕喟然：叹息貌。

【阅读提示】

本篇记叙了诗人离开长安时所见之乱离惨象和自己的沉哀深痛，其中“白骨蔽平原”和饥妇弃幼子的刻画，尤其触目惊心。深刻揭示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抒发了对于明王政治的无限向往。选材典型，语言质朴，感情真挚深厚，艺术手法高度概括。一篇短小的叙事诗，竟成为一面时代的镜子。

曹 丕

曹丕（187—226），字子桓。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曹操次子。曹操死后，嗣位为丞相、魏王。公元220年，迫汉献帝禅位，建立魏王朝，在位七年，谥文帝。曹丕与其父曹操、其弟曹植都是建安文学的领军人物，合称“三曹”。曹丕现存诗歌较完整的约40首，笔致细腻，语言流畅，格调清新。著有《典论》一书，现只存《自序》、《论文》二篇，其中《论文》是一篇开文学批评风气的重要论文。有《魏文帝集》。

燕歌行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慊慊思归恋故乡^{〔1〕}，何为淹留寄他方^{〔2〕}。贱妾茕茕守空房^{〔3〕}，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4〕}，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5〕}。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6〕}。

【注释】

〔1〕慊慊（qiàn）：空虚不乐之感。〔2〕何为，一作“君何”。
〔3〕茕茕（qióng）：孤独貌。〔4〕援：取也。清商：乐曲名。〔5〕星汉西流：银河转向西，夜深也。未央：未尽。
〔6〕尔：指牵牛织女。辜：罪。限河梁：限于河梁，为银河所阻隔。

【阅读提示】

本篇为现存最早完整的文人七言诗，细腻委婉地描写了一个思妇深秋时节日夜夜的相思伤怀。全诗情景交融，生发自然，了无痕迹。语言浅显清丽，音韵和畅，很能代表曹丕诗歌的一般风格。逐句押韵，虽不免有些单调，却是七言诗的早期形式，不足为病。

典论·论文^{〔1〕}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2〕}；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3〕}：“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4〕}，下笔不能自休^{〔5〕}。”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6〕}，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7〕}：“家有弊帚，享之千金。”^{〔8〕}斯不自见之患也。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9〕、广陵陈琳孔璋〔10〕、山阳王粲仲宣〔11〕、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13〕、汝南应瑒德璉〔14〕、东平刘楨公幹〔15〕，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16〕，于辞无所假〔17〕，咸

以自骋骥騄于千里〔18〕，仰齐足而并驰〔19〕。以此相服〔20〕，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21〕。

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22〕，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23〕。然于他文〔24〕，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25〕，今之雋也〔26〕。应瑒和而不壮〔27〕，刘楨壮而不密〔28〕。孔融体气高妙〔29〕，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30〕，理不胜辞〔31〕，以至乎杂以嘲戏〔32〕。及其所善，扬、班俦也〔33〕。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34〕，又患閹于自见〔35〕，谓己为贤。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36〕，铭诔尚实〔37〕，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38〕，节奏同检〔39〕，至于引气不齐〔40〕，巧拙有素〔41〕，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42〕，不朽之盛事〔43〕。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44〕，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45〕，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46〕，周旦显而制礼〔47〕，不以隐约而弗务〔48〕，不以康乐而加思〔49〕。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50〕，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51〕，而遗千载之功〔52〕。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53〕，斯志士之大痛也！

融等已逝，唯幹著论，成一家言〔54〕。

【注释】

〔1〕《典论》为曹丕精心结撰之作。全书大概在宋代亡佚。清人严可均将其佚文辑入《全三国文》卷八。

〔2〕傅毅：字武仲，扶风茂陵人，东汉初文学家。《后汉书·文苑传》有传。

〔3〕班超：字仲升，班固之弟，曾出使西域。伯仲之间：形容相差无几。兄弟排行，长为伯，次为仲。

〔4〕属（zhǔ）：缀辑。属文，写文章。兰台令史：兰台，为汉代宫中藏书处，由御史中丞兼管。后复置兰台令史六人，典校图籍，掌书奏等档案。

〔5〕下笔不能自休：讥其为文冗长。

〔6〕鲜：很少。

〔7〕里语：俗语。里，同“俚”。

〔8〕享：当。

〔9〕鲁国：指古鲁地。今山东曲阜。孔融：字文举，汉献帝时为北海相，后被曹操所杀。

〔10〕广陵：今江苏扬州。陈琳：字孔璋，原属袁绍，后归曹操。

〔11〕山阳：今山东邹县。王粲：字仲宣，先依刘表，不被重用，后投曹操。

〔12〕海：今山东昌乐县境。徐幹：

字伟长。归曹操，为五官将。〔13〕陈留：今河南开封市。阮瑀(yǔ)：字元瑜。曾受学于蔡邕，后归曹操。当时军国书檄，多是他与陈琳所作。〔14〕汝南：今河南汝南。应瑒(yáng)：字德琰。归曹操，为五官将。〔15〕东平：今山东东平。刘桢：字公幹。善于辞令。〔16〕于学无所遗：犹无所不学。〔17〕假：假借。于辞无所假，犹无所因袭。〔18〕驥

驥

：良马。〔19〕仰：仰恃，仰仗。齐足：毛萇《诗传》：“田猎齐足，尚疾也。”意为打猎时要求马四足一致以疾驰，此句言七子之才并驾齐驱。

〔20〕服：推服。〔21〕斯累：指文人相轻之累。〔22〕齐气：齐人性迟缓，少道健。李善注：“言齐俗文体舒缓。”〔23〕张、蔡：东汉文学家张衡、蔡邕，擅长辞赋。〔24〕他文：其他文体。〔25〕章表书记：古代四种应用文体。〔26〕隼：俊，才华出众。〔27〕和：平和。

〔28〕密：缜密。〔29〕体气：才情气质。〔30〕持论：立论，议论。〔31〕理不胜辞：辞过于理，辞美理短。〔32〕杂以嘲戏：如孔融《与曹公书》言“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就是嘲戏之谈。〔33〕扬、班：汉文学家扬雄、班固。扬雄有《解嘲赋》，班固有《答宾戏》，均为嘲戏的上乘之作。俦(chóu)：伴侣，此言齐名。〔34〕向声背实：崇尚虚名，不

重实际。〔35〕闇：暗，不明。〔36〕理：说理透彻。〔37〕铭诛：均为哀悼逝者、赞扬其德行的文体。〔38〕均：同。〔39〕检：法

度。〔40〕引气：行腔运气。〔41〕素：天赋。〔42〕经国：治国。〔43〕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叔孙豹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44〕翰墨：笔墨。

〔45〕飞驰之势：贵者出则高车驷马，声势显赫。〔46〕西伯幽而演易：西伯周文王被纣王幽囚于羑里，因而推演《周易》。〔47〕周旦显而制礼：周公旦显达而制定礼。〔48〕隐约：穷困。〔49〕加思：移思。

〔50〕慑(shè)：害怕。〔51〕营：经营。〔52〕遗：遗弃。〔53〕迁化：随物而化，死亡。〔54〕徐幹著《中论》。曹丕《与吴质书》言徐幹“著《中论》二十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

【阅读提示】

本文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较早的一篇专论。阐述的是文学创作和批评方面的问题。具体涉及到文学的评论、文体的分类及特点、文学创作主体的个性与作品的关系、文学的价值等。文中批评了自古以来文人相轻的恶习，指出“文非一体，鲜能备善”，以己之长轻人之短，乃是不能正确认识自己所致。褒奖了当代七子避免了此“相轻”之累，对他们的文学创作进行了概括的评价，指出他们各有特色，各有短长。他认为常人的文学评论存在着“贵远贱

近”、“向声背实”、“闇于自见”的毛病：“夫文本同而末异”，各体有不同特点，只有通才才能各体兼擅；“文以气为主”，作家的气质、才能对文学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对文学的社会意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尤其突出了文学的独立价值。这些议论对后世影响很大，虽然今天看来，多是略引端绪，但筌路蓝缕之功不可没。鲁迅说曹丕的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根据的就是这篇文章。文章直抒己见，条理分明，富有逻辑性。

曹植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操第三子，曹丕同母弟，封陈王，卒谥思，世称陈思王。早年以才学出众为曹操赏识，一度欲立为太子。及曹丕、曹叡相继为帝，备受猜忌压迫，郁郁而死。他的创作大致以曹丕即位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多为抒发建功立业的理想和抱负，后期主要表现受压抑的悲愤和哀伤。他的诗歌“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钟嵘《诗品》），对五言诗的发展有重要贡献，辞赋以《洛神赋》最为著名。有《曹子建集》。

杂诗

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1〕}。之子在万里^{〔2〕}，江湖迥且深^{〔3〕}。方舟安可极^{〔4〕}，离思故难任^{〔5〕}。孤雁飞南游，过庭长哀吟。翘思慕远人^{〔6〕}，愿欲托遗音^{〔7〕}。形影忽不见，翩翩伤我心。

【注释】

〔1〕北林：《诗·秦风·晨风》：“**鴼**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又，古人认为北方属阴。诗人用此乃兴怀人之哀愁。〔2〕之子：那人。〔3〕迥：远。〔4〕方舟：并舟。极：到达。〔5〕任：承当。〔6〕翘：悬。〔7〕遗音：捎个音讯。

【阅读提示】

此为怀人之作，极写相隔道路险远、音讯难通的痛苦哀怨。直抒胸臆，感情充沛，形象鲜明，尤其是起调“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悲慨而不失气势之阔大，笼罩全篇，富有冲击力，历来被称为警句。沈德潜云“陈思最工起调”（《古诗源》卷五），钟嵘言其“骨气奇高”（《诗品》），皆非过誉。

洛神赋^①

黄初三年^{〔1〕}，余朝京师^{〔2〕}，还济洛川^{〔3〕}。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4〕}。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5〕}，遂作斯赋。其辞曰：

余从京域^{〔6〕}，言归东藩^{〔7〕}。背伊阙^{〔8〕}，越**轘**轘^{〔9〕}，经通谷^{〔10〕}，陵景山^{〔11〕}。日既西倾，车殆马烦^{〔12〕}。尔乃税驾乎衡皋，秣^{〔13〕}驷乎芝田。容与乎阳林，流眄乎洛川^{〔14〕}。于是精移神骇，忽焉思散^{〔15〕}。俯则未察，仰以殊观^{〔16〕}。睹一丽人，于岩之畔^{〔17〕}。

迺援御者而告之曰^{〔18〕}：“尔有觐于彼者乎^{〔19〕}？彼何人斯？若此

之艳也！”御者对曰：“臣闻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则君王之所见也，无迺是乎〔20〕？其状若何？臣愿闻之。”

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21〕。荣曜秋菊，华茂春松〔22〕。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23〕。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24〕；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绿波〔25〕。秾纤得衷，修短合度〔26〕。肩若削成，腰如约素〔27〕。延颈秀项，皓质呈露〔28〕。芳泽无加，铅华弗御〔29〕。云髻峨峨，修眉联娟〔30〕。丹唇外朗，皓齿内鲜〔31〕。明眸善睐，辅靱承权〔32〕。环姿艳逸，仪静体闲〔33〕。柔情绰态，媚于语言〔34〕。奇服旷世，骨像应图〔35〕。披罗衣之璀璨兮，珥瑶碧之华琚〔36〕。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37〕。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38〕。微幽兰之芳蔼兮，步踟蹰于山隅〔39〕。于是忽焉纵体，以遨以嬉〔40〕。左倚采旄，右荫桂旗〔41〕。攘皓腕于神浒兮，采湍濑之玄芝〔42〕。

余情悦其淑美兮，心振荡而不怡〔43〕。无良媒以接欢兮，托微波而通辞〔44〕。愿诚素之先达兮，解玉佩以要之〔45〕。嗟佳人之信修，羌习礼而明诗〔46〕。抗琼琤以和予兮，指潜渊而为期〔47〕。执眷眷之款实兮，惧斯灵之我欺〔48〕。感交甫之弃言兮，怅犹豫而狐疑〔49〕。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50〕。

于是洛灵感焉，徙倚彷徨〔51〕。神光离合，乍阴乍阳〔52〕。竦轻躯以鹤立，若将飞而未翔〔53〕。践椒涂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54〕。超长吟以永慕兮，声哀厉而弥长〔55〕。

尔乃众灵杂遝，命俦啸侣〔56〕。或戏清流，或翔神渚〔57〕。或采明珠，或拾翠羽〔58〕。从南湘之二妃，携汉滨之游女〔59〕。叹匏瓜之无匹兮，咏牵牛之独处〔60〕。扬轻袿之猗靡兮，翳修袖以延佇〔61〕。体迅飞凫，飘忽若神〔62〕。凌波微步，罗袜生尘〔63〕。动无常则，若危若安〔64〕。进止难期，若往若还〔65〕。转眄流精，光润玉颜〔66〕。含辞未吐，气若幽兰〔67〕。华容婀娜，令我忘餐〔68〕。

于是屏翳收风，川后静波〔69〕。冯夷鸣鼓，女娲清歌〔70〕。腾文鱼以警乘，鸣玉鸾以偕逝〔71〕。六龙俨其齐首，载云车之容裔〔72〕。鲸鲵踊而夹毂，水禽翔而为卫〔73〕。于是越北沚〔74〕，过南冈，纤素领〔75〕，回清阳〔76〕，动朱唇以徐言，陈交接之大纲〔77〕。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78〕。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79〕。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80〕。无微情以效爱兮，献江南之明珰〔81〕。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82〕。忽不悟其所舍，怅神宵而蔽光〔83〕。

于是背下陵高，足往神留〔84〕。遗情想像，顾望怀愁〔85〕。冀灵体之复形，御轻舟而上沝〔86〕。浮长川而忘返，思绵绵而增慕〔87〕。夜耿耿而不寐〔88〕，沾繁霜而至曙。命仆夫而就驾，吾将归乎东路

〔89〕。揽**驂**辔以抗策，怅盘桓而不能去〔90〕。

【注释】

①《文选》李善注引《记》说，曹植汉末曾求甄逸女不遂，而为曹丕所得，植日思夜想，至于废寝忘食。后甄后被谗死。植此赋为有感于甄后而作，故初名《感甄赋》。后世多以为是小说家言，不足信。〔1〕黄初：魏文帝曹丕年号。黄初三年为公元222年。〔2〕京师：洛阳。据《三国志》曹植本传及其《赠白马王彪》诗序，曹植朝京师是在黄初四年。李善注：“此云三年，误。”〔3〕洛川：即洛水。〔4〕宓（fú）妃：《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收《上林赋》云“若夫青琴宓妃之徒”，唐司马贞《索隐》引如淳曰：“宓妃，伏羲女，溺死洛水，遂为洛水之神。”〔5〕感宋玉句：宋玉有《高唐赋》、《神女赋》，均记载与楚襄王对答梦遇巫山神女之事。〔6〕京城：京师地区。〔7〕言：语助词。东藩：东方藩国。黄初三年，植被立为鄄城（今山东鄄城）王。鄄城在洛阳东北，故称东藩。〔8〕北：背向。伊阙：山名，又名龙门山、阙塞山，在洛阳南。〔9〕轘（huán）轅：山名，在今河南偃师东南。山路险阻，凡十二曲，将去复还，故名“轘轅”。〔10〕通谷：山谷名，在洛阳城南。〔11〕陵：登。景山：在今河南偃师县。〔12〕殆：危险。烦：疲乏。马疲乏故车危险。〔13〕尔乃：于是就。税：舍，放置。税驾，犹停车。蘅：杜蘅，香草名。皋：水边高地。秣：饲。驷：原作一车四马解，此处即指马。芝田：种芝草的田。一说，地名。〔14〕容与：从容优游。阳林：地名。流眄（miàn，或读miǎn）：纵目四望。〔15〕骇：散。二句言正当游玩眺望之时，忽然精神恍惚，思绪分散。〔16〕以：犹“而”。二句言低头时还未见到什么，一抬头却发现了异常的现象。〔17〕畔：旁边。〔18〕迺：乃。援：拉。〔19〕觐（dī）：看见。〔20〕无迺：无乃。〔21〕翩：鸟疾飞貌，引申为摇曳飘忽之状。鸿：鸿鹄，天鹅。二句写洛神体态轻盈婉转。〔22〕荣：盛。曜：照耀。华：美。二句谓洛神如秋菊春松一样荣盛华美，光彩照人。〔23〕髣髴：同“仿佛”，若隐若现貌。飘飘：动荡不定。回：旋转。二句言洛神若隐若现，如轻云笼月；飘飘不定，如风旋雪花。〔24〕皎：洁白光明。〔25〕迫：靠近。灼：鲜明。淥（lù）：水清貌。〔26〕秣：肥。纤：细。衷：中。二句言洛神胖瘦高矮适中。〔27〕约：束。素：白色丝织品。此句谓洛神腰肢纤细柔软。〔28〕延、秀皆长义。皓：白。二句言洛神洁白的长颈露出衣领。〔29〕芳泽、铅华皆指妇女化妆用品。古代烧铅成粉，故称粉为铅华。两句写洛神不施脂粉。〔30〕峨峨：高貌。联娟：微曲貌。〔31〕朗：明。鲜：鲜洁。〔32〕眸（móu）：目瞳子。睐（lài）：顾盼。辅：面颊。靥（yè）：酒窝。权：颧。此谓颧下有酒窝承接。〔33〕瓌姿艳逸：谓洛神的姿态美艳而不俗。瓌，同“瑰”。仪静体闲：言洛神容止文静，体态娴雅。仪：仪态、容止。〔34〕绰：宽缓。此句言洛神说话的情态妩媚动人。〔35〕旷世：旷绝一世，犹言举世所无。骨像：骨法，人像。应图：与图画相应，意为画中人。〔36〕璫（cuǐ）：明净貌。珥（ěr）：插。瑶碧：美玉。琚（jū）：佩玉名。〔37〕翠：翡翠，绿色硬玉。〔38〕远游：履名。文履：有文饰的鞋。曳：拖。雾绡：轻细如云雾的绡。绡，一种丝织品。裾：裙裾。〔39〕微：香气微微散出。芳霏：香气。踟蹰：徘徊。〔40〕纵体：轻举貌。遨：游。嬉：游戏。〔41〕采旄：彩旗。旄，本指旗杆上用牦牛尾做的装饰品，此处即指旗。桂旗：用桂木做杆的旗。〔42〕攘：此言揜起衣袖。浒（hǔ）：水边地。为洛神游戏之地，故称神浒。湍濑：急流。玄芝：黑色的芝草。〔43〕淑：善。怡：悦。二句言自己悦爱洛神之善美，又恐不被接纳，

故心神动荡不乐。〔44〕接欢：通接欢爱之情。二句谓既无良媒通接欢情，只有托微波来传达言辞。〔45〕素：同“慤”，真情。要：同“邀”。〔46〕信修：确实修洁美好。羌：发语词。习礼明诗：谓有文化教养。〔47〕抗：举起。琼、琤（dì）：皆美玉。和：应和，应答。潜渊：犹深渊，指洛神所居之处。期：会。〔48〕眷眷：向往怀恋貌。欸：同“款”，欸实，即诚实。斯灵：指洛神。〔49〕李善注引《韩诗内传》说：郑交甫在汉水边遇二女，请其玉珮，得之，纳于怀中。但走了十步，发现玉珮没有了。回顾二女，也已不见。弃言：指二女之背弃信言。〔50〕静志：镇定情志。此句言收敛和悦的容颜，让自己冷静下来。申：施展。礼防：礼义的堤防，即受礼义的约束。自持：自我控制。〔51〕徙倚：犹低回，徘徊。〔52〕神光：言洛神的身影。离合：若隐若现。阴：暗。阳：明。〔53〕竦（sǒng）：耸。〔54〕椒：指花椒，香气浓烈的一种植物。涂：通“途”，道路。郁烈：浓烈。蘅：杜蘅，芳草名。薄：草丛生曰薄。〔55〕超：惆怅。永慕：长久地思慕。〔56〕杂遝（tà）：众多貌。命俦啸侣：犹言呼朋引类。〔57〕渚（zhǔ）：水中小洲。〔58〕拾翠：拾取翠鸟之羽。〔59〕湘二妃：据《列女传》，舜南巡，死于苍梧。他的二妃娥皇、女英往寻，自投湘水，遂为湘水女神。汉滨：汉水之滨。游女：指汉水女神。〔60〕匏（páo）瓜：星名，一名天鸡，独在河鼓星东。无匹：没有配偶。因匏瓜星不与他星相接，故云“无匹”。牵牛：星名。古代神话，牵牛、织女二星为夫妇，各处天河一侧，每年七月七日乃得一会，故云“独处”。〔61〕桂（guī）：妇女的上衣。猗靡：随风飘动貌。翳：遮蔽。延佇：久立。佇同“伫”。〔62〕体迅飞凫：身体往来比飞凫还快。凫，水鸭。〔63〕凌波微步：在水波上细步行走。〔64〕常则：固定的规则。〔65〕进止难期：或进或止，难以预期。〔66〕转眄流精：转眼顾盼之间流露出奕奕神采。〔67〕辞：言辞。〔68〕婀娜：轻盈柔美貌。〔69〕屏翳：风神名。川后：即河伯。〔70〕冯（píng）夷：河伯名。女媧：女神名，相传她曾炼石补天，发明笙簧。〔71〕文鱼：一种能飞的鱼。警乘：警卫车乘。玉鸾：车上的铃，作鸾鸟形，以玉为之。偕逝：一起离去。〔72〕俨（yǎn）：矜庄貌。齐首：齐头并进。云车：神以云为车。容裔：行貌，有高低起伏与闲暇自得二义，皆通。〔73〕鲸鲵（ní）：即鲸鱼，雄曰鲸，雌曰鲵。毂（gǔ）：车轮中心圆木，用以贯轴。此处指车。〔74〕沚（zhǐ）：水中小沙洲。〔75〕纡：回。素领：指洁白的颈项。此言回首相视。〔76〕清阳：指眉目之间。《诗·郑风·野有蔓草》：“有美一人，清扬婉兮。”谓眉目之间，宛然美好。清，指目。扬，一作“阳”，指眉。〔77〕大纲：指纲要。〔78〕当：遇到。一说，此句言自我怨恨在此壮盛之年不得与君相配合。〔79〕抗罗袂（mèi）：举罗袖。浪浪：泪流貌。〔80〕悼：伤悼。良会：欢会。〔81〕效爱：致相爱之意。珰（dāng）：耳珠。〔82〕太阴：众神之所居，所在非常幽远，故曰“太阴”。〔83〕不悟：不知。舍：止。宵：暗冥。一说通“消”，作“化”解。蔽光：隐去光彩。此言洛神神消光隐，使我惆怅。〔84〕背下陵高：背离低下之地而登高。〔85〕遗情：留情，情思留恋。〔86〕灵体：指洛神。复形：复现。御：驾。上汭（sù）：逆流而上。〔87〕长川：指洛水。慕：思念。〔88〕耿耿：心神不宁。《诗·邶风·柏舟》：“耿耿不寐”。〔89〕东路：东藩之路。〔90〕**骖**（fēi）：车旁的马。古代驾车之马，位置在中间的叫服，在两侧的叫骖或**骖**。这里泛指驾车的马。轡：马缰绳。抗策：举起马鞭。盘桓：犹徘徊，不进貌。

【阅读提示】

《洛神赋》赋咏人神之恋爱悲剧，就题材而言，并不鲜见。《离骚》写有灵均对宓妃的不成功的追求，寥寥数句，竟都是在说宓妃乖戾不化，依仗着自己的美貌而“骄傲”、“淫游”、“无礼”之类。宋玉《高唐赋》、《神女赋》，铺陈对神女深切的思慕，却杂有“自荐枕席”之类的褻慢。至于传说中的郑交甫遇汉水神女，虽有神女之解珮相赠，最终也是以交甫被神女诓骗收场。曹植作《洛神赋》则全部扬弃了这些内容。在他华茂的文笔之下，洛神衣饰状貌、容止神态之旷世难逢、荡人心魄，自不待言，洛神还是习礼明诗、纯洁钟情的。而且，人神之间的恋情发展也是一波三折：余（抒情主人公）悦爱洛神，托微波致意，解玉佩相赠，洛神感动于此，即回赠以琼琚，并与余期约。然余联想到交甫的遭遇，禁不住又犹豫狐疑起来，遭此变故，洛神彷徨哀吟不已。终于又会在一起言谈，但“人神之道殊”，别前洛神泪水长流，再次赠献珍异的耳珰，并自誓“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刹那间，洛神神消光隐，余则上下寻觅，中心如醉，耿耿不眠。把人与神微妙曲折的内心活动刻画得惟妙惟肖，宛若人间恋爱中的男女。而正如人间的女子一样，洛神也负载了更多的悲剧后果。至于《洛神赋》之主旨，联系到中国的诗赋传统和曹植的个人身世，则或系托之以寄寓对君王的思慕耶？

□阮 籍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曾任步兵校尉，也称阮步兵。“竹林七贤”之一。父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籍生活在政治斗争非常残酷的魏晋易代之际，以纵酒谈玄来消解苦闷、全身避祸。长于五言诗，有《咏怀》八十二首，多以比兴之法，隐晦曲折地抒发思想感情，内涵较难把握，大致为对黑暗政治的不满、有志难伸的苦闷、人生无常的惆怅、守正不阿的自励、远祸避世的自全，等等。钟嵘《诗品》评之曰：“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后世很多诗人追慕阮籍的这种作法，以致形成一种名为“咏怀”的创作传统。其文则以《大人先生传》最为著名。有《阮步兵集》。

咏怀诗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1〕}，清风吹我衿。孤鸿号外野^{〔2〕}，翔鸟鸣北林^{〔3〕}。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注释】

〔1〕帷：帷幔。鉴：照。此言月光照着薄薄的帷幔。

〔2〕号

(háo)：哀鸣。〔3〕北林，参见前曹植《杂诗》注〔1〕。

【阅读提示】

本诗是阮籍《咏怀》组诗的第一首，曲折而又强烈地抒发了生活在黑暗时代的苦闷彷徨无望：深夜失眠，虽有明月清风，却不能给人带来丝毫快意，只徒增凄清而已。起来弹奏一曲聊作消遣，却又被令人惊心的孤鸿飞鸟的哀号打断。徘徊之间，更是一片茫然无所见，只有忧伤牢牢地抓住寂寞的心。这样的夜，乃是现实的象征；诗人在这中夜的活动，也是其生存状态的写照。言近旨远，耐人寻味。钟嵘所谓“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正道出了阮诗的这种特色。

嵇 康

嵇康（223—262），字叔夜，谯国铨（今安徽宿县）人，曾为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竹林七贤”之一。博才多学，精通音乐，崇尚老庄。为人旷迈脱俗，刚肠疾恶，为司马氏所不容，终于被杀。其诗多为四言，风格清峻超逸。其文见解精辟，笔锋犀利，成就尤高。名作有《声无哀乐论》、《与山巨源绝交书》等。有《嵇中散集》。

赠兄秀才入军^{〔1〕}

息徒兰圃^{〔2〕}，秣马华山^{〔3〕}。流磻平皋^{〔4〕}，垂纶长川^{〔5〕}。目送归鸿，手挥五弦^{〔6〕}。俯仰自得，游心太玄^{〔7〕}。嘉彼钓叟，得鱼忘筌^{〔8〕}。郢人逝矣，谁与尽言^{〔9〕}？

【注释】

〔1〕《赠兄秀才入军诗》共有十八首，为嵇康赠其兄嵇喜从军的诗，本篇为其中的第十四首。〔2〕息：休息。徒：徒属。〔3〕秣马：喂马。〔4〕磻（bō）：结于箭身丝绳上的石块。流磻，射出带磻的箭以猎获。平皋：水边高地。〔5〕垂纶：垂下丝作的纶以钓鱼。〔6〕手挥五弦：弹五弦琴。〔7〕太玄：道。〔8〕筌：鱼筍，捕鱼的竹器。“筌”，一作“荃”，香草，可为鱼饵。《庄子·外物》：“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9〕《庄子·徐无鬼》言庄子经过惠子墓，哀叹失去可与自己切磋道理的对家。讲了一个匠人运斤成风，去掉郢人鼻端的白垩的寓言，叹曰：“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

【阅读提示】

诗人先是想像其兄嵇喜军务完毕的休闲情景：打猎垂钓、观景弹琴，悠

然自得，让人羡慕。随后却笔锋一转，叹息嵇喜在军营中，知音全无一个，透露了对他与司马氏合作、干禄求进的不满。事实上这样放情于山水之间也不可能是嵇喜的生活，而只是嵇康自己的生活与志趣的写照。全诗清远脱俗，辞采秀逸，毫无板滞之气，称得上四言诗的绝响。尤其是“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千古传诵，一直被看作魏晋风流的表现之一。

□ 陆 机

陆机（261—303），字士衡，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出身东吴世家，祖逊、父抗均为勋臣。后卷入晋贵族内部争斗的“八王之乱”中，被谗遇害。曾任平原内史，世称陆平原。与弟陆云文名重于当时，号称“二陆”。创作讲究辞藻骈偶，开六朝风气，内容却较为贫乏。名作有《赴洛道中作》、《猛虎行》、《文赋》等。尤其是《文赋》专力讨论文学创作问题，见解精辟，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重要文献。有《陆士衡集》。

赴洛道中作

远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广。振策陟崇丘^{〔1〕}，安辔遵平莽^{〔2〕}。夕息抱影寐^{〔3〕}，朝徂衔思往^{〔4〕}。顿辔倚嵩岩^{〔5〕}，侧听悲风响。清露坠素辉^{〔6〕}，明月一何朗。抚枕不能寐，振衣独长想^{〔7〕}。

【注释】

〔1〕振策：扬鞭。陟：登。崇丘：高山。〔2〕安辔：按住马缰绳，任马徐行。遵：沿。平莽：平野。〔3〕抱影：只跟自己的影子在一起。〔4〕徂（cú）：往。衔思：犹含悲。〔5〕顿辔：拉住马缰绳，使马停住。嵩：高。〔6〕素辉：月光。此言露水在月光里落下来。〔7〕振衣：抖动衣服，以去灰尘，这里指披衣而起。

【阅读提示】

《赴洛道中作》有二首，本篇为其二。描写客子旅途中所见景物和忧愁寂寞。展现其中的高山长川平野，悲风清露朗月，客子骏马孤枕，宛若一组山川行旅图画，引人遐思。视野开阔，观察细致，景中寓情。词藻华美，对仗工整。“清露坠素辉”句，尤为清奇。

□ 左 思

左思，字太冲，齐国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人。生卒年不详，约与陆机、潘岳等同时。博学能文，但出身寒门，仕进不得意，官止于秘书郎。曾以十年时间写成《三都赋》，豪贵之家，竞相传抄，一时洛阳为之纸贵。其诗现存十四篇，以《咏史》诗八首最为人推重，托古讽今，诉说怀抱，表达了对门阀制度的强烈不满，笔力矫健，情调高亢。钟嵘云其“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并有“左思风力”之誉（《诗品》）。另外，他的《招隐诗》、《娇女诗》也很可观。后人辑有《左太冲集》。

咏 史（二首）

其 一

郁郁涧底松^{〔1〕}，离离山上苗^{〔2〕}。以彼径寸茎^{〔3〕}，荫此百尺条^{〔4〕}。世胄躋高位^{〔5〕}，英俊沉下僚^{〔6〕}。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籍旧业^{〔7〕}，七叶珥汉貂^{〔8〕}。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9〕}。

【注释】

〔1〕郁郁：茂盛貌。〔2〕离离：下垂貌。山上苗：指山上初生的草木。〔3〕径寸茎：直径仅一寸的茎干。指山上苗。〔4〕荫：遮蔽。此：指涧底松。条：树枝。〔5〕世胄（zhòu）：世家子弟。躋（niè）：

登。〔6〕僚：低下的官职。〔7〕金张：指金日（mì）^碑（dī）和张汤两家族。金日^碑家自汉武帝到汉平帝，七代内侍（见《汉书·金日^碑传》）。张汤家自汉宣帝以后，有十余人为侍中、中常侍（见《汉书·张汤传》）。籍：同“藉”，依靠。旧业：先人的遗业。〔8〕七叶：七世。珥：插

戴。汉貂（diāo）：汉代侍中、中常侍等官帽上插貂鼠尾为饰。《汉书·金日^碑传赞》“七世内侍，何其盛也。”戴逵《释疑论》：“张汤酷吏，七世珥貂。”〔9〕冯公：冯唐，汉文帝时人，曾针砭时弊，举荐名将魏尚，但到年老还屈居郎官小职。伟：奇异，出众。招：指被皇帝征召重用。

【阅读提示】

左思的《咏史》诗共八首，大都借咏古人、古事，抒写自己的怀抱。本篇原列第二。写有才能而出身寒微的人只能屈居下位，而世族子弟却能凭借父兄的余荫居于高位，表现了作者对当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门阀制度的强烈不满。开篇即用“涧底松”和“山上苗”两个鲜明对立的形象作比，而后再由自然现象的不平，写到社会现象的不平，并引史事证之，说明这种不平由来已久。通体运用对比，激荡着一股郁勃不平之气。

其 二

皓天舒白日^{〔1〕}，灵景耀神州^{〔2〕}。列宅紫宫里^{〔3〕}，飞宇若云浮^{〔4〕}。峨峨高门内^{〔5〕}，蔼蔼皆王侯^{〔6〕}。自非攀龙客^{〔7〕}，何为歛来游^{〔8〕}。被褐出闾阖^{〔9〕}，高步追许由^{〔10〕}。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11〕}。

【注释】

〔1〕皓天：明亮的天空。舒：展现。〔2〕灵景：日光。神州：“赤县神州”的简称，指中国。〔3〕紫宫：本是星垣名，即紫微宫，这里借喻皇都。〔4〕飞宇：房屋的飞檐。〔5〕峨峨：高高的样子。〔6〕蔼蔼：盛多的样子。〔7〕攀龙客：指追随帝王以求仕进的人。〔8〕歛（xū）：忽。这句说，为什么忽然到这里来了呢？〔9〕被褐：穿着粗衣。褐：粗毛或粗麻织的短衣。闾阖（chānghé）：宫门。又晋时洛阳城有闾阖门。〔10〕高步：远走，远行。许由：尧时隐士，传说尧让帝位给他，他肯接受，便逃到箕山之下，隐居躬耕。〔11〕振衣：指扬去衣上的灰尘。仞：古代以七尺或八尺为一仞。濯（zhuó）：洗。二句言去除世俗之污垢。

【阅读提示】

本篇是《咏史》诗的第五首，表达作者鄙视尘俗，希望隐居高蹈的意志。诗的前半描写皇都壮丽、王侯列居。后半笔锋一转，写自己偶而来游，实无攀龙附凤之意，亟须离此尘秽。这首诗虽然写的是隐居之志，但丝毫没有通常归隐之作那种言不由衷和无可奈何。作者完全是带着对权贵的蔑视高歌而去。描写京都的富丽、侯门的尊贵，也只是用来反衬自己胸襟的高洁。“被褐”四句将一个飘然出世、神超志旷的隐士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最后两句更有“俯视千古”之气概，历来为人们所称道。

□ 干 宝

干宝，生卒年不详，字令升，新蔡（今河南新蔡）人。在东晋初年做过著作郎、散骑常侍等官。为“明神道之不诬”而著《搜神记》，所记多为神怪灵异之事，宣扬迷信，却保存了不少优秀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描写生动细致，为六朝志怪小说代表作品。今本由后人缀辑增益而成，已非原来面目。他还著有《晋纪》，当时称为“良史”。

搜神记·三王墓

楚干将莫邪为楚王作剑^{〔1〕}，三年乃成，王怒，欲杀之。剑有雌雄，其妻重身当产^{〔2〕}，夫语妻曰：“吾为王作剑，三年乃成；王怒，往必杀我。汝若生子，是男，大^{〔3〕}，告之曰：‘出户望南山，松生石上，剑在其背。’”于是即将雌剑往见楚王^{〔4〕}。王大怒，使相之^{〔5〕}，

剑有二，一雄一雌，雌来雄不来。王怒，即杀之。

莫邪子名赤，比后壮^{〔6〕}，乃问其母曰：“吾父所在？”母曰：“汝父为楚王作剑，三年乃成，王怒，杀之。去时嘱我：‘语汝子：出户望南山，松生石上，剑在其背。’”于是子出户南望，不见有山，但睹堂前松柱下，石低之上^{〔7〕}。即以斧破其背，得剑。日夜思欲报楚王^{〔8〕}。

王梦见一儿，眉间广尺^{〔9〕}，言欲报讎。王即购之千金^{〔10〕}。儿闻之，亡去，入山行歌^{〔11〕}。客有逢者。谓：“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将莫邪子也。楚王杀吾父，吾欲报之。”客曰：“闻王购子头千金，将子头与剑来，为子报之。”儿曰：“幸甚^{〔12〕}。”即自刎，两手捧头及剑奉之，立僵^{〔13〕}。客曰：“不负子也。”于是尸乃仆^{〔14〕}。

客持头往见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头也。当于汤镬煮之^{〔15〕}。”王如其言。煮头三日三夕，不烂。头踔出汤中^{〔16〕}，踔目大怒^{〔17〕}。客曰：“此儿头不烂，愿王自往临视之^{〔18〕}，是必烂也。”王即临之。客以剑拟王^{〔19〕}，王头随堕汤中；客亦自拟己头，头复堕汤中。三首俱烂，不可识别。乃分其汤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今在汝南北宜春县界^{〔20〕}。

【注释】

〔1〕干将莫邪：古代著名的铸剑者。一说，干将莫邪为二人，干将是夫，莫邪是妻。

〔2〕重（chóng）身：双身，怀孕。

〔3〕大：长大。

〔4〕将：携带。

〔5〕相：查看。

〔6〕比：及至，等到。

〔7〕

低：疑应作“砥”，柱下基石。“之上”，疑为衍文。

〔8〕报：报复、报仇。

〔9〕眉间广尺：两眉间宽大一尺。

〔10〕购：买。此言悬赏捉拿。

〔11〕亡去：逃亡而去。行歌：且走且歌。

〔12〕幸甚：太幸运了，好极了。

〔13〕立僵：指身躯僵硬，直立不倒。

〔14〕仆：倒下。

〔15〕镬（huò）：形似鼎而无足，秦汉时用作刑具，烹有罪者。

〔16〕踔（chuō）：跳跃。

〔17〕踔（zhì）目：疑“踔”应为“瞋”。

瞋目，张大眼睛。

〔18〕自往临视：亲自到镬旁观看。

〔19〕拟：比准，对准。

〔20〕汝南：郡名。北宜春县：在今河南省汝南县西南，西汉时名宜春，东汉时改作北宜春。

【阅读提示】

本篇叙述干将莫邪的儿子赤为父报仇的故事。楚王残暴不仁，将为其铸剑的干将处死。其子赤长大后决心报仇，楚王悬赏捉拿他，赤遂逃亡山中。路遇山中行客，客拔刀相助，赤不相疑，献出头颅，客果不相负，亦献出头颅，表现出重义轻死的高尚品格和反对暴政、报仇雪恨的坚强意志。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一说名潜，字渊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卒后朋友私谥“靖节”。出身于庶族寒门，祖上做过高官，但到了他时，家道早已中落。他的时代正当东晋和刘宋交替之际，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十分激烈，反动的门阀制度也达到了全盛时期，社会政治极度黑暗。他少有大志，二十九岁出仕，或仕或隐，做过江州祭酒、镇军参军等小官。至四十一岁时，在彭泽令任上，因不堪为五斗米折腰，挂冠而去，从此躬耕自资，再未出仕，晚年生活颇为穷困。他是我国田园诗的开创者，其诗现存一百二十二篇，大致分为咏怀与田园两类，充满了高远纯洁的志趣，意味隽永，“癯而实腴”（苏轼语），恬淡自然，但也不乏“金刚怒目”（鲁迅语）与消极颓废之作。他的辞赋与散文，成就也非常之高。与他同时的人们拘于时代风气，对他的创作不太重视，只把他当作一个隐逸之士，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多的人们发现了他的伟大，“拟陶”、“和陶”之作，代不乏人。无论他的创作还是他的精神，对后世都有深远的影响。有《陶渊明集》。

咏贫士

万族各有托^{〔1〕}，孤云独无依。暧暧空中灭^{〔2〕}，何时见余晖。朝霞开宿雾^{〔3〕}，众鸟相与飞^{〔4〕}。迟迟出林翮^{〔5〕}，未夕复来归^{〔6〕}。量力守故辙^{〔7〕}，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8〕}，已矣何所悲^{〔9〕}。

【注释】

〔1〕万族：万类。托：依托。〔2〕暧暧（ài）：昏暗不明貌。

〔3〕宿雾：夜雾。〔4〕相与飞：结伴而飞。〔5〕翮：羽茎，也指鸟翅。〔6〕未夕：不到晚上。〔7〕辙：车轮的行迹。故辙：借指旧的原则。〔8〕苟：假若。〔9〕已矣：算了吧。

【阅读提示】

本诗是《咏贫士》七首之第一首。晴空中漂浮的孤云，孤独无依，自生自灭，象征了诗人的处境与命运，也表达了远离尘嚣、保持高洁与自由的意志；结伴飞翔的众鸟，迟迟出林，未夕复归，则象征了诗人对于故乡家园的眷恋和对污浊官场的厌弃。然而这样的保持古道岂能免于饥寒交迫？但是面对举世皆浊的现实，又有什么可悲痛的呢。全诗借物起兴，抒写对于人生现实的认识和志趣，感伤而执著，令人感动。

读《山海经》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1〕}。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2〕}。同物既无虑^{〔3〕}，化去不复悔^{〔4〕}。徒设在昔心^{〔5〕}，良晨讵可待^{〔6〕}！

【注释】

〔1〕精卫：鸟名。传说是炎帝的小女，名女娃。溺死于东海。死后化为鸟，常衔西山木石以填东海。见《山海经·北山经》。〔2〕刑天：兽名。干：盾。戚：大斧。传说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仍舞动着干戚。见《山海经·海外西经》。〔3〕同物：同于异物。指女娃、刑天死去化为异物。无虑：没有顾虑。〔4〕化去：死去。〔5〕徒设：空有。在昔心：昔日的壮志。〔6〕讵(jù)：岂。

【阅读提示】

本篇为《读〈山海经〉》十三首之第十。为诗人读《山海经》后的一篇感怀诗。高度而形象地概括了“精卫填海”与“刑天争神”的神话故事，歌颂精卫和刑天至死不屈的精神，抒发时不我待、壮志成空的深沉感慨，反映了诗人尚有“金刚怒目”的一面。全诗以议论为主，情调慷慨，含义深刻，读来令人感奋。

归去来兮辞并序^{〔1〕}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缗无储粟^{〔2〕}，生生所资^{〔3〕}，未见其术^{〔4〕}。亲故多劝余为长吏^{〔5〕}，脱然有怀^{〔6〕}，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7〕}，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8〕}，遂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静^{〔9〕}，心惮远役^{〔10〕}。彭泽去家百里^{〔11〕}，公田之利^{〔12〕}，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13〕}，眷然有归欤之情^{〔14〕}。何则？质性自然^{〔15〕}，非矫励所得^{〔16〕}；饥冻虽切，违己交病^{〔17〕}。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18〕}。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19〕}。犹望一稔^{〔20〕}，当敛裳宵逝^{〔21〕}。寻程氏妹丧于武昌^{〔22〕}，情在骏奔^{〔23〕}，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24〕}。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25〕}！既自以心为形役^{〔26〕}，奚惆怅而独悲^{〔27〕}！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28〕}。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29〕}，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30〕}，恨晨光之熹微^{〔31〕}。

乃瞻衡宇^{〔32〕}，载欣载奔^{〔33〕}。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34〕}，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35〕}。倚南窗以寄傲^{〔36〕}，审容膝之易安^{〔37〕}。园日涉以成趣^{〔38〕}，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39〕}，时矫首而遐观^{〔40〕}。云无心以出岫^{〔41〕}，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42〕}，抚孤松而盘桓^{〔43〕}。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44〕}。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45〕}？悦亲戚之情话^{〔46〕}，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47〕}，将有事于西畴^{〔48〕}。或命巾车^{〔49〕}，或棹孤舟^{〔50〕}。既窈窕以寻壑^{〔51〕}，亦崎岖而经丘^{〔52〕}。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53〕}，感吾生之行休^{〔54〕}。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55〕}，曷不委心任去留^{〔56〕}，胡为乎遑遑兮欲何之^{〔57〕}？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58〕}。怀良辰以孤往^{〔59〕}，或植杖而耘耔^{〔60〕}。登东皋以舒啸^{〔61〕}，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62〕}，乐乎天命复奚疑^{〔63〕}！

【注释】

〔1〕归去来：即归去。“来”为语助词，无意义。〔2〕餠：同“瓶”，储存粮食的陶器。〔3〕生生：维持生活。前一“生”为动词。资：凭借。〔4〕术：法术。〔5〕长吏：县府中的丞。尉等，是县吏中较高的职位。〔6〕脱然：豁然。有怀：有此想法。〔7〕会有：恰逢。四方之事：出使之事。语出《论语·子路》：“使于四方。”此指乙巳岁三月，陶渊明为建威参军自江陵出使京都（建康）事。〔8〕诸侯：当指建威将军。“以惠爱为德”，盖谓允其另谋去就。家叔：当指陶渊明的叔父夔，曾为太常。〔9〕风波：军阀间的争战。〔10〕惮：畏惧。〔11〕彭泽：今江西彭泽县。〔12〕公田之利：供俸禄的公田的收益。〔13〕少日：不多几日。〔14〕眷然：心向往貌。欻：语助词。〔15〕质性：本性。〔16〕矫：矫情。励：激励。〔17〕违己：违背自己的意志。交病：犹言产生各种痛苦。〔18〕从人事：参与人事，指做官。皆口腹自役：都是为了口腹之欲而役使自己。〔19〕平生之志：指隐居之志。〔20〕一稔（rěn）：谷物一熟。〔21〕敛裳：收拾衣裳。宵逝：连夜离开。〔22〕寻：不久。程氏妹：嫁到程家的妹妹。〔23〕情在：理当。骏奔：急赴。〔24〕乙巳岁：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25〕芜：荒芜。胡：为何。〔26〕心为形役：心神为形体所驱使。〔27〕奚：为何。〔28〕谏：谏止，挽救。追：补救。二句语见《论语·微子》：“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29〕遥遥：摇动貌。轻飏：形容船行驶轻快。〔30〕征夫：行人。〔31〕熹微：光线微弱。〔32〕瞻：望见。衡宇：犹衡门。衡木为门，言居处简陋。衡，横。宇，屋檐。〔33〕载：且。〔34〕三径：《文选》李善注引《三辅决录》说：汉蒋诩隐居时，于房前竹下开了三条小路，只与求仲、羊仲两人来往，后人遂以三径指隐者的居所。径：小路。就荒：指长满杂草。〔35〕眄（miàn，或读miǎn）：斜视。柯：树枝。〔36〕寄傲：寄托高傲的志趣。〔37〕审：明白。容膝：仅足容膝，言居室之狭小。〔38〕园日涉以成趣：言每日去园中散步，自成乐趣。〔39〕策：持。扶老：手杖。流：周游。憩：休憩。〔40〕矫首：举首。遐观：远观。〔41〕岫：岩穴。〔42〕景：日光。翳翳（yì）：阴暗。入：日落。〔43〕盘桓：徘徊，环绕。〔44〕息交以绝游：杜绝交游而归隐。〔45〕驾言：指驾车出游。言，语助词。焉求：何求。〔46〕情话：充满关爱之情的话语。〔47〕春及：春至。〔48〕事：农事。畴：田亩。〔49〕巾车：有篷的车。〔50〕棹：划船的长桨，这里作动词用。〔51〕窈窕：幽深貌。〔52〕崎岖：山不平貌。〔53〕

善：喜，羡慕。〔54〕感：感慨。行休：即将结束。〔55〕已矣乎：算了吧。寓形宇内：寄寓形体于宇宙之内，即寄生于世。〔56〕曷：何。委心：随心。去留：生死。〔57〕遑遑：急急忙忙、心神不定的样子。何之：到哪里去。〔58〕帝乡：仙乡。〔59〕怀：思。〔60〕植：置。植杖，放掉手杖。耘：除草。耜（zǐ）：以土培壅（yōng）苗根。〔61〕皋：水边高地。舒啸：放声长啸。〔62〕聊：聊且。乘化：随顺大自然的运化。尽：终结，死亡。归尽，归于终结。〔63〕乐乎：乐于。奚疑：怀疑什么。

【阅读提示】

本篇为陶渊明辞去彭泽令后初归家园时所作。写他归来的喜悦之情和隐居田园的乐趣，表达了与污浊官场彻底决裂的态度，也流露了乐天安命的消极情绪。描写生动感人，如“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载欣载奔”，把诗人急迫归来和归来的狂喜摹写得如在目前。充满睿智的感悟，而又表现得非常自然，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寄深远之意于日常之景，令人回味无穷。文辞清新高华，音韵和谐流畅，富有旋律之美，洋溢着浓郁的诗意。不愧为一篇情、辞、理俱胜的传世佳作。

□谢灵运

谢灵运（385—433），祖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世居会稽（今浙江绍兴）。东晋名将谢玄之孙，十八岁袭封康乐公，世称谢康乐。刘宋灭晋，降封为侯爵。曾任永嘉太守、侍中、临川内史等职。出身于高门大族，博览群书，天资过人，对自己期许甚高，入宋后颇感失意，遂肆意遨游，并创作了大量的山水诗，终因谋反罪被杀。他的山水诗，富艳精工，时出秀句，生动展现了大自然的壮美奇丽，扭转了东晋以来玄言诗大畅的局面，因此他也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位开宗立派者。有《谢康乐集》。

登池上楼

潜虬媚幽姿^{〔1〕}，飞鸿响远音^{〔2〕}。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3〕}。进德智所拙^{〔4〕}，退耕力不任^{〔5〕}。徇禄反穷海^{〔6〕}，卧疴对空林^{〔7〕}。衾枕昧节候^{〔8〕}，褰开暂窥临^{〔9〕}。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嶔^{〔10〕}。初景革绪风^{〔11〕}，新阳改故阴^{〔12〕}。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13〕}。祈祈伤幽歌，萋萋感楚吟^{〔14〕}。索居易永久^{〔15〕}，离群难处心^{〔16〕}。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17〕}。

【注释】

〔1〕潜虬：有角的龙子。媚：这里有自我怜惜之意。幽姿：潜隐的姿
态。〔2〕飞鸿：高飞的鸿鹄。响远音：发出嘹亮悠远的鸣叫。薄霄：逼近云
霄，指鸿鹄。云浮：浮在云端。〔3〕栖川：栖息水中，指潜虬。作
（zuò）：惭愧。渊沉：潜沉于深渊。二句言鸿鹄高飞进取，虬龙沉潜全身，而自
己羁縻于尘世，进退不得，深感惭愧。〔4〕进德：增进德业。《周易·乾
卦》：“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智所拙：非智能所及。〔5〕退耕：退隐
务农。力不任：体力达不到。〔6〕徇禄：追求禄位。反：归，到。穷海：荒
僻的滨海之地，指永嘉。〔7〕卧病（ē）：卧病。空林：秋冬树叶凋零光
秃，故曰“空林”。〔8〕昧：不明白。此言卧病与衾枕为伍，觉察不到季节的
变化。〔9〕褰（qiān）：拉开。暂：暂且。窥临：临窗眺望。〔10〕岨
（qū）嶽（qīn）：山高貌。〔11〕景：日光。初景，初春的日光。革：革
除。绪风：余风，指冬天残余下来的寒风。〔12〕新阳：指新春，今春。故
阴：指去冬。〔13〕变：变换。指鸣禽种类有了变化。一说指禽鸟的鸣叫婉
转多变。〔14〕祈祈：众多貌。豳歌：《诗·豳风·七月》：“春日迟迟，采繁
祈祈，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萋萋：草茂盛貌。楚吟：《楚辞·招隐
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二句言看到春天的美好景色，引起了
对古人感伤春天情绪的共鸣。〔15〕索居：独居。易永久：容易感到日长，时
间过得慢。〔16〕处心：安心。〔17〕持操：保持高尚的节操。闷：烦
闷。《周易·乾卦》：“遯世无闷。”征：征验。二句言离群索居而能保持高尚情
操，岂独古人有之，亦可今日在我身上得到验证。

【阅读提示】

本诗作于诗人在永嘉（今属浙江温州市）太守任上。先写自己官场失
意、进退不得的尴尬，次写久病初起登池上楼，聆听大海的波澜，远眺海滨
的高山峻岭，近观园中的早春美景，流露出无限的感伤，也表达了在失意的
寂寞中保持节操的自信。全诗托物起兴，借景抒情，层次分明，描写细致生
动，语言精工秀丽。“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是其中的名句。

□刘义庆

刘义庆（403—444），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南朝宋武帝刘
裕之侄，袭封临川王，曾任荆州、南兖州刺史等职。性喜文学，门下
招聚不少才学之士。撰《世说新语》、《幽明录》等书。《世说新
语》为笔记小说集，本名《世说》，后世一般认为是刘义庆及其僚属
的集体编著。分为《德行》、《言语》、《文学》、《政事》等三十
六门。记述东汉末期到东晋的一些文人名士的轶事言谈，尤详于东
晋，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士族阶层的生活面貌和清淡风气，后
世仿作颇多。全书语言精练，善于通过一言一行刻画人物肖像和精神
面貌，意蕴深长。鲁迅云其“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下
至缪惑，亦资一笑”（《中国小说史略》第七篇）。梁刘孝标为之作
注，增其隽永，所引古书四百余种，今多不存，尤为后人所珍重。

世说新语（二则）

华歆王朗^{〔1〕}

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2〕}，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3〕}。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4〕}，正为此耳。既已纳其自托^{〔5〕}，宁可以急相弃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

【注释】

〔1〕本篇选自《世说》“德行”门。〔2〕华歆：字子鱼，汉桓帝时为尚书令，入魏后官至太尉，封博平侯。王朗：字景兴，汉末为会稽太守，入魏后官至司徒。〔3〕辄：即。难：为难。〔4〕疑：迟疑。〔5〕纳其自托：接受他的请托。

【阅读提示】

本篇记叙华歆、王朗在遇难中携拯他人的两种前后不同的态度。王朗在条件宽裕时，极愿别人搭乘；而一旦贼兵将近，便要丢弃别人。华歆则相反，在宽裕时想到可能的急迫，希望搭乘之人另寻逃路；在贼兵迫近时则携拯如初，决不相弃，表现了刻意为人着想的品格。两相比较，优劣自明。文字极为简约切要。

王子猷居山阴^{〔1〕}

王子猷居山阴^{〔2〕}，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3〕}，咏左思《招隐诗》^{〔4〕}。忽忆戴安道^{〔5〕}。时戴在剡^{〔6〕}，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经宿方至^{〔7〕}，造门不前而返^{〔8〕}。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注释】

〔1〕本篇选自《世说》“任诞”门。〔2〕王子猷：名徽之，字子猷，王羲之之子，初为桓温参军，后作过黄门侍郎。山阴，今浙江绍兴。〔3〕彷徨，这里有逍遥意。〔4〕左思《招隐诗》：“杖策招隐士，荒涂横古今。岩穴无结构，丘中有鸣琴。白雪停阴冈，丹葩曜阳林。”〔5〕戴安道：戴逵，字安道。博学多才，长于音乐、书画及佛像雕刻。不事权贵，终身不仕。〔6〕剡（shàn）：地名，在今浙江嵊州西南。〔7〕经宿：经过一夜。〔8〕造：到。

【阅读提示】

本篇记叙王子猷乘兴夜雪访戴、造门却不入的故事，寥寥数语，王子猷的神貌便毕现于眼前。像王子猷这样放诞任性、自得自在、不受常理束缚的作风，正是魏晋风度的典型表现。这个典故在后世流传很广，拘于礼节的人，往往认为王子猷在玩弄个性，而苦于人情的繁文缛节的人，则觉得他格外可爱。

□ 鲍 照

鲍照（414—466），字明远，东海（今江苏涟水）人。出身寒微。因向临川王刘义庆献诗言志被擢为国侍郎，其后作过秣陵令、永嘉令等。临海王刘子顼镇荆州，照任前军参军，世称“鲍参军”。刘子顼参与谋反失败，照亦为乱军所杀。鲍照诗文俱佳，作品多为怀才不遇的愤懑和对士族政治的不满。长于乐府诗，感情慷慨奔放，辞采丰赡瑰奇，尤擅七言歌行，一改前此七言诗的一韵到底而为隔句用韵和自由转韵，对七言诗的成熟与发展有杰出的贡献。在后世李白、高适、岑参等人的创作中，都可以看到他的积极的影响。有《鲍参军集》。

代出自蓟北门行^{〔1〕}

羽檄起边亭^{〔2〕}，烽火入咸阳^{〔3〕}。征骑屯广武^{〔4〕}，分兵救朔方^{〔5〕}。严秋筋竿劲^{〔6〕}，虏阵精且强^{〔7〕}。天子按剑怒，使者遥相望^{〔8〕}。雁行缘石径^{〔9〕}，鱼贯度飞梁^{〔10〕}。箫鼓流汉思^{〔11〕}，旌甲被胡霜^{〔12〕}。疾风冲塞起^{〔13〕}，沙砾自飘扬^{〔14〕}。马毛缩如蝟^{〔15〕}，角弓不可张^{〔16〕}。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投躯报明主^{〔17〕}，身死为国殇^{〔18〕}。

【注释】

〔1〕代：拟。《出自蓟北门行》为乐府旧题。〔2〕羽檄：古代的紧急文书。檄，即以木简为书，用以征召，如有急事，则插上鸟羽。边亭：边境上防守敌寇的城堡。〔3〕烽火：古时边防报警的烟火。咸阳：秦都城，此泛指京城。〔4〕征骑：征发的骑兵。屯：驻守。广武：今山西代县西。〔5〕朔方：今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一带。〔6〕严秋：深秋。筋：弓弦。竿：箭杆。劲：强劲。此言深秋气候干燥，故弓箭强劲有力。〔7〕虏阵：敌人的阵容。〔8〕遥相望：言其多，不绝于道。〔9〕雁行：军队排列如雁行。缘：沿。〔10〕鱼贯：士兵行进一个接一个，如游鱼前后相贯。飞梁：飞跨两山崖之间的桥梁。〔11〕箫鼓流汉思：箫鼓声中流露出对家国的思念。一说，思同“颺”，汉思即汉地的凉风，句意为箫鼓声流播于汉地的凉风。

中。〔12〕旌甲：旌旗、铠甲。被：覆盖。胡霜：胡地的风霜。〔13〕冲：冲击。〔14〕沙砾：沙和碎石。〔15〕蝟（wèi）：刺猬。此句言天寒马身体紧缩，马毛竖起来像刺猬一样。〔16〕角弓：用角装饰的弓。此句言天寒，士兵双手冻僵，拉不开弓。〔17〕投躯：投身。〔18〕国殇：为国战死的人。

【阅读提示】

本篇为鲍照拟乐府的名作。写边防紧急的军情、将士行军的艰苦和壮士报国的意志，兼及边塞的奇异风光。开篇气氛就极为紧张严峻，羽檄烽火，广武屯军，朔方救急，敌人兵强马壮，一场保家卫国的征战开始了！天子的威怒，使者的不绝于道，道路的险远，将士的乡思，箫鼓的悲凉，旌甲的胡霜，大漠的奇景，边地的苦寒……无一不预示着两军交锋的惨烈严酷。但是，这一切对于忠勇的将士们又算得了什么！“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真是掷地有声，尽显英雄本色。全诗场面纷繁却切换自如，形象鲜明，语言铿锵，情调高亢，气势雄健，表现出强大的艺术感染力，真乃盛唐边塞诗的开路先锋。

□刘 勰

刘勰，字彦和，生卒年不详，生平经历宋齐梁三朝。祖籍东莞莒县（今山东莒县），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早孤家贫，依沙门生活十余年，笃志好学，博通儒释经论，参与过佛经的整理工作。梁时作过几任小官，后为梁昭明太子延揽。晚年出家，不久圆寂。为扭转当时浮靡的文风，著《文心雕龙》，成于齐之末世，分上下两篇（编），共计五十篇。自《原道》至《辨骚》五篇为总论，反映了全书的基本思想。自《明诗》至《书记》二十篇为文体论。自《神思》至《隐秀》十五篇为创作论。自《指瑕》至《程器》九篇为批评论。最后一篇《序志》为总叙，说明自己的创作动机和全书的部署安排。《文心雕龙》初步建立了文学发展的历史的观念，比较全面地说明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总结了文学创作的经验，初步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全书体大思精，堪称六朝以前文学批评的全面总结，为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的杰出的巨著。现以黄叔琳注本和范文澜注本较为通行。

文心雕龙·情采〔1〕

圣贤书辞〔2〕，总称文章，非采而何〔3〕？夫水性虚而沦漪结〔4〕，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5〕。虎豹无文，则鞞同犬羊〔6〕；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7〕：质待文也。若乃综述性灵〔8〕，敷写器象〔9〕

，镂心鸟迹之中〔10〕，织辞鱼网之上〔11〕，其为彪炳，缙采名矣〔12〕。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13〕；二曰声文，五音是也〔14〕；三曰情文，五性是也〔15〕。五色杂而成黼黻〔16〕，五音比而成韶夏〔17〕，五性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18〕。《孝经》垂典，丧言不文〔19〕；故知君子常言，未尝质也〔20〕。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21〕，而五千精妙，则非弃美矣〔22〕。庄周云“辩雕万物”〔23〕，谓藻饰也。韩非云“艳采辩说”〔24〕，谓绮丽也。绮丽以艳说，藻饰以辩雕，文辞之变，于斯极矣。研味孝老〔25〕，则知文质附乎性情；详览《庄》《韩》，则见华实过乎淫侈〔26〕。若择源于泾渭之流，按轡于邪正之路〔27〕，亦可以驭文采矣。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28〕；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

昔诗人什篇〔29〕，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30〕，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31〕，志思蓄愤〔32〕，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33〕，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34〕，心非郁陶〔35〕，苟驰夸饰〔36〕，鬻声钓世〔37〕，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38〕，为文者淫丽而烦滥〔39〕。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40〕，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疎〔41〕，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42〕。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43〕。真宰弗存，翩其反矣〔44〕。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实存也〔45〕；男子树兰而不芳，无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实；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46〕？

是以联辞结采，将欲明理，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47〕。固知翠纶桂饵，反所以失鱼〔48〕。言隐荣华〔49〕，殆谓此也。是以衣锦褻衣，恶文太章〔50〕；贾象穷白，贵乎反本〔51〕。夫能设谟以位理〔52〕，拟地以置心〔53〕，心定而后结音〔54〕，理正而后摘藻〔55〕，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56〕，正采耀乎朱蓝〔57〕，间色屏于红紫〔58〕，乃可谓雕琢其章〔59〕，彬彬君子矣〔60〕。

赞曰〔61〕：言以文远〔62〕，诚哉斯验〔63〕。心术既形〔64〕，英华乃贍〔65〕。吴锦好渝〔66〕，舜英徒艳〔67〕。繁采寡情，味之必厌。

【注释】

〔1〕情：思想，感情。采：辞采。〔2〕书辞：著作。〔3〕文章本来就是花纹之意，所以反问“非采而何”。〔4〕沦漪：波纹。漪，一作猗，语气词。〔5〕文：指形式。质：指内容。〔6〕鞞（kuò）：去掉毛的皮。〔7〕资：凭借。〔8〕若乃：至于。综述性灵：即抒情。性灵，性情。〔9〕敷写器象：即状物。敷，铺陈。器，万物。〔10〕镂心：刻画思想感情。鸟迹：文字。传说仓颉见鸟兽之迹，受到启发，乃创造文字。〔11〕织辞：组织文辞。鱼网：指纸。《后汉书·宦者传》记蔡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弊布、鱼网以为纸”。〔12〕彪炳：文采焕发，照耀。缙采：文采

繁多。〔13〕形文：形之文。概指文章的炼字方面。〔14〕声文：声之文。概指文章的声律方面。五音：宫商角徵羽。〔15〕情文：情之文。五性：喜怒哀怨乐。按：王力主编《古代汉语》注认为以上“形文”、“声文”、“情文”之文为广义的文，三者分指绘画、音乐、辞章。〔16〕黼黻（fǔfú）：古代礼服上绣饰的花纹。白与黑相间的花纹，叫黼。黑与青相间的花纹叫黻。〔17〕比（bì）：并列，指配合在一起。韶夏：古代乐章名，这里泛指音乐美。〔18〕神理：天理。数：规律。〔19〕垂典：传下法则。〔20〕常言：平常所言。质：朴素无文。〔21〕信：真实。《老子》八十一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22〕五千：指《老子》，《老子》有五千言。〔23〕辩：巧言。雕：雕饰。《庄子·天道》：“辩虽雕万物，不自说（悦）也。”〔24〕艳采：艳丽的文采。范文澜、刘永济说当为“艳乎”。辩说：巧妙的言词。《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夫不谋治强之功，而艳乎辩说文丽之声。”〔25〕研：研究。味：品味。孝老：指《孝经》、《老子》。〔26〕庄韩：指《庄子》、《韩非子》。淫侈：凡事过分谓之“淫”或“侈”。〔27〕泾渭：泾水清，渭水浊，借作清浊的代称。《诗经·邶风·谷风》：“泾以渭浊。”（后来也有说渭水清泾水浊的。）按辔：按住缰绳停马不前。〔28〕铅：铅粉。黛：青黑色的颜料，用以画眉。盼倩：女子妍媚之态。盼，眼睛黑白分明。倩，口颊含笑。〔29〕诗人：指《诗经》的作者。什篇：篇什。《诗经》的雅和颂都以十篇为什（什，以十篇为一个单位）。后人泛称诗篇为“什篇”或“篇什”。〔30〕辞人：泛指汉代的辞赋家。〔31〕风雅：指《诗经》。〔32〕志思蓄愤：《毛诗序》：“诗人，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司马迁《报任安书》：“《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为也。”〔33〕讽：讽谏。此句出《毛诗序》：“吟咏性情，以讽其上。”〔34〕诸子之徒：指上言之“辞人”。〔35〕郁陶（yáo）：精神郁结貌。〔36〕夸饰：夸张修饰之辞。〔37〕鬻声钓世：相当于“沽名钓誉”。鬻，这里作“买”讲。〔38〕要：扼要。约：简约。〔39〕烦：多而乱。滥：泛滥。〔40〕忽：忽略。〔41〕体：体现。制：作品。疎：稀少。〔42〕轩冕：指官爵。轩，古大夫以上所乘之车。冕，古大夫以上所戴的礼帽。汎：泛，浮泛。皋壤：水边地，此指隐居。〔43〕几务：机务。指官府事务。人外：世外。〔44〕真：本性。宰：主宰。翩其反矣：适得其反。句出《诗经·小雅·角弓》。清人陈奂认为“翩”是“偏”的假借。〔45〕蹊（xī）：小路。〔46〕征：凭信。〔47〕辞诡：言辞虚伪。心：思想。理：道理。翳（yì）：掩蔽。〔48〕翠纶：翡翠装饰钓鱼的丝线。桂餌：用丹桂（肉桂）做的鱼饵。〔49〕言：这里指言语的真义。〔50〕衣（yì）锦衣（jiǒng）衣：穿着锦衣，外面再罩一件褻衣。褻，麻布衣。章：彰。〔51〕贲（bì）：卦名。“贲”有装饰之意。象：象辞。穷：极，终。《易经·贲》：“上九，白贲无咎。”象征着装饰到极点又返回到朴素。〔52〕设谋：布局。谟，通“谋”。又，“谟”，一作“模”。位：安置。理：思想。〔53〕拟地：布局。拟，酌量。地：地位。心：感情。〔54〕结音：连接声音，指组成篇章。〔55〕摛（chī）藻：铺陈辞藻。〔56〕博：博学。溺：淹没。〔57〕正采：正色。〔58〕间色：杂色，不正的色。屏（bǐng）：抛弃。红：粉红。〔59〕雕：刻金。琢：治玉。〔60〕彬彬：文质各半的样子。《论语·雍也》：“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赞：赞本为文体的一种，《文心雕龙》的赞则是概括全篇大意，作简单的总结。〔61〕言以文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62〕验：验证。〔63〕心术：内心的活动。形：表现。〔64〕贍：丰富。〔65〕吴锦：吴地出的锦。好（hào）渝：容易变质。〔66〕舜英：木槿花。木槿花朝开暮落，所以“徒

艳”。

【阅读提示】

本篇为《文心雕龙》第三十一篇。讨论了文章的思想内容（情、质、理、心）与辞采形式（文、采、辞）的关系。首先，刘勰不反对文，所谓“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文附于质，文是内容充美的结果。质也有赖于文，否则，内容再好也显示不出来。因此要讲究“形文”、“声文”和“情文”。而“文质附乎性情”，文的本源是情理，端正情则可以驾驭文。赞美“为情而造文”，批评“为文而造情”。提倡“文不灭质”、“文质彬彬”的境界。这些观点在当时整个时代“体情之制日疎，逐文之篇愈盛”的情况下，尤其难能可贵。采用当时流行的骈体文形式，文辞典雅华美，说理透彻，层次分明，逻辑性强，并善于借用形象化的事例，如言“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桃李不言而成蹊”、“男子树兰而不芳”等等。总之，文质彬彬。对于自己的主张，刘勰是已经完全做到了。

□江 淹

江淹（444—505），字文通，原籍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先世于晋室渡江时徙居江南。出身贫寒，自幼好学。历仕宋、齐、梁三朝，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封醴陵伯。文学成就主要取得于其仕途蹭蹬之际，官高位显之后，即遭“才尽”之讥。其诗多写慷慨之气，风格幽深奇丽，以《杂体诗》三十首最为著名；其赋多写愁怨悲恨之情，尤以《恨赋》、《别赋》传诵最广，感人至深，在当时流行的浮靡华艳风气之外，独树一帜。有《江文通集》。

别 赋

黯然销魂者^{〔1〕}，唯别而已矣！况秦吴兮绝国^{〔2〕}，复燕宋兮千里^{〔3〕}；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风兮暂起^{〔4〕}。是以行子肠断^{〔5〕}，百感凄恻。风萧萧而异响^{〔6〕}，云漫漫而奇色^{〔7〕}。舟凝滞于水滨^{〔8〕}，车逶迟于山侧^{〔9〕}。櫂容与而诘前^{〔10〕}，马寒鸣而不息。掩金觞而谁御^{〔11〕}，横玉柱而沾轼^{〔12〕}。居人愁卧，恍若有亡^{〔13〕}。日下壁而沉彩，月上轩而飞光^{〔14〕}。见红兰之受露^{〔15〕}，望青楸之离霜^{〔16〕}。巡曾楹而空掩^{〔17〕}，抚锦幕而虚凉。知离梦之踟躅^{〔18〕}，意别魂之飞扬^{〔19〕}。

故别虽一绪，事乃万族^{〔20〕}。

至若龙马银鞍^{〔21〕}，朱轩绣轴^{〔22〕}，帐饮东都^{〔23〕}，送客金谷^{〔24〕}。琴羽张兮箫鼓陈^{〔25〕}，燕赵歌兮伤美人^{〔26〕}，珠与玉兮艳暮秋，罗与绮兮娇上春^{〔27〕}。惊驷马之仰秣，耸渊鱼之赤鳞^{〔28〕}。造分手而衔涕^{〔29〕}，感寂寞而伤神。

乃有剑客惭恩〔30〕，少年报士〔31〕，韩国赵厕〔32〕，吴宫燕市〔33〕。割慈忍爱，离邦去里，沥泣共诀〔34〕，拔血相视〔35〕。驱征马而不顾，见行尘之时起。方衔感于一剑〔36〕，非买价于泉里〔37〕。金石震而色变〔38〕，骨肉悲而心死〔39〕。

或乃边郡未和，负羽从军〔40〕。辽水无极〔41〕，雁山参云〔42〕。闺中风暖，陌上草熏〔43〕。日出天而曜景，露下地而腾文〔44〕。镜朱尘之照烂，袭青气之烟煴〔45〕，攀桃李兮不忍别，送爱子兮沾罗裙。

至如一赴绝国，讵相见期？视乔木兮故里，决北梁兮永辞〔46〕，左右兮魄动，亲朋兮泪滋。可班荆兮赠恨〔47〕，惟樽酒兮叙悲。值秋雁兮飞日，当白露兮下时，怨复怨兮远山曲，去复去兮长河湄〔48〕。

又若君居淄右〔49〕，妾家河阳〔50〕，同琼佩之晨照〔51〕，共金炉之夕香。君结绶兮千里〔52〕，惜瑶草之徒芳〔53〕。惭幽闺之琴瑟〔54〕

，晦高台之流黄〔55〕。春宫闕此青苔色〔56〕，秋帐含此明月光，夏簟清兮昼不暮〔57〕，冬缸凝兮夜何长〔58〕！织锦曲兮泣已尽，回文诗兮影独伤〔59〕。

傥有华阴上士〔60〕，服食还仙〔61〕。术既妙而犹学，道已寂而未传〔62〕。守丹灶而不顾〔63〕，炼金鼎而方坚〔64〕。驾鹤上汉〔65〕，骖鸾腾天〔66〕。暂游万里，少别千年。惟世间兮重别，谢主人兮依然〔67〕。

下有芍药之诗〔68〕，佳人之歌〔69〕，桑中卫女，上宫陈娥〔70〕。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71〕，明月白露，光阴往来，与子之别，思心徘徊。

是以别方不定，别理千名，有别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夺神骇〔72〕，心折骨惊〔73〕，虽渊云之墨妙〔74〕，严乐之笔精〔75〕，金闺之诸彦〔76〕，兰台之群英〔77〕，赋有凌云之称〔78〕，辩有雕龙之声〔79〕，谁能摹暂离之状，写永诀之情者乎？

【注释】

〔1〕黯然：心神沮丧容色惨淡之貌。黯，深黑。销魂：丧魂落魄。

〔2〕秦：今陕西一带。吴：今江浙一带。绝国：相隔绝远之域。秦吴相隔绝远，故称“绝国”。〔3〕燕：今河北一带。宋：今河南东部。彼此相距千里。

〔4〕乍：忽然。一说与上“或”互文见义。〔5〕行子：出行的人。〔6〕萧萧：风声。〔7〕漫漫：无边际貌。〔8〕凝滞：停滞不前。〔9〕逌迟：行缓慢状。

〔10〕櫂（zhào）：长的船桨，此代指船。容与：徘徊不进貌。讵（jù）：岂。〔11〕掩：覆。金觞：金杯。御：进用。〔12〕横：引申为搁置。玉柱：玉作的琴瑟一类乐器的弦柱，这里代指琴瑟乐器。沾轼：泪水沾湿车前横木。

〔13〕恍：失意貌。亡：失。〔14〕壁：墙壁。沉彩：隐没光彩。轩：槛板，楼板。或曰为“屋檐之末”。飞光：光华照耀。

〔15〕红兰：据说兰至秋而转为红。〔16〕青楸：一种高大的落叶乔木。离：遭。〔17〕曾：高。楹：指房屋，屋一列为一楹。揜：

同“掩”。〔18〕踟蹰：行不进貌。此句为居人设想行人在梦中也踟蹰不前。〔19〕意：料想。飞扬：不安定状。此句也是居人设想行人的魂魄也不安定。〔20〕族：类。〔21〕龙马：马八尺以上古代称龙马。

〔22〕轩：古代车的一种。轴：车轴。这里也指车。〔23〕帐饮东都：西汉疏广、疏受告老还乡，公卿大夫故旧数百人，张帷帐设酒食为其饯行于长安东都门外。事见《汉书·疏广传》。〔24〕送客金谷：金谷，即晋石崇的金谷园，在洛阳西北。石崇《金谷诗序》称其“有别庐在河内县金谷涧中，时征西将军祭酒王栩当还长安，余与众宾共送涧中。”〔25〕羽：古代五音之一。羽声慷慨。张：开，弹奏。〔26〕燕赵歌：燕赵之歌，多慷慨。伤美人：言歌唱的美人也很悲伤。〔27〕上春：初春。二句言美人穿戴华丽，艳丽娇媚。

〔28〕秣：喂养。仰秣，指正在进食的马，仰起头来。耸：惊动。二句言马与鱼听到哀伤的音乐，也受到感动。《韩诗外传》：“昔伯牙鼓琴而渊鱼出听，瓠巴鼓瑟而六马仰秣。”〔29〕造：至，到。衔涕：含泪。〔30〕惭恩：犹感恩。因受别人的恩德而感到惭愧。〔31〕报士：报恩之士。〔32〕韩国：指聂政刺杀韩相侠累事。韩国严仲子与侠累有仇，严以百金结交聂政，聂感其意，辞其金为之刺杀侠累。赵厕：指豫让谋刺赵襄子事。豫让事晋智伯，很受尊宠，后智伯为赵襄子所灭。豫让遂变姓名为刑人，入赵襄子宫中涂厕，伺机刺杀赵襄子。〔33〕吴宫：指专诸刺杀吴王僚事。吴公子光谋夺吴王位，使专诸置匕首于鱼腹中，于筵席上刺杀吴王僚，专诸亦为吴王手下所杀。燕市：指秦荆轲刺秦王事。荆轲与高渐离在燕市上饮酒高歌，得燕太子丹恩遇，遂为之刺秦王。以上聂政等四侠客事见《史记·刺客列传》。〔34〕沥：下。诀：别。〔35〕拭（wèn）血：拭血。〔36〕衔感：铭记感念。

〔37〕“非买价”句：意为不是为了追求声名于地下。泉，地下。〔38〕“金石震”句：荆轲与秦舞阳见秦王时，秦王使卫士持戟夹陛而立，既而钟鼓齐发，舞阳大恐，面如死灰。金石，指钟、磬一类乐器。〔39〕“骨肉悲”句：聂政既杀侠累，恐连累家人，乃毁容自杀。韩取聂尸体暴于市，下令识其人者赏千金。很久，无人识。聂姊悲弟死名不彰，即于尸旁宣布其姓名，随即自杀。骨肉，指亲人。〔40〕羽：箭。〔41〕辽水：今辽宁省西部。无极：无边。

〔42〕雁山：雁门山，今山西省原平县西北。参云：高耸入云。〔43〕熏：香。明杨慎《秋林伐山》卷五：“佛经云：‘奇草芳花，能逆风闻熏。’”〔44〕曜景：闪耀光辉。景，日光。腾文：闪烁文采。〔45〕镜：照。朱尘：红尘。照烂：明亮灿烂。袭：侵袭。青气：春天郊野之气。烟（yīn）煴：同“氤氲”，云气笼罩貌。〔46〕决：决。梁：桥。〔47〕班：铺，布。荆：落叶灌木。《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载，伍举与声子相善，“伍举奔郑，将遂奔晋。声子将如晋，遇之于郑郊，班荆相与食，而言复故。”赠恨：此言亲友话别，所赠之物惟有悲痛遗憾。

〔48〕涓：水边。〔49〕溜：溜水。在今山东境内。溜右，溜水之西。〔50〕河阳：黄河之北。〔51〕琼佩：美玉之佩。〔52〕结绶：做官。绶，为系印章的带子。〔53〕瑶草：香草。女子自比。〔54〕“惭幽闺”句：言女子于丈夫走后，闲置琴瑟，故对琴瑟生有惭意。〔55〕晦：暗。流黄：黄绢，一种精细的丝织物。言女子无心纺织，流黄上落满灰尘。一说，黄绢常作帷幕，女子郁悒，帷幕落满灰尘也没有心思清除。〔56〕春宫：妇女居处。閼：同“闭”。〔57〕簟：席子。此句言夏日昼长。〔58〕钿：灯。凝：指灯光因寒冷而凝滞不亮。〔59〕“织锦曲”二句：苻秦时，秦州刺史窦韬被徙沙漠，与妻苏蕙别。蕙思之，织锦为回文诗寄赠。事见《晋书·列女传》。〔60〕恍（tǎng）：或。上士：士中之贤者，这里指求仙之士。《列

仙传》说魏人修芋于华阴山下石室里食黄精，后不知所在。〔61〕服食：服食丹药。“还仙”一作“还山”。〔62〕道已寂：犹言达到高妙境界。寂，静。〔63〕丹灶：炼丹的灶。不顾：不管世事。〔64〕方坚：意志正坚。〔65〕汉：银汉，银河。〔66〕骖鸾腾天：乘鸾凤升天。〔67〕谢：告辞。依然：依依貌。〔68〕芍药之诗：《诗经·郑风·溱

洧》：“洵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69〕佳人之歌：汉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70〕桑中卫女：《诗经·鄘风·桑中》：“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鄘也属卫地，故称桑中之女为卫女。上宫：卫地名。陈娥：也指卫女。〔71〕珪：上尖下方的瑞玉。〔72〕意夺神骇：心神散乱。骇，散。〔73〕心折骨惊：应是“心惊骨折”。作者为造语新奇而有意为之。〔74〕渊云：指王褒与扬雄，褒字子渊，雄字子云。均为西汉著名辞赋家。〔75〕严乐：指严安与徐乐。二人曾上书汉武帝，深得赞赏。〔76〕金闺：指汉金马门，汉武帝使学士待诏金马门以备顾问。彦：才能之士。〔77〕兰台：为汉代宫中藏书处，置兰台令史，掌典校图籍文书。〔78〕凌云之称：指司马相如。《汉书·司马相如传》记载，相如奏《大人赋》，汉武帝大悦，飘飘有凌云之气。〔79〕雕龙之声：指骆爽。《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战国齐人骆爽“采骆衍之术以纪文”。裴骃集解引刘向《别录》：“骆爽修衍之文，饰若雕镂龙文，故曰雕龙。”

【阅读提示】

开篇总说人世生离死别的悲伤，所谓“黯然销魂者”也。然后对各种类型人物的离情别绪加以铺陈，选取典型场景、典型细节，深切刻画了他们各自不同的心态和离别的不同特色。善于融情于景，突出人物的心理感受，哀切委婉。文辞典雅华美，对仗整饬，句法长短多变，声韵和谐，摇曳生姿，感人至深。

现代社会中，由于交通和通讯的发达，对于分别，人们似乎已经不那么重视，不那么惊心，但生死聚散总还是在发生，《别赋》还是引起无数人的共鸣。愿普天下的人们各得其所，幸福长寿，离别的哀吟不再响起！

□谢 朓

谢朓（464—499），字玄晖，祖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世居京邑（建康，今南京）。与谢灵运同族，人称“小谢”。初为爱好文学的南齐竟陵王所延揽，为“竟陵八友”之一。后任宣城太守、吏部侍郎等职，世称“谢宣城”。终因被诬，下狱致死。谢朓是“永明体”诗歌（也称“新体诗”）的开创者之一，探究声律与对仗，为律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其诗以山水诗见长，风格清新秀丽，刻画细致传神，对唐代诗人有很大影响。有《谢宣城集》。

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桥〔1〕

江路西南永，归流东北骛^{〔2〕}。天际识归舟^{〔3〕}，云中辨江树。旅思倦摇摇^{〔4〕}，孤游昔已屡。既欢怀禄情^{〔5〕}，复协沧州趣^{〔6〕}。嚣尘自兹隔^{〔7〕}，赏心于此遇^{〔8〕}。虽无玄豹姿，终隐南山雾^{〔9〕}。

【注释】

〔1〕之：往，到。宣城：古郡名，在今安徽省宣州市。新林浦：在今南京市西南。板桥：在新林浦南。〔2〕永：长。归流：归海的江流。骛：奔驰。二句言江水向东北奔流，归向大海，自己逆水行舟，向西南而去。〔3〕归舟：回归京城的船。〔4〕摇摇：心情恍惚的样子。〔5〕怀禄：怀恋禄位。〔6〕协：协调。沧州：沧江幽僻之处，为隐者所居。〔7〕嚣尘：嘈杂的尘世。〔8〕赏心：赏心之事。〔9〕“虽无”二句：《列女传》说，南山有玄豹，隐于雾中七日不食，欲以润泽其毛，成其文章。犬豕则不能隐，一旦肥壮，就遭到了屠宰之祸。

【阅读提示】

本诗是作者从建康（南京）出发赴宣城太守任途中所作。东归的大海，回京的船帆，都与自己背道而驰，虽然江行所见景色十分美丽，但想到这样的独自旅行已经很多次了，心中还是忍不住涌起一些惆怅。但诗人转念一想，离朝外放不也是非常可喜的吗？既不耽搁领取俸禄，还可以实现隐居的志趣。虽然才能不高，却也可以因此躲过一些大祸啊。全篇充满了对于宦游的厌倦、畏惧和无奈。善于借景抒情，语言明净清丽。“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历来为人称道。

□酈道元

酈道元（？—527），字善长，范阳涿鹿（今河北怀来）人。曾任北魏安南将军、御史中尉等职，后以谗出为关右大使。值雍州刺史萧宝夤谋反，疑道元奉使袭己，遣将害之。《水经》旧传为汉桑钦所著，记述全国水路，但过于简略，酈以自己丰富的调查实录并博采四百多种文献为之作注，撰成《水经注》四十卷，以简洁精美的文笔，叙述了大小一千多个水道的源流经历及沿岸山川景物和风土人情，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对后世游记文学影响也很大。

水经注·江水·三峡^{〔1〕}

江水又东，迳巫峡^{〔2〕}，杜宇所凿以通江水也^{〔3〕}。郭仲产云^{〔4〕}：“按《地理志》，巫山在县西南。”而今县东有巫山，将郡县居治无恒故也^{〔5〕}。江水历峡东，迳新崩滩。此山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崩，晋太元二年又崩。当崩之日，水逆流百余里，涌起数十丈。今滩上有

石，或圆如箬〔6〕，或方似屋，若此者甚众，皆崩崖所陨〔7〕，致怒湍流〔8〕，故谓之“新崩滩”。其颓崖所余，比之诸岭，尚为竦桀〔9〕。其下十余里，有大巫山，非惟三峡所无，乃当抗峰岷、峨〔10〕，偕岭衡、疑〔11〕。其翼附群山，并概青云，更就霄汉〔12〕，辨其优劣耳。……西，即巫山者也。其间首尾百六十里，谓之巫峡，盖因山为名也。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迭嶂〔13〕，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14〕，不见曦月〔15〕。至于夏水襄陵〔16〕，沿泝阻绝〔17〕。或王命急宣〔18〕，有时朝发白帝〔19〕，暮到江陵〔20〕，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21〕。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22〕，

回清倒影〔23〕。绝巘多生怪柏〔24〕，悬泉瀑布，飞漱其间〔25〕。清荣峻茂〔26〕，良多趣味〔27〕。每至晴初霜旦〔28〕，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29〕，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30〕，猿鸣三声泪沾裳！”〔31〕

……江水又东，迳狼尾滩，而历人滩〔32〕。〔袁山松曰〔33〕：“二滩相去二里。人滩水至峻峭。南岸有青石，夏没冬出，其石嵌崿〔34〕，数十步中悉作人面形，或大或小，其分明者，须发皆具，因名曰人滩也。”〕

江水又东，迳黄牛山下，有滩名曰黄牛滩。〔南岸重岭迭起，最高高崖间有石，色如人负刀牵牛〔35〕，人黑牛黄，成就分明〔36〕。既人迹所绝，莫得究焉。此岩既高，加以江湍纡洄〔37〕，虽途迳信宿〔38〕，犹望见此物，故行者谣曰：“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言水路纡深，回望如一矣。〕

江水又东，迳西陵峡。《宜都记》曰〔39〕：“自黄牛滩东入西陵界至峡口百许里，山水迂曲，而两岸高山重障，非日中夜半，不见日月，绝壁或千许丈，其石采色形容，多所像类〔40〕。林木高茂，略尽冬春〔41〕。猿鸣至清，山谷传响，泠泠不绝。所谓三峡，此其一也。山松言：常闻峡中水疾，书记及口传悉以临惧相戒〔42〕，曾无称有山水之美也。及余来践跻此境〔43〕，既至欣然，始信耳闻之不如亲见矣。其叠嶂秀峰〔44〕，奇构异形，固难以辞叙。林木萧森〔45〕，离离蔚蔚〔46〕，乃在霞气之表〔47〕。仰瞩俯映，弥习弥佳〔48〕，流连信宿，不觉忘返。目所履历〔49〕，未尝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观，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於千古矣。”〔50〕

【注释】

- 〔1〕指长江上游的瞿塘峡、巫峡、西陵峡。本篇为节录。〔2〕迳：经。〔3〕杜宇：古蜀帝。〔4〕郭仲产：南朝宋人，曾任荆州从事。著有《荆州记》二卷。〔5〕将：大概。居治：郡县治所。〔6〕箬：古代盛饭的圆形竹器。〔7〕陨：陨落。〔8〕怒：激怒。〔9〕竦桀：高

峻特出。〔10〕岷、峨：指岷山和峨眉山，均在四川省。〔11〕衡、疑：指衡山和九疑山，均在湖南省。〔12〕翼附：侧旁附从。概：平。此言为大巫山所遮蔽的旁边的群山也都是高插云霄的。〔13〕嶂：山峰。〔14〕停午，中午。夜分，半夜。〔15〕曦：日光。〔16〕襄：上。陵：大土山。语出《尚书·尧典》：“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17〕沿：顺流而下。泝：逆流而上。〔18〕或：有时。宣：宣布，传达。〔19〕白帝，白帝城，在今重庆市奉节县东。〔20〕江陵：今湖北省江陵县。〔21〕奔：指马。以：据赵一清《水经注刊误》，当作“似”。〔22〕素湍：白色的急流。潭：深水。〔23〕回：回旋。清：清光。倒：倒

映。影：物影。〔24〕绝巘（yǎn）：极高的山峰。〔25〕漱：冲刷。〔26〕清荣峻茂：水清木荣山高草茂。〔27〕良：甚。〔28〕晴初：雨后初晴。霜旦：下霜的早晨。〔29〕属：连续。引：延长，此言猿声连续不断。凄异：凄凉异常。〔30〕巴东：东汉郡名，治所在今重庆市奉节县一带。〔31〕按：据近人熊会贞发现，本段为盛弘之《荆州记》文，见于宋《太平御览》五十三所引。暂存疑。〔32〕历：经历。〔33〕袁山松：东晋人，曾任吴郡太守，著《后汉书》百篇。自此以下，原本为小字，加以方框，下仿此。〔34〕钦崱（qīnyín）：高峻貌。〔35〕色：景象。〔36〕成就：指人、牛的形状色彩。〔37〕江湍：长江急流。〔38〕信宿：两晚，再宿为“信”。〔39〕《宜都记》：或指袁山松《宜都山川记》。〔40〕类：类似。〔41〕略尽：历尽。〔42〕书记：指书本记载。〔43〕践跻：登临。〔44〕崿（è）：山崖。〔45〕萧森：树木错落耸立状。〔46〕离离蔚蔚：繁荣昌盛。〔47〕霞气之表：烟霞云气之外。〔48〕弥习弥佳：越近越佳。习，近。〔49〕目所履历：眼睛看到的。〔50〕此句言假若山水有神灵，也应当惊喜千年来逢到我这个知己。

【阅读提示】

本文选自《水经注》卷四《江水》。作者自己的文字与所引各类南方山水志水乳交融，描写了三峡中的巫峡、西陵峡一带的险峻清幽壮丽的风光。叙述井然有序。骈散相间，语言流畅。尤其是所引《宜都记》等南方山水志文字，观察细腻，刻画生动，笔调清丽，如诗如画。这些山水志现在多已亡佚，今日尚得窥其吉光片羽，实赖《水经注》之辑录。

□ 萧 统

萧统（501—531），字德施，小字维摩，南朝梁武帝的太子。两岁时立为太子，长大后博览群书，喜延揽才学之士研讨，并从事著述，年三十一，病卒，谥昭明，世称“昭明太子”，他的著述以《文选》三十卷（今本分六十卷）最有名。这部书集先秦至梁代的诗文很多，包括各种文体的代表作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章总集，唐以后很受世人重视。

文选序

式观元始^{〔1〕}，眇觐玄风^{〔2〕}，冬穴夏巢之时，茹毛饮血之世^{〔3〕}，世质民淳，斯文未作^{〔4〕}。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5〕}，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6〕}文之时义远矣哉^{〔7〕}！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8〕}？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凜^{〔9〕}。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10〕}，变其本而加厉^{〔11〕}。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12〕}。

尝试论之曰：《诗序》^{〔13〕}云：“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至于今之作者，异乎古昔。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14〕}。荀宋表之于前^{〔15〕}，贾马继之于末^{〔16〕}。自兹以降，源流寔繁^{〔17〕}。述邑居则有“凭虚”“亡是”之作^{〔18〕}，戒畋游则有《长杨》《羽猎》之制^{〔19〕}。若其纪一事，咏一物，风云草木之兴，鱼虫禽兽之流，推而广之，不可胜载矣。

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20〕}，臣进逆耳^{〔21〕}，深思远虑，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伤，壹郁之怀靡愜^{〔22〕}。临渊有“怀沙”之志^{〔23〕}，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

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24〕}。《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25〕}；桑间濮上，亡国之音表^{〔26〕}。故风雅之道，粲然可观^{〔27〕}。自炎汉中叶^{〔28〕}，厥涂渐异^{〔29〕}，退傅有“在邹”之作，降将著“河梁”之篇^{〔30〕}。四言五言，区以别矣。又少则三字^{〔31〕}，多则九言，各体互兴，分镳并驱^{〔32〕}。颂者，所以游扬德业^{〔33〕}，褒赞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谈^{〔34〕}，季子有“至矣”之叹^{〔35〕}。舒布为诗，既言如彼^{〔36〕}；总成为颂，又亦若此^{〔37〕}。次则箴兴于补阙^{〔38〕}，戒出于弼匡^{〔39〕}，论则析理精微，铭则序事清润^{〔40〕}，美终则诛发

兴^{〔42〕}。又诏诰教令之流^{〔43〕}，表奏牋记之列^{〔44〕}，书誓符檄之品^{〔45〕}，吊祭悲哀之作^{〔46〕}，答客指事之制^{〔47〕}，三言八字之文^{〔48〕}，篇辞引序^{〔49〕}，碑碣志状^{〔50〕}，众制锋起^{〔51〕}，源流间出^{〔52〕}。譬陶匏异器^{〔53〕}，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54〕}，俱为悦目之玩。作者之致，盖云备矣。

余监抚余闲^{〔55〕}，居多暇日。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56〕}，移晷忘倦^{〔57〕}。自姬汉以来，渺焉悠邈^{〔58〕}，时更七代，数逾千祀^{〔59〕}。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60〕}；飞文染翰，则卷盈乎湘帙^{〔61〕}，自非略其芜秽^{〔62〕}，集其清英^{〔63〕}，盖欲兼功，太半难矣^{〔64〕}。

若夫姬公之籍^{〔65〕}，孔父之书^{〔66〕}，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67〕}，孝敬之准式^{〔68〕}，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69〕}？老庄之作，管孟之流^{〔70〕}，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

又以略诸。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71〕，谋夫之话，辨士之端〔72〕，冰释泉涌〔73〕，金相玉振〔74〕。所谓坐狙丘，议稷下〔75〕，仲连之却秦军〔76〕，食其之下齐国〔77〕，留侯之发八难〔78〕，曲逆之吐六奇〔79〕，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80〕，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81〕，而事异篇章〔82〕，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83〕，亦已不同。若其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84〕，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85〕，杂而集之。远自周室，迄于圣代〔86〕，都为三十卷〔87〕，名曰《文选》云耳。

凡次文之体〔88〕，各以汇聚〔88〕。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90〕；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

【注释】

〔1〕式：句首语气词。元始：原始时代。〔2〕眇：远。觐（dì）：见。玄风：远古的风俗、风气。〔3〕《礼记·礼运》：“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4〕质：质朴。淳：淳厚。斯文：指文章。作：兴起。〔5〕逮：及，到。书契：指文字。结绳：上古用绳子打结以记事。〔6〕语见《周易·贲（bì）》。化成：教化人民使有成就。〔7〕时义：时代的意义，作用。《周易·随》：“随之时义大矣哉。”〔8〕椎轮：无辐无辋的车，是极原始简陋的车。大辂（lù），天子所乘的车。质：朴质。〔9〕增冰：即层冰，等于说厚冰。曾微：曾无，并没有。凜：冷。〔10〕踵：继。华：文饰。〔11〕变其本：变了它本来的样子。加厉：加甚，这里等于说更加寒冷。〔12〕悉：知道。〔13〕《诗序》：指《毛诗序》。〔14〕意谓赋本《诗》“六义”之一，后来沿用而成为一种文体的名称。〔15〕荀：指荀卿。宋：指宋玉。《汉书·艺文志》载荀卿赋十篇，宋玉赋十六篇。〔16〕贾：指贾谊。马：指司马相如。〔17〕寔：同“实”。〔18〕“凭虚”：指张衡的《西京赋》。《西京赋》首句云：“有凭虚公子者……”托凭虚公子述西京咸阳。“亡（wú）是”：指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上林赋》首句云：“亡是公听然而笑曰……”。托亡是公夸上林苑。〔19〕畋（tián）：打猎。《长杨》《羽猎》：指扬雄作的《长杨赋》、《羽猎赋》。〔20〕君：指楚王。匪：非。从流：从善如流。〔21〕臣：指屈原。逆耳：不顺耳。〔22〕耿介：守正不阿。壹郁：抑郁。靡愬：无处申诉。〔23〕怀沙：指怀石自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作《怀沙》之赋，然后怀石自投汨罗江而死。吟泽有“憔悴”之容：《楚辞·渔父》：“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24〕中：内心。形：表现。语出《毛诗序》。〔25〕《关雎》《麟趾》：分别为《诗·周南》始篇与末篇，用来代表《周南》。正始之道：正其初始的大道。《毛诗序》：“《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26〕濮上：濮水之上。桑间：地名，在濮阳南。均在今河南濮阳一带。《礼记·乐记》：“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27〕风雅：指《诗经》中的《国风》与《小雅》、《大雅》。粲然：鲜明貌。〔28〕炎汉：古人以五行相克，认为汉是火德，故称炎汉。〔29〕厥：其。涂：途。〔30〕退傅有“在邹”之作：“退傅”指西汉韦孟，为楚元王、夷王及王戊祖孙三代之傅，戊荒

淫无道，韦孟作《讽谏诗》，后来退位在邹，又作了一篇，名为《在邹》，都是四言体诗。其事附见《汉书·韦贤传》。降将著“河梁”之篇：“降将”指李陵。相传李陵送别苏武于河梁之上，作诗三首，为五言诗体，其中有“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之句。

〔31〕据《文选》吕向注，三言诗起于西晋夏侯湛，九言诗起于曹丕孙曹髦。

〔32〕分镳并驱：比喻不同的诗体同时并起。镳（biāo），马勒。

〔33〕游扬：称扬。〔34〕吉甫：指尹吉甫，周宣王臣。穆若：穆如。穆，和。《诗经·大雅·烝民》为尹吉甫所作，通篇赞仲山甫，有“吉甫作颂，穆如清风”之句。

〔35〕季子：指春秋时的吴公子季札。《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季札聘于鲁，观乐，鲁为他歌《颂》，乃赞叹说：“至矣哉！”

〔36〕舒布为诗：展示，铺陈。“舒”、“诗”双声，这是声训，从声音上解释。

彼：指《诗经》中的国风、雅及汉中叶以后的诗。〔37〕总成为

颂：“颂”、“总”叠韵，这也是声训，从声音上解释。此：指《诗经》中的《颂》和汉代以后的颂。

〔38〕箴：用以规诫劝告的一种文体。补阙：弥补缺失。

〔39〕戒：用以警戒的一种文体。弼：辅助。匡：纠正。〔40〕

铭：用以称扬功德或申明鉴戒的一种文体。〔41〕美终：赞扬死者。谏：用

以累列死者生前功绩而加以称扬的一种文体。〔42〕**赞**：用以称人之美的一种文体，可能与图像有关。

〔43〕诏诰教令：四种文体。诏，皇帝的诏书。诰，皇帝对臣下的一种训诫或勉励的文告。教，诸侯王公的文告。令，诸侯王公的书信。

〔44〕表奏牋记：四种文体。表，臣对君有所陈请的书信。奏，进之于君以言事的书信。牋（jiān），下属对上级的书信。记，又叫奏记，也是下属对上级的书信。据《文心雕龙·书记》：“公府奏记，郡将奏牋。”

〔45〕书誓符檄：四种文体。书，书信。誓，誓师的文告。符，用以传达命令或声讨的文体。檄，用以征召晓谕或声讨的文体。

〔46〕吊祭悲哀：三种文体。吊，吊文。祭，祭文。哀，哀文。

〔47〕答客：借客人问难而抒发怀抱的一种文体。指事：即“七”体。枚乘的《七发》以七件事启发太子，所以称“指事”。

〔48〕三言八字：大概指二种隐语。骆鸿凯《文选学》：“疑即《文章缘起》所谓‘离合体’也。《古微书》引《孝经援神契》曰：‘宝文出，刘季握。卯金刀，在轸北。字禾子，天下服。’是三言之文也。”《后汉书·曹娥传》注引《会稽录》：“邯郸淳作《曹娥碑》，援笔而成，无所点定。其后蔡邕又题八字曰：‘黄

绢幼妇，外孙**鞞**（jī）曰’，是八字之文也。”按：合“卯金刀”为刘，合“禾子”为季，刘季即刘邦。据《世说·捷悟》，“黄绢”八字意为“绝妙好辞”。〔49〕篇

辞引序：四种文体。篇，诗篇，可能属于乐府。辞，《文选》有辞一类，收有汉武帝《秋风辞》、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引（yǐn），歌曲的一种。序，用以陈述作者旨意的文体。

〔50〕碑碣志状：四种文体。碑，碑文。碣（jié），也是碑文之类。志，墓志，记死者年代行事。状，行状，叙述死者德行。

〔51〕锋起：同“蜂起”。形容众多。〔52〕间（jiàn）：间杂，交错。此句言许多文体的源与流相互交错着出现。

〔53〕陶：指陶埙（xūn）。匏

（páo）：指笙。笙以匏（葫芦）为座，上设簧管。〔54〕黼黻（fǔfú）：古代礼服上绣饰的花纹。白与黑相间的花纹叫黼。黑与青相间的花纹叫黻。

〔55〕监：指监国，皇帝外行，太子代摄朝政。抚：指抚军，太子随从皇帝巡行外地。

〔56〕心游目想：即“心想目游”，古人的一种修辞。〔57〕晷

（guǐ）：日影。移晷，移时。〔58〕姬：指周代。周天子姬姓。渺、悠、邈，都是久远的意思。

〔59〕七代：指周、秦、汉、魏、晋、宋、齐。祀：年。

〔60〕缥（piāo）：青白色的帛。缥囊，指青白色的帛做的书袋。

〔61〕染翰：用笔蘸墨。翰，笔。“飞文染翰”意为才思敏捷，下笔迅速。緌：浅黄色的帛。帙：书套。

〔62〕自非：若非。略：删略。芜秽：指不好的文

章。〔63〕清英：指好文章。〔64〕功：事。〔65〕姬公：指周公旦。〔66〕孔父：指孔子。〔67〕奥：奥妙。〔68〕准式：准式法则。〔69〕重（chóng）：加。芟夷：本指除草，此言删削。〔70〕泛指诸子之书。〔71〕抗直：指高抗不屈、正直无阿的言论。〔72〕辨士：辩士。端：舌端，指言论。〔73〕冰释泉涌：形容言词滔滔不绝。〔74〕相：质。振：发声。玉振，指声调铿锵。〔75〕狙丘、稷都是齐地山名。稷下，稷山之下。曹植《与杨德祖书》李善注引《鲁连子》：“齐之辩者曰田巴，辩于狙丘而议于稷下，毁五帝，罪三王，一日而服千人。”〔76〕指齐人鲁仲连以言词退秦军救赵国的事。事见《战国策·赵策》。〔77〕食其（yìjī）：酈食其。陈留高阳人。楚汉相争之际，说服齐王田光归汉，下齐七十余城。事见《史记·酈生陆贾列传》。〔78〕留侯：指张良。难（nàn）：辩驳。汉高祖用酈食其计，想封六国之后来削弱楚权。张良连发八难阻拦，高祖方作罢。事见《史记·留侯世家》。〔79〕曲逆：指陈平，封曲逆侯。《史记·陈丞相世家》：“凡六出奇计……奇计或颇秘，世莫能闻也。”〔80〕概：梗概，大略。坟籍：泛指典籍。《尚书序》：“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81〕简牋：泛指书籍。〔82〕篇章：指文学作品。

〔83〕方：比。篇翰：指文学作品。〔84〕**赞**论：指“史论”。是对史实加以评论的文字。序述：指“史述赞”。是对历史人物加以扼要的叙述，并寓褒贬于叙述中的文字。〔85〕篇什：指诗篇。〔86〕圣代：指梁代。〔87〕都：总共。〔88〕次：编次，排列。〔89〕汇：类。〔90〕《文选》中赋分十五类，诗分二十三类。

【阅读提示】

萧统的《文选》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古代诗文总集。在它之前，尚有杜预的《善文》、李充的《翰林》等等，均已经亡佚。从周至齐这一时期的很多优秀作品，实赖《文选》保存，功莫大焉。《文选》对后世的影响也非常大，所谓“文选烂，秀才半”。研究《文选》甚至也成了专门的学问，有“文选学”立于学苑。自然，萧统为《文选》作的这篇序文，就成了不少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序文的内容大致为：辨析文章的体制源流，说明选文的取舍标准，并从中透露他对文学性质的认识，概言之就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这样，便在文学与非文学作品之间，划出了一条界限，并且，也是讲究文质彬彬的。从《文选》实际编选的篇什看，除了少数徒具形式意义的作品，基本做到了他的主张。全文辞采华美，条分缕析，论列周详。

□庾 信

庾信（513—581），字子山，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其八世祖随晋室南迁，遂徙家江陵。初仕梁，后奉命出使西魏，值西魏灭梁，被留。历仕西魏、北周，颇受优待，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世称庾开府。在梁时出入宫禁，为文绮艳流丽，与徐陵并为宫廷文学代表，时称“徐庾体”。留北后虽居高位，却常作故国之思，作品风格亦变为苍凉沉郁，一扫六朝之浮靡，《哀江南赋》、《拟咏

怀》可为代表。杜甫赞美他说“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咏怀古迹（其一）》），“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其一）》）。有《庾子山集》。

哀江南赋序^{〔1〕}

粤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2〕}，大盗移国，金陵瓦解^{〔3〕}。余乃窜身荒谷，公私涂炭^{〔4〕}。华阳奔命，有去无归^{〔5〕}。中兴道销，穷于甲戌^{〔6〕}。三日哭于都亭，三年囚于别馆^{〔7〕}。天道周星，物极不反^{〔8〕}。傅燮之但悲身世，无处求生^{〔9〕}；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10〕}。

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凯之平生^{〔11〕}，并有著书，咸能自序^{〔12〕}。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风；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13〕}。信年始二毛，即逢丧乱^{〔14〕}，藐是流离，至于暮齿^{〔15〕}。《燕歌》远别，悲不自胜^{〔16〕}；楚老相逢，泣将何及^{〔17〕}！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18〕}；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19〕}。下亭漂泊^{〔20〕}，高桥羁旅^{〔21〕}。楚歌非取乐之方，鲁酒无忘忧之用^{〔22〕}。追为此赋，聊以记言^{〔23〕}，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24〕}。

日暮途远，人间何世^{〔25〕}！将军一去，大树飘零^{〔26〕}。壮士不还，寒风萧瑟^{〔27〕}。荆壁睨柱，受连城而见欺^{〔28〕}；载书横阶，捧珠盘而不定^{〔29〕}。钟仪君子，入就南冠之囚^{〔30〕}；季孙行人，留守西河之馆^{〔31〕}。申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32〕}；蔡威公之泪尽，加之以血^{〔33〕}。钓台移柳，非玉关之可望^{〔34〕}；华亭鹤唳，岂河桥之可闻^{〔35〕}！

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36〕}；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惟八千^{〔37〕}。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38〕}。岂有百万义师，一朝卷甲，芟夷斩伐，如草木焉^{〔39〕}？江淮无涯岸之阻，亭壁无藩篱之固^{〔40〕}。头会箕敛者^{〔41〕}，合从缔交^{〔42〕}；锄耰棘矜者^{〔43〕}，因利乘便^{〔44〕}。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45〕}！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軋道之灾^{〔46〕}；混一车书，无救平阳之祸^{〔47〕}。呜呼！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48〕}；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49〕}。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50〕}！况复舟楫路穷，星汉非乘槎可上^{〔51〕}；风飏道阻，蓬菜无可到之期^{〔52〕}。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53〕}。陆士衡闻而抚掌，是所甘心^{〔54〕}；张平子见而陋之，固其宜矣^{〔55〕}。

【注释】

〔1〕“哀江南”语出《楚辞·招魂》“魂兮归来哀江南”句。〔2〕粤：发语辞。戊辰：梁武帝太清二年（548）岁在戊辰。建亥之月：夏历十月。〔3〕大盗：窃国篡位者，指侯景。据《南史》、《梁书》，景原为北魏将，降梁，太

清二年八月反，大宝二年十一月，自立为帝。移国：篡国。《后汉书·光武帝纪》：“炎正中微，大盗移国。”金陵：即建业、建康，梁国都，今江苏南京市。

〔4〕窞：逃匿。荒谷：本为古楚地名，此指江陵，在今湖北江陵县。公私：公室和私家。涂炭：谓陷于泥涂炭火。

〔5〕华阳：华山之南，此指江陵。奔命：奉命奔走。梁元帝承圣三年（554），庾信奉命由江陵出使西魏，十一月，江陵被西魏攻陷，信遂留长安不归。

〔6〕中兴：指梁元帝于承圣元年（552）平侯景之乱，即位江陵。道销：中兴之道销亡。穷：穷尽。甲戌：承圣三年，岁在甲戌，十一月，西魏攻陷江陵，十二月魏人戕元帝。

〔7〕《晋书·罗宪传》载，魏灭蜀，罗宪乃率所统部队哭于都亭三日。都亭：都城亭阁。别馆：《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载，“鲁叔孙婼如晋，晋人执之，馆诸箕”。杜预注：“别囚之。”

〔8〕天道：天理。周星：即岁星，也称太岁、木星，十二年绕天一周。此言天之道，周而复始，物极必反，而梁元帝败后竟不能复。

〔9〕《后汉书·傅燮传》记载傅燮为汉阳太守，贼人等攻城，城中兵少粮尽，其子劝其弃城归乡，坚决不从，后战死。

〔10〕《后汉书·袁安传》记载袁安为司徒，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权，每朝会，未尝不噙呜流涕。

〔11〕《后汉书·桓谭传》记载桓谭，字君山，“著书言当世行事二十九篇，号曰《新论》”。志事：一作“志士”。《晋书》载杜预，字符凯，“耽思经籍，为《春秋左氏经传集解》。”

〔12〕自序：古人著书往往自序身世和写作旨意。桓谭《新论》、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各有自序，桓谭自序今佚。

〔13〕潘岳：字安仁，晋代诗人。有《家风诗》，自述家族风尚。陆机：字士衡，晋诗人，祖逊，父抗，均为东吴名将，有大勋于江表。其《文赋》有“咏世德之骏烈”句。

〔14〕二毛：头发有黑白二色。丧乱：指侯景之乱和江陵沦陷被留西魏。时信年四十左右。

〔15〕藐：远。“藐是”一作“狼狽”。暮齿：暮年。

〔16〕《燕歌》：指乐府《燕歌行》。《北史·王褒传》：“褒曾作《燕歌》，妙尽塞北寒苦之状，元帝及诸文士并和之，而竟为凄切之辞。”今《庾子山集》中亦有和作。

〔17〕楚老：指故国父老。《汉书·龚胜传》谓楚人龚胜于王莽时不愿“一身事二姓”，绝食十四日死，庾信世居楚地，故引此事深惭自己身事二姓。

〔18〕南山之雨：《列女传》说，南山有玄豹，隐于雾中七日不食，欲以润泽其毛，成其文章。一说：南山，山高而在阳，喻人主，乃言当时迫于君命不敢不使魏。践秦庭：《左传·定公四年》记楚申包胥如秦乞师，秦不允，申包胥依于庭墙而哭七日七夜，饮食不进。秦哀公为之赋《无衣》，包胥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此喻己出使求和救急。

〔19〕《史记·伯夷列传》载，孤竹君之子伯夷、叔齐因相互推让君位，先后逃至海滨。武王灭纣，二人以为不义，遂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二句言己本以谦让为守，却不能如夷齐那样殉义。一说让东海句用《史记·齐太公世家》载齐康公十九年“田常曾孙田和始为诸侯，迁康公海滨”事，指魏、周换代。

〔20〕下亭：《后汉书·范式传》载孔嵩应召入京，道宿下亭，马匹被盗。此言自己旅途的困顿。

〔21〕高桥：一作“皋桥”。《后汉书·梁鸿传》记载梁鸿至吴，“依大家皋伯通，居庑下”。皋家傍桥，在今江苏苏州阊门内。此言自己漂泊异乡。

〔22〕楚歌：楚地民歌。《汉书·高帝纪》：“戚夫人泣涕，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此言自己身为南方人，留在北地，听楚歌只能更忧愁。鲁酒：鲁地之酒，指薄酒。许慎《淮南子注》记载，楚会诸侯，鲁赵俱献酒于楚王，鲁酒薄而赵酒厚。

〔23〕《汉书·艺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24〕嵇康《琴赋序》：“称其材干，则以危苦为上；赋其声音，则以悲哀为主。”

〔25〕日暮途远：谓年岁已老而离乡路远。《吴越春秋》载伍子胥曰：“日暮途远，倒行而逆施之于道也。”“远”，一作“穷”。《庄子》有《人间世》篇，谈人世的代谢。

〔26〕《后汉书·冯异传》说每次部队驻扎下来，诸将并坐论功，冯异常独处树下，不参与，军中号“大

树将军”。此喻自己的去国和故国的沦亡。〔27〕壮士：指荆轲。《战国策·燕策》记太子丹送荆轲易水上，荆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二句言己出使西魏，一去不归。〔28〕荆壁：即和氏璧，因楚人和氏得之楚山而名。睨：斜视。连城：相连之城。二句典出《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此言自己使魏被欺。〔29〕载书：盟书。珠盘：诸侯盟誓所用器皿。二句用毛遂事，《史记·平原君列传》说，平原君与楚合纵，楚王犹豫不从。毛遂于是带剑沿阶而上，谓楚王之左右曰“取鸡狗马之血来！”毛遂奉铜盘而跪献楚王，强逼楚王歃血定合从之盟。此言己出使西魏，未能缔约，梁朝反遭攻打。〔30〕南冠：楚人的一种帽子。《左传·成公九年》记载，楚囚钟仪被郑人献给晋，晋侯见钟仪而问曰：“南冠而縶者谁也？”钟仪回答不卑不亢。受到文子的赞美。此以钟仪自比，谓己本梁人而羁留魏、周，有类南冠之囚。〔31〕季孙：春秋时鲁国大夫。行人：掌朝聘聘问之官。西河：今陕西省东部。《左传·昭公十三年》载，晋扣押了鲁国的季孙。后欲释之，季孙认为有逃命之嫌不肯归。叔鱼遂威胁道，我听说那些小吏将为您在西河安排馆驿，你觉得如何？季孙惧乃归鲁。二句自比季孙而变其意，言己被留难归。〔32〕申包胥事已见前“践秦庭”注，此言己曾为救梁竭尽心力。〔33〕刘向《说苑》载蔡威公闭门而泣，三日三夜，泣尽而继之以血，曰：“吾国且亡。”此言己对梁亡深感悲痛。〔34〕钓台：在武昌。此代指南方故土。移柳：据《晋书·陶侃传》，陶侃镇武昌时，曾令诸营种植柳树。玉关：玉门关，在今甘肃敦煌县西，此代指北地。此言滞留北地的人是再也见不到南方故土的柳树了。〔35〕华亭：在今上海市松江县，晋陆机兄弟曾游于此十余年。河桥：在今河南孟县。陆机在此兵败被诛。《世说新语·尤悔》记陆机河桥败，临刑叹曰：“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此谓故乡鸟鸣已非身处异地者所能闻。〔36〕孙策：三国时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先以数百人依袁术，后平定江东，建立吴国。三分：指魏、蜀、吴三分天下。一旅：五百人。《三国志·吴书·陆逊传》载逊上疏曰：“昔桓王（孙策谥号长沙桓王）创基，兵不一旅，而开大业。”〔37〕项籍：下相（今江苏宿迁西南）人。江东：长江南岸南京一带地区。《史记·项羽本纪》记项羽率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后为西楚霸王。〔38〕语出贾谊《过秦论》：“宰割天下，分裂山河。”〔39〕百万义师：指平定侯景之乱的梁朝大军。卷甲：卷敛衣甲而逃。芟夷：削除消灭。据《南史·侯景传》，侯景训诫诸将说：“若破城邑，净杀却，使天下知吾威名。”故其诸将以杀人为戏笑。〔40〕江淮：指长江、淮河。涯岸：水边河岸。亭壁：指军中壁垒。藩篱：竹木所编屏障。〔41〕头会箕敛：根据人头数出谷，以箕收敛之。言赋税繁重。〔42〕合从缔交：贾谊《过秦论》：“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原为战国时六国联合抗秦的一种谋略，此指起事者们彼此串联，相互勾结。〔43〕耰（yōu）：为碎土农具。棘：棘

铤

木杖，一说为戟。矜：矛（chán）之柄。此言低劣的兵器。贾谊《过秦论》：“锄耰棘矜，不敌于钩戟长铙也。”〔44〕因利乘便：贾谊《过秦论》：“因利乘便，以宰割天下。”此指陈霸先乘梁朝衰乱，取而代之。

〔45〕江表：江外，长江以南。王气：古以为天子所在地有祥云王气笼罩。三百年：指从孙权称帝江南，历东晋、宋、齐、梁四代，前后约三百年的时间。

〔46〕六合：指天地四方。贾谊《过秦论》：“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轜（zhǐ）道之灾：《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军先于诸侯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以绳系颈，献皇帝玺符节，降轜道旁。轜道，在今陕西咸阳市西北。〔47〕混一车书：指统一天下。《礼记·中庸》：“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

〔48〕平阳之祸：据《晋书》之《孝怀帝本纪》、《孝愍帝本纪》，晋怀帝、愍帝先后被害于平阳（在今山西临汾县）。此拟梁台城之祸，据《南史》、《梁

书》，台城陷后，梁武帝“以所求不供”，忧愤而死，其后简文帝亦被弑。

〔48〕《国语·周语》：“山崩川竭，亡之征也。”〔49〕春秋迭代：喻梁、陈更替。去故：离别故国。

〔50〕凄怆伤心：阮籍《咏怀诗》其九：“素质游商声，凄怆伤我心。”〔51〕楫：船桨。星汉：银河。槎：竹木排。张华《博物志》记载传说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滨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此反其意用之。

〔52〕飏（biāo）：回风，暴风。蓬菜：传说中的三座神山之一。无可到之期：《汉书·郊祀志》记此三神山说，“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终不能至。此喻己之道穷。

〔53〕穷者：仕途困蹇的人。达：表达。何休《公羊传解诂》：“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此言己作赋乃有感而发。

〔54〕陆士衡：字士衡。抚掌：拍手。《晋书·左思传》载，陆机闻左思作《三都赋》，抚掌而嘲笑。此言己作此赋即便受人嘲笑，也心甘情愿。

〔55〕张平子：张衡，字平子。陋：轻视。据《艺文类聚·居处部》，班固作《两都赋》，张平子见而陋之。此言己赋为人轻视，也是理所当然的。

【阅读提示】

本篇为《哀江南赋》的序文，以骈体写成，交代与作赋相关之情况：侯景之乱中，作者出使北魏。梁朝覆亡，遂被强留。本有自守之志却做了敌国之臣；出使尽忠尽力却回天无术；非常想念家乡却无由归返；而一旦覆亡的梁也曾是占有巍巍王气的，如此之“天意人事”，如何不让人凄怆伤心——是为作赋之背景。“追为此赋，聊以记言，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是为作赋之主旨。“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是为作赋之动机。并且这些都是借助繁密的典故，曲折地表现出来的，此固然为骈体文文体特点之一，但更多是由于作者的处境所致。后世有讥其“堆垛故实”（金王若虚《滹南遗老集·文辨》）者，未免责其过深。全文沉郁苍凉，充满身世之悲慨，与赋珠联璧合，显示着庾信在六朝文学创作上的重要地位。

□南北朝乐府

南北朝乐府是继汉乐府之后出现的又一批以民间创作为主的诗歌作品，标志着我国诗歌的新发展，主要收录于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南朝乐府民歌现存五百多首，以《清商曲辞》中的“吴声歌”、“西曲歌”为主，多歌咏爱情，语言清新，妙用双关，温柔婉转，情致缠绵。北朝乐府民歌现存七十多首，以“鼓角横吹曲”为主，内容广泛，生动反映了北朝的社会状况，刚健质朴，感情奔放。

南朝乐府

子夜四时歌

春林花多媚，春鸟意多哀^{〔1〕}。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裳开。

（春歌其十）

渊冰厚三尺^{〔2〕}，素雪覆千里。我心如松柏，君情复何似？
(冬歌其一)

【注释】

〔1〕春鸟意多哀：言鸟鸣委婉动听，令人怜爱。 〔2〕渊：深。

【阅读提示】

《子夜四时歌》为歌咏四季的曲调，《乐府诗集》归入《清商曲辞·吴声歌曲》，共收录七十五首，这里选春歌、冬歌各一。“春林花多媚”篇，连用三个“春”字，却不显累赘，尽情描写了春天的旖旎醉人，并暗喻了对于幸福爱情的陶醉。“渊冰厚三尺”篇，以三尺之渊冰、千里之素雪、后凋之松柏，譬喻爱情的坚贞和热烈，结句“君情复何似”，又流露出爱情的犹疑，可谓柔肠百转。

西洲曲

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1〕}。单衫杏子红，双鬓鸦雏色^{〔2〕}。西洲在何处，两桨桥头渡。日暮伯劳飞，风吹乌臼树^{〔3〕}。树下即门前，门中露翠钿^{〔4〕}。开门郎不至，出门采红莲。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青如水^{〔5〕}。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6〕}。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楼高望不见，尽日栏杆头。栏杆十二曲，垂手明如玉。卷帘天自高，海水摇空绿^{〔7〕}。海水梦悠悠，君愁我亦愁。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

【注释】

〔1〕下：往。折梅：陆凯《赠范晔诗》：“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此言梅开时节女子的相思。 〔2〕杏子红，鸦雏色，在暮春初夏，此言女子之美丽，更言其相思。 〔3〕伯劳：鸟名，仲夏始鸣叫，喜单栖。乌臼：树名，夏开花，种子多脂。 〔4〕翠钿：翠玉镶成的首饰。 〔5〕莲：双关语，谐“怜”，下同。莲子，怜子。莲心，怜心。 〔6〕鸿：这里有盼鸿雁传书意。 〔7〕海：此言浩大的江水。空：徒然。

【阅读提示】

本篇《乐府诗集》收入《杂曲歌辞》，《玉台新咏》署江淹作，《诗镜》等署梁武帝作，一般认为是一首文人润饰过的民歌。通过铺写一女子富有季节特征的活动，倾诉了她一年四季的深长相思。女子的美丽情真、自怜自誓、期盼惆怅、寂寞感伤，尽在字里行间。取喻新颖，设想奇特。采用“接字”，首尾相衔，节奏更加流利和畅；采用双关，一底一面，情致更加委婉含蓄。字字芬芳，语语动人。一向被认为代表着南朝乐府民歌艺术的最高成

就。

北朝乐府

陇头歌辞（三首）

陇头流水^{〔1〕}，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
朝发欣城^{〔2〕}，暮宿陇头。寒不能语，舌卷入喉。
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3〕}，心肝断绝。

【注释】

〔1〕陇头：陇山之颠。陇山，在今陕西省陇县西北。〔2〕欣城：地名。未详。〔3〕秦川：陕西中部一带称“八百里秦川”。当是歌人的故乡。

【阅读提示】

《陇头歌辞》本为汉横吹曲题，古辞已佚。《乐府诗集》收入《横吹曲辞·梁鼓角横吹曲》。不少人认为这三首为汉魏旧辞。歌辞借流水起兴，极力描写游子飘泊在外的身心痛苦，令人动容。描写质朴真率，连流水也是“流离”、“幽咽”的，尤其是“寒不能语，舌卷入喉”的形容，非亲历者不能道。

敕勒歌

敕勒川^{〔1〕}，阴山下^{〔2〕}。天似穹庐^{〔3〕}，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4〕}。

【注释】

〔1〕川：平原。敕勒川，当因敕勒部族居于此得名。〔2〕阴山：阴山脉起于河套西北，绵亘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南境一带。〔3〕穹庐：氈帐，游牧民族所居圆顶帐幕，即今日的“蒙古包”。〔4〕见：现。

【阅读提示】

本篇为北齐人斛律金所唱之敕勒民歌。《乐府诗集》将其收入《杂歌谣辞》，并引《乐府广题》：“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故其句长短不齐。”歌咏了天空草原的苍茫和水草牛羊的肥美，也展现了北方民族的游牧生活和豪迈的精神面貌。形象生动，音韵铿锵，气势雄浑，真千古绝唱。

【相关链接】

魏晋南北朝文学概述

<http://poetic.ayinfo.cn/gdsc/3sglj/000.htm>

<http://www.ndcnc.gov.cn/libpage/whtj/wenxue/wjnbnc.htm>

<http://www.egamecn.com/site/jx/icer/zgux-045.htm>

<http://www.guoxue.com/jrxz/WXS/Xws2-10.htm>

汉魏诗歌 <http://www.guoxue.com/art/ss000/sgml001.htm>

<http://rwxy.tsinghua.edu.cn/rwfg/ydsm/ydsm-qw/>

j02/000.htm

建安七子 <http://www.66999.net/wenxue/1/ja7.htm>

<http://www.cass.cn/lishisuo/Soft-Show.asp?Soft-ID=14>

陶渊明 <http://www.lingshidao.com/gushi/taoyuanming.htm>

世说新语 <http://www.yifan.net/yihe/novels/classic/shishuo/>

shishu.html

南北朝乐府民歌 <http://www.wenyi.com/art/music/yuefu.htm>

【思考与练习】

1. 试比较曹操《短歌行》、《求贤令》两者在思想内容与表达方式方面的异同。

2. 《文心雕龙·时序》言建安文学：“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请结合所学建安作家的作品，谈谈你对这段话的理解。

3. 钟嵘曾提到“左思风力”，你对此“风力”有何感受？

4. 文学史家常常把陶渊明（365—427）与谢灵运（385—433）划作两个朝代的人，实则陶谢二人年代非常相近，这必然带来陶谢诗歌创作的相似之处，请你作些比较归纳。

5. 魏晋南北朝的诗人往往善于借景抒情，请你就所学略举几例。

6. 请分析《西洲曲》的主要修辞方法。

唐宋文学概述

唐朝（618—907）是我国历史上统一强大、繁荣昌盛的时代，也是古代文化空前繁荣的时代。整个文坛百花齐放，万紫千红，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诗歌，是唐代对中国文学最重大的贡献。唐代是我国诗歌的黄金时代，仅清代彭定求所编《全唐诗》，就收录了唐代二千二百多位诗人的诗作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唐诗不仅作品多，作家多，价值高，成就高，出现了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等诗坛巨星，而且形式多，流派多，体裁完备，内容广泛。从创作方法到艺术技巧，从理论到创作，几乎全面总结并发展了前代诗歌的优良传统。即以诗歌形式而言，除继续运用五言、七言、杂言、古体诗和歌行体之外，又变化乐府诗为新乐府；而且还创造出一种新的诗歌体裁——近体诗（格律诗）。唐诗多姿多彩的风格和娴熟精深的技巧，成为宋元明清各代诗人的榜样；而唐代诗人那种爱国忧民、批判现实的精神，更是光照千秋，教育和激励后人。

唐诗一般分初、盛、中、晚四个时期。

初唐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被誉为“初唐四杰”。闻一多先生说“他们都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为都相当浪漫，遭遇尤其悲惨”，称这是“唐诗开创期中负起了时代使命的四位作家”。四杰的诗歌在内容上突破了宫体诗的范围，现实意义增强；在形式上既继承了六朝诗歌语言的精美工致、色彩的鲜明艳丽和音律的和婉协调，又注意扫除其浮华堆砌、“骨气都尽、刚健不闻”之弊。四杰对于发展乐府歌行，促进律诗的成熟定型也都很有贡献。而此期的陈子昂更是从理论与创作上表现了创造革新精神，为端正初唐诗风作出贡献。他奋力扫荡齐梁诗风，高举“复古”大旗，大力提倡“汉魏风骨”和“兴寄”；在创作上也积极实践革新主张，开唐诗一代之风，被称为初唐文学革新的旗手。

盛唐诗坛更是群星璀璨。王维、孟浩然等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为代表的边塞诗派，争相辉映。更有李白、杜甫两大超级巨星光芒万丈。李白诗充满积极浪漫主义色彩，总体风格飘逸豪放；而杜甫诗最大特点是现实主义，主要风格是沉郁顿挫。

中唐初期诗坛，元结、顾况等继承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刘长卿、韦应物等主要继承山水诗派；李益、卢纶等则继承边塞诗派。至贞元以后，更是出现了唐诗的第二次高潮。韩愈、孟郊等人偏重艺术技巧，风格奇奥险僻；白居易、元稹、王建等人则关注现实，创作新

乐府，风格较为平易通俗。白居易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其五十篇“新乐府”，即“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其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琵琶行》尤为脍炙人口。中唐优秀诗人，还有并称“刘柳”的刘禹锡、柳宗元，以及风格奇崛幽峭、瑰丽凄清的浪漫主义诗人李贺等。

晚唐诗人，首推杜牧和李商隐。杜牧长于七绝，或写景，或咏史，角度新颖，往往以小见大。李商隐工于七律，格律严谨，诗风婉曲典雅。其《无题》诗，大都含蓄而多比兴，诗意隐晦朦胧。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等，则继承新乐府诗派，成为晚唐现实主义诗人的代表。

散文方面最可称道者，就是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韩、柳提倡效法先秦两汉那种散句单行、朴素自然的散文，反对六朝以后盛行的骈文。他们提倡“文道合一”、“文以明道”；主张在继承前代散文优良传统的基础上革新文体，创立新的文学语言。其标准有二：词必己出，“惟陈言之务去”；“文从字顺”，即文字流畅通顺，合乎语法规范。韩愈散文雄奇奔放，柳宗元散文雄深雅健，均被后人视为圭臬。

唐代文学中的奇葩还有唐传奇、变文和词。“唐传奇”是在魏晋志怪、轶事小说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唐人文言短篇小说，如《李娃传》、《虬髯客传》、《霍小玉传》、《莺莺传》等。它不仅影响了后世的小说，也给后世的散文和戏剧以巨大影响。“变文”是寺院僧侣向听众作通俗宣传的一种文体，一般运用说唱形式宣传佛教故事。“词”，则大约是中唐以后流行起来的新诗体。这些，都对宋代及其以后的文学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宋代（960—1279）是我国文学史上又一繁荣时期，与唐代一起被称为“盛唐隆宋”。宋代文学风气之盛，文学样式之众，作家之巨，作品之多，均引人瞩目。

诗歌至唐代，达到鼎盛。而宋诗却能另辟蹊径，在唐诗之后，又竖立起一座光彩夺目的艺术丰碑。一般来说，“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钱钟书《谈艺录》）；或曰：唐诗主情，较开朗俊健；宋诗主理，较深幽沉郁。宋诗较唐诗有三个特点：散文化，多议论，学究气。严羽评江西诗派是“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沧浪诗话》），也正说出了宋诗的基本特点。北宋诗人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是人称“苏黄”的苏轼和黄庭坚。苏轼“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充分体现其艺术创新精神。苏轼留存的二千七百余首诗，大多真实反映了他丰实的阅历才学和情趣，以及对社会与人生的真切感受，说理抒情，富有哲理。黄庭坚诗宗杜甫，认为“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主张“点铁成金”、“脱胎换骨”。他作诗喜欢炼字炼句，押险韵，用僻典，形成一种生新瘦硬的诗风。黄庭坚开创了“江西诗派”。南宋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

图》，列举二十五人的诗皆学江西人黄庭坚，“江西诗派”因此得名。

南宋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称“中兴四大诗人”，而成就最高者为陆游。陆游留存的九千三百余首诗作始终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体现了南宋军民面临深重的民族危机而英勇奋斗的时代精神。杨万里的诗新鲜活泼，幽默诙谐和富于新颖的想像，人称“诚斋体”（“诚斋”为其号）。范成大的诗将白居易等新乐府精神融入田园诗，集田园诗之大成。

词是宋人对中国文学的标志性贡献。宋初词坛基本继承晚唐五代婉丽浮靡的词风，代表作家有晏殊、晏几道父子等。至柳永，开始大量制作慢词长调，使慢词发展成与小令并峙，有创调之功。其词多用赋体，长于铺叙，反映市民生活与羁旅行役；音乐上多采用“市井新声”，雅俗共赏。

而至苏轼，词的风格、面貌更是大变。苏轼对词的改革发展，贡献主要有四：一是提高词品，把词家的“缘情”与诗人的“言志”很好地结合起来；二是扩大词境，极大地拓展了词的题材，深化了内容；三是革新词风，一扫词坛柔靡纤弱之气，开创了豪放词风；四是推进词律，把许多乐曲创新为词调。东坡词富于浪漫的幻想精神、雄深博大的艺术意境和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为南宋爱国词派导夫先路。

苏轼以后的秦观、周邦彦均为婉约派大词人。周邦彦的词声律严整，宜于歌唱，艳丽典雅，被称为“词林正宗”。影响所及，开南宋姜白石、吴文英、张炎一派。南北宋之交的李清照，是宋代也是我国最杰出的女词人，她的词以“靖康之难”为界，前期词多写闺情离愁，而后期词融入了国难家仇，感时伤乱，悼亡忆旧，情调婉转而悲凉。李词自然清新，工于造语，长于白描，擅创意出新，且注重音律，被称为“易安体”。

南宋时民族矛盾空前尖锐，涌现出辛弃疾等一批爱国词人。辛弃疾的词抒发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战斗激情，表达对南宋苟安局面的强烈反感和对投降的愤慨，叙写英雄矢志、壮志难酬的悲愤，能刚能柔，能豪能婉，既雄奇豪壮，又苍凉沉郁，成为词之集大成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辛词“异军突起，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南宋著名词人刘克庄甚至赞其“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辛稼轩集序》）。以辛弃疾为首，另有陈亮、刘过、刘克庄、张孝祥、陆游等形成辛派词人，词风以豪放为主，充满了爱国激情。

宋代散文是古代散文的又一重要发展阶段。宋初，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为代表的西昆体曾盛行文坛。至欧阳修，领导了宋代的古文运动，成为北宋诗文革新的领袖。他为文推崇韩柳，认为文学当有益国计民生，应“明道”、“致用”，强调“道”（内容）对于文的决定作用，所写散文明白晓畅、清新自然、委婉多姿。

欧阳修的门生曾巩与王安石，为文均深受欧阳修影响。曾巩散文

词严而理正，以古雅平正见称；而王安石的散文则风格峭拔，笔力雄健，尤其是议论文，气雄词峻，颇能体现其作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列宁语）的高远识见及坚定信念。

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仨，被称为“三苏”。三苏之文各有特色：苏洵文简劲质朴，颇有战国纵横家风范；苏辙文汪洋淡泊，深醇温粹；而苏轼文则气势磅礴，挥洒自如，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成就最高。

上述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及三苏为宋代散文六大家，与韩愈、柳宗元一起，被明代人合称为“唐宋八大家”，推崇备至。而《岳阳楼记》的作者范仲淹和《资治通鉴》的主编司马光，亦为散文名家。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理学家，也各有一些名篇。

宋代文学堪称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不仅是因为上述宋代诗文名家辈出，成就极高，令明清文人相形见绌，无法超越，而且也因为宋代小说、戏剧的成就辉煌，为中国文学进一步向通俗化发展开辟了新路。

我国古代小说发展到宋代，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学体裁——话本。“说话”艺人讲故事所用的底本，称“话本”。宋话本一般分为四种：小说、讲史、说经、合生。据《醉翁谈录》等记载，话本作品当时有一百四十余种，但现存仅四五十种，如《新编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等。宋话本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对明代《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长篇小说的产生有很大影响，故鲁迅称话本的出现“实在是中国小说史的一大变迁”，从此以后，白话小说成为中国小说的主流。

宋代戏曲杂剧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也有很大发展。元杂剧就是在宋代杂剧和说唱艺术“诸宫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是今存宋金时期最优秀、最完整的作品。元明清三代，戏剧、小说成就卓著，占据了文坛主导地位。这种历史性的转变，正是从宋代开始的。

□ 骆宾王

骆宾王（约638—？），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初唐四杰”之一。初为道王元庆府下属，中年从军西域，又曾宦游蜀中，几度侧身戎幕，多作“边塞诗”。入朝为御史台属，因事坐罪，贬临海县丞，郁郁不得志。时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反武则天，以骆为艺文令，作《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敬业兵败，骆不知所终。有《骆临海集》。

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1〕}

伪临朝武氏者〔2〕，人非温顺，地实寒微〔3〕。昔充太宗下陈〔4〕，尝以更衣入侍〔5〕。洎乎晚节〔6〕，秽乱春宫〔7〕。密隐先帝之私〔8〕，阴谋后庭之嬖〔9〕。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10〕；掩袖工谗〔11〕，狐媚偏能惑主〔12〕。践元后于翬翟〔13〕，陷吾君于聚麀〔14〕。加以虺蜴为心〔15〕，豺狼成性，近狎邪僻〔16〕，残害忠良〔17〕，杀姊屠兄〔18〕，弑君鸩母〔19〕。神人之所共疾，天地之所不容。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20〕。君之爱子〔21〕，幽之于别宫〔22〕；贼之宗盟〔23〕，委之以重任。呜呼！霍子孟之不作〔24〕，朱虚侯之已亡〔25〕。燕啄皇孙〔26〕，知汉祚之将尽；龙漦帝后〔27〕，识夏庭之遽衰〔28〕。

敬业皇唐旧臣，公侯冢子〔29〕。奉先君之成业，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兴悲〔30〕，良有以也〔31〕；桓君山之流涕〔32〕，岂徒然哉！是用气愤风云〔33〕，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宙之推心〔34〕，爰举义旗，誓清妖孽。南连百越〔35〕，北尽三河〔36〕，铁骑成群，玉轴相接〔37〕。海陵红粟〔38〕，仓储之积靡穷；江浦黄旗〔39〕，匡复之功何远。班声动而北风起〔40〕，剑气冲而南斗平〔41〕。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

公等或家传汉爵〔42〕，或地协周亲〔43〕，或膺重寄于爪牙〔44〕，或受顾命于宣室〔45〕。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46〕，六尺之孤安在〔47〕！尚能转祸为福，送往事居〔48〕，共立勤王之勋，无废旧君之命，凡诸爵赏，同指山河〔49〕。若其眷恋穷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几之兆，必贻后至之诛。请看今日之域中〔50〕，竟是谁家之天下！

移檄州郡，咸使知闻。

【注释】

〔1〕本文又题作《为徐敬业讨武曌（zhào）檄》。但武则天自称武曌是684年以后的事，疑题目为后人所改。李敬业即徐敬业。徐敬业的祖父是开国功臣英

国公徐勣，徐勣因功赐姓李，乃及于敬业。李敬业官太仆少卿、眉州刺史，贬为柳州司马，郁郁不得志。光宅元年（684）七月，李聚兵七万于扬州，自称大都督，起兵反武则天。九月，由李敬业任命的艺文令骆宾王作此文。不久，李兵败。檄：古代通告一类军事文书，用于征讨事务等。

〔2〕伪临朝：事指武则天。武则天原为唐太宗的“才人”，即妃嫔，太宗死后，削发为尼。高宗即位后，又私纳入宫，得宠进为“昭仪”，又进封为皇后。高宗死，中宗李显继位，旋被武氏废为庐陵王，改立睿宗李旦继位。李旦幼弱，武氏临朝执政，事见《新唐书·后妃传》。伪：表示武氏的地位不合法，不予承认的意思。

〔3〕地：指出身门第。〔4〕下陈：指宫中地位低下的妃嫔。〔5〕更衣：原指在宴会中更换衣服，也用为上厕所的婉称。此指武则天趁太宗上厕所时进宠得幸。〔6〕洎（jì）：到，及。〔7〕春宫：太子所居的东宫。此指武氏与太子李治（高宗）淫乱的地方。〔8〕“密隐”句：指掩盖先帝李世民（太宗）以其为妃嫔的私情。〔9〕嬖：后宫的宠幸。〔10〕蛾眉：亦作“娥眉”。女子的秀眉，借指女性。此处指武氏。〔11〕掩袖：指代武氏。工谗：善于进谗。

〔12〕狐媚：指代武氏。此句指武则天迷惑高宗废黜王皇后，而武则天立为皇后。事见《新唐书·后妃传》。

〔13〕翟翟(huāi)：雉鸡和山鸡。原指古代皇后礼服上绣的雉鸡和山鸡纹饰。这里指代皇后之位。

〔14〕聚麀(yōu)：为两只雄鹿所共有的一只雌鹿。此指武氏。

〔15〕虺(huǐ)：毒蛇的一种。

〔16〕邪僻：坏人。指许敬宗、李义府等人。

〔17〕忠良：指长孙无忌、上官仪、褚遂良等人。

〔18〕姊、兄：泛称。武则天被立为皇后以后，兄武元庆、元爽被流配而死于边远州郡；侄侄惟良、怀远及甥女贺兰氏均被她杀害。事见《旧唐书·外戚传》。

〔19〕君、母：君，指高宗。母，指武则天之母杨氏。但史书并无武则天谋害高宗及杨氏的记载。这里所说，可能出于传闻，也可能是故意谰加之罪。

〔20〕神器：帝位。

〔21〕爱子：指高宗子李旦。中宗李显废为庐陵王，改立睿宗李旦。

〔22〕幽：囚禁。李旦被立为皇帝，年幼孤弱，实为囚禁。见《新唐书·后妃传》。

〔23〕贼之宗盟：指拥立武则天的家族和同党，如武承嗣、武三思等人。

〔24〕“霍子孟”句：汉昭帝时大将军、大司马霍光，字子孟。昭帝死，昌邑王刘贺嗣位，荒淫无道，霍光废之，改立宣帝，汉朝基业重新得到稳定。事见《汉书·霍光传》。不作：不起而发作。这句慨叹朝臣之中，没有像霍光那样的大臣，能够扭转唐朝危亡的国运。

〔25〕朱虚侯：即刘章，为汉高祖之孙、齐悼惠王刘肥的次子，封朱虚侯。高祖死，汉室大权旁落吕姓之手。吕后死，吕禄、吕产阴谋推翻汉朝。这时刘章与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起而尽诛诸吕，迎立文帝刘恒即位，使汉政权得以延续。事见《汉书·高五王传》。此句慨叹李唐宗室没有像朱虚侯这样挺身而出的人。

〔26〕燕啄皇孙：汉成帝时，有“燕飞来，啄皇孙”的民谣。后来赵飞燕为成帝的皇后，应了“燕啄皇孙”的民谣。赵飞燕因自己无子，暗中杀死一些皇子。事见《汉书·五行志》。这里借喻武则天自己没有皇子，先后废掉、害死皇子李忠、李弘、李贤等事。

〔27〕龙髯(lí)：传说夏朝末期，有二神龙降于庭，帝用木盒封存二龙所留下的髯(唾沫)。至周厉王末年，开启木盒而龙髯流出，化为黑鼋，进入后宫，遂使一宫女怀孕而生褒姒。褒姒被立为周幽王的王后之后，废太子，西周灭亡。事见《史记·周本纪》。

〔28〕夏庭：夏朝宫廷。此处喻指唐朝。

〔29〕冢子：嫡长子。指李敬业。

〔30〕宋微子：微子名启，殷的宗室，纣王的庶兄，封于宋，故称宋微子。殷亡后，微子朝周，路过殷都的废墟，内心兴起悲伤，作《麦秀歌》。这句意为李敬业也像宋微子一样为唐朝颓败而悲伤。

〔31〕良：甚、很。

〔32〕桓君山：即桓谭，字君山，东汉光武帝时任给事中，因上疏反对图谶，被贬谪外地，郁郁而死。这句意为李敬业也像桓谭一样忠于皇朝，被贬谪外地，而为国家命运流泪。

〔33〕气愤风云：指立意兴兵发难。

〔34〕推心：指推心置腹。

〔35〕百越：泛指江南沿海一带，古百越之地。

〔36〕三河：河东、河南、河内地区。泛指北方中原一带，古为帝王建都之地。

〔37〕轴：轴通舳，指船。

〔38〕金陵红粟：汉代吴王刘濞置仓储粟于金陵(今江苏省泰州)。因吃不光，陈年的粟变红，故称红粟。《文选》左思《吴都赋》有句：“观海陵之仓，则红粟流衍。”

〔39〕江浦黄旗：语见《三国志·吴志·孙权传》，裴松之注引《吴书》：“陈化……使魏。魏文帝因酒酣嘲问曰：‘吴魏峙立，谁将平一海内者乎？’化对曰：‘……旧说，紫盖黄旗，运在东南。’”这里改紫盖为江浦，突出长江沿岸。

〔40〕班声：军马声。《左传》襄公十八年：“有班马之声，齐师其遁。”

〔41〕剑气：指剑器的光芒。南斗：天上星宿，是吴地星空的分野。

〔42〕汉爵：汉代的爵位，这里指唐朝。

〔43〕地：出身门第。周亲：至亲。

〔44〕“或膺重”句：指节制一方的将帅肩受皇帝寄以重任为爪牙。《诗经·小雅·祈父》：“祈父，予王之爪牙。”

〔45〕顾命：皇帝临死时的遗命。宣室：汉未央宫正殿室名。这里借用为唐朝宫室。

〔46〕一抔之

土：指皇帝陵墓。未干：指唐高宗刚死不久。〔47〕六尺之孤：指无父而嗣位的新君。高宗死，太子中宗李显即位，旋被废为庐陵王，软禁于房州。〔48〕送往事居：送走死去的皇帝高宗，为活着的中宗服务。〔49〕同指山河：指山河为誓。〔50〕域中：国中。

【阅读提示】

这是一篇用骈体写的檄文。首段声讨武则天的罪行，谓罪不容诛；第二段申述起兵的正义性，夸说声威之壮，志在必胜；第三段号召各方面起来响应，晓之以大义，动之以刑赏。作者以封建正统观念和君臣大义作为贯串全文的依据，写得理足词充，气势宏盛。骈体文的形式，有符合汉语构词、声韵规律的一面。此文即充分体现了骈体在音节、韵律方面的特长，用词明确、决断，文句抑扬顿挫，铿锵有力。据《新唐书》本传记载，武则天读到此文，开始时“但嘻笑”，读至后文，也不得不被骆的文才所折服。

□王 勃

王勃（649或650—675或676），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初唐四杰”之一。王勃才华早露，少年即对策高第，十四岁授朝散郎。乾封（666）初，沛王李贤召为王府侍读，因戏作《檄英王鸡》被逐。咸亨三年（672）补虢州参军，又因擅杀官奴当诛，遇赦除名。上元二年或三年（675或676），南下探亲（其父时受累贬为交趾令），渡海溺水而死。有《王子安集》。

滕王阁序并诗〔1〕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2〕。星分翼轸，地接衡庐〔3〕。襟三江而带五湖〔4〕，控蛮荆而引瓯越〔5〕。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6〕；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7〕。雄州雾列〔8〕，俊采星驰〔9〕。台隍枕夷夏之交〔10〕，宾主尽东南之美。都督阎公之雅望，棨戟遥临〔11〕；宇文新州之懿范，襜帷暂驻〔12〕。十旬休暇〔13〕，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腾蛟起凤，孟学士之词宗〔14〕；紫电青霜，王将军之武库〔15〕。家君作宰〔16〕，路出名区〔17〕；童子何知〔18〕，躬逢胜饯。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19〕。潦水尽而寒潭清〔20〕，烟光凝而暮山

紫。俨骖騑于上路〔21〕，访风景于崇阿〔22〕。临帝子之长洲〔23〕，得仙人之旧馆〔24〕。层台耸翠，上出重霄；飞阁翔丹〔25〕，下临无地〔26〕。鹤汀凫渚〔27〕，穷岛屿之萦回〔28〕；桂殿兰宫〔29〕，列冈峦之体势〔30〕。披绣闼〔31〕，俯雕甍〔32〕，山原旷其盈视〔33〕，川泽纡其

骇瞩〔34〕。闾阎扑地〔35〕，钟鸣鼎食之家〔36〕；舳舻弥津〔37〕，青雀黄龙之舳〔38〕。云销雨霁，彩彻区明〔39〕。落霞与孤鹜齐飞〔40〕，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41〕；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42〕。

遥襟甫畅〔43〕，逸兴遄飞〔44〕。爽籁发而清风生〔45〕，纤歌凝而白云遏〔46〕。睢园绿竹，气凌彭泽之樽〔47〕；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48〕。四美具，二难并〔49〕。穷睇眄于中天，极娱游于暇日。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50〕。望长安于日下〔51〕，指吴会于云间〔52〕。地势极而南溟深〔53〕，天柱高而北辰远〔54〕。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怀帝阍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55〕？嗟乎！时运不齐，命运多舛〔56〕。冯唐易老，李广难封〔57〕。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58〕，岂乏明时？所赖君子见机，达人知命。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酌贪泉而觉爽〔59〕，处涸辙而相欢〔60〕。北海虽赊，扶摇可接〔61〕；东隅已逝，桑榆非晚〔62〕。孟尝高洁〔63〕，空余报国之情；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64〕！

勃，三尺微命〔65〕，一介书生。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66〕；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67〕。舍簪笏于百龄，奉晨昏于万里〔68〕。非谢家之宝树，接孟氏之芳邻〔69〕。他日趋庭，叨陪鲤对〔70〕；今晨捧袂，喜托龙门〔71〕。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72〕；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73〕！

呜呼！胜地不常，盛筵难再，兰亭已矣，梓泽丘墟〔74〕。临别赠言，幸承恩于伟饯；登高作赋，是所望于群公。敢竭鄙诚，恭疏短引〔75〕；一言均赋〔76〕，四韵俱成。请洒潘江，各倾陆海云尔〔77〕。

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78〕。画栋朝飞南浦云〔79〕，珠帘暮卷西山雨〔80〕。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81〕。阁中帝子今何在〔82〕？槛外长江空自流！

【注释】

〔1〕《滕王阁序》，全称为《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滕王阁在江西南昌，为唐高祖第二十二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建，故名。公元675或676年，王勃前往交趾省亲，途经南昌，参加了都督阎公在阁上举行的盛宴，当场成篇。

〔2〕豫章：今南昌。汉置豫章郡，唐改洪州府，故云。〔3〕翼轸：二星座名。分野在楚，洪州古属楚地。衡庐：即衡山和庐山。〔4〕三江、五湖：说法不一，此当指鄱阳湖所分之三江，与太湖东之古五湖。〔5〕蛮荆：古楚地。瓯越：浙江一带。

〔6〕龙光：宝剑的光彩。剑化为龙，宝光射天。事见《晋书·张华传》。牛斗：二星宿名。墟：所在地。〔7〕徐孺：徐穉，字孺子，东汉南昌高士。豫章太守陈蕃不交宾客，独对徐穉设榻以待。

〔8〕雄州：宏大的州府。雾列：在云雾中排列，形容洪州城郭屋舍繁华。〔9〕俊采：俊才。〔10〕台隍：城楼和无水的护城河。这里指豫章城。夷：指古楚地。夏：中原地区。〔11〕桀戟：装套的戟。指代前驱卫

士。〔12〕宇文新州：复姓宇文的新州刺史，与下文的孟学士、王将军都是当时座中宾客。懿：美。檐帷：车上的帷幔。此指马车。〔13〕十旬：十日一句。唐制官吏每旬一休沐。意谓滕王阁宴集，适逢十天一句的例假。

〔14〕腾蛟起凤：形容孟学士的文才之盛。孟学士：不详。词宗：文坛宗主。〔15〕紫电青霜：二宝剑名。这里赞颂在座的王将军。武库：此指韬略。王将军：不详。〔16〕家君：家父。宰：县令。王勃父王福峙在交趾（今越南河内附近）做宰，作者前往探亲。〔17〕名区：犹胜地。指洪州。〔18〕童子：晚辈。王勃自指。〔19〕序：时序。三秋：指秋季第三个月，即九月。〔20〕潦水：雨后积水。〔21〕俨：整肃的样子。骖

骖：车驾的左马叫骖，右马叫骖。上路：高路。〔22〕崇阿：高丘。〔23〕帝子：指滕王李元婴。长洲：指阁前的沙洲。〔24〕仙人：已故之人，指李元婴。旧馆：指滕王阁。〔25〕飞阁：四檐如翼曰飞阁。翔丹：指红漆流光。〔26〕无地：阁高不见地面。〔27〕鹤汀：鹤栖沙岸。凫渚：水鸭聚于江湖。〔28〕穷：极尽。句意为岛屿极尽曲折之致。〔29〕桂殿兰宫：指滕王阁尽材质之美。桂、兰，均是芳香树木。〔30〕本句意为冈峦阵列、高低蜿蜒之势。〔31〕披绣闼：打开华丽的门扇。〔32〕雕甍：雕画的屋脊。〔33〕盈视：满目。〔34〕纡：曲折。骇瞩：举目所见，皆可惊异。〔35〕阗阗扑地：宅第遍地。〔36〕钟鸣鼎食之家：鸣钟列鼎而食的富贵人家。〔37〕“舳舻”句：意谓大船挤满渡口。〔38〕青雀黄龙：指船的各种形状。舳（zhú）：船尾持舵处，这里指代船。〔39〕彩彻：彩霞洒遍。区明：天空明净。〔40〕鹭：野鸭。〔41〕彭蠡：鄱阳湖。〔42〕衡阳之浦：泛指湖南衡阳一带水边。〔43〕遥襟：远怀。甫：开始。〔44〕逸兴：兴致横溢。遄（chuán）：急速。〔45〕爽籁发：箫管齐作。〔46〕纤歌：清细的歌声。〔47〕睢园绿竹：借汉梁孝王苑园竹林的胜景形容滕王阁。彭泽：指陶渊明，他曾做彭泽令。这两句是说，滕王阁的宴集，胜过隐士陶渊明的独斟。〔48〕邺：在今河北临漳县，曹操为魏王时定都于此。朱华：荷花。曹植《公宴诗》有句：“朱华冒绿池。”临川：指谢灵运，他曾做过临川内史。这两句暗用曹植、谢灵运来比拟与宴的文士。〔49〕四美：指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二难：指贤主与嘉宾难得相逢。〔50〕盈虚之有数：指万物兴衰都有运数。〔51〕“日下”句：意谓远谪南行，北望京师，如在天上。〔52〕吴会：指吴郡与会稽郡，今江苏、浙江一带。〔53〕地势：大地之势。南溟：南海。〔54〕天柱：古代神话中支天之柱。北辰：北极、北斗星。〔55〕帝阍：天帝之门。宣室：汉文帝曾于宣室召见贾谊。〔56〕齐：通“济”。舛（chuǎn）：错乱，不顺。〔57〕冯唐：汉冯唐年九十余才被荐，已不能任职。李广：汉武帝时名将，终身未被封侯。〔58〕窜：隐匿。海曲：指齐鲁之地。梁鸿：字伯鸾，汉章帝时扶风平陵人，不仕乱世，更姓名逃官至齐鲁间隐居。〔59〕贪泉：广州石门有贪泉，饮则心贪。但晋朝廉吏吴隐之饮此泉后操守愈严。见《晋书·吴隐之传》。〔60〕涸辙：语出《庄子》，谓鱼在干枯缺水的车辙中。比喻困境。〔61〕赊：远。扶摇：旋风。〔62〕东隅：东方日出处。桑榆：二星名，指西方日入处。借喻人生岁月。〔63〕孟尝：后汉孟尝曾为合浦太守，性高洁。〔64〕阮籍：“竹林七贤”之一，性狂放不羁，驾车出门，任马行走，每至穷途，痛哭而返。〔65〕微命：微贱之人。〔66〕终军：西汉济南人，曾请缨缚南越王。〔67〕投笔：用东汉班超投笔从戎故事。宗悫（què）：南朝宋南阳人，年少有大志，曾说：“愿乘长风破万里浪。”〔68〕簪：冠簪。笏（hù）：手板。簪

笏，指代官职。晨昏：人之子早晚应向父母请安。〔69〕谢家之宝树：指谢玄。《世说新语言语》载：谢安问子侄辈为什么人们总希望子弟有出息。侄子谢玄答道：“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孟氏芳邻：指孟母三迁择邻故事。〔70〕鲤对：指孔子之子孔鲤谨受父教故事。〔71〕捧袂：对尊长拱手示敬。龙门：后汉李膺身正名重，士一被接谈，声价倍增，称为“登龙门”。〔72〕杨意：西汉人杨得意任狗监，曾荐司马相如于汉武帝。凌云：借指文才。武帝读司马相如《大人赋》后，“飘飘然有凌云之气”。〔73〕钟期：钟子期，春秋时人，善听琴，是琴师伯牙的知音。〔74〕兰亭：晋王羲之曾与友人在绍兴兰亭宴集。梓泽：晋石崇金谷园的别名。〔75〕疏短引：写作短序。〔76〕一言：限用同韵一字。均赋：大家都来写赋。〔77〕潘江、陆海：指才士潘岳与陆机。钟嵘《诗品》：“余常言陆才如海，潘才如江。”〔78〕玉：玉饰。鸾：鸾铃。指滕王阁的装饰。〔79〕南浦：南昌西南旧有南浦亭。〔80〕西山：在南昌市外。〔81〕星移：古人以星历纪年，故以星移指岁月迁移。〔82〕阁中帝子：指滕王李元婴。

【阅读提示】

这是一篇骈体文。首叙阁饯之盛，中述阁上观感，末陈作序缘起。江山钟灵毓秀，故先以地理之胜引出宾主之儒雅，盛宴之不俗。接着写远近上下景物之富丽，如诗如画。由景生情，发为感慨：观宇宙之无穷而倍觉人生之短暂，叹世路之险恶而前程实难卜。这都是千秋同慨。末尾自叙有才无路与幸逢盛筵的忧喜交加的心境。全篇抒情、摹景、叙事、议论交织一体，且用典繁多而文思缜密，秀句警句层见迭出，声韵铿锵，文采焕发，气度恢弘，情韵悠远，确实达到了汉语美文的极致。

□杨 炯

杨炯（650—？），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人。少小负才，年十三举神童，授校书郎，但一辈子只做到盈川令。他为“初唐四杰”之一。其诗不多，以五言律诗较有特色。有《杨盈川集》。

从军行^{〔1〕}

烽火照西京^{〔2〕}，心中自不平^{〔3〕}。牙璋辞凤阙^{〔4〕}，铁骑绕龙城^{〔5〕}。雪暗凋旗画^{〔6〕}，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7〕}，胜作一书生。

【注释】

〔1〕《从军行》：《乐府诗集》旧题，属《相和歌辞·平调曲》，内容多反映军旅战争之事。〔2〕西京：即长安。〔3〕不平：充满激情而不能平静。〔4〕牙璋：古代发兵用的兵符。由两块合成，分别为朝廷和主帅所掌，相嵌合处呈牙状。凤阙：指长安。汉武帝在长安造凤阙。《史记·封禅书》载：“建

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5〕铁骑：穿铁甲的骑兵。此指精锐的骑兵。龙城：故址在今蒙古国鄂尔浑河东侧，汉时匈奴大会诸部祭天之所。这里借代敌方要地。〔6〕凋旗画：指旗帜上的绘画暗淡失色。凋，凋落、萎谢。〔7〕百夫长：古代军中下级军官。

【阅读提示】

这首诗表达了诗人慷慨从军的豪情壮声，叙述自己在军情紧急之时将命从军，辞别长安，赶赴龙城前线。那里风雪交加，旗鼓相杂，战斗犹酣。“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充分表现了诗人驰骋沙场，保家卫国的战斗精神。杨炯长于五律，本诗结构明快，对仗工整，慷慨激昂，气势恢宏。

□张若虚

张若虚（生卒年不详），扬州（今属江苏）人。唐中宗神龙（705—707）中，与诗人贺知章、张旭、包融驰名京师，号为“吴中四士”。唐玄宗开元年间尚在世。曾任兖州兵曹。《全唐诗》仅录其诗两首。

春江花月夜^{〔1〕}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2〕}，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3〕}；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4〕}。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5〕}。谁家今夜扁舟子^{〔6〕}？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7〕}。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8〕}。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9〕}。昨夜闲潭梦落花^{〔10〕}，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11〕}。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注释】

〔1〕春江花月夜：乐府旧题，属《清商曲辞·吴声歌曲》之一。后改制成宫廷乐曲。〔2〕滟滟（yàn）：此指水面上月光动荡闪烁的样子。〔3〕芳甸：长满花草的原野。霰（xiàn）：雪珠，此处形容月照花林。〔4〕汀：指江边沙滩。〔5〕悠悠：遥远。青枫浦：原在湖南浏阳县浏水，此泛指遥远的水边。〔6〕扁舟子：指飘荡江湖的游子。〔7〕“玉户”二句意思是：把帘子上的月光卷上卷下卷不去，把砧上的月光拂上拂下也拂不走。意指思妇无

法摆脱月光，排遣离愁别绪。〔8〕月华：月光。〔9〕文：通“纹”，指水波荡漾成纹。〔10〕闲潭：幽静的江潭。〔11〕碣石：地名，在今河北省。潇湘：潇水和湘水，二水在湖南零陵汇合后流入洞庭湖。

【阅读提示】

这是一首被前人评为“以孤篇压倒全唐”的名作。全诗以“春江花月夜”五字为背景，写游子思妇的离愁，表现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同时交织着对宇宙和人生哲理的探索。诗中虽有伤感但并不颓废，初步涤除了宫体诗浮华艳丽的脂粉气。诗人以不同凡响的艺术构思，以写“月”为重点，从月升至月落，角度多变，亦虚亦实，构成完整的艺术形象，境界开阔，含蕴深邃。语言清丽流畅，斑斓多彩；用韵则四句一转，平仄交替，婉转回荡，自有一种既朦胧又浓郁的诗美。闻一多先生称之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

□陈子昂

陈子昂（约659—700），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射洪县）人。唐睿宗文明元年（684）中进士，任右拾遗等职。曾随军至居延海、张掖河一带，后随军北征契丹。在朝十余年，敢于直言陈事，屡不得用。圣历元年（698）因父老辞官还乡，遭权臣武三思（武则天之侄）指使射洪县令罗织罪名，冤死狱中。陈子昂提倡“汉魏风骨”，主张“风雅”、“兴寄”，反对齐梁“绮靡颓废”的诗风。其诗质朴刚健，明朗豪放，对唐诗的健康发展有积极意义。有《陈子昂集》。

登幽州台歌〔1〕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2〕。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注释】

〔1〕幽州：郡名，治所在今北京西南大兴县，古名蓟，是古代燕国的国都。幽州台，又称蓟北楼。〔2〕两句中的“古人”、“来者”，意指贤者。

【阅读提示】

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陈子昂随武攸宜的军队北征契丹，以右拾遗随军参谋之职向武攸宜进谏献计，武不采纳。陈子昂因登蓟北楼，遥想燕昭王招贤纳士之事，抒发自己从军失意、报国无门、抑郁悲愤的感慨。诗人以悲壮苍凉、刚健质朴的诗句，从空间上以辽阔的视野转化为历史漫长、天地悠悠的想像。词意激昂，风格高峻，给人以无穷的遐思。在唐诗发展进程中，陈子昂无愧是继往开来的诗人，诗歌革新的旗手。

□孟浩然

孟浩然（689—740），字浩然，以字行，襄州襄阳（今湖北襄樊）人。早岁隐居襄阳鹿门山。四十岁时到长安应试，不第而归，遂漫游吴越。后以布衣而终。孟浩然与王维交谊甚笃，诗风亦略近，后人将他和王维视作盛唐山水田园诗的代表。孟诗以五言为主，意境清远，一扫初唐浮华文风，有恬淡清纯之美。李白、杜甫都很推崇他的人格和诗句。后人辑有《孟浩然集》。

临洞庭湖赠张丞相〔1〕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2〕。气蒸云梦泽〔3〕，波撼岳阳城〔4〕。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5〕。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6〕。

【注释】

〔1〕张丞相：张九龄，唐玄宗开元年间著名的贤相。后被李林甫排挤出朝。〔2〕涵虚：包涵天宇。混太清：谓水天相接，混而为一。〔3〕云梦泽：古云梦泽为横跨今湖南、湖北两省的大湖。〔4〕岳阳城：在洞庭湖东岸。〔5〕济：指横渡洞庭。端居：平居，隐居。圣明：指圣明的时代。〔6〕羡鱼：《汉书·董仲舒传》引古语云：“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此以钓鱼比喻出仕。

【阅读提示】

孟浩然虽一生两度隐逸，并以布衣终老，但并非是不问世事的人物，相反，其仕宦之情还是颇为急切的。此诗即表达了作者渴望得到援引而有为于世的心境。前四句均为写景，托兴于观湖，气象开阔，通过赞叹洞庭湖的宏大，以颂扬张丞相的心胸和气量。三、四两句，雄浑豪壮，而“蒸”、“撼”二字，堪称诗眼。与杜甫之“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登岳阳楼》），同为历来歌咏洞庭湖的名联。后四句以“舟楫”及“垂钓”为喻，转写自己不甘无为于明时的志向，并希望张丞相加以汲引和推荐。此诗前四句壮美阔远，而后四句气衰力弱，不甚相称，但它的确实反映了唐代不少文人的真实心态：渴望在这个空前强盛的帝国中，通过自己的努力建功立业，以不辜负此“圣明”时代。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还是值得赞赏的。

□王 维

王维（701—761），字摩诘，祖籍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随父迁家蒲州（今山西永济）。举进士，擢为右拾遗。安史之乱中，

他为叛军所俘，被迫任伪职。后来仍列朝官，终尚书右丞。他长期居住蓝田辋川，过着半官半隐生活，常能识大自然渊默空灵的妙谛。善绘画，精音律。其诗设色清丽，语句谐美，苏轼评价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有《王右丞集》。

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1〕}。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2〕}。

【注释】

〔1〕“竹喧”二句：洗衣女归而闻竹林喧笑，渔舟驶下而见莲叶摇动。

〔2〕“随意”二句：随意，尽管。《楚辞·招隐士》：“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阅读提示】

本诗抒发了诗人对于大自然的无限向往之心，和对于山村生活的无限眷恋之情。全诗前六句选取最有特征的景物，由“空山新雨后”而“莲动下渔舟”，由景物而人物，由静态而动态，由景色而声音，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创造了一幅天趣盈然的山村生活情景。尾联转到抒情：眼前这种松林清泉、浣女渔舟的生活，足可使王孙们留恋不返的。

鹿 柴^{〔1〕}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2〕}，复照青苔上。

【注释】

〔1〕鹿柴（zhài）：作者蓝田辋川山庄中的一个小地名。柴，也写作“砦”，同“寨”，栅栏。〔2〕景：日光。返景：指夕阳之返照。

【阅读提示】

王维晚年居于蓝田辋川别墅，与好友裴迪歌咏山中景色之作颇多。今《辋川集》中收王维五绝二十首，此为第五首，写山景之幽深寂静。前两句诉诸于听觉，以“人语响”衬托出整个“空山”的静；后两句诉诸于视觉，以夕阳返照之光线反衬出“深林”中的幽暗。全诗气氛孤寂，色调幽冷，虽无禅语，而有禅意，表现了作者晚年栖心佛教、追求恬静空寂的心理。

李白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人。天宝初，召为供奉翰林。为权贵所谗，不到两年被迫辞官离京，长期过着漫游生活。安史乱起，因参加永王李璘幕府受牵累，下狱浔阳；出狱后又被流放夜郎，幸途中遇赦东归。晚年飘泊江南，病死于当涂。李白性格豪迈，对当时政治腐败深恶痛绝。其诗多强烈抨击封建权贵，深切关怀时局安危，热爱祖国山河，同情下层人民，抒发美好理想之作，风格雄健奔放，想像丰富奇特，夸张大胆惊人，语言清新俊逸，被称为“诗仙”。他是屈原之后又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韩愈《调张籍》）他对后代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今存诗九百多首，有《李太白集》。

蜀道难^{〔1〕}

噫吁嚱^{〔2〕}，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3〕}，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4〕}，不与秦塞通人烟^{〔5〕}。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6〕}。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7〕}。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8〕}，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9〕}，百步九折萦岩峦。扞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10〕}。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巉岩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11〕}，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豗^{〔12〕}，砅崖转石万壑雷^{〔13〕}。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剑阁峥嵘而崔嵬^{〔14〕}，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15〕}。朝避猛虎，夕避长蛇^{〔16〕}，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17〕}，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注释】

〔1〕《蜀道难》：乐府旧题，属《相和歌辞·瑟调曲》。《乐府诗集》解题云：“《蜀道难》备言铜梁、玉垒（均蜀中山名）之阻。”本篇根据这一诗题的传统内容，以雄健奔放的笔调，运用夸张形容的手法，描绘了由秦入蜀道路上惊险而奇丽的山川，表现了诗人杰出的艺术才能和丰富的想像力。〔2〕噫吁

（xū）^{〔1〕} 噫（hū）：三个都是惊叹词，蜀地方言。〔3〕蚕丛及鱼凫：传说中古蜀国两个国王。〔4〕尔来：自那时以来。〔5〕秦塞：秦地。秦中自古称为四塞之国。〔6〕太白：山名，在今陕西省眉县东南。〔7〕“地崩山摧”二句：公元前306年秦惠王灭蜀，使张仪筑都城，置蜀郡。在秦国开发蜀

地时，流传有五个大力士（五丁）开山的神话。据说，秦惠王许嫁五位美女给蜀王，蜀王派五个力士去接迎。回到梓潼，见一大蛇钻入山穴。五个大力士一起抓住蛇尾往外拖，把山拉倒。力士及美女都被压死，山也分成五条大岭。见《华阳国志·蜀志》及《艺文类聚》引《蜀王本记》。〔8〕“六龙”句：古代神话说，羲和驾着六条龙所拉的车子在天上载着太阳运行。这里六龙回日的意思是说，山高险峻，连羲和都为之回车绕行。高标：极高的标志。〔9〕青泥：青泥岭，在今陕西省略阳县西北。盘盘：曲折貌。〔10〕“扪参历井”二句：意为在蜀道上仿佛可摸到头上的参星，就好像在井星边行走，会紧张得屏住呼吸。据古天文学家所说，秦属参宿分野，蜀属井宿分野。胁息：敛住呼吸。膺：胸。〔11〕子规：即杜鹃，又名杜宇，是蜀地所产的鸟，相传为蜀国上古望帝魂魄所化生。子规啼声哀怨动人，听起来好像说：“不如归去！”〔12〕喧豕（huī）：哄闹声。〔13〕砢（pīng）崖：水击山石（声）。转石：转动岩石（声）。〔14〕剑阁：在今四川省剑阁县北，即大剑山和小剑山之间的一条栈道，又名剑门关。〔15〕“一夫当关”以下四句：语本张载《剑阁铭》：“一夫荷载，万夫趯趯。形胜之地。匪亲勿居。”匪亲：不是自己的亲近之人。〔16〕猛虎、长蛇：暗指残害人民的蜀中叛逆者。〔17〕锦城：即锦官城，成都的别称。

【阅读提示】

孟棨《本事诗·高逸》载，李白初到长安，贺知章造访，见《蜀道难》，“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本诗特立，首以三个惊叹词起句，继用浓笔重墨酣畅雄健而诡异怪丽的手法，驱遣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并用夸张形容手法，极力描写由秦入蜀道路上艰难惊险的山川，使人如置身于人神天地之外的境地。这在“时人共言锦城之乐，而不知畏途之险，异地之虞”（顾炎城《日知录》）之时，提出“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的危险和“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的主张，客观上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将进酒〔1〕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2〕。岑夫子，丹邱生，将进酒，杯莫停〔3〕。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4〕。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5〕。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6〕。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7〕。

【注释】

〔1〕《将进酒》：乐府旧题，《乐府诗集》属《鼓吹曲辞·汉铙歌》。内容多写饮酒放歌时的情感。〔2〕会须：应该。〔3〕岑夫子：即岑勋，

南阳人。丹邱生：即元丹邱。岑、元都是李白好友。〔4〕钟鼓饕玉：钟鼓是权贵人家的音乐，饕玉是形容富贵人家的饮食器皿，这里指代富贵利禄。

〔5〕陈王：指曹植，曾封为陈思王。平乐：宫观名。曹植诗《名都篇》云：“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6〕径须：直须、应该。〔7〕五花马：指毛色斑斓的名贵之马。将出：拿出。

【阅读提示】

这首诗是李白的代表作之一。它慨叹“古来圣贤皆寂寞”，表现出一种鄙弃世俗、蔑视富贵的傲岸精神。但由于内心的矛盾无法排遣解决，因而诗中也流露出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消极情绪。全诗以河水急下、直泻入海的气魄，和笔酣墨饱、豪迈狂放的风格，着力表现了此时的豪纵心情。《唐诗别裁》云：“读李（白）诗者于雄快之中，得其深远宕逸之神，才是谪仙人面目。”此篇足以当之。

峨眉山月歌

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1〕。夜发清溪向三峡〔2〕，思君不见下渝州〔3〕。

【注释】

〔1〕平羌江：即青衣江。源出四川芦山县西北，流至乐山县入岷江。

〔2〕清溪：即清溪驿，在今四川犍为县。〔3〕渝州：今重庆一带。

【阅读提示】

此为诗人离开四川去游历的途中所作。前两句描写空中挂着半轮秋月，江中倒映着月影。后两句本来是写作者从清溪出发、经过渝州驶向三峡的旅途，但却是从追赶月亮的角度来写的，好像正是因为想始终看见峨眉山的月亮，才急着半夜出发、急着顺江东下，因为越往东面去，才能一直看得见向西运行的月亮。全诗优美流畅，写对峨眉山月的依恋，或许亦是对故乡的恋恋不舍。李白此诗，不过二十八字，却连用五个地名，而丝毫不见堆砌痕迹，可以见出李白绝句空灵明快、精于造语的特点。

□高 适

高适（约702—765），字达夫，一字仲武，德州蓰（今河北景县）人。早年家贫，客游梁、宋间。后荐举有道科，任封丘尉。不久参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府为掌书记。安史乱起，迁侍御史，升谏议大夫，出任淮南、西川节度使等，官终散骑常侍，世称高常侍。封渤海

县侯。高适以边塞诗最为著名，与岑参并称。其诗音响嘹亮，雄健奔放，激昂慷慨。有《高常侍集》。

燕歌行并序〔1〕

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者〔2〕，作《燕歌行》以示适。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

汉家烟尘在东北〔3〕，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4〕，天子非常赐颜色〔5〕。**枌**金伐鼓下榆关〔6〕，旌旆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瀚海〔7〕，单于猎火照狼山〔8〕。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9〕。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大漠穷秋塞草腓〔10〕，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11〕。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12〕。边庭飘飖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13〕！杀气三时作阵云〔14〕，寒声一夜传刁斗〔15〕。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16〕。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17〕。

【注释】

〔1〕燕(yān)歌行：乐府属《相和歌辞·平调曲》，内容多写征戍之事。〔2〕张公：即张守珪。开元二十一年(733)以后，为幽州长史、营州都督、河北节度副大使，反击契丹在边境的骚扰有功。开元二十六年，因隐匿部下的败绩，谎报军情，被贬为括州刺史。〔3〕汉家：指唐朝，此以汉喻唐。以下汉将皆指唐将。〔4〕横行：所向无敌的意思。〔5〕赐颜色：天子恩赐朝见，赏面子。**枌**〔6〕**枌**(chuāng)金：击钲。古代行军中用来节制步伐。**枌**，又通“撞”。伐鼓：击鼓。榆关：今河北省山海关。〔7〕羽书：指军中紧急文书。瀚海：沙漠。此指边疆。〔8〕狼山：即狼居胥山，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西北。〔9〕凭陵：逼压。〔10〕穷秋：秋末。腓：病、枯萎。〔11〕玉箸：比喻思妇的眼泪，此处借指思妇。〔12〕蓟北：指蓟县以北地区，泛指东北边地。〔13〕绝域：僻远之处。〔14〕三时：指晨、午、晚，即整日。〔15〕刁斗：古时军中值夜巡更所用铜锅，亦用以烧饭。〔16〕死节：指为国牺牲。〔17〕李将军：指西汉名将李广。

【阅读提示】

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契丹骚扰边境，辅国大将军张守珪掩饰败绩，谎报军功而遭贬。此诗即以此为背景，通过一次战斗全过程的描写，讽刺、抨击将帅的骄奢淫逸、腐败无能和不恤士卒，赞扬战士誓死报国的精神，并表现其饱受长期戍边征战之苦和征人思妇两地相思之情。在艺术手法上，诗人

将“面”上的铺叙和“点”上的刻画有机结合，最后点出题旨。全诗的对比手法也很成功，如“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等句，深刻揭示了军中的苦乐不均。全诗韵脚的转换随内容的变化而不同，诗情、画意和韵律和谐统一，音节嘹亮，气势浑雄，激越深沉，是唐代边塞诗中的名篇。

□ 杜 甫

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襄阳（今湖北襄樊），生于河南巩县。举进士不第，到各地壮游。天宝五年（746）到长安，过了十年寄食人下的屈辱困守生活。安禄山军陷长安，杜甫逃奔凤翔谒见肃宗，被任为左拾遗，寻出为华州司功参军。乾元二年（759）杜甫弃官入蜀，至成都筑草堂于浣花溪畔；后一度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中任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大历三年（768）出川，在岳州、潭州、衡州一带漂泊；大历五年病死湘水舟中。杜甫的诗表现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上悯国难，下痛民艰，题材广泛，极为深刻，被称为“诗史”。他是我国古代最负盛誉的现实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圣”。杜诗以古体诗、律诗见长，风格多样，而以沉郁顿挫为主。有《杜工部集》。

羌 村^{〔1〕}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2〕}。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3〕}，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4〕}。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歔^{〔5〕}。夜阑更秉烛^{〔5〕}，相对如梦寐。

【注释】

〔1〕羌村：在邠州（今陕西省中部富县）城外。天宝十五载（756）六月，他带家小逃难在邠州住下。过了一年，杜甫在行都凤翔因疏救房琯触怒肃宗，被放还乡，写下这《羌村三首》。〔2〕峥嵘：原指山岭高崇峻峭貌，这里形容空中云层险峻。日脚：指从云层缝隙下斜到地面的阳光。〔3〕妻孥：妻子儿女。〔4〕遂：遂顺，如愿。〔5〕夜阑：夜深。

【阅读提示】

这首诗是《羌村三首》的第一首，写由甘肃凤翔回到家时的场景。所谓“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写出了诗人突然回来给妻孥带来的意外惊喜和悲喜交集的情境；所谓“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写出了这惊喜令人不可置信，相对无言，仿佛在做梦一般。诗的篇幅比较短，内容朴实真切，语言直白通俗，意蕴凝滞深沉，一唱三叹，感人至深。

新婚别

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1〕}。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结发为妻子，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2〕}。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3〕}。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4〕}。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5〕}。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苍黄^{〔6〕}。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7〕}。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8〕}。自嗟贫家女，久致罗襦裳^{〔9〕}。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10〕}。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人事多错迁^{〔11〕}，与君永相望。

【注释】

〔1〕兔丝：即菟丝子，一种蔓生的草。蓬麻：蓬草和麻，都是矮小植物。〔2〕无乃：岂不是。〔3〕河阳：孟津，在今河南孟县，是洛阳外围的重镇。〔4〕身：指新妇在家庭中的身份。未分明：尚未明确。古代礼仪规定，新妇嫁三日后告庙，才算是成婚，然后可以称丈夫的父母为姑嫜。〔5〕归：女子出嫁叫归。将：伴随。此句即“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意思。〔6〕苍黄：即仓皇。此句谓形势急迫，内心慌乱。〔7〕戎行：指军队行伍。〔8〕兵气：士气。不扬：不振作。〔9〕久致：好久才办成。罗襦裳：绮罗制成的新衣，此指成婚时的新嫁衣。〔10〕洗红妆：洗去脸上的脂粉。指不再打扮，以示对丈夫的忠贞。〔11〕错迁：错杂交迁，指不如意。

【阅读提示】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十月，郭子仪等九节度使率六十万大军包围安庆绪（安禄山之子）于邺城。明年三月，由于唐军无统帅，进退无人指挥，叛将史思明来救时，唐军不战自溃。郭子仪不得不率朔方军断河阳桥，以保东京洛阳，并大量征兵，长安亦为之震动。在这局势危急之时，杜甫将从洛阳至华州途中的见闻写成了著名的“三吏”、“三别”六首组诗。本篇为通过新妇口吻送别征人之词，诉述她“暮婚晨告别”的无限悲苦。面对危殆的形势，她强抑住个人遭际的不幸，转而鼓励丈夫在军队中努力作战，报效国家，语意激昂。这一矛盾的心理状态，反映了广大人民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惨痛境遇和以大局为重的爱国精神，这也是杜甫忧国忧民思想的具体体现。诗中纯以新妇口吻，层层诉说，思绪郁结，刻画入微。曲折而深刻地展示了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和思想感情发展变化的脉络。诗中起句和结句，都托以比兴，备极吞吐，既有民间诗的风味，且益显凄切感人。

蜀相^{〔1〕}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2〕}。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3〕}，两朝开济老臣心^{〔4〕}。出师未捷身

先死^{〔5〕}，长使英雄泪满襟。

【注释】

〔1〕蜀相：指诸葛亮。〔2〕丞相祠堂：今名武侯祠，在成都市南郊。锦官城：成都的别称。〔3〕三顾句：指刘备三顾茅庐于隆中，多次劳烦诸葛亮出山，向他教天下大计。〔4〕两朝开济：指诸葛亮辅佐刘备开创蜀汉大业，又在后主刘禅朝中鞠躬尽瘁、匡济危时。〔5〕出师句：诸葛亮于建兴十二年（234）春出兵伐魏，功未立而病死于渭水南五丈原军中。

【阅读提示】

这首诗作于唐肃宗上元元年（760）春，杜甫初至成都时。对诸葛亮生平地位和事业，作了概括性的总结。诸葛亮所处的时代，后主庸懦，权奸用事，致使英雄志士无法成就功业，诗人之伤痛，或正在于此。此诗前四句写景，后四句论事，抒情贯穿前后。意境深邃，感慨无限，历来被誉为“七律正宗”。其中“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千古同慨，更是世代传诵的名句。

登 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1〕}，潦倒新停浊酒杯^{〔2〕}。

【注释】

〔1〕“艰难”句：意思是说，时局艰难，自己年龄已老，功业无成。
〔2〕“潦倒”句：时杜甫因病戒酒，故云“新停”。

【阅读提示】

这首诗是杜甫大历二年（767）秋天在夔州时所写。全诗通过登高所望夔州特定秋江景色，倾诉了自己长年漂泊、老病孤愁的复杂感情。诗歌慷慨激越，动人心弦，八句全对（其中首联为当句对），一气流转，给人均齐对称的美感而不见斧凿之痕，体现了杜甫沉郁顿挫的诗风和严谨的格律。诗人把家愁与国愁紧密交织，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更让人感到这位人民诗人的伟大。杨伦盛赞此诗为“杜集七言律诗第一”（《杜诗镜铨》）。明代胡应麟更称之为：“此当为古今七言律第一，不必为唐人七言律第一也。”

□岑 参

岑参（715—770），原籍南阳（今属河南），迁居江陵（今属湖北）。中进士，授右率府兵曹参军。曾两次到西北边陲，在高仙芝、封常清的幕府中度过六七年边塞生活。安史乱起，岑参东归勤王。于任右补阙时，因“频上封章，指述权佞”，改为起居舍人。再贬为虢州长史。晚年升为嘉州刺史，世称岑嘉州。其诗气势雄健，风格明快，是盛唐著名边塞诗人。有《岑嘉州集》。

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1〕}

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2〕}，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3〕}，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4〕}，幕中草檄砚水凝^{〔5〕}。虏骑闻之应胆慑^{〔6〕}，料知短兵不敢接^{〔7〕}，车师西门伫献捷^{〔8〕}。

【注释】

〔1〕走马川：又名左末河，即今新疆车尔成河。封大夫：指唐北庭都护、西伊节度、瀚海军使、摄御史大夫封常清，岑参时任安西北庭节度判官。西征：指天宝十三年（754）封常清率军征讨播仙城（即左末城），走马川是西征播仙的必由之路。〔2〕轮台：今新疆轮台县，唐时属庭州，隶属北庭都护府，置有静塞军。〔3〕金山：即阿尔泰山。唐人边塞诗中多以泛指塞外山脉。烟尘飞：指发生了战事。〔4〕五花、连钱：指五花马、连钱骢两种名马，一说指马身上斑驳的毛色。旋：立刻。〔5〕草檄：起草声讨敌人的文书。〔6〕慑：恐惧。〔7〕短兵：指刀剑一类的短兵器。接：交锋。〔8〕车师：唐安西都护府所在地，今新疆吐鲁番县。

【阅读提示】

这首边塞诗，以豪迈乐观的情怀，颂扬了出征将士不畏艰险的英雄气概，表达了奏捷凯旋的必胜信念。作者从自然环境写起，边塞绝域的风光，令人惊心动魄，继而转写战争烽烟，把狂风夜吼、飞沙走石的自然环境和烟尘突起、匈奴压境的战争形势，都用来反衬唐军的不畏严寒、军纪严明的强大声威，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唐军将士艰苦卓绝的战斗豪情，因此结尾对胜利的期许和预祝就显得十分自然。全诗句句用韵，三句一转，形成铿锵急促的音调，与诗的内容和谐统一。岑参还有一首《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与本篇为同时同事之作，可参照阅读：

轮台城头夜吹角，轮台城北旄头落。羽书昨夜过渠黎，单于已在金山西。戍楼西望烟尘黑，汉兵屯在轮台北。上将拥旄西出征，平明吹笛大军行。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虏塞兵气连云屯，战场白骨缠草根。剑河风急雪片阔，沙口石冻马蹄脱。亚相勤王甘辛苦，誓将报主静边

尘。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

□李 益

李益（748—827），字君虞，陇西姑臧（今甘肃武威）人。代宗大历四年（769）进士，授郑县尉。后弃官北游河朔，在幽州节度使刘济的幕府中任从事。宪宗时，任秘书少监。后官至礼部尚书。李益居边塞十余年，其诗多写军中生活，意气慷慨，尤善七绝。是中唐著名的边塞诗人。

夜上受降城闻笛^{〔1〕}

回乐烽前沙似雪^{〔2〕}，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3〕}，一夜征人尽望乡。

【注释】

〔1〕受降城：唐初朔方军总管张士愿筑有东、西、中三座受降城，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这里指的是西受降城，在今杭锦后旗乌加河北岸。一说此受降城即为回乐县城的别称。〔2〕回乐烽：回乐县（故城在今宁夏灵武县西南）境内的烽火台。〔3〕芦管：一种乐器，以芦叶为管，管口有簧，管面有孔，下端有铜喇叭嘴。

【阅读提示】

这首绝句反映的是征人久戍思归之情。前两句为登楼所见，以浓重之笔勾勒出一幅寥廓荒寒的边地月夜图景，作为抒情的特定环境。在如此静穆的夜境中，突然传来凄怨的芦管之声，自然引起了征人的无限乡思。此诗形象鲜明，意境高远，表现了作者对守边将士思想感情的深切体察，颇为感人。此诗在当时就被谱入弦管，天下传唱。不过，由于时代的变化，中唐的边塞诗终究还是缺了点盛唐边塞诗那种雄浑高昂的气概。

□韩 愈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县）人。祖籍昌黎（今辽宁义县），世称韩昌黎。中进士，德宗贞元十九年（803）任监察御史。因上疏请求减免徭役租税，被贬为阳山令。宪宗元和十二年（817），随宰相裴度讨伐淮西吴元济有功，升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因谏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移袁州，不

久回朝，历官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显职。韩愈反对六朝以来的浮靡文风，反对骈文，提倡古文，强调文道合一，言之有物，与柳宗元同是中唐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其散文气势雄健，纵横捭阖，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有很高的成就。他的诗构思奇特，光怪陆离，自成一格。有《昌黎先生集》。

张中丞传后叙^{〔1〕}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2〕}，愈与吴郡张籍阅家中旧书^{〔3〕}，得李翰所为《张巡传》^{〔4〕}。翰以文章自名，为此传颇详密。然尚恨有阙者：不为许远立传^{〔5〕}，又不载雷万春事首尾^{〔6〕}。

远虽材若不及巡者，开门纳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处其下，无所疑忌，竟与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7〕}。两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8〕}，以为巡死而远就虏，疑畏死而辞服于贼^{〔9〕}。远诚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爱之肉^{〔10〕}，以与贼抗而不降乎？当其围守时，外无虺蜥蚊子之援，所欲忠者，国与主耳。而贼语以国亡主灭^{〔11〕}，远见救援不至，而贼来益众，必以其言为信。外无待而犹死守，人相食且尽，虽愚人亦能数日而知死处矣^{〔12〕}。远之不畏死亦明矣！乌有城坏其徒俱死，独蒙愧耻求活？虽至愚者不忍为，呜呼！而谓远之贤而为之邪？

说者又谓远与巡分城而守^{〔13〕}，城之陷，自远所分始，以此诟远^{〔14〕}。此又与儿童之见无异。人之将死，其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绳而绝之，其绝必有处^{〔15〕}。观者见其然，从而尤之^{〔16〕}，其亦不达于理矣。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如是哉^{〔17〕}！如巡、远之所成就，如此卓卓^{〔18〕}，犹不得免，其他则又何说！

当二公之初守也，宁能知人之卒不救，弃城而逆遁^{〔19〕}？苟此不能守，虽避之他处何益？及其无救而且穷也，将其创残饿羸之余^{〔20〕}，虽欲去，必不达。二公之贤，其讲之精矣^{〔21〕}！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当是时，弃城而图存者，不可一二数^{〔22〕}；擅强兵坐而观者，相环也^{〔23〕}。不追议此，而责二公以死守，亦见其自比于逆乱^{〔24〕}，设淫辞而助之攻也^{〔25〕}。

愈尝从事于汴、徐二府^{〔26〕}，屡道于两府间，亲祭于其所谓双庙者^{〔27〕}。其老人往往说巡、远时事，云：南霁云之乞救于贺兰也^{〔28〕}，贺兰嫉巡、远之声威功绩出己上，不肯出师救。爱霁云之勇且壮，不听其语，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29〕}。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云知贺兰终无为云出师意，即驰去。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

图^{〔30〕}，矢着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31〕}。”——愈贞元中过泗州^{〔32〕}，船上人犹指以相语。——城陷，贼以刃胁降巡，巡不屈，即牵去，将斩之；又降霁云，云未应。巡呼云曰：“南八^{〔33〕}，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云笑曰：“欲将以有为也，公有言，云敢不死！”即不屈。

张籍曰：“有于嵩者，少依于巡；及巡起事^{〔34〕}，嵩常在围中^{〔35〕}。籍大历中于和州乌江县见嵩^{〔36〕}，嵩时年六十余矣。以巡初尝得临涣县尉^{〔37〕}，好学，无所不读。籍时尚小，粗问巡、远事，不能细也。云巡长七尺余，须髯若神。尝见嵩读《汉书》，谓嵩曰：‘何为久读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于书读不过三遍，终身不忘也。’因诵嵩所读书，尽卷不错一字。嵩惊，以为巡偶熟此卷，因乱抽他帙以试^{〔38〕}，无不尽然。嵩又取架上诸书，试以问巡，巡应口诵无疑。嵩从巡久，亦不见巡常读书也。为文章，操纸笔立书，未尝起草。初守睢阳时，士卒仅万人，城中居人户，亦且数万，巡因一见问姓名，其后无不识者。巡怒，须髯辄张。及城陷，贼缚巡等数十人坐，且将戮。巡起旋^{〔39〕}，其众见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众泣，不能仰视。巡就戮时，颜色不乱，阳阳如平常^{〔40〕}。远宽厚长者，貌如其心，与巡同年生，月日后于巡，呼巡为兄，死时年四十九。”嵩贞元初死于亳、宋间^{〔41〕}，或传嵩有田在亳、宋间，武人夺而有之，嵩将诣州讼理^{〔42〕}，为所杀。嵩无子，张籍云。

【注释】

- 〔1〕张中丞：即张巡（709—757），邓州南阳（今河南南阳）人，开元末进士，在守睢阳时，诏拜御史中丞，故称张中丞。〔2〕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元是和唐宪宗的年号。〔3〕张籍：字文昌，原籍吴郡，寄居和州。〔4〕李翰：赞皇（今河北赞皇）人，张巡的好友。他写的《张巡传》原文已佚。〔5〕许远（709—758）：盐官（今浙江海宁）人，字令威，睢阳太守。安禄山部将尹子奇攻睢阳，他向张巡告急，张巡带三千兵与他共同守城，城破被俘，次年遇害。〔6〕雷万春：张巡部下勇将。据说，有一次他在城上与敌将对话，脸上被射六箭，犹兀立不动，敌人怀疑他是木偶。睢阳城破时，与张巡一起遇难。一说，此处“雷万春”三字，当是“南霁云”之误。〔7〕睢阳城破时，张巡、许远等被俘，敌人先杀张巡、南霁云等36人，因许远是睢阳太守，被解往洛阳邀功，许远在途中不屈而死。〔8〕通知：通晓。〔9〕辞服：请降。〔10〕食其所爱之肉：睢阳被围久，粮尽，先吃树叶、纸张、皮革，后吃马、雀、鼠，最后食人。张巡杀爱妾，许远杀童奴，给士兵当粮食。〔11〕国亡主灭：指潼关失守，长安陷落，唐玄宗逃到西蜀。〔12〕数（shǔ）：计算。〔13〕说者：发议论的人。分城而守：张巡和许远各守睢阳城的一方，张守东北，许守西南，敌人是从许远所守的西南面攻入睢阳的。〔14〕诟（gòu）：诽谤。〔15〕处：处所。〔16〕尤：指责。〔17〕不乐成人之美：《论语·颜渊篇》：“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18〕卓卓：卓越，突出。〔19〕逆遁：预先逃遁。〔20〕将：统率。创残：受伤残废的人。饿羸（léi）：饥饿瘦弱的

人。〔21〕讲之精：考虑得很周密。讲，谋划。〔22〕一二数：一两个人。当时贪生怕死、弃城逃窜的人不少，如谯郡太守杨万石、雍丘县令令狐潮先后降贼，山南东道节度使鲁灵弃南阳逃襄阳，灵昌太守许叔冀奔彭城等都是。〔23〕相环也：四周都是。当时闻丘晓、尚衡、贺兰进明都拥有强大军队，驻在睢阳周围。〔24〕自比于逆乱：把自己跟叛逆作乱的人等同起来。〔25〕设淫辞：制造夸大失实的言词。〔26〕从事：唐时通称幕僚为从事，这里作动词用，任职的意思。汴、徐二府：今河南开封和江苏徐州。韩愈曾在这两地做过节度使幕府里的推官。〔27〕双庙：张巡、许远死后，肃宗追赠巡为扬州大都督，远为荆州大都督，在睢阳立庙，称作双庙。〔28〕南霁云：张巡的部将，魏州顿丘（今河南清丰）人。贺兰：指贺兰进明，时任河南节度使，张巡派南霁云突围出去向他求救，他却不肯出兵。〔29〕延：请。〔30〕浮图：亦作“浮屠”，佛塔。〔31〕志：标记。〔32〕贞元：唐德宗年号（785—805）。泗州：唐属河南道，州治在临淮，即贺兰进明屯兵处。〔33〕南八：南霁云排行第八，故称。〔34〕起事：起兵讨伐安、史叛军。〔35〕围中：围城之中，指睢阳。〔36〕大历：唐代宗年号（766—779）。和州乌江县：今安徽和县东北乌江镇。〔37〕于嵩居张巡幕中，参加睢阳守卫；张巡殉难后，朝廷推恩封赏，于嵩也叙功得官。临涣县：今安徽宿县。〔38〕帙（zhì）：书套。这里指书。〔39〕旋：盘旋，指环顾四周。〔40〕阳阳：安详的样子。〔41〕毫（bó）：亳州，今安徽亳县。宋：宋州，即睢阳，今河南商丘。〔42〕诣州讼理：到州府告状。

【阅读提示】

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安史叛军围困睢阳，张巡和许远合兵共守危城，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军的情况下，奋战数月，牵制住大量敌军，保卫了江淮地区。睢阳失守后，两人都壮烈牺牲。当时的一些文武官员，为了替叛乱活动张目，制造流言，诋毁张巡、许远。张巡的友人李翰，在睢阳曾亲见战守事迹，撰写了《张中丞传》上呈肃宗，以伸张正义。五十年后，即唐宪宗元和二年，韩愈读了李翰的文章，深有感慨，又写了《张中丞传后叙》。此文题名“后叙”，兼含后作及列于文章之后的序言两层意思。它弥补了李翰“不为许远立传”的缺陷，全面系统地批驳了“小人”之言，歌颂了张巡、许远“守一城，捍天下”的功绩。文章有生动的记叙、愤激的议论，寄托着韩愈要求平定割据、统一唐王朝的爱国之情。

□刘禹锡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人，祖籍中山（今河北定县）。举进士，历任渭南主簿，迁监察御史、屯田员外郎。刘禹锡与王叔文、王伾、柳宗元同为永贞革新的核心人物。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朗州司马，后任连州、夔州等地刺史，太子宾客，官终检校礼部尚书。文学成就以诗歌为最，生前与白居易齐名。他的诗内容丰富，富有现实意义。语言精练含蓄，风格清新自然。有《刘梦得集》。

西塞山怀古^{〔1〕}

王濬楼船下益州^{〔2〕}，金陵王气黯然收^{〔3〕}。千寻铁锁沉江底^{〔4〕}，一片降幡出石头^{〔5〕}。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注释】

〔1〕西塞山：在今湖北大冶县东，是长江中流要塞之一，三国时曾是吴国境内的重要江防前线。〔2〕王濬(jùn)：字士治，为西晋益州刺史。太康元年(280)正月，濬自益州(今四川成都)发兵攻吴。〔3〕金陵：今南京市，时为东吴京城。〔4〕千寻铁锁：指东吴设于险要处的江防设备铁锁。〔5〕石头：即石头城，也就是金陵。建安十六年(211)为孙权所筑。

【阅读提示】

这首七律咏晋、吴兴亡事迹，慨叹于凭借地形险要、军备精良而割据一方、称王称霸的地方势力，总归要失败。这个思想对中唐以来藩镇拥兵称雄、破坏国内统一的局面，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诗言简意丰，思想深刻。尾联怀古慨今，寓意深远。

白居易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后迁居下邳(今陕西渭南)。举进士。历任盩厔(今陕西周至)县尉、翰林学士、左拾遗等职。敢于进言直谏，为权贵所恶，于元和十年(815)被贬为江州司马。后任忠州、杭州、苏州刺史，多为当地百姓做好事，深得人心。官至刑部尚书。他是杜甫之后又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其所作诗、词、乐府内容丰富，风格多样，语言通俗，对后代有广泛影响。有《白氏长庆集》。

长恨歌^{〔1〕}

汉皇重色思倾国^{〔2〕}，御宇多年求不得^{〔3〕}。杨家有女初长成^{〔4〕}，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5〕}，六宫粉黛无颜色^{〔6〕}。春寒赐浴华清池^{〔7〕}，温泉水滑洗凝脂^{〔8〕}。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9〕}。云鬓花颜金步摇^{〔10〕}，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11〕}，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

宴无闲暇^{〔12〕}，春从春游夜专夜^{〔13〕}。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金屋妆成娇侍夜^{〔14〕}，玉楼宴罢醉和春^{〔15〕}。姊妹弟兄皆列土^{〔16〕}，可怜光彩生门户^{〔17〕}。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18〕}。骊宫高处入青云^{〔19〕}，仙乐风飘处处闻^{〔20〕}。缓歌慢舞凝丝竹^{〔21〕}，尽日君王看不足。渔阳鼙鼓动地来^{〔22〕}，惊破《霓裳羽衣曲》^{〔23〕}。九重城阙烟尘生^{〔24〕}，千乘万骑西南行。翠华摇摇行复止^{〔25〕}，西出都门百余里^{〔26〕}。六军不发无奈何^{〔27〕}，宛转蛾眉马前死^{〔28〕}。花钿委地无人收^{〔29〕}，翠翘金雀玉搔头^{〔30〕}。君王掩面救不得^{〔31〕}，回看血泪相和流。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32〕}。峨嵋山下少人行^{〔33〕}，旌旗无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34〕}。行宫见月伤心色^{〔35〕}，夜雨闻铃肠断声^{〔36〕}。天旋日转回龙驭^{〔37〕}，到此踌躇不能去^{〔38〕}。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39〕}。君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信马归^{〔40〕}。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41〕}。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西宫南苑多秋草^{〔42〕}，宫叶满阶红不扫。梨园弟子白发新^{〔43〕}，椒房阿监青娥老^{〔44〕}。夕殿萤飞思悄然^{〔45〕}，孤灯挑尽未成眠^{〔46〕}。迟迟钟鼓初长夜^{〔47〕}，耿耿星河欲曙天^{〔48〕}。鸳鸯瓦冷霜华重^{〔49〕}，翡翠衾寒谁与共^{〔50〕}？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临邛道士鸿都客^{〔51〕}，能以精诚致魂魄^{〔52〕}。为感君王展转思，遂教方士殷勤觅^{〔53〕}。排空驭气奔如电^{〔54〕}，升天入地求之遍。上穷碧落下黄泉^{〔55〕}，两处茫茫皆不见。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56〕}，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57〕}，雪肤花貌参差是^{〔58〕}。金阙西厢叩玉扃^{〔59〕}，转教小玉报双成^{〔60〕}。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61〕}。揽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银屏迤迤开^{〔62〕}。云鬓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风吹仙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泪阑干^{〔63〕}，梨花一枝春带雨。含情凝睇谢君王^{〔64〕}，一别音容两渺茫。昭阳殿里恩爱绝^{〔65〕}，蓬莱宫中日月长^{〔66〕}。回头下望人寰处^{〔67〕}，不见长安见尘雾。惟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68〕}。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69〕}。但令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七月七日长生殿^{〔70〕}，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71〕}，在地愿为连理枝^{〔72〕}。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注释】

〔1〕本诗为白居易三十五岁时所作。当时，陈鸿也写了一篇《长恨歌传》，歌和传都以玄宗与杨玉环的爱情故事为题材，因是悲惨结局，故以“长恨”名篇。〔2〕汉皇：指汉武帝，这里借指唐玄宗李隆基。唐朝人写本朝皇帝事，不便直说，往往借汉代唐。倾国：指容颜绝美的女子。《汉书·外戚传》说，李延年曾对汉武帝唱了一首歌，赞美自己妹妹李夫人的美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倾国倾城”，后来就成为美女的代称。

〔3〕御宇：统治天下。〔4〕杨家有女：指杨玉环，蒲州永乐（今山西芮城）人，幼时养在叔父杨玄珪家。开元二十三年（735），册封为寿王妃（李隆基子）妃。二十八年，李隆基为了夺取她，先度她为女道士，住太真宫，改名太真。天宝四年（745），册封为贵妃。〔5〕回眸：回视。〔6〕六宫：古代后妃们住的地方。粉黛：美女的代称。〔7〕华清池：华清宫内温泉浴池名，旧址在今陕西临潼骊山。〔8〕凝脂：形容洁白柔嫩的皮肉。〔9〕新承恩泽：最初受到皇帝的宠爱。〔10〕云鬓：妇女的秀发。花颜：像花一样的容貌。金步摇：妇女插在发髻上的一种首饰，用金丝串珍珠而成。因它随步摇晃生姿，故称。〔11〕苦：恨。〔12〕承欢：承受欢宠。〔13〕夜夜夜：夜夜得到专宠。〔14〕金屋：华美的房屋。《汉武故事》说，武帝幼时，他的姑妈问他要不要娶妻，并指着他的女儿阿娇问他“你看她好不好？”武帝回答：“若得阿娇，要让她住金屋里。”这里指杨贵妃的住所。〔15〕醉和春：醉意里含着春情。〔16〕列土：最高封建统治者把部分土地分封给贵族。这里指得到封爵。列，同裂，意为裂土分封。〔17〕可怜：值得爱慕。〔18〕当时有民谣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却为门上楣”。〔19〕骊宫：骊山华清宫。〔20〕仙乐：美妙的音乐声。〔21〕丝竹：本指乐器，此指音乐。凝：乐器徐徐发出声来。“徐引声谓之凝。”（《文选》李善注）〔22〕渔阳：郡名，今河北蓟县。当时属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管辖。鼙（pí）鼓：军用战鼓。渔阳鼙鼓，指安史之乱。〔23〕《霓裳羽衣曲》：相传此曲来自西域，曾经李隆基亲自改编润色。〔24〕九重：皇帝住的地方有九道门，故称九重。〔25〕翠华：指皇帝仪仗队的旗子，用翠鸟羽毛作装饰。〔26〕都门：京城长安的延秋门，是禁苑的西门。〔27〕六军：《周礼》说，天子有“六军”，后世泛称皇帝的军队为六军。〔28〕宛转：形容杨贵妃缢死时痛苦的样子。蛾眉：美女的代称，这里指杨贵妃。〔29〕花钿：首饰。〔30〕翠翘金雀、玉搔头：都是首饰名。〔31〕掩面：遮脸不忍看的样子。〔32〕云栈：高入云霄的栈道。剑阁：一名剑门关，在今四川剑阁县北。〔33〕峨眉山：即峨眉山，在今四川峨眉县境内。这里是泛指蜀道。〔34〕圣主：指李隆基。〔35〕行宫：皇帝出行在外居住的宫室。〔36〕闻铃：行宫檐挂铜铃，风吹铃摇作声。〔37〕天旋日转：指安禄山叛乱被挫败，政局转变。回龙驭：肃宗至德二年（757）九月，郭子仪收复长安。十二月，唐玄宗返京。此指玄宗返京。〔38〕此：指马嵬坡，在今陕西兴平县，杨贵妃死处。〔39〕空死处：不见尸骨，只知人死的地方。〔40〕信马：听凭马随意走。〔41〕太液：即太液池，在汉朝大明宫内。未央：汉朝未央宫。二者都是借汉说唐。〔42〕西宫南苑：西宫指“西内”，为太极宫。南苑指“南内”，为兴庆宫。玄宗返京后先住兴庆宫，后迁居太极宫。〔43〕梨园弟子：唐玄宗时梨园歌舞艺人称梨园弟子。〔44〕椒房：后妃住的宫殿，用花椒和泥涂壁，取其香味，故称。阿监：宫中的女官。青娥：年轻的宫女。〔45〕悄然：愁闷不语的样子。〔46〕灯挑尽：指夜已很深。〔47〕钟鼓：报更点的钟鼓声。初长夜：秋天的夜。因入秋后，夜逐渐变长，故名。〔48〕耿耿：明亮的样子。〔49〕鸳鸯瓦：一俯一仰成对的瓦。霜华：即霜花。〔50〕翡翠衾：织着翡翠鸟花纹的被子。〔51〕临邛（qióng）：今四川邛崃市。鸿都：东汉时京都洛阳有鸿都门，这里借指长安。〔52〕致：招来。〔53〕殷勤觅：专心一意地去找。〔54〕排空驭气：腾云驾雾。〔55〕碧落：指天上。黄泉：指地下。〔56〕五云：五彩的祥云。〔57〕太真：见注〔4〕。〔58〕参差（cēncī）：仿佛。〔59〕金阙：黄金建造的宫城楼。扃（jiōng）：此指门。〔60〕小玉：传说

中吴王夫差的小女名。双成：董双成，传说中西王母的侍女。此处借指仙境中杨玉环的婢女。〔61〕九华帐：华美的帷帐。〔62〕箔：帘子。迢迢：曲折连绵。这里指连续。〔63〕泪阑干：泪水纵横的样子。〔64〕凝睇（dì）：注视。〔65〕昭阳殿：汉朝后宫的内殿，是当年汉成帝皇后赵飞燕所住的宫殿名。这里借指杨玉环生前所居处。〔66〕蓬莱：传说东海里的三神山之一。蓬莱宫，泛指仙宫。〔67〕人寰：人间世界。〔68〕钿合：镶金的首饰盒子。〔69〕钗擘（bò）黄金：把金钗分成两股。合分钿：把钿盒分成两半。〔70〕长生殿：唐朝华清宫里的一座殿堂。〔71〕比翼鸟：雌雄并翅齐飞的鸟。〔72〕连理枝：两棵树上的枝条长得连接在一起。比喻男女爱情牢固。

【阅读提示】

全诗记叙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通过他们悲欢聚散、生死不渝的爱情经历的描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复杂的社会矛盾，既揭露了唐玄宗荒淫无度的帝王生活，又塑造了形于外、诚于中的杨贵妃的艺术形象，寄寓了作者对李、杨遭遇的同情。全诗以“长恨”为主线，前写因，后写果，情节曲折离奇，人物形象鲜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手法融为一体。在语言音节上，则发挥了乐府歌行的特点，显得流畅匀称，优美自然，便于理解和歌唱。当时号为“元和体”，又称为“千字律诗”。《长恨歌》对后世文学创作影响颇大，元、清剧作家多次据此敷衍成剧。

□柳宗元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世称柳河东。中进士，为监察御史里行。公元805年唐顺宗即位，王叔文等执政，柳宗元任礼部员外郎，积极参加当时的政治改革。半年后宪宗即位，改革失败，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十年后为柳州刺史。宪宗元和十四年病死柳州，终年四十七岁，又称柳柳州。柳宗元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儒家的民本思想。在文学创作上，他和韩愈共同倡导古文运动，并称“韩柳”。他的许多散文长于议论，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杰出成就。而其山水游记尤佳，立意清新，多为后世所称颂。有《柳河东集》。

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1〕

城上高楼接大荒〔2〕，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3〕。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4〕。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5〕。

【注释】

〔1〕漳汀封连四州刺史：指漳州（今属福建）刺史韩泰，汀州（今福建长汀）刺史韩晔，封州（今广东封开）刺史陈谏，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刘禹锡。〔2〕接：目接。大荒：旷远荒僻之地。〔3〕惊风：疾风。飏（zhǎn）：吹动。芙蓉：荷花。薜荔：又名木莲，一种蔓生香草。〔4〕江流：指柳州城下的柳江。九回肠：九曲回肠，形容愁思婉转郁结。〔5〕百越：也称百粤，古时对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文身：身上刺花纹，是南方少数民族的风俗。滞：阻隔不通。

【阅读提示】

唐顺宗永贞元年（805），王叔文集团革新失败，柳宗元等八人同被贬为州郡司马，时称“八司马”。十年后，奉召回京，执政大臣中有人赏识他们的才能，想加以任用，但终因阻挠势力太大，柳宗元等人又都被派遣到边远地区去做刺史。这首诗就是柳宗元初任柳州刺史时写寄给同时被贬的四位友人的。全诗从登楼远眺写起，借助雨骤风狂的景色描写，抒发他贬谪荒陬以及和同道者聚会无期、愁思无际的心情。“惊风”二句，寓情于景，既写眼前实景，又寓有作者遭受迫害打击、忧伤时事、处境险恶的政治感慨，情调激越凄清，被誉为“赋中之比，不露痕迹”（清纪昀批《瀛奎律髓》）。

始得西山宴游记〔1〕

自余为僇人〔2〕，居是州，恒惴栗〔3〕。其隙也〔4〕，则施施而行〔5〕，漫漫而游〔6〕，日与其徒上高山〔7〕，入深林，穷回溪〔8〕，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9〕。觉而起，起而归。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华西亭〔10〕，望西山，始指异之〔11〕。遂命仆人过湘江，缘染溪〔12〕，斫榛莽〔13〕，焚茅茷〔14〕，穷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15〕，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16〕。其高下之势，岈然〔17〕，洼然〔18〕，若垤〔19〕，若穴。尺寸千里〔20〕，攒蹙累积〔21〕，莫得遁隐〔22〕。萦青绕白〔23〕，外与天际〔24〕

四望如一。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25〕为类〔26〕。悠悠乎与颢气俱〔27〕，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28〕，而不知其所穷。引觴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释〔29〕，与万化冥合〔30〕，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故为之文以志。

是岁，元和四年也。

【注释】

〔1〕西山：永州的西山，今在湖南零陵县境。〔2〕僇（lù）人：受刑辱之人。作者贬官永州，以此自称。〔3〕惴（zhuì）栗：忧惧不安。〔4〕隙：同“隙”，空闲的时候。〔5〕施施（yí）：慢步行走的样子。〔6〕漫漫：随意，没有目的。〔7〕徒：指同游者。〔8〕回溪：回环曲折的溪流。〔9〕极：至。趣：通“趋”，往，去。〔10〕法华西亭：零陵县城内东山上有法华寺，作者于元和四年在寺西建亭，称“西亭”。〔11〕指异：指点而称异。〔12〕缘：沿着。染溪：潇水支流，一名冉溪，在零陵县西南。〔13〕榛（zhēn）莽：杂乱丛生的树和草。〔14〕茅茨（fá）：茅草。〔15〕箕踞：两腿伸直叉开成箕形，席地而坐。是一种随意的姿态。〔16〕衽（rén）席：坐席。衽，床席。〔17〕岈（xiā）然：形容山谷深拗的样子。〔18〕洼（wā）然：山谷低凹的样子。〔19〕垤（dié）：蚂蚁做窝时所堆的小土堆。〔20〕尺寸千里：登高望远，眼前景物虽尺寸大小，实际却有千里之远。〔21〕攒（cuán）：聚集。蹙（cù）：紧缩。〔22〕遁隐：躲藏。〔23〕青：指山。白：指水。〔24〕际：连接。〔25〕培塿（pǒulǒu）：指土丘。〔26〕悠悠乎：渺茫遥远的样子。颢气：大自然之气。〔27〕洋洋乎：广大的样子。造物者：指创造万物的大自然。〔28〕心凝形释：神聚而形散。〔29〕万化冥合：指物我融合为一的忘我境界。万化，万物。冥合，暗合。

【阅读提示】

本篇是作者贬官永州时所写著名山水游记《永州八记》的起首一篇。本篇记述了作者畅游西山胜景的经过，而着重于“始得”二字：“始得”山颠所见“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始得”“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穴”；“始得”“尺寸千里，攒蹙累积，其得遁隐。萦青绕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始得”“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始得”“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把人间一切烦恼都销熔在宏大无边的大自然之中！全文用语准确，清新秀美，字里行间渗透着作者的真情实感。

□李 贺

李贺（790—816），字长吉，河南昌谷（今河南宜阳）人。他是唐朝宗室一个没落的“王孙”，因父讳不能应试，仅做了执掌祭祀的九品小官奉礼郎。不久辞官归故里，病逝时年仅二十七岁。李贺是中唐最有个性的诗人，其诗想像奇特，构思新颖，语言瑰丽，色彩浓重，自成一种奇崛幽峭、秾丽凄清的浪漫主义风格，寄寓着他的“哀愤孤激之思”。有《李长吉歌诗》。

梦 天

老兔寒蟾泣天色^{〔1〕}，云楼半开壁斜白^{〔2〕}。玉轮轧露湿团光^{〔3〕}

，鸾珮相逢桂香陌^{〔4〕}。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5〕}。遥望齐州九点烟^{〔6〕}，一泓海水杯中泻^{〔7〕}。

【注释】

〔1〕老兔、寒蟾：兔和蟾都是指月。兔而老，蟾而寒，都是诗人的心理感受，辗转推测月中之兔、之蟾，在高天之上必定已经孤老，已经幽冷了。泣天色：秋月初出，夜色凄清惨白。泣，哭泣。〔2〕“云楼”句：云楼指天空中的云堆。它好像云中楼阁，洞门半开一般，墙壁上受到月光斜照，色彩灰白。〔3〕“玉轮”句：玉轮，指诗人梦中所驾之车舆。玉，美称。轧，碾。车子在空中运行，玉轮碾压秋露，周围阴湿而出现朦胧的圆光。〔4〕“鸾珮”句：鸾珮即雕刻有鸾凤图案的玉佩，这里代指月中仙女。桂香陌，指月宫中的道路。桂，即桂树。秋天桂树开花飘香，故又称“桂香”。陌，道路。此句意谓诗人在桂树生香的道路上遇见往来的仙女。〔5〕“黄尘”二句：本句王琦注：“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俱在海中，今视其下，有时变为黄尘，有时变为清水。千年之间，时复更换，而自天上观之，则犹走马之速也。”〔6〕齐州：中州，犹言中国。本句谓自天上向下遥看，中国九州好像九点烟尘。〔7〕“一泓”句：中国之外四面环海，但大海在天上看来也不过像是一泓水，像一杯水倒翻了那么一点点。

【阅读提示】

这首诗的想像力和视角非常奇特。诗人写了月，写了“高处不胜寒”的玉兔和蟾蜍，写了天空中的云块和惨淡的月光。忽然一转，笔端上了云天，登了月宫，相逢仙女。诗人想像从天上往下看，“黄尘清水”的三山，居然千年变如走马；再看中国九州，竟然是几小点烟尘！诗人无疑感受到人类对于大自然来说的渺小，而试图追求无限，但只是由于他太过无力，最后把这种追求结束于感慨宇宙的伟大之中。全诗高度凝练，又体现作者的创作个性。而“角度”从地到天的转换，令人耳目一新。

□杜牧

杜牧（803—853），字牧之，号樊川，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他是宰相杜佑之孙，举进士后，先在江西、宣歙、淮南诸使幕府为幕僚，后内迁监察御史，出为黄州、池州等地刺史，官终中书舍人。杜牧以济世之才自负，曾注《孙子兵法》，提出削平藩镇等主张。任地方官时，也颇有值得称道之举。在文学上他提出“以意为主”、“不务奇丽”的主张，对于反对晚唐浮艳文风起过积极作用。他的诗一部分描写寄情声色、颓废放浪的生活，但也有不少揭露黑暗现实之作。有《樊川集》。

赠别^{〔1〕}

多情却似总无情，惟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2〕，替人垂泪到天明。

【注释】

〔1〕《赠别》二首，此其第二首。〔2〕“蜡烛”句：蜡烛是有烛芯的，但烛芯仿佛是人们惜别之心。

【阅读提示】

这首诗抒写诗人对所爱之人的惜别之情。四句都写离别的现场，笔锋坦率真挚，语言流畅，情感飘逸，风格缠绵委婉，欲别而未别，余味无穷。

江南春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阅读提示】

这首《江南春》，千百年来素负盛誉。四句诗把千里江南遍地红花绿叶，处处莺鸟欢啼，依山的城郭，傍水的村墟和随风招展的酒旗，像电影镜头一般呈现于读者眼前；而数不尽的宁静、祥和的寺庙，镶嵌于无边江南的山野丛林和烟雨缥缈之中，格外引人迷恋。全诗完全写景，四句诗通俗、浅显，又广阔、深邃和迷离。

□李商隐

李商隐（813—858），字义山，号玉谿生，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举进士。曾任弘农县尉、秘书郎等职。他生活于唐王朝日趋没落的时代，统治阶级内部朋党之争十分激烈。李商隐怀有为唐王朝建功立业的志向，却无法施展抱负，长期过着清贫无为的幕僚生活，潦倒至死。他的诗作大多抒发失意的苦闷，不乏针砭时弊之作。善用典故，构思精巧。不少爱情诗篇缠绵悱恻，情真意切，历来为人们所喜爱。有《李义山诗集》。

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1〕。庄生晓梦迷蝴蝶〔2〕，望

帝春心托杜鹃^{〔3〕}。沧海月明珠有泪^{〔4〕}，蓝田日暖玉生烟^{〔5〕}。此情可待成追忆^{〔6〕}，只是当时已惘然。

【注释】

〔1〕锦瑟：瑟是古代一种弦乐器，瑟上绘文如锦，故称锦瑟。唐代的瑟为二十五弦，传说上古时的瑟为五十根弦。无端：平白无故，不知何故。柱：系弦的木柱。〔2〕庄生：即庄周。《庄子·齐物论》上说他梦见自己变为蝴蝶，醒来感到迷茫，不知是庄周梦为蝴蝶，还是蝴蝶梦为庄周。这个典故有浮生若梦的意思。〔3〕望帝：周末蜀国君主杜宇，号“望帝”，传说他失国身死后，魂魄化为杜鹃鸟，啼声哀怨。〔4〕珠有泪：传说古时南海有鲛人，哭泣时流下的眼泪，化成珍珠。〔5〕蓝田：即蓝田山，在今陕西省蓝田县，著名的产玉之地，又称玉山。〔6〕可待：岂待。

【阅读提示】

此诗取首二字为题，实际上等于“无题”。在李商隐的这类“无题诗”中，本篇是较有代表性的隐晦难解之作。历来众说纷纭，以至有“一篇《锦瑟》解人难”之叹，旧说以“恋情”、“悼亡”之说居多。联系诗人的生活经历、政治遭遇、笼罩全篇的感伤情绪，特别是诗中可以寻找出的语言文字上的痕迹，此诗可能还是应理解为感叹身世之作。首联以锦瑟起兴，引出对身世旧事的回忆。“思华年”是全篇之眼。中间两联以多种艺术形象，反复咏叹自己一生道路坎坷，壮志难酬。三、四两句以庄子和杜宇的典故，喻说往事犹如梦境。抒写自身遭遇不幸，无处倾诉，只好寄托于诗篇。五、六两句谓自己的怀才不遇。末尾两句回应“思华年”，为全诗作结，并把意境更推进一层说，这种悲伤之情，岂是今日回忆起来才产生，其实在当时就不胜怅惘了。全诗词藻华美，色调浓郁，意境含蕴，韵律悠扬。在用典、比喻和象征之中，熔铸了诗人一生的遭遇，感慨深长，凄惋浓重。李商隐的诗歌常常把自己的真实想法隐藏在一层深深的帷幕之后，虽令人不能尽予索解，但这种意蕴丰富、色彩朦胧的艺术境界，却是人人可以感知的。这样看来，究竟是恋情还是悼亡、自伤，倒并不重要了。

夜雨寄北^{〔1〕}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2〕}。

【注释】

〔1〕寄北：这首诗写于唐宣宗大中二年（848），李商隐之妻当时住在长安，所以该诗题为《夜雨寄北》。〔2〕“何当”二句：句意为想像日后回家深夜畅谈的情景。燃烛既久，烛芯结成穗形的烛花，烛光为之昏暗，须用剪刀剪去。何当：何时。却话：却说往事。

【阅读提示】

这首诗是李商隐滞留巴蜀时怀念他的妻子王氏之作。首联设问归期而未期，正值“巴山夜雨”时；次联想像回家和妻子相见后，回溯此时的“巴山夜雨”。全诗造语自然，语浅情深，感情真挚，风格缠绵。特别是作者巧妙地运用时空意识自由跳跃和转换的手法，编织了循环往复的心理意绪流程，使得诗歌更为含蓄蕴藉，情思曲折。

□温庭筠

温庭筠（约812—约870），本名岐，字飞卿，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他才思敏捷，却屡试不第，四十八岁才得授隋县尉，后任方城尉，官至国子监助教。喜讽刺权贵，多触忌讳；又不受约束，纵酒放浪，故不为时俗所重，一生坎坷，终生潦倒。诗和李商隐齐名，时称“温李”。他长于作词，是“花间派”的先导。他的词文采绚烂，含蓄多情。温词六十多首，收入后蜀赵崇祚编的《花间集》；诗有清顾嗣立重为校注的《温飞卿集笺注》。

菩萨蛮^{〔1〕}

小山重叠金明灭^{〔2〕}，鬓云欲度香腮雪^{〔3〕}。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4〕}。照花前后镜^{〔5〕}，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6〕}，双双金鸂鶒。

【注释】

〔1〕菩萨蛮：词调名。原是唐玄宗开元时的教坊曲名，后用为词调。

〔2〕小山重叠：唐时女子画眉流行十种式样，称十种眉，其二为小山眉，又称远山眉。由于是宿妆，经过一夜的辗转无眠，眉黛已狼藉，有深有浅，犹如山峰重叠。金明灭：唐时女子在额上涂黄色，叫作额黄，隔了一夜，额黄或浓或淡，故曰明灭。一说小山指屏山，金明灭指初日光辉映照屏山上的彩画。亦可通。^{〔3〕}鬓云：指蓬松的鬓发。〔4〕弄妆：化妆。〔5〕前后镜：梳妆时，用两面铜镜前后对照。〔6〕帖：通“贴”，指贴金，是唐代的一种刺绣工艺，用金线绣好花样，再贴绣在衣服上。襦：短衣。

【阅读提示】

温庭筠的《菩萨蛮》，收在《花间集》的共十四首，大多景物精美，意境要眇，辞采艳丽，情调幽怨，表现了华贵典丽的环境中这类不幸女性内心深处的哀怨柔情，是风行一时的艳曲。这是其中的第一首。词中的女子一夜候人不至，翌晨再精心打扮，严妆以待。全词写的就是闺中理妆的过程。首

二句写宿妆已残，是睡余之态。“懒起”二句写晨起重新梳妆打扮，曰“懒”、曰“迟”，可见其娇慵之态。下片写其簪花照镜，穿上新贴的绣衣，忽见“双双金鸂鶒”，顿觉自身之形单影孤，内心则何以为情！权德舆《玉台体十二首》（其六）有云：“罗衣不忍著，羞见绣鸳鸯。”正可作为此词结句的潜台词。词中人物始终处于“无言”状态，全词宛如一组连续拉开的无声镜头，从人物的神态、动作、服饰、景物，层层暗示其内心的复杂感情，不用抒情笔法，而其无限心曲却可以由表及里、由形及神地一一感知，在富艳精工之中又兼含蓄哀怨，温丽芊绵，深婉不迫。清代常州词派好以“寄托”说词。张惠言《词选》谓此词“感士不遇也”，并谓“照花”四句乃“离骚初服之意”，未免穿凿。中晚唐词作为燕乐歌词传唱，作诗重寄托的传统在词中还未推广，说温词的寄托尤须慎重。

□ 韦 庄

韦庄（836—910），字端己，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人。黄巢义军攻进长安时，为避战乱，逃到南方，流寓颇久。唐昭宗乾宁元年（894）中进士，任校书郎。后事蜀王建，官至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韦庄能诗工词，未第前作《秦妇吟》，蜚声诗坛，时人称其为“秦妇吟秀才”。他的词和温庭筠齐名，号称“温韦”，为花间派代表作家。其词清新明朗，浅白如话，民歌气息颇浓，是花间词的别调。有《浣花集》。

菩萨蛮^{〔1〕}

人人尽说江南好^{〔2〕}，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垌边人似月^{〔3〕}，皓腕凝霜雪^{〔4〕}。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5〕}。

【注释】

〔1〕《菩萨蛮》：词调名。〔2〕江南好：白居易《忆江南》词首句

为“江南好”。〔3〕垌边：指酒家。垌边人即为卖酒人。〔4〕霜雪：原作“双雪”，据别本改。〔5〕须：应。

【阅读提示】

这首词写江南风光好，人也漂亮，极为可恋。通篇语意自然，寓浓于淡，毫无雕凿之痕，是江南水乡的特有景色的素描。

□杜光庭

杜光庭（850—933），字圣宾（一作宾圣），唐末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一说处州缙云（今属浙江）人。唐懿宗时，应进士举不第，入天台山为道士。僖宗至蜀，召见，出仕为内廷供奉，充麟德殿文章应制。王建据蜀立国后，被任为光禄大夫、谏议大夫、户部侍郎，赐号广成先生、传真天师。晚年隐居青城山白云溪，自号东瀛子。杜光庭能诗善文，著书甚多。

虬髯客传

隋炀帝之幸江都也^{〔1〕}，命司空杨素守西京^{〔2〕}。素骄傲，又以时乱，天下之权重望崇者，莫我若也^{〔3〕}，奢贵自奉，礼异人臣^{〔4〕}。每公卿入言，宾客上谒，未尝不踞床而见^{〔5〕}，令美人捧出，侍婢罗列，颇僭于上，末年愈甚，无复知所负荷、有扶危持颠之心。一日，卫公李靖以布衣上谒^{〔6〕}，献奇策。素亦踞见。公前揖曰：“天下方乱，英雄竞起。公为帝室重臣，须以收罗豪杰为心，不宜踞见宾客。”素敛容而起^{〔7〕}，谢公，与语，大悦，收其策而退。

当公之骋辩也，一妓有殊色^{〔8〕}，执红拂^{〔9〕}，立于前，独目公。公既去，而执拂者临轩，指吏曰：“问去者处士第几^{〔10〕}？住何处？”公具以答。妓诵而去。

公归逆旅^{〔11〕}。其夜五更初，忽闻叩门而声低者，公起问焉。乃紫衣戴帽人，杖揭一囊^{〔12〕}。公问谁？曰：“妾，杨家之红拂妓也。”公遽延入。脱衣去帽，乃十八九佳丽人也。素面华衣而拜。公惊答拜。曰：“妾侍杨司空久，阅天下之人多矣，无如公者。丝萝非独生，愿托乔木^{〔13〕}，故来奔耳。”公曰：“杨司空权重京师，如何？”曰：“彼尸居余气^{〔14〕}，不足畏也。诸妓知其无成，去者众矣。彼亦不甚逐也。计之详矣。幸无疑焉。”问其姓，曰：“张。”问其伯仲之次。曰：“最长。”观其肌肤仪状、言词气性，真天人也。公不自意获之，愈喜愈惧，瞬息万虑不安，而窥户者无停履^{〔15〕}。数日，亦闻追讨之声，意亦非峻^{〔16〕}。乃雄服乘马，排闥而去^{〔17〕}。

将归太原。行次灵石旅舍^{〔18〕}，既设床，炉中烹肉且熟。张氏以发长委地，立梳床前。公方刷马，忽有一人，中形^{〔19〕}，赤髯如虬，乘蹇驴而来^{〔20〕}。投革囊于炉前，取枕欹卧，看张梳头。公怒甚，未决^{〔21〕}，犹亲刷马。张熟视其面，一手握发，一手映身摇示公^{〔22〕}，令勿怒。急急梳头毕。衿衽问其姓^{〔23〕}。卧客答曰：“姓张。”对曰：“妾亦姓张。合是妹。”遽拜之。问第几。曰：“第三。”问妹第几。曰：“最长。”遂喜曰：“今夕幸逢一妹。”张氏遥呼：“李郎且来见三兄！”公骤礼之。遂环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计已熟

矣。”客曰：“饥。”公出市胡饼〔24〕。客抽腰间匕首，切肉共食。食竟，余肉乱切送驴前食之，甚速。

客曰：“观李郎之行，贫士也。何以致斯异人〔25〕？”曰：“靖虽贫，亦有心者焉。他人见问，故不言，兄之问，则不隐耳。”具言其由。曰：“然则将何之？”曰：“将避地太原。”曰：“然。吾故非君所致也。”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则酒肆也。”公取酒一斗。既巡〔26〕，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曰：“不敢。”于是开革囊，取一人头并心肝。却头囊中〔27〕，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天下负心者，衔之十年，今始获之。吾憾释矣。”又曰：“观李郎仪形器宇，真丈夫也。亦闻太原有异人乎？”曰：“尝识一人，愚谓之真人也。其余，将帅而已。”曰：“何姓？”曰：“靖之同姓。”曰：“年几？”曰：“仅二十。”曰：“今何为？”曰：“州将之子〔28〕。”曰：“似矣。亦须见之。李郎能致吾一见乎？”曰：“靖之友刘文静者〔29〕，与之狎〔30〕。因文静见之可也。然兄何为？”曰：“望气者言太原有奇气〔31〕，使吾访之。李郎明发，何日到太原？”靖计之曰。曰：“期达之明日，日方曙，候我于汾阳桥〔32〕。”言讫，乘驴而去，其行若飞，回顾已失。公与张氏且惊且喜，久之，曰：“烈士不欺人〔33〕。固无畏。”促鞭而行。

及期，入太原。果复相见。大喜，偕诣刘氏。诈谓文静曰：“有善相者思见郎君〔34〕，请迎之。”文静素奇其人，一旦闻有客善相，遽致使迎之。使回而至〔35〕，不衫不履〔36〕，褐裘而来〔37〕，神气扬扬，貌与常异。虬髯默然居末坐，见之心死，饮数杯，招靖曰：“真天子也！”公以告刘，刘益喜，自负。既出，而虬髯曰：“吾得十八九矣。然须道兄见之。李郎宜与一妹复入京。某日午时，访我于马行东酒楼〔38〕，楼下有此驴及瘦驴，即我与道兄俱在其上矣。到即登焉。”又别而去，公与张氏复应之。及期访焉，宛见二乘。揽衣登楼，虬髯与一道士方对饮，见公惊喜，召坐围饮，十数巡，曰：“楼下柜中，有钱十万。择一深隐处驻一妹。某日复会我于汾阳桥。”

如期至，即道士与虬髯已到矣。俱谒文静。时方弈棋〔39〕，揖而话心焉。文静飞书迎文皇看棋。道士对弈，虬髯与公傍待焉。俄而文皇到来，精采惊人，长揖而坐。神气清朗，满坐风生，顾盼炜如也〔40〕。道士一见惨然，下棋子曰：“此局全输矣〔41〕！于此失却局哉！救无路矣！复奚言〔42〕！”罢弈而请去。既出，谓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也。勉之，勿以为念。”因共入京。虬髯曰：“计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与一妹同诣某坊曲小宅相访〔43〕。李郎相从一妹，悬然如磬〔44〕。欲令新妇祇谒〔45〕，兼议从容〔46〕，无前却也〔47〕。”言毕，吁嘘而去。

公策马而归。即到京，遂与张氏同往。乃一小版门子，扣之，有应者，拜曰：“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入重门，门愈壮。婢四十人，罗列廷前。奴二十人，引公入东厅。厅之陈设，穷极珍异，

巾箱、妆奁、冠镜、首饰之盛，非人间之物。巾栉妆饰毕^{〔48〕}，请更衣，衣又珍异。既毕，传云：“三郎来！”乃虬髯纱帽褰裘而来，亦有龙虎之状，欢然相见。催其妻出拜，盖亦天人耳。遂延中堂，陈设盘筵之盛，虽王公家不侔也^{〔49〕}。四人对饌讫，陈女乐二十人，列奏于前，若从天降，非人间之曲。食毕，行酒。家人自堂东舁出二十床^{〔50〕}，各以锦绣帕覆之。既陈，尽去其帕，乃文簿钥匙耳。虬髯曰：“此尽宝货泉贝之数^{〔51〕}。吾之所有，悉以充赠。何者？欲于此世界求事，当或龙战三二十载^{〔52〕}，建少功业。今既有主，住亦何为？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内，即当太平。李郎以奇特之才，辅清平之主，竭心尽善，必极人臣^{〔53〕}。一妹以天人之姿，蕴不世之艺^{〔54〕}，从夫之贵，以盛轩裳^{〔55〕}。非一妹不能识李郎，非李郎不能荣一妹。起陆之渐^{〔56〕}，际会如期^{〔57〕}，虎啸风生，龙吟云萃^{〔58〕}，固非偶然也。持余之赠，以佐真主，赞功业也，勉之哉！此后十年，当东南数千里外有异事，是吾得事之秋也。一妹与李郎可沥酒东南相贺^{〔59〕}。”因命家童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讫，与其妻从一奴，乘马而去。数步，遂不复见。公据其宅，乃为豪家，得以助文皇帝缔造之资^{〔60〕}，遂匡天下^{〔61〕}。贞观十年^{〔62〕}，公以左仆射平章事^{〔63〕}。适南蛮入奏曰：“有海船千艘，甲兵十万，入扶余国^{〔64〕}，杀其主自立。国已定矣。”公心知虬髯得事也。归告张氏，具衣拜贺^{〔65〕}，沥酒东南祝拜之。

乃知真人之兴也，非英雄所冀^{〔66〕}。况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谬思乱者，乃螳臂之拒走轮耳。我皇家垂福万叶^{〔67〕}，岂虚然哉。或曰：“卫公之兵法^{〔68〕}，半乃虬髯所传耳。”

【注释】

〔1〕隋炀帝：杨广（569—618），隋朝末代皇帝。江都：今江苏扬州。隋炀帝自大业元年（605）始，曾三次巡幸江都。〔2〕司空：工部尚书的别称。杨素：字处道，隋末重臣，封越国公。西京：今陕西西安。〔3〕莫我也：“莫若我也”的倒装，谓没有人能比得了我。〔4〕异：此指僭越，超越。〔5〕踞床：坐时两脚岔开，这是傲慢的表示。〔6〕卫公李靖：李靖本名药师，京兆三原（今属陕西）人，唐代开国功臣，官至兵部尚书、右仆射，封卫国公。布衣：平民的身份。〔7〕敛容：正容，表示严肃、恭敬。〔8〕殊色：绝色。〔9〕红拂：红色拂尘。〔10〕处士：没有做官的士人。第几：指排行第几。〔11〕逆旅：旅馆。〔12〕揭：挑举。〔13〕丝萝：兔丝和女萝，都是蔓生植物。愿托乔木：比喻愿以身相许、依托终身。〔14〕尸居余气：谓垂死的人躯壳虽在，仅存气息，犹言比死人只多一口气。〔15〕窥户：窥察门户。无停履：脚步不停，形容往来频繁。〔16〕峻：严厉，紧急。〔17〕排闥（tà）：推开门。〔18〕灵石：今属山西。〔19〕中形：中等身材。〔20〕蹇驴：跛脚的驴。〔21〕未决：指怒气隐忍未发。〔22〕一手映身摇示公：一手放在背后，向李靖摇手示意，不让虬髯客看见。〔23〕敛衽：整整衣袖，表示恭敬，后世多称妇女行礼为敛衽。〔24〕胡饼：烧饼，因上有胡麻（芝麻），

故称。〔25〕至斯异人：得到这样的奇人（指红拂女）。〔26〕既巡：
斟过一遍酒。〔27〕却头囊中：把头放回囊中。〔28〕州将之子：指唐
太宗李世民的父李渊时为隋太原留守，故称。〔29〕刘文静：字肇仁，武
功（今属陕西）人。隋末为晋阳（今山西太原）令。曾助李渊起兵反隋，高祖称
帝后，任民部尚书、左仆射，封鲁国公。后因故被杀。〔30〕狎：亲
近。〔31〕望气者：能观望云气以窥测“王气”所在的术士。〔32〕汾阳
桥：在太原城东汾河上。〔33〕烈士：豪侠义烈之士。〔34〕郎君：指
李世民。〔35〕使回而至：使者返回，李世民也跟着到了。〔36〕不衫
不履：衣着不整齐，形容洒脱不拘的样子。〔37〕褐裘：敝着有罩衣的皮
袍。〔38〕马行：西京（大兴城）街道名。〔39〕文皇：太宗死后
谥“文”，故称文皇。〔40〕炜（wěi）如：形容目光炯炯有神，光彩照
人。〔41〕局：双关语，既指棋局，亦指虬髯客与唐太宗争帝位的大
局。〔42〕复奚言：还有什么说的！〔43〕坊曲：里巷。〔44〕悬
然如磬：形容家中贫穷，如悬空器，一无所有。〔45〕新妇：虬髯客自称其
妻。〔46〕祇谒：拜见。议从容：从长计议的意思。〔47〕无前却：不
要推辞。却：退。〔48〕巾栉：整头巾、梳头发。〔49〕不侔：不能相
比。〔50〕舁（yú）：抬。〔51〕泉贝：钱币。〔52〕龙战：古称
群雄割据、争夺天下的战争为龙战。〔53〕极人臣：达到臣子中最高的品
位。〔54〕蕴不世之艺：具有世间少有的才艺。〔55〕轩：车乘。裳：
衣服。以盛轩裳：比喻荣华富贵。〔56〕起陆：谓乘机而起，夺取天下。
《阴符经》上篇：“天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此以蛰伏的龙
蛇起于陆，比喻群雄争霸，为帝为王。〔57〕际会：风云际会，指君臣遇
合。如期：如有成约在先。〔58〕虎啸二句：《周易乾文言》：“云从龙，
风从虎。”此喻臣子辅佐帝王开创基业，符合自然趋势，并非偶然。〔59〕沥
酒：洒酒。〔60〕缔构：创业。〔61〕匡：统一，平定。〔62〕贞
观十年：唐太宗贞观十年，公元636年。〔63〕左仆射（yè）平章事：唐
制，以中书、门下、尚书三省长官为宰相。左右仆射为尚书省长官。平章事：
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简称，本指参议朝政，后即为唐宋时期宰相之职。
〔64〕扶余国：古国名，在今辽宁、吉林一带。文中云在“东南数千里外”，乃小
说家信笔之言。〔65〕具衣：穿戴正式的礼服。〔66〕冀：期望。此二
句谓真命天子，乃受命于天，非所谓英雄所能妄想得到的。〔67〕万叶：即
万世，唐代因避李世民名讳，不用“世”字。〔68〕卫公之兵法：李靖精通兵
法，著有《六军镜》三卷，已佚。今传《李卫公问对》（伪书）、《卫公兵法辑
本》。

【阅读提示】

本文是继司马迁《游侠列传》之后，出现在唐代传奇中的一篇侠客小说。小说中的三位主要人物各有特色。虬髯客原有争夺中原的雄心，但又善识时务，当他一见李世民，即默然心死，赞颂李世民为“真天子”、“真英主”、“清平之主”，自己远走他方，在海外另立王国。李靖以一布衣而有王佐之才，广结豪俊，后来成为唐代开国元勋。红拂女身为豪门侍姬，却能慧眼识英雄，不仅毅然奔就李靖，而且着意结识虬髯客，成为全篇的纽带性人物。他们的故事传诵颇广，被称为“风尘三侠”。小说的结尾，作者直接点出主题旨：“人臣之谬思乱者，乃螳臂之拒走轮耳。”这种思想虽属君权神授的正统观念，但作者身处唐末藩镇割据、战乱频仍的时世中，其力图维护濒于危

亡的唐王朝的统治的用意是十分明显的。本文在艺术表现上也有独到之处，英气勃勃的人物形象，曲折奇特的故事情节，精辟深入的心理描写，生动传神的人物对话，都给读者留下了清晰的记忆。这篇小说影响极为广泛，明代凌濛初的《识英雄红拂莽择配》、《虬髯翁正本扶余国》，张凤翼的《红拂记》传奇，张太和的《红拂记》传奇，冯梦龙的《女丈夫》传奇，皆据此改编。

□李 煜

李煜（937—978），字重光，为南唐皇帝，世称李后主。在位十五年，偏安江南，纵情享乐，不理国政。公元975年，南唐为北宋所灭，李煜做了俘虏，被封为“违命侯”。在宋都过了两年多的软禁屈辱生活，终被宋太宗派人毒死。李煜通晓音律，工诗文，尤长于词。他的词作可以国破被俘为分界线，前期词作多表现荒淫、奢靡的帝王生活，后期词作则转为哀怨凄楚之音，内容有所开拓。这些词不事雕饰，直抒胸臆，语言清新朴素，生动洗练，真挚自然，凄婉动人。有《南唐二主词》，是李煜和其父亲李璟的词集。

乌夜啼^{〔1〕}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2〕}；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注释】

〔1〕《乌夜啼》本为六朝乐府旧题，传为宋临川王刘义庆所作。后为词调，一名《相见欢》。〔2〕离愁：指离国之愁。

【阅读提示】

这首词的上片写环境，极力写出钩月、梧桐、深院和作者的无言、寂寞的无名感受。下片写到实处，写亡国以后的愁苦在折磨着他。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一题注称：“此词最凄惋，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

虞美人^{〔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2〕}。雕栏玉砌应犹在^{〔3〕}，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4〕}？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注释】

〔1〕《虞美人》：唐玄宗时为教坊曲名，后用为词调。〔2〕故国：灭亡了的国家。这里指南唐。〔3〕雕栏玉砌：雕花栏杆，汉白玉台阶，指南唐故都的宫廷建筑。〔4〕君：作者自指。

【阅读提示】

这首词是李煜的名作。词中真实而深刻地抒写了诗人失去故国的巨大哀痛和对故国的深切怀念之情。据说，李后主被宋太宗赐药毒死，就是与他写作此词相关。从客观上讲，这首词虽然表现的是亡国之君的情感，但也表现了普通人常常会有故国之思。全词从春花秋月、小楼东风把作者带回雕栏玉砌的故国，然后用“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个言尽意不止的句子，来形容无穷无尽的哀思。王国维《人间词话》评：“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概括地道出了李煜对词的发展的功绩。

□范仲淹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今属江苏）人。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举进士，后为谏官，知开封府。仁宗庆历元年（1041），以龙图阁直学士身份，与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抵抗西夏有功，升枢密院副使，参知政事。他提出十项政治改革方案，为守旧派所阻，请求外任，知邠州、邓州、睦州、青州等地，均有善政，是一个关心国计民生的政治家。为文主张“应干风化”，也擅长词赋。有《范文正公集》。

严先生祠堂记〔1〕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2〕。及帝握《赤符》〔3〕，乘六龙〔4〕，得圣人之时〔5〕。臣妾亿兆〔6〕，天下孰加焉〔7〕，惟先生以节高之〔8〕。既而动星象〔9〕，归江湖，得圣人之清〔10〕。泥涂轩冕〔11〕，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礼下之。

在《蛊》之上九〔12〕，众方有为〔13〕，而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14〕”，先生以之〔15〕。在《屯》之初九〔16〕，阳德方亨〔17〕，而能“以贵下贱，大得民也”〔18〕，光武以之。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19〕，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20〕？而使贪夫廉，懦夫立〔21〕，是大有功于名教也。

仲淹来守是邦〔22〕，始构堂而奠焉〔23〕。乃复为其后者四家〔24〕，以奉祠事。又从而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25〕。先生之风〔26〕，山高水长。

【注释】

〔1〕严先生：严光，东汉余姚（今浙江余姚）人，一名遵，字子陵。年轻时与汉武帝刘秀一同游学。刘秀即位，他改名隐居。刘秀派人找到他，授谏议大夫，他不接受，隐居富春山。今浙江桐庐富春江边有严子陵钓鱼台。此为范仲淹写的严子陵祠堂记。

〔2〕相尚以道：指刘秀与严光在少年共学时以道义互相推许。

〔3〕赤符：即《赤伏符》，是用隐语记录征兆的谶文。公元25年，刘秀到鄯（今河北高邑），儒生强华自关中奉《赤符》来见。符上谶文说：“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于是刘秀即皇帝位。见《后汉书·光武纪》。

〔4〕六龙：指《周易》乾卦的六爻。《周易·乾》：“时乘六龙以御天。”

〔5〕得圣人之时：语出《孟子·万章下》：“孔子，圣之时者也。”谓孔子是能顺应形势变化而变化的人。这里说刘秀也应顺应时势，建立新帝国。

〔6〕臣妾：泛指被统治的人民。

〔7〕加：超过。

〔8〕以节高之：以气节相高于光武帝。

〔9〕动星象：古代为了证明封建统治的合理性，常把天象与人事相附会。严光与刘秀共卧，严的脚放在刘秀腹上，第二天太史报告说：“客星犯帝座甚急。”意即触动了天上的星象。见《后汉书·严光传》。

〔10〕得圣人之清：语出《孟子·万章下》：“伯夷，圣之清者也。”谓严光和让国而又不食周粟的伯夷一样，都是清高的圣人。

〔11〕泥涂轩冕：把官爵视为粪土。轩冕：权贵的坐车和服饰。

〔12〕《蛊》：《周易》的卦名。上九：指该卦第六爻中的阳爻。

〔13〕众方有为：《蛊》卦之前五爻的爻辞，都是指消除祸害，整治积弊，故称五爻为“众方有为”。

〔14〕此为上九爻文。文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15〕以之：这样做。之，指代所引《周易》的话。

〔16〕《屯》：《周易》的卦名。“初九”：指该卦第一爻中的阳爻。

〔17〕阳德方亨：意为阳爻之德开始亨通。

〔18〕“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原为《屯》卦“初九”的《象传》，解释该爻是乾阳尊贵之体，却能居下位，谦卑自处，故能大得百姓的拥护。

〔19〕微：无，不是。

〔20〕遂：完成。

〔21〕立：自立，引申为勇敢。

〔22〕是邦：指睦州，治所在今建德县。时范仲淹任睦州刺史。

〔23〕构：建筑。

〔24〕复：免除徭役。后：后裔。

〔25〕泱泱：水深广的样子。

〔26〕风：品德。

【阅读提示】

范仲淹在睦州任职时，特为严光修了一座祠堂，且写了此记。作者颂扬了严光不图名，不贪利，视王侯如粪土的高风亮节；也赞扬了光武帝不忘故旧、以礼待友的气度，目的都是为了针砭时弊。虚写光武帝而实写严子陵，以虚衬实，相得益彰，文章以歌词作结，以富春江的山水称扬严光的风节，含意不尽。

□柳 永

柳永（987？—1053？），初名三变，字耆卿，福建崇安（一作乐安）人。他屡试不第，仕途坎坷，放浪不羁，风流倜傥。中年后方举进士，历任余杭令、盐场大使，终于屯田员外郎，世称柳屯田。他的词多写市井生活和羁旅行役，特点是善用俗语填词，并工于铺叙手

法，融写景、叙事、抒情为一体。他在词史上的主要贡献是最先大量创作慢词长调，并把慢词发展成与小令并峙的成熟的文学样式。有《乐章集》。

望海潮^{〔1〕}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2〕}，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3〕}，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嶂^{〔4〕}，清嘉^{〔5〕}，有三秋桂子^{〔5〕}，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6〕}，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7〕}，归去凤池夸^{〔8〕}。

【注释】

〔1〕望海潮：词牌名，首见于柳永词中。〔2〕三吴：吴兴郡、吴郡、

会稽郡合称三吴。

〔3〕堤：指钱塘江堤。

〔4〕叠嶂：重叠的山峰。

清嘉：清秀美丽。

〔5〕三秋桂子：杭州多桂树，传说灵隐寺丹桂每到中秋之夜，常有桂子坠落。

〔6〕骑：一人一马谓之骑。牙：牙旗。《鹤林玉露》谓这位“千骑拥高牙”的高官乃时任两浙转运使的孙何。一说指杭州知州孙沔。

〔7〕图：描绘。

〔8〕凤池：凤凰池，唐宋时中书省所在地。

【阅读提示】

这首词生动地描绘了杭州的繁华、钱塘江潮的壮观和西湖的秀美景色。无论是写市容的奢华、江潮的壮观、西湖的秀丽，还是叙州郡长官游赏之乐，都抓住了典型事物，用赋体一一铺叙，有声有色，声情并茂。加以语言通俗活泼，当时就广为传诵。

八声甘州^{〔1〕}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2〕}，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3〕}，关河冷落^{〔4〕}，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5〕}，苒苒物华休^{〔6〕}。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7〕}，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8〕}？想佳人、妆楼颙望^{〔9〕}，误几回、天际识归舟^{〔10〕}。争知我、倚阑干处，正恁凝愁^{〔11〕}！

【注释】

〔1〕《八声甘州》：简称《甘州》，因全词八韵，故称“八声”。唐玄宗时为教坊大曲，后用为词调。〔2〕潇潇：雨势急骤的样子。〔3〕霜风：指

深秋的风。〔4〕关河：山河。〔5〕是处：到处。〔6〕苒苒：同“荏苒”，形容时光逐渐消逝。华：同“花”。〔7〕渺邈：遥远。〔8〕淹留：久留。〔9〕颔(yóng)望：凝望。〔10〕语出谢朓《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11〕争：怎。恁(nèn)：如此。凝愁：愁结难解。

【阅读提示】

这是柳永抒写羁旅行役之苦的名作。词人倾吐了萍踪漂泊的坎坷经历，表现了因事业无成而产生的内心矛盾与苦闷。词的上片，以层层铺叙的手法，描绘登高所见之景。下片以委婉曲折的笔法，抒写临远思归之情。苏轼对此词评价甚高，曰：“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赵令畤《侯鯖录》卷七）

□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北宋吉州永丰（今江西永丰）人。举进士，任西京（即今河南洛阳）留守推官。为谏官，正直敢言，要求改革政治，参与范仲淹发起的“庆历新政”。失败后初为滁州、扬州、颍州等地刺史，后历官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致仕后居颍州。他是北宋文坛革新运动领袖，文宗韩愈，反对宋初浮靡的时文，倡导言之有物的古文。他所作多议论世事，切中时弊。其以文章负一代盛名，文笔纤徐委婉，平易晓畅，说理透彻；在诗、词、赋等方面，都有极高成就。他的成就及积极提携后进，对宋代文学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有《六一诗话》、《欧阳文忠公集》等。

五代史伶官传序〔1〕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2〕，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3〕，以三矢赐庄宗〔4〕，而告之曰：“梁〔5〕，吾仇也；燕王〔6〕，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7〕，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8〕！”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9〕，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10〕，函梁君臣之首〔11〕，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12〕，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13〕，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

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14〕}，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15〕}，而皆自于人欤？《书》曰^{〔16〕}：“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17〕}，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18〕}；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19〕}，为天下笑。

夫祸患常积于忽微^{〔20〕}，而智勇多困于所溺^{〔21〕}，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

【注释】

〔1〕五代史：指欧阳修所撰《新五代史》。伶官：供奉内廷的乐官。伶官传记载了周匝、敬新磨、景进、史彦琼、郭门高等人为后唐庄宗所嬖幸，并导致败政乱国的史实。本文是伶官传前的序论。

〔2〕原：推本究原。庄宗：后唐庄宗李存勖，初袭父封为晋王，后灭梁称帝，建立后唐。

〔3〕晋王：指庄宗父李克用，沙陀族人，本姓朱邪，其父有功于唐，赐姓李氏。李克用助唐镇压黄巢起义，被封为晋王。将终：临死。

〔4〕矢：弓箭。〔5〕梁：指后梁太祖朱全忠。李克用与朱全忠屡相攻伐，并被朱全忠暗算，几遭不幸，结下深仇大怨。

〔6〕燕王：李克用攻取幽州，授刘仁恭为卢龙节度使。后刘仕恭叛晋，大败李克用。仕恭子刘守光篡父自立，朱全忠封他为燕王。这时李克用已死，称“燕王”乃作者追叙之辞。

〔7〕契丹与吾约为兄弟：唐昭宗天祐元年，李克用会契丹耶律阿保机于云州东城，约为兄弟。后阿保机背约，通好于梁。

〔8〕乃父：汝父，这里是李克用自指。〔9〕从事：官名，这里泛指侍从官。少牢：古代祭品，一猪一羊称少牢。告庙：古时皇帝或诸侯外出或遇有大事，须向祖庙祭告，叫告庙。

〔10〕系：绑。组：丝带，绳子。此指李存勖派部将周德威攻破幽州，活捉刘仁恭，刘守光南逃沧州，途中被擒，与刘仁恭一同被绑送太原。

〔11〕函：用木匣封装。首：首级，人头。此指李存勖攻破后梁都城大梁，梁末帝朱友贞命部将皇甫麟把他自己杀死，随后皇甫麟亦自杀。庄宗命河南尹张全义收葬之，其首藏于太社。太社即太庙。

〔12〕仇讎（chóu）：仇敌。〔13〕“一夫夜呼”二句：据《五代史》记载，邺都军将赵在礼因军士皇甫晖等推戴，反于贝州，随后邢州军将赵太、成德军节度使李嗣源、博州守将翟建等相继叛变，后唐大乱。一夫：指皇甫晖。

〔14〕“仓皇”七句：庄宗避乱，从洛阳往汴州，至万胜镇，闻李嗣源军已入汴州，遂回走，士卒逃散达万人。至石桥西，置酒悲涕。诸将相顾号泣，拔刀断发，誓以死相报。

〔15〕抑：还是。本：推原。〔16〕书：指《尚书》，下引二语出自《尚书·大禹谟》。

〔17〕逸豫：安乐。〔18〕举：尽，所有。〔19〕“数十伶人困之”二句：伶人郭门高为从马直（皇帝亲军）指挥使，其部下军士王温阴谋作乱，事觉被诛。李存勖当面对郭门高说是出于他的指使，郭门高大恐，便趁李嗣源反，率部众攻入宫中，杀死庄宗。庄宗死后，李克用的养子李嗣源为帝，是为明宗。但李氏血统已断，故云“国灭”。

〔20〕忽微：指细微小事。〔21〕所溺：所沉溺迷恋的东西。

【阅读提示】

这篇序是一篇短而精的史论，从后唐庄宗李存勖的盛衰之迹，引出重要的历史教训。李存勖的统治可谓骤起骤灭，他在创业伊始时，强敌当前，故

不敢懈怠，矢志发愤，经过十余年苦战，终于打败后梁，统一了中原。但一旦志得意满，心无戒惧，骄纵享乐，就祸起于身旁。他所建立的一切，连同他自己，竟转眼葬送于他所亲幸的区区几个伶人之手。这有力地证明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真理。文章据史立论，论从史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而先叙事，后议论。叙事部分以李存勖开始时矢志之坚，意气之盛，同后来遇变仓皇，相顾涕泣的败落景象相对照，对比鲜明，笔墨酣畅，淋漓尽致，为最后自然地引出结论作了出色的铺写。结论也写得要言不烦，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发人深省而令人信服。文章虽为史论但抒情意味浓厚，文中特多感叹之句，以寓咏叹不尽之意，语调抑扬顿挫，回环起伏，别具一种声调之美，笔力雄健而情韵不匮，寄慨实深。作为以史为鉴、告诫世人的用意，是得到了很好的表现的。

踏莎行^{〔1〕}

候馆梅残^{〔2〕}，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寸寸柔肠，盈盈粉泪^{〔3〕}，楼高莫近危栏倚^{〔4〕}。平芜尽处是春山^{〔5〕}，行人更在春山外。

【注释】

〔1〕踏莎行：词调名，北宋始见。〔2〕候馆：迎候、接待宾客的馆舍。〔3〕盈盈：泪水充满眼眶之状。〔4〕危栏：高楼上的栏杆。〔5〕平芜：平坦的草地。

【阅读提示】

景祐初年，范仲淹以言事被贬，欧阳修因援助范仲淹，也被贬于夷陵。本词或写于此时。词中看似写闺中别情，实为抒己之离恨。上片写远行之人在早春时离家远去，下片写闺中人凭危楼远眺。词句简短，柔情不胜！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举进士，曾任鄞县令、常州刺史。神宗时官参知政事，后两度任宰相。他执政后积极变法革新，但遭到旧党的激烈反对，最后被迫辞职，退居金陵，潜心学术。曾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为文主张“以适用为本”，“务为有补于世”。他一生写了不少反映人民疾苦和社会问题的作品，诗、词、散文都有很高成就。风格峭拔，笔力雄健，结构严谨，文辞精练。有《临川集》。

祭欧阳文忠公文〔1〕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犹不可期，况乎天理之溟漠〔2〕，又安可得而推〔3〕！惟公生有闻于当时，死有传于后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

如公器质之深厚〔4〕，智识之高远，而辅学术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琦〔5〕。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月之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辞阔辩〔6〕，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世之学者，无问识与不识〔7〕，而读其文，则其人可知。

呜呼！自公仕宦四十年〔8〕，上下往复〔9〕，感世路之崎岖；虽屯遭困蹶〔10〕，窜斥流离，而终不可掩者，以其公议之是非〔11〕。既压复起，遂显于世〔12〕；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临朝之末年，顾念后事〔13〕，谓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发谋决策，从容指顾，立定大计〔14〕，谓千载而一时〔15〕。

功名成就，不居而去〔16〕，其出处进退，又庶乎英魄灵气，不随异物腐散，而长在乎箕山之侧与颍水之湄〔17〕。

然天下之无贤不肖，且犹为涕泣而歔歔〔18〕。而况朝士大夫，平昔游从〔19〕，又予心之所向慕而瞻依！

呜呼！盛衰兴废之理，自古如此，而临风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复见而其谁与归！

【注释】

〔1〕欧阳文忠公：欧阳修卒后，谥“文忠”。〔2〕溟漠：渺茫。

〔3〕推：推算。〔4〕器质：器量品质。〔5〕瑰琦：玉石，这里形容欧阳修文章的卓异不凡。〔6〕阔辩：大议论。〔7〕无问：不必问，无论。

〔8〕仕宦四十年：欧阳修自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举进士、任西京留守推官，至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以观文殿大学士、太子少师致仕，恰为四十年。〔9〕上下往复：指官职的升降。〔10〕屯（zhūn）遭（zhān）：处境困难。困蹶（zhì）：遭受挫折。

〔11〕公议之是非：谓是非自有公论。〔12〕“既压复起”二句：欧阳修曾一再受到贬谪，嘉祐五年（1060）从翰林学士升为枢密副使，次年参知政事，进入决策层。〔13〕后事：指仁宗考虑身后皇位继承之事。〔14〕立定大计：指立英宗事。仁宗无子，以太宗曾孙宗实为子，赐名曙。后即位为英宗。此前欧阳修曾两次上疏请选立皇子以固根本，及在政府，与韩琦等参定大议。〔15〕谓千载而一时：可谓建立了千载难得的功勋。〔16〕不居而去：欧阳修自英宗治平三年（1066）始，屡上表求去，于熙宁四年致仕退休。〔17〕箕山：在河南登封。颍水：源出登封颍谷，流经颍州（今安徽阜阳）入淮河。湄：水边。据说尧时隐士许由耕于“颍水之阳，箕山之下”，后人因称箕、颖为隐士所居的地方。欧阳修晚年退居颍州，故用此典。〔18〕歔歔：叹气，抽咽声。〔19〕平昔：往日。

【阅读提示】

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欧阳修去世，王安石为相，作此文以祭之。虽然王安石此时推行的变法，与欧阳修晚年的政治观点不尽相同，但文中仍极力称颂了欧阳修文章的光辉成就，推崇其政治气节与为人的品格，抒发了作者对欧阳修的向慕之情。文中不少地方都直接化用了欧阳修的文章，如起句即用欧阳修《删正黄庭经序》语“盖命有长短，禀之于天，非人力之所能为也”，“英魄灵气”数句，用欧阳修《祭石曼卿文》“生而为英，死而为灵，其同乎万物生死而复归于无物，暂聚之形；不与万物共尽，而卓然其不朽者，后世之名”；结尾亦用《祭石曼卿文》中“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受畴昔，悲凉凄怆，不觉临风而陨涕者，有愧乎太上之忘情”。王安石的文章长于论理，此文在雄健的笔力和简洁的语言之外，还有着笔端含情的特点，可谓堂堂正正而又深情绵邈。当时为欧阳修作祭文的名公巨卿和文章大家很多，然而当时及后世都公认，王安石此篇成就最高。

明妃曲〔1〕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2〕。低徊顾影无颜色〔3〕，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4〕，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5〕。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著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6〕，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7〕。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8〕，人生失意无南北〔9〕。

【注释】

〔1〕明妃：即王嫱，字昭君。汉元帝宫女。据《后汉书·南匈奴传》载，王昭君在后宫数年不得见帝面。竟宁元年（前3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汉求和亲，昭君丰容靓妆，自请嫁于匈奴。元帝睹容大悔，而又留之不得。入匈奴后，封为宁胡阼氏。晋时避司马昭讳，改昭君为明君，后人称为明妃。〔2〕春风：指昭君面容。杜甫《咏怀古迹》第三首咏王昭君，有“画图省识春风面”之句。〔3〕低徊：徘徊不进。顾影：回头看自己的影子，是顾影自怜的意思。无颜色：指面色惨淡。〔4〕丹青手：画师。〔5〕毛延寿：据说汉元帝宫妃众多，命画师毛延寿等把宫妃的相貌画成图册，以备召幸。宫妃们多以重金厚赂画师，唯王昭君不肯，因此毛延寿故意将她画得很丑。元帝在昭君临行时发现受骗，一怒之下杀了毛延寿等画师。事见晋人葛洪《西京杂志》，虽未必实有其事，但历代文人都乐于称道，屡以入诗。〔6〕塞南：指汉庭及家乡所在。〔7〕毡城：匈奴人住的帐篷。〔8〕咫尺：八寸。咫尺比喻距离很近。阿娇：汉武帝陈皇后的小名，是武帝姑母之女。后被冷遇，幽囚于长门宫。〔9〕无南北：不分在南方（中原）还是在北方（匈奴）。

【阅读提示】

此诗是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王安石提点江东刑狱时所作，共二首，这里选录第一首。《明妃曲》为乐府旧题，自汉以来，题咏者或借昭君

出塞写乡关之思，或凭吊古迹感慨身世，但多半离不开“怜昭君远嫁”这一中心。在历代文人笔下，王昭君是一位深可哀矜的悲剧人物，汉元帝是受蒙蔽的多情皇帝，毛延寿则是罪魁祸首。王安石此诗却能独出己见，不袭前人，前半篇写汉宫之别，后半篇写胡地之忆，特别是结句借陈阿娇之典，指明王昭君之远嫁匈奴，固为失意，而若留于汉廷，亦未尝不同于陈皇后之命运，故曰“人生失意无南北”。诗中昭君的形象虽只轻轻点染几笔，却自意态传神，凄恻动人。题咏明妃，实是托古喻今，借美人之生平，伤才士之遭际，抒写知音难求和有志难展的感怀。此诗一出，在当时流传颇广，欧阳修、司马光、刘敞等人都有和作。

□沈 括

沈括（1031—1095），字存中，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中进士。他是王安石变法集团的重要成员，曾任提举司天监、河北西路察访使、三司使等职，积极支持新法的推行。晚年定居润州（今江苏镇江）梦溪园，写出了一部著名的笔记《梦溪笔谈》。在这部笔记中，他总结和记录了不少古代劳动人民在科技方面的创造，对于天文、历法、地质、数学、医药以及考古等多种学科领域，他都有许多科学的发现、诊断和预见，为我国和世界的科技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梦溪笔谈·活字板〔1〕

板印书籍〔2〕，唐人尚未盛为之〔3〕。自冯瀛王始印五经〔4〕，已后典籍皆为板本〔5〕。

庆历中〔6〕，有布衣毕昇〔7〕，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8〕，薄如钱唇〔9〕，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10〕。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11〕，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炆之〔12〕；药稍镕〔13〕，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14〕。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15〕，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贴之，每韵为一贴，木格贮之〔16〕。有奇字素无备者〔17〕，旋刻之〔18〕，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木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19〕。不若燔土〔20〕，用讫，再火令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21〕。

昇死，其印为予群从所得〔22〕，至今宝藏。

【注释】

〔1〕本篇选自《梦溪笔谈》，标题为编者所加。〔2〕板印：指雕板印刷，即雕刻整块木板作为印刷的底板。〔3〕据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记载，隋朝已用雕板印刷佛经、佛像。也有人认为雕板始于唐中叶。〔4〕冯瀛王：冯道，五代时在唐、晋、汉、周等朝廷做过宰相等官，死后追封瀛王。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经冯道倡议，由田敏等人在国子监内校定经籍，并组织刻工雕印，世称“五代监本”。〔5〕已后：以后，已即“以”。板本：指用雕板印刷的书，区别于“抄本”。〔6〕庆历：宋仁宗年号。〔7〕布衣：平民。〔8〕胶泥：粘土。〔9〕钱唇：铜钱的边。这里指所刻字迹的深度。〔10〕和：拌和。冒：覆盖、涂敷。〔11〕铁范：铁框。〔12〕炆（yáng）：用火使物熔化。〔13〕药：指上述用于制字的胶着剂。〔14〕字平如砥：泥字板面平整得像磨刀石一样。〔15〕布字：排字。〔16〕本句意谓：活字不用时，就贴上纸签标明，并按字的韵脚分开，分别存放在木格子中。〔17〕奇字：生僻字。〔18〕旋：立即、临时。〔19〕本句意谓：不用木料来做字，是因为木的纹理有稀有密，一遇水就变形，高低不平，且与药相粘，不易取。〔20〕燔：烧。〔21〕殊不沾污：一点也不和药剂沾粘。〔22〕群从：指同族中的兄弟或子侄辈。

【阅读提示】

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梦溪笔谈》的这条记载，是有关活字印刷最早、最详尽的珍贵史料。从雕板印刷到活字印刷，是印刷史的一个飞跃，而这个重大贡献却是由宋朝的一位平民发明家毕昇作出的。沈括怀着对这位普通劳动者的敬意，记录了他所发明的胶泥活字版印刷术的详细情况，叙事精确，文字也简洁精练。

□苏轼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父苏洵，弟苏辙，皆文坛名士，世称“三苏”。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进士。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等地任地方官，兴利除弊，卓有政绩。他虽是旧党中的著名人物，但既不“惟荆（荆国公王安石）是师”，也不“惟温（温国公司马光）是随”，一生屡遭贬谪，甚至被捕入狱，直至六十三岁高龄还远徙琼州（今海南岛）。宋徽宗即位，遇赦北返，次年病死於常州。苏轼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学艺术大师，诗、词、赋、散文、书法、绘画均有很高造诣。他的散文笔势纵横，善于腾挪变化；他的诗奔放灵动，逸态横生；他的词豪迈劲拔，逸兴遄飞。其诗文的独特风格，对后世影响颇深。有《苏东坡集》。

前赤壁赋

壬戌之秋^{〔1〕}，七月既望^{〔2〕}，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3〕}，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4〕}。少焉^{〔5〕}，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6〕}。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7〕}。浩浩乎如冯虚御风^{〔8〕}，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9〕}，羽化而登仙^{〔10〕}。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11〕}。歌曰：“桂棹兮兰桨^{〔12〕}，击空明兮溯流光^{〔13〕}；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14〕}。”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15〕}，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16〕}，泣孤舟之嫠妇^{〔17〕}。

苏子愀然^{〔18〕}，正襟危坐^{〔19〕}，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20〕}’，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21〕}，山川相缪^{〔22〕}，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23〕}？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24〕}，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25〕}，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26〕}，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27〕}。寄蜉蝣于天地^{〔28〕}，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29〕}。”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30〕}，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31〕}，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32〕}；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33〕}，而吾与子之所共适^{〔34〕}。”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35〕}，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36〕}，不知东方之既白。

【注释】

〔1〕壬戌：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2〕既望：农历十六日。

〔3〕属：倾注，引申为劝酒。〔4〕“诵明月”二句：明月之诗，指《诗经·陈风·月出》。窈窕之章，指其首章：“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窈纠，即窈窕。〔5〕少焉：一会儿。〔6〕斗牛：指斗宿、牛宿，星辰名。

〔7〕“纵一苇”二句：纵，任凭。如，往。凌，越。茫然：辽远的样子。〔8〕冯：通“凭”。虚：太虚，指天空。〔9〕遗世独立：遗弃人世，超然独立。

〔10〕羽化：古人称成仙为羽化。〔11〕舷：船边。〔12〕棹：划船的工具。〔13〕空明：倒映在江水中的月亮。溯：逆流而上。流光：水面浮动着的月光。

〔14〕美人：指作者所思慕、所向往的人。〔15〕袅袅：形容声音悠扬不断的样子。〔16〕幽壑：深谷。〔17〕嫠（lí）妇：寡妇。〔18〕愀（qiǎo）然：容色变动、不愉快的样子。〔19〕正襟：端正衣襟。危坐：严肃地坐着。〔20〕“月明星稀”二句：见曹操《短歌行》。〔21〕夏口：今湖北武昌。武昌：今湖北鄂

城。〔22〕繆(liáo)：通“繚”。〔23〕周郎：即周瑜。24岁时为中郎将，吴中皆呼为周郎。〔24〕舳舻(zhú lú)：船尾称舳，船头称舻。此指战船。〔25〕酺(shī)酒：斟酒。槩：长矛。〔26〕侶、友：名词为动词。〔27〕匏(páo)樽：酒器。〔28〕蜉蝣：一种生长在夏秋之交的水边的小虫，朝生暮死。〔29〕遗响：余音，指洞箫声。〔30〕逝者如斯：见《论语·子罕》。逝：往，去。〔31〕盈虚者如彼：盈，满。虚，缺。彼，指月亮。〔32〕曾：乃。〔33〕造物者：指大自然。无尽藏：指无尽的宝藏。〔34〕适：享用。〔35〕肴核：肴，荤菜。〔36〕枕藉：交错地睡地一起。藉，垫。

【阅读提示】

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苏轼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至湖北黄州任团练副使，过着受压抑的谪居生活。元丰五年，他两次游览了黄州赤壁并写了前后《赤壁赋》。他把黄州赤壁当作三国时期周瑜大破曹军的赤壁(湖北蒲圻)，以此借题发挥。本篇抒发了作者不重得失的豁达乐观的胸怀，同时也反映了他对现实不满的心情，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情绪。通篇由乐而悲，转悲为喜。文中所阐述的变与不变的人生哲理，含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作者由景生情、借物喻理的高超手法，写景、抒情和说理的高度统一，形象性和哲理性的高度统一，使文章成为唐宋文赋中的一篇优秀作品。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1〕

黑云翻墨未遮山〔2〕，白雨跳珠乱入船〔3〕。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注释】

〔1〕六月二十七日：指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五代时吴越王钱俶所建，在杭州西湖边。诗共五首，这里选录第一首。〔2〕翻墨：形容黑云像倒翻了的墨汁。〔3〕“白雨”句：指雨点像珠子一样跳入船中。

【阅读提示】

望湖楼在昭庆寺前，隔湖与南高峰、北高峰诸峰相望。这是夏天在楼上看到的西湖雨景。第一句浓云远起，第二句暴雨骤至，第三句风过雨歇，第四句西湖水涨。四句分写云雨风水，一句一景，接得紧，转得快，灵活变化，正与夏日雷雨的骤起骤止、来去倏忽相应。“白雨”这个词用得新鲜贴切。夏天的阵雨不同于春天的细雨，雨点又大又猛，在湖光山色的衬托下，望如恰是一片白而透明的景色，落到湖面上雨脚如珠，乱蹦乱跳，犹如万珠迸溅，这个西湖雷雨时的特殊景色被作者敏锐地抓住了。这是苏轼初到杭州时看到的西湖雷雨，印象特别深。元祐四年(1089)，他重到杭州，还记得

这个景象：“还来一醉西湖雨，不见跳珠十五年。”（《与莫同年雨中饮湖上》）苏轼的《有美堂暴雨》一诗，亦是写西湖暴雨的名作，雄峻奇杰，气势非凡，与本诗意境又不相同，录后以供参考：

游人脚底一声雷，满座顽云拨不开。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十分潋滟金樽凸，千杖敲铿羯鼓催。唤起谪仙泉洒面，倒倾蛟室泻琼瑰。

水调歌头^{〔1〕}

丙辰中秋^{〔2〕}，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3〕}。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4〕}，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5〕}，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6〕}。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7〕}。

【注释】

〔1〕《水调（diào）歌头》：词调名。相传隋炀帝开汴河时曾制《水调歌》，唐人演为大曲。又名《元会曲》、《凯歌》、《台城游》等。〔2〕丙辰：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时苏轼任密州知州。〔3〕子由：作者之弟苏辙，字子由。苏辙时在齐州（今山东济南）李常幕府任职。〔4〕天上宫阙：指月亮中宫阙。据《龙城录》载唐玄宗游月宫，见一大宫阙，榜曰“广寒清虚之府”。后人称月宫为广寒宫。〔5〕“起舞”句：指月下起舞，清影摇曳。〔6〕“转朱阁”三句：转、低、照均指月亮。〔7〕“千里”句：谢庄《月赋》：“美人迈兮音尘绝，隔千里兮共明月。”此用其意。婵娟本指美女，此处指月亮。

【阅读提示】

这是一首久负盛名的词作。作者以美丽奇特的想像，跌宕起伏的感情，深沉高妙的哲理和其洒脱超然的个性，描写了一曲中秋绝唱。除了对久别亲人的真诚怀念和中秋月夜的细致刻画外，词中包蕴着作者对理想与现实、自然与人生的思索和遭贬谪后的复杂情感。全词围绕中秋之月落笔，景中有情，情中有理，理中有趣，意境深远，遐想丰富，韵味无穷。故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

定风波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1〕}，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2〕}，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3〕}。料峭春风吹酒醒^{〔4〕}，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5〕}，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注释】

〔1〕沙湖：在黄州东南三十里。此词是元丰五年（1082）苏轼在黄州作。〔2〕芒鞋：草鞋。〔3〕任平生：言平生惯经风雨，任其自然。〔4〕料峭：形容风寒。〔5〕萧瑟：风雨声。萧瑟处，指来时遇雨之处。

【阅读提示】

行路时遇到一阵大雨，其他人都狼狈不堪，苏轼独不改其度，反而觉得雨中竹杖芒鞋，吟啸徐行，别有其趣。这是借眼前经历抒写胸臆怀抱，反映了苏轼那种通达豪放的人生态度。人生境遇有顺有逆，这是谁都难免的。小至阴晴无定的早春风雨，大至政治风浪中的升沉荣辱，苏轼已经经历不少了。这时他谪居黄州，政治上沦落失意。但他不随物悲喜，不让外界环境的变化扰乱自己的心境，改变自己的乐观态度。这首词写他在风雨中不怕风雨，在逆境中保持怡然自得的精神状态，说明他胸怀开朗，自信坚定，满不在乎地对待风雨侵袭和政治压力。同时这也是他信奉的忘怀得失、超脱利害的佛老思想的表现。此篇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篇，就是苏轼所新创的独特的“理趣词”。

□黄庭坚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又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举进士，以校书郎为《神宗实录》检讨官，迁著作佐郎。后以修实录不实获罪，贬为涪州别驾。徽宗即位，受命内迁，又因遭权贵排挤，被除名羁管宜州（今广西宜山），死于贬所。他出于苏轼门下，位居“苏门四学士”之首，以诗负盛名，为“江西诗派”宗祖。作诗取法杜甫，特别在形式格律上用功夫。有《山谷集》。

寄黄几复^{〔1〕}

我居北海君南海^{〔2〕}，寄雁传书谢不能。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3〕}。持家但有四立壁^{〔4〕}，治病不蕲三折肱^{〔5〕}。想得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6〕}。

【注释】

〔1〕黄几复：名介，黄庭坚少年时代的朋友，同年进士，此时知四会县（今属广东）。〔2〕北海、南海：此为泛指。比喻天各一方，两相隔绝。

〔3〕江湖夜雨：化用李商隐《夜雨寄北》诗意，表示双方因外放远离而相互思念的凄苦心情。〔4〕立壁：四面环立的墙壁。喻贫穷。〔5〕薪：求。三折肱：多次折断手臂。

〔6〕瘴溪：旧传广东一带多瘴气，故名。

【阅读提示】

这首七律作于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当时，作者正外放在德州德平镇做小官，他的朋友黄几复外放在广州四会任县令。全诗通过对朋友的深情怀念，反映出诗人立身行事的人生态度，透露出对历年外放生涯的不满。全诗感情醇厚沉郁，多用典故，立意、用字、造句力戒平庸，有兀傲奇崛之响，代表了黄庭坚七律的特色。

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1〕

投荒万死鬓毛斑〔2〕，生入瞿塘滟滪关〔3〕。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

【注释】

〔1〕岳阳楼：在今湖南岳阳，面临洞庭湖。君山：在洞庭湖中，亦名洞庭山。

〔2〕投荒：流放至荒远之地。黄庭坚于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贬涪州别驾，安置黔州（今四川彭水），徙戎州（今四川宜宾）。在四川谪居六年，至宋徽宗元符三年（1100）始得放还。〔3〕瞿塘滟滪：瞿塘峡和峡口的滟滪堆，是长江三峡险隘之处，故称为“关”。

【阅读提示】

黄庭坚在远贬六年之后，遇赦东归，崇宁元年（1102），返回故乡分宁（今江西修水）时，途经岳州。雨中登岳阳楼，面对秀丽的湖光山色，一种“万死”余生的庆幸之感、终能“一笑”的欣悦之情，不禁油然而起。黄诗多有奇拗冷僻之处，此诗却能将人生的苦涩与沉痛，化为“一笑”，既保持着劲峭的风韵，体现了作者倔强的性格，但又不流于晦涩，是黄诗中较流畅的一篇。黄庭坚另有“出门一笑大江横”（《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枝欣然会心为之作咏》）的名句，两诗中的“一笑”，况味颇有不同，却都耐人寻味。

□秦 观

秦观（1049—1100），字太虚、少游，号邗沟居士，人称淮海

先生。扬州高邮（今江苏高邮）人。举进士。曾任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官等职。因政治上倾向于旧党，被目为元祐党人，先被贬为杭州通判，后几经贬谪至雷州。徽宗即位后赦还，中途病死于藤州。诗、词、文皆工，是“苏门四学士”之一，最为苏轼所赏识。词多写男女情爱，也有感伤身世之作，情韵兼胜，艺术性很高，北宋以后长期被视为词坛婉约正宗。有《淮海集》。

鹊桥仙^{〔1〕}

纤云弄巧^{〔2〕}，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3〕}，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4〕}！

【注释】

〔1〕《鹊桥仙》：词调名。宗懔《荆楚岁时记》注引《风俗通》曰：“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词多以题咏牛郎、织女故事。〔2〕“纤云”句：喻织女织造云锦手工艺的精巧，同时也暗示这是乞巧节，为织女渡河之夕。按习俗，七夕为乞巧节。〔3〕金风玉露：秋风白露。〔4〕朝朝暮暮：谓朝夕相聚。

【阅读提示】

这首词以优美动人的笔调，描绘了牛郎织女鹊桥相会这一富有诗意的神话故事，热情地歌颂了青年男女之间的真挚爱情。词中既有描写，又有议论，情理相间，表达了作者对爱情的理解和认识。最后两句颇有新意，发人深思。

□周邦彦

周邦彦（1056—1121），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少时疏隽不检，而能博涉百家之书。宋神宗元丰初年，游京师，献《汴都赋》万余言。为神宗所赏，自太学诸生擢升为太学正，尽力于辞章。后为庐州教授、溧水知县，还京为国子主簿。哲宗时，除秘书省正字，历校书郎等职，曾知河中府。徽宗时，由地方官入拜秘书监，进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中央音乐机关）。未几，知顺昌府，徙处州，卒。周邦彦精通音律，能自度曲，常能变化六朝小赋和唐诗的语言、意境入词，而能出以新意。所作以羁旅闲愁、离别相思等题材为多。长于铺叙，善于琢句，言情委婉，状物工巧，语言秾丽，风格典雅，格律精审，上承温庭筠、柳永之风，下开吴文

英、史达祖一派，时誉甚高。有《片玉集》（又名《清真集》）。

兰陵王^{〔1〕}

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2〕}、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3〕}，谁识京华倦客^{〔4〕}？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5〕}。梨花榆火催寒食^{〔6〕}。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7〕}。望人在天北。

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8〕}，斜阳冉冉春无极^{〔9〕}。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沈思前事^{〔10〕}，似梦里，泪暗滴。

【注释】

〔1〕兰陵王：词调名。〔2〕隋堤：汴京附近汴河之堤，隋炀帝时所筑，两岸遍栽柳树。这里是北宋时京城旅客来往必经之路。〔3〕故国：故乡。〔4〕京华：京城。京华倦客：作者自称。作者久客京师，有厌倦之意，故云。〔5〕离席：饯别的宴会。〔6〕榆火：唐宋时朝廷在清明日取从榆柳木上钻取的新火以赐百官，称榆火。寒食：节令名，清明前一日或二日。寒食日禁火、禁烟，节后须另取新火。〔7〕迢递：遥远貌。驿：驿站，这里指水驿。〔8〕津堠：渡口上可供守望、住宿的处所。岑寂：冷清寂寞。〔9〕冉冉：缓慢状。无极：无边无际。〔10〕沈思：即沉思。

【阅读提示】

《兰陵王》这首词，看似咏柳，实写别情。全词分为三片。第一片紧扣汴堤杨柳，抒写倦旅京华的漂泊之感。第二片写临别情景，从眼前的别筵离席，进一步推想别后行程，词意翻进一层。第三片写乘舟远去，引起往事的追怀。布局井然有序，章法错综多变，感情沉郁深厚，善以收纵之笔转换时空，饶曲折隽永之致，是周邦彦词的代表作之一。传说周邦彦与名妓李师师交游，得罪了宋徽宗，被降官贬出京师。李师师为之送行，被徽宗得知，呵责之后，问周是否有词作，李师师歌《兰陵王》，徽宗喜而复召周邦彦为大晟府乐正。此事经后人考证，不可信，但可见周词在当时影响之大。直到南宋初，临安城中尚盛行歌唱此词，谓之“渭城三叠”。

□李清照

李清照（1084—约1151），号易安居士。她学识渊博，才华出众，工诗善文，尤以词著称，是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女作家，也是宋代最负盛名的女词人。她的词作，前期多写少女闺阁生活，格调明快热情，艺术上有较高的成就。后期由于随宋室南迁，夫死家亡，茕茕

独处，故所作多悲叹身世，情调感伤，社会内容比前深刻。词多用白描手法，作品富有生活气息。论词强调协律，崇尚典雅。词风婉约，世称“易安体”。有《漱玉词》。今人辑有《李清照集》。

渔家傲^{〔1〕}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2〕}，闻天语^{〔3〕}，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嗟日暮^{〔4〕}，学诗谩有惊人句^{〔5〕}。九万里风鹏正举^{〔6〕}，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7〕}。

【注释】

〔1〕渔家傲：北宋初开始流行的一个词调，据说始自晏殊。〔2〕帝所：天帝的住所。〔3〕天语：天帝的问话。〔4〕报：回答。路长嗟日暮：路远日暮，表示前途渺茫，没有出路。〔5〕谩有：空有。〔6〕“九万里”句：用《庄子·逍遥游》之典，表示自己正要像大鹏那样高飞远举。〔7〕蓬舟：像蓬草一样的轻舟。吹取：吹向。三山：古代传说中海上的三座仙山，名蓬莱、方丈、瀛洲，上有仙人居住。

【阅读提示】

这首词，在南宋黄昇的《花庵词选》中题作“记梦”。词中借助对梦境的描写，幻想有一个理想的处所。词人仿佛置身于广漠无垠的太空，不顾“路长”、“日暮”，在“九万里风”的推动下，泠然作海外之行。这反映了作者不满现状，要求打破沉闷狭小的生活圈子，探求美好境界的强烈愿望。她希望对自己的精神世界作一番新的开拓和追求，不能作为一般的游仙之作看待。此词想像瑰丽多采，风格豪迈奔放，表现出健举的气概，展示了作者精神境界雄奇阔大的一面，在李清照的《漱玉词》中，可谓别具一格。故梁启超评曰：“此绝似苏、辛派。”（《艺蘅馆词选》引）

声声慢^{〔1〕}

寻寻觅觅^{〔2〕}，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3〕}。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4〕}。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5〕}，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6〕}！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7〕}，怎一个愁字了得！

【注释】

〔1〕声声慢：词调名，首见于北宋。毛先舒《填词名解》卷三：“词以‘慢’名

者，慢曲也。拖音袅娜，不欲辄尽。”此词为李清照晚年所作名篇之一。

〔2〕寻寻觅觅：四顾张望，若有所失。〔3〕戚戚：忧愁悲伤的样子。

〔4〕将息有调养休息之意。〔5〕憔悴损：指菊花枯萎凋损的样子。

〔6〕怎生：怎样。〔7〕次第：犹言情形、景况。

【阅读提示】

这首词是李清照后期的名作，抒发了词人暮年飘泊独处难以自遣的孤苦凄惨心境。虽寥寥九十七个字，却通过层层铺叙，把情感活动和自然景物、心理细节相融合，生动概括了词人南渡以后的生活情状和精神面貌。其中叠字的巧妙运用，尤为创新出奇。

□ 陆 游

陆游（1125—1210），字务观，晚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杰出的爱国诗人。陆游生当民族矛盾尖锐、国势危迫的南宋时期，其一生壮志是“扫胡尘”、“靖国难”，但屡受投降派的排挤、打击，不受重用。中年曾一度在陕南军幕中供职，晚年才任严州知州。后改任朝议大夫、礼部郎中。最后被奸佞弹劾，罢官归田。但他恢复神州的信念，至死不渝。一生写作勤奋，以诗著称。诗歌题材广阔，突出反映了当时的民族矛盾，抒发抗敌御侮的激情，表达了广大人民恢复中原的愿望。诗风激昂悲壮，雄浑奔放。语言明朗流畅，平中有奇，自成风格。有《渭南文集》、《剑南诗稿》等。

关山月〔1〕

和戎诏下十五年〔2〕，将军不战空临边〔3〕。朱门沉沉按歌舞〔4〕，
厩马肥死弓断弦。戍楼刁斗催落月〔5〕，三十从军今白发。笛里谁
知壮士心〔6〕，沙头空照征人骨。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
〔7〕！遗民忍死望恢复〔8〕，几处今宵垂泪痕。

【注释】

〔1〕关山月：乐府旧题，属《横吹曲辞鼓角横吹曲》，内容多写戍边。
〔2〕“和戎”句：南宋孝宗于隆兴元年（1163）下诏，以与金议和等事交朝臣商议，次年与金议和。自隆兴元年至陆游作此诗时，正好十五年。
〔3〕临边：到边境。
〔4〕朱门：指豪门贵族。沉沉：形容屋宇深邃。按：打拍子。
〔5〕戍楼：边地用以守望、警戒的岗楼。
〔6〕“笛里”句：王昌龄《从军行》中有“更吹羌笛关山月”句。这里意谓由于隆兴和议的制约，宋军不得反击，戍边战士用笛子吹奏《关山月》曲调时，这种报国无路的心情，无人理解。
〔7〕逆胡传子孙：金自建国至陆游作此诗时，已传五世。
〔8〕遗

民：指金统治下的中原人民。

【阅读提示】

这首诗作于宋孝宗淳熙四年（1177），陆游时年53岁（古代以虚龄计年），在成都范成大幕府任参议官。作者以乐府旧题写时事，强烈抨击了南宋朝廷丧权辱国的“和戎”政策和投降派的罪恶，表达了作者与广大军民坚决抗金收复中原的愿望。诗歌将沉湎歌舞的将军，与壮志难酬的战士、期盼恢复的遗民统一在“关山同一照”的月下，对比鲜明，显示了作者巧妙的构思和匠心。全诗每四句一层，层次分明，有叙述，有议论，语句凝练，格调悲凉，表现出高昂的爱国精神，有着强烈的感染力。

沈园^{〔1〕}

其 一

城上斜阳画角衰，沈园非复旧池台^{〔2〕}。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3〕}。

其 二

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4〕}，犹吊遗踪一泫然^{〔5〕}。

【注释】

〔1〕沈园：故址在今浙江绍兴禹迹寺南。〔2〕非复旧池台：沈园原属沈氏，后属许氏，又改属汪氏。绍熙三年陆游重游沈园时，已三易其主。

〔3〕惊鸿：曹植《洛神赋》中有“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之句，形容洛神体态轻盈，这里借指唐婉。〔4〕稽山：会稽山，在绍兴东南。此句谓自己行将老死，埋骨于稽山之下。

〔5〕泫然：伤心流泪貌。

【阅读提示】

陆游二十岁左右娶唐婉，夫妻恩爱甚笃，但因不容于陆母，被迫离异，令陆游极感痛苦。数年后，他在沈园偶然与已经改嫁的唐婉相遇，不久唐氏即郁郁去世。陆游晚年两次经过沈园，回忆这段往事，总是十分伤感。一次是在绍熙三年（1192），陆游写了一首七律，其中有“林亭感旧空回首，泉路凭谁断肠”之句，想向地下的唐婉一诉内心的衷曲。第二次在庆元五年（1199），写了这两首绝句。第一首说沈园已经改观，景物全非，但桥下春水，曾经是唐氏临流照影之处，使他流连哀伤。第二首说尽管往事已远，自己也已是行将入土的老人，但对景怀人，仍不禁悲从中来，老泪纵横。陆游此时已七十五岁，可谓尘缘已断，但对这少年情事，仍一往情深，凄婉欲绝，写得沉挚深厚。一直到开禧元年他八十一岁时，还夜梦游沈氏园亭，对

唐婉深切哀悼，可见他与唐氏情爱之笃和被迫离异所受创痛之深。

诉衷情^{〔1〕}

当年万里觅封侯^{〔2〕}，匹马戍梁州^{〔3〕}。关河梦断何处^{〔4〕}，尘暗旧貂裘^{〔5〕}。胡未灭，鬓先秋^{〔6〕}，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7〕}，身老沧州^{〔8〕}！

【注释】

〔1〕《诉衷情》：唐教坊曲名，后用为词牌。又名《桃水花》。〔2〕觅封侯：寻求建功立业以封侯的机会。《后汉书·班超传》说班超少有大志，曾投笔叹曰：“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后来他在西域建立大功，封定远侯。〔3〕戍梁州：梁州治所，在今陕西省汉中市。指陆游四十八岁时在汉中担任川陕宣抚使干办公事。当时尚在壮年，志在边疆，意气风发，所以“匹马戍梁州”。〔4〕“关河”句：关，关塞。河，河防。“关河梦”指不忘边防之梦。“断何处”谓边防之梦断在何处。因陆游早已离开边防前线，故云。〔5〕“尘暗”句：此以貂裘陈旧变色，以示长期闲散而不复所用。〔6〕鬓先秋：鬓发早已衰白。〔7〕天山：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是汉、唐时的边疆。此处喻前方。〔8〕沧州：水边，古代为隐者所居。陆游晚年住绍兴镜湖边的三山，故云。

【阅读提示】

这首词是陆游晚年所作。晚年退居故乡，但“扫胡尘”、“靖国难”，始终不忘。在绝笔诗《示儿》中写到：“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本词上片写年轻时的豪气和曲折，下片写晚年身老沧州的悲哀。虽然未提南宋统治集团中投降派的行径，只写自己生平理想与生活现实的巨大反差，但内中所含的悲愤和谴责不言自明。《诉衷情》本为倾诉爱情的小曲，但陆游推陈出新，提高了词调，扩大了词境。对比手法的运用，也深化了主题。

□ 辛弃疾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他二十二岁前，是在金统治区度过的。二十二岁时，组织两千多人参加耿京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为掌书记。二十三岁南渡，先后任建康府通判及湖北、湖南安抚使等职。期间屡受弹劾，被免职退居上饶、铅山前后近二十年之久。六十四岁时，朝廷准备北伐，起用他任浙东安抚使，又调镇江知府。但不久又遭排斥，回铅山家中，忧愤而死。辛弃疾文武全才，一生渴望率兵北伐，恢复中原，最终却“报

国欲死无战场”。他是南宋伟大的爱国词人，发展了苏轼开创的豪放词，与苏轼并称“苏辛”。词风以豪放沉郁为主，兼有明快、婉约、清新之特点。有四卷本《稼轩词》及十二卷本《稼轩长短句》两种。今人邓广铭有《稼轩词编年笺注》。

水龙吟〔1〕

登建康赏心亭〔2〕

楚天千里清秋〔3〕，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4〕，献愁供恨，玉簪螺髻〔5〕。落日楼头，断鸿声里〔6〕，江南游子〔7〕，把吴钩看了〔8〕，栏杆拍遍〔9〕，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10〕？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11〕。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12〕！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搵英雄泪〔13〕？

【注释】

〔1〕水龙吟：词牌名。又名《龙吟曲》等。〔2〕建康：今南京。赏心亭：在建康下水门城上，下临秦淮河，当时的一个名胜，今废。〔3〕楚天：长江中下游，春秋时属楚国，故称楚天。〔4〕遥岑远目：极目眺望远山。岑，小而高的山岭。〔5〕献愁供恨：意即山峦使我产生愁恨；以拟人法写山。玉簪螺髻：形容山的形状有的像碧玉簪，有的像青螺髻。〔6〕落日：象征国势衰颓。断鸿：失群离散的雁，兼自比身世漂泊。〔7〕江南游子：作者自称。〔8〕吴钩：古代吴地人所制的刀，弯形如钩，故名。〔9〕栏杆拍遍：古诗文常以此表示怀想世事，心中慷慨不平。〔10〕“休说鲈鱼”三句：晋人张翰字季鹰，在洛阳做官，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莼菜羹、鲈鱼脍，遂弃官回家。见《世说新语·识鉴篇》。〔11〕“求田问舍”三句：三国时，许汜对刘备说，陈元龙很无礼貌，他自己睡大床，却让我这个客人睡下床。刘备对许说：现在天下大乱，正希望你忧国忘家，你却问求田舍，没有大志，元龙实在不屑与你谈话；若是我，我会自己睡到百尺楼上，让你睡到地下，岂只上床下床之别而已。见《三国志·魏志·陈登传》。刘郎，即刘备。〔12〕树犹如此：东晋时桓温北征，路过金城，见前种柳树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折条，泫然流泪”（见《世说新语·言语》）。意即光阴易过，人生易老。〔13〕倩（qiàn）：央求。搵（wèn）：揩拭。

【阅读提示】

辛弃疾28岁那年秋天，又回到金陵。想到抗金复土的壮志难酬，登上赏心亭，一腔怨愤，写成这首广为传诵的名篇。全词意境慷慨悲壮，而又深曲含蓄。在艺术结构上，上片写登临眺望所见景象及自己抑塞郁愤的情感，用“无人会，登临意”六字过片。下片即承上借用三个典故申述“登临意”。先从反面排除，然后正面慨叹，遣词藏而不露，三次说法语气各不相同，都表

现了“无人会”的感慨和岁月流逝，国势飘摇，而作者恢复中原的壮志不能实现的悲愤。

破阵子^{〔1〕}

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2〕}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3〕}。八百里分麾下炙^{〔4〕}，五十弦翻塞外声^{〔5〕}。沙场秋点兵^{〔6〕}。马作的卢飞快^{〔7〕}，弓如霹雳弦惊^{〔8〕}。了却君王天下事^{〔9〕}，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注释〕

〔1〕《破阵子》：唐玄宗时教坊曲名，出自《破阵乐》，后用为词调。

〔2〕陈同甫，即陈亮，字同甫，辛弃疾的挚友之一，亦为爱国词人。

〔3〕“梦回”句：意谓梦里号角响彻军营。〔4〕“八百里”句：八百里指牛，

出典见《世说新语》：“王君夫（恺）有牛，名八百里**驳**，常莹其蹄角。”麾下，即部下。全句谓部下将士都分到牛肉。〔5〕“五十弦”句：五十弦指各种乐器。《史记·封禅书》：“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悲，帝禁不止。”翻，演奏。塞外声，以边塞为题材的雄壮悲凉的军歌。〔6〕本句“秋”字具有特殊含义，因古代多为秋天点兵用武。点兵：检阅部队。〔7〕作：如。的卢：一种性格暴烈的马。相传刘备在荆州遭遇危难，骑的卢马“一跃三丈”，脱离险境。见《三国志》本传引《世语》。〔8〕霹雳：比喻疾烈的弓弦声。《北史·长孙晟传》：“突厥之内，大畏长孙总管，闻其弓声，谓为霹雳。”〔9〕天下事：指恢复中原，完成统一大业。

〔阅读提示〕

本词《历代诗余》引《古今词语》，谓此词为“陈亮过稼轩，纵谈天下事”别后所作，当时作者闲居信州。这首“壮词”词壮，志壮，景壮，情亦壮，反映出作者念念不忘奋勇抗金的战斗生活，及坚持恢复祖国山河，建立功名的壮志。结构上也颇具独创性，打破词的传统章法，末尾用“可怜白发生”五字作转折反映，让现实与前面的梦境形成鲜明反差。

木兰花慢^{〔1〕}

中秋饮酒将旦，客谓前人诗词有赋待月，无送月者，因用《天问》体赋^{〔2〕}。

可怜今夕月^{〔3〕}，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4〕}？是天外，空汗漫^{〔5〕}，但长风浩浩送中秋？飞镜无根谁系^{〔6〕}？姮娥不嫁谁留^{〔7〕}？谓经海底问无由^{〔8〕}，恍惚使人愁。怕

万里长鲸，纵横触破，玉殿琼楼^{〔9〕}。虾蟆故堪浴水^{〔10〕}，问玉兔何解沉浮^{〔11〕}？若道都齐无恙^{〔12〕}，云何渐渐如钩^{〔13〕}？

【注释】

〔1〕《木兰花慢》：《木兰花》，原唐教坊曲名，后用为词调名。宋人演化为《减字木兰花》、《偷声木兰花》和《木兰花慢》。〔2〕《天问》：《楚辞》篇名，屈原赋作，全文以一百七十余问组成。〔3〕可怜：可爱。〔4〕光影：一本作“光景”。〔5〕汗漫：漫无边际。〔6〕飞镜：飞天之明镜，指月亮。李白《把酒问月》诗：“皎如飞镜临丹阙，绿烟灭尽清辉发。”〔7〕姮娥：一本作“嫦娥”。指月亮。〔8〕请经：说是经过。“经”一本作“洋”。〔9〕玉殿琼楼：或作“玉宇琼楼”，指神仙所居的宫殿，即月宫。〔10〕浴：游泳。〔11〕解：能。〔12〕“若道”句：若说它全都无缺。〔13〕“云何”句：它又怎么渐渐缺如钩？

【阅读提示】

在历来中秋词中，这首词别开生面，它想像奇特，新颖瑰丽，抒发了作者对月亮的深切关爱，情韵别致。词的上片径直发问美丽之月：“向何处、去悠悠？”“飞镜无根谁系？姮娥不嫁谁留？”一片真挚，百般疑惑。下片针对各种传说，直问月之何以有圆，何以有缺，表现出作者对于大自然的无限关爱。全词直白畅晓，朗朗上口，于层层发问中显示出难得的科学追求。

□姜 夔

姜夔（1155？—1221？），字尧章，号白石道人，饶州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少随父宦游，往来沔、鄂凡二十年，父死，流寓湘、鄂，诗人萧德藻赏其才，以侄女妻之，携之同寓湖州（今浙江湖州），因与苕溪白石洞天为邻，故以之为号。往来苏、杭间，与名人多有交游，范成大、杨万里对其诗文人品多有称赞。姜夔长于音律，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进《大乐议》及《琴瑟考古图》于朝，时嫉其能，不获尽所议。中年以后，依张俊之孙张鉴十年；鉴卒，旅食浙东、嘉兴、金陵间，以布衣终。通音律外，又精赏鉴，工翰墨。为诗初学黄庭坚，而自拔于宋人之外。所为《诗说》，多精至之论。尤以词著称，能自度曲，今存有旁谱之词十七首。为词格调甚高，清空峭拔，对南宋风雅词派甚有影响，被清初浙西词派奉为圭臬。著书可考者十二种。有词集《白石道人歌曲》，近人夏承焘有《姜白石词编年笺注》。

扬州慢^{〔1〕}

淳熙丙申至日^{〔2〕}，予过维扬^{〔3〕}。夜雪初霁^{〔1〕}，茅麦弥望^{〔5〕}。入其城则四顾萧条，寒水自碧。暮色渐起，戍角悲吟^{〔6〕}。予怀怆然，感慨今昔，因自度此曲。千岩老人以为有《黍离》之悲也^{〔7〕}。

淮左名都^{〔8〕}，竹西佳处^{〔9〕}，解鞍少驻初程^{〔10〕}。过春风十里^{〔11〕}，尽荠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12〕}，废池乔木，犹厌言兵^{〔13〕}。渐黄昏，清角吹寒^{〔14〕}，都在空城^{〔15〕}。杜郎俊赏^{〔16〕}，算而今、重到须惊^{〔17〕}。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18〕}。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19〕}。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20〕}！

【注释】

- 〔1〕《扬州慢》：词牌名，为姜夔自度曲。〔2〕淳熙丙申：即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岁次丙申）。至日：冬至。〔3〕维扬：即扬州。
- 〔4〕初霁：天开始放晴。〔5〕弥望：满眼。〔6〕戍角：军营中吹奏的号角。〔7〕千岩老人：萧德藻，晚年居湖州，自号千岩老人。《黍离》：《诗·王风》篇名。《诗序》谓：“《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8〕淮左名都：宋设置淮南路，后分东、西两路，淮东称淮左，以扬州为首府。〔9〕竹西：竹西亭。杜牧《题扬州禅智寺》：“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路以此得名。〔10〕初程：姜夔此时二十多岁，因初次至此，故曰“初程”。〔11〕春风十里：指扬州道上。用杜牧《赠别》“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句意。〔12〕胡马窥江：指孝宗隆兴二年（1164）金兵再度侵犯扬州。〔13〕废池乔木：都是乱后余物，表明城中荒芜，人烟萧瑟。〔14〕渐：向、到。〔15〕空城：劫后的扬州城。〔16〕杜郎：杜牧。俊赏：俊逸清赏。〔17〕算：料算。〔18〕“豆蔻”三句：谓纵有杜牧的诗才，有冶游青楼歌妓之梦，也难以表达我此刻悲怆的心情。豆蔻词工：杜牧《赠别》诗：“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形容少女美艳。青楼梦好：杜牧《遣怀》诗：“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这两首诗均是题咏扬州的艳情诗。〔19〕二十四桥：唐时扬州城内有桥二十四座。后来又以扬州西郊的一座桥称廿四桥。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20〕红药：芍药。

【阅读提示】

姜夔有十七首自度曲，这是写得最早的一首。上片纪行，下片志感。“春风十里”用杜牧诗，并非实指行春风中，而是使人联想当年扬州城的盛况。以昔日扬州的繁华同眼前劫后的衰败相比，以抒今昔之感，同时也借以自述心情，寄托当前的实际感受。这是以艳语写哀情。姜夔的词往往有序，大都文笔优美，与词相配，相得益彰。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县）人。系出北朝魏代鲜卑贵族拓跋氏。曾从郝天挺习经学诗。金宣宗兴定五年（1221）进士及第，哀宗正大元年（1224）中博学宏词科，充国史院编修，历任镇平、内乡、南阳县令，官至尚书省掾、左司都事。金亡后不仕，著述甚丰，编有金诗总集《中州集》等。诗、词、文、散曲、小说均有所创作，以诗的成就最高。其诗反映了金元之际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苦难，有较强的现实内容。他的词也为金代之冠。有《元遗山先生全集》。

迈陂塘^{〔1〕}

乙丑岁赴试并州^{〔2〕}，道逢捕雁者云：今旦获一雁，杀之矣。其脱网者悲鸣不能去，竟自投于地而死。予因买得之，葬之汾水之上，累石为识^{〔3〕}，号曰雁丘^{〔4〕}。时同行者多为赋诗，予亦有雁丘辞，旧所作无宫商^{〔5〕}，今改定之。

问世间^{〔6〕}、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7〕}。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8〕}。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景，只影为谁去？横汾路^{〔9〕}，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10〕}。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自啼风雨^{〔11〕}。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

【注释】

〔1〕迈陂塘：词调名，即《摸鱼儿》。〔2〕乙丑岁：金章宗泰和五年（1205）乙丑。并州：今山西太原。〔3〕识（zhì）：标志。〔4〕雁丘：即在今山西阳曲县。〔5〕无宫商：谓不合音律。〔6〕问世间：一本作“恨人间”。〔7〕直：竟。许：报答。此句谓以生命来报答。〔8〕就中：于此，在这里面。〔9〕横汾路：汉武帝巡幸河东汾阴时曾作《秋风辞》，有“箫鼓鸣兮发擢歌，欢乐极兮哀情多”之句，唐代诗人李峤《汾阴行》亦云：“不见只今汾水上，只有年年秋雁飞。”〔10〕平楚：平林，远方的树木。〔11〕招魂、山鬼：均为《楚辞》中篇名。楚些（suō）：即指《楚辞》，《招魂》中多以“些”字置于句尾，故云。

【阅读提示】

此词为元好问词中最著名的作品，通过咏大雁之殉情而死，颂扬了生死不渝的坚贞爱情。起势突兀，发兴无端。情之为物，无形无体，人可同生，雁可同死，真可超越生死之限。“老翅”二字，生新瘦硬。“痴儿女”，以雁拟人。以孤雁之内心独白的口吻，见婉转百结的情愫。下片由雁之死联想到雁所经行的汾水路，当年箫鼓盛况，如今寂寞荒凉，平林繁盛，荒烟弥漫。借《楚辞》为雁招魂，以寄吊雁之哀思，“未信”以下数句，笔力极其雄浑奔

放。此词或以为乃元好问借雁丘以抒亡国后之黍离麦秀之悲，并无确证。或借雁以自伤，或即事而咏其情，均无可，不必过求深隐。至于词心之情辞绵至，“一往而深，读之令人低徊欲绝”（清许昂霄《词综偶评》），词语之浑雅博大，炼句之工和用事之切，均可见出词人才气之迈绝一世。元好问另一首同题之作咏并蒂莲，亦是一代名作，兹附于后，以供读者参证：

《迈陂塘·泰和中，大名民家小儿女，有以私情不如意赴水者，官为踪迹之，无见也。其后踏藕者得二尸水中，衣服仍可验，其事乃白。是岁，此陂荷花开无不并蒂者。沁水梁国用时为录事判官，为李用章内翰言如此。此曲以乐府双蕖怨命篇。咀五色之灵芝，香生九窍，咽三清之瑞露，春动七情，韩偓香奁集中自叙语》：问莲根、有丝多少，莲心知为谁苦。双花脉脉娇相向，只是旧家儿女。天已许。甚不教、白头生死鸳鸯浦。夕阳无语。算谢客烟中，湘妃江上，未是断肠处。香奁梦，好在灵芝瑞露。人间俯仰今古。海枯石烂情缘在，幽恨不埋黄土。相思树。流年度、无端又被西风误。兰舟少住。怕载酒重来，红衣半落，狼藉卧风雨。

□周 密

周密（1232—1308？）字公谨，号草窗，别号泗水潜夫。祖上是济南人，随宋室南迁，寓家吴兴（今浙江湖州），曾做过义乌令。宋亡后不再做官，居杭州，以歌咏著述自娱。他工诗能文，亦善书

画，尤长于填词。著作有《武林旧事》、《蘋洲渔笛谱》、《草窗韵语》、《齐东野语》、《癸辛杂识》等，另编选南宋名家词为《绝妙好词》。

观 潮

浙江之潮^{〔1〕}，天下之伟观也。自既望以至十八日为最盛。方其远出海门，仅如银线；既而渐近，则玉城雪岭^{〔2〕}，际天而来，大声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日^{〔3〕}，势极雄豪。杨诚斋诗云^{〔4〕}：“海涌银为郭^{〔5〕}，江横玉系腰”者是也。

每岁，京尹出浙江亭^{〔6〕}，教阅水军。艨艟数百，分列两岸；既而尽奔腾分合五阵之势，并有乘骑弄旗、标枪、舞刀于水面者，如履平地。倏尔黄烟四起^{〔7〕}，人物略不相睹，水爆轰震，声如崩山；烟消波静，则一舸无迹，仅有敌船为火所焚，随波而逝。

吴儿善泅者数百，皆披发文身^{〔8〕}，手持十幅大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9〕}，出没于鲸波万仞中^{〔10〕}，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以此夸能。而豪民贵宦，争赏银采。

江干上下十余里间^{〔11〕}，珠翠罗绮溢目，车马塞途。饮食百物，皆倍穹常时^{〔12〕}，而傲赁看幕^{〔13〕}，虽席地不容闲也^{〔14〕}。

禁中例观潮于天开图画^{〔15〕}，高台下瞰，如在指掌。都民遥瞻黄

伞雉扇于九霄之上^{〔16〕}，真若箫台蓬岛也^{〔17〕}。

【注释】

〔1〕浙江：钱塘江。〔2〕海门：在浙江入海处的龛、赭二山间。玉城雪岭：形容潮水状如玉砌的城堡，雪堆的山岭一般。〔3〕沃：盥洗。〔4〕杨诚斋：南宋诗人杨万里，该诗题为《题文发叔所藏潘子真水墨江湖八境小轴浙江观潮》。〔5〕郭：城。〔6〕京尹：即京兆尹，官职名，掌治京师，宋时不常置。浙江亭：亭名，在杭州候潮门外。〔7〕倏尔：忽然，一瞬间。〔8〕文身：身上刺花纹。〔9〕溯迎而上：逆潮而上。〔10〕鲸波：形容波涛之大，并非一定有鲸鱼。万仞：形容潮头之高。〔11〕江干：江岸。〔12〕穹：隆起。倍穹常时，指货物比平时加倍丰富。〔13〕僦赁（jiù lìn）：租借。〔14〕席地：一席之地。〔15〕禁中：宫中。古代帝王所居之处，禁止常人入内，故称禁中。这里指帝王及宫中侍从们。天开图画：台名。〔16〕黄伞雉扇：封建帝王所用的仪仗。雉扇，雉尾毛羽做的扇，上圆下方，中绣双孔雀，四周以雉羽为饰，直柄。〔17〕箫台：传说秦穆公时箫史善吹箫，穆公女儿弄玉跟他学吹箫，作凤鸣，把凤召来了，二人飞去，穆公为筑凤台。此处箫台指神仙所居之台。蓬岛：古代神话里说，渤海中有神山名蓬莱，神仙所居。

【阅读提示】

本篇选自《武林旧事》卷三。钱江观潮，相沿已久，南宋特盛。此文绘声绘色地描写了钱塘观潮的盛况，由波涛汹涌的壮观，写到教阅水军和吴儿弄潮、瞬息骤变的精彩表演，末尾兼及观众熙来攘往的情景，叙次井然，剪裁得宜。同时亦隐约见出作者对故都繁华的追念。

□文天祥

文天祥（1236—1283），字履善，又字宋瑞，号文山，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宋宝祐年间进士，历任湖南提刑、知赣州。恭帝德祐元年（1275），元兵长驱南下，文天祥于家乡起兵抗元。次年，临安被围，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奉命往敌营议和，因坚决抗争被拘，解往北方。中途脱逃，转战于赣、闽等地。兵败被俘，坚贞不屈，就义于大都（今北京）。其诗前期受江湖派影响，后期融入爱国激情，写得慷慨悲壮，感人至深。也善词，仅存数首。有《文山先生全集》。

正气歌

余囚北庭^{〔1〕}，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2〕}，单扉低小

〔3〕，白间短窄〔4〕，污下而幽暗。当此夏日，诸气萃然〔5〕：雨潦四集，浮动床几，时则为水气；涂泥半朝〔6〕，蒸沤历澜〔7〕，时则为土气；乍晴暴热，风道四塞，时则为日气；檐阴薪爨〔8〕，助长炎虐〔9〕，时则为火气；仓腐寄顿〔10〕，陈陈逼人〔11〕，时则为米气；骈肩杂遝〔12〕，腥臊污垢，时则为人气；或圉溷〔13〕、或毁尸、或腐鼠，恶气杂出，时则为秽气。叠是数气〔14〕，当侵沴〔15〕，鲜不为厉〔16〕。而予以孱弱〔17〕，俯仰其间，于兹二年矣，无恙，是殆有养致然尔〔18〕。然亦安知所养何哉？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作正气歌一首。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19〕。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20〕。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21〕。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22〕。在齐太史简〔23〕，在晋董狐笔〔24〕。在秦张良椎〔25〕，在汉苏武节〔26〕。为严将军头〔27〕，为嵇侍中血〔28〕。为张睢阳齿〔29〕，为颜常山舌〔30〕。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31〕。或为出师表〔32〕，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33〕，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34〕。是气所磅礴，凜烈万古存〔35〕。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36〕。三纲实系命〔37〕，道义为之根。嗟予遘阳九，隶也实不力〔38〕。楚囚纓其冠，传车送穷北〔39〕。鼎镬甘如饴〔40〕，求之不可得。阴房闃鬼火，春院闕天黑〔41〕。牛骥同一皂，鸡栖凤凰食〔42〕。一朝蒙雾露，分作沟中瘠〔43〕。如此再寒暑，百疴自辟易〔44〕。嗟哉沮洳场〔45〕，为我安乐国。岂有他繆巧，阴阳不能贼〔46〕。顾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47〕。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48〕。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49〕。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注释】

〔1〕北庭：此指元都燕京。〔2〕寻：八尺为寻。〔3〕单扉：单门。〔4〕白间：窗户。〔5〕萃：集聚。〔6〕半朝：半个房子。〔7〕沤：浸泡。历：经。澜：水波，此指水。这句是说泥土长期在水里浸泡，热气蒸发，散放出臭味。〔8〕薪爨（cuàn）：烧柴做饭。〔9〕炎虐：指酷热。〔10〕仓腐：仓库里腐烂的粮食。寄顿：积囤。〔11〕陈陈：指粮食陈腐的气味。〔12〕骈肩：肩靠着肩。杂遝（tà）：杂而多。〔13〕圉（qīng）溷（hùn）：厕所。〔14〕叠：积。〔15〕侵沴（lì）：恶气侵袭。〔16〕厉：疾病。〔17〕孱（chán）弱：衰弱。〔18〕有养：有所修养。致然：以致如此。〔19〕杂然：纷然，形容多。赋：给予。流形：各种形体，指宇宙万物。这两句谓天地间的正气多方面地赋予各种形体（指下文的河岳、日星、人等）。〔20〕沛：充沛。苍冥：苍天，此概指天地。〔21〕皇路：国运。清夷：清明安定。含和：含着和平之气。明庭：英明的朝廷。这两句谓当国家太平之时，这种浩然之气就和平地表露出来，为国效力。〔22〕时穷：指国家危难之时。节：气节，节操。丹

青：绘画。古时常将于国有功的大臣的像画下来，使他们名传后世。〔23〕齐：齐国。太史：史官。简：竹简。春秋时齐国崔杼杀了齐庄公，齐太史在史册上写道：“崔杼弑其君。”崔杼把太史杀了，太史的两个弟弟仍然照样记载，又被杀，第三个弟弟仍然坚持不变，崔杼只能由他记载。事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24〕董狐：春秋时晋国的史官。晋灵公想杀掉执政大臣赵盾，赵盾逃亡，但未出国境时，灵公即被赵穿所杀。赵盾回朝，对赵穿不作处置。董狐在史册上写道：“赵盾弑其君。”事见《左传·宣公二年》。孔子称赞董狐是“古之良史，书法不隐”。〔25〕张良：张良先世为战国韩国人，五世为韩国相。秦灭韩，良散家财募刺客为韩报仇。得一力士，铸铁椎，重一百二十斤。秦始皇东巡时，良遣力士狙击于博浪沙（今河南原阳），误中副车。事见《史记·留侯世家》。〔26〕苏武节：指苏武出使匈奴事，见《汉书·苏武传》。〔27〕严将军：指东汉末益州牧刘璋部将巴郡太守严颜。刘备入蜀后，遣张飞攻破巴郡，严颜被俘，张飞迫他投降，颜谓：“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有降将军也！”张飞释之。见《三国志·张飞传》。〔28〕嵇侍中：指西晋惠帝时侍中嵇绍。八王之乱中，他为保卫惠帝，被乱箭射死，血溅帝衣。后惠帝左右想把血衣洗净，惠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事见《晋书·嵇绍传》。〔29〕张睢阳：指唐代安史之乱中坚守睢阳（今河南商丘）的唐将张巡。他每督战，必大呼，眼眶出血，嚼齿都碎。城破被俘时，他的牙只剩了几颗，最后慷慨就义。事见《新唐书·张巡传》。〔30〕颜常山：唐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颜杲卿，安史之乱爆发后，他首先起兵抗击，被俘后见安禄山，大骂不止，被肢解割舌而死。事见《新唐书·颜杲卿传》。〔31〕辽东帽：东汉末名士管宁，避乱居辽东三十余年，常戴黑帽、着布裙，安贫乐道，终身不仕。事见《三国志·管宁传》。清操：清高的节操。〔32〕出师表：指诸葛亮的《出师表》。〔33〕渡江楫：西晋末，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五个少数民族占据北方，连年征战，史称五胡乱华。东晋初，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祖逖北伐，率军渡江，船到中流时，击楫发誓：“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事见《晋书·祖逖传》。〔34〕击贼笏：唐德宗时，藩镇朱泚叛，邀司农卿段秀实同谋，秀实用象笏（朝臣记事用的手板）击朱泚头，中额，血流满面。秀实大骂不止，遂被害。事见《旧唐书·段秀实传》。〔35〕是气：指这种浩然之气。磅礴：气势雄厚。凛烈：威严壮烈。〔36〕地维：古人认为地为方形，其四角为地维。天柱：古人认为天有柱支撑，谓之天柱。此二句谓天地都要靠正气支持。〔37〕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是古代社会最基本的三种社会关系。此谓伦理道德也要靠正气来维系。〔38〕遭：遭遇。阳九：厄运。道家以天厄为阳九。隶：徒隶，古代对己的贱称，这里借以自指。不力：没有尽力。这是作者的谦词。〔39〕楚囚：春秋时楚国钟仪为郑国所俘，送到晋国，戴南冠，被称为楚囚。后世用以作为囚徒的代称。纓：帽带。这里作动词用。传车：古代驿站所置之车。穷北：遥远的北方。〔40〕鼎镬（huò）：本指古代烹饪器具，后指把人放在鼎镬里烹煮的酷刑。〔41〕阴房：牢房。阒（qù）：寂静。闼（bì）：关闭。〔42〕骥：良马。皂：马槽。此以马牛同槽比喻自己和狱卒、囚徒杂处在一起。鸡栖：鸡窝。这里用凤凰食于鸡窝，比喻自己被囚禁。〔43〕蒙：遭受。分：自当（料想之辞）。瘠：本义指瘦骨，此指死尸。此二句谓一旦遭受雾露的侵袭，自当成为沟中的尸骨。〔44〕再寒暑：指两年。辟易：退避。〔45〕沮（jǔ）洳（rú）场：低下潮湿的地方。〔46〕缪巧：机谋权术。阴阳：指自然之气。贼：伤害。〔47〕耿耿：光明貌，此用以形容自己的忠诚之心。浮云：《论语·述而》载孔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此谓把自己的荣辱生死视如浮云，置之度外。〔48〕曷：何。极：极限。〔49〕哲人：贤人，指诗人所举的十二人。典刑：楷模。刑

通“型”。夙昔：一夕，近的意思。此谓近在眼前。

【阅读提示】

文天祥于宋帝昺祥兴元年（1278）十月被俘，次年十月押解至燕京大都。元朝统治者一再威逼利诱，要他投降，但他始终不屈服。被囚三年，于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十二月，壮烈殉国。此诗是他就义前一年的六月所作。诗序历叙生活环境的污秽，他凭借浩然之气却能处之泰然。诗中列举齐太史等十二位历史人物的壮烈事迹，引为自己的楷模，热情地歌颂了这些为正气、为民族气节而斗争的英雄，表现出自己强烈的斗争意志和高度的爱国热忱。全诗志愤气壮，直抒胸臆，不拘泥于字句声律，不尚雕饰而大气包举，感情真挚而韵味深厚，明显受到杜甫诗歌的启发。

□宋话本

“说话”是宋代的一种通俗文艺形式，话本就是“说话”的底本。由于是民间说话人的创作，具有口头文学清新活泼的特色，成为后世演义小说和白话小说的滥觞。其名作有《快嘴李翠莲记》、《碾玉观音》等。

碾玉观音^{〔1〕}

山色晴岚景物佳^{〔2〕}，暖烘回雁起平沙。东郊渐觉花供眼，南陌依稀草吐芽。堤上柳，未藏鸦^{〔3〕}，寻芳趁步到山家。陇头几树红梅落，红杏枝头未着花。

这首《鹧鸪天》说孟春景致，原来又不如仲春词做得好：

每日青楼醉梦中，不知城外又春浓。杏花初落疏疏雨，杨柳轻摇淡淡风。浮画舫，跃青骢^{〔4〕}，小桥门外绿阴笼。行人不入神仙地^{〔5〕}，人在珠帘第几重？

这首词说仲春景致，原来又不如黄夫人做着季春词又好^{〔6〕}：

先自春光似酒浓，时听燕语透帘栊。小桥杨柳飘香絮，山寺绯桃散落红。莺渐老，蝶西东，春归难觅恨无穷。侵阶草色迷朝雨，满地梨花逐晓风。

这三首词，都不如王荆公看见花瓣儿片片风吹下地来^{〔7〕}，原来这春归去，是东风断送的。有诗道：

春日春风有时好，春日春风有时恶。不得春风花不开，花开又被风吹落。

苏东坡道：“不是东风断送春归去，是春雨断送春归去。”有诗道：

雨前初见花间蕊，雨后全无叶底花。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

在邻家。^{〔8〕}

秦少游道：“也不干风事，也不干雨事，是柳絮飘将春色去。”有诗道：

三月柳花轻复散，飘飏澹荡送春归^{〔9〕}。此花本是无情物，一向东飞一向西。

邵尧夫道^{〔10〕}：“也不干柳絮事，是蝴蝶采将春色去。”有诗道：花正开时当三月，蝴蝶飞来忙劫劫^{〔11〕}。采将春色向天涯，行人路上添凄切。

曾两府道^{〔12〕}：“也不干蝴蝶事、是黄莺啼得春归去。”有诗道：花正开时艳正浓，春宵何事老芳丛。黄鹂啼得春归去，无限园林转首空。

朱希真道^{〔13〕}：“也不干黄莺事，是杜鹃啼得春归去。”有诗道：杜鹃叫得春归去，物边啼血尚犹存^{〔14〕}。庭院日长空悄悄，教人生怕到黄昏。

苏小妹道^{〔15〕}：“都不干这几件事，是燕子衔将春色去。”有《蝶恋花》词为证：

妾本钱塘江上住，花开花落，不管流年度。燕子衔将春色去，纱窗几阵黄梅雨^{〔16〕}。斜插犀梳云半吐^{〔17〕}，檀板轻敲^{〔18〕}，唱彻黄金缕^{〔19〕}。歌罢彩云无觅处，梦回明月生南浦。

王岩叟道^{〔20〕}：“也不干风事，也不干雨事，也不干柳絮事，也不干蝴蝶事，也不干黄莺事，也不干杜鹃事，也不干燕子事。是九十日春光已过，春归去。”曾有诗道：

怨风怨雨两俱非，风雨不来春亦归。腮边红褪青梅小，口角黄消乳燕飞。蜀魄健啼花影去^{〔21〕}，吴蚕强食柘桑稀。直恼春归无觅处，江湖辜负一蓑衣。

说话的，因甚说这春归词？绍兴年间^{〔22〕}，行在有个关西延州延安府人^{〔23〕}，本身是三镇节度使、咸安郡王^{〔24〕}。当时怕春归去，将带着许多钧眷游春^{〔25〕}。至晚回家，来到钱塘门里，车桥前面。钧眷轿子过了，后面是郡王轿子到来。则听得桥下裱褙铺里一个人叫道^{〔26〕}：“我儿出来看郡王！”当时郡王在轿里看见，叫帮总虞候道^{〔27〕}：“我从前要寻这个人，今日却在这里。只在你身上，明日要这个人入府中来。”当时虞候声诺^{〔28〕}，来寻这个看郡王的人，是甚色目人^{〔29〕}？正是：

尘随车马何年尽？情系人心早晚休^{〔30〕}。

只见车桥下一个人家，门前出着一面招牌，写着“璩家装裱古今书画”。铺里一个老儿，引着一个女儿。生得如何：

云鬓轻笼蝉翼，蛾眉淡拂春山，朱唇缀一颗樱桃，皓齿排两行碎玉。莲步半折小弓弓^{〔31〕}，莺啭一声娇滴滴。

便是出来看郡王轿子的人。虞候即时来他家对门一个茶坊里坐定。婆婆把茶点来。虞候道：“启请婆婆，过对门裱褙铺里请璩大夫

来说话〔32〕。”婆婆便去请到来，两个相揖了就坐。璩待诏问：“府干有何见谕〔33〕？”虞候道：“无甚事，闲问则个〔34〕。适来叫出来看郡王轿子的人是令爱么？”待诏道：“正是拙女，止有三口。”虞候又问：“小娘子贵庚〔35〕？”待诏应道：“一十八岁。”再问：“小娘子如今要嫁人，却是趋奉官员〔36〕？”待诏道：“老拙家寒〔37〕，那讨钱来嫁人，将来也只是献与官员府第。”虞候道：“小娘子有基本事？”待诏说出女孩儿一件本事来，有词寄《眼儿媚》为证：

深闺小院日初长，娇女绮罗裳。不做东君造化〔38〕，金针刺绣群芳样。斜枝嫩叶包开蕊〔39〕，唯只欠馨香。曾向园林深处，引教蝶乱蜂狂。

原来这女儿会绣作。虞候道：“适来郡王在轿里，看见令爱身上系着一条绣裹肚〔40〕。府中正要寻一个绣作的人，老丈何不献与郡王？”璩公归去，与婆婆说了。到明日写一纸献状〔41〕，献来府中。郡王给与身价，因此取名秀秀养娘〔42〕。

不则一日〔43〕，朝廷赐下一领团花绣战袍，当时秀秀依样绣出一件来。郡王看了欢喜道：“主上赐与我团花战袍，却寻甚么奇巧的物事献与官家〔44〕？”去府库里寻出一块透明的羊脂美玉来，即时叫将门下碾玉待诏，道：“这块玉堪做甚么？”内中一个道：“好做一副劝杯〔45〕。”郡王道：“可惜恁般一块玉，如何将来只做得一副劝杯〔46〕！”又一个道：“这块玉上尖下圆，好做一个摩侯罗儿〔47〕。”郡王道：“摩侯罗儿，只是七月七日乞巧使得，寻常间又无用处。”数中一个后生〔48〕，年纪二十五岁，姓崔，名宁，趋事郡王数年，是昇州建康府人〔49〕。当时叉手向前〔50〕，对着郡王道：“告恩王，这块玉上尖下圆，甚是不好，只好碾一个南海观音。”郡王道：“好，正合我意。”就叫崔宁下手。不过两个月，碾成了这个玉观音。郡王即时写表进上御前，龙颜大喜，崔宁就本府增添请给，遭遇郡王〔51〕。

不则一日，时遇春天，崔待诏游春回来，入得钱塘门，在一个酒肆与三四个相知方才吃得数杯，则听得街上闹吵吵。连忙推开楼窗看时，见乱烘烘道：“井亭桥有遗漏〔52〕！”吃不得这酒成，慌忙下酒楼看时，只见：

初如萤火，次若灯火，千条蜡烛焰难当，万座毡盆敌不住〔53〕。六丁神推倒宝天炉〔54〕，八力士放起焚山火。骊山会上，料应褒姒逞娇容〔55〕；赤壁矶头，想是周郎施妙策。五通神牵住火葫芦，宋无忌赶番赤骠子〔56〕。又不曾泻烛浇油，直恁的烟飞火猛。

崔待诏望见了，急忙道：“在我本府前不远。”奔到府中看时，已搬掇得罄尽〔57〕，静悄悄地无一个人。崔待诏既不见人，且循着左手廊下入去，火光照得如同白日。去那左廊下，一个妇女，摇摇摆摆，从府堂里出来，自言自语，与崔宁打个胸厮撞〔58〕。崔宁认得是秀秀养娘，倒退两步，低身唱个喏〔59〕。原来郡王当日，尝对崔宁许道：“待秀秀满日〔60〕，把来嫁与你。”这些众人，都擗掇道〔61〕：“好

对夫妻，”崔宁拜谢了，不则一番。崔宁是个单身，却也痴心。秀秀见恁地个后生，却也指望。当日有这遗漏，秀秀手中提着一帕子金珠富贵，从主廊下出来。撞见崔宁便道：“崔大夫，我出来得迟了。府中养娘各自四散，管顾不得，你如今没奈何，只得将我去躲避则个。”

当下崔宁和秀秀出府门，沿着河，走到石灰桥。秀秀道：“崔大夫，我脚疼了，走不得。”崔宁指着前面道：“更行几步，那里便是崔宁住处，小娘子到家中歇脚，却也不妨。”到得家中坐定。秀秀道：“我肚里饥，崔大夫与我买些点心来吃！我受了些惊，得杯酒吃更好。”当时崔宁买将酒来，三杯两盏，正是：

三杯竹叶穿心过〔62〕，两朵桃花上脸来。

道不得个“春为花博士，酒是色媒人”。秀秀道：“你记得当时在月台上赏月，把我许你，你兀自拜谢〔63〕。你记得也不记得？”崔宁叉着手，只应得“喏”。秀秀道：“当日众人都替你喝采：‘好对夫妻！’你怎地到忘了？”崔宁又则应得“喏”。秀秀道：“比似只管等待〔64〕，何不今夜我和你先做夫妻，不知你意下何如？”崔宁道：“岂敢。”秀秀道：“你如道不敢，我叫将起来，教坏了你〔65〕，你却如何将我到家中？我明日府里去说。”崔宁道：“告小娘子，要和崔宁做夫妻不妨。只一件，这里住不得了，要好趁这个遗漏，人乱时，今夜就走开去，方才使得。”秀秀道：“我既和你做夫妻，凭你行。”当夜做了夫妻。

四更已后，各带着随身金银物件出门。离不得饥餐渴饮〔66〕，夜住晓行，迤迤来到衢州〔67〕。崔宁道：“这里是五路总头〔68〕，是打那条路去好？不若取信州路上去〔69〕，我是碾玉作，信州有几个相识，怕那里安得身。”即时取路到信州。住了几日，崔宁道：“信州常有客人到行在往来，若说道我等在此，郡王必然使人来追捉，不当稳便。不若离了信州，再往别处去。”两个又起身上路，径取潭州〔70〕。

不则一日，到了潭州，却是走得远了。就潭州市里，讨间房屋，出面招牌，写着“行在崔待诏碾玉生活”。崔宁便对秀秀道：“这里离行在有二千余里了，料得无事，你我安心，好做长久夫妻。”潭州也有几个寄居官员，见崔宁是行在待诏，日逐也有生活得做〔71〕。崔宁密使人打探行在本府中事。有曾到都下的，得知府中当夜失火，不见了一个养娘，出赏钱寻了几日，下知下落。也不知道崔宁将他走了，见在潭州住。

时光似箭，日月如梭，也有一年之上。忽一日，方早开门，见两个着皂衫的〔72〕，一似虞候、府干打扮。入来铺里坐地〔73〕，问道：“本官听得说有个行在崔待诏〔74〕，教请过来做生活。”崔宁分付了家中，随这两个人到湘潭县路上来。便将崔宁到宅里，相见官人，承揽了玉作生活，回路归家。正行间。只见一个汉子，头上带个竹丝笠儿，穿着一领白段子两上领布衫〔75〕，青白行缠扎着裤子口〔76〕，着一双多耳麻鞋，挑着一个高肩担儿。正面来，把崔宁看了一看，崔

宁却不见这汉面貌，这个人却见崔宁，从后大踏步尾着崔宁来。正是：

谁家稚子鸣榔板〔77〕，惊起鸳鸯两处飞。

竹引牵牛花满街，疏篱茅舍月光筛〔78〕。琉璃盏内茅柴酒，白玉盘中簇荳梅〔79〕。休懊恼，且开怀，平生赢得笑颜开。三千里地无知己，十万军中挂印来。

这只《鹧鸪天》词是关西秦州雄武军刘两府所作〔80〕。从顺昌大战之后〔81〕，闲在家中，寄居湖南潭州湘潭县。他是个不爱财的名将，家道贫寒，时常到村店中吃酒。店中人不识刘两府，欢呼罗唊

〔82〕。刘两府道：“百万番人，只如等闲，如今却被他们诬罔〔83〕

！”做了这只《鹧鸪天》，流传直到都下。当时殿前太尉是阳和王〔84〕，见了这词，好伤感：“原来刘两府直恁孤寒！”教提辖官差人送一项钱与这刘两府。今日崔宁的东人郡王〔85〕，听得说刘两府恁地孤寒，也差人送一项钱与他，却经由潭州路过。见崔宁从湘潭路上来，一路尾着崔宁到家，正见秀秀坐在柜身子里。便撞破他们道：“崔大夫，多时不见，你却在这里。秀秀养娘他如何也在这里？郡王教我下书来潭州，今日遇着你们。原来秀秀养娘嫁了你，也好。”当时唬杀崔宁夫妻两个，被他看破。

那人是谁？却是郡王府中一个排军〔86〕，从小伏侍郡王，见他朴实，差他送钱与刘两府。这人姓郭名立，叫做郭排军。当下夫妻请住郭排军，安排酒来请他。分付道：“你到府中，千万莫说与郡王知道！”郭排军道：“郡王怎知得你两个在这里。我没事，却说甚么。”当下酬谢了出门。回到府中，参见郡王，纳了回书。看看郡王道：“郭立前日下书回，打潭州过，却见两个人在那里住。”郡王问：“是谁？”郭立道：“见秀秀养娘并崔待诏两个，请郭立吃了酒食，教休来府中说知。”郡王听说，便道：“叵耐这两个做出这事来〔87〕，却如何直走到那里？”郭立道：“也不知他仔细，只见他在那里住地〔88〕，依旧挂招牌做生活。”郡王教干办去分付临安府，即时差一个缉捕使臣，带着做公的〔89〕，备了盘缠，径来湖南潭州府，下了公文，同来寻崔宁和秀秀，却似：

皂雕追紫燕，猛虎啖羊羔。

不两月，捉将两个来，解到府中。报与郡王得知，即时升厅。原来郡王杀番人时，左手使一口刀，叫做“小青”；右手使一口刀，叫做“大青”。这两口刀不知剁了多少番人。那两口刀，鞘内藏着，挂在壁上。郡王升厅，众人声喏。即将这两个人押来跪下。郡王好生焦躁，左手去壁牙上取下“小青”〔90〕，右手一掣，掣刀在手，睁起杀番人的眼儿，咬得牙齿剥剥地响。当时唬杀夫人，在屏风背后道：“郡王，这里是帝辇之下，不比边庭上面，若有罪过，只消解去临安府施行，如何胡乱凯得人〔91〕？”郡王听说道：“叵耐这两个畜生逃走，今

日捉将来，我恼了，如何不凯？既然夫人来劝，且捉秀秀入府后花园去，把崔宁解去临安府断治。”

当下喝赐钱酒，赏犒捉事人。解这崔宁到临安府，一一从头供说：“自从当夜遗漏，来到府中，都搬尽了。只见秀秀养娘从廊下出来，揪住崔宁道：‘你如何安手在我怀中？若不依我口，教坏了你！’要共崔宁逃走。崔宁不得已，只得与他同走。只此是实。”临安府把文案呈上郡王，郡王是个刚直的人，便道：“既然恁地，宽了崔宁，且与从轻断治。”崔宁不合在逃，罪杖，发遣建康府居住。当下差人押送。

方出北关门，到鹅项头，见一顶轿儿。两个人抬着，从后面叫：“崔待诏，且不得去！”崔宁认得像是秀秀的声音，赶将来又不知恁地？心下好生疑惑。伤弓之鸟，不敢揽事，且低着头只顾走。只见后面赶将上来，歇了轿子，一个妇人走出来，不是别人，便是秀秀，道：“崔待诏，你如今去建康府，我却如何？”崔宁道：“却是怎地好？”秀秀道：“自从解你去临安府断罪，把我捉入后花园，打了三十竹篦，遂便赶我出来。我知道你建康府去，赶将来同你去。”崔宁道：“恁地却好。”讨了船，直到建康府。押发人自回。若是押发人是个学舌的，就有一场是非出来。因晓得郡王性如烈火，惹着他不是轻放手的。他又不是王府中人，去管这闲事恁地？况且崔宁一路买酒买食，奉承得他好，回去时，就隐恶而扬善了。

再说崔宁两口在建康居住，既是问断了〔92〕，如今也不怕有人撞见，依旧开个碾玉作铺。浑家道〔93〕：“我两口却在这里住得好，只是我家爹妈，自从我和你逃去潭州，两个老的吃了些苦。当日捉我入府时，两个去寻死觅活，今日也好教人去行在取我爹妈来这里同住。”崔宁道：“最好。”便教人来行在取他丈人丈母，写了地理脚色与来人〔94〕，到临安府寻见他住处，问他邻舍，指道：“这一家便是。”来人去门首看时，只见两扇门关着，一把锁锁着，一条竹竿封着。问邻舍：“他老夫妻那里去了？”邻舍道：“莫说！他有个花枝也似女儿，献在一个奢遮去处〔95〕。这个女儿不受福德，却跟一个碾玉的待诏逃走了。前日从湖南潭州捉将回来，送在临安府吃官司，那女儿吃郡王捉进后花园里去，老夫妻见女儿捉去，就当下寻死觅活，至今不知下落，只恁地关着门在这里。”来人见说，再回建康府来，兀自来到家。

且说崔宁正在家中坐，只见外面有人道：“你寻崔待诏住处？这里便是。”崔宁叫出浑家来看时，不是别人，认得是璩公璩婆。都相见了，喜欢的做一处。那去取老儿的人，隔一日才到，说如此这般，寻不见，却空走了这遭。两个老的且自来到这里了。两个老人道：“却生受你〔96〕，我不知你们在建康住，教我寻来寻去，直到这里。”其时四口同住，不在话下。

且说朝廷官里〔97〕，一日到偏殿看玩宝器，拿起这玉观音来看，

这个观音身上，当时有一个玉铃儿，失手脱下，即时问近侍官员：“却如何修理得？”官员将玉观音反覆看了，道：“好个玉观音！怎地脱落了铃儿？”看到底下，下面碾着三字：“崔宁造”。“恁地容易，既是有人造，只消得宣这个人来，教他修整。”敕下郡王府，宣取碾玉匠崔宁。郡王回奏：“崔宁有罪，在建康府居住。”即时使人去建康，取得崔宁到行在歇泊了^[98]。当时宣崔宁见驾，将这玉观音教他领去，用心整理。崔宁谢了恩，寻一块一般的玉，碾一个铃儿接住了，御前交纳，破分请给养了崔宁^[99]，令只在行在居住。崔宁道：“我今日遭际御前^[100]，争得气。再来清湖河下寻间屋儿开个碾玉铺，须不怕你们撞见！”可煞事有斗巧，方才开得铺三两日，一个汉子从外面过来，就是那郭排军。见了崔待诏，便道：“崔大夫恭喜了！你却在这里住？”抬起头来，看柜身里却立着崔待诏的浑家。郭排军吃了一惊，拽开脚步就走。浑家说与丈夫道：“你与我叫住那排军！我相问则个。”正是：

平生不作皱眉事，世上应无切齿人。

崔待诏即时赶上扯住，只见郭排军把头只管侧来侧去，口里喃喃地道：“作怪，作怪！”没奈何，只得与崔宁回来，到家中坐地。浑家与他相见了，便问：“郭排军，前者我好意留你吃酒，你却归来说与郡王，坏了我两个的好事。今日遭际御前，却不怕你说去。”郭排军吃他相问得无言可答，只道得一声“得罪！”相别了。便来到府里，对着郡王道：“有鬼！”郡王道：“这汉则甚？”郭立道：“告恩王，有鬼！”郡王问道：“有甚鬼？”郭立道：“方才打清湖河下过，见崔宁开个碾玉铺，却见柜身里一个妇女，便是秀秀养娘。”郡王焦躁道：“又来胡说！秀秀被我打杀了，埋在后花园，你须也看见，如何又在那里？却不是取笑我？”郭立道：“告恩王，怎敢取笑！方才叫住郭立，相问了一回。怕恩王不信，勒下军令状了去。”郡王道：“真个在时，你勒军令状来！”那汉也是合苦^[101]，真个写一纸军令状来。郡王收了，叫两个当直的轿番^[102]，抬一顶轿子，教：“取这妮子来。若真个在，把来凯取一刀；若不在，郭立，你须替他凯取一刀！”郭立同两个轿番来取秀秀。正是：

麦穗两歧^[103]，农人难辨。

郭立是关西人，朴直，却不知军令状如何胡乱勒得！三个一径来到崔宁家里，那秀秀兀自在柜身里坐地。见那郭排军来得恁地慌忙，却不知他勒了军令状来取你。郭排军道：“小娘子，郡王钧旨，教命取你则个。”秀秀道：“既如此，你们少等，待我梳洗了同去。”即时入去梳洗，换了衣服出来，上了轿，分付了丈夫。两个轿番便抬着，径到府前。郭立先入去，郡王正在厅上等待。郭立唱了喏，道：“已取到秀秀养娘。”郡王道：“着他入来！”郭立出来道：“小娘子，郡王教你进来。”掀起帘子看一看，便是一桶水倾在身上，开着口，则合不得，就轿子里不见了秀秀养娘。问那两个轿番道：“我不知，则见他

上轿，抬到这里，又不曾转动。”那汉叫将入来道：“告恩王，恁地真个有鬼！”郡王道：“却不叵耐！”教人：“捉这汉，等我取过军令状来，如今凯了一刀。”先去取下小青来。那汉从来伏侍郡王，身上也有十数次官了〔104〕。盖缘是粗人，只教他做排军。这汉慌了道：“见有两个轿番见证，乞叫来问。”即时叫将轿番来道：“见他上轿，抬到这里，却不见了。”说得一般，想必真个有鬼，只消得叫将崔宁来问。便使人叫崔宁来到府中。崔宁从头至尾说了一遍。郡王道：“恁地，又不干崔宁事，且放他去。”崔宁拜辞去了。郡王焦躁，把郭立打了五十背花棒〔105〕。

崔宁听得说浑家是鬼，到家中问丈人丈母。两个面面厮觑，走出门，看着清湖河里，扑通地都跳下水去了。当下叫救人，打捞，便不见了尸首。原来当时打杀秀秀时，两个老的听得说，便跳在河里，已自死了。这两个也是鬼。崔宁到家中，没情没绪，走进房中，只见浑家坐在床上。崔宁道：“告姐姐，饶我性命！”秀秀道：“我因为你，吃郡王打死了，埋在后花园里。却恨郭排军多口，今日已报了冤仇，郡王已将他打了五十背花棒。如今都知道我是鬼，容身不得了。”道罢，起身，双手揪住崔宁，叫得一声，四肢倒地。邻舍都来看时，只见：

两部脉尽总皆沉〔106〕，一命已归黄壤下。

崔宁也被扯去，和父母四个，一块儿做鬼去了。后人评论得好：咸安王捺不下烈火性，郭排军禁不住闲磕牙。

璩秀娘舍不得生眷属，崔待诏撇不脱鬼冤家。

【注释】

- 〔1〕碾玉：玉雕。〔2〕岚：山间雾气。〔3〕未藏鸦：指藏不住乌鸦。〔4〕青骢：青白杂色的马。〔5〕神仙地：与前“青楼”，均指歌妓所居之地。〔6〕黄夫人：可能是指宋女词人孙道绚，黄铢之母。季春：农历三月。〔7〕王荆公：王安石。〔8〕此诗为唐人王驾所作，此谓苏轼所作，盖民间说话于此本不甚拘泥。〔9〕澹荡：恬静和畅，这里形容柳花舒缓地飘扬。〔10〕邵尧夫：北宋理学家邵雍，字尧夫，号安乐先生。〔11〕劫劫：同汲汲，忙碌的样子。〔12〕曾两府：指曾公亮或曾布。宋朝中书省与枢密院分掌政、军大权，合称两府，即宰相之职。做过中书省长官或枢密使的人，都可称两府。二曾都做过宰相。〔13〕朱希真：朱敦儒，字希真，南北宋之交的诗人、词人。〔14〕物边：当作“吻边”，指嘴边。〔15〕苏小妹：相传为苏轼之妹，但历史上实无此人。〔16〕黄梅雨：江南农历四五月间多雨，正值梅子成熟，俗称黄梅雨或梅雨。〔17〕犀梳：犀牛角做的梳子。云半吐：指头发一半露在梳子外面。〔18〕檀板：指唱词用以打节拍的拍板。〔19〕黄金缕：《蝶恋花》词调的别名。〔20〕王岩叟：字彦霖，北宋时官知枢密院。疑当作“王齐叟”，字彦龄，北宋元祐间以滑稽词知名。〔21〕蜀魄：指杜鹃鸟。相传杜鹃为古代蜀国国君杜宇死后所化，故称。〔22〕绍兴：宋高宗年号（1131—1162）。〔23〕行在：本指皇帝出行所在之处，南宋称临安（今浙江杭州）为行在所，简称行在。关西：泛

指函谷关或潼关以西地区。延州延安府：今属陕西。〔24〕三镇节度使、咸安郡王：指南宋中兴名将韩世忠，曾领镇南、武安、宁国三镇节度使，封为咸安郡王。〔25〕将带：带领。钧眷：对官员家属的尊称。〔26〕裱褙铺：装裱字画的店铺。〔27〕帮总：随从。虞候：宋代军中武官名。当时高级武官常以虞候为随从。〔28〕声诺：答应。〔29〕甚色目人：何等样人。〔30〕早晚：何时。〔31〕折：拇指和食指伸开时的距离。半折，极言短小。小弓弓：指缠足小脚。〔32〕大夫：本是官名，这里是对手艺人的尊称。下文待诏，意义相同。〔33〕府干：官府中的干办。风谕：见教。〔34〕闲问：随便问问。则个：用在句尾加强语气的助词。〔35〕贵庚：问对方年龄的客气话。〔36〕趋奉：侍奉。古时贫寒人家女儿常卖入富人或官员家中作侍女。〔37〕老拙：老头儿谦称。〔38〕东君：司春之神。造化：化育万物。〔39〕包开蕊：指含苞和盛开的花朵。〔40〕绣裹肚：绣花围裙。〔41〕献状：献出女儿的字据。〔42〕养娘：侍女。〔43〕不则：不止。〔44〕物事：物品。官家：宋人俗称皇帝为官家。〔45〕劝杯：有长颈的大酒杯，用以劝酒。〔46〕恁般：这样。将来：拿来。〔47〕摩侯罗儿：或称摩合罗，一种形似小孩的玩偶，传自西域。〔48〕数中：其中。后生：青年。〔49〕昇州建康府：今江苏南京。〔50〕叉手：拱手作揖。〔51〕请给：薪俸。遭遇：指受到赏

识。〔52〕遗漏：指失火。〔53〕糝(sǎn)盆：当作“糝盆”，指除夕时焚松柴以祭祀祖先和神灵的烧火盆。〔54〕六丁神：民间传说中的火神。〔55〕褒姒：周幽王的宠妃。她终日无笑容，幽王为了逗引她笑，于是在骊山点起烽火，假传报警，各路诸侯空赶来，空忙一场，褒姒这才笑了。后来犬戎入侵，幽王举烽火征兵，但诸侯不到，幽王被杀。〔56〕五通神、宋无忌：都是传说中的火神。〔57〕挈(qiè)：用手提着。罄尽：一点都没有。〔58〕打个胸厮撞：即撞个满怀。〔59〕唱个喏(rè)：行个礼。古时男子作揖行礼时，嘴里发出“喏”声，以示恭敬。〔60〕满日：满期。〔61〕撺掇：怂恿鼓动。〔62〕竹叶：竹叶青，指酒。〔63〕兀自：还在。〔64〕比似：似此。〔65〕坏：这里有“毁”的意思。〔66〕离不得：少不了。〔67〕迤迤：指曲曲折折地走小路。〔68〕五路总头：四通八达之地。〔69〕信州：今江西上饶。〔70〕径取：直往。潭州：今湖南长沙。〔71〕日逐：每日。〔72〕皂衫：公差常穿的黑衫。〔73〕坐地：坐下。〔74〕本官：本人的上司。〔75〕两上领：古代衣衫的领子，用别种料子缝缀的，称两上领。〔76〕青白行缠：青白相间的裹腿。〔77〕榔板：渔民在捕鱼时敲打船舷用以惊鱼的木棒。〔78〕筛：指漏下来。〔79〕茅柴酒：一种味苦的烈性酒。荳：同“豆”。〔80〕秦州：今甘肃天水。雄武军：刘锜为德顺军节度使，此处说话人误为雄武军。刘两府：指南宋中兴名将刘锜，他曾任枢密副都承旨，加太尉。〔81〕顺昌：今安徽阜阳。绍兴十年(1140)，刘锜在顺昌大败金军，史称顺昌大捷。〔82〕欢呼：此指叫嚷。罗唖：纠缠骚扰。〔83〕诬罔：此有轻蔑的意思。〔84〕阳和王：当作“杨和王”，指杨沂中，以太尉领殿前都指挥使，死后追封和王。〔85〕东人：东家，主人。〔86〕排军：即牌军，持盾牌的卫士。〔87〕叵(pǒ)耐：不可耐，引申为可恶。叵为“不可”二字的合音。〔88〕住地：住着。〔89〕做公的：公差。〔90〕壁牙：墙上挂东西用的短钉。〔91〕凯：即砍，可能是关西方言口音。〔92〕问断：经过审问定了罪，结案。〔93〕浑家：妻子。〔94〕地理：地址。脚色：身份履历等。〔95〕奢遮去处：富贵阔绰的人

家。〔96〕生受：道谢语，有难为、对不住的意思。〔97〕官里：即官家，指皇帝。〔98〕歇泊：安顿。〔99〕破分：破格，破例。〔100〕遭际御前：指受到皇帝的赏识。〔101〕合苦：活该倒霉。〔102〕当直的：值班的。轿番：轿夫。〔103〕麦穗两歧：一支麦秆上长出两个麦穗。〔104〕十数次官：指因功曾有十数次做官的机会。〔105〕背花棒：重棒，把脊背打烂。〔106〕两部脉：左右手的脉搏。

【阅读提示】

这篇话本出自《京本通俗小说》，作者不详。明代冯梦龙将其收入《警世通言》中，题名《崔待诏生死冤家》。作品以碾玉观音为线索，叙述王府侍女秀秀追求爱情和自由而不得的悲剧。秀秀和崔宁，品貌相当，心灵手巧，互相爱恋，本应过着美满的生活，可是不管他们跑到哪里，终究未能逃脱。后半部分写秀秀死后成为鬼魂，热情勇敢的性格，仍顽强不变，这充分反映了普通市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作品中成功地塑造了秀秀这一形象。她秀外慧中，热烈而大胆地追求爱情幸福，她携崔宁勇敢地逃出王府，过着自食其力的平民生活，却被郡王迫害致死。然而，即使她成了鬼魂，仍不忘争取做人的权利。其追求之执著、反抗之大胆、斗争之顽强，在作品中表现得非常动人。同时，作者也善于把人物置于矛盾斗争中，并通过人物自身的言行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

【相关链接】

唐代文学 <http://www.guoxue.com/tdyj/index.htm>

http://www.ebaomonthly.com:2480/window/liter/chlit/ch4/ch4_cont.htm

<http://poetic.ayinfo.cn/gdsc/5stwd/000.htm>

唐诗 <http://www.qiuy.com/gdworks/st/index.htm>

初唐文学 <http://jwc.jmu.edu.cn/jpkc/zggdwx/doc/ja1.html>

<http://bbs.xnjd.cn:82/courseware/yuwen/ttang.htm>

<http://www.ndcnc.gov.cn/datalib/2002/Genre/DL/DL-171395/>

http://www.cycnet.com/cms/2004/moral/zhonghua/t20040419_2960.htm

李白 <http://www.chinalibai.com/>

<http://jsjhlx.51.net/hcs/libai/libai.html>

<http://poetic.ayinfo.cn/gdsc/ll/libai/000.htm>

杜甫 <http://www.qiuy.com/gdworks/st/st-dfqi.htm>

<http://poetic.ayinfo.cn/gdsc/dd/dufu/000.htm>

白居易 <http://www.tydao.com/sxren/wenhua/baijuyi.htm>

<http://www.tydao.com/suwu/shiwen/bjy-shixuan.htm>

晚唐诗歌 <http://www.njtc.edu.cn/cs/lesson/main/4-11.htm>

唐古文运动 <http://www.coco163.com/zldq/G/G0829.htm>
<http://www.laomu.cn/book2/shishuo/xiang-guang/shishuoxg36.htm>
 唐五代词 <http://jwc.jmu.edu.cn/jpkc/zggdwx/doc/ja11.html>
<http://www.lingshida.com/gushi/wudai.htm>
 李煜 <http://www.lingshida.com/gushi/liyu.htm>
 宋词 <http://www.guxiang.com/shici/songci/>
<http://www.qiuy.com/gdworks/s/index.htm>
<http://202.119.104.80/Ci-ku/ci-web/title2.htm>
 婉约派 <http://edit.ndcnc.gov.cn/datalib/2002/Genre/DL/DL-171523/>
<http://gzy.ziyuan.luohuedu.net/ChinaSchool-Mono-graphic/songci/01/main.htm>
 豪放派 <http://edit.ndcnc.gov.cn/datalib/2002/Genre/DL/DL-171592/>
<http://gzy.ziyuan.luohuedu.net/ChinaSchool-Mono-graphic/songci/01/main2.htm>
 苏轼 <http://www.guoxue.com/sushiyjiu/ssyj-1.htm>
 宋代散文 <http://www.ch.zju.edu.cn/bkkj/dxyw/11/index-11.htm>
 唐宋八大家 <http://www.paiai.com/article/index.html>

【思考与练习】

1. 王维《山居秋暝》一诗中的景色描写有何特色？
2. 试论述李白《蜀道难》中用了哪些手法来描写蜀道之艰难。
3. 杜甫《登高》为什么号称“古今七言律第一”？
4. 柳永对词的发展作了哪些方面的贡献？
5. 如何理解苏轼《前赤壁赋》中所表达的哲理？
6. 陆游《关山月》通过哪几种人物表达了收复失地、反对和议的愿望？
7. 辛弃疾《水龙吟》下片连用了哪三个典故？
8. 试分析《碾玉观音》中秀秀的形象。

元明清近代文学概述

王国维云：“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宋元戏曲考·序》）元曲是元杂剧和散曲的合称。元杂剧是在继承前代宋杂剧、金院本和诸宫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戏剧样式，前期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关汉卿是元杂剧的奠基人和最重要的作家，写有杂剧六十多种，歌颂人民的反抗斗争，揭露社会的黑暗腐朽。如在其代表作《窦娥冤》中，通过窦娥这一光彩照人的艺术典型及其含冤屈死的悲惨遭遇，对当时种种黑暗现实和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作了高度典型化的艺术描述，反映了被压迫受侮辱的下层人民的觉醒和反抗。王实甫的《西厢记》则反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讴歌了青年男女对爱情自由的大胆追求，表达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鲜明主题。此外，白朴、马致远、纪君祥等也是前期的重要作家。元杂剧后期的中心由大都转移到杭州，较著名的作家有郑光祖、乔吉等。

散曲是以当时流行的曲调清唱的一种抒情韵文，包括小令和套数。小令是独立的支曲，套数是由两支以上同一宫调的曲子按照一定规则连缀而成的组曲。前期散曲作家主要有关汉卿、马致远、白朴等；后期主要有张可久、乔吉、睢景臣、张养浩等。

元代戏剧除杂剧外，在南方还有唱南曲的戏文，即“南戏”，以高明《琵琶记》最为著名。

明代是传统诗文相对衰微，而小说、戏曲等俗文学繁荣昌盛的时期。明初，在长期流传的三国、水浒史料和民间传说、平话、戏曲等基础上，又集前人智慧和创作之大成，罗贯中写出了中国长篇章回小说的开山之作《三国演义》，施耐庵则写出了《水浒传》。这两部章回巨著，为长篇小说的创作开启了新纪元。中叶以后，又出现了以浪漫主义为特色的杰出长篇神魔小说《西游记》和第一部文人独创的，以描写家庭生活为题材的长篇世情小说《金瓶梅》。以上四部长篇小说，被誉为明代“四大奇书”。其余较有名的长篇小说，还有《新列国志》、《北宋志传》、《封神演义》、《西游补》等。

而小说创作成就的另一重要标志，是文人模拟话本小说而创作的“拟话本”的大量出现和编刊发行。“拟话本”以冯梦龙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和凌濛初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为代表。“三言二拍”继承发展了宋元话本，代表了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新成就。

在戏曲方面，明传奇继元杂剧之后兴起，涌现出许多优秀的以唱南曲为主的传奇作品，如《宝剑记》、《鸣凤记》、《浣纱记》等。

并出现了以沈璟为代表的“吴江派”和以汤显祖为代表的“临川派”。江西临川人汤显祖是明代最杰出的戏剧家，他的四部优秀传奇《荆钗记》、《南柯记》、《邯郸记》、《牡丹亭》合称“临川四梦”。其中《牡丹亭》尤为才情横溢的浪漫主义杰作，是继《西厢记》以后又一部主张婚姻自主、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的优秀剧作。杜丽娘因情而死，又因情而生，在这一追求美满爱情，大胆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封建叛逆者身上，体现了明代反对封建传统、提倡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

明代杂剧，成就不如传奇。但后期徐渭的《四声猿》（包含《渔阳弄》、《雌木兰》、《女状元》、《翠乡梦》四个短剧）成就较高，颇能体现作者狂放不羁的个性与叛逆精神。

明代的诗文创作，前期主要有宋濂、刘基、高启、方孝孺等。他们由元入明，对社会矛盾认识较深刻，所写诗文大都内容充实，颇显生气。至永乐、成化年间，由宰辅权臣倡导的“台阁体”充斥文坛，内容空虚，点缀升平，多应制应酬之作。

至中叶弘治、嘉靖年间，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与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先后举起“复古”大旗，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前后七子对打击台阁体起了一定积极作用，但他们崇古非今，盲目学古拟古，走上了食古不化的形式主义道路。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为代表的“唐宋派”则主张在肯定先秦两汉散文优良传统的同时，又应学习唐宋文章法度，形成自己面目。“唐宋派”对于纠正前后七子一味拟古的形式主义和奠定韩柳等唐宋八大家散文的地位颇有贡献。其中以归有光成就最高。

明代后期，以湖北公安人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为代表的“公安派”继续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他们受李贽“童心说”影响较大，为文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说”。“公安派”散文成就较高，特别是袁宏道，在散文创作和理论上都颇有建树。而晚明张岱的小品，“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鲁迅《小品文的危机》），在山容水态、世情民俗的描绘中寄寓了国破家亡的深沉感慨，文笔秀丽，情味悠长。此期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既有重大科学价值，又是一部文辞优美的日记体游记散文集。

明末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化，以张溥、张采为首的“复社”和以陈子龙为首的“几社”作家，在抗清复明的斗争中创作了不少佳作。夏完淳、张煌言等，也留下了一些爱国主义的名篇。

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明王朝覆亡。同年四月，清兵入关。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既是大思想家，又是著名学者和文学家。顾炎武的《日知录》、《亭林文集》，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王夫之的《船山遗书》等，均是对中国文化和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作品。散文方面，侯方域、魏禧、汪琬被称为“国初三家”（见《清史稿》）。桐城派则是清中叶最著名的散

文流派。因该派主要作家方苞、刘大櫟、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故名之。这三人也因此被称为“桐城三祖”。方苞提倡“义法说”，刘大櫟提倡“神气说”，姚鼐则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顾，“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相统一。而以阳湖人恽敬和张惠言为代表的“阳湖派”，堪称桐城派的一个支流。他们主张取法六经，兼收百家，以纠桐城文章空疏之弊；为文多吸收六朝文之长，于散行中时以骈语。故前人有桐城派得于法，为儒者之文，阳湖派长于才，为策士之文的评论。清代廖燕、郑燮、袁枚等文，也各有千秋。而骈文家则以汪中成就最高。

一般认为清诗成就不高。清初遗民诗人主要有顾炎武、屈大均、吴嘉纪等；明臣仕清诗人中，钱谦益、吴伟业较为知名。王士禛创“神韵说”，沈德潜倡“格调说”，“乾隆三大家”袁枚、赵翼、蒋士铨中的袁枚则提倡“性灵说”。另外，乾隆朝时黄景仁之诗能兼容唐诗众家之长，多写穷愁不遇、寂寞凄怆之情，多愤世嫉俗之作。

清词成就超过诗歌，作家多，词派多，被称为“词的中兴”。清初词主要有“阳羡词派”创始人陈维崧、“浙西词派”创始人朱彝尊与纳兰性德三家。清人称“（朱）竹垞以学胜，（陈）迦陵以才胜，（纳兰）容若以情胜”（见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清后期词以张惠言、周济为首的“常州词派”为代表，强调比兴寄托。

小说在清代文坛占有盟主地位。无论是内容上对封建社会揭露批评的深度，还是表现技巧的纯熟、形式的多样，均超过前代，达到新的高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优秀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被誉为中国“短篇小说之王”；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讽刺文学巨著；而曹雪芹的《红楼梦》，则代表了我国古代小说的最高成就。

李玉是清初第一个致力于戏剧创作者，相传写有60多个剧本。其

代表作是与朱**唯**等合作的传奇《清忠谱》，这是我国戏剧史上第一部“事俱按实”创作的历史剧。这种通过戏剧反映社会、干预现实的创作态度，以及对于把戏剧从才子佳人的模式中解脱出来，该剧均有创新之功。李渔，则是清代著名的剧作家和戏剧理论家。传世剧本18种，其中《比目鱼》、《风筝误》、《凤求凰》等十种爱情喜剧合称《笠翁十种曲》。其《闲情偶寄》一书的“词曲部”和“演习部”之中，记载了李渔关于戏曲创作和表演方面的理论。清代戏剧的代表作，当推洪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这两部传奇。洪昇是钱塘人，孔尚任是山东曲阜人，人称“南洪北孔”。

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的中国近代文学，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乃是其主流。近代文学一般分为三个阶段：

（一）资产阶级启蒙时期诗文。龚自珍是这一时期首开近代文学风气并影响最深远的作家。他以诗文为武器，对政治黑暗、风气败坏、人才受压的社会现实作了深刻揭露和批判，表现了改革的决心和对未来的向往。此期的林则徐、魏源、张维屏等，也写了不少反对帝

国主义侵略的爱国诗篇。

(二)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时期诗文。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彻底暴露了清王朝的腐朽无能。为救亡图存，资产阶级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改良主义运动，为适应政治上的需要，文人们相继提出“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等口号。黄遵宪被称为“诗界革命”的旗帜。康有为、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代表人物，创作了许多诗文。梁启超倡导的“新文体”，思想内容新颖，形式平易，语言畅达，纵笔所至，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此期有两位著名翻译家严复和林纾。诗坛则出现了以陈三立、陈衍为代表的“宋诗派”和以王闿运为代表的“汉魏六朝诗派”。

(三)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诗文。此期散文以章炳麟和《革命军》的作者邹容为代表。诗歌以鉴湖女侠秋瑾和柳亚子等“南社”诗人为代表。

另外，戊戌变法后“谴责小说”大量出现，它们暴露社会黑暗，揭露腐败政治，大多反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的要求。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但词气浮露，笔无藏锋。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合称“四大谴责小说”。

□关汉卿

关汉卿，号已斋叟，元代大都（今北京）人，我国古代伟大的戏剧家，元杂剧奠基人。约生于13世纪初，卒于13世纪末，在《录鬼簿》“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中，名列第一。所作杂剧六十余种，现存《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单刀会》、《西蜀梦》等十八种，大多深刻反映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揭露当时政治的腐败黑暗，表现人民的苦难与斗争。对于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命运，也有生动反映。关汉卿又是杰出的散曲作家，今存套曲十四篇、小令五十七首。他与白朴、马致远、郑光祖一起，被誉为“元曲四大家”。1958年，被世界和平理事会列为“世界文化名人”。

关大王独赴单刀会^{〔1〕}

（鲁肃上^{〔2〕}，云）欢来不似今朝，喜来那逢今日。小官鲁子敬是也。我使黄文持书去请关公^{〔3〕}，欣喜许今日赴会。荆襄地合归还俺江东^{〔4〕}。英雄甲士已暗藏壁衣之后^{〔5〕}。令江上相候，见舡到来报我知道^{〔6〕}。（正末关公引周仓上，云）周仓，将到哪里也？（周云）来到大江中流也。（正云）看了这大江，是一派好水也呵！（唱）

【双调新水令】大江东去浪千叠，引着这数十人，驾着这小舟一叶，又不比九重龙凤阙，可正是千丈虎狼穴。大丈夫心烈，我觑这单刀会似赛村社^{〔7〕}。

（云）好一派江景也呵！（唱）

【驻马听】水涌山叠，年少周郎何处也^{〔8〕}？不觉的灰飞烟灭！可怜黄盖转伤嗟^{〔9〕}，破曹的檣櫓一时绝。麋兵的江水由然热^{〔10〕}。好教我情惨切！（云）这也不是江水，（唱）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

（云）却早来到也，报伏去^{〔11〕}。（卒报科，做相见科）（鲁云）江下小会，酒非洞里之长春^{〔12〕}，乐乃尘中之菲艺^{〔13〕}，猥劳君侯屈高就下^{〔14〕}，降尊临卑，实乃鲁肃之万幸也。（正云）量某有何德能，着大夫置酒张筵？既请必至。（鲁云）黄文，将酒来。二公子满饮一杯。（正云）大夫饮此杯。（把盏科）（正云）想古今，咱这人过日月好疾也呵。（鲁云）过日月是好疾也。光阴似骏马加鞭，浮世似落花流水。（正唱）

【胡十八】想古今立勋业，那里也舜五人^{〔15〕}，汉三杰^{〔16〕}，两朝相隔数年别。不付能见者^{〔17〕}，却又早老也！开怀的饮数杯。

（云）将酒来！（唱）尽心儿待醉一夜。（把盏科）

（正云）你知以德报德，以直报怨么^{〔18〕}？（鲁云）既然将军言以德报德，以直报怨，借物不还者为之怨。想君侯文武全才，通练兵书，习《春秋》、《左传》，济拔颠危^{〔19〕}，匡扶社稷，可不谓之仁乎？待玄德如骨肉，觑曹操若仇讎，可不谓之义乎？辞曹归汉，挂印封金^{〔20〕}，可不谓之礼乎？坐服于禁^{〔21〕}，水淹七军，可不谓之智乎？且将军仁义礼智俱足，惜乎止少个信字^{〔22〕}，欠缺未完。再若得全个信字，无出君侯之右也。（正云）我怎生失信？（鲁云）非将军失信，皆因令兄玄德公失信。（正云）我哥哥怎生失信来？（鲁云）想昔日玄德公败于当阳之上，身无所归，因鲁肃之故，屯军三江夏口^{〔23〕}；鲁肃又与孔明同见我主公，即日兴师拜将，破曹兵于赤壁之间。江东所费巨万，又折了首将黄盖。因将军贤昆玉无尺寸地^{〔24〕}，暂借荆州，以为养军之资。数年不还。今日鲁肃低情曲意，暂取荆州，以为救民之急；待仓廩丰盈，然后再献于将军掌领。鲁肃不敢自专，君侯台鉴不错^{〔25〕}。（正云）你请我吃筵席来，那是索荆州来？（鲁云）没、没、没，我则这般道：孙刘结亲，以为唇齿，两国正好和谐。（正唱）

【庆东原】你把我真心儿待，将筵席设，你这般攀今揽古，分甚枝叶？我根前使不着你之乎者也。诗云子曰，早该豁口截舌^{〔26〕}！有意说孙、刘，你休目下翻成吴、越^{〔27〕}。

（鲁云）将军原来傲物轻信^{〔28〕}。（正云）我怎么傲物轻信？（鲁云）当日孔明亲言，破曹之后，荆州即还江东。鲁肃亲为代保。不思旧日之恩，今日恩变为仇，犹自说以德报德，以直报怨。圣人道：“信近于义，言可复也

^{〔29〕}。”去食去兵，不可去信^{〔30〕}。“大车无^輹，小车无^輹，其何以行之哉^{〔31〕}？”今将军全无仁义之心，枉作英雄之辈。荆州久借不还，却不道“人无信不立”！（正云）鲁子敬，你听的这剑界么^{〔32〕}？（鲁云）剑界怎么？（正云）我这剑界，头一遭诛了文醜^{〔33〕}，第二遭斩了蔡阳^{〔34〕}。鲁肃呵，莫不第三遭到你么？（鲁云）没、没，我则这般道来。（正云）这荆州是谁

的？（鲁云）这荆州是俺的。（正云）你不知，听我说。（唱）

【沉醉东风】想着俺汉高皇图王霸业〔35〕，汉光武秉正除邪〔36〕，汉献帝将董卓诛，汉皇叔把温侯灭〔37〕：俺哥哥合情受汉家基业。则你这东吴国的孙权，和俺刘家却是甚枝叶？请你个不克己先生自说〔38〕。

（鲁云）那里甚么响？（正云）这剑界二次也。（鲁云）却怎么说？（正云）这剑按天地之灵，金火之精，阴阳之气，日月之形；藏之则鬼神遁迹，出之则魑魅潜踪；喜则恋鞘沉沉而不动，怒则跃匣铮铮而有声。今朝席上，倘有争锋，恐君不信，拔剑施呈。吾当摄剑，鲁肃休惊。这剑，果有神威不可当，庙堂之器岂寻常〔39〕；今朝索取荆州事，一剑先交鲁肃亡！（唱）

【雁儿落】则为你三寸不烂舌，恼犯我三尺无情铁。这剑，饥餐上将头，渴饮仇人血。

【得胜令】则是条龙向鞘中蛰〔40〕，虎在坐间踶〔41〕。今日故友每才相见，休着俺弟兄每相间别〔42〕。鲁子敬听者：你心内休乔怯〔43〕；畅好是随邪〔44〕，吾当酒醉也。

（鲁云）臧宫动乐。（臧宫上，云）天有五星，地攒五岳〔45〕，人有五德，乐按五音。五星者：金、木、水、火、土。五岳者：常、恒、泰、华、嵩。五德者：温、良、恭、俭、让。五音者：宫、商、角、徵、羽。（甲士拥上科）（鲁云）埋伏了者！（正击案，怒云）有理伏也无埋伏？（鲁云）并无埋伏。（正云）若有埋伏，一剑挥之两断。（做击案科）（鲁云）你击碎菱花〔46〕。（正云）我特来破镜〔47〕。（唱）

【搅筝琶】却怎生闹炒炒军兵列，休把我拦当者。（云）当着我的，呵呵！（唱）我着他剑下身亡，目前流血。便有那张仪口、蒯通舌〔48〕，休那里躲闪藏遮。好生的送我到船上者，我和你慢慢的相别。

（鲁云）你去了，倒是一场伶俐〔49〕。（黄文云）将军，有埋伏哩！（鲁云）迟了我的也。（关平领众将上，云）请父亲上船，孩儿每来迎接哩。（正云）鲁肃，休惜殿后〔50〕。（唱）

【离亭宴带歇拍煞】我则见紫袍银带公人列，晚天凉风冷芦花谢。我心中喜悦。昏惨惨晚霞收，冷飕飕江风起，急飕飕帆招惹〔51〕。承管待，承管待，多承谢，多承谢。唤梢公慢者〔52〕，缆解开岸边龙，船分开波中浪，棹搅碎江心月。正欢娱有甚进退，且谈笑不分明夜。说与你两件事，先生记者〔53〕：百忙里趁不了老兄心〔54〕，急且里倒不了俺汉家节〔55〕。

【注释】

〔1〕关汉卿杂剧《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原本共四折，本文选自第四折。“折”是元杂剧的一个结构单元，相当于现代话剧的“幕”。〔2〕鲁肃：字子敬，三国时吴国大夫。他力主抗曹，说服孙权联合刘备共敌曹操，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3〕关公：即关羽，字云长，蒲州解良（今山西解县）人。三国

时蜀国大将，爵封汉寿亭侯，是时驻守荆州。〔4〕荆襄：荆州和襄阳，今属湖北。合：应该。〔5〕壁衣：室中帷幕。〔6〕舡：同“船”。〔7〕赛村社：旧时农村在春秋社日等节令祭祀土地神时，举行的迎神、演戏活动。〔8〕周郎：三国时东吴年轻的主帅周瑜。赤壁大战时，用火攻烧毁曹军战船，大获全胜。〔9〕黄盖：东吴将领，曾献苦肉计诈降，为赤壁之战火攻曹军立下大功。仿嗟：伤感悲叹。本剧作者认为黄盖战死，故云“可怜”，与后世小说所言不同。《三国志·黄盖传》云其系病卒。〔10〕鏖兵：激烈战斗。由：同“犹”。〔11〕报伏：即“报复”，报告。〔12〕洞里之长春：指仙界美酒。〔13〕尘中之菲艺：指人间低拙的技艺。〔14〕猥劳：谦词，委屈劳驾。〔15〕舜五人：舜帝的五位贤臣禹、弃、契、皋陶、后夔。〔16〕汉三杰：西汉三位开国功臣张良、韩信、萧何。〔17〕不付能：宋元时俗语，一作“不甬能”，刚刚能之意。〔18〕“以德报德”：句语出《论语·宪问》。意为应以恩德报答别人对自己的恩德，以公正道义对待别人对自己的仇怨。〔19〕济拔颠危：将人从艰难困危中解救出来。〔20〕挂印封金：指关羽在许昌获知刘备的消息，即把曹操所授“汉寿亭侯”之印及曹操所赠金银留归曹操之事。〔21〕于禁：曹操麾下大将，驻樊城。被关羽用汉水灌城打败俘获。〔22〕止：同“只”。〔23〕夏口：今湖北武昌。〔24〕贤昆玉：旧时对他人的兄弟的美称。〔25〕台鉴：敬辞，审察。〔26〕豁口截舌：剖口割舌。〔27〕吴、越：春秋时两诸侯国名，世为仇敌。〔28〕傲物轻信：对人傲慢，不守信用。〔29〕二句语出《论语·学而》，意为守信就接近了义，所说的话能经受事实的验证。〔30〕二句语本《论语·颜渊》，意为粮食、军队这些东西都可舍去，但却不可失去信用。〔31〕此句

语出《论语·为政》。**輶** (ní)、**輶** (yuè) 是将车杠与衡木固定的部件，缺之车不能行。比喻没有信用就不能立足人世。〔32〕剑界：传说宝剑在将杀人前会发出响声，称剑界。〔33〕文醜：袁绍部下猛将，被关羽在曹军时所杀。〔34〕蔡阳：曹操部将。关羽离曹营奔归刘备，遇蔡阳追赶，杀之。〔35〕汉高皇：指汉高祖刘邦。〔36〕汉光武：指光武帝刘秀。秉正除邪：指除去王莽，恢复汉朝江山。〔37〕汉皇叔：指刘备。吕布爵封温侯，被刘备、曹操所灭。〔38〕不克己：不肯乞丐。〔39〕庙堂之器：国家宝物。〔40〕蛰：此指隐藏。〔41〕盪 (xuè)：盘旋。〔42〕间别：分离，对立。〔43〕乔怯：害怕。〔44〕畅好是：真正是。随邪：歪邪、虚伪。〔45〕攒：聚集。〔46〕菱花：镜子的别称。此指有菱花图案的几案。〔47〕镜：此处谐音鲁子敬的“敬”。〔48〕张仪：战国时魏国人，纵横家的代表。善言辞，为秦相。蒯 (kuǎi) 通：汉初谋士，能言善辩。〔49〕伶俐：干净、简单。〔50〕殿后：走在队伍的最后。此处意为相送一程。〔51〕急颺颺 (zhǎn)：形容江风劲吹船帆，使帆急剧抖动。〔52〕梢公：即艄公。〔53〕记者：记着。〔54〕趁：同“称”，满足。〔55〕急且里：匆忙急迫间。节：节杖。

【阅读提示】

《关大王独赴单刀会》是元杂剧中一部以三国故事为题材的历史剧。本折是全剧剧情最扣人心弦处，叙述东吴鲁肃预设伏兵，请关羽赴宴，意欲索取荆州。

剧本以浓墨重彩描写了关云长单刀赴会勇闯虎狼穴，唇枪舌剑智斗鲁子敬而凯旋的大智大勇，塑造了关羽英勇神武、履险如夷、胆识非凡的光辉形

象。剧中〔新水令〕、〔驻马听〕等曲子，内涵丰富，慷慨激越，悲壮豪健。既表现了关羽为蜀汉不顾个人安危单刀赴会的英勇气概，也抒写了对历史人物的赞慕，对周瑜等英雄往矣的伤嗟。关汉卿善于通过激烈的矛盾冲突展现剧中人物的鲜明性格和心理。在关羽这一英雄的身上，也寄托了作者的历史观和人生观，表现了正义与正气终将战胜阴谋的深刻主题。

南吕·一枝花

杭州景

普天下锦绣乡，环海内风流地。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水秀山奇，一到处堪游戏。这答儿忒富贵^{〔1〕}。满城中绣幕风帘，一闾地人烟凑集^{〔2〕}。

【梁州】百十里街衢整齐，万余家楼阁参差，并无半答儿闲田地。松轩竹径，药圃花蹊。茶园稻陌，竹坞梅溪。一陀儿一句诗题，行一步扇面屏帏。西盐场便似一带琼瑶，吴山色千叠翡翠。兀良^{〔3〕}，望钱塘江万顷玻璃。更有清溪，绿水，画船儿来往闲游戏。浙江亭紧相对，相对着险岭高峰长怪石。堪羨堪题。

【尾】家家掩映渠流水，楼阁峥嵘出翠微，遥望西湖暮山势。看了这壁，觑了那壁^{〔4〕}，纵有丹青下不得笔^{〔5〕}。

【注释】

〔1〕忒：太。〔2〕闾(hòng)“哄”的异体字。〔3〕兀良：元曲中衬字，其作用在加强语气或使音节顿宕，于文理无关。〔4〕觑(qù)：细看。〔5〕丹青：中国古代绘画常用之色，也泛指绘画技艺。

【阅读提示】

西湖诗词，白居易的《忆江南》和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等早已脍炙人口，而名列世界文化名人的关汉卿的元曲《杭州景》却鲜为人知。这首“套数”，由三支同属【南吕】宫调的曲子组成。生活在13世纪的关汉卿目睹了南宋败亡的历史，在曲中他道出了南宋都城杭州作为“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的属性，更以浓墨重彩描绘出杭城的锦绣繁华和富贵美丽：百十里街衢，万余家楼阁，是写城市的繁华；松轩竹径，药圃花蹊，茶园稻陌，竹坞梅溪，是写园林的秀美；吴山、钱江和西湖，是杭州的标志物。锦绣天堂的如画美景，令关汉卿这样的名家巨匠也目不暇接，陶醉其中，纵有丹青也下不得笔。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赞叹杭州是世界上最雄伟美丽、富庶繁华的“天城”，关汉卿的《杭州景》就是其语最好的诠释和证明。

□张养浩

张养浩（1270—1329），字希孟，号云庄，山东历城（今济南）人。历任监察御史、礼部尚书等职。他直言敢谏，晚年因上疏批评时政获罪，遂弃官隐居。后关中大旱，被征召为陕西行台中丞，治旱赈灾，到官四月，积劳成疾，死于任所。他是元代著名的散曲作家，部分作品反映了民生疾苦。有散曲集《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

山坡羊

潼关怀古^{〔1〕}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2〕}。望西都^{〔3〕}，意踌躇^{〔4〕}。伤心秦汉经行处^{〔5〕}，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注释】

〔1〕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作者被任命为陕西行台中丞。此曲为赴任途中所作。〔2〕山河表里：《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子犯曰：‘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子犯劝晋文公与楚决战，言晋国内有山，外有河，即使被击败亦足固守。此处隐喻潼关内有华山，外有黄河，形势险要。〔3〕西都：泛指长安（今陕西西安）和咸阳一带，秦朝、西汉建都于此。〔4〕踌躇（chóu chú）：犹豫、徘徊。这里意为思潮起伏不平。〔5〕此句意为行经秦汉故都，见历史遗迹，倍觉伤心。

【阅读提示】

这首小令的作者跳出了一般文人怀古作品的窠臼，喊出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振聋发聩之声。作品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剥削欺压人民的罪恶本质，对人民的疾苦表现了深切的同情。散曲意境开阔，情调沉郁，气势雄浑，熔写景、抒情、议论于一炉。语言简练通俗，句句押韵，不露斧凿痕，显示了散曲的本色，结句尤为警拔。

□宋 濂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浦江（今浙江浦江）人。年少时勤奋读书，以文章闻名于时。明初任江南儒学提举，以后又历任《元史》纂修总裁等职。晚年辞官归家，后因长孙犯法受牵连，全家被流放到茂州（今四川汶川），病死途中。他是元末明初著

名的散文大家，被誉为“开国文臣之首”。他的散文宗法唐宋，从容简洁，善于变化，尤其长于叙事记传，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著有《宋文宪公全集》。

王冕传^{〔1〕}

王冕者，诸暨人。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暮归，忘其牛。或牵牛来责蹊田^{〔2〕}，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3〕}？”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4〕}，琅琅达旦。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见^{〔5〕}。

安阳韩性闻而异之^{〔6〕}，录为弟子，学遂为通儒。性卒，门人事冕如事性。时冕父已卒，即迎母入越城就养。久之，母思还故里，冕买白牛驾母车，自被古冠服随车后。乡里小儿竞遮道讪笑，冕亦笑。

著作郎李孝光欲荐之为府史^{〔7〕}，冕骂曰：“吾有田可耕，有书可读，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备奴使哉！”每居小楼上，客至，僮入报，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8〕}，坐马上求见，拒之去，去不百武^{〔9〕}，冕倚楼长啸，使者闻之惭。

冕屡应进士举不中，叹曰：“此童子羞为者，吾可溺是哉！”竟弃去，买舟下东吴，渡大江，入淮楚，历览名山川。或遇奇才、侠客，谈古豪杰事，即呼酒共饮，慷慨悲吟，人斥为狂奴。

北游燕都，馆秘书卿泰不花家^{〔10〕}。泰不花荐以馆职，冕曰：“公诚愚人哉！不满十年，此中狐兔游矣，何以禄仕为！”即日将南辕会其友武林卢生死溧阳，唯两幼女、一童留燕，恹恹无所依^{〔11〕}。冕知之，不远千里走溧阳，取生遗骨，且挈二女还生家。

冕既归越，复大言天下将乱。时海内无事，或斥冕为妄。冕曰：“妄人非我，谁当为妄哉！”乃携妻孥隐于九里山，种豆三亩，粟倍之，树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区，薤韭各百本，引水为池，种鱼千余头，结茅庐三间，自题为“梅花屋”。尝仿《周礼》著书一卷，坐卧自随，秘不使人观。更深人寂，辄挑灯朗讽，既而抚卷曰：“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致也^{〔12〕}。”当风日佳时，操

觚赋诗，千百不休，皆鵬鹄海怒^{〔13〕}，读者毛发为耸。人至，不为宾主礼，清谈竟日不倦。食至辄食，都不必辞谢。善画梅，不减杨补之^{〔14〕}，求者肩背相望，以缁幅短长为得米之差。人讥之，冕曰：“吾藉是以养口体，岂好为人家作画师哉！”

未几，汝颖兵起，一如冕言。皇帝取婺州，将攻越，物色得冕，置幕府，授以咨议参军，一夕，以病死。冕状貌魁伟，美须髯，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试以死，君子惜之。

史官曰：予受学城南时，见孟栻言越有狂生，当天大雪，赤足上

潜岳峰，四顾大呼曰：“遍天地间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胆澄澈，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如筵^{〔15〕}，穿曳地袍翩翩行，两袂轩翥^{〔16〕}，哗笑溢市中。予甚疑其人，访识者问之，即冕也。冕真怪民哉！马不戛驾^{〔17〕}，不足以见其奇才，冕亦类是夫！

【注释】

〔1〕王冕，元末名士，工诗善画，亦狂亦狷。元明清三朝都有人写其传记，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一回即叙王冕。〔2〕蹊（xī）：践踏。〔3〕曷（hé）：何。〔4〕策：通“册”。长明灯：佛像前的灯昼夜不灭，故名。〔5〕恬：安然。〔6〕韩性：字明善，绍兴人，隐居讲学，弟子众多，卒谥庄节先生。〔7〕李孝光：字季和，温州乐清人，博学，隐居雁荡山。元至正七年（1347），以秘书监著作郎召。〔8〕部使者：按察官员。行郡：巡视府属各地。〔9〕武：古代以六尺为步，半步为武。〔10〕泰不花：《元史》作“泰不华”，姓伯牙吾台氏，字兼善。第进士，授集贤修撰。历秘书卿、绍兴路总管、礼部尚书。死于方国珍之乱，谥忠介。《元史》有传。〔11〕伥伥（chāng）：迷茫不知所措的样子。〔12〕伊、吕：伊尹、吕望。前者是商汤的贤相，后者即辅佐周武王伐纣的姜太公。〔13〕鹏（xīn）海

怒：像大鹏飞举，海涛怒吼。振翼而飞。〔14〕杨补之：杨无咎，字补之。南宋画家，尤善画梅。〔15〕筵（shāi）：同“筛”。〔16〕轩翥（zhù）：高高飞扬。〔17〕戛（fěng）驾：翻车。指马有逸气，不受控御。戛，翻覆。

【阅读提示】

宋濂认为“纪事之文，当本之司马迁、班固”（《文原》）。故其传记文在刻画人物时，用笔细致精练，善于通过一些具体细节来表现人物的鲜明个性，并能寄寓自身的襟怀抱负和爱憎。本文重点刻画王冕的种种“怪”行“奇”事。首写幼时之奇，牧牛诵书，长夜苦读。次写事母之孝，披古冠服迎母归故里。继写不屑为府吏，拒见部使者。再写其屡试进士不中，广为游历，结交奇才侠客。然后写拒绝泰不花举荐，笑其为愚人；又不远千里取亡友骸骨，挈其二女还。接着写隐居九里山，著书以待明主，欲致伊吕之业。此后写王冕终被朱元璋授以官职，却不幸病亡。最后再补写耳闻的一段王冕轶事，仿照《史记》，以“马不戛驾，不足以见其奇才，冕亦类是夫”，表达了作者对王冕这位嵒崎磊落的奇才的高度评价。

□刘 基

刘基（1311—1375），字伯温，青田（今浙江青田）人。元至顺间进士，曾任江西高安县丞、江浙儒学副提举等职，有廉直声。上陈匡时长策，当局抑而不行，因此弃官隐居青田山中，著《郁离子》

以见志。元至正二十年（1360）后受邀出山，辅佐朱元璋统一天下，为明开国功臣之一。官至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封诚意伯。其诗古朴雄放，其文“气昌而奇，与宋濂并为一代之宗”（《明史·刘基传》）。有《诚意伯文集》。

卖柑者言

杭有卖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溃^{〔1〕}。出之烨然^{〔2〕}，玉质而金色^{〔3〕}。置于市，贾十倍，人争鬻之^{〔4〕}。予贸得其一^{〔5〕}，剖之，如有烟扑口鼻。视其中，则干若败絮^{〔6〕}。予怪而问之曰：“若所市于人者^{〔7〕}，将以实笇豆^{〔8〕}，奉祭祀，供宾客乎？将衔外以惑愚瞽也^{〔9〕}？甚矣哉为欺也^{〔10〕}！”

卖者笑曰：“吾业是有年矣^{〔11〕}。吾赖以食吾躯^{〔12〕}。吾售之，人取之，未尝有言，而独不足子所乎^{〔13〕}？世之为欺者不寡矣，而独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14〕}，洸洸乎干城之具也^{〔15〕}，果能授孙吴之略耶^{〔16〕}？峨大冠、拖长绅者^{〔17〕}，昂昂乎庙堂之器也^{〔18〕}，果能建伊皋之业耶^{〔19〕}？盗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教而不知理^{〔20〕}，坐糜廩粟而不知耻^{〔21〕}。观其坐高堂，骑大马，醉醇醴而饫肥鲜者^{〔22〕}，孰不巍巍乎可畏^{〔23〕}、赫赫乎可象也^{〔24〕}？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

予默默无以应。退而思其言，类东方生滑稽之流^{〔25〕}。岂其愤世嫉邪者耶？而托于柑以讽耶？

【注释】

- 〔1〕杭：杭州。涉：经过。〔2〕烨（yè）然：色泽鲜艳的样子。
〔3〕此句形容橘子质地光滑如玉，外表黄亮似金。〔4〕贾：同“价”。鬻（yù）：买。〔5〕贸：购，交易。〔6〕败絮：破旧的棉絮。
〔7〕若：你。市：交易，买卖。〔8〕实：装满、充实。笇（biān）豆：古代祭祀或宴饮时盛食物的容器。〔9〕衔：同炫，夸耀。愚瞽：傻子和瞎子。〔10〕此句意谓你骗人的手段太高明了。为欺：进行欺骗。〔11〕业是：以此为职业。〔12〕食（sì）：供养，养活。〔13〕此句意谓却惟独不能满足你的心意吗。〔14〕皋比（pí）：虎皮。此指虎皮交椅。这句指武将。〔15〕洸（guāng）洸：威武的样子。干城之具：捍卫城池的人才。〔16〕孙吴：孙武和吴起，春秋战国时著名军事家。略：韬略，即兵法。〔17〕峨：高耸地戴着。绅：古代士大夫束在腰间的带子。〔18〕昂昂：轩昂。形容风度威严的样子。庙堂：指朝廷。器：才能、器具。
〔19〕伊皋：伊尹和皋陶（yáo）。伊尹，商汤时大臣；皋陶，虞舜时大臣。两人皆为贤臣。〔20〕^教（dù）：败坏。〔21〕坐糜廩（lǐn）粟：不劳而获地消耗俸米。糜，同“靡”，浪费。廩，国家的粮仓。〔22〕饫（yù）：

饱吃。〔23〕巍巍：高不可攀的样子。〔24〕赫赫：显贵的样子。象：效法，作表率。〔25〕东方生：东方朔，字曼倩，汉武帝时人，常以滑稽的言谈讽谏皇帝。

【阅读提示】

刘基散文善于借助寓言故事来阐发深刻的道理，揭露社会弊端。本文借卖柑者之口，揭露了封建官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腐朽本质。文章短小隽永，由卖柑这一生活小事引发问答诘难和议论，由表及里，层层深入，设想新奇，寓意深刻，讽刺辛辣，鞭辟入里，读之发人深省。《古文观止》评曰：“青田此言为世人盗名者发，而借卖柑影喻。满腔愤世之心，而以痛哭流涕出之。士之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者，闻卖柑之言，亦可以少愧矣。”

□高 启

高启（1336—1374），字季迪，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元末隐居吴淞青丘，自号青丘子。与杨基、张羽、徐贲齐名，称“吴中四杰”。明洪武初，召修《元史》，为翰林院国史编修。授户部右侍郎，固辞不就。后被朱元璋加罪，腰斩于南京。诗歌体制不一，风格多样，学习汉、魏、晋、唐诸体，诗风清新秀逸，为明代最著名的诗人。有诗集《缶鸣集》、文集《凫藻集》和词集《扣舷集》，后人合刻为《高太史大全集》。

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1〕

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钟山如龙独西上〔2〕，欲破巨浪乘长风。江山相雄不相让〔3〕，形势争夸天下壮〔4〕。秦皇空此瘞黄金〔5〕，佳气葱葱至今王〔6〕。我怀郁塞何由开？酒酣走上城南台〔7〕。坐觉苍茫万古意〔8〕，远自荒烟落日之中来！石头城下涛声怒〔9〕，武骑千群谁敢渡？黄旗入洛竟何祥〔10〕？铁锁横江未为固〔11〕。前三国，后六朝〔12〕，草生宫阙何萧萧！英雄乘时务割据，几度战血流寒潮。我今幸逢圣人起南国〔13〕，祸乱初平事休息。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

【注释】

〔1〕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别称。雨花台：在南京城南。〔2〕钟山：即紫金山。〔3〕相雄：互相争雄。〔4〕形势：一本作“形胜”。〔5〕瘞（yì）：埋藏。瘞黄金：据《丹阳记》载，秦始皇因怕别人为王，而在金陵钟山埋下金玉杂宝以镇压天子气。〔6〕王（wàng）：通“旺”，旺盛。

〔7〕城南台：指雨花台。〔8〕坐：遂，因而。〔9〕石头城：故址在南京清凉山。〔10〕黄旗入洛：《三国志·吴书·孙皓传》注引《江表传》说，吴主孙皓迷信“黄旗紫盖见于东南”的谣言，以为自己是真命天子，就携带母亲、妻子及后宫千人，前往洛阳。不料遇雪受阻，被迫中途而返。至公元280年，晋举兵伐吴，孙皓成了俘虏，全家西迁洛阳。〔11〕铁锁横江：《晋书·王濬传》说，晋举兵伐吴时，吴人在长江险要处用铁锁横截，又作铁锥暗置江中，以阻拦战舰东下，但都被王濬扫除、烧断，吴于是灭亡。〔12〕三国：魏、蜀、吴；这里专指吴。六朝：吴、东晋、宋、齐、梁、陈，均建都于金陵。〔13〕圣人：此指明太祖朱元璋。南国：南方，这里指钟离（今安徽凤阳）。

【阅读提示】

这首诗作于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当时作者正在南京编修《元史》。他曾写《石射棚》诗道：“人安四海清，自此万年无战争。”这首登临之作，抒发同一情怀，以歌颂祖国统一为题旨。篇首八句写景，赞美新都金陵形胜；篇中十二句怀古，愤恨割据混战局势；篇末四句感今，庆幸朱明统一南北。全诗起势雄杰，用典贴切，颂扬得体，是高启豪宕奔放的歌行体的代表作。

□于 谦

于谦（1398—1457），字廷益，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明永乐进士，迁兵部右侍郎，任山西、河南等地巡抚，兴利除弊，颇得民心。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秋，蒙古瓦剌部进犯，英宗亲征被俘。于谦被任为兵部尚书，反对迁都南逃。他拥立景帝，并亲自督战，击败瓦剌军，平息边患。英宗复位后，他以“谋逆罪”被诬杀。万历间昭雪，谥忠肃。其诗作多忧国忧民，或表述自己的忠贞情操，诗风质朴刚健。著有《于忠肃公集》。

咏煤炭

凿开混沌得乌金^{〔1〕}，藏蓄阳和意最深^{〔2〕}。爝火燃回春浩浩^{〔3〕}，洪炉照破夜沉沉。鼎彝元赖生成力^{〔4〕}，铁石犹存死后心^{〔5〕}。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

【注释】

〔1〕混沌：原指古人想像中天地形成以前的状态，此指未开发的煤矿。〔2〕阳和：阳光般的温暖。〔3〕爝（jué）火：小火。〔4〕“鼎彝”句：鼎彝这些铜器，原本靠煤炭烧铸而成。鼎彝，古代宗庙常用礼器的总称。元：通“原”。〔5〕“铁石”句：那些用煤炭冶炼出来的铁石，仍保存着煤炭的

精神。

【阅读提示】

这首咏物诗，是《石灰吟》的姐妹篇，借咏煤炭以言志，表现了诗人勇于献身的高尚情操和为民造福的赤诚之心。作者继承了我国咏物诗“不粘不脱”、“不即不离”的传统手法，兼顾“物性”和“情志”两个方面，所咏既切合煤炭的外形、内质、来源和用途，又不单单滞留在煤炭本身，而是亦煤亦人，煤人兼指，处处融入人的思想品格。由于恰到好处地运用了双关、拟人手法，使煤炭获得了灵性和生命。这首诗选择了极平凡的、人人常见的煤炭作为吟咏的对象，不事雕琢，不尚藻饰，一派自然本色。

□归有光

归有光（1507—1571），字熙甫，号震川，江苏昆山人。他仕途坎坷，六十岁始中进士，授浙江长兴县令，后官至南京太仆寺丞。在任期间，体恤民艰，政绩卓著。他是“唐宋派”中成就最高的作家，为文反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拟古作风，主张以唐宋八大家为榜样，强调实见真情。他的散文素材平凡，语言淡朴，感情深挚，长于即事抒情。但生活面较狭窄，文章缺乏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的力作。著有《震川文集》。

先妣事略

先妣周孺人^{〔1〕}，弘治元年二月二十一日生^{〔2〕}。年十六来归^{〔3〕}。逾年生女淑静，淑静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4〕}；又期而生女、子，殇一人^{〔5〕}；期而不育者一人；又逾年生有尚，妊十二月；逾年，生淑顺；一岁，又生有功。

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数顰蹙顾诸婢曰^{〔6〕}：“吾为多子苦！”老妪以杯水盛二螺进，曰：“饮此后妊不数矣。”孺人举之尽，罔不能言^{〔7〕}。

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8〕}，孺人卒。诸儿见家人泣，则随之泣。然犹以为母寝也，伤哉！

于是家人延画工画，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画有光，鼻以下画大姊。以二子肖母也^{〔9〕}。

孺人讳桂^{〔10〕}。外曾祖讳明。外祖讳行，太学生^{〔11〕}。母何氏。世居吴家桥，去县城东南三十里；由千墩浦而南，直桥并小港以东^{〔12〕}，居人环聚，尽周氏也。外祖与其三兄皆以资雄，敦尚简实；与人姁姁说村中语^{〔13〕}，见子弟甥侄无不爱。

孺人之吴家桥，则治木绵；入城则缙^{〔14〕}，灯火荧荧，每至夜分。外祖不二日使人问遗^{〔15〕}。孺人不忧米盐，乃劳苦若不谋夕。冬月炉火炭屑，使婢子为团，累累曝阶下。室靡弃物^{〔16〕}，家无闲人。儿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纫缀不辍，户内洒然^{〔17〕}。遇僮奴有恩，虽至箠楚，皆不忍有后言^{〔18〕}。吴家桥岁鱼蟹饼饵，率人人得食，家中人闻吴家桥人至皆喜。有光七岁，与从兄有嘉入学，每阴风细雨，从兄辄留^{〔19〕}，有光意恋恋，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觉寝，促有光暗诵《孝经》，即熟读无一字舛^{〔20〕}，乃喜。

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痾^{〔21〕}。舅母卒，四姨归顾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与二舅存。

孺人死十一年，大姊归王三接，孺人所许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补学官弟子^{〔22〕}，十六年而有妇，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抚爱之，益念孺人，中夜与其妇泣。追惟一二^{〔23〕}，仿佛如昨，余则茫然矣。世乃有无母之人，天乎，痛哉！

【注释】

〔1〕孺人：明清时七品官的母亲或妻子的封号，也可用作对妇人的尊称。〔2〕弘治：明孝宗年号。弘治元年为公元1488年。〔3〕归：古时谓女子出嫁为归。〔4〕期（jī）：一周年。〔5〕殇（shāng）：未成年而死。〔6〕数（shuò）：屡次，一再。〔7〕暗：哑。〔8〕正德：明武宗年号。正德八年为公元1513年。〔9〕以：因。肖：相像。〔10〕讳：古代不能直呼尊长的名字，故不得不提名字时，冠以“讳”字。〔11〕太学生：京城国子监的学生。〔12〕吴家桥：江苏昆山地名。千墩浦：在昆山县东南三十六里。直桥：对着桥。并：傍，靠着。

〔13〕恂恂（xǔ）：即煦煦，此指和气的样子。〔14〕缙^{〔14〕}：搓麻线。〔15〕问遗（wèi）：慰问和馈赠。〔16〕靡：无。〔17〕洒然：干干净净。〔18〕后言：背后非议。〔19〕从兄：堂兄。留：指留家不上学。〔20〕舛（chǎn）：原指上下齿不能相合，此指背书不流利。〔21〕羊狗之痾（ē）：指瘟疫。《晋书·五行志》：“六畜谓之痾，及人谓之痾。”〔22〕学官弟子：即秀才。童生考取秀才后，便入县学，受学官管教，故称学官弟子。〔23〕追惟：追思、追念。

【阅读提示】

归有光的散文长于即事抒情，善用清新自然、细腻朴实的笔调记叙日常生活中的小事琐语，写来纾徐平淡，真切感人。本文乃为亡母所作之传状。作者一反时尚，通过琐事、琐语，真切表现了母亲的俭德慈行，自然地叙写了她的家世兴衰，既不离传状要求，又不落前人窠臼。全文通过育子、搓麻、馈食、课读等几件小事，栩栩如生地塑造了一个具有传统美德的妇女形象。叙事记言，看似平淡琐屑、散漫无章，然不露情词而深情自显，不事雕饰而韵味自致。

□唐顺之

唐顺之（1507—1560），字应德，一字义修，号荆川，武进（今江苏常州）人。嘉靖八年（1529）举会试第一，授翰林院庶吉士，后调兵部主事。与王慎中等被称为“嘉靖八才子”。曾协同胡宗宪抗倭，屡建功勋，升右金都御史、凤阳巡抚。嘉靖三十九年（1560）春，抱病泛海巡视，卒于通州。与王慎中、茅坤、归有光等均是“唐宋派”重要作家。著有《荆川先生文集》，还编撰了《文编》、《右编》等书。

答茅鹿门知县书^{〔1〕}

熟观鹿门之文，及鹿门与人论文之书，门庭路径^{〔2〕}，与鄙意殊有契合；虽中间小小异同，异日当自融释^{〔3〕}，不待喋喋也^{〔4〕}。

至如鹿门所疑于我本是欲工文字之人，而不语人以求工文字者，此则有说^{〔5〕}。鹿门所见于吾者，殆故吾也，而未尝见夫槁形灰心之吾乎^{〔6〕}？吾岂欺鹿门者哉！其不语人以求工文字者，非谓一切抹杀，以文字绝不足为也。盖谓学者先务^{〔7〕}，有源委本末之别耳^{〔8〕}。文莫犹人，躬行未得^{〔9〕}，此一段公案，姑不敢论，只就文章家论之。虽其绳墨布置^{〔10〕}，奇正转折^{〔11〕}，自有专门师法^{〔12〕}，至于中一段精神命脉骨髓^{〔13〕}，则非洗涤心源^{〔14〕}，独立物表^{〔15〕}，具今古只眼者^{〔16〕}，不足以与此。今有两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谓具千古只眼人也，即使未尝操纸笔呻吟^{〔17〕}，学为文章，但直据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虽或疏卤^{〔18〕}，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19〕}，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其一人犹然尘中人也^{〔20〕}，虽其专专学为文章^{〔21〕}，其于所谓绳墨布置，则尽是矣，然翻来覆去，不过是这几句婆子舌头语，索其所谓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绝无有也，则文虽工而不免为下格^{〔22〕}。此文章本色也。即如以诗为谕，陶彭泽未尝较声律，雕句文，但信手写出，便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何则？其本色高也。自有诗以来，其较声律，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说最严者，无如沈约^{〔23〕}，苦却一生精力，使人读其诗，只见其捆绑齷齪^{〔24〕}，满卷累牍，竟不曾道出一两句好话。何则？其本色卑也。本色卑，文不能工也，而况非其本色者哉！

且夫两汉而下，文之不如古者，岂其所谓绳墨转折之精之不尽如哉？秦汉以前，儒家者有儒家本色，至如老庄家有老庄本色，纵横家有纵横本色，名家、墨家、阴阳家皆有本色，虽其为术也驳，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是以老家必不肯剿儒家之说，纵横必不肯借墨家之谈，各自其本色而鸣之为言。其所言者，其本色也。是以精光注焉^{〔25〕}，而其言遂不泯于世。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语性命^{〔26〕}

，谈治道〔27〕，满纸炫然〔28〕，一切自托于儒家，然非其涵养畜聚之素〔29〕，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而影响剿说〔30〕，盖头窃尾〔31〕，如贫人借富人之衣，庄农作大贾之饰，极力装做，丑态尽露。是以精光朽焉〔32〕，而其言遂不久湮废。然则秦汉而上，虽其老、墨、名、法、杂家之说而犹传，今诸子之书是也。唐宋而下，虽其一切语性命、谈治道之说而亦不传，欧阳永叔所见唐四库书目百不存一焉者是也〔33〕。后之文人，欲以立言为不朽计者〔34〕，可以知所用心矣。

然则吾之不语人以求工文字者，乃其语人以求工文字者也，鹿门其可以信我矣。虽然，吾槁形而灰心焉久矣，而又敢与知文乎？今复纵言至此，吾过矣，吾过矣。此后鹿门更见我之文，其谓我之求工于文者耶，非求工于文者耶？鹿门当自知我矣，一笑。

鹿门东归后，正欲待使节西上时得一面晤，倾倒十年衷曲，乃乘夜过此，不已急乎？仆三年积下二十余篇文字债，许诺在前，不可负约，欲待秋冬间病体稍苏〔35〕，一切涂抹，更不敢计较工拙，只是了债。此后便得烧却毛颖〔36〕，碎却端溪〔37〕，兀然作一不识字人矣。而鹿门之文方将日进，而与古人为徒未艾也〔38〕。异日吾倘得而观之，老耄尚能识其用意处否耶〔39〕？并附一笑。

【注释】

- 〔1〕茅鹿门：明代散文家茅坤，号鹿门，是唐宋派的重要作家，曾任青阳、丹徒知县。本文选自《荆川先生文集》卷七，原有二信，此处系第二封。
- 〔2〕门庭路径：此指文学思想、观点。〔3〕融释：融解消失。〔4〕喋（dié）喋：啰嗦。〔5〕有说：有说明的必要。〔6〕槁形灰心：身像枯木，心如死灰。比喻十分消沉冷淡。此处作者借以形容改变了原来旧主张的“新我”（“新我”重精神，“旧我”工文字）。〔7〕先务：最要紧的事。〔8〕源委：同原委。原指水的发源和归宿，引申为事情的本末。〔9〕“文莫犹人”二句：语本《论语·述而》：“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孔子之言大意是：书本上的学问，大约我同别人差不多；在生活实践中做一个君子，我还没有做到。这里作者引以为自谦之辞。〔10〕绳墨：木工打直线的工具。此处比喻写文章的规矩、法则。〔11〕奇正：指文章作法的异常和正常。奇，指变化。〔12〕师法：师承的方法。〔13〕精神命脉骨髓：指能体现文章价值的最重要的东西。〔14〕洗涤心源：把心灵洗净，指排除旧思想的影响。〔15〕独立物表：超脱于事物表象之外。〔16〕具古今只眼：具有和古今一般人不同的独到见解。〔17〕呻吟：此指诵读。〔18〕疏卤（lǔ）：疏陋粗糙。〔19〕烟火酸馅习气：指俗气和迂腐味。〔20〕犹然：仍然。尘：尘世。〔21〕专专：形容谨慎专一的样子。〔22〕下格：下等。〔23〕沈约：南北朝时梁朝著名文学家，提倡“四声八病”说。〔24〕捆缚齷齪（wò chuò）：受到过多约束而拘谨局促。〔25〕精光：精华、光彩。〔26〕性命：中国古代哲学范畴。古代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认为，人与物之性都是天生的，人性是天命或天理在人身上的体现。〔27〕治道：研究理学。〔28〕炫然：光彩耀眼的样子。

〔29〕素：此指本质、本色。〔30〕影响：追随、附和。〔31〕盖头窃尾：指抄袭剽窃。〔32〕杳(xiāo)：空虚。〔33〕欧阳永叔：欧阳修，字永叔。语见其《新唐书·艺文志序》。〔34〕立言：发表一些重要的文章和言论，死后仍可流传，叫立言。古人认为立德、立功、立言三者都可不朽。〔35〕苏：恢复。〔36〕毛颖：毛笔。因韩愈《毛颖传》得称。〔37〕端溪：本为溪名，在广东高要县，所产端砚，为砚中上品。此代指砚台。〔38〕未艾：未止。〔39〕老耄(mào)：古代指七十以上的老人，后泛指老年。

【阅读提示】

这篇书信是明代“唐宋派”重要作家唐顺之写给茅坤的，是唐宋派文论的代表作之一。文章尖锐抨击了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的拟古文风，强调作文要有“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而不能只“工文字”，只讲究“绳墨布置，奇正转折”。主张“直据胸臆，信手写出”，反对“影响剿说，盖头窃尾”，模仿、抄袭的形式主义文学风气，表现了积极的批判精神。这对扭转当时“七子”的拟古文风，有着积极的作用。

□ 宗 臣

宗臣(1525—1560)，字子相，号方城山人，扬州兴化(今江苏兴化)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任刑部主事，再迁吏部员外郎。性耿介，不附权贵，因作文祭杨继盛，得罪权奸严嵩，出为福建布政参议；后因抗御倭寇有功，迁提学副使，卒于任上，年仅三十六岁。宗臣与李攀龙、王世贞等齐名，合称“后七子”。他的文章较少摹拟习气，成就在“后七子”中较为突出。著有《宗子相集》。

报刘一丈书^{〔1〕}

数千里外，得长者时赐一书^{〔2〕}，以慰长想，即亦甚幸矣；何至更辱馈遗^{〔3〕}，则不才益将何以报焉^{〔4〕}？书中情意甚殷^{〔5〕}，即长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长者深也^{〔6〕}。至以“上下相孚，才德称位”语不才^{〔7〕}，则不才有深感焉。夫才德不称，固自知之矣；至于不孚之病，则尤不才为甚^{〔8〕}。

且今世之所谓“孚”者何哉？日夕策马^{〔9〕}，候权者之门。门者故不入^{〔10〕}，则甘言媚词^{〔11〕}，作妇人状，袖金以私之^{〔12〕}。即门者持刺入^{〔13〕}，而主者又不即出见。立厩中仆马之间，恶气袭衣裾^{〔14〕}，即饥寒毒热不可忍^{〔15〕}，不去也。抵暮，则前所受赠金者出，报客曰：“相公倦，谢客矣。客请明日来。”即明日，又不敢不来。夜披衣坐，闻鸡鸣，即起盥栉^{〔16〕}，走马抵门。门者怒曰：“为谁？”则

曰：“昨日之客来。”则又怒曰：“何客之勤也！岂有相公此时出见客乎？”客心耻之，强忍而与言曰：“亡奈何矣^{〔17〕}，姑容我入。”门者又得所赠金，则起而入之。又立向所立厩中。幸主者出，南面召见^{〔18〕}，则惊走匍匐阶下^{〔19〕}。主者曰：“进！”则再拜，故迟不起；起则上所上寿金。主者故不受，则固请；主者故固不受，则又固请；然后命吏内之^{〔20〕}。则又再拜，又故迟不起，起则五六揖，始出。出，揖门者曰：“官人幸顾我^{〔21〕}！他日来，幸亡阻我也！”门者答揖，大喜，奔出。马上遇所交识^{〔22〕}，即扬鞭语曰：“适自相公家来，相公厚我^{〔23〕}，厚我！”且虚言状^{〔24〕}。即所交识，亦心畏相公厚之矣。相公又稍稍语人曰：“某也贤，某也贤。”闻者亦心计交赞之^{〔25〕}。此世所谓“上下相孚”也。长者谓仆能之乎？

前所谓权门者，自岁时伏腊一刺之外^{〔26〕}，即经年不往也^{〔27〕}。间道经其门^{〔28〕}，则亦掩耳闭目，跃马疾走过之，若有所追逐者。斯则仆之褊哉^{〔29〕}，以此常不见悦于长吏^{〔30〕}，仆则愈益不顾也。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惟守分尔矣^{〔31〕}！”长者闻此，得无厌其为迂乎^{〔32〕}？

乡园多故^{〔33〕}，不能不动客子之愁。至于长者之抱才而困，则又令我怆然有感。天之与先生者甚厚，亡论长者不欲轻弃之^{〔34〕}，即天意亦不欲长者之轻弃之也，幸宁心哉^{〔35〕}！

【注释】

〔1〕报：答复。刘一丈：名玠，字国珍，排行第一，宗臣父亲的老友。丈：对男性长者的尊称。〔2〕长者：指刘一丈。〔3〕辱：谦词，意为屈辱了对方。馈遗（kuì wèi）：赠送物品。〔4〕不才：不成才的人，自谦的称呼。报：报答。〔5〕殷：深切。〔6〕二句意为：就您对我父亲念念不忘来看，也可知我父亲思念您的深切了。老父：宗臣的父亲宗周。〔7〕上下相孚：上级与下级彼此信任。孚，融洽，信任。〔8〕甚：厉害，严重。〔9〕策：马鞭。此用作动词，意为鞭打。〔10〕门者：守门人。〔11〕甘言媚词：说些动听讨好的话。〔12〕“袖金”句：把钱藏在袖子里偷偷送给他。〔13〕刺：名帖。〔14〕袭：熏染。〔15〕毒热：酷热。〔16〕盥栉（guàn zhì）：洗脸梳头。〔17〕亡：无。〔18〕南面：面向南。古代以坐北朝南为尊位。〔19〕匍匐（pú fú）：双手着地膝行。〔20〕内：通“纳”，接受。〔21〕官人：此处是对守门人的敬称。〔22〕交识：交游认识的人。〔23〕厚：厚待，看重。〔24〕虚言状：捏造了相公厚待他的情况。〔25〕心计交赞：心领神会地一齐称赞。〔26〕岁时伏腊：泛指逢年过节。岁时，一年四季。伏腊，夏天伏日与冬天腊日，古时两个祭祀日。一刺：指拜谒一次。〔27〕经年：终年。〔28〕间（jiàn）：偶或。〔29〕褊（biǎn）：气量狭窄。这里用作自谦之词，实则表示不愿巴结权贵。〔30〕长吏：指上司。〔31〕守分：守本分。〔32〕得无：只怕。〔33〕故：变故。〔34〕亡论：不要说。〔35〕幸宁心哉：希望能心情平静。

【阅读提示】

明嘉靖年间，严嵩父子把持朝政，贪赃枉法，卖官鬻爵，结党营私，一些趋炎附势之徒奔走钻营于严嵩门下。朝廷纲纪败坏，乌烟瘴气。本文通过干谒者行贿权门的生动描写，揭露并抨击了当时官场的腐败现象：权贵贪脏受贿，贪婪虚伪；门者狐假虎威，仗势欺压；干谒者奴颜婢膝，摆尾乞怜；闻者趋炎附势，心计交赞，昭示了当时所谓“上下相孚”的真实内情及其丑恶本质，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文章善于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用简练的语言刻画人物，采用漫画式的夸张和幽默笔法，形象化地描写了权贵及其爪牙的丑态。笔墨不多，却能画龙点睛，对封建官场的揭露，可谓入木三分。文末陈说自己之气骨，两相对比，更显清浊异质。

□李 贽

李贽（1527—1602），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泉州晋江（今福建晋江）人，明代进步思想家、文学家。乡试中举后，曾任南京刑部员外郎、云南姚安知府等职。晚年辞官，先后在湖北黄安、麻城著书讲学。他公开以“异端”自居，反对礼教，激烈抨击孔孟之道，批评宋明理学，主张“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在文学方面，反对复古主义者的剽窃摹拟，主张抒发己见，提倡“童心说”。李贽一生屡遭迫害而始终顽强不屈，最后终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系狱，被迫害致死。著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初谭集》等，还曾评点过《水浒传》、《西厢记》、《琵琶记》等小说、戏曲，堪称明代最负盛名的通俗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

童心说^{〔1〕}

龙洞山农叙《西厢》^{〔2〕}，末语云：“知者勿谓我尚有童心可也。”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3〕}，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4〕}。

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5〕}，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6〕}？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7〕}，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8〕}。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若学者反以多读

书识义理而反障之也。夫学者既以多读书识义理障其童心矣，圣人又何用多著书立言以障学人为耶？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非内含以章美也^{〔9〕}，非笃实生辉光也^{〔10〕}，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所以者何？以童心既障，而以从外入者闻见道理为之心也。

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虽工，于我何与？岂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盖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者，又岂少哉！何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11〕}，又变而为传奇^{〔12〕}，变而为院本^{〔13〕}，为杂剧^{〔14〕}，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而有所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甚么六经，更说甚么《语》、《孟》乎？

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人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15〕}，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16〕}，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呜呼！吾又安得真正大圣人、童心未曾失者而与之一言文哉！

【注释】

- 〔1〕本篇选自《焚书》卷三。〔2〕龙洞山农：当是李贽别号。此句下引龙洞山农语，实乃李贽的反语。〔3〕绝假：与假隔绝。〔4〕初：指人的自然淳朴的本来状态。〔5〕曷：何。〔6〕胡：为什么。遽（jù）：突然。〔7〕内：内心。〔8〕义理：旧指儒家讲求经义、探究名理的学问。此指宋明理学。〔9〕章：同“彰”，显扬。〔10〕笃实：敦厚朴实。〔11〕近体：唐代形成的律诗和绝句。〔12〕传奇：唐宋传奇小说。〔13〕院本：金元时艺人演剧时所用脚本。〔14〕杂剧：通常指元杂剧。〔15〕方：药方。定执：固定。〔16〕渊薮（sǒu）：聚集的处所。

【阅读提示】

李贽在《童心说》中，鲜明地表现了自己反封建、反传统的批判精神。

他以“童心”为标准，对文学进行了全新的评价，认为“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藪”；而诗文、辞赋、传奇、院本、杂剧，只要有童心，都可成为至文。李贽大胆抨击了孔孟之道和宋明理学，一反传统的文学观，对“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的一味模拟剽窃、贵古贱今的拟古主义文学作了彻底否定，高度肯定了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尽管“童心说”深受王阳明心学的影响，有明显的唯心成分，但在当时，无疑具有振聋发聩、惊世骇俗的重大意义。本文纵论古今，见解深刻，“不阡不陌，摭其胸中之独见”（袁中道《李温陵传》）。四个自然段作为四个层次，有紧密的内在联系，文字简洁而明快，气势磅礴而酣畅，观点鲜明，尖锐泼辣，令人耳目一新。

□汤显祖

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海若，又号若士，别署清远道人，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明代杰出的戏曲家。早有文名，中进士，先后任南京太常寺博士、詹事府主簿、礼部祠祭司主事等。因上奏《论辅臣科臣疏》，激烈抨击朝政，谪广东徐闻县典史。两年后调任浙江遂昌知县，抑制豪强，关心民生疾苦，颇多善政。四十九岁弃官还乡，致力戏曲创作。汤显祖深受“左派王学”影响，反对程朱理学，批判拟古主义的文学，追求个性解放。其创作成就主要在戏曲，代表作有《牡丹亭》（一名《还魂记》）、《荆钗记》、《南柯记》、《邯郸记》，合称“玉茗堂四梦”（又名“临川四梦”）。诗文有《玉茗堂诗文集》等。

牡丹亭·惊梦^{〔1〕}

【绕池游】（旦上）梦回莺啭，乱煞年光遍^{〔2〕}。人立小庭深院。（贴）炷尽沉烟^{〔3〕}，抛残绣线，恁今春关情似去年^{〔4〕}？

【乌夜啼】（旦）晓来望断梅关^{〔5〕}，宿妆残。（贴）你侧着宜春髻子^{〔6〕}，恰凭栏。（旦）剪不断，理还乱^{〔7〕}，闷无端。（贴）已分付催花莺燕借春看。（旦）春香，可曾叫人扫除花径？（贴）分咐了。（旦）取镜台衣服来。（贴取镜台衣服上）“云髻罢梳还对镜，罗衣欲换更添香^{〔8〕}。”镜台衣服在此。

【步步娇】（旦）袅晴丝吹来闲庭院^{〔9〕}，摇漾春如线^{〔10〕}。停半晌，整花钿^{〔11〕}。没揣菱花^{〔12〕}，偷人半面，迤逗的彩云偏^{〔13〕}。（行介）步香闺怎便把全身现！

（贴）今日穿插的好。

【醉扶归】（旦）你道翠生生出落的裙衫儿茜^{〔14〕}，艳晶晶花簪八宝填^{〔15〕}，可知我常一生儿爱好是天然^{〔16〕}。恰三春好处无人见^{〔17〕}。不提防沉鱼落雁鸟惊喧^{〔18〕}，则怕的羞花闭月花愁颤^{〔19〕}。

（贴）早茶时了，请行。（行介）你看：画廊金粉半零星，池馆苍苔一片青。踏草怕泥新绣袜，惜花疼煞小金铃〔20〕。（旦）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皂罗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21〕，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22〕，赏心乐事谁家院〔23〕！恁般景致，我老爷和奶奶再不提起。（合）朝飞暮卷〔24〕，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25〕！

（贴）是花都放了〔26〕，那牡丹还早。

【好姐姐】（旦）遍青山啼红了杜鹃〔27〕，茶蘼〔28〕外烟丝醉软〔28〕。春香呵，牡丹虽好，他春归怎占的先〔29〕！（贴）成对儿鸳鸯呵。

（合）闲凝眄〔30〕，生生燕语明如翦〔31〕，呖呖莺歌溜的圆〔32〕。

（旦）去罢。（贴）这园子，委是观之不足也。（旦）提他怎的！（行介）

【隔尾】观之不足由他缝〔33〕，便赏遍了十二亭台是枉然。到不如兴尽回家闲过遣。

（作到介）（贴）“开我西阁门，展我东阁床。瓶插映山紫〔34〕，炉添沉水香〔35〕。”小姐，你歇息片时，俺瞧老夫人去也。（下）

【注释】

- 〔1〕《牡丹亭》全剧共五十五出，这里节选的是第十出《惊梦》中的前半出。
- 〔2〕旦：传奇中主要女角的名称，相当于元杂剧中的正旦。此指小姐杜丽娘。梦回：梦醒。乱煞年光遍：使人眼花缭乱的春光到处都是。
- 〔3〕贴：贴旦，扮演次要女角。此指丫环春香。炷：焚烧。沉烟：借指名贵的熏用香料沉香。
- 〔4〕恁（nèn）：为什么。此句意为：为什么今年的春情比去年浓呢？
- 〔5〕梅关：今江西大庾岭，宋代起在此设关。
- 〔6〕侧：歪。宜春髻子：古时立春日，妇女剪纸为燕形，上贴“宜春”二字戴头上。此指一种发髻式样。
- 〔7〕翦：同“剪”。李煜《相见欢》：“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 〔8〕二句引自唐代薛逢《宫词》。
- 〔9〕袅（niǎo）晴丝：细长柔软的游丝在晴空中飘荡。袅：飘忽不定。
- 〔10〕摇曳：摇摆荡漾。
- 〔11〕花钿：古代妇女鬓发边的饰物。
- 〔12〕没揣：不料，不在意。菱花：镜子。
- 〔13〕迤（tuō）迤：挑逗。彩云：此指漂亮的发髻。
- 〔14〕翠生生：形容色彩鲜艳。出落：显得。茜（qiàn）：旧时常指称大红颜色。
- 〔15〕艳晶晶：光彩夺目。花簪八宝填：意为镶嵌有多种珍珠宝石的发簪。填：镶嵌。
- 〔16〕爱好：爱美。
- 〔17〕三春好处：喻自己的年轻美貌。
- 〔18〕沉鱼落雁：古时形容女子绝色美貌，鱼见了羞愧而沉水底，雁见了从空中而降。
- 〔19〕羞花闭月：古时形容女子绝色美貌，花儿见了含羞不敢开放，月亮见了含羞躲入云中。
- 〔20〕“惜花”句事见《开元天宝遗事》：“天宝初，宁王至春日，于后园中纫红丝为绳，密缀金铃，系于花梢之上，每有鸟鹊翔集，则令园吏掣铃索以惊之。盖惜花之故也。”此句意为因惜花驱鸟而频频掣铃，使小金铃痛得要命。
- 〔21〕姹（chà）紫嫣（yān）红：姹、嫣，本为形容女性娇艳之词。此指各色娇艳的鲜花盛开。
- 〔22〕奈何天：愁闷无聊，伤心抑郁的生活。如晏几道《鹧鸪天》：“欢尽夜，别经年，别多欢少奈何天。”
- 〔23〕谁家：哪一家。此句与上句同出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

序》：“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两句意为：大好春光明媚，美丽景物宜人，但我杜丽娘却生活在愁闷无聊之中；赏心悦目、快意当前，又在哪家庭院呢？〔24〕朝飞暮卷：语本王勃《滕王阁诗》：“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25〕锦屏人：幽居深闺中的女子。此处为丽娘自称。忒（tè）：太。韶光：春光。〔26〕是：一切。〔27〕啼红了杜鹃：到处

开遍艳丽的鲜花。寇准诗：“杜鹃啼处血成花。”〔28〕茶藤（tú mí）：一种落叶小灌木，白花，晚春开放。此指茶架。烟丝：即游丝。〔29〕二句意为：牡丹虽美，但它开花太迟，怎能占春花中第一呢？（晚唐皮日休有“独占人间第一春”之句咏牡丹，此处反问之。）句中隐寓了杜丽娘对自己的美好青春在深闺虚度的幽怨和伤感。〔30〕凝睇（miàn）：注视。〔31〕生生：形容清脆的鸣叫声。明：明快。翦：同剪。此句形容燕语声明快清脆。〔32〕伶俐：形容声音清脆流利。溜的圆：形容莺声婉啾圆润。〔33〕缱（qiǎn）：留恋。〔34〕映山紫：杜鹃花的一种。〔35〕沉水香：即沉香。

【阅读提示】

程朱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对于妇女，更是用“三纲五常”、“三从四德”重重禁锢。《牡丹亭》中的南安太守杜宝，就是个典型的封建礼教卫道者，连女儿游花园、睡午觉，他都认为是不道德的。《牡丹亭》“惊梦”一出戏通过长期幽居深闺的杜丽娘对于美好春色的观赏，以及对春光短暂的感叹，表现了她对大自然的热爱、青春意识的觉醒和对自己美好青春被耽误的不满，深刻地反映了在宋明理学等封建礼教桎梏下青年女子的苦闷，揭露了扼杀人性的封建礼教对青年人的摧残和造成的不幸，表现了鲜明的反封建精神。其中〔步步娇〕、〔皂罗袍〕两曲，成功运用情景交融的方法，刻画了丽娘的娇羞神态和种种微妙的心理，把深闺中女子的苦闷和青春觉醒后的烦恼，描摹得生动细腻，十分动人。《红楼梦》第二十三回描写了林黛玉为“惊梦”所深深吸引并伤感，从中也可窥见杜丽娘对封建时代的女子在反封建礼教斗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

□袁宏道

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号石公，湖北公安人，明代著名文学家。与其兄宗道、弟中道并称“三袁”，同为“公安派”首领。提倡文学随时代变化而变化，反对拟古主义；又倡“性灵说”，强调诗文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公安派的性灵说及其创作，对于把文学从宋明理学禁锢中解放出来，使之抒写真情实感，提高散文的文学性和创作的个性化，对于打击拟古文风，有着很大作用。三袁中以宏道才学名望为最，他的散文出自胸臆，清新明畅，特别是其传状、书简、序跋和山水游记，大都清丽俊逸，活泼生动，成就较高。有《袁中郎集》。

徐文长传〔1〕

余一夕坐陶太史楼〔2〕，随意抽架上书，得《阙编》诗一帙〔3〕，恶楷毛书〔4〕，烟煤败黑〔5〕，微有字形。稍就灯间读之，读未数首，不觉惊跃，急呼周望：“《阙编》何人作者，今邪古邪？”周望曰：“此余乡徐文长先生书也。”两人跃起，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僮仆睡者皆惊起。盖不佞生三十年〔6〕，而始知海内有文长先生。噫，是何相识之晚也！因以所闻于越人士者，略为次第，为《徐文长传》。

徐渭，字文长，为山阴诸生〔7〕，声名藉甚〔8〕。薛公蕙校越时〔9〕，奇其才，有国士之目〔10〕。然数奇〔11〕，屡试辄蹶〔12〕。中丞胡公宗宪闻之〔13〕，客诸幕。文长每见，则葛衣乌巾〔14〕，纵谈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时公督数边兵，威振东南，介胄之士〔15〕，膝语蛇行〔16〕，不敢举头，而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议者方之刘真长、杜少陵云〔17〕。会得白鹿〔18〕，属文长作表，表上，永陵喜〔19〕。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记〔20〕，皆出其手。

文长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21〕，视一世士无可当意者，然竟不偶〔22〕。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23〕，遂乃放浪曲蘖〔24〕，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崩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25〕，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26〕，虽其体格时有卑者，然匠心独出，有王者气，非彼巾幗而事人者所敢望也〔27〕。文有卓识，气沉而法严，不以模拟损才，不以议论伤格，韩、曾之流亚也〔28〕。文长既雅不与时调合〔29〕，当时所谓骚坛主盟者，文长皆叱而奴之〔30〕，故其名不出于越，悲夫！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欧阳公所谓“妖韶女老自有余态”者也〔31〕。间以其余，旁溢为花鸟〔32〕，皆超逸有致〔33〕。卒以疑杀其继室〔34〕，下狱论死，张太史元汴力解〔35〕，乃得出。

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36〕，显者至门〔37〕，或拒不纳。时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38〕。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39〕，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周望言：“晚岁诗文益奇，无刻本，集藏于家。”余同年有官越者，托以抄录，今未至。余所见者，《徐文长集》、《阙编》二种而已。然文长竟以不得志于时，抱愤而卒。

石公曰〔40〕：“先生数奇不已，遂为狂疾；狂疾不已，遂为图圉〔41〕。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虽然，胡公间世豪杰〔42〕，永陵英主。幕中礼数异等〔43〕，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44〕，人主悦〔45〕，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独身未贵耳。先生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46〕，百世而下，自有定论，胡为不遇哉？梅客生尝寄余书曰〔47〕：‘文长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诗。’余谓文长，无之

而不奇者也。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48〕，悲夫！”

【注释】

- 〔1〕徐文长：名渭，字文长，号天池，明代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
- 〔2〕陶太史：即陶望龄，字周望，号石簑，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曾任翰林院编修，故称“太史”。〔3〕帙（zhì）：古时包书的套子，用布帛制成。因即谓书一套为一帙。
- 〔4〕恶楮（chǔ）毛书：纸质很差，装订也很粗糙。楮树皮可作造纸原料，所以古人把纸叫作“楮”。〔5〕烟煤败黑：形容书稿的墨质不好。
- 〔6〕不佞：古人对自己的谦称。〔7〕诸生：明代童生考取生员，称诸生，通称秀才。
- 〔8〕藉甚：显著。〔9〕薛公蕙：薛蕙，字君采。明正德九年（1514）进士。查《浙江通志》、《绍兴府志》等，均无薛蕙在浙任官的记载。故此处“薛蕙”可能是“薛应旂”之误。薛应旂，号西原，正德十二年进士。曾任浙江提学副使，所以有“校越”之说。
- 〔10〕目：称。
- 〔11〕数奇（jī）：运气不好。数，命数，气数。〔12〕蹶：失败。
- 〔13〕胡公宗宪：胡宗宪，字汝贞，号梅林。嘉靖进士。曾任浙江巡抚、右佥都御史，所以尊称他为“中丞”。〔14〕葛衣乌巾：穿布衣，戴黑头巾。表示保持平民身分。
- 〔15〕介胄之士：将士们。〔16〕膝语蛇行：跪着说话，匍匐前行。
- 〔17〕刘真长：晋朝刘惔，字真长，《晋书》卷七十五有传。杜少陵：即大诗人杜甫。两人都曾为幕僚，品格高尚，不屈于权贵，又都富有才华。
- 〔18〕会：适逢。〔19〕永陵：明世宗朱厚熜，葬于永陵，故称之。
- 〔20〕疏记：疏表奏记。〔21〕谈兵多中：议论军事意见大都很有中肯。
- 〔22〕不偶：不遇。与“数奇”同义。〔23〕有司：主管官吏。
- 〔24〕曲蘖（niè）：酒。〔25〕嗔（chēn）：怒。〔26〕羁人：在外做客的人。寒起：夜间因孤单寒冷，不能入睡而起床。
- 〔27〕巾幘：古代妇女的头巾和发饰，代指妇女。事：侍奉。
- 〔28〕韩、曾：韩愈和曾巩。流亚：同一类的人物。
- 〔29〕时调：指当时盛行的“前后七子”的拟古文风。
- 〔30〕叱而奴之：大声斥责，把他们当奴仆看待。
- 〔31〕欧阳公：欧阳修《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作诗三十年，视我犹后辈。文词愈清新，心意虽老大。譬如妖韶女，老自有余态。”
- 〔32〕花鸟：此指花鸟画。〔33〕超逸有致：格调高远，富有情趣。
- 〔34〕继室：原配死后续娶的后妻。徐渭晚年癫狂，精神错乱，因杀死后妻张氏入狱。
- 〔35〕张太史元汴：张元汴，字子荇，山阴人。隆庆进士，曾任翰林院修撰，故称“太史”。力解：尽力解救。
- 〔36〕佯狂：此为癫狂、狂放意。〔37〕显者：有权势地位的人。
- 〔38〕下隶：地位低贱的人。〔39〕被：覆盖。〔40〕石公：作者号石公。
- 〔41〕圜圉（líng yǔ）：监狱。〔42〕间世：隔世。此处意为极难遇见。
- 〔43〕礼数：礼仪的等级。异等：与众不同。〔44〕表：指徐渭为胡宗宪写的《进白鹿表》。
- 〔45〕人主：指嘉靖皇帝。
- 〔46〕芜秽之习：指明代摹拟剽窃的形式主义和拟古文风。〔47〕梅客生：梅国桢，字客生。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作者的朋友。
- 〔48〕奇：数奇之奇。一云通“畸”。旧谓不合于世俗的异人为畸人。徐渭自作年谱曰《畸谱》。

【阅读提示】

这是一篇极具艺术魅力的人物传记。传主徐渭，是明代著名的诗人、戏剧家、画家、书法家。这篇文章紧扣“奇”字落笔，一方面写徐渭的奇才、奇

事，描绘他在文学艺术和军事上的才华与成就；另一方面则写徐渭的“数奇”、“雅不与时调合”，刻画他的狂放不羁的性格和敢于蔑视旧传统、旧礼法。作者通过两方面的强烈反差，揭示了徐渭的坎坷遭遇和“抱愤而卒”的悲惨命运。作者对文长惺惺相惜，在传记中倾注了赞赏、钦佩、同情和悲愤，并高度评价徐文长的诗文。前人曰：“微中郎，世岂复有文长。”（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徐文长传》亦可谓奇文矣。

□徐弘祖

徐弘祖（1586—1641），字振之，别号霞客，江苏江阴人。自幼博览群书，见明末政治黑暗，遂断功名之念，以“问奇于名山大川”为志，是我国以旅行为毕生事业的第一人。二十二岁时出游，三十余年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观察所得，按日记载。逝后友人辑为《徐霞客游记》行世。《游记》一书不仅是优秀的地理学著作，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也是一部文辞优美，具有很高文学价值的日记体游记散文集。所记文笔生动，描绘细致，不仅具有浓厚的生活实感，而且注重抒情。

游雁宕山日记〔1〕

十三日，出山门，循麓而右，一路崖壁参差，流霞映彩。高而展者，为板嶂岩〔2〕；岩下危立而尖夹者，为小剪刀峰。更前，重岩之上，一峰亭亭插天，为观音岩〔3〕。岩侧，则马鞍岭横亘于前。鸟道盘折〔4〕，逾坳右转，溪流汤汤〔5〕，涧底石平如砥〔6〕。沿涧深入，约去灵岩十余里，过常云峰〔7〕，则大剪刀峰介立涧旁〔8〕。剪刀之北，重岩陡起，是名连云峰〔9〕。从此环绕回合，岩穷矣。龙湫之瀑，轰然下捣潭中。岩势开张峭削，水无所着，腾空飘荡，顿令心目眩怖。潭上有堂，相传为诺讪那观泉之所〔10〕。堂后层级直上，有亭翼然面瀑。踞坐久之，下饭庵中。雨廉纤不止〔11〕。然余已神飞雁湖山顶〔12〕。遂冒雨至常云峰。由峰半道松洞外，攀绝磴三里〔13〕，趋白云庵。人空庵圯〔14〕，一道人在草莽中，见客至，望望去。再入一里，有云静庵，乃投宿焉。道人清隐，卧床数十年，尚能与客谈笑。余见四山云雨凄凄，不能不为明晨忧也。

十四日，天忽晴朗，乃强清隐徒为导。清隐谓湖中草满，已成荒田，徒复有他行〔15〕，但可送至峰顶。余意至顶，湖可坐得〔16〕，于是人捉一杖〔17〕，跻攀深草中。一步一喘，数里，始历高巅。四望白云，迷漫一色，平铺峰下；诸峰朵朵，仅露一顶，日光映之，如冰壶瑶界〔18〕，不辨海陆。然海中玉环一抹〔19〕，若可俯而拾也。北瞰山坳壁立，内石笋森森，参差不一，三面翠崖环绕，更胜灵岩。但谷幽

境绝，惟闻水声潺潺，莫辨何地。望四面峰峦，累累下伏如丘垤^{〔20〕}，惟东峰昂然独上，最东之常云，犹堪比肩^{〔21〕}。导者告退，指湖在西腋一峰，尚须越三尖^{〔22〕}，余从之。及越一尖，路已绝；再越一尖，而所登顶已在天半。自念《志》云^{〔23〕}：“宕在山顶，龙湫之水，即自宕来。”今山势渐下，而上湫之涧，却自东高峰发脉^{〔24〕}，去此已隔二谷，遂返辙而东^{〔25〕}，望东峰之高者趋之。莲舟疲不能从^{〔26〕}，由旧路下。余与二奴东越二岭，人迹绝矣。已而山愈高，脊愈狭，两边夹立，如行刀背。又石片棱棱怒起^{〔27〕}，每过一脊，即一峭峰，皆从刀剑隙中攀援而上。如是者三；但见境不容足，安能容湖？既而高峰尽处，一石如劈。向惧石峰撩人^{〔28〕}，至是且无峰置足矣。踌躇崖上，不敢复向故道。俯瞰南面，石壁下有一级，遂脱奴足布四条^{〔29〕}，悬岩垂空，先下一奴，余次从之，意可得攀援之路。及下，仅容足，无余地，望崖下斗深百丈^{〔30〕}。欲谋复上，而上崖亦嵌空三丈余，不能飞涉^{〔31〕}。持布上试，布为突石所勒^{〔32〕}，忽中断。复续悬之^{〔33〕}，竭力腾挽^{〔34〕}，得复登上岩。出险，还云静庵，日已渐西。主仆衣履俱敝，寻湖之兴衰矣。遂别而下，复至龙湫，则积雨之后，怒涛倾注，变幻极势^{〔35〕}，轰雷喷雪，大倍于昨。坐至暝始出。南行四里，宿能仁寺^{〔36〕}。

【注释】

- 〔1〕本文节选自《徐霞客游记》卷一。雁宕山又名雁荡山，在浙江乐清境内，面积450平方公里，胜处多达540余处，是我国著名风景区。〔2〕板樟岩：位于雁荡山著名风景点灵岩寺右上方。〔3〕观音岩：位于雁荡山东谷，形似云髻高耸的观音菩萨。〔4〕鸟道：形容人迹难至的险峻山道。〔5〕汤（shāng）汤：水势浩大的样子。〔6〕砥：磨刀石。〔7〕常云峰：一名灵府山，位于灵岩寺南。因峰上常有云气而得名。〔8〕大剪刀峰：位于能仁寺西北。侧面观看，像分开的剪刀，故名之。由后面看，状若航帆，故又名一帆峰。从山谷中观看，则像石柱，故一名小天柱峰。〔9〕连云峰：位于天冠峰之南，大龙湫瀑布由此泻下。〔10〕诺讵那：佛教十八罗汉中第五尊罗汉名。此指晋代高僧罗尧运。他曾于永和年间（345—356）率众弟子游雁荡，后于大龙湫观瀑时坐化。〔11〕廉纤：细小。〔12〕雁湖：位于雁荡山顶峰，秋雁常栖息于此，雁荡山即因此得名。今已干涸。〔13〕绝磴（dèng）：极陡的石级。〔14〕圯（pǐ）：毁坏。〔15〕他行：到别处去。〔16〕坐得：不用力气就可得到。〔17〕人捉一枝：每人拄一拐杖。〔18〕冰壶瑶界：形容山色洁白晶莹，宛如仙境。〔19〕玉环一抹：形容远望中的玉环岛，如同尺幅上的一笔彩墨。〔20〕丘垤（dié）：小土堆。〔21〕犹堪比肩：还可并肩。〔22〕尖：指尖削的山峰。〔23〕志：指《大明一统志》。〔24〕发脉：发源。〔25〕返辙而东：掉转车头向东行。此指返身往东走。〔26〕莲舟：同游的僧人名。〔27〕棱（léng）棱：形容石片锋利，高峻突兀的样子。〔28〕向：先前。撩：撩拨。〔29〕足布：绑腿布。〔30〕斗：通“陡”。〔31〕陟（zhì）：升、登。〔32〕勒：磨刻。〔33〕续：把断处连接起来。

〔34〕腾挽：挪移向上引体。〔35〕变幻极势：极尽变化。〔36〕能仁寺：在雁荡山西内谷丹芳岭下，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建寺。

【阅读提示】

本文以记游至大龙湫沿途山景为线索，移步换景，山形水态，历历在目；前后左右，凿凿有稽。大龙湫乃“雁荡三绝”之一，作者以“轰然下捣”极写瀑布雷霆万钧之威，以“腾空飘荡”描摹瀑布飞泻如练、轻飏飘洒的景致，更以“顿令心目眩怖”一语使情景水乳交融，体现出驾驭文字的深厚功力。次日所记，也以时间和游踪为线索，写了寻游雁湖的经过。云海、奇峰、幽谷、怪石、飞瀑……这些雁荡奇景，无不生动传神地绘之笔端，让人如临其境。其中作者“从刀剑隙中攀缘而上”峰顶，解足布飞陟悬崖绝壁一节，不但写出了山势的险峻奇异，更刻画出攀登者勇敢无畏的探险精神，令人在惊心动魄之余，不由对徐霞客这位探险家、地理学家由衷地钦佩。文章用词简练准确，条理清晰，记述井然有序。

□宋应星

宋应星（1587—？），字长庚，江西奉新人，明代科学家。万历举人，曾任江西分宜教谕、福建汀州府推官、安徽亳州知州等职。崇祯十七年（1644）辞官回乡，约卒于清顺治年间。生平究心实学，所著《天工开物》，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我国古代各地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和经验，尤详江西，是中国古代科技史的重要文献。宋应星善作政论，所著尚有《野议》、《论气》、《谈天》和《思怜诗》等。

天工开物序

天覆地载〔1〕，物数号万〔2〕，而事亦因之〔3〕，曲成而不遗〔4〕，岂人力也哉！事物而既万矣，必待口授目成而后识之〔5〕，其与几何〔6〕？万事万物之中，其无益生人与有益者〔7〕，各载其半〔8〕，世有聪明博物者〔9〕，稠人推焉〔10〕。乃枣梨之花未赏〔11〕，而臆度楚萍〔12〕；釜鬲之范鲜经〔13〕，而侈谈莛鼎〔14〕。画工好图鬼魅而恶犬马，即郑侨、晋华〔15〕，岂足为烈哉〔16〕！

幸生圣明极盛之世，滇南车马〔17〕，纵贯辽阳〔18〕；岭徼宦商〔19〕，衡游蓟北〔20〕。为方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见闻闻？若为士而生东晋之初，南宋之季〔21〕，其视燕、秦、晋、豫方物〔22〕，已成夷产〔23〕，从互市而得裘帽〔24〕，何殊肃慎之矢也〔25〕？且夫王孙帝子，

生长深宫，御厨玉粒正香〔26〕，而欲观耒耜〔27〕，尚宫锦衣方剪〔28〕，而想象机丝〔29〕。当斯时也，披图一观，如获重宝矣。

年来著书一种，名曰《天工开物卷》〔30〕。伤哉贫也！欲购奇考证〔31〕，而乏洛下之资〔32〕；欲招致同人，商略臆真〔33〕，而缺陈思之馆〔34〕。随其孤陋见闻，藏诸方寸而写之〔35〕，岂有当哉〔36〕！吾友涂伯聚先生〔37〕，诚意动天，心灵格物〔38〕，凡古今一言之嘉，寸长可取，必勤勤恳恳而契合焉。昨岁《画音归正》〔39〕，由先生而授梓〔40〕，兹有后命，复取此卷而继起为之，其亦夙缘之所召哉〔41〕！卷分前后〔42〕，乃“贵五谷而贱金玉”之义〔43〕。《观象》、《乐律》二卷〔44〕，其道太精〔45〕，自揣非吾事〔46〕，故临梓删去。丐大业文人〔47〕，弃掷案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时崇祯丁丑孟夏月〔48〕，奉新宋应星书于家食之问堂〔49〕。

【注释】

〔1〕天覆地载：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意为天地之间。〔2〕号：称。〔3〕因之：因此（也有这么多）。〔4〕“曲成”句：语出《易·系辞上》：“曲成万物而不遗。”孔颖达疏：“言随变而应，屈曲委细，成就万物。”此句意为天地生成万物，完善而无遗漏缺失。〔5〕口授目成：指亲自听人讲解并亲眼见到。〔6〕其与几何：所识能有多少呢。〔7〕生人：生民，人民。〔8〕载：随。〔9〕博物：广识万物。〔10〕稠人推：众人赞许。〔11〕枣梨：指普通树木。〔12〕楚萍：稀珍之物。据说楚王渡江时，有大而圆的赤色物触舟。后请教于孔子，孔子告诉说这是“萍实”，乃吉祥之物。〔13〕釜鬲（xún）：锅。范：铸物的模子。鲜经：少见。〔14〕莒（jǔ）鼎：春秋时莒国的古鼎。〔15〕郑侨：即春秋时郑国贤大夫公孙侨（字子产），博闻广识。晋华：即西晋文学家张华，所著《博物志》，多记奇境异物及琐闻杂事。〔16〕为烈：视为显赫。〔17〕滇：云南。〔18〕辽阳：东北辽河以北地区。〔19〕岭徼（jiào）：泛指岭南等南方边境地区。徼：边界。〔20〕衡：通“横”。蓟北：泛指蓟州、幽州等河北北部地区。〔21〕季：末。〔22〕方物：地方物产。〔23〕夷产：少数民族地区的物产。〔24〕互市：此处指汉人与少数民族互通贸易。〔25〕肃慎：商、周时东北少数民族，善治箭。〔26〕御厨：皇宫的厨房。玉粒：指精美的食物。〔27〕耒耜（lěi sì）：古代农具。〔28〕尚宫：古代女官名。据《唐书·百官志》：尚宫，正五品，掌导引中宫和宫务。〔29〕机丝：织机和纺线。〔30〕天工开物：意为天地自然开创万物。〔31〕奇：指各种创造发明，奇事奇物。〔32〕洛下之资：《三国志·魏志·夏侯玄传》注引《魏略》曰：“洛中市买，一钱不足则不行。”言在洛阳城买商品，少一文钱也不成。此句说自己贫穷缺钱。〔33〕商略臆真：商讨真伪。〔34〕陈思：曹植，曾受封陈王，谥思，故称陈思王。植乃“建安之杰”，众多名流贤士皆聚其馆舍。〔35〕方寸：指心。〔36〕当：妥当，合适。〔37〕涂伯聚：涂绍燧，字伯聚，江西新建人。万历进士，曾任广西左布政使。〔38〕格物：能穷究事物的原理。〔39〕《画音归正》：宋应星著，今已佚。〔40〕授梓：付印。〔41〕夙缘：昔日的缘分。召：招致。〔42〕卷分前后：《天工开物》全书十八卷，首卷《乃粒》（谷物粮食），末卷《珠玉》。〔43〕语出晁错《论贵粟疏》。〔44〕《观象》《乐律》：内容分别讲天文气象和音乐律吕方面知识。〔45〕精：精妙深奥。〔46〕此句意谓不是自己所擅长的事。〔47〕丐：请求。大业文

人：指想读书做官的人。〔48〕崇祯丁丑：明思宗崇祯十年（1637）。此时作者正任江西分宜教谕。孟夏：四月。〔49〕家食之问堂：作者居室名。《易·大畜》：“不家食，吉。”意谓国君用贤人，使享俸禄，不食于家。此处作者反其义而用，表明自己安居清贫，不与“大业文人”竞逐功名利禄的决心。

【阅读提示】

这篇序言简洁扼要地阐明了编撰《天工开物》一书的目的和缘由，充满了尊重客观事实、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文章对那些强不知以为知，好夸夸其谈的“聪明博物者”和热衷功名利禄的“大业文人”予以辛辣的讽刺和批评，而对自己的著作，则严格要求，十分谦虚，甚至“临梓删去”，表现出一位古代科学家勇于挑战旧传统和世俗观念的斗争精神，以及坦荡磊落的襟怀。文章富有激情，文字典雅工丽，善用对偶和典故，是一篇观点鲜明、洋溢科学精神的优秀序言。

□张 岱

张岱（1597—1679），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出身仕宦家庭，但一生未仕。明亡后，坚持民族气节，避居剡溪山中。他是晚明小品文大家，不但扩大了小品文的题材，诸如名胜风景、世俗人情、戏曲技艺、古董玩物，几乎无所不记，而且赋予小品文以较深的思想内涵。尤其是入清以后的作品，借写景记胜，追怀故国，更富有积极意义。主要著作有《石匱书》、《四书遇》、《夜航船》、《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琅文集》等。

西湖七月半

西湖七月半^{〔1〕}，一无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看七月半之人，以五类看之。其一，楼船箫鼓，峨冠盛筵，灯火优傒^{〔2〕}，声光相乱^{〔3〕}，名为看月而实不见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楼，名娃闺秀^{〔4〕}，携及童孺^{〔5〕}，笑啼杂之，环坐露台，左右盼望，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声歌，名妓闲僧，浅斟低唱，弱管轻丝^{〔6〕}，竹肉相发^{〔7〕}，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看之；其一，不舟不车，不衫不帻^{〔8〕}，酒醉饭饱，呼群三五，跻入人丛，昭庆、断桥，噪呼嘈杂，装假醉，唱无腔曲，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实无一看者，看之；其一，小船轻幌^{〔9〕}，净几暖炉，茶铛旋煮^{〔10〕}，素瓷静递，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树下，或逃嚣里湖，看月而人不见其看月之态，亦不作意看月者，看之。

杭人游湖，已出酉归^{〔1〕}，避月如仇。是夕好名，逐队争出，多犒门军酒钱^{〔12〕}，轿夫擎燎^{〔13〕}，列俟岸上^{〔14〕}。一入舟，速舟子急放断桥^{〔15〕}，赶入胜会。以故二鼓以前^{〔16〕}，人声鼓吹，如沸如撼，如魇如呓，如聋如哑，大船小船，一齐凑岸，一无所见，止见篙击篙，舟触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少刻兴尽，官府席散，皂隶喝道去^{〔17〕}。轿夫叫船上人，怖以关门^{〔18〕}，灯笼火把如列星，一一簇拥而去。岸上人亦逐队赶门^{〔19〕}，渐稀渐薄，顷刻散尽矣。

吾辈始舣舟近岸。断桥石磴始凉，席其上，呼客纵饮。此时月如镜新磨，山复整妆，湖复颀面^{〔20〕}。向之浅斟低唱者出，匿影树下者亦出。吾辈往通声气，拉与同坐。韵友来^{〔21〕}，名妓至，杯箸安，竹肉发。月色苍凉，东方将白，客方散去。吾辈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拍人^{〔22〕}，清梦甚惬。

【注释】

〔1〕七月半：农历七月十五日，旧俗乃祭祖之节日，称中元节。佛寺举行盂兰盆会，信徒们念经礼忏，以超度亡魂。所以明代杭城此日夜游者很多。

〔2〕优僮（xī）：乐伎和奴仆。僮，同“奚”。〔3〕乱：混杂。〔4〕名娃：出身名门的美女。〔5〕童变：即变童，美貌的家僮。〔6〕弱管轻丝：管乐器低吹，弦乐轻弹。〔7〕竹肉：竹指箫、笛之类的管乐；肉指歌喉。

〔8〕不衫不帻（zé）：不穿长衫，不戴头巾。〔9〕轻幌：薄薄的帷幔。〔10〕茶铛（chēng）：煮茶的小锅。旋：即刻。〔11〕巳：巳时，上午九时至十一时。酉：酉时，下午五时至七时。〔12〕犒（kào）：赏赐。门军：守城门的军士。〔13〕擎燎：举着火把。〔14〕列俟：列队等候。〔15〕速：催促。断桥：西湖中白堤最靠近宝石山的一座桥，西湖风景点之一。〔16〕二鼓：二更，即晚上九、十时。〔17〕皂隶：衙役。喝道：古时官员出行，前面开道的差役喝令行人避让。〔18〕怖：恐吓。关门：关城门。〔19〕赶门：赶至城门关闭前回家。〔20〕颀（huì）面：洗脸。〔21〕韵友：风雅的朋友。〔22〕拍：扑。

【阅读提示】

本文选自《陶庵梦忆》。阴历七月十五为中元节，在处处笙歌、自古繁华的杭城，此晚自然更是热闹异常。作者跳出一般写景赏月的俗套，别出心裁地把游湖看月之人作为文章的主要描写对象。故开篇即突发奇语：“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然后冷眼旁观，把看月之人分为五类，细加描述。第二段写杭人为了“赶门”，大都“已出酉归，避月如仇”，结果都未能真正观赏月色。第三段写了众人散尽后始舣舟近岸的“吾辈”——真正能欣赏西湖月色的雅士们。他们饱览如镜新磨的明月，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何等高雅脱俗，与前面所述芸芸众生，特别是那些达官贵人和“轧闹猛”的市井无赖之流的低级庸俗，形成鲜明对比。文章记事、写景、抒情水乳交融，在客观的描写中寄寓了自己高雅的生活情致和审美情趣。

□张煌言

张煌言（1620—1664），字玄著，号苍水，鄞县（今浙江宁波）人。明末举人。清顺治二年（1645），起兵抗清，拥鲁王为监国。后桂王在华南称永历帝，张煌言为大学士兼兵部尚书。顺治十六年与郑成功联军，攻取长江下游二十余城市，并包围南京。郑成功兵败到台湾后，他在舟山一带继续抗清。康熙三年（1664），被迫避居悬岙岛（今浙江象山南），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同年九月在杭州英勇就义。其诗文多反映亲身经历的战斗生活，正气凛然，富有民族气节和战斗豪情。有《张苍水集》。

甲辰八月辞故里^{〔1〕}

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2〕}，乾坤半壁岳家祠^{〔3〕}。惭将赤手分三席^{〔4〕}，敢为丹心借一枝^{〔5〕}。他日素车东浙路^{〔6〕}，怒涛岂必属鸱夷^{〔7〕}？

【注释】

〔1〕这首诗为张煌言抗清被俘，诀别鄞县押解杭州途中而作。甲辰：清康熙三年（1664）。故里：作者的家乡浙江鄞县。〔2〕日月双悬：是说于谦的功绩永垂不朽，可与日月争辉。于氏墓：即于谦墓，在杭州西湖三台山麓。

〔3〕乾坤半壁：是说岳飞英勇抗金，才使南宋保存下半壁江山。岳家祠：指岳飞的祠墓，在杭州西湖栖霞岭下。〔4〕赤手：白手、空手，意为无所贡献。

席：席位、座次。这里喻指一块墓地。〔5〕敢：一本作“拟”。一枝：用《庄子·逍遥游》“鹪鹩巢林，不过一枝”之意，表示所占微小，这里喻作一席葬身之地。〔6〕素车：灵车。此处借喻江潮汹涌，如同张着帷盖的白色灵车。

〔7〕鸱（chī）夷：皮革制的口袋。这里借代春秋时的伍子胥。伍子胥被谗致死，吴王夫差把他的尸体装在鸱夷里面，投入江中。传说伍子胥死后精魂不散，驱水为涛，如素车白马。

【阅读提示】

这首七律，开篇即以设问句式坦陈自己宁死不屈，矢志以身报国的心迹。颈联承上，说明自己的榜样是于谦和岳飞。“日月双悬”与“乾坤半壁”，不但对仗工整，而且高度地赞扬了两位民族英雄的光辉业绩。颈联表明自己不惜身死的决心，以及未能实现抗清复明大业的遗憾。尾联则巧用伍子胥化为潮神的传说，言己身虽死，但抗清之志不灭，如同钱江大潮一般，汹涌澎湃，奔腾不息。本诗抒情明志，慷慨激昂，悲壮苍凉，洋溢着强烈的民族气节和凛然正气，可谓字字血，声声泪，读之令人感奋。

□黄宗羲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梨洲，又号南雷，余姚（今浙江余姚）人。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黄宗羲重气节、严操守、明是非，早年就参加“复社”反对宦官和权贵的斗争。清兵南下，他组织义兵积极抗清。明亡后屡拒清廷征召，发愤著述。他学识渊博，著作宏富，主要有《明夷待访录》、《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南雷文定》等。黄宗羲的散文，以政论和传记为佳。其政论文针砭时弊，见识精深，说理透辟，笔锋犀利；其传记文着力记叙“厄运危时”的人物，饱含深情，“垒愤激讦”，颇有奇气。

怪 说

梨洲老人坐雪交亭中〔1〕，不知日之早晚，倦则出门行滕亩间〔2〕，已复就坐，如是而日而月而岁，其所凭之几〔3〕，双肘隐然。庆吊吉凶之礼尽废。一女嫁城中〔4〕，终年不与往来。一女三年在越〔5〕，涕泣求归宁〔6〕，闻之不答。莫不怪老人之不情也〔7〕。

老人曰：“自北兵南下〔8〕，悬书购余者二〔9〕，名捕者一〔10〕，守围城者一，以谋反告讦者二三〔11〕，绝气沙^埤者一昼夜〔12〕，其它连染逻哨之所及〔13〕，无岁无之，可谓濒于十死者矣。李斯将腰斩〔14〕，顾谓其中子曰〔15〕：‘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16〕，岂可得乎！’陆机临死叹曰：‘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17〕吾死而不死，则今日者，是复得牵黄犬出上蔡东门，复闻华亭鹤唳之日也。以李斯、陆机所不能得之日，吾得之，亦已幸矣，不自爱惜，而费之于庆吊吉凶之间，九原可作〔18〕，李斯、陆机其不以吾为怪乎！然则，公之默默而坐〔19〕，施施而行〔20〕，吾方傲李斯、陆机以所不如，而又何怪哉！又何怪哉！”

【注释】

〔1〕梨洲老人：作者自称。雪交亭：黄宅中亭名。〔2〕滕（chéng）亩：田野。〔3〕几：小桌子。〔4〕作者长女嫁朱林。〔5〕作者次女嫁山阴（今浙江绍兴）刘茂林。〔6〕归宁：旧谓已婚女子回娘家探望父母。〔7〕不情：不讲人情。〔8〕北兵：指清兵。〔9〕此句言张榜悬赏，通缉捉拿我的有两次。〔10〕名捕：指名追捕。〔11〕告讦

（jié）：告发。〔12〕沙^埤（shàn）：沙地。〔13〕连染：意为牵连。这句意谓其他被巡逻兵和岗哨牵连查问到的。〔14〕李斯：战国时楚上蔡（今属河南）人。曾任秦国客卿，官至丞相。〔15〕中子：第二个儿子。〔16〕若：你。〔17〕陆机：西晋文学家，吴郡华亭（今上海松

江)人。在西晋王室争权夺利的“八王之乱”中，遭讒被杀于太安二年(303)。鹤唳(lì)：鹤鸣。〔18〕九原可作：墓地的死人如能起来。九原，春秋时晋国卿大夫的墓地，后亦泛指墓地。作，起。〔19〕疑“公”系“今”字之误。〔20〕施(yí)施：慢步行走的样子。

【阅读提示】

《怪说》一文，堪称“说体”散文中的一朵奇葩。文章一反常见俗套，先写自己的绝情怪行和不近人情；然后通过自述，说明原因。作者以“说”言志，控诉了清统治者对民族志士的残酷迫害。梨洲老人“濒于十死者矣”，但铮铮铁骨，宁死不屈。他不愿在贺喜、吊唁等世俗应酬上浪费时间和精力，表现了极其坚强的斗争意志。本文字里行间，饱含愤慨悲壮之情，读来仿佛令人见到这位民族志士孤寂伶仃的晚年岁月和始终不渝、至老弥坚的斗志。黄宗羲认为：“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明文案序》上)本篇可为实例。

□李 渔

李渔(1611—1680)，字笠鸿，一字谿凡，号笠翁，浙江兰溪人。明末清初戏剧家、戏曲理论家。入清后绝意仕途，从事研究和创作。所著剧本十八种，其中《比目鱼》、《蜃中楼》、《风筝误》等十种较常见，称《笠翁十种曲》；小说有《无声戏》、《十二楼》、《回文传》、《肉蒲团》等。其中有关戏曲的论著，存于《闲情偶寄》一书之“词曲部”、“演习部”中。李渔关于戏剧的论述既有保守落后处，也多丰富精到的见解，如“立主脑”、“减头绪”、“密针线”、“贵浅显”、“重机趣”、“脱窠臼”诸说，都很值得重视。

闲情偶寄·脱窠臼^{〔1〕}

“人惟求旧，物惟求新。”新也者，天下事物之美称也。而文章一道，较之他物，尤加倍焉。戛戛乎陈言务去^{〔2〕}，求新之谓也。至于填词一道，较之诗赋古文，又加倍焉。非特前人所作，于今为旧，即出我一人之手，今之视昨亦有间焉^{〔3〕}。昨已见而今未见也，知未见之为新，即知己见之为旧矣。古人呼剧本为“传奇”者，因其事甚奇特，未经人见而传之，是以得名，可见非奇不传。新即奇之别名也，若此等情节业已见之戏场，则千人共见，万人共见，绝无奇矣，焉用传之？(王左车云：此笠翁有本之言，自汤之盘铭得来^{〔4〕})。修身作文，同是一理。)是以填词之家，务解传奇二字，欲为此剧，先问古今院本中曾有此等情节与否^{〔5〕}，如其未有，则急急传之，否则枉费辛勤，徒作效顰之妇^{〔6〕}。东施之貌未必丑于西施，止为效顰于人，

遂蒙千古之诮，使当日逆料至此^{〔7〕}，即劝之捧心，知不屑矣。吾谓填词之难，莫难于洗涤窠臼^{〔8〕}，而填词之陋，亦莫陋于盗袭窠臼。吾观近日之新剧，非新剧也，皆老僧碎破之衲衣，医士合成之汤药。取众剧之所有，彼割一段，此割一段，合而成之，即是一种“传奇”，但有耳所未闻之姓名，从无目不经见之事实。语云“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以此赞时人新剧，可谓定评。但不知前人所作，又从何处集来？岂《西厢》以前，别有跳墙之张珙^{〔9〕}？《琵琶》以上，另有剪发之赵五娘乎^{〔10〕}？若是则何以原本不传，而传其抄本也？窠臼不脱，难语填词，凡我同心，急宜参酌^{〔11〕}。

【注释】

〔1〕本文选自《闲情偶寄·词曲部上·结构第一》之三。〔2〕戛(jiá)戛：困难的样子。句本韩愈《答李翱书》：“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3〕间：距离，差别。〔4〕王左车：清初秀水（今浙江嘉兴）人，隐居于莫愁湖东，李渔好友。汤之盘铭：指《尚书·盘庚》。其中引用古代贤人迟任之言曰：“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5〕院本：金元时行院演剧所用脚本，体裁与宋杂剧相同。陶宗仪《辍耕录》云：“院本、杂剧，其实一也。”是北方宋杂剧向元杂剧过渡的形式。〔6〕效颦：语本《庄子·天运》所载丑妇仿效西施捧心皱眉的故事。意谓不适合仿效而仿效，只能更见其丑。颦，皱眉。〔7〕逆料：预料。〔8〕窠(kē)臼：陈旧的格调，老一套。〔9〕跳墙之张珙：《西厢记》第三本第三折写张生月夜跳墙去会莺莺。〔10〕剪发之赵五娘：《琵琶记》第二十四出写赵五娘婆婆死后，公公又亡故。为埋葬公公，赵五娘剪下头发卖钱，作为送终之用。〔11〕宜：应该。参酌：犹斟酌。

【阅读提示】

作为戏剧家，李渔对当时“新剧”的盗袭窠臼，提出尖锐的批评；旗帜鲜明地提倡创新，要“脱窠臼”，勇于打破旧传统。这不但是对戏剧创作的金玉良言，对于文学创作和从事其他领域工作的人，也同样有着重要意义。

□顾炎武

顾炎武（1613—1682），初名绛。清兵攻克南京，他志存复明，更名炎武，字宁人，人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青年时曾参加复社，进行反宦官权贵的斗争。清兵南下时，他参加了抗清起义，失败后只身北上，曾致力于边防和中原、西北地理的研究。他学问渊博，反对空谈，开清代朴学风气。清廷多次逼他参加纂修《明史》，都被严词拒绝。顾炎武著作宏富，主要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亭林诗文集》等。

廉 耻〔1〕

《五代史·冯道传》论曰〔2〕：“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3〕。善乎管生之能言也〔4〕。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5〕！”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故夫子之论士曰：“行己有耻。〔6〕”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7〕！”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8〕！”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9〕。

吾观三代以下〔10〕，世衰道微，弃礼义，捐廉耻，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后凋于岁寒〔11〕，鸡鸣不已于风雨〔12〕，彼昏之日，固未尝无独醒之人也〔13〕。顷读《颜氏家训》〔14〕，有云：“齐朝一士夫〔15〕，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16〕，教其鲜卑语〔17〕，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18〕！”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于乱世，犹为此言，尚有《小宛》诗人之意〔19〕，彼阉然媚于世者〔20〕，能无媿哉〔21〕！

【注释】

- 〔1〕本文节选自《日知录》卷十三《廉耻》。〔2〕《五代史》：此指《新五代史》，宋欧阳修撰，共七十五卷。《冯道传》列入该书第五十四卷杂传第四十二中。冯道（882—954），五代景城人（今河北交河）人，字可道。历事唐、晋、汉、周四朝，官皆将相，白号长乐老。〔3〕“礼义廉耻”四句：语见《管子·牧民》。维，系物之绳。管仲以礼义廉耻四者比喻维系国家之纲。〔4〕管生：管仲，春秋时齐国杰出的政治家，辅佐齐桓公实施政治改革，使齐称霸于诸侯。〔5〕其：同“岂”。〔6〕夫子：即孔子。《论语·子路》云：“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行己有耻，指为士者处世行事能知耻而有所不为。〔7〕三句语见《孟子·尽心上》。言人不可以没有羞耻，不知羞耻的那种羞耻，真是不知羞耻。〔8〕三句语见《孟子·尽心上》。机变，巧伪变诈。无所用耻，即不把羞耻放在心上。〔9〕国耻：国家蒙受的耻辱。〔10〕三代：指夏、商、周。〔11〕《论语·子罕》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12〕《诗经·郑风·风雨》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已，止。〔13〕独醒：喻不同于流俗。屈原《渔父》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14〕《颜氏家训》：颜之推著，共七卷，分二十篇。主要叙述立身治家之法，文笔朴实平易。颜之推（531—595），字介，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南北朝时文学家。〔15〕齐朝：此指北齐。〔16〕疏：为注文作注释称疏。〔17〕鲜卑，我国古代的少数民族，居住在今东北、内蒙古一带。〔18〕以上见《颜氏家训·教子》。〔19〕《小宛》：《诗经·小雅》篇名。《诗集传》认为是大夫遭时之乱，兄弟相诫以免祸的诗。〔20〕阉然：昏暗闭塞。

貌。〔21〕愧：同“愧”。

【阅读提示】

礼义廉耻，是中华民族可贵的道德传统。这篇短文分为两大段。第一段开篇即以《五代史·冯道传》所引管仲名言为全文张本，开宗明义，直接揭示中心论点。作者认为，礼义乃治人之大法，廉耻乃立人之大节，若不廉无耻，则祸败乱亡无所不至。而国家大臣若不讲廉耻，则将导致亡国。继而指出：礼义廉耻四者之中，“耻尤为要”，并用孔子“行己有耻”及孟子“人不可以无耻”的名言为例证，推断出“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的结论。顾炎武目睹明亡后，士大夫们纷纷屈节仕清，所谓“蓟门朝士多狐鼠，旧日须眉化儿女。生女须教出塞妆，生男要学鲜卑语。”（顾炎武《蓟门送子德归关中》）对这种不讲廉耻、士风败坏之丑行深恶痛绝，称之为“国耻”。

第二段中，顾炎武以《颜氏家训》为例，赞扬了颜之推遭时之乱而保持气节的义行，鞭挞了北方士大夫丧失气节、奴颜婢膝、卖身求荣的无耻行径，并由此对明清易代之际那些“阉然媚于世”的大臣们，表示了愤怒的谴责，强调要做“独醒之人”。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终于灭吴雪耻；苏武冰天雪地持节牧羊，不辱使命，名扬青史。“知耻”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优良道德传统，成为爱国主义的重要心理基础。那些卖国投敌、认贼作父、伤天害理、奴颜婢膝者，自当为国人所不齿。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廉耻》一文仍有现实意义，它将激励我们自觉加强自身修养，成为“行己有耻”的人。

□侯方域

侯方域（1618—1655），字朝宗，号雪苑，商丘（今属河南）人，明末清初文学家。少年即有才名，与方以智、冒襄、陈贞慧合称“明末四公子”。曾参加复社，与魏忠贤及其党羽阮大铖、马士英等人进行斗争。清顺治八年（1651）应河南乡试，中副榜，后抑郁寡欢，不久即病逝。侯方域与魏禧、汪琬并称“清初三大家”。其散文学习《史记》和韩愈、欧阳修，又能借鉴传奇小说、通俗文学的特长，尤以传记体见长。著有《壮悔堂文集》和《四忆堂诗集》。

马伶传〔1〕

马伶者，金陵梨园部也〔2〕。金陵为明之留都〔3〕，社稷百官皆在〔4〕，而又当太平盛时，人易为乐，其士女之问桃叶渡、游雨花台者〔5〕，趾相错也〔6〕。梨园以技鸣者〔7〕，无论数十辈〔8〕，而其最著者二：曰“兴化部”，曰“华林部”。

一日，新安贾合两部为大会〔9〕，遍征金陵之贵客文人〔10〕，与夫妖姬静女〔11〕，莫不毕集。列兴化于东肆〔12〕，华林于西肆。两肆

皆奏《鸣凤》〔13〕，所谓椒山先生者〔14〕。迨半奏〔15〕，引商刻羽〔16〕，抗坠疾徐〔17〕，并称善也。当两相国论河套〔18〕，而西肆之为严嵩相国者曰李伶，东肆则马伶。坐客乃西顾而叹〔19〕，或大呼命酒〔20〕，或移坐更近之，首不复东。未几更进〔21〕，则东肆不复能终曲〔22〕。询其故，盖马伶耻出李伶下，已易衣遁矣。马伶者，金陵之善歌者也，既去，而“兴化部”又不肯辄以易之，乃竟辍其技不奏〔23〕，而“华林部”独著。

去后且三年〔24〕，而马伶归，遍告其故侣〔25〕，请于新安贾曰：“今日幸为开宴〔26〕，招前日宾客，愿与‘华林部’更奏《鸣凤》〔27〕，奉一日欢〔28〕。”既奏，已而论河套，马伶复为严嵩相国以出。李伶忽失声，匍匐前称弟子。“兴化部”是日遂凌出“华林部”远甚〔29〕。

其夜，“华林部”过马伶曰〔30〕：“子，天下之善技也，然无以易李伶〔31〕。李伶之为严相国至矣〔32〕，子又安从授之而掩其上哉〔33〕？”马伶曰：“固然，天下无以易李伶，李伶即又不肯授我〔34〕。我闻今相国昆山顾秉谦者〔35〕，严相国俦也〔36〕。我走京师，求为其门卒三年，日侍昆山相国于朝房，察其举止，聆其语言〔37〕，久乃得之。此吾之所为师也。”“华林部”相与罗拜而去。

马伶名锦，字云将，其先西域人〔38〕，当时犹称“马回回”云〔39〕。

侯方域曰：异哉，马伶之自得师也！夫其以李伶为绝技，无所于求〔40〕，乃走事昆山，见昆山犹之见分宜也〔41〕。以分宜教分宜，安得不工哉〔42〕？呜呼！耻其技之不若，而去数千里，为卒三年，倘三年犹不得，即犹不归耳。其志如此，技之工又须问耶？

【注释】

〔1〕马伶：姓马的演员。古时称从事演戏、歌舞、音乐的人为伶。

〔2〕梨园部：戏班、剧团。梨园，原是唐明皇命乐工教授宫女音乐歌舞的地方，后世因称戏班为梨园。

〔3〕留都：明太祖开国时建都南京，明成祖时迁都北京，南京为“留都”，保留原有的一整套官制。

〔4〕社稷：社指土神，稷指谷神。后用作国家的代称。这里指宗庙。

〔5〕桃叶渡：南京名胜之一，相传东晋王献之送其妾桃叶在此渡江，因而得名。雨花台：在南京中华门外。

〔6〕趾相错：脚趾互相交错，形容人多。

〔7〕以技鸣：因技艺高而出名。

〔8〕无论：即“无虑”，大约。辈：此处指“个”。

〔9〕新安贾：徽州商人。新安，徽州的别名。

〔10〕征：招请。

〔11〕妖姬静女：艳丽的妇人和娴静文雅的淑女。

〔12〕肆：这里指戏台。

〔13〕《鸣凤》：指明传奇《鸣凤记》，王世贞作，写明朝嘉靖年间杨继盛等人与权奸严嵩的斗争。

〔14〕椒山先生：杨继盛，字仲芳，号椒山，嘉靖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因弹劾严嵩被害致死。

〔15〕迨（dài）：等到。半奏：演唱到一半。

〔16〕引商刻羽：演唱符合节拍，按照曲调。引，发声。商、羽都是古代音乐五声之一。

〔17〕抗坠疾徐：高低快慢。

〔18〕两相国论河套：大学士夏言

(主战派)和严嵩(投降派)争论是否收复河套。当时河套地区被俺答占据。明朝大学士有宰相的职权,所以称为“相国”。这是《鸣凤记》第六出的情节。
 [19]叹:赞叹。 [20]命酒:吩咐拿酒来。 [21]进:继续进行。
 [22]终曲:演到终场。 [23]辍其技不奏:停止演出。
 [24]且:将近。 [25]故侣:此处指兴化部旧日同伴。 [26]幸:希望。
 [27]更奏:再演。 [28]奉:敬献。 凌出:超出。
 [30]过:前往拜访。 [31]易:替换。 [32]为严相国:扮演严嵩。
 [33]此句意谓你又从哪里得到传授而超过他呢?安,哪里。掩,盖过,超过。
 [34]即:意同“则”。 [35]顾秉谦:明代昆山人,先后任文渊阁大学士、建极阁大学士。为人庸劣无耻,依附魏忠贤,残害忠良。
 [36]俦(chóu):同类。 [37]聆:细听。 [38]西域:指今甘肃西部及以西的新疆、中亚细亚部分地区。 [39]回回:回族。 [40]无所于求:无从求取。
 [41]此句意谓见到顾秉谦就像见到了严嵩(分宜人)。两人都是明朝大奸相。 [42]工:精妙。

【阅读提示】

这篇人物传记生动地记叙了马伶扮演奸相严嵩,由失败到成功的故事。为了演活严嵩,马伶甘为当朝宰相顾秉谦门卒三年,察其举止,聆其言语,“见昆山(顾秉谦)犹之见分宜(严嵩)也”。作者从中对奸佞权臣寄寓了讥贬和讽刺,含意深远。而马伶能够发愤学艺,深入生活,细心观察体验,终于技艺大进。这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只有刻苦努力,不断实践,方能取得成功的范例。本文既有一般传记文的生动形象性,又具有较强思想性和生活哲理,颇令人回味。文章详略有度,剪裁精当,采用倒叙方法,曲尽其妙。说明作者能注意学习《史记》笔法,又能借鉴传奇小说、通俗文学的特长。

□王夫之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薑斋,衡阳(今属湖南)人。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晚年隐居衡阳城外石船山,人称船山先生。明亡时,曾举兵抗清,后任南明桂王政权行人司行人。南明沦亡后隐居深山著述。精于经学、史学、文学,总结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反对程朱理学。其诗文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思想,表彰忠烈,抒写亡国之痛,气概雄肆,纵横捭阖。一生著作多达一百余种,后人辑为《船山遗书》三百五十八卷。

自题墓石^{〔1〕}

有明遗臣行人王夫之^{〔2〕},字而农,葬于此。其左则其继配襄阳郑氏之所祔也^{〔3〕}。自为铭曰^{〔4〕}:抱刘越石之孤愤^{〔5〕},而命无从致^{〔6〕};希张横渠之正学^{〔7〕},而力不能企^{〔8〕}。幸全归于兹丘^{〔9〕},固衔

恤以永世^{〔10〕}。

【注释】

〔1〕自题墓石：指生前为自己的墓碑作铭文。本篇选自《薑斋文集·补遗卷二》。〔2〕遗臣：改朝换代后不仕新朝的旧朝官员称“遗臣”。行人：官名，明代设行人司；行人之官掌传旨、册封等事。王夫之曾任南明永历政权行人司的行人之职。〔3〕继配：续娶之妻。祔（fù）：附葬，即将后丧合前丧而葬。〔4〕铭：墓志铭。〔5〕刘越石：西晋著名诗人和爱国志士刘琨，字越石。西晋末年民族矛盾尖锐，北方“胡寇塞路”，刘琨立志报国，但壮志难酬，孤立无助，常“哀愤两集”，四十八岁时被幽州刺史段匹所害。〔6〕致：达到。〔7〕希：仰慕。张横渠：即张载，字子厚，世号横渠先生，北宋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夫之推崇张载的朴素唯物主义学说，称其为“正学”。〔8〕企：企及，赶上。〔9〕全归：全尸而死。兹丘：此坟。〔10〕固：必，定。衔恤：含忧。永世：永远。

【阅读提示】

这篇自题墓志铭，不足七十字，但总结一生，含意极丰。王夫之自比志乘逆虏、一心报国，却壮志难酬、常怀孤愤的志士刘琨；推崇北宋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学者张载，又自叹不及。所以自言即使侥幸全尸入土，但必含忧永世，表明了作者抗清复明的强烈民族思想和至死不渝的民族气节。

□陈维崧

陈维崧（1625—1682），字其年，号迦陵，江苏宜兴人。清代词人、骈文作家。清初补诸生，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曾参与纂修《明史》。陈维崧学识广博，尤长于词，是清初阳羡词派创始人。特别是明亡后，颠沛流离，浪迹四方，词风大变，一洗早期词的风流豪华多旖旎语，颇多家国之感。其词学苏、辛，风格豪迈雄放，壮阔俊爽。著有《湖海楼诗文集》五十四卷，其中《湖海楼词》三十卷，一千六百余首。词作数量之多，古今称最。

醉落魄

咏 鹰

寒山几堵，风低削碎中原路^{〔1〕}。秋空一碧无今古。醉袒貂裘，略记寻呼处^{〔2〕}。男儿身手和谁赌^{〔3〕}？老来猛气还轩举^{〔4〕}。人

间多少闲狐兔，月黑沙黄，此际偏思汝^{〔5〕}。

【注释】

〔1〕削碎：形容鹰的翅膀雄健有力。〔2〕寻呼：指呼鹰出猎。
〔3〕赌：比赛。〔4〕轩举：飞扬。〔5〕汝：指鹰。

【阅读提示】

“飞扬跋扈，不受羁缚”，这是许多词评家对迦陵词作的共识。本词托物咏怀，借咏鹰来抒发自己虽然年岁已老，却意气未衰，渴望报效国家的壮志。词中以狐兔比喻人世间的邪恶势力和奸佞小人；而“老来猛气还轩举”，则表明了自己盼望像猎鹰搏击狐兔那样，为国为民除邪去恶的理想和豪情。陈廷焯评此词云：“声色俱厉，较杜陵‘安得尔辈开其群，驱出六合枭鸾分’之句，更为激烈。”（《白雨斋词话》）

□朱彝尊

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chàng），号竹垞（chá），秀水（今浙江嘉兴）人。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以布衣授翰林院检讨，曾参与纂修《明史》。朱彝尊是清初著名学者，诗歌清新雅健，与王士禛南北齐名。尤长于词，以他为代表的浙西词派，与以陈维崧为代表的阳羡词派，在清初词坛并峙称雄；两人合称“朱陈”，同为词坛盟主。论词标榜南宋，提倡姜夔、张炎一派清空醇雅的词风，崇尚格律技巧，艺术上颇有功力。著有《曝书亭集》等，编有《词综》、《明诗综》。

卖花声

雨花台^{〔1〕}

衰柳白门湾^{〔2〕}，潮打城还^{〔3〕}。小长干接大长干^{〔4〕}。歌板酒旗零落尽^{〔5〕}，剩有渔竿。秋草六朝寒^{〔6〕}，花雨空坛^{〔7〕}。更无人处一凭栏^{〔8〕}。燕子斜阳今又去^{〔9〕}，如此江山！

【注释】

〔1〕雨花台：在南京中华门外聚宝山。相传梁武帝时云光法师在此讲经。落花如雨，故名。〔2〕白门：南京之别称。〔3〕用刘禹锡《石头城》“山

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诗意。〔4〕长干：古建康城里巷名，有大、小长干巷相连。〔5〕歌板：古代唱歌奏乐时用以按节拍的鼓板。歌板、酒旗，象征昔日的繁华。〔6〕寒：荒寒。〔7〕花雨空坛：意谓从前天落花雨处，现已空空如也。〔8〕此句用李煜《浪淘沙》词意：“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9〕此句用刘禹锡《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诗意。

【阅读提示】

这首词是作者游雨花台的吊古伤今之作。上阕写景，寓兴亡之感。“潮打城还”，让人联想到刘禹锡“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石头城》）的诗句。“剩有渔竿”，更表明昔日繁华已成往事。下阕吊古伤今，化用李后主、刘禹锡诗词，暗寓对大明故国的怀念。本词清雅精巧，以衰柳、江潮、秋草、斜阳等景物构成一幅澹荡空灵的水墨画，把作者生活在明清易代之际，对时移境迁的沧桑兴亡之感和故国之思抒发得委婉深挚，情韵悠长。全词语言幽雅，有着看似平淡，却又韵致深长的意境。

□蒲松龄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号柳泉，世称聊斋先生，山东淄川（今淄博市）人。早岁有文名，做秀才后屡试不第，七十一岁始援例为贡生。曾为幕宾，后长期在乡当塾师，贫困终生。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共十二卷四百九十一篇（据会校会注会评本），系其毕生心血的结晶。大多托笔虚幻想像、借谈鬼说狐以讽喻现实，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达到了文言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被誉为我国“短篇小说之王”。但也有宣扬封建伦理和因果报应等迷信观念的内容，反映了作者的思想局限。蒲所著除《聊斋志异》外，还有诗文、戏曲、俚曲等多种，收入中华书局《蒲松龄集》。

席方平

席方平，东安人〔1〕。其父名廉，性戇拙〔2〕。因与里中富室羊姓有郤〔3〕，羊先死；数年，廉病垂危，谓人曰：“羊某今贿冥使掇我矣〔4〕！”俄而身赤肿，号呼遂死。席惨怛不食〔5〕，曰：“我父朴讷〔6〕，今见陵于强鬼〔7〕；我将赴地下，代伸冤气耳！”自此不复言，时坐时立，状类痴，盖魂已离舍矣〔8〕。

席觉初出门，莫知所往，但见路有行人，便问城邑。少选〔9〕，入城。其父已收狱中。至狱门，遥见父卧檐下，似甚狼狈；举目见子，潸然涕流〔10〕。便谓：“狱吏悉受赇嘱〔11〕，日夜拷掠，胫股摧残

甚矣^{〔12〕}！”席怒，大骂狱吏：“父如有罪，自有王章^{〔13〕}，岂汝等死魅所能操耶^{〔14〕}！”遂出，抽笔为词。值城隍早衙^{〔15〕}，喊冤以投。羊惧，内外贿通，始出质理^{〔16〕}。城隍以所告无据，颇不直席^{〔17〕}。席忿气无所复伸，冥行百余里，至郡，以官役私状^{〔18〕}，告之郡司^{〔19〕}。迟之半月^{〔20〕}，始得质理。郡司扑席^{〔21〕}，仍批城隍覆案^{〔22〕}。席至邑，备受械梏，惨冤不能自舒。城隍恐其再讼，遣役押送归家，役至门辞去。席不肯入，遁赴冥府，诉郡邑之酷贪，冥王立拘质对。二官密遣腹心，与席关说^{〔23〕}，许以千金。席不听。过数日，逆旅主人告曰^{〔24〕}：“君负气已甚，官府求和而执不从，今闻于王前各有函进，恐事殆矣！”席以道路之口^{〔25〕}，犹未深信。俄有皂衣人唤入^{〔26〕}，升堂，见冥王有怒色，不容置词，命笞二十。席厉声问：“小人何罪？”冥王漠若无闻。席受笞，喊曰：“受笞允当^{〔27〕}，谁教我无钱耶！”冥王益怒，命置火床。两鬼捽席下^{〔28〕}，见东墀有铁床^{〔29〕}，炽火其下，床面通赤。鬼脱席衣，掬置其上^{〔30〕}，反复揉捺之；痛极，骨肉焦黑，苦不得死。约一时许，鬼曰：“可矣！”遂扶起，促使下床着衣，犹幸跛而能行。复至堂上，冥王问：“敢再讼乎？”席曰：“大冤未伸，寸心不死，若言不讼，是欺王也。必讼！”又问：“讼何词？”席曰：“身所受者，皆言之耳！”冥王又怒，命以锯解其体。二鬼拉去，见立木，高八九尺许，有木板二，仰置其下，上下凝血模糊。方将就缚，忽堂上大呼“席某”，二鬼即复押回。冥王又问：“尚敢讼否？”答云：“必讼！”冥王命捉去速解。既下，鬼乃以二板夹席，缚木上。锯方下，觉顶脑渐辟，痛不可禁，顾亦忍而不号^{〔31〕}。闻鬼曰：“壮哉此汉！”锯隆隆然寻至胸下。又闻一鬼云：“此人大孝无辜，锯令稍偏，勿损其心。”遂觉锯锋曲折而下，其痛倍苦。俄顷，半身辟矣。板解，两身俱仆。鬼上堂大声以报。堂上传呼，令合身来见。二鬼即推令复合，曳使行。席觉锯缝一道，痛欲复裂，半步而踣^{〔32〕}。一鬼于腰间出丝带一条授之，曰：“赠此以报汝孝。”受而束之，一身顿健，殊无少苦。遂升堂而伏。冥王复问如前；席恐再罹酷毒^{〔33〕}，便答：“不讼矣。”冥王立命送还阳界。隶率出北门，指示归途，反身遂去。

席念阴曹之暗昧尤甚于阳间，奈无路可达帝听^{〔34〕}。世传灌口二郎为帝勋戚^{〔35〕}，其神聪明正直，诉之当有灵异。窃喜两隶已去，遂转身南向。奔驰间，有二人追至，曰：“王疑汝不归，今果然矣。”摔回复见冥王。窃意冥王益怒，祸必更惨；而王殊无厉容，谓席曰：“汝志诚孝，但汝父冤，我已为若雪之矣。今已往生富贵家，何用汝呜呼为^{〔36〕}。今送汝归，予以千金之产、期颐之寿^{〔37〕}，于愿足乎？”乃注籍中，嵌以巨印，使亲视之。席谢而下。鬼与俱出，至途，驱而骂曰：“奸猾贼！频频翻覆，使人奔波欲死！再犯，当捉入大磨中，细细研之！”席张目叱曰：“鬼子胡为者！我性耐刀锯，不耐撻楚。请返见王，王如令我自归，亦复何劳相送！”乃返奔。二鬼

惧，温语劝回。席故蹇缓〔38〕，行数步，辄憩路侧。鬼含怒不敢复言。

约半日，至一村，一门半开，鬼引与共坐，席便据门闾〔39〕。二鬼乘其不备，推入门中。惊定自视，身已生为婴儿。愤啼不乳，三日遂殇〔40〕。魂摇摇不忘灌口，约奔数十里，忽见羽葆来〔41〕，幡戟横路。越道避之，因犯卤簿〔42〕，为前马所执，繫送车前。仰见车中一少年，丰仪瑰玮〔43〕。问席：“何人？”席冤愤正无所出，且意是必巨官，或当能作威福，因缅诉毒痛〔44〕。车中人命释其缚，使随车行。俄至一处，官府十余员，迎谒道左，车中人各有问讯。已而指席谓一官曰：“此下方人〔45〕，正欲往诉，宜即为之剖决。”席询之从者，始知车中即上帝殿下九王〔46〕，所嘱即二郎也。席视二郎，修軀多髯，不类世间所传。九王既去，席从二郎至一官廨〔47〕，则其父与羊姓并衙隶俱在。少顷，槛车中有囚人出，则冥王及郡司、城隍也。当堂对勘，席所言皆不妄。三官战慄，状若伏鼠。二郎援笔立判；顷之，传下判语，令案中人共视之。

判云：“勘得冥王者：职膺王爵〔48〕，身受帝恩。自应贞洁以率臣

僚，不当贪墨以速官谤〔49〕。而乃繁纓桀戟〔50〕，徒誇品秩之尊；羊很狼贪，竟玷人臣之节〔51〕。斧敲斫，斫入木，妇子之皮骨皆空；鲸吞鱼，鱼食虾，蝼蚁之微生可悯。当掬西江之水，为尔湔肠〔52〕；即烧东壁之床〔53〕，请君入瓮〔54〕。城隍、郡司：为小民父母之官，司上帝牛羊之牧〔55〕。虽则职居下列，而尽瘁者不辞折腰；即或势逼大僚，而有志者亦应强项〔56〕。乃上下其鹰鸇之手，既罔念夫民贫；且飞扬其狙狁之奸〔57〕，更不嫌乎鬼瘦。惟受赃而枉法，真人面而兽心！是宜剔髓伐毛，暂罚冥死〔58〕；所当脱皮换革，仍令胎生。隶役者：既在鬼曹，便非人类。只宜公门修行，庶还落蓐之身〔59〕；何得苦海生波，益造弥天之孽？飞扬跋扈〔60〕，狗脸生六月之霜〔61〕；隳突叫号〔62〕，虎威断九衢之路〔63〕。肆淫威于冥界，咸知狱吏为尊；助酷虐于昏官，共以屠伯是惧〔64〕。当于法场之内，刳其四肢；更向汤镬之中，捞其筋骨。羊某：富而不仁，狡而多诈。金光盖地〔65〕，因使阎摩殿上，尽是阴霾；铜臭熏天，遂教枉死城中，全无日月。余腥犹能役鬼，大力直可通神。宜籍羊氏之家〔66〕，以赏席生之孝。即押赴东岳施行。”又谓席廉：“念汝子孝义，汝性良懦，可再赐阳寿三纪。”因使两人送之归里。席乃抄其判词，途中父子共读之。既至家，席先苏；令家人启棺视父，僵尸犹冰，俟之终日，渐温而活。及索抄词，则已无矣。自此，家日益丰；三年间，良沃遍野；而羊氏子孙微矣〔67〕，楼阁田产，尽为席有。里人或买其田者，夜梦神人叱之曰：“此席家物，汝乌得有之！”初未深信；既而种作，则终年升斗无所获，于是复鬻归席。席父九十余岁而卒。

异史氏曰〔68〕：“人人言净土〔69〕，而不知生死隔世，意念都迷，且不知其所以来，又乌知其所以去；而况死而又死，生而复生者乎？

忠孝志定，万劫不移〔70〕，异哉席生，何其伟也！”

【注释】

〔1〕东安：今河北安次县。〔2〕戇（gàng）拙：憨直朴实。
〔3〕有郤（xì）：有仇怨。〔4〕冥使：迷信说法，阴间的差役。撻（péng）：笞打。〔5〕惨怛（dá）：悲痛。〔6〕朴讷（nè）：朴实而不善言辞。〔7〕陵：一作“凌”，欺凌。〔8〕舍：此指躯体。〔9〕少选：一会儿。〔10〕潸（shān）然：流泪的样子。〔11〕赇（qiú）：贿赂。〔12〕胫：小腿。股：大腿。〔13〕王章：王法。〔14〕操：把持。〔15〕城隍：迷信说法，守护城邑之神。早衙：旧时官府每天早晚两次坐堂问事，称早衙、晚衙。〔16〕质理：质指双方对质，理指审案。此指对证受审。〔17〕不直：不认为有理。〔18〕此句意为把城隍与差役受贿行私的情况。〔19〕郡司：州府的长官。〔20〕迟（zhí）：等待。〔21〕扑：拷打。〔22〕覆案：重审。〔23〕关说：说人情。〔24〕逆旅：旅店。〔25〕道路之口：传闻之语。〔26〕皂衣人：穿黑衣的人，指皂隶。〔27〕允当：犹言“合该”，系愤激不平的反话。〔28〕掣（zuó）：揪住头发。〔29〕墀（chí）：台阶。〔30〕掬（jú）：双手捧取。〔31〕顾：但。〔32〕踣（bó）：往前扑倒。〔33〕罹：遭受。〔34〕达帝听：让玉皇大帝知道。〔35〕灌口二郎：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二郎神杨戩（jiǎn），称他是玉帝的外甥。灌口，今四川灌县。〔36〕呜呼：指喊冤。〔37〕期（jī）颐：《礼记·曲礼》：“百年日期颐。”〔38〕蹇：跛脚。〔39〕门闾（yù）：门楣。〔40〕殇（shāng）：未成年而死。〔41〕羽葆：用鸟羽装饰成的车盖。〔42〕卤簿：古代帝王或大臣外出时的仪仗队。〔43〕丰仪瑰玮：丰采仪表奇伟。〔44〕缅：遥远貌。缅诉，从头诉说。〔45〕下方：下界，即人世。〔46〕殿下：唐以后对太子、亲王的尊称。〔47〕官廨：官署。〔48〕膺：受。〔49〕贪墨：贪污。速：招致。〔50〕繁（pán）纓：古时诸侯贵族辂马的带饰。繁：通“鞶”，马腹带。纓：马颈革。桀戟：木制的戟，作仪仗用。繁纓桀戟，此处犹言高官厚禄。〔51〕羊很狼贪：《史记·项羽本纪》：“很如羊，贪如狼。”很，通“狠”。此处形容冥王十分贪狠。〔52〕湔（jiān）：洗。〔53〕东壁之床：即前文所言“东墀有铁床，炽火其下，床面通赤”之烙刑。〔54〕请君入瓮：《资治通鉴·唐则天皇后天授二年》：“或告文昌右丞周兴与丘神勣通谋，太后命来俊臣鞠之。”俊臣与兴方推事对食，谓兴曰：“囚多不承，当为何法？”兴曰：“此甚易耳！取大瓮，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瓮，火围如兴法，因起谓兴曰：“有内状推兄，请兄入此瓮！”兴惶恐叩头伏罪。”后比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55〕牛羊之牧：此指州郡长官。牛羊：喻百姓。〔56〕强项：刚正不阿，不肯低头。《后汉书·董宣传》载：东汉董宣为洛阳令，杀湖阳公主恶奴。光武帝命他向公主谢罪，董宣宁死不肯低头，光武帝称之为“强项令”。〔57〕狙狴之奸：狡猾阴险。狙：猴子。〔58〕剔髓伐毛：挑骨髓，刮毛发，指受酷刑。冥死：阴间的死刑。〔59〕落蓐：生在产褥上。落蓐之身，指出生为人。〔60〕飞扬跋扈：骄横放肆，任意妄为。〔61〕六月之霜：《太平御览》引《淮南子》：“邹衍事燕惠王尽忠，左右谮之王，王系之狱，仰天哭，夏六月，天为之下霜。”后以六月飞霜指冤狱。此处比喻差役之脸像蒙上霜一般冷酷无情。〔62〕隳（huī）突：破坏奔突。〔63〕九衢：

一般指京城的大街。〔64〕屠伯：刽子手。〔65〕金光盖地：金钱的光芒笼罩地府。〔66〕籍：抄没。〔67〕微：衰败。〔68〕异史氏：作者自称。〔69〕净土：佛教所说的西方极乐世界。〔70〕万劫：佛教称世界一成一毁为一劫。万劫，极言年代长久。

【阅读提示】

本文通过席方平赴冥府代父伸冤的故事，深刻揭露了清代社会政治的黑暗和吏治的腐败。席方平诉冤于城隍、冥王和二郎神，不畏酷刑不受利诱，表现了人民群众百折不挠的坚强斗志和反抗精神。但文中宣扬的因“孝义”、“良儒”而得以感动天神，平反冤狱，以及因果报应等封建迷信思想，则反映了作者的局限。

□ 廖 燕

廖燕（1644—1705），初名燕生，字人也，号柴舟，广东曲江（今韶关）人。本为诸生，后厌弃科举八股，“因屏去时文，筑室武水西，颜曰‘二十七松堂’，闭户不出，日究心经史，蔬食断烟澹如也”（曾璩《廖燕传》）。他继承发扬了明代李贽的叛逆战斗精神，对程朱理学及儒家的传统观念予以大胆激烈的批判。其文思想解放，识见高超，别出手眼，雄肆奔放，大都一反程朱理学与儒家传统定论，新人耳目。著有《二十七松堂集》等。

钱神论〔1〕

每怪人为万物之灵，万物皆其所役使，而独见役于一物〔2〕。一物者何？钱是也。自有此物以来，无贵无贱，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靡不争趋之惟恐后。熙熙攘攘，至于今为特甚。有之则可以动王公〔3〕，无之则不足以役奴隶。呜呼异哉！神盖至此乎〔4〕！今以神称之，洵乎其为神也已〔5〕；然予每见此物，多归于贪吝之夫，而独怪于吾辈〔6〕。岂能神于彼，而不能神于此欤？抑世人之所谓神，非吾之所谓神者欤？噫！世人之所谓神，吾知之；若吾之所谓神，固非钱神之所能为，又岂世人可得而世者哉〔7〕！吾亦神吾之神而已矣〔8〕。

【注释】

〔1〕本篇原题为《钱神记》，与晋代鲁褒之文题目相同，而意则有所别。〔2〕见……于：这是典型的被动句式。〔3〕动王公：动及王公，意谓钱可以买通王公大人。〔4〕盖：通“盍”，何。〔5〕洵：诚，实。〔6〕“多归于”以下二句谓钱的神力多对贪吝之夫起作用，而独独于吾辈

不起作用。慳（qiān）：吝啬。〔7〕可得而世者：意为吾之神世人不可得，亦不可传世。〔8〕“吾亦神”句：意为吾也有神，吾之神不是钱神。

【阅读提示】

这是继晋代鲁褒《钱神论》之后，又一问题散文名篇。“世人之所谓神，非吾之所谓神”；“吾之所谓神，固非钱神之所能为，又岂世人可得而世者哉！”文章两相对比，泾渭分明，鞭挞了“今为特甚”的金钱世界。作者以自己甘于淡泊的高洁情怀，与贪吝之夫对钱神的“靡不争趋之惟恐后”相对立，发人深省。

□ 纳兰性德

纳兰性德（1655—1685），原名成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满族词人。其父是清康熙朝大学士明珠。康熙十五年（1676）举进士，选授三等侍卫，寻晋为一等，深得康熙信任。纳兰性德诗、词俱佳，尤工于词。作词主情致，反对雕饰，善用白描，直抒胸臆；风格清新，颇近南唐李煜，尤以小令见长。著有《通志堂集》，另有《纳兰词》传世。

长相思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1〕}，夜深千帐灯。 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2〕}，故园无此声。

【注释】

〔1〕榆关：山海关，在今河北秦皇岛东北。那畔：那边。〔2〕聒（guō）：喧扰。此指风雪声。

【阅读提示】

纳兰性德曾任康熙皇帝一等侍卫，多次扈从康熙前往江南塞北。本词可能是康熙二十一年（1682）随康熙至关外时所作。词作语句平易质朴，直抒胸臆，用白描手法，借眼前山水、风雪，道出内心的思乡之情。“夜深千帐灯”，写出大军边关夜宿的壮观，别出机杼。王国维评曰：“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人间词话》）

□ 方 苞

方苞（1668—1749），字凤九，一字灵皋，号望溪，安徽桐城人。清代散文家。康熙四十五年（1706）进士。曾因戴名世《南山集》案牵连下狱，被赦后入值康熙南书房，累官礼部右侍郎，是桐城派散文创始人。提倡“义法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方苞《又书货殖传后》）。其“义法说”一方面宣扬程朱理学和儒家思想，有较多清规戒律；另一方面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结合，对指导古文写作仍有一定价值。著有《望溪全集》。

左忠毅公逸事

先君子尝言^{〔1〕}：乡先辈左忠毅公视学京畿^{〔2〕}，一日，风雪严寒，从数骑出，微行入古寺^{〔3〕}，庀下一生伏案卧^{〔4〕}，文方成章。公阅毕，即解貂覆生，为掩户。叩之寺僧，则史公可法也^{〔5〕}。及试，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视^{〔6〕}；呈卷，即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诸儿碌碌，他日继吾志者，惟此生耳。”

及左公下厂狱^{〔7〕}，史朝夕狱门外；逆阉防伺甚严^{〔8〕}，虽家仆不得近。久之，闻左公被炮烙^{〔9〕}，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谋于禁

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履，背筐，手长铗^{〔10〕}，为除不洁者。引入，微指左公处。则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呜咽。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拨眦^{〔11〕}，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拄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12〕}，吾今即扑杀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击势。史噤不敢发声，趋而出。后常流涕述其事，以语人曰：“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

崇祯末^{〔13〕}，流贼张献忠出没蕲、黄、潜、桐间^{〔14〕}，史公以凤庐道奉檄守御^{〔15〕}。每有警，辄数月不就寝，使将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择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则番代^{〔16〕}。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铿然有声。或劝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负朝廷，下恐愧吾师也。”

史公治兵，往来桐城，必躬造左公第^{〔17〕}，候太公、太母起居^{〔18〕}，拜夫人于堂上。

余宗老涂山^{〔19〕}，左公甥也，与先君子善，谓狱中语乃亲得之于史公云。

【注释】

〔1〕先君子：对已故父亲的尊称。此处指作者之父方仲舒。

〔2〕左忠

毅公：左光斗（1575—1625），明万历进士，官大理少卿、左金都御史。因劾魏忠贤，被诬下狱，次年死于狱中，南明弘光帝时追谥“忠毅”。因与作者均为桐城人，故称他为乡先辈。京畿：国都及其管辖地区。视学京畿：主持京城及其所辖地区的学政。〔3〕微行：达官隐藏身份出行。〔4〕庑（wǔ）下：厢屋里。

〔5〕史可法（1602—1645），祥符（今开封）人，崇祯六年进士。清兵南下时，他时任兵部尚书，督师坚守扬州，英勇就义。〔6〕瞿然：睁大眼睛注视的样子。〔7〕厂狱：明代特务机关东厂所设监狱。〔8〕逆阉：指太监魏忠贤及其党羽。防伺：防范看守。〔9〕炮烙：用烧红的金属炙烫人

的一种酷刑。〔10〕长铤（chán）：一种掘土的农具。〔11〕眦（zì）：眼眶。〔12〕俟（sì）：等待。构陷：设计陷害。〔13〕崇祯：明思宗朱由检年号。〔14〕张献忠：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延安府人，于1646年战死。蕲黄潜柁：指湖北蕲春、黄冈和安徽潜山、桐城。〔15〕凤庐道：指史可法时为统辖凤阳府、庐州府的道员。崇祯八年，朝廷命卢象升、史可法率兵剿灭张献忠义军。〔16〕漏鼓：古代滴水计时的漏壶和报时的更鼓。古时一夜分五更，漏鼓移，指一更以后。番代：轮番更换。〔17〕躬造：亲自登门。〔18〕太公、太母：指左光斗的父母。〔19〕宗老：同一宗族中的长辈。涂山：方苞族祖方文，号涂山。

的一种酷刑。〔10〕长铤（chán）：一种掘土的农具。〔11〕眦（zì）：眼眶。〔12〕俟（sì）：等待。构陷：设计陷害。〔13〕崇祯：明思宗朱由检年号。〔14〕张献忠：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延安府人，于1646年战死。蕲黄潜柁：指湖北蕲春、黄冈和安徽潜山、桐城。〔15〕凤庐道：指史可法时为统辖凤阳府、庐州府的道员。崇祯八年，朝廷命卢象升、史可法率兵剿灭张献忠义军。〔16〕漏鼓：古代滴水计时的漏壶和报时的更鼓。古时一夜分五更，漏鼓移，指一更以后。番代：轮番更换。〔17〕躬造：亲自登门。〔18〕太公、太母：指左光斗的父母。〔19〕宗老：同一宗族中的长辈。涂山：方苞族祖方文，号涂山。

的一种酷刑。〔10〕长铤（chán）：一种掘土的农具。〔11〕眦（zì）：眼眶。〔12〕俟（sì）：等待。构陷：设计陷害。〔13〕崇祯：明思宗朱由检年号。〔14〕张献忠：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延安府人，于1646年战死。蕲黄潜柁：指湖北蕲春、黄冈和安徽潜山、桐城。〔15〕凤庐道：指史可法时为统辖凤阳府、庐州府的道员。崇祯八年，朝廷命卢象升、史可法率兵剿灭张献忠义军。〔16〕漏鼓：古代滴水计时的漏壶和报时的更鼓。古时一夜分五更，漏鼓移，指一更以后。番代：轮番更换。〔17〕躬造：亲自登门。〔18〕太公、太母：指左光斗的父母。〔19〕宗老：同一宗族中的长辈。涂山：方苞族祖方文，号涂山。

的一种酷刑。〔10〕长铤（chán）：一种掘土的农具。〔11〕眦（zì）：眼眶。〔12〕俟（sì）：等待。构陷：设计陷害。〔13〕崇祯：明思宗朱由检年号。〔14〕张献忠：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延安府人，于1646年战死。蕲黄潜柁：指湖北蕲春、黄冈和安徽潜山、桐城。〔15〕凤庐道：指史可法时为统辖凤阳府、庐州府的道员。崇祯八年，朝廷命卢象升、史可法率兵剿灭张献忠义军。〔16〕漏鼓：古代滴水计时的漏壶和报时的更鼓。古时一夜分五更，漏鼓移，指一更以后。番代：轮番更换。〔17〕躬造：亲自登门。〔18〕太公、太母：指左光斗的父母。〔19〕宗老：同一宗族中的长辈。涂山：方苞族祖方文，号涂山。

的一种酷刑。〔10〕长铤（chán）：一种掘土的农具。〔11〕眦（zì）：眼眶。〔12〕俟（sì）：等待。构陷：设计陷害。〔13〕崇祯：明思宗朱由检年号。〔14〕张献忠：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延安府人，于1646年战死。蕲黄潜柁：指湖北蕲春、黄冈和安徽潜山、桐城。〔15〕凤庐道：指史可法时为统辖凤阳府、庐州府的道员。崇祯八年，朝廷命卢象升、史可法率兵剿灭张献忠义军。〔16〕漏鼓：古代滴水计时的漏壶和报时的更鼓。古时一夜分五更，漏鼓移，指一更以后。番代：轮番更换。〔17〕躬造：亲自登门。〔18〕太公、太母：指左光斗的父母。〔19〕宗老：同一宗族中的长辈。涂山：方苞族祖方文，号涂山。

的一种酷刑。〔10〕长铤（chán）：一种掘土的农具。〔11〕眦（zì）：眼眶。〔12〕俟（sì）：等待。构陷：设计陷害。〔13〕崇祯：明思宗朱由检年号。〔14〕张献忠：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延安府人，于1646年战死。蕲黄潜柁：指湖北蕲春、黄冈和安徽潜山、桐城。〔15〕凤庐道：指史可法时为统辖凤阳府、庐州府的道员。崇祯八年，朝廷命卢象升、史可法率兵剿灭张献忠义军。〔16〕漏鼓：古代滴水计时的漏壶和报时的更鼓。古时一夜分五更，漏鼓移，指一更以后。番代：轮番更换。〔17〕躬造：亲自登门。〔18〕太公、太母：指左光斗的父母。〔19〕宗老：同一宗族中的长辈。涂山：方苞族祖方文，号涂山。

【阅读提示】

文苞认为：“古之良史于千百事不书，而所书一二事，则必具首尾，并所旁见侧出者而悉著之，故千百世后，其事之表里可按而如见其人。”（《汉书·霍光传书后》）本篇通过左光斗解貂裘覆生、面署第一和狱中海弟子等事例，生动叙写了左光斗为国选才、识才、爱才和宁为玉碎、不愿瓦全的崇高品质。文章语言雅洁，写人记事、描绘肖像、叙述对话，无不形神俱现；多处从史可法落笔，而又归结到左光斗，使这对师生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体现了方苞“义法”的精妙。但文章中诋张献忠为“流贼”，又回避了史可法死守扬州的伟绩，反映了方苞的封建正统偏见及其对农民起义的敌视。

□ 郑 燮

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清中叶著名书画家、文学家。少年家贫，雍正年间举人，乾隆元年（1736）进士，曾任山东范县、潍县知县。勤于吏治，能体察民间疾苦。后因为灾民请赈济，得罪豪绅而去职，归居扬州。郑燮系“扬州八怪”之一，擅画兰、竹、石；精于书法，以隶体参入行、楷而自成一格，称“六分半书”；又善诗文，主张为文当经世致用，直抒胸臆。其诗文大都言之有物，富于现实主义精神。风格质朴平易，率直自然，不加雕饰。有《郑板桥集》。

板桥题画（二则）〔1〕

其 一

余家有茅屋二间，南面种竹。夏日新篁初放^{〔2〕}，绿阴照人，置一小榻其中，甚凉适也。秋冬之际，取围屏骨子^{〔3〕}，断去两头，横安以为窗棂；用匀薄洁白之纸糊之。风和日暖，冻蝇触窗纸上，冬冬作小鼓声。于时一片竹影零乱，岂非天然图画乎？凡吾画竹，无所师承，多得于纸窗粉壁、日光月影中耳。

其 二

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4〕}；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5〕}。独画云乎哉！

【注释】

〔1〕板桥题画之作甚多，或诗或文，风格不一。此处所选二则，均录自《郑板桥集》。〔2〕新篁：当年长出来的新竹。〔3〕围屏：可折叠的屏风。骨子：屏风骨架。〔4〕变相：原为佛家语，有图绘净土或地狱之形相者，称变相。此处泛指图画。〔5〕化机：造化的生机。此指天然巧妙、充满灵感与妙趣的艺术境界。

【阅读提示】

好的题跋，能与画相映成趣，珠联璧合。板桥题画，文笔清新秀丽，既生发于画面而又能出乎其外，时具真知灼见而又妙趣横溢，故历来为人所重。文中第一则通过叙写极为普通的日常生活片段，道出“凡吾画竹，无所师承，多得于纸窗粉壁、日光月影中耳”的学艺诀窍，生动阐述了应以造化为师的深刻艺理。第二则叙己对“眼中之竹”（竹的自然形态）、“胸中之竹”（酝酿中的竹的审美意象）、“手中之竹”（画稿上竹子的艺术形象）的看法，实际上巧妙论述现实生活、作家的审美观和艺术创作三者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论及文学艺术源于生活而又需高于生活的重要命题。此则题跋正是对艺术创作过程的生动描述，也是板桥绘画经验的精练概括，颇给人启迪。

□曹雪芹

曹雪芹（1715？—1763？），名霁，字梦阮，号雪芹、芹圃、芹溪。清代伟大的小说家。曹家祖居辽阳（今属辽宁省），后入满籍。从曹雪芹曾祖父起，三代相继为江宁织造，深得康熙皇帝宠幸。雍正五年，曹雪芹之父被罢官，家业抄没，曹家从此衰落。乾隆年间，曹雪芹移家北京西郊，生活潦倒，贫病而卒。

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而创作的《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艺术成就的最高峰。小说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为背景，以贾宝玉的爱情和婚姻悲剧为主要线索，深刻揭示了封建末世的复杂矛盾和斗争，艺术地反映了封建制度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趋势。《红楼梦》今流行本为一百二十回，一般认为后四十回系高鹗所续。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1〕}

（节选）

那一日，正当三月中浣^{〔2〕}，早饭后，宝玉携了一套《会真记》^{〔3〕}，走到沁芳闸桥那边桃花树底下一块石上坐着，展开《会真记》，从头细玩。正看到“落红成阵”，只见一阵风过，把树上桃花吹下一大半来，落得满身满书满地皆是。宝玉要抖将下来，恐怕脚步践踏了，只得兜了那花瓣，来至池边，抖在池内。那花瓣浮在水面，飘飘荡荡，竟流出沁芳闸去了。

回来只见地下还有许多，宝玉正踟蹰间，只听背后有人说：“你在这里作什么？”宝玉一回头，却是林黛玉来了，肩上担着花锄，锄上挂着花囊，手内拿着花帚。宝玉笑道：“好，好，来罢！把这个花扫起来，撂在那水里。我才撂了好些在那里呢。”黛玉道：“撂在水里不好。你看这里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混倒，仍旧把花糟蹋了。那畸角上我有一个花冢，如今把它扫了，装在这绢袋里，拿土埋上，日久不过随土化了，岂不干净。”

宝玉听了，喜不自禁，笑道：“待我放下书，帮你来收拾。”黛玉道：“什么书？”宝玉见问，慌得藏之不迭，便说道：“不过是《中庸》、《大学》。”黛玉笑道：“你又在我跟前弄鬼。趁早儿给我瞧瞧，好多着呢。”宝玉道：“好妹妹，若论你，我是不怕的。你看了，好歹别告诉人去。真真这是好文章！你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一面说，一面递了过去。黛玉把花具且都放下，接书来瞧，从头看去，越看越爱看，不过顿饭工夫，将十六出俱已看完，自觉词藻警人，余香满口。虽看完了书，却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的记诵。

宝玉笑道：“妹妹，你说好不好？”黛玉笑道：“果然有趣。”宝玉笑道：“我就是个‘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4〕}。”黛玉听了，不觉带腮连耳通红，登时直竖起两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两只似睁非睁的眼，微腮带怒，薄面含嗔，指宝玉道：“你这该死的胡说！好好的把这淫词艳曲弄了来，还学了这些混话来欺负我。我告诉舅舅、舅母去。”说到“欺负”两个字上，早又把眼睛圈儿红了，转身就走。宝玉着了忙，向前拦住说道：“好妹妹，千万饶我这一遭！原是我说错了。若有心欺负你，明儿我掉在池子里，教个癞头鼋吞了去^{〔5〕}

，变个大王八，等你明儿做了一品夫人、病老归西的时候，我往你坟上替你驮一辈子的碑去。”说得黛玉嗤的一声笑了。一面揉着眼，一面笑道：“一般也唬得这个调儿，还只管胡说。‘呸！原来是苗而不秀，是个银样蜡枪头。’^{〔6〕}”宝玉听了，笑道：“你这个呢？我也告诉去。”黛玉笑道：“你说你会过目成诵，难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么？”

宝玉一面收书，一面笑道：“正经快把花埋了罢，别提那个了。”二人便收拾落花，正才掩埋妥协，只见袭人走来，说道：“哪里没找到，摸在这里来。那边大老爷身上不好，姑娘们都过去请安，老太太叫打发你去呢。快回去换衣裳去罢！”宝玉听了，忙拿了书，别了黛玉，同着袭人回房换衣，不提。

这里黛玉见宝玉去了，又听见众姊妹也不在房，自己闷闷的。正欲回房，刚走到梨香院墙角边，只听墙内笛韵悠扬，歌声婉转。黛玉便知是那十二个女孩子演习戏文呢。只因黛玉素习不大喜看戏文，便不留心，只管往前走。偶然两句吹到耳内，明明白白，一字不落，唱道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7〕}，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黛玉听了，倒也十分感慨缠绵，便止住步侧耳细听。又听唱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听了这两句，不觉点头自叹，心下自思道：“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戏，未必能领略其中的趣味。”想毕，又后悔不该胡想，耽误了听曲子。又侧耳时，只听唱道：“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林黛玉听了这两句，不觉心动神摇。又听道“你在幽闺自怜”等句，越发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块山子石上，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见古人诗中有“水流花谢两无情”之句^{〔8〕}，再又有词中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之句^{〔9〕}，又兼方才所见《西厢记》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之句，都一时想起来，凑聚在一处。仔细忖度，不觉心痛神痴，眼中落泪。正没个开交，忽觉背上击了一下，及回头看时，原来是……且听下回分解。正是：

收晨绣夜心无矣，对月临风恨有之。

【注释】

〔1〕本文节选自《红楼梦》第二十三回的后半部分。据浙江文艺出版社蔡义江校注本。

〔2〕中流：中句。

〔3〕会真记：唐代元稹所作传奇小说；

但此处乃指元代王实甫所作《西厢记》杂剧。

〔4〕“倾国倾城貌”两句：《西厢记》第一本中张珙唱词：“小子多愁多病身，怎当他倾国倾城貌。”分别指张生和崔莺莺。

〔5〕癞头鼋(yuán)：大龟。古代墓道前常用其驮载大石

碑。

〔6〕苗而不秀：只长苗不结穗，指中看不中用。银样蜡枪头，喻意相同。两句原为《西厢记》中红娘嘲讽张生语。

〔7〕“原来姹紫嫣红开遍”：自此句至后文“你在幽闺自怜”等句，均为汤显祖《牡丹亭·惊梦》中两位主人公杜丽娘、柳梦梅的唱词。

〔8〕水流花谢两无情：唐代崔涂《春夕》诗有句云：“水流花谢两无情，送尽东风过楚城。”

〔9〕“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句出南唐李后主《浪淘沙》。意谓美好的生活如春去花落一般再难回来，相

见之难如同天上人间之相隔。

【阅读提示】

宝玉和黛玉，是两个有着叛逆性格的贵族少年。本文通过宝黛惜花葬花，共读《西厢记》（当时被视为禁书，尤其在封建礼教森严的贾府）的典型事例，说明了他俩有着共同的爱好和情趣。

曹雪芹极善叙事状物和写人，本文借助对话、动作、表情和心理的白描，生动地勾勒出宝黛各自的个性和内心世界，让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文中的心理刻画，十分细腻而传神。作者还多次引用了《西厢记》、《牡丹亭》中的词曲和唐代诗词，这不光是情节和人物描写的需要，增添了小说的文采和诗情，更向读者提示了《西厢记》、《牡丹亭》、《红楼梦》三部杰作所贯穿的一条反封建的红线。

□袁枚

袁枚（1716—1798），字子才，号简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清乾嘉时期代表诗人，与赵翼、蒋士铨并称“乾隆三大家”。乾隆四年（1739）进士，历任溧水、江宁等地知县。乾隆十三年辞官，在南京小仓山修筑随园，吟咏著述其间近五十年，世称随园先生。他主张诗人要抒写性情，提倡“性灵说”。认为作诗应抒写胸臆，有真性情、真个性；而表现方式要新鲜、灵活，辞贵自然；强调独创，反对盲目拟古。著有《小仓山房诗文集》、《随园诗话》、《子不语》等。

遣兴（二首）^{〔1〕}

其 一

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2〕}。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词^{〔3〕}。

其 二

爱好由来下笔难^{〔4〕}，一诗千改始心安。阿婆还似初笄女^{〔5〕}，头未梳成不许看。

【注释】

〔1〕《遣兴》共24首，写于作者76岁时。〔2〕灵犀：旧谓犀牛是灵异之兽，角中有白纹如线，直通两端。李商隐《无题》诗曰：“心有灵犀一点通。”此处指性灵。〔3〕解用：懂得用，会用。〔4〕由来：从来。

〔5〕初笄(jī)：古代女子成年称及笄。此为刚成年之意。

【阅读提示】

袁枚论诗主张“性灵说”，认为“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随园诗话》卷五）。他反对用程朱理学束缚诗歌创作，批评盲目拟古，这在当时有着反道学、反传统的积极意义。但另一方面，过分强调性灵也有明显的局限。如诗中强调“灵犀一点是吾师”，即反映了“性灵说”忽视社会生活实践的弊端。

其二则以闺中女子的精心梳妆比喻诗人创作的精益求精，以“阿婆还似初笄女”比喻年老时写诗犹似少时般用心，借助形象的比喻，作者鲜明而生动地表明了自己对于诗歌创作的观点和态度。整首诗显得清新活泼，妙趣横生。

□纪 昀

纪昀(1724—1805)，字晓岚，一字春帆，直隶献县（今属河北）人。清代学者、文学家。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学识渊博，任《四库全书》总纂官，并主持纂定《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善诗文，与袁枚并称“南袁北纪”，有《纪文达公遗集》。其书斋名阅微草堂，所作笔记小说集《阅微草堂笔记》，取法魏晋笔记小说而多有发展变化，内容博杂，除鬼怪狐仙外，也较多涉及世态，文笔精练、典雅。鲁迅称之曰：“故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隼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固非仅借位高望重以传者矣。”（《中国小说史略》）

河中石兽

沧州南一寺临河干^{〔1〕}，山门圯于河^{〔2〕}，二石兽并沉焉。阅十余岁^{〔3〕}，僧募金重修，求二石兽于水中，竟不可得，以为顺流下矣。棹数小舟^{〔4〕}，曳铁耙，寻十余里无迹。一讲学家设帐寺中^{〔5〕}，闻之，笑曰：“尔辈不能究物理^{〔6〕}，是非木杙^{〔7〕}，岂能为暴涨携之去？乃石性坚重，沙性松浮，湮于沙上，渐沉渐深耳。沿河求之，不亦颠乎^{〔8〕}？”众服为确论。

一老河兵闻之^{〔9〕}，又笑曰：“凡河中失石，当求之于上流。盖石性坚重，沙性松浮，水不能冲石，其反激之力，必于石下迎水处啮沙为坎穴^{〔10〕}。渐激渐深，至石之半，石必倒掷坎穴中。如是再啮，石又再转，转转不已，遂反溯流逆上矣。求之下流，固颠；求之地中，不更颠乎？”如其言，果得于数里外。然则天下之事，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多矣，可据理臆断欤^{〔11〕}？

【注释】

〔1〕沧州：今河北沧州。河干：河岸。〔2〕圯(pǐ)：毁。〔3〕阅：经历。〔4〕棹：船桨。此处用作动词，意为划。〔5〕设帐：办私塾教学。〔6〕究：推求。〔7〕木柿(fèi)：木片。〔8〕颠：颠倒。〔9〕老河兵：治河的老兵。清朝设有专门治河的兵营。〔10〕啮：此处意为冲激。坎穴：坑。〔11〕臆断：凭主观猜测而下的判断。

【阅读提示】

《阅微草堂笔记》中，纪昀对宋儒的空谈性理和道学家的泥古不化多有讥讽。本文通过僧人、讲学家和老河兵推求沉入河中的石兽的三种结论，告诫人们：对于不同事物应区别不同的环境、对象、条件做具体分析，不能“但知其一，不知其二”就主观臆断；而只有通过实践，才能产生真知。作者文笔简约精练，叙事委曲周至，意味隽永。对以博学自矜，实则迂阔不明事理的道学家给予了辛辣的讽刺。但文章中“凡河中失石，当求之于上流”之结论，未免以偏概全，失之绝对化和简单化。若删去句中“凡”字，则无懈可击矣。

□赵 翼

赵翼(1727—1814)，字云崧，也作耘松、耘崧，号瓯北。江苏阳湖(今常州)人，清代史学家、诗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举进士，官至贵西兵备道。旋辞官家居，曾主讲安定书院。长于史学，考据精核。其诗与袁枚、蒋士铨齐名，并称“乾隆三大家”。论诗主张“性灵乃其要”，反对拟古，提倡推陈出新。文学著作有《瓯北诗集》、《瓯北诗话》；史学著作有《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皇朝武功纪盛》等。

论诗^{〔1〕} (二首)

其 一

满眼生机转化钧^{〔2〕}，天工人巧日争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

其 二

只眼须凭自主张^{〔3〕}，纷纷艺苑漫雌黄^{〔4〕}。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

【注释】

〔1〕赵翼有《论诗》多首。这一组原有五首，此选其一、三首。〔2〕化钧：同化境；旧指艺术造诣所达到的自然精妙的境界。〔3〕只眼：指独特的眼光。〔4〕漫：空。雌黄：本为一种柠檬黄色的矿物，可制作颜料，古人用以涂改书错误处。引申为品评议论是非。

【阅读提示】

作为史学家和诗人，赵翼论诗有其独特的视角。他从中国文化历史发展长河的宏观角度观照文学的演变，认为诗歌应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进化，主张立足今天，推陈出新，而不应盲目地崇古、拟古。两首诗短小精悍，语句平易，而内涵深刻，观点鲜明精辟。对于明清诗坛盲目厚古薄今、一味模拟古人和人云亦云的形式主义风气，给予了有力的冲击。时至今日，他所强调的要不断创新和应有自己主张的观点，仍有其现实意义。

□姚 鼐

姚鼐（1731—1815），字姬传，世称惜抱先生，安徽桐城人。乾隆进士，官至刑部郎中，曾任《四库全书》纂修官。中年弃官，讲学达四十余年。他是桐城派散文理论的集大成者，既扩大了方苞的“义法”说，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的统一；又继承发扬了刘大櫆的“神气”说，提出了“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相统一的理论；同时，还总结概括历代文章的风格论，发展了“阳刚阴柔”相反相成的美学观。他的散文典雅明洁。著有《惜抱轩全集》等。所编《古文辞类纂》流传极广。

登泰山记

泰山之阳^{〔1〕}，汶水西流^{〔2〕}；其阴^{〔3〕}，济水东流^{〔4〕}。阳谷皆入汶，阴谷皆入济；当其南北分者，古长城也^{〔5〕}。最高日观峰^{〔6〕}，在长城南十五里。

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7〕}，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8〕}，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9〕}，至于泰安^{〔10〕}。是月丁未^{〔11〕}，与知府朱孝纯子颍^{〔12〕}，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为磴^{〔13〕}，其级七千有余。

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绕泰安城下，酈道元所谓环水也^{〔14〕}。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岭；复循西谷，遂至其巅。古时登山，循东谷入，道有天门。东谷者，古谓之天门溪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经中岭及山巅崖限当道者^{〔15〕}，世皆谓之天门云。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及既上，苍山负雪，明烛天南^{〔16〕}，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17〕}，而半山居雾若带然^{〔18〕}。

戊申晦五鼓^{〔19〕}，与子颖坐日观亭^{〔20〕}，待日出，大风扬积雪击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21〕}，稍见云中白若搏菴数十立者^{〔22〕}，山也。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彩，日上正赤如丹^{〔23〕}，下有红光，动摇承之^{〔24〕}。或曰，此东海也^{〔25〕}。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26〕}，而皆若偻^{〔27〕}。

亭西有岱祠^{〔28〕}，又有碧霞元君祠^{〔29〕}，皇帝行宫在碧霞元君祠东^{〔30〕}。是日，观道中石刻，自唐显庆以来^{〔31〕}，其远古刻尽漫失；僻不当道者，皆不及往。山多石少土，石苍黑色，多平方，少圆。少杂树，多松，生石罅^{〔32〕}，皆平顶。冰雪，无瀑水，无鸟兽音迹。至日观数里内，无树，而雪与人膝齐。桐城姚鼐记。

【注释】

- 〔1〕泰山：古称岱宗、东岳，在今山东泰安市北。阳：山的南面。
〔2〕汶水：即大汶河，发源于山东莱芜东北，流经泰安。〔3〕阴：山的北面。
〔4〕济水：发源于河南济源县西的王屋山，东流经山东入海。现故道部分已淤塞，部分注入黄河。〔5〕古长城：指战国时齐国所筑长城，非秦时所筑长城。
〔6〕日观峰：泰山顶峰，观日出之胜地。〔7〕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8〕齐河、长清：皆山东县名。〔9〕限：门限。此处形容长城横跨泰山，像门槛一样。〔10〕泰安：清代山东府治，今山东市名。登泰山者大抵从泰安上山。〔11〕丁未：农历十二月廿八。〔12〕朱孝纯：字子颖，号海愚，山东历城人，乾隆进士，时任泰安知府。〔13〕蹬：石级。
〔14〕酈道元：北魏人，著《水经注》四十卷。环水：护城河。〔15〕崖限：像门限般的山崖。〔16〕烛：照。〔17〕徂徕（cú lái）：山名，在泰安东南。〔18〕居雾若带然：停留的云雾像带子一般。〔19〕戊申：农历十二月廿九。晦：阴历每月最后一天。〔20〕日观亭：日观峰上的亭子。〔21〕漫：弥漫。〔22〕搏（chù）菴：古代赌博游戏用具。〔23〕正赤如丹：纯红如朱砂。〔24〕承：托。〔25〕东海：泛指东方的大海。〔26〕绛（jiàng）：红色。皓：白色。驳：杂。〔27〕若偻：像弯腰屈背的样子。〔28〕岱祠：祭祀泰山之神东岳大帝的祠庙。〔29〕碧霞元君：传说中东岳大帝的女儿。〔30〕行宫：皇帝外出时居住的地方。〔31〕显庆：唐高宗李治的年号。〔32〕罅（xià）：裂缝。

【阅读提示】

这篇游记，先记述泰山的位置、环境，再交代作者登山的时间、路线和所见景物，继而写坐日观亭看日出。全文以游踪为线索，以观日出作为文章核心，体现了姚鼐文章重考据、辞章和语言精练雅洁的特点。作者善于抓住深冬景物特色予以描绘，重点突出，繁简得当。特别是看日出一节，既有动景，也有静景，而又色彩绚丽，层次井然，生动逼真，历历如画。

洪亮吉（1746—1809），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江苏阳湖（今常州）人。清代经学家、文学家。乾隆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嘉庆时因上书批评朝政，远戍伊犁。不久赦还，自号“更生居士”。精研经史、音韵训诂及地理之学，又工于诗文。诗歌与其友黄景仁并称，骈文也颇享时誉。著述繁富，有《卷施阁诗文甲乙集》、《更生斋诗文甲乙集》等，后人合其其他著作，编为《洪北江全集》。

治平篇

人未有不乐为治平之民者也^{〔1〕}，人未有不乐为治平既久之民者也。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2〕}，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3〕}。

试以一家计之：高、曾之时^{〔4〕}，有屋十间，有田一顷，身一人^{〔5〕}，娶妇后不过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宽然有余矣。以一人生三计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妇即有八人，八人即不能无佣作之助^{〔6〕}，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吾知其居仅仅足，食亦仅仅足也。子又生孙，孙又娶妇，其间衰老者或有代谢，然已不下二十余人。以二十余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以知其必不敷矣^{〔7〕}。又自此而曾焉^{〔8〕}，自此而元焉^{〔9〕}，视高、曾时口已不下五六十倍，是高、曾时为一户者，至曾、元时不分至十户不止。其间有户口消落之家，即有丁男繁衍之族^{〔10〕}，势亦足以相敌。

或者曰^{〔11〕}：“高、曾之时，隙地未尽辟^{〔12〕}，闲廛未尽居也^{〔13〕}。”然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又况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何怪乎遭风雨霜露，饥寒颠踣而死者之比乎^{〔14〕}？

曰：天地有法乎^{〔15〕}？曰：水旱疾疫，即天地调剂之法也。然民之遭水旱疾疫而不幸者，不过十之一二矣。曰：君相有法乎^{〔16〕}？曰：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17〕}；赋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减之；禁其浮靡，抑其兼并；遇有水旱疾疫，则开仓廩悉府库以赈之。如是而已，是亦君相调剂之法也。

要之，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之所以养人者，原不过此数也；治平之久，君相亦不能使人不生，而君相之所以为民计者，亦不过前此数法也。然一家之中有子弟十人^{〔18〕}，其不率教者常有一二^{〔19〕}，又况天下之广，其游惰不事者何能一一遵上之约束乎^{〔20〕}？一人之居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此吾所以为治平之民虑也。

【注释】

- 〔1〕治平：安定太平。〔2〕户口：户指合居的一家，口指一个人。〔3〕啻(chì)：止。〔4〕高曾：高祖、曾祖。〔5〕身：自身。〔6〕佣作：雇工。〔7〕不敷：不够。〔8〕曾：指曾孙一辈。〔9〕元：同“玄”。清代避康熙玄烨讳，改“玄”作“元”。此指玄孙一辈。〔10〕丁男：成年男子。〔11〕或者：有的人。〔12〕隙地：空地。〔13〕闲廛(chán)：空房。〔14〕颠踣：跌倒。〔15〕法：办法。指解决人口与土地矛盾的办法。〔16〕君相：君主和宰相。〔17〕种民：指佃农。〔18〕子弟：指年轻一辈。〔19〕率教：听话。〔20〕不事：不务正业。

【阅读提示】

战国韩非在其《五蠹》中最早反映了人口增多产生的矛盾，但韩非主要着眼于“民众而货财寡”造成的社会政治危机。而洪亮吉此文则偏重论述人口递增而造成田地房屋常处不足、民众贫困、死者比比的当时现状，主要从经济学角度揭示人口问题带来的社会矛盾。文章高屋建瓴，直陈人口问题的要害，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显示了作者的远见卓识和敏锐眼光。

文章主题鲜明，“以一家计之”，举例论证，层层深入，化抽象的论述为具体平实的叙事，富有说服力。尽管由于时代的局限，洪亮吉尚无法提出控制人口以及解决人口问题种种矛盾的有效办法，但《治平篇》确实将日益尖锐的人口问题早早地摆在了国人的面前，其功甚伟。

□黄景仁

黄景仁(1749—1783)，字仲则，一字汉镛，号鹿菲子。江苏武进(今属常州)人。清中叶著名诗人。四岁丧父，家贫。屡应乡试不中，于是四方奔走以谋生。清高宗乾隆东巡，召试，中二等。曾谋为县丞，未补官而卒，年仅三十五岁。他富有才情，诗名早著。诗学唐人，尤重李白，但能兼容众家之长。多写穷愁不遇、寂寞凄怆之情，也多愤世嫉俗之作。郁达夫说：“要想在乾、嘉两代的诗人之中，求一些语语沉痛、字字辛酸的真正具有诗人气质的诗，自然非黄仲则莫属了。”(《关于黄仲则》)著有《两当轩集》二十二卷。

杂 感

仙佛茫茫两未成，只知独夜不平鸣^{〔1〕}。风蓬飘尽悲歌气^{〔2〕}，泥絮沾来薄幸名^{〔3〕}。十有九人堪白眼^{〔4〕}，百无一用是书生。莫因诗卷愁成谶^{〔5〕}，春鸟秋虫自作声^{〔6〕}。

【注释】

〔1〕不平鸣：韩愈《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2〕风蓬：随风飘荡的蓬草。喻诗人飘零江湖，身世坎坷。〔3〕此句意谓自己就像沾泥的飞絮，不再留意风情，而被人视为薄幸。杜牧《遣怀》云：“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4〕白眼：露出眼白，表示鄙视或厌恶。《晋书·阮籍传》载，阮籍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5〕讖（chèn）：一种预言，即用隐语来预决吉凶。〔6〕春鸟秋虫：韩愈《送孟东野序》：“是故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四时之相推放，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

【阅读提示】

本诗作于乾隆三十二年，叙写了诗人怀才不遇、四处飘零、壮志难酬的痛苦，表现了对社会现实的鄙视和愤恨，也表现了不向命运低头、借诗歌鸣不平的倔强个性。这首七律既有杜甫的沉郁顿挫，杜牧的风流洒脱，也有李商隐的典雅悱恻。全诗章法谨严，浑然一体。尤其是颈联，内涵深刻，激愤异常，以散文句式，巧用数字，却又对仗工巧，颇受后人赞赏。

□张维屏

张维屏（1780—1859），字子树，号南山，又号松心子，番禺（今属广东）人。近代著名诗人。道光二年（1822）进士，历官湖北广济县知县、江西候补同知、署南康府知府。少有诗名，曾与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结宣南诗社。鸦片战争爆发，他目睹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写了不少格调高昂、富有爱国精神的诗篇，与黄培芳、谭敬昭并称为“岭南三大家”（不同于清初之“岭南三大家”）。有《张南山全集》。

三元里〔1〕

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因义生愤愤生勇，乡民合力强徒摧〔2〕。家家田庐须保卫，不待鼓声群作气〔3〕；妇女齐心亦健儿，犁锄在手皆兵器〔4〕。乡分远近旗斑斓〔5〕，什队百队沿溪山。众夷相视忽变色〔6〕：黑旗死仗难生还〔7〕。夷兵所恃惟枪炮〔8〕，人心合处天心到〔9〕；晴空骤雨忽倾盆，凶夷无所施其暴。岂特火器无所施，夷足不惯行滑泥〔10〕；下者田塍苦踣躅〔11〕，高者冈阜愁颠挤〔12〕。中有夷酋貌尤丑〔13〕，象皮作甲裹身厚；一戈已搗长狄喉，十日犹悬郅支首〔14〕。纷然欲遁无双翅，歼厥渠魁真易事〔15〕；不解何由巨网开，枯鱼竟得悠然逝〔16〕。魏绛和戎且解忧〔17〕，风人慷慨赋同仇〔18〕；如何全盛金瓯日〔19〕，却类金缯岁币谋〔20〕？

【注释】

〔1〕三元里：地名。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三元里人民发动抗英斗争，重创敌军，这是近代中国人民自发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反侵略斗争。

〔2〕强徒：强盗。指英国侵略军。〔3〕作气：士气振作。〔4〕“妇女”二句：据《三元里打仗日记》载，英军到三元里时，人民会集各乡，“不转眼间，来会者众数万，刀斧犁锄，在手即成军器；儿童妇女，喊声亦助兵威。斯时也，重重叠叠，遍野漫山，已将夷兵困在垓心矣”。〔5〕旗斑斓：旌旗飘扬，颜色错杂灿烂。〔6〕众夷：指英军。〔7〕“黑旗”句：原注：“夷打死仗则用黑旗，适有执神庙七星旗者，夷惊曰：‘打死仗者至矣。’”〔8〕恃：依仗。〔9〕天心：天意。〔10〕晴空四句：据《三元里打仗日记》载：英军被围后，“时天色晴明，忽而阴云四起，午刻迅雷烈风，大雨如注，日夜不息。未刻后，逆夷之鸟枪火炮，俱被雨水湿透，施放不响。且夷兵俱穿皮鞋，三元里四面皆田，雨后泥泞土滑，夷兵寸步难行，水勇及乡民，遂分头截杀。”〔11〕田塍（chéng）：田埂。〔12〕冈阜（fù）：高山山丘。颠挤：坠

落。挤“**隋**”字之误。〔13〕夷酋：指英军军官。〔14〕“一戈”两句：指英军军官被击毙事。搥：捣。长狄：古族名，这里借指英侵略军。郅（zhì）支：古时匈奴的一个部族首领。这里借指“夷酋”。〔15〕歼：消灭。厥：其，那个。渠魁：巨魁，大头目。〔16〕“不解”两句：指广州知府出城为英侵略军解围并保护他们逃跑一事。枯鱼：干鱼。喻指被围的垂死英军。〔17〕“魏绛”句：据《左传》，晋悼公时，山戎向晋国求和，晋大夫魏绛力主和戎。此处借指奕山等向英人屈膝求和。〔18〕风人：诗人。这里是作者自指。同仇：共同的仇敌。这里是齐心御敌的意思。〔19〕金瓯：比喻疆土完整牢固。《南史·朱异传》：“我国家犹若金瓯，无一伤缺。”瓯，本指小盆。〔20〕类：像。金缯岁币谋：指以输绢纳银求和的屈辱政策。此处指1841年5月，奕山与英侵略军订立卖国投降的休战条约，答应给英方赎城费六百万两。

【阅读提示】

这首诗真实而生动地描述了三元里人民的英勇斗争，展示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威力，是鸦片战争中最具思想光辉的诗篇之一，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其可贵之处，既在于它再现了三元里人民同仇敌忾的声势和气概，刻画了侵略者外强中干的丑态，还在于它揭示了中国人民抗英斗争的正义性，同时也愤怒谴责了清统治者认敌为友、妥协投降、丧权辱国的无耻行径。

□林则徐

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一字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嘉庆十六年（1811）进士，累官湖广总督。1838年12月，奉命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给英国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鸦片战争爆发后，清王朝媚外卖国，将他革职查办。1842年被遣戍伊犁，1845年释回。林则徐是关心国计民生的政治家，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抵抗派的领袖，近代中国最早注意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情况

的先进人物。他不以诗名世，早期诗多为官场酬唱之作，但鸦片战争后写了不少表现爱国激情，倾诉对投降派之愤懑的优秀诗篇。中华书局编有《林则徐集》。

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1〕

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2〕。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3〕！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4〕。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5〕。

【注释】

〔1〕口占：作诗不起草。本诗原有二首，此选其一。〔2〕竭：以背任物，这里指担负重任。衰庸：指自己身体衰弱、才能平庸。〔3〕“苟利”句：《左传·昭公四年》：“郑子产作丘赋，国人谤之……子产曰：‘何害？苟利社稷（国家），死生以之。’”此用其语，意谓只要事情有利于国家，不管生死，都要去做。“岂因”句：意谓立身行事，岂能只顾趋福避祸。〔4〕养拙：犹守拙，安于愚拙之意。〔5〕作者自注：“宋真宗闻隐者杨朴能诗，召对，问：‘此来有人作诗送卿否？’对曰：‘臣妻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上大笑，放还山。东坡赴诏狱，妻子送出门，皆哭，坡顾谓曰：‘子独不能如杨处士妻作一首诗送我乎？’妻子失笑，坡乃出。”按，所引杨朴及苏轼事，见《东坡志林》。山妻：隐士之妻。这里是作者对自己妻子的谦称。

【阅读提示】

这首诗作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八月。当时作者于西安辞别家人赴伊犁（清代新疆建省前伊犁将军的辖区，即当时的新疆全境，将军驻惠远城，俗称伊犁大城，在今新疆霍城县东南）。诗中说自己对于因查禁鸦片被革职充军，并不感到后悔，只要有利于国家，个人的生死祸福都可置之度外，反映了诗人坚贞不移的爱国精神。在叙述自己受贬谪一事时，作者表面上说刚好合宜，实际语句中却饱含愤懑和不平。

□ 龚自珍

龚自珍（1792—1841），一名巩柞，字璚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人（今杭州）人。二十七岁中举，道光九年（1829）进士，历任国史馆校对官、内阁中书、礼部主客司主事。道光十九年（1839）因触犯时忌而愤然辞官南归，不久暴卒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龚自珍精通经学、小学、史地之属，渊雅博识。曾与林则徐、魏源等结成“宣南诗社”，讲求经世之学。力主改革内政、抵御外侮，是近代改良主义运

动的先驱。诗、文、词各体兼长：其诗善发抒感慨，纵横议论；其文摹追先秦诸子，气势充沛，笔力遒劲，表现了与桐城派古文迥然不同的风格。有《定庵全集》传世。

咏史

金粉东南十五州^{〔1〕}，万重恩怨属名流^{〔2〕}。牢盆狎客操全算^{〔3〕}，团扇才人踞上游^{〔4〕}。避席畏闻文字狱^{〔5〕}，著书都为稻粱谋^{〔6〕}。田横五百人安在^{〔7〕}，难道归来尽列侯^{〔8〕}？

【注释】

〔1〕金粉：古时妇女化妆用的铅粉。这里借以形容繁华绮丽的生活。东南十五州：泛指江南广大地区。〔2〕名流：知名人士。这里指当时的一些沽名钓誉之徒。〔3〕牢盆：煮盐的铁制器具。这里指把持盐政的官僚政客。操全算：指把持局面。〔4〕团扇才人：指轻薄文人。〔5〕避席：离座避开。〔6〕稻粱谋：谋求米粮、衣食住行。稻粱，指基本生活资料。此句化用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诗意。〔7〕田横：楚汉相争时，田横曾自立为齐王，后因耻向刘邦称臣，自刎而死。其部下五百人闻田横死，也都自杀。事见《史记·田儋列传》。〔8〕列侯：汉制，群臣异姓有功封侯的，称为列侯。

【阅读提示】

这首咏史诗，直接取材于“金粉东南十五州”的社会现实，仅在尾联以田横抗汉事反激上文，名为咏史，实为讽今，表现了强烈的批判精神，表达了作者对坚持气节者的赞赏和对醉心于功名利禄的“名流”权贵及趋炎附势者的鞭挞。诗歌寓丰富的社会政治内容于高度的艺术概括之中，气势充沛，笔力遒劲。

己亥杂诗^{〔1〕}（二首）

其 一

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2〕}。落红不是无情物^{〔3〕}，化作春泥更护花。

其 二

九州生气恃风雷^{〔5〕}，万马齐喑究可哀^{〔6〕}。我劝天公重抖擞^{〔7〕}，不拘一格降人才^{〔8〕}。

【注释】

〔1〕清道光十九年（1839），岁次己亥，龚自珍出京礼部，辞官南归故里。在这一年中，共写了三百十五首七言绝句，总名《己亥杂诗》。这里选录二首。原列第五和第一百二十五。〔2〕浩荡：形容愁绪之多。〔3〕吟鞭东指：抽响马鞭向东去，指其离京回杭。〔4〕落红：落花。〔5〕九州：古代把中国划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后来即以此代称中国。恃：依靠。〔6〕喑：哑。究：终究。〔7〕天公：道教所谓最高的天神玉皇大帝，这里暗指清皇帝。

〔8〕不拘一格：不限于一定的规格资历。即打破常规。

【阅读提示】

第一首诗表现了作者辞官归里时的复杂感情。前两句以日暮时分落花狼藉写黯淡的仕宦之途。后两句从落花到春泥展开联想，从而从愁思中摆脱出来。诗人以落红自况，寄托了身世之感。第二首诗作于龚自珍离京后。诗末作者自注：“过镇江，见赛玉皇及风神、雷神者，祷词万数，道士乞撰青词。”青词是道士祭神时的祝文，用朱笔写于青藤纸上。诗人以“青词”的形式，表现了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政治内容，表达了要求变革现实政治的强烈愿望。

□黄遵宪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嘉应州（今广东梅州）人。光绪二年（1876）顺天乡试举人。历任驻日本使馆参赞、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驻英国使馆参赞、驻新加坡总领事等。回国后积极参加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活动，是变法维新活动的重要人物之一。戊戌政变失败后，被清廷放归乡里。他的诗广泛地描写重大的历史事件，是当时“诗界革命”中成就最高的诗人。著有《人境庐诗草》等。

哀旅顺〔1〕

海水一泓烟九点〔2〕，壮哉此地实天险。炮台屹立如虎阍〔3〕，红衣大将威望俨〔4〕。下有洼池列巨舰〔5〕，晴天雷轰夜电闪。最高峰头纵远览，龙旗百丈迎风飏〔6〕。长城万里此为堑，鲸鹏相摩图一啖〔7〕。昂头侧睨何眈眈〔8〕，伸手欲攫终不敢；谓海可填山易撼，万鬼聚谋无此胆。一朝瓦解成劫灰〔9〕，闻道敌军蹈背来〔10〕。

【注释】

〔1〕旅顺：又称旅顺口，在辽宁辽东半岛最南端。当时为我国重要的军港。

光绪二十年（1894）冬，日本侵略军向旅顺口进兵并占领该港。〔2〕“海水”句：语出李贺《梦天》：“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九点烟，指中国国土，中国古代分九州。〔3〕虎阗（hǎn）：虎怒貌。语出《诗经·大雅·常武》：“进厥虎臣，阗如虓虎。”炮台：指设在旅顺口的炮台。〔4〕红衣大将：大炮名。〔5〕洼池：指船坞。〔6〕龙旗：清朝的国旗，上绣有龙，故称。〔7〕鲸、鹏：喻帝国主义国家。啖：吃。〔8〕眈眈：垂目注视貌。语出《易·颐》：“虎视眈眈。”〔9〕劫灰：劫火余灰。劫火，本是佛家语，此指战火。〔10〕“闻道”句：此句写旅顺因日军从背后偷袭而失守。

【阅读提示】

这首诗以旅顺口失陷为题材，真切表现了作者对清朝统治集团的谴责和对国事的深切忧虑。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满清政府违背广大人民和爱国官兵的愿望，采取投降政策，又加清军腐败不堪，号称“北洋精华”的旅顺军港终于1894年11月落入日军之手。全诗首写旅顺军港的地理位置、险要布局和大炮的威严，而结尾两句报道军港失陷，采用鲜明的对比手法，造成突如其来的悲痛效果。事件仿佛是出于战术原因，而实际是清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和腐败无能所致。

□林 纾

林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冷红生，闽县（今福建福州）人。近代文学家、翻译家。光绪举人，曾任教于京师大学堂。善散文，能诗画；依靠他人口述，用古文意译欧美俄日等十一国的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即《茶花女》）、《鲁滨孙漂流记》、《伊索寓言》等一百七十余种，文笔流畅，“凄婉有情致”，风行一时，对引进西方文学，及对当时文学特别是翻译小说的发展，都有一定影响。晚年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守旧派代表之一。有《畏庐文集》、《畏庐诗存》以及传奇、笔记、小说等多种。

记超山梅花〔1〕

夏容伯同声〔2〕，嗜古士也，隐于栖溪〔3〕。余与陈吉士、高啸桐买舟访之〔4〕，约寻梅于超山。由溪上易小舟，循浅濑至超山之北〔5〕。沿岸已见梅花。里许，遵陆至香海楼〔6〕，观宋梅。梅身半枯，侧立水次，古干诘屈〔7〕，苔蟠其身，齿齿作鳞甲〔8〕。年久，苔色幻为铜青。旁列十余树，容伯言即明产也。景物凄黯无可纪，余索然将返。容伯导余过唐玉潜祠下〔9〕，花乃大盛：纵横交纠，玉雪一色；步武高下〔10〕，沿梅得径。远馥林麓，近偃陂陀〔11〕；丛芬积缟〔12〕，弥满山谷。几四里始出梅窝〔13〕，阴松列队，下闻溪声，余来船已

停瀨上矣。余以步，船人以水，沿溪行，路尽适相值也。是晚仍归栖溪。

迟明^{〔14〕}，复以小舟绕出山南，花益多于山北。野水古木，渺

滢滢^{〔15〕}，小径岐出为八、九道，抵梅而尽。至乾元观^{〔16〕}，观所谓水洞者^{〔17〕}。潭水清冽，怪石怒起水上，水附壁而止。石状豁

间^{〔18〕}，阴绿惨淡。石脉直接旱洞^{〔19〕}。旱洞居观右偏。三十余级，及洞口，深窈沉黑中^{〔20〕}，有风水荡击之声。同游陈寄湖、涤寮兄弟，爇管入^{〔21〕}，不竟洞而出。潭之右偏，镌“海云洞”三大字^{〔22〕}，宋赵清献笔也^{〔23〕}。寻丁酉轩父子石像，已剥落，诗碣犹隐隐可读^{〔24〕}。容伯饭我观中，余举觞叹息，以生平所见梅花，咸不如此之多且盛也。容伯言：“冬雪霁后，花益奇丽，过于西溪。”^{〔25〕}然西溪余两至，均失梅候^{〔26〕}。今但作《超山梅花记》，一寄容伯，一寄余友陈寿慈于福州，寿慈亦嗜梅者也。

【注释】

〔1〕超山：在杭州市北约四十公里的临平镇境内，自唐以来，即以“十里梅花香雪海”而成为著名的探梅胜地。〔2〕夏容伯同声：夏同声，字容伯，浙江钱塘（今杭州）人。〔3〕栖溪：在余杭塘栖镇，离超山约七里。〔4〕陈吉士：陈希贤，字吉士，福建闽县人，林纾弟子。清光绪壬辰进士，曾历任金华、钱塘、仁和知县。高啸桐：高凤岐，字啸桐，福建长乐人。光绪举人，系作者好友。〔5〕瀨（lài）：从沙石上流过的湍急水流。〔6〕香海楼：超山风景区内古建筑。〔7〕诘屈：曲折，弯曲。〔8〕齿齿：形容排列整齐密集。〔9〕唐玉潜祠：宋代隐士唐珙的祠堂。〔10〕步武：古以六尺为步，半步为武。此处意为跟着前人足迹行走。〔11〕陂陀（pō tuó）：指山坡倾斜不平貌。〔12〕丛芬积缟：比喻茂密的梅花如同白绢积聚，开满枝头。〔13〕梅窝：喻梅花盛密繁多。〔14〕迟明：将近天

明。〔15〕渺滢滢（háo）：水面阔远状。滢滢（yì）：树木枝叶遮蔽。〔16〕乾元观：超山一古建筑。〔17〕水洞：一称湿洞。海云洞之

一。〔18〕豁间（xiā）：开裂。〔19〕旱洞：一称干洞，海云洞之一。〔20〕深窈沉黑：深沉幽暗的样子。〔21〕爇（ruò）管：点燃火把。〔22〕海云洞：《咸淳临安志》云：“海云洞在超山上，有干、湿二洞，黑龙王祠。”〔23〕赵清献：宋代赵抃，字阅道，衢州（今属浙江）人，官至资政大学士，谥清献。工书法，笔迹劲丽。〔24〕诗碣：刻有诗句的石碑。〔25〕西溪：杭州西郊风景胜地。田汝成《西湖志》曰：“自古荡而西，并称西溪。曲水弯环，群山四绕；名园古刹，前后接踵。又多芦汀沙渚，重重隔断。”旧时与灵峰、孤山同为杭城探梅胜地。〔26〕梅候：梅花盛开之时节。候：物候。

【阅读提示】

光绪二十五年（1899），林纾正应杭州知府林启（1839—1900，于

1897年创办“求是书院”，是为浙江大学之前身）与仁和知县陈希贤之聘在杭执教。此年正月，前往超山探梅，并写了这篇游记。文章生动记叙了与友人超山探梅的经过，从山北海香楼观宋梅、唐玉潜祠，游梅窝，至山南的乾元观、海云洞，移步换景，层层深入，文笔精练。全文以访友为由开头，以寄文予友作结，充满了对“嗜古”、“嗜梅”之友人的情意，也表达了作者个人的爱好情趣。

□康有为

康有为（1858—1927），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人称南海先生。近代改良派领袖，后为保皇会首领。光绪进士，授工部主事。曾七次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1895年第二次上书时，有1300余人署名，要求拒签和约，即有名的“公车上书”。1898年依靠光绪皇帝发动变法维新运动，遭到慈禧太后镇压，逃出国外。后组织保皇会，反对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早期思想强调“变”，认为“变”是“天道”，是“物之理”，提倡“托古改制”，赋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以新的内容。著有《康南海先生诗集》等。

出都留别诸公^{〔1〕}

天龙作骑万灵从^{〔2〕}，独立飞来缥缈峰^{〔3〕}。怀抱芳馨兰一握^{〔4〕}，纵横宙合雾千重^{〔5〕}。眼中战国成争鹿^{〔6〕}，海内人才孰卧龙^{〔7〕}？抚剑长号归去也，千山风雨啸青锋^{〔8〕}！

【注释】

〔1〕作者在这一组诗题下自注：“吾以诸生（秀才）上书请变法，开国未有。群疑交集，乃行。”作者于1888年趁着在京应试的机会第一次向皇帝上书，为顽固派所阻，并备加嘲笑和攻击，于是在次年9月11日出京，本诗就作于此时。原诗共五首，这里选录其中一首。〔2〕骑（jì）：这里作名词用，指坐骑。万灵：众神。〔3〕飞来缥缈峰：飞来峰，本指杭州灵隐寺前一座小山。相传晋朝和尚慧理曾登上此山叹息说，这是中天竺国灵鹫山的小岭，不知哪一年飞来的。于是就叫它飞来峰。这里借指仙山。〔4〕芳馨兰一握：比喻志趣高洁，怀揣芳香，手握兰草。〔5〕宙合：《宙合》本《管子》篇名，原指古往今来无所不包的意思。雾千重：喻时局混乱昏暗。〔6〕战国：秦统一六国以前，韩、赵、魏、秦、齐、楚、燕七国争雄，史称战国。这里指帝国主义列强。争鹿：即逐鹿，封建时代争天下的代称，这里指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竞争不已。〔7〕卧龙：徐庶曾称诸葛亮为卧龙。作者隐以自喻。〔8〕青锋：即剑。这两句说，抚剑长叹，不如归去罢；但宝剑不甘默默无闻，在山雨中立鸣。这是借物拟人，抒发自己内心不能平静，想要有所作为。

【阅读提示】

这首七律表达了康有为上书受阻，抚剑长叹的郁愤情绪；也表达了他面对时局昏暗，心怀革新变法，渴望挺身而出，驱混沌于天下，振兴国家的强烈愿望。全诗壮怀激烈，慷慨悲歌，低回雄健。

□孙中山

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曾自号中山樵，世因称中山先生。近代中国伟大的革命家。1892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当过医生。1894年赴檀香山组织了“兴中会”，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1905年在日本东京创立“同盟会”，被推为总理，提出三民主义学说。1911年领导武昌起义，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在南京宣布就职，并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2月旋辞职。后起兵讨伐袁世凯，于1917年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当选为大元帅，誓师北伐。次年受挟制去职，1919年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1921年任非常大总统。1924年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改组国民党。1925年3月12日病逝于北京。遗著编有《孙中山选集》、《孙中山全集》等。

遗 嘱^{〔1〕}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2〕}，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中华民国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孙文 三月十一日补签

【注释】

〔1〕孙中山先生因患肝癌于1925年3月12日病逝于北京。这份遗嘱2月24日笔记定稿，3月11日签字。此系据孙中山先生治丧处编《哀思录》初编影印遗嘱原件（见人民出版社《孙中山选集》）。〔2〕《建国方略》：由《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实业计划》（物质建设）、《民权初步》（社会建设）三个部分组成，写于1917至1919年。《三民主义》：由《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三个部分组成，写于1924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宣言》：即《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作于1924年1月23日。

【阅读提示】

孙中山先生致力革命四十余年，一生戎马倥偬，积劳成疾，花甲之年即早离人世。这篇遗嘱立足于中国革命，放眼整个世界，呼吁“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以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体现了孙中山这位革命伟人的博大胸怀及卓越见识。其人彪炳青史，其文光照日月。“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中华儿女，自当继承中山先生遗志，完成其未竟之伟业，奋力振兴中华。

□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清末举人，康有为弟子，两人同为维新变法运动主要人物，并称“康梁”。在清末主办《时务报》，介绍西方政治文化思想，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进行舆论宣传，在当时很有影响。戊戌变法失败后亡命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报刊，与康有为组织保皇会，宣扬君主立宪，沦为孙中山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对立派。辛亥革命后回国，参加袁世凯政府，任司法总长，后又与蔡锷组织护国军反袁。晚年主讲于清华大学研究院。著述丰富，有《饮冰室合集》。

少年中国说

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梁启超曰：恶^{（1）}！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少年中国在。

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厌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厌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惟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

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比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涸为泽〔2〕，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梁启超曰：人固有之，国亦宜然。

梁启超曰：伤哉，老大也！浔阳江头琵琶妇，当明月绕船，枫叶瑟瑟，衾寒于铁，似梦非梦之时，追想洛阳尘中春花秋月之佳趣〔3〕。西宫南内，白发宫娥，一灯如穗，三五对坐，谈开元天宝间遗事，谱《霓裳羽衣曲》〔4〕。青门种瓜人〔5〕，左对孺人，顾弄孺子〔6〕，忆侯门似海〔7〕、珠履杂遝之盛事〔8〕。拿破仑之流于厄蔑〔9〕，阿剌飞之幽于锡兰〔10〕，与三两监守吏，或过访之好事者，道当年短刀匹马驰骋中原〔11〕，席卷欧洲，血战海楼〔12〕，一声叱咤，万国震恐之丰功伟烈，初而拍案，继而抚髀〔13〕，终而揽镜，呜呼，面皱齿尽，白发盈把，颓然老矣！若是者，舍幽郁之外无心事，舍悲惨之外无天地，舍颓唐之外无日月，舍叹息之外无音声，舍待死之外无事业，美人豪杰且然，而况于寻常碌碌者耶？生平亲友，皆在墟墓；起居饮食，待命于人。今日且过，遑知他日〔14〕？今年且过，遑恤明年〔15〕？普天下灰心短气之事，未有甚于老大者。于此人也，而欲望以擎云之手手段〔16〕，回天之事功〔17〕，挟山超海之意气〔18〕，能乎不能？

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畴昔〔19〕，唐虞三代〔20〕，若何之郅治〔21〕；秦皇汉武，若何之雄杰；汉唐来之文学，若何之隆盛；康乾间之武功〔22〕，若何之烜赫〔23〕。历史家所铺叙，词章家所讴歌，何一非我国民少年时代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陈迹哉！而今颓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惊。十八省之土地财产〔24〕，已为人怀中之肉，四百兆之父兄子弟〔25〕，已为人注籍之奴〔26〕，岂所谓“老大嫁作商人妇”者耶〔27〕？呜呼！“凭君莫话当年事，憔悴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对〔28〕，岌岌顾影〔29〕，人命危浅，朝不虑夕〔30〕。国为待死之国，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万事付之奈何，一切凭人作弄，亦何足怪！

梁启超曰：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是今日全地球之一大问题也。如其老大也，则是中国为过去之国，即地球上昔本有此国，而今渐渐灭〔31〕，他日之命运殆将尽也。如其非老大也，则是中国为未来之国，即地球上昔未现此国，而今渐发达，他日之前程且方长也。欲断今日之中国为老大耶〔32〕？为少年耶？则不可不先明国字之意义。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地球上之有完全成立之国也，自百年以来也。完全成立者，壮年之事也。未能完全成立而渐进于完全成立者，少年之事也。故吾得一言以断之曰：欧洲列邦在今日为壮年国，而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

龚自珍氏之集有诗一章，题曰：《能令公少年行》〔33〕。吾尝爱读之，而有味乎其用意之所存。我国民而自谓其国之老大也，斯果老大矣；我国民而自知其国之少年也，斯乃少年矣。西谚有之曰：“有三岁之翁，有百岁之童。”然则国之老少，又无定形，而实随国民之心力以为消长者也。吾见乎玛志尼之能令国少年也〔34〕，吾又见乎我国之官吏士民能令国老大也。吾为此惧！夫以如此壮丽浓郁翩翩绝世之少年中国，而使欧西日本人谓我为老大者，何也？则以握国权者，皆老朽之人也。非哦几十年八股〔35〕，非写几十年白折〔36〕，非当几十年差，非捱几十年俸〔37〕，非递几十年手本〔38〕，非唱几十年诺〔39〕，非磕几十年头，非请几十年安，则必不能得一官，进一职。其内任卿贰以上〔40〕、外任监司以上者〔41〕，百人之中，其五官不备者，殆九十六七人也。非眼盲，则耳聋，非手颤，则足跛，否则半身不遂也。彼其一身，饮食步履视听言语，尚且不能自了〔42〕，须三四人在左右扶之捉之，乃能度日，于此而乃欲责之以国事，是何异立无数木偶而使之治天下也！且彼辈者，自其少壮之时，既已不知亚细、欧罗为何处地方〔43〕，汉祖唐宗是那朝皇帝，犹嫌其顽钝腐败之未臻其极，又必搓磨之，陶冶之，待其脑髓已涸，血管已塞，气息奄奄，与鬼为邻之时，然后将我二万里山河，四万万人民，一举而畀于其手〔44〕。呜呼！老大帝国，诚哉其老大也！而彼辈者，积其数十年之八股、白折、当差、捱俸、手本、唱诺、磕头、请安，千辛万苦，千苦万辛，乃始得此红顶花翎之服色〔45〕，中堂大人之名号〔46〕，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毕生力量，以保持之。如彼乞儿拾金一锭，虽轰雷盘旋其顶上，而两手犹紧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顾也，非所知也，非所闻也。于此而告之以亡国也，瓜分也，彼乌从而听之〔47〕，乌从而信之？即使果亡矣，果分矣，而吾今年既七十矣，八十矣，但求其一两年内，洋人不来，强盗不起，我已快活过了一世矣。若不得已，则割三头两省之土地，奉申贺敬，以换我几个衙门，卖三几百万之人民作仆为奴，以赎我一条老命，有何不可？有何难办？呜呼！今以所谓老后、老臣、老将、老吏，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手段〔48〕，皆具于是矣〔49〕。“西风一夜催人老，凋尽朱颜白尽头。”使走无常当医生〔50〕，携催命符以祝寿。嗟乎痛哉！以此为国，是安得不老且死，且吾恐其未及岁而殇也〔51〕。

梁启超曰：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52〕，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与此世界作别之日不远矣，而我少年乃新来而与世界为缘。如僦屋者然〔53〕，彼明日将迁居他方，而我今日始入此室处。将迁居者，不爱护其窗棂〔54〕，不洁治其庭庑，俗人恒情〔55〕，亦何足怪。若我少年者，前程浩浩，后顾茫茫。中国而为牛为马为奴为隶，则烹宰鞭箠之惨酷〔56〕，惟我少年当之；中国如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则指挥顾盼之尊荣，惟我少年享之；于彼气息奄奄、与鬼为邻者何与焉〔57〕？彼

而漠然置之，犹可言也；我而漠然置之，不可言也。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渐亡可翘足而待也〔58〕。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59〕。干将发硎〔60〕，有作其芒〔61〕。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62〕。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注释】

- 〔1〕恶：叹词。〔2〕死海：在西南亚地区的大咸水湖，没有生物，故称死海。渚（zhū）：积水。〔3〕“浔阳”六句：用白居易《琵琶行》诗意。尘中：风尘之中，指妓女生活。〔4〕“西宫”六句：用白居易《长恨歌》、元稹《行宫》诗意。西宫：唐时太极宫。南内：唐时兴庆宫。〔5〕青门种瓜人：指汉人邵平。邵本秦东陵侯，秦亡后种瓜于长安青门外。〔6〕“左对”两句：江淹《恨赋》：“左对孺人，顾弄稚子。”〔7〕侯门似海：语出唐崔郊诗：“侯门一入深如海。”此以指王侯门庭之深广、威严。〔8〕珠履杂遝（tà）：形容繁盛。珠履，缀珠的鞋。杂遝，即“杂沓”，众多纷杂的样子。〔9〕厄蔑：通译厄尔巴，地名，在地中海，法国拿破仑曾放逐于此。〔10〕阿刺飞，通译阿拉比帕沙，埃及人，曾任陆军部长，为英军所败，流放于锡兰岛。幽：囚禁。〔11〕中原：借指疆场。〔12〕海楼：疑即海船。〔13〕髀（bì）：大腿。〔14〕遑：何，怎么。〔15〕恤：顾念，忧虑。〔16〕拏云之手段：犹言追风捉月的本领。拏：即“拿”，捉持。〔17〕回天：扭转局势。〔18〕挟山超海：比喻极为困难的事。语出《孟子·梁惠王》。〔19〕畴昔：从前。〔20〕唐虞：陶唐氏尧和有虞氏舜。三代：指夏、商、周三代。〔21〕郅（zhì）治：极乎治，犹言盛世。〔22〕康乾间：清康熙帝和乾隆帝时期。〔23〕烜赫：声势很盛的样子。〔24〕十八省：指代全国。清康熙时曾划分全国为十八省。〔25〕四百兆：四亿，这是当时全国人口的约数。〔26〕注籍之奴：记载在名册上的奴隶。〔27〕老大嫁作商人妇：语出白居易《琵琶行》诗。〔28〕楚囚：原指楚国的囚犯，这里比喻处境窘迫者。〔29〕岌岌：危殆的样子。〔30〕“人命”两句：语出李密《陈情表》。〔31〕渐灭：消灭。〔32〕断：判明。〔33〕《能令公少年行》：见《定庵全集》，意谓：一个人不要因老而自馁，只要放宽胸怀，便能长葆青春。〔34〕玛志尼：意大利近代革命党人，几经磨难，最终统一了意大利。〔35〕哦：吟诵。八股：明清时代的科举考试文体。〔36〕白折：清代考卷的一种。〔37〕捱（ái）：受。〔38〕手本：明清时下级官吏进见上级官吏所用的名帖。〔39〕唱诺：古人相见时作揖问好的礼节。〔40〕卿贰：此指尚书、侍郎。旧时六部尚书为六卿，侍郎为卿之贰，合称卿贰。〔41〕监司：清代布政使、按察使、道员的通称。〔42〕自了：自理。〔43〕亚细、欧罗：亚洲、欧洲。〔44〕畀（bì）：给予。〔45〕红顶花翎：清代高

官都是红顶，以孔雀翎为饰。〔46〕中堂：宰相的别称。〔47〕乌：怎么。〔48〕“其修身”句：语出《礼记·大学》。〔49〕具：具备。〔50〕无常：旧时迷信说法，阴间专勾摄应死者魂魄的鬼。〔51〕殇：夭折。〔52〕冤业：罪孽。〔53〕僦屋：租屋。〔54〕窗棂：窗户。〔55〕恒情：常情。〔56〕齑：切成块状的鱼肉。鞭箠：鞭打。〔57〕何与：有何相关。〔58〕翹足：举足，喻迅速。〔59〕裔（yù）裔皇皇：美盛的样子。〔60〕干将：古剑名，相传为春秋时吴人干将所铸。发硎：刀刃刚磨。硎：磨刀石。〔61〕有作其芒：发出光芒。有，语助词，无义。〔62〕八荒：八方荒远之地。

【阅读提示】

清朝末期，政治腐败，内外交困，到了气息奄奄的境地。中国被帝国主义讥为“老大帝国”。梁启超以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注目于少年，注目于将来，起而大声疾呼，以“少年中国”之说激励国人，特别是中国之少年，立志振兴中华。该文在当时曾经起过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今天读来仍觉耳目振动，令人震撼。这篇政论已用“新文体”写作，抛弃了僵化的“古文”。文章流利畅达，感情奔放，极富特色。

□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原字鹤卿，号子民，浙江绍兴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早年考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后投身革命。民国成立前后两度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研修。1917年起，先后两次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共十年余，又历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其著述编为《蔡元培选集》、《蔡元培全集》行世。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逝世，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驰唁电褒誉先生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革故鼎新，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使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成绩斐然，影响深远。

本文阐述了创办《北京大学月刊》的宗旨，也阐发了蔡元培大学理念之精义。

《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1〕

北京大学之设立，既二十年于兹，向者自规程而外，别无何等印刷品流布于人间。自去年有《日刊》，而全校同人始有联络感情、交换意见之机关，且亦借以报告吾校现状于全国教育界。顾《日刊》篇幅无多，且半为本校通告所占，不能载长篇学说，于是有《月刊》之

计划。

以吾校设备之不完全，教员之忙于授课，而且或于授课以外，兼任别种机关这职务，则夫《月刊》取材之难，可以想见。然而吾校必发行《月刊》者，有三要点焉：

一曰尽吾校同人所能尽之责任 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虽曰吾校实验室、图书馆等，缺陷不具；而外界学会、工场之属，无可取资，求有所新发明，其难固倍蓰于欧美学者^{〔2〕}。然十六七世纪以前，欧洲学者，其所凭借，有以逾于吾人乎？即吾国周、秦学者，其所凭借，有以逾于吾人乎？苟吾人不以此自馁，利用此简单之设备、短少之时间，以从事于研究，要必有几许之新义，可以贡献于吾国之学者，若世界之学者。使无《月刊》以发表之，则将并此少许之贡献，而靳而不与，吾人之愧歉当何如耶？

二曰破学生专己守残之陋见 吾国学子，承举子、文人之旧习，虽有少数高才生知以科学为单纯之目的，而大多数或以学校为科举，但能教室听讲，年考及格，有取得毕业证书之资格，则他无所求；或以学校为书院，媛媛姝姝^{〔3〕}，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于是治文学者，恒蔑视科学，而不知近世文学，全以科学为基础；治一国文学者，恒不肯兼涉他国，不知文学之进步，亦有资于比较；治自然科学者，局守一门，而不肯涉哲学，而不知哲学即科学之归宿，其中如自然哲学一部，尤为科学家所需要；治哲学者，以能读古书为足用，不耐烦于科学之实验，而不知哲学之基础不外科学，即最超然之玄学，亦不能与科学全无关系。有《月刊》以网罗各方面之学说，庶学者读之，而于专精之余，旁涉种种有关系之学理，庶有以祛褊狭之意见，而且对于同校之教员及学生，皆有交换知识之机会，而不至于隔阂矣。

三曰释校外学者之怀疑 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如人身然，官体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刚柔也，若相反而实相成。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4〕}，伦理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燮然并峙于其中^{〔5〕}，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吾国承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常好以见闻所及，持一孔之论。闻吾校有近世文学一科，兼治宋、元以后之小说、曲本，则以为排斥旧文学，而不知周、秦、两汉文学，六朝文学，唐、宋文学，其讲座固在也；闻吾校之伦理学用欧、美学说，则以为废弃国粹，而不知哲学门中，于周、秦诸子，宋、元道学，固亦为专精之研究也；闻吾校延聘讲师，讲佛学相

宗，则以为提倡佛教，而不知此不过印度哲学之一支，借以资心理学、伦理学之印证^{〔6〕}，而初无与于宗教，并不破思想自由之原则也。论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则深以为怪。今有《月刊》以宣布各方面之意见，则校外读者，当亦能知吾校兼容并收之主义，而不至以一道同风之旧见相绳矣。

以上三者，皆吾校所以发行《月刊》之本意也。至《月刊》之内容，是否能副此希望，则在吾校同人之自勉，而静俟读者之批判而已。

【注释】

〔1〕本文写于1918年，刊登于1919年1月出版的《北京大学月刊》第一卷第1号。〔2〕倍蓰(xǐ)：数倍。蓰：五倍。〔3〕媛(xuān)媛姝(shū)姝：沾沾自喜，洋洋自得。媛：同“暖”(xuān)。《庄子·徐无鬼》：“所谓暖姝者，学一先生之言，则暖暖姝姝，而私自说也，自以为足矣。”〔4〕计学：今称经济学。〔5〕樊：纷杂。〔6〕伦理学：今称逻辑学。

【阅读提示】

北京大学的创办始自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后历经波折，发展缓慢，弊端很多。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即进行全面的根本性变革，研读本文可“从一滴水中见太阳”。蔡元培作为现代启蒙思想先驱，明确提出创办《北京大学月刊》的目的：发表研究成果，作出学术贡献；刊载各学科学理，使师生得以交换知识；兼容各家各学派学论，祛除外界怀疑。文中还阐明了大学的理念：大学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应以科学方法研究中西文化；大学学生应于专精之余，旁涉各种有关学科之学理，避免褊狭；大学应循思想自由之原则，行兼容并收之主义。

文章写得平和恳挚，行文朴实，措辞严谨，层次明晰，表现了蔡元培宽厚、从容、坚定的人格精神。

21世纪，大学将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坚——知识经济：大学的时代。蔡元培此文对我们认识“大学”，明确使命，仍颇有启迪。

【相关链接】

元曲 <http://www.qiuy.com/gdworks/y/index.htm>

<http://www.chinataoism.org/02-99/daoiaoluntan/art2.htm>

明清文学 <http://www.zztc.com.cn/jingpinke/>

%C3%F7%B4%FA%CE%C4%D1%A7.doc

<http://www.zikao365.com/zhuanlan/jyxj/biji/002580.asp>

明清散文 <http://www.daxueyuwen.cn/content/dzja/27.htm>

<http://www.qiuy.com/gdworks/mq/index.htm>

明清诗词 <http://www.15wz.com/wx/wx-wxlb-sg->

mingqingshige.htm

<http://www.t1t9.net/SmallClass.asp?>

typeid = 20&BigClassID = 41&SmallClassID = 119

明清小说 <http://www.guoxue.com/minqingstory/mqstoryml.htm>

<http://www.mqxs.com/>

明清戏曲 <http://211.65.53.130/jpkc/declare/13dxyw/content/ckzl/main/28.htm>

http://jxcg.fudan.edu.cn/x1/www/wenben/ming8_1.htm

《红楼梦》 <http://www.lnu.edu.cn/hlm/hlm.html>

<http://www.yifan.net/yihe/novels/prose/lihuizipj/hlmplwgw.html>

hlmplwgw.html

[http://www.zhongguoxijuchang.com/](http://www.zhongguoxijuchang.com/zhuanti/0312cxqyhlm.htm)

zhuanti/0312cxqyhlm.htm

晚清文学 http://www.anewfocus.com/yhf/2001_6_16.htm

<http://www.booker.com.cn/gb/paper408/1/class040800001/hwz232094.htm>

近代文学 http://www.qfnu.edu.cn/departement/chinese/jpkc/jiaoan/jiaoan_9_1.htm

[http://www.zhongguoxijuchang.com/](http://www.zhongguoxijuchang.com/zhuanti/0312cxqyhlm.htm)

zhuanti/0312cxqyhlm.htm

http://www.ch.zju.edu.cn/bkkj/dxyw/16/in_dex_16.htm

【思考与练习】

1. 元杂剧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请说说前期、后期的主要代表作家及其代表作。

2. 何为明代“四大奇书”？请在课外至少阅读其中两种，并写一读书笔记。

3. 了解明代各个时期的主要文学流派，并掌握它们主要的文学观点及其代表作家。

4. 清初词主要有哪三家？请说说他们各自的主要特点。

5. 为什么说龚自珍是首开近代文学风气的重要作家？其诗歌的主要特色是什么？

6. 近代文学一般分为哪三个阶段？各阶段的主要代表作家是哪些？

现当代文学概述

中国现当代文学又称“中国新文学”，通常是1917年以后，中国新文学作家用白话汉语创作的一切新型文学作品的总称。在较长时间的学科建设中，它经新中国成立之界，分为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两个历史阶段：现代文学以其“现代性”区别于传统古典文学，而当代文学则以其“当下性”呈现其特有的文学基质。

在语言形式上，中国新文学以借鉴了西方语法逻辑和结构方式的现代白话口语，取代更注重语势连贯和读者的心领神会的古典文言文，从而确立了建立在语言层面的现代交流平台；文学样式上，在保持和发扬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同时，广泛汲取外国文学的多样化表现手法，取得了各种文学样式的平衡发展；而在文学创作的思想意识层面，更体现出现代知识分子的民主主义、人道主义、个性主义、启蒙主义理想和现代性诉求，体现着觉醒的时代精神和自觉的使命意识，有效地传达了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和心理。

如果说1949年以前的中国新文学完成了中国文学从古典向现代的过渡和转型，那么此后的创作实践，则是在继续打破传统文学审美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前提下，在不断更迭的社会政治文化体制和意识形态语境下，努力求新求变、“与时俱进”的结果，其处于不断发展之中的开放性、过渡性和未完成性，是中国新文学“当下性”的一个根本体现。

而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构想，重新将中国现、当代文学整合为更宏观意义上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它被表述为“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其他方面一起）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新生并崛起的进程。”

如果要给这一世纪文学进程作简单的扫描，或许可以这样勾勒

1917到1927年，中国现代文学之“第一个文学十年”，中国新文学的开拓建设期。短短十年间，新文学从无到有，从语言革命而思想革命，从理论建设而创作实践，从小群体尝试而大范围接受，并且产生了以鲁迅为代表的大量经典作家和大批经典之作，这足以成为中国新文学的立身之本，也由此圈定了新文学的立足之地。

1927到1937年，中国现代文学之“第二个文学十年”，为中国新文学的成熟收获期。随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加剧，随着世界范围内“红色十年”的席卷而来，中国新文学创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和多元性：既有激进的左翼文学，保守的右翼文学，也有中间立场的自由主义文学；既有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新文学传统的继承发扬，也有对西方现代主义和中国古典主义写作立场的借鉴吸收。茅盾、老舍、沈从文、巴金、曹禺等作家和他们的创作，无疑是这个阶段最值得骄傲的新文学收获。

1937到1949年，中国现代文学之“第三个文学十年”，是中国新文学的分化转型期。弥漫在战火硝烟之中的这一段“乱世文学”，打破了前两个阶段文学重心的相对集中（北京或上海）和文学格局的相对平静，在文学中心的迁徙流散中体验和呈现多重复合的创作心态和审美心理；而国土区块的一分为三（国统区、沦陷区、解放区），又必然地分化出三种不同质地的文学形态。其中，国统区文学因为集中了前二十年最富实力的新文学作家而成为“现代文学”顺理成章的一个延展；而解放区文学则以其全新的创作理念，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当代文学”真正意义上的一个起点。

1949到1979年，中国当代文学之“前三十年文学”，是中国新文学步入统一和一体化的阶段。在新的社会体制建立之初，以文学创作来完成对新体制、新政权合法性的书写显得天经地义，走进新时代、新生活的新文学作家确实也将此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而随着体制性文化的逐步发展，随着文艺批判、运动和斗争的日益强化，前三十年文学渐渐步入“左”倾主义公式化、概念化的写作道路，文学创作生机不再。

1980到2000年，中国当代文学之“后二十年文学”，是中国新文学再一次走向开放和多元化的阶段。政治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意味着体制性文化的解体。从朦胧诗、意识流小说开始的新时期文学创新，既宣告了五四人道主义和启蒙主义文学主题的回归，也让80年代文坛充满令人感动的热闹和尊严。而90年代以后，或者说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这一堪称中国现当代文化历史性转型的起点以后，文学环境和氛围随着一体化时代的终结、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产生了更为深刻的变化，不仅在创作上越来越流露出解构崇高、取消深度、凸显个人意志和私人话语的后现代写作特点，现代作家（知识分子）的使命意识和社会批判功能亦随之消失瓦解，纯文学的日趋边缘化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或者，多少年以后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会将这一“历史进程”的句号，点在上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而将1992年以后的中国新文学，纳入“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范畴。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开始使用的笔名。他早年学医，但仙台医专的“幻灯片事件”，使鲁迅毅然弃医从文，提倡文艺运动以“改变他们的精神”。鲁迅小说有反映从辛亥革命前后到五四时期中国古老农村和市镇面貌及“老中国儿女”因袭重负的《呐喊》，描写劳动女性和知识分子痛苦和挣扎的《彷徨》，以及历史、神话题材的《故事新编》；鲁迅还是中国现代杂文的开拓者，以其形象生动和尖锐泼辣，形成独特的“鲁迅风”；而最能显示鲁迅复杂心态的是他的散文，《野草》和《朝花夕拾》分别开创了“独语体”和“闲谈体”两大现代散文范式与传统。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1〕}

从崇轩先生的通信^{〔2〕}（二月份《京报副刊》）里，知道他在轮船上听到两个旅客谈话，说是杭州雷峰塔之所以倒掉，是因为乡下人迷信那塔砖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于是这个也挖，那个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一个旅客并且再三叹息道：西湖十景这可缺了呵！

这消息，可又使我有点畅快了，虽然明知道幸灾乐祸，不像一个绅士，但本来不是绅士的，也没有法子来装潢。

我们中国的许多人，——我在此特别郑重声明：并不包括四万万同胞全部！——大抵患有一种“十景病”，至少是“八景病”，沉重起来的时候大概在清朝。凡看一部县志，这一县往往有十景或八景，如“远村明月”、“萧寺清钟”、“古池好水”之类。而且，“十”字形的病菌，似乎已经侵入血管，流布全身，其势力早不在“！”形惊叹亡国病菌之下了。点心有十样锦，菜有十碗，音乐有十番，阎罗有十殿，药有十全大补，猜拳有全福手福手全，连人的劣迹或罪状，宣布起来也大抵是十条，仿佛犯了九条的时候总不肯歇手。现在西湖十景可缺了呵！“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九经固古已有之，而九景却颇不习见，所以正是对于十景病的一个针砭，至少也可以使患者感到一种不平常，知道自己的可爱的老病，忽而跑掉了十分之一了。

但仍有悲哀在里面。

其实，这一种势所必至的破坏，也还是徒然的，畅快不过是无聊的自欺。雅人和信士和传统大家，定要苦心孤诣巧语花言地再来补足了十景而后已。

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卢梭、斯谛纳尔、尼采、托尔斯泰、伊孛生等辈，若用勃兰兑斯的话来说，乃是“轨道破坏者”。其实他们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并非想挖一块废

铁古砖挟回家去，预备卖给旧货店。中国很少这一类人，即使有之，也会被大众的唾沫淹死。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但可惜太聪明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只用他修《春秋》的照例手段以两个“如”字略寓“俏皮刻薄”之意，使人一时莫明其妙，看不出他肚皮里的反对来。他肯对子路赌咒，却不肯对鬼神宣战，因为一宣战就不和平，易犯骂人——虽然不过骂鬼——之罪，即不免有《衡论》（见一月份《晨报副镌》）作家TY先生似的好人，会替鬼神来奚落他道：为名乎？骂人不能得名。为利乎？骂人不能得利。想引诱女人乎？又不能将蚩尤的脸子印在文章上。何乐而为之也欤？

孔丘先生是深通世故的老先生，大约除脸子付印问题以外，还有深心，犯不上来做明目张胆的破坏者，所以只是不谈，而决不骂，于是乎俨然成为中国的圣人，道大，无所不包故也。否则，现在供在圣庙里的，也许不姓孔。

不过在戏台上罢了，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但悲壮滑稽，却都是十景病的仇敌，因为都有破坏性，虽然所破坏的方面各不同。中国如十景病尚存，则不但卢梭他们似的疯子决不产生，并且也决不产生一个悲剧作家或喜剧作家或讽刺诗人。所有的，只是喜剧底人物或非喜剧非悲剧底人物，在互相模造的十景中生存，一面各各带了十景病。

然而十全停滞的生活，世界上是很不多见的事，于是破坏者到了，但并非自己的先觉的破坏者，却是狂暴的强盗，或外来的蛮夷。

野蛮 犹早到过中原，五胡来过了，蒙古也来过了；同胞张献忠杀人如草，而满州兵的一箭，就钻进树丛中死掉了。有人论中国说，倘使没有带着新鲜的血液的野蛮的侵入，真不知自身会腐败到如何！这当然是极刻毒的恶谗，但我们一翻历史，怕不免要有汗流浹背的时候罢。外寇来了，暂一震动，终于请他做主子，在他的刀斧下修补老例；内寇来了，也暂一震动，终于请他做主子，或者别拜一个主子，在自己的瓦砾中修补老例。再来翻县志，就看见每一次兵燹之后，所添上的是许多烈妇烈女的氏名。看近来的兵祸，怕又要大举表扬节烈了罢。许多男人们都那里去了？

凡这一种寇盗式的破坏，结果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

但当太平时候，就是正在修补老例，并无寇盗时候，即国中暂时没有破坏么？也不然的，其时有奴才式的破坏作用常川活动着。

雷峰塔砖的挖去，不过是极近的一条小小的例。龙门的石佛，大半肢体不全，图书馆中的书籍，插图须谨防撕去，凡公物或无主的东西，倘难于移动，能够完全的即很不多。但其毁坏的原因，则非如革除者的志在扫除，也非如寇盗的志在掠夺或单是破坏，仅因目前极小的自利，也肯对于完整的大物暗暗的加一个创伤。人数既多，创伤自

然极大，而倒败之后，却难于知道加害的究竟是谁。正如雷峰塔倒掉以后，我们单知道由于乡下人的迷信。共有的塔失去了，乡下人的所得，却不过一块砖，这砖，将来又将为别一自利者所藏，终究至于灭尽。倘在民康物阜时候，因为十景病的发作，新的雷峰塔也会再造的罢。但将来的运命，不也就可以推想而知么？如果乡下人还是这样的乡下人，老例还是这样的老例。

这一种奴才式的破坏，结果也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

岂但乡下人之于雷峰塔，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

瓦砾场上还不足悲，在瓦砾场上修补老例是可悲的。我们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我们应该知道他和寇盗奴才的分别；应该留心自己堕入后两种。这区别并不烦难，只要观人，省己，凡言动中，思想中，含有借此据为己有的朕兆者是寇盗，含有借此占些目前的小便宜的朕兆者是奴才，无论在前面打着的是怎样鲜明好看的旗子。

一九二五年二月六日

（原刊1925年2月23日《语丝》周刊第15期，收入《坟》）

【注释】

〔1〕鲁迅曾于1924年10月28日写作《论雷峰塔的倒掉》，刊于1924年11月17日北京《语丝》周刊第一期。雷峰塔，原在杭州西湖净慈寺前面，宋开宝八年（975）为吴越王钱俶所建，初名西关砖塔，后定名王妃塔；因建在名为雷峰的小山上，通称雷峰塔。1924年9月25日坍塌，2002年10月25日重建落成，“在民康物阜时候”，实现了“西湖十景大团圆”。〔2〕崇轩的通信：指刊登于1925年2月2日《京报副刊》第49号上胡崇轩给编者孙伏园的信《雷峰塔倒掉的原因》。胡崇轩，即胡也频，“左联五烈士”之一，当时是《京报》附刊《民众文艺》周刊的编者之一。

【阅读提示】

鲁迅一生写了六百多篇杂文，总字数达一百万之多。他的杂文创作以1927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从1918年至1926年，杂文集有《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主要是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以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为武器，对社会现象和文化心理进行批判。后期从1927年到1936年，杂文集有《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且介亭杂文》、《集外集》等，在社会批评之外，增加了对时事政治的批评。

鲁迅的杂文兼备了思想家的睿智和文学家的才华，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思想革命的历史，被称为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百科全书。鲁迅杂文犀利冷峻、鞭辟入里，表达简洁精练、一针见血，情感爱憎分明，亦庄亦谐，以机巧的比喻、奇特的联想、合理的夸张来揶揄现象底下本质的丑恶。同时又“常取类型”，借用古今中外神话、传说、寓言、典故等，将各种“社会相”类型神

形俱似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使抽象得以可感。语言上依语境需要进行大胆组合、构造新词，常取得出人意料的效果。鲁迅杂文是其真诚坦直的人生态度和巨大的人格魅力的写照。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鲁迅先生一方面畅快于十景的缺一，对中国人的笼统主义、十全十美、形式主义痛加针砭；另一方面又把雷峰塔砖的被挖称作是一种奴才式的破坏，意识到这种势所必至的破坏的徒然，并追溯到孔丘先生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揭示出中国人的迷信、贪小利、折中、调和，同时也批判了“借此据为己有”的寇盗行为和“借此占些目前的小便宜”的奴才心理，呼吁内心有理想的光的“轨道破坏者”出现，从而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

孤独者

—

我和魏连受相识一场，回想起来倒也别致，竟是以送殓始，以送殓终。

那时我在S城，就时时听到人们提起他的名字，都说他很有些古怪：所学的是动物学，却到中学堂去做历史教员；对人总是爱理不理的，却常喜欢管别人的闲事；常说家庭应该破坏，一领薪水却一定立即寄给他的祖母，一日也不拖延。此外还有许多零碎的话柄；总之，在S城里也算是一个给人当作谈助的人。有一年的秋天，我在寒石山的一个亲戚家里闲住；他们就姓魏，是连受的本家。但他们却更不明白他，仿佛将他当作一个外国人看待，说是“同我们都异样的”。

这也不足为奇，中国的兴学虽说已经二十年了，寒石山却连小学也没有。全山村中，只有连受是出外游学的学生，所以从村人看来，他确是一个异类；但也很妒羨，说他挣得许多钱。

到秋末，山村中痢疾流行了；我也自危，就想回到城中去。那时听说连受的祖母就染了病，因为是老年，所以很沉重；山中又没有医生。所谓他的家属者，其实就只有一个这祖母，雇一名女工简单地过活；他幼小失了父母，就由这祖母抚养成人的。听说她先前也曾经吃过许多苦，现在可是安乐了。但因为他没有家小，家中究竟非常寂寞，这大概也就是大家所谓异样之一端罢。

寒石山离城是旱道一百里，水道七十里，专使人叫连受去，往返至少就得四天。山村僻陋，这些事便算大家都要打听的大新闻，第二天便轰传她病势已经极重，专差也出发了；可是到四更天竟咽了气，最后的话，是：“为什么不肯给我会一会连受的呢？……”

族长，近房，他的祖母的母家的亲丁，闲人，聚集了一屋子，豫计连受的到，应该已是入殓的时候了。寿材寿衣早已做成，都无须筹画；他们的第一大问题是在怎样对付这“承重孙”，因为逆料他关于一切丧葬仪式，是一定要改变新花样的。聚议之后，大概商定了三大

条件，要他必行。一是穿白，二是跪拜，三是请和尚道士做法事。总而言之：是全都照旧。

他们既经议妥，便约定在连受到家的那一天，一同聚在厅前，排成阵势，互相策应，并力作一回极严厉的谈判。村人们都咽着唾沫，新奇地听候消息；他们知道连受是“吃洋教”的“新党”，向来就不讲什么道理，两面的争斗，大约总要开始的，或者还会酿成一种出人意外的奇观。

传说连受的到家是下午，一进门，向他祖母的灵前只是弯了一弯腰。族长们便立刻照豫定计画进行，将他叫到大厅上，先说过一大篇冒头，然后引入本题，而且大家此唱彼和，七嘴八舌，使他得不到辩驳的机会。但终于话都说完了，沉默充满了全厅，人们全数悚然地紧看着他的嘴。只见连受神色也不动，简单地回答道：

“都可以的。”

这又很出于他们的意外，大家的心的重担都放下了，但又似乎反加重，觉得太“异样”，倒很有些可虑似的。打听新闻的村人们也很失望，口口相传道，“奇怪！他说‘都可以’哩！我们看去罢！”都可以就是照旧，本来是无足观了，但他们也还要看，黄昏之后，便欣欣然聚满了一堂前。

我也是去看的一个，先送了一份香烛；待到走到他家，已见连受在给死者穿衣服了。原来他是一个短小瘦削的人，长方脸，蓬松的头发和浓黑的须眉占了一脸的小半，只见两眼在黑气里发光。那穿衣也穿得真好，井井有条，仿佛是一个大殓的专家，使旁观者不觉叹服。寒石山老例，当这些时候，无论如何，母家的亲丁是总要挑剔的；他却只是默默地，遇见怎么挑剔便怎么改，神色也不动。站在我前面的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太太，便发出羡慕感叹的声音。

其次是拜；其次是哭，凡女人们都念念有词。其次入棺；其次又是拜；又是哭，直到钉好了棺盖。沉静了一瞬间，大家忽而扰动了，很有惊异和不满的形势。我也不由的突然觉到：连受就始终没有落过一滴泪，只坐在草荐上，两眼在黑气里闪闪地发光。

大殓便在这惊异和不满的空气里面完毕。大家都快快地，似乎想走散，但连受却还坐在草荐上沉思。忽然，他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嚎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这模样，是老例上所没有的，先前也未曾豫防到，大家都手足无措了，迟疑了一会，就有几个人上前去劝止他，愈去愈多，终于挤成一大堆。但他却只是兀坐着号啕，铁塔似的动也不动。

大家又只得无趣地散开；他哭着，哭着，约有半点钟，这才突然停了下来，也不向吊客招呼，径自往家里走。接着就有前去窥探的人来报告：他走进他祖母的房里，躺在床上，而且，似乎就睡熟了。

隔了两日，是我要动身回城的前一天，便听到村人都遭了魔似的

发议论，说连受要将所有的器具大半烧给他祖母，余下的便分赠生时侍奉，死时送终的女工，并且连房屋也要无期地借给她居住了。亲戚本家都说到舌敝唇焦，也终于阻挡不住。

恐怕大半也还是因为好奇心，我归途中经过他家的门口，便又顺便去吊慰。他穿了毛边的白衣出现，神色也还是那样，冷冷的。我很劝慰了一番；他却除了唯唯诺诺之外，只回答了一句话，是：

“多谢你的好意。”

二

我们第三次相见就在这年的冬初，S城的一个书铺子里，大家同时点了一点头，总算是认识了。但使我们接近起来的，是在这年底我失了职业之后。从此，我便常常访问连受去。一则，自然是因为无聊赖；二则，因为听人说，他倒很亲近失意的人的，虽然素性这么冷。但是世事升沉无定，失意人也不会我一投名片，他便接见了。两间连通的客厅，并无什么陈设，不过是桌椅之外，排列些书架，大家虽说他是一个可怕的“新党”，架上却不很有新书。他已经知道我失了职业；但套话一说就完，主客便只好默默地相对，逐渐沉闷起来。我只见他很快地吸完一枝烟，烟蒂要烧着手指了，才抛在地面上。

“吸烟罢。”他伸手取第二枝烟时，忽然说。

我便也取了一枝，吸着，讲些关于教书和书籍的，但也还觉得沉闷。我正想走时，门外一阵喧嚷和脚步声，四个男女孩子闯进来了。大的八九岁，小的四五岁，手脸和衣服都很脏，而且丑得可以。但是连受的眼里却即刻发出欢喜的光来了，连忙站起，向客厅间壁的房里走，一面说道：

“大良，二良，都来！你们昨天要的口琴，我已经买来了。”

孩子们便跟着一齐拥进去，立刻又各人吹着一个口琴一拥而出，一出客厅门，不知怎的便打将起来。有一个哭了。

“一人一个，都一样的。不要争呵！”他还跟在后面嘱咐。

“这么多的一群孩子都是谁呢？”我问。

“是房主人的。他们都没有母亲，只有一个祖母。”

“房东只一个人么？”

“是的。他的妻子大概死了三四年了罢，没有续娶。——否则，便要不肯将余屋租给我似的单身人。”他说着，冷冷地微笑了。

我很想问他何以至今还是单身，但因为不很熟，终于不好开口。

只要和连受一熟识，是很可以谈谈的。他议论非常多，而且往往颇奇警。使人不耐的倒是他的有些来客，大抵是读过《沉沦》的罢，时常自命为“不幸的青年”或是“零余者”，螃蟹一般懒散而骄傲地堆在大椅子上，一面唉声叹气，一面皱着眉头吸烟。还有那房主的孩子，总是互相争吵，打翻碗碟，硬讨点心，乱得人头昏。但连受一见他们，却再不像平时那样的冷冷的了，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宝贵。听

说有一回，三良发了红斑痧，竟急得他脸上的黑气愈见其黑了；不料那病是轻的，于是后来便被孩子们的祖母传作笑柄。

“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他似乎也觉得我有些不耐烦了，有一天特地乘机对我说。

“那也不尽然。”我只是随便回答他。

“不。大人的坏脾气，在孩子们是没有的。后来的坏，如你平日所攻击的坏，那是环境教坏的。原来却并不坏，天真……。我以为中国的可以希望，只在这一点。”

“不。如果孩子中没有坏根苗，大起来怎么会有坏花果？譬如一粒种子，正因为内中本含有枝叶花果的胚，长大时才能够发出这些东西来。何尝是无端……。”我因为闲着无事，便也如大人先生们一下野，就要吃素谈禅一样，正在看佛经。佛理自然是并不懂得的，但竟也不自检点，一味任意地说。

然而连气忿了，只看了我一眼，不再开口。我也猜不出他是无话可说呢，还是不屑辩。但见他又显出许久不见的冷冷的态度来，默默地连吸了两枝烟；待到他再取第三枝时，我便只好逃走了。

这仇恨是历了三月之久才消释的。原因大概是一半因为忘却，一半则他自己竟也被“天真”的孩子所仇视了，于是觉得我对于孩子的冒渎的话倒也情有可原。但这不过是我的推测。其时是在我的寓里的酒后，他似乎微露悲哀模样，半仰着头道：

“想起来真觉得有些奇怪。我到你这里来时，街上看见一个很小的孩子，拿了一片芦叶指着我道：杀！他还不很能走路……。”

“这是环境教坏的。”

我即刻很后悔我的话。但他却似乎并不介意，只竭力地喝酒，其间又竭力地吸烟。

“我倒忘了，还没有问你，”我使用别的话来支梧，“你是不大访问人的，怎么今天有这兴致来走走呢？我们相识有一年多了，你到我这里来却还是第一回。”

“我正要告诉你呢：你这几天切莫到我寓里来看我了。我的寓里正有很讨厌的一大一小在那里，都不像人！”

“一大一小？这是谁呢？”我有些诧异。

“是我的堂兄和他的小儿子。哈哈，儿子正如老子一般。”

“是上城来看你，带便玩玩的罢？”

“不。说是来和我商量，就要将这孩子过继给我的。”

“呵！过继给你？”我不禁惊叫了，“你不是还没有娶亲么？”

“他们知道我不娶的了。但这都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其实是要过继给我那一间寒石山的破屋子。我此外一无所有，你是知道的；钱一到手就化完。只有这一间破屋子。他们父子的一生的事业是在逐出那一个借住着的老女工。”

他那词气的冷峭，实在又使我悚然。但我还慰解他说：

“我看你的本家也还不至于此。他们不过思想略旧一点罢了。譬如，你那年大哭的时候，他们就都热心地围着使劲来劝你……。”

“我父亲死去之后，因为夺我屋子，要我在笔据上画花押，我大哭着的时候，他们也是这样热心地围着使劲来劝我……。”他两眼向上凝视，仿佛要在空中寻出那时的情景来。

“总而言之：关键就全在你没有孩子。你究竟为什么老不结婚的呢？”我忽而寻到了转舵的话，也是久已想问的话，觉得这时是最好的机会了。

他诧异地看着我，过了一会，眼光便移到他自己的膝髁上去了，于是就吸烟，没有回答。

三

但是，虽在这一种百无聊赖的境地中，也还不给连受安住。渐渐地，小报上有匿名人来攻击他，学上也常有关于他的流言，可是这已经并非先前似的单是话柄，大概是于他有损的了。我知道这是他近来喜欢发表文章的结果，倒也并不介意。S城人最不愿意有人发些没有顾忌的议论，一有，一定要暗暗地来叮他，这是向来如此的，连受自己也知道。但到春天，忽然听说他已被校长辞退了。这却使我觉得有些兀突；其实，这也是向来如此的，不过因为我希望着自己认识的人能够幸免，所以就以为兀突罢了，S城人倒并非这一回特别恶。

其时我正忙着自己的生计，一面又在接洽本年秋天到山阳去当教员的事，竟没有工夫去访问他。待到有些余暇的时候，离他被辞退那时大约快有三个月了，可是还没有发生访问连受的意思。有一天，我路过大街，偶然在旧书摊前停留，却不禁使我觉到震悚，因为在那里陈列着的一部汲古阁初印本《史记索隐》，正是连受的书。他喜欢书，但不是藏书家，这种本子，在他是算作贵重的善本，非万不得已，不肯轻易变卖的。难道他失业刚才两三月，就一贫至此么？虽然他向来一有钱即随手散去，没有什么贮蓄。于是我便决意访问连受去，顺便在街上买了一瓶烧酒，两包花生米，两个熏鱼头。

他的房门关闭着，叫了两声，不见答应。我疑心他睡着了，更加大声地叫，并且伸手拍着房门。

“出去了罢！”大良们的祖母，那三角眼的胖女人，从对面的窗口探出她花白的头来了，也大声说，不耐烦似的。

“那里去了呢？”我问。

“那里去了？谁知道呢？——他能到那里去呢，你等着就是，一会儿总会回来的。”

我便推开门走进他的客厅去。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满眼是凄凉和空空洞洞，不但器具所余无几了，连书籍也只剩了在S城决没有人会要的几本洋装书。屋中间的圆桌还在，先前曾经常常围绕着忧郁慷慨的青年，怀才不遇的奇士和腌脏吵闹的孩子们的，现在却见

得很闲静，只在面上蒙着一层薄薄的灰尘。我就在桌上放了酒瓶和纸包，拖过一把椅子来，靠桌旁对着房门坐下。

的确不过是“一会儿”，房门一开，一个人悄悄地阴影似的进来了，正是连戛。也许是傍晚之故罢，看去仿佛比先前黑，但神情却还是那样。

“阿！你在这里？来得多久了？”他似乎有些喜欢。

“并没有多久。”我说，“你到哪里去了？”

“并没有到那里去，不过随便走走。”

他也拖过椅子来，在桌旁坐下；我们便开始喝烧酒，一面谈些关于他的失业的事。但他却不愿意多谈这些；他以为这是意料中的事，也是自己时常遇到的事，无足怪，而且无可谈的。他照例只是一意喝烧酒，并且依然发些关于社会和历史的议论。不知怎地我此时看见空空的书架，也记起汲古阁初印本的《史记索隐》，忽而感到一种淡漠的孤寂和悲哀。

“你的客厅这么荒凉……。近来客人不多了么？”

“没有了。他们以为我心境不佳，来也无意味。心境不佳，实在是可以给人们不舒服的。冬天的公园，就没有人去……。”

他连喝两口酒，默默地想着，突然，仰起脸来看着我问道，“你在图谋的职业也还是毫无把握罢？……”

我虽然明知他已经有些酒意，但也不禁愤然，正想发话，只见他侧耳一听，便抓起一把花生米，出去了。门外是大良们笑嚷的声音。

但他一出去，孩子们的声音便寂然，而且似乎都走了。他还追上去，说些话，却不听得有回答。他也就阴影似的悄悄地回来，仍将一把花生米放在纸包里。

“连我的东西也不要吃了。”他低声，嘲笑似的说。

“连戛，”我很觉得悲凉，却强装着微笑，说，“我以为你太自寻苦恼了。你看得人间太坏……。”

他冷冷的笑了一笑。

“我的话还没有完哩。你对于我们，偶尔来访问你的我们，也以为因为闲着无事，所以来你这里，将你当作消遣的资料的罢？”

“并不。但有时也这样想。或者寻些谈资。”

“那你可错误了。人们其实并不这样。你实在亲手造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了。你应该将世间看得光明些。”我叹惜着说。

“也许如此罢。但是，你说：那丝是怎么来的？——自然，世上也尽有这样的人，譬如，我的祖母就是。我虽然没有分得她的血液，却也许会继承她的运命。然而这也没有什么要紧，我早已豫先一起哭过了……。”

我即刻记起他祖母大殓时候的情景来，如在眼前一样。

“我总不解你那时的大哭……。”于是鹮突地问了。

“我的祖母入殓的时候罢？是的，你不解的。”他一面点灯，一面

冷静地说，“你的和我交往，我想，还正因为那时的哭哩。你不知道，这祖母，是我父亲的继母；他的生母，他三岁时就死去了。”他想着，默默地喝酒，吃完了一个熏鱼头。

那些往事，我原是不知道的。只是我从小时候就觉得不可解。那时我的父亲还在，家景也还好，正月间一定要悬挂祖像，盛大地供养起来。看着这许多盛装的画像，在我那时似乎是不可多得的眼福。但那时，抱着我的一个女工总指了一幅像说：“这是你自己的祖母。拜拜罢，保佑你生龙活虎似的大得快。”我真不懂得我明明有着一个祖母，怎么又会有什么‘自己的祖母’来。可是我爱这‘自己的祖母’，她不比家里的祖母一般老；她年青，好看，穿着描金的红衣服，戴着珠冠，和我母亲的像差不多。我看她时，她的眼睛也注视我，而且口角上渐渐增多了笑影：我知道她一定也是极其爱我的。

“然而我也爱那家里的，终日坐在窗下慢慢地做针线的祖母。虽然无论我怎样高兴地在她面前玩笑，叫她，也不能引她欢笑，常使我觉得冷冷地，和别人的祖母们有些不同。但我还爱她。可是到后来，我逐渐疏远她了；这也并非因为年纪大了，已经知道她不是我父亲的生母的缘故，倒是看久了终日终年的做针线，机器似的，自然免不了要发烦。但她却还是先前一样，做针线；管理我，也爱护我，虽然少见笑容，却也不加呵斥。直到我父亲去世，还是这样；后来呢，我们几乎全靠她做针线过活了，自然更这样，直到我进学堂……。”

灯火销沉下去了，煤油已经将涸，他便站起，从书架下摸出一个小小的洋铁壶来添煤油。

“只这一月里，煤油已经涨价两次了……。”他旋好了灯头，慢慢地说。生活要日见其困难起来。——她后来还是这样，直到我毕业，有了事做，生活比先前安定些；恐怕还直到她生病，实在打熬不住了，只得躺下的时候罢……。

她的晚年，据我想，是总算不很辛苦的，享寿也不小了，正无须我来下泪。况且哭的人不是多着么？连先前竭力欺凌她的人们也哭，至少是脸上很惨然。哈哈！……可是我那时不知怎地，将她的一生缩在眼前了，亲手造成孤独，又放在嘴里去咀嚼的人的一生。而且觉得这样的人还很多哩。这些人们，就使我要痛哭，但大半也还是因为我那时太过于感情用事……。

“你现在对于我的意见，就是我先前对于她的意见。然而我的那时的意见，其实也不对的。便是我自己，从略知世事起，就的确逐渐和她疏远起来了……。”

他沉默了，指间夹着烟卷，低了头，想着。灯火在微微地发抖。

“呵，人要使死后没有一个人他哭，是不容易的事呵。”

他自言自语似的说；略略一停，便仰起脸来向我道，“想来你也无法可想。我也还得赶紧寻点事情做……。”

“你再没有可托的朋友了么？”我这时正是无法可想，连自己。

“那倒大概还有几个的，可是他们的境遇都和我差不多……。”
我辞别连受出门的时候，圆月已经升在中天了，是极静的夜。

四

山阳的教育事业的状况很不佳。我到校两月，得不到一文薪水，只得连烟卷也节省起来。但是学校里的人们，虽是月薪十五六元的小职员，也没有一个不是乐天知命的，仗着逐渐打熬成功的铜筋铁骨，面黄肌瘦地从早办公一直到夜，其间看见名位较高的人物，还得恭恭敬敬地站起，实在都是不必“衣食足而知礼节”的人民。我每看见这情状，不知怎的总记起连受临别托付我的话来。他那时生计更其不堪了，窘相时时显露，看去似乎已没有往时的深沉，知道我就要动身，深夜来访，迟疑了许久，才吞吞吐吐地说道：

“不知道那边可有法子想？——便是钞写，一月二三十块钱的也可以的。我……。”

我很诧异了，还不料他竟肯这样的迁就，一时说不出话来。

“我……，我还得活几天……。”

“那边去看一看，一定竭力去设法罢。”

这是我当日一口承当的答话，后来常常自己听见，眼前也同时浮出连受的相貌，而且吞吞吐吐地说道“我还得活几天”。到这些时，我便设法向各处推荐一番；但有什么效验呢，事少人多，结果是别人给我几句抱歉的话，我就给他几句抱歉的信。到一学期将完的时候，那情形就更加坏了起来。那地方的几个绅士所办的《学理周报》上，竟开始攻击我了，自然是决不指名的，但措辞很巧妙，使人一见就觉得我是在挑剔学潮，连推荐连受的事，也算是呼朋引类。

我只好一动不动，除上课之外，便关起门来躲着，有时连烟卷的烟钻出窗隙去，也怕犯了挑剔学潮的嫌疑。连受的事，自然更是无从说起了。这样地一直到深冬。

下了一天雪，到夜还没有止，屋外一切静极，静到要听出静的声音来。我在小小的灯火光中，闭目枯坐，如见雪花片片飘坠，来增补这一望无际的雪堆；故乡也准备过年了，人们忙得很；我自己还是一个儿童，在后园的平坦处和一伙小朋友塑雪罗汉。雪罗汉的眼睛是用两块小炭嵌出来的，颜色很黑，这一闪动，便变了连受的眼睛。

“我还得活几天！”仍是这样的声音。

“为什么呢？”我无端地这样问，立刻连自己也觉得可笑了。

这可笑的问题使我清醒，坐直了身子，点起一枝烟卷来；推窗一望，雪果然下得更大了。听得有人叩门；不一会，一个人走进来，但是听熟的客寓杂役的脚步。他推开我的房门，交给我一封六寸多长的信，字迹很潦草，然而一瞥便认出“魏斌”两个字，是连受寄来的。

这是从我离开S城以后他给我的第一封信。我知道他疏懒，本不以杳无消息为奇，但有时也颇怨他不给一点消息。待到接了这信，可

又无端地觉得奇怪了，慌忙拆开来。里面也用了一样潦草的字体，写着这样的话：

“申飞……。”

“我称你什么呢？我空着。你自己愿意称什么，你自己添上去罢。我都可以的。

“别后共得三信，没有复。这原因很简单：我连买邮票的钱也没有。

“你或者愿意知道些我的消息，现在简直告诉你罢：我失败了。先前，我自以为是失败者，现在知道那并不，现在才真是失败者了。先前，还有人愿意我活几天，我自己也还想活几天的时候，活不下去；现在，大可以无须了，然而要活下去……。”

“然而就活下去么？”

“愿意我活几天的，自己就活不下去。这人已被敌人诱杀了。谁杀的呢？谁也不知道。

“人生的变化多么迅速呵！这半年来，我几乎求乞了，实际，也可以算得已经求乞。然而我还有所为，我愿意为此求乞，为此冻饿，为此寂寞，为此辛苦。但灭亡是不愿意的。你看，有一个愿意我活几天的，那力量就这么大。然而现在是没有了，连这一个也没有了。同时，我自己也觉得配活下去；别人呢？也不配的。同时，我自己又觉得偏要为不愿意我活下去的人们而活下去；好在愿意我好好地活下去的已经没有了，再没有谁痛心。使这样的人痛心，我是不愿意的。然而现在是没有了，连这一个也没有了。快活极了，舒服极了；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拜，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

“你以为我发了疯么？你以为我成了英雄或伟人了么？不，不的。这事情很简单；我近来已经做了杜师长的顾问，每月的薪水就有现洋八十元了。

“申飞……。”

“你将以我为什么东西呢，你自己定就是，我都可以的。

“你大约还记得我旧时的客厅罢，我们在城中初见和将别时候的客厅。现在我还用着这客厅。这里有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新的钻营，新的磕头和打拱，新的打牌和猜拳，新的冷眼和恶心，新的失眠和吐血……。”

“你前信说你教书很不如意。你愿意也做顾问么？可以告诉我，我给你办。其实是做门房也不妨，一样地有新的宾客和新的馈赠，新的颂扬……。”

“我这里下大雪了。你那里怎样？现在已是深夜，吐了两口血，使我清醒起来。记得你竟从秋天以来陆续给了我三封信，这是怎样的可以惊异的事呵。我必须寄给你一点消息，你或者不至于倒抽一口冷气罢。

“此后，我大约不再写信的了，我这习惯是你早已知道的。何时回来呢？倘早，当能相见。——但我想，我们大概究竟不是一路的；那么，请你忘记我罢。我从我的真心感谢你先前常替我筹划生计。但是现在忘记我罢；我现在已经‘好’了。

连受。十二月十四日。”

这虽然并不使我“倒抽一口冷气”，但草草一看之后，又细看了一遍，却总有些不舒服，而同时可又夹杂些快意和高兴；又想，他的生计总算已经不成问题，我的担子也可以放下了，虽然在我这一面始终不过是无法可想。忽而又想写一封信回答他，但又觉得没有话说，于

是这意思也立即消失了。

我的确渐渐地在忘却他。在我的记忆中，他的面貌也不再时常出现。但得信之后不到十天，S城的学理七日报社忽然接续着邮寄他们的《学理七日报》来了。我是不大看这些东西的，不过既经寄到，也就随手翻翻。这却使我记起连受来，因为里面常有关于他的诗文，如《雪夜谒连受先生》，《连受顾问高斋雅集》等等；有一回，《学理闲谭》里还津津地叙述他先前所被传为笑柄的事，称作“逸闻”，言外大有“且夫非常之人，必能行非常之事”的意思。

不知怎地虽然因此记起，但他的面貌却总是逐渐模糊；然而又似乎和我日加密切起来，往往无端感到一种连自己也莫明其妙的不安和极轻微的震颤。幸而到了秋季，这《学理七日报》就不寄来了；山阳的《学理周刊》上却又按期登起一篇长论文：《流言即事实论》。面还说，关于某君们的流言，已在公正士绅间盛传了。这是专指几个人的，有我在内；我只好极小心，照例连吸烟卷的烟也谨防飞散。小心是一种忙的苦痛，因此会百事俱废，自然也无暇记得连受。总之：我其实已经将他忘却了。

但我也终于敷衍不到暑假，五月底，便离开了山阳。

五

从山阳到历城，又到太谷，一总转了大半年，终于寻不出什么事情做，我便又决计回S城去了。到时是春初的下午，天气欲雨不雨，一切都罩在灰色中；旧寓里还有空房，仍然住下。在道上，就想起连受的了，到后，便决定晚饭后去看他。我提着两包闻喜名产的煮饼，走了许多潮湿的路，让道给许多拦路高卧的狗，这才总算到了连受的门前。里面仿佛特别明亮似的。我想，一做顾问，连寓里也格外光亮起来了，不觉在暗中一笑。但仰面一看，门旁却白白的，分明帖着一张斜角纸。我又想，大良们的祖母死了罢；同时也跨进门，一直向里面走。

微光所照的院子里，放着一具棺材，旁边站一个穿军衣的兵或是马弁，还有一个和他谈话的，看时却是大良的祖母；另外还闲站着几个短衣的粗人。我的心即刻跳起来了。她也转过脸来凝视我。

“阿呀！您回来了？何不早几天……。”她忽而大叫起来。

“谁……谁没有了？”我其实是已经大概知道了的，但还是问。

“魏大人，前天没有的。”

我四顾，客厅里暗沉沉的，大约只有一盏灯；正屋里却挂着白的孝帷，几个孩子聚在屋外，就是大良二良们。

“他停在那里，”大良的祖母走向前，指着说，“魏大人恭喜之后，我把正屋也租给他了；他现在就停在那里。”

孝帷上没有别的，前面是一张条桌，一张方桌；方桌上摆着十来碗饭菜。我刚跨进门，当面忽然现出两个穿白长衫的来拦住了，瞪了

死鱼似的眼睛，从中发出惊疑的光来，钉住了我的脸。我慌忙说明我和连受的关系，大良的祖母也来从旁证实，他们的手和眼光这才逐渐弛缓下去，默许我近前去鞠躬。

我一鞠躬，地下忽然有人呜呜的哭起来了，定神看时，一个十多岁的孩子伏在草荐上，也是白衣服，头发剪得很光的头上还络着一大绺苕麻丝。

我和他们寒暄后，知道一个是连受的从堂兄弟，要算最亲的了；一个是远房侄子。我请求看一看故人，他们却竭力拦阻，说是“不敢当”的。然而终于被我说服了，将孝帏揭起。

这回我会见了死的连受。但是奇怪！他虽然穿一套皱的短衫裤，大襟上还有血迹，脸上也瘦削得不堪，然而面目却还是先前那样的面目，宁静地闭着嘴，合着眼，睡着似的，几乎要使我伸手到他鼻子前面，去试探他可是其实还在呼吸着。

一切是死一般静，死的人和活的人。我退开了，他的从堂兄弟却又来周旋，说“舍弟”正在年富力强，前程无限的时候，竟遽尔“作古”了，这不但是“衰宗”不幸，也太使朋友伤心。言外颇有替连受道歉之意；这样地能说，在山乡中人是少有的。但此后也就沉默了，一切是死一般静，死的人和活的人。

我觉得很无聊，怎样的悲哀倒没有，便退到院子里，和大良们的祖母闲谈起来。知道入殓的时候是临近了，只待寿衣送到；钉棺材钉时，“子午卯酉”四生肖是必须躲避的。她谈得高兴了，说话滔滔地泉流似的涌出，说到他的病状，说到他生时的情景，也带些关于他的批评。

“你可知道魏大人自从交运之后，人就和先前两样了，脸也抬高起来，气昂昂的。对人也不再先前那么迂。你知道，他先前不是像一个哑子，见我是叫老太太的么？后来就叫‘老家伙’。唉唉，真是有趣。人送他仙居术，他自己是不吃的，就摔在院子里，——就是这地方，——叫道，‘老家伙，你吃去罢。’他交运之后，人来人往，我把正屋也让给他住了，自己便搬在这厢房里。他也真是一走红运，就与众不同，我们就常常这样说笑。要是你早来一个月，还赶得上看这里的热闹，三日两头的猜拳行令，说的说，笑的笑，唱的唱，做诗的诗，打牌的打牌……。”

“他先前怕孩子们比孩子们见老子还怕，总是低声下气的。近来可也两样了，能说能闹，我们的大良们也很喜欢和他玩，一有空，便都到他的屋里去。他也用种种方法逗着玩；要他买东西，他就要孩子装一声狗叫，或者磕一个响头。哈哈，真是过得热闹。前两月二良要他买鞋，还磕了三个响头哩，哪，现在还穿着，没有破呢。”

一个穿白长衫的人出来了，她就住了口。我打听连受的病症，她却不很清楚，只说大约是早已瘦了下去的罢，可是谁也没理会，因为他总是高高兴兴的。到一个多月前，这才听到他吐过几回血，但似乎

也没有看医生；后来躺倒了；死去的前三天，就哑了喉咙，说不出一句话。十三大人从寒石山路远迢迢地上城来，问他可有存款，他一声也不响。十三大人疑心他装出来的，也有人说有些生痨病死的人是要说不出话来的，谁知道呢……。

“可是魏大人的脾气也太古怪，”她忽然低声说，“他就不肯积蓄一点，水似的化钱。十三大人还疑心我们得了什么好处。有什么屁好处呢？他就冤里冤枉胡里糊涂地化掉了。譬如买东西，今天买进，明天又卖出，弄破，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待到死了下来，什么也没有，都糟掉了。要不然，今天也不至于这样地冷静……。”

“他就是胡闹，不想办一点正经事。我是想到过的，也劝过他。这么年纪了，应该成家；照现在的样子，结一门亲很容易；如果没有门当户对的，先买几个姨太太也可以：人是总应该像个样子的。可是他一听到就笑起来，说道，‘老家伙，你还是总替别人惦记着这等事么？’你看，他近来就浮而不实，不把人的好话当好话听。要是早听了我的话，现在何至于独自冷清清地在阴间摸索，至少，也可以听到几声亲人的哭声……。”

一个店伙背了衣服来了。三个亲人便检出里衣，走进帏后去。不多久，孝帏揭起了，里衣已经换好，接着是加外衣。

这很出我意外。一条土黄的军裤穿上了，嵌着很宽的红条，其次穿上去的是军衣，金闪闪的肩章，也不知道是什么品级，那里来的品级。到入棺，是连受很不妥帖地躺着，脚边放一双黄皮鞋，腰边放一柄纸糊的指挥刀，骨瘦如柴的灰黑的脸旁，是一顶金边的军帽。

三个亲人扶着棺沿哭了一场，止哭拭泪；头上络麻线的孩子退出去了，三良也避去，大约都是属“子午卯酉”之一的。

粗人打起棺盖来，我走近去最后看一看永别的连受。

他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静地躺着，合了眼，闭着嘴，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

敲钉的声音一响，哭声也同时迸出来。这哭声使我不能听完，只好退到院子里；顺脚一走，不觉出了大门了。潮湿的路极其分明，仰看太空，浓云已经散去，挂着一轮圆月，散出冷静的光辉。

我快步走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但是不能够。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隐约像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七日毕。

【阅读提示】

《孤独者》，与《在酒楼上》、《伤逝》一起，被钱理群先生认为是“最富鲁迅气氛”的小说。而所谓“鲁迅气氛”，主要是指鲁迅的精神气质在小说里

的投射。

《孤独者》中，鲁迅始终突出的是两种趋于极端的生存感受：一种是极端的异类感，一种是极端的绝望感。主人公魏连受正是这样一个孤独绝望的异类。从祖母到魏连受，从魏连受到“我”，有着一个通过“送殓”传承下来却没有血缘关系的“孤独者谱系”，可见这里的“孤独”不是境由心造，而是本体性的，是命运注定的，而且会代代传下去。小说情节建立在社会常类对一个孤独的社会异类的态度和关系上，写整个社会怎样一步一步剥夺这个社会异端生存的可能性。这是社会对一个异端者非常残酷的、致人绝望的驱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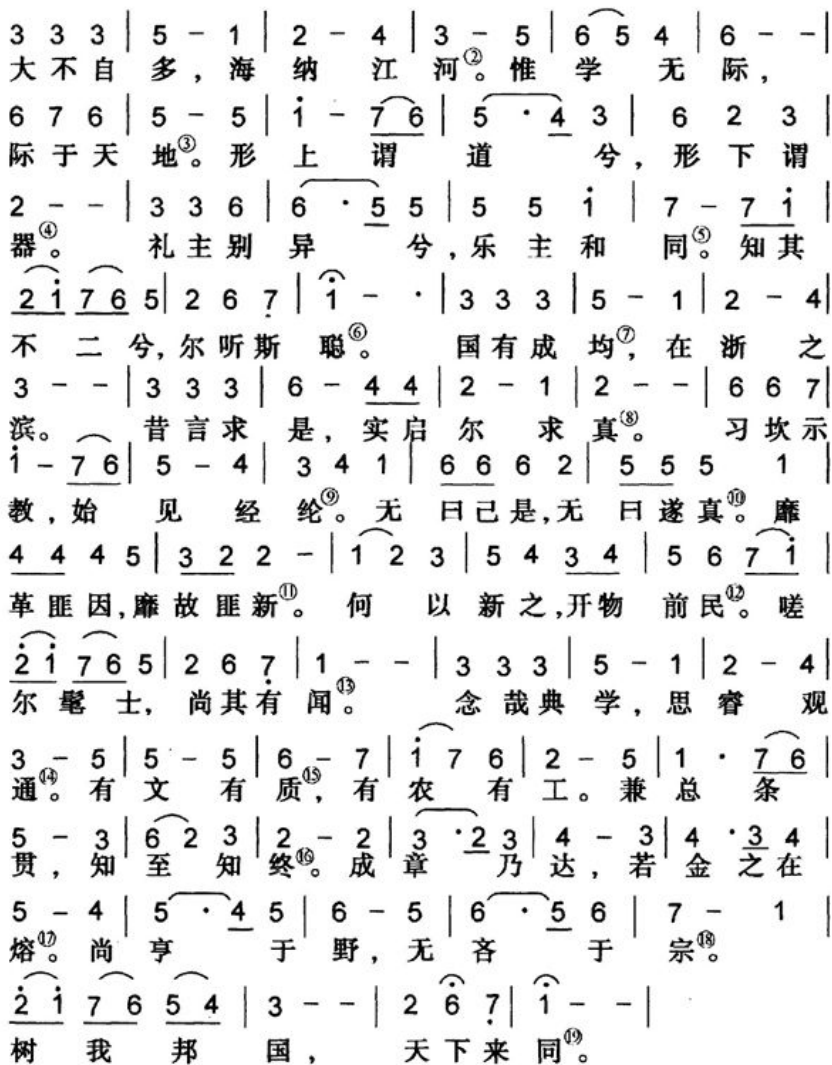
在《孤独者》里，鲁迅记录了两种声音，叙述者“我”（申飞）的声音和主人公魏连受的声音，通过其互相对峙和互相辩驳，既写出了鲁迅本人内心深处困惑，更充满了鲁迅式的紧张，灌注着鲁迅式的冷气。

鲁迅总是同时观照、构想两个（或更多）不同方向的观念、命题或形象，不断进行质疑、诘难，在肯定与否定之间不断往复，在旋进中将思考引向深入与复杂化。鲁迅并不寻求一个绝对、凝定的答案，这正显示了他“永远的探索者”的精神气质，也形成了鲁迅小说的“复调性”：总是同时有多种声音，在那里互相消解和颠覆，互相补充和质疑，总是有多种情感在相互纠缠、激荡，各种对立因素的缠绕、扭结，使文本呈现出一种撕裂的关系。这样撕裂的文本是有一种内在的紧张的。但鲁迅的叙述却又恬淡而从容，即使是《孤独者》这样具有极大情感冲击力的作品，最后也内敛为一种具有深刻内涵的平静，把紧张包容在舒缓的节奏中的平静。

□ 马一浮

马一浮（1883—1967），当代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浙江绍兴人。幼习经史，16岁时应县试，名列榜首。1899年至上海学习英语、法语、拉丁语。1901年与谢无量、马君武等创办《二十世纪翻译世界》，介绍欧美学说。1903年留学北美，后游历英、德，又转道日本留学。1922年归国后寓居杭州，潜心研读《四库全书》，贯通文史哲，融会儒释道，倡六艺统摄一切学术之说。抗日战争爆发后，应竺可桢校长聘请，任浙江大学教授，后又辗转赣、桂讲学。1939年于四川乐山创办复性书院，任院长兼主讲。抗战胜利后回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浙江文史馆馆长、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全国政协特邀委员。著述宏富，有“儒释哲一代宗师”之称，著作辑为《马一浮全集》。

浙江大学校歌^{〔1〕}



【注释】

〔1〕1938年11月19日，在广西宜山，竺可桢校长主持校务会议，决定以“求是”作为浙江大学校训，并请国学大师、时任浙大教授的马一浮先生创作浙江大学校歌歌词。这首歌词后由当时国立中央音乐学院的著名作曲家应尚能教授谱曲，并经校务会议通过，正式定名为浙江大学校歌。〔2〕起首二句典出《庄子·秋水》。黄河河伯见到百川灌河，水势浩大，于是欣然自喜。及见到北海之浩瀚无边，方知自己的渺小。北海海神若对河伯说：“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

之……而吾未尝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于天地而受气于阴阳，吾在于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见少，又奚以自多？”这两句以大海为喻，说明做人应谦虚好学，应有海纳百川的胸襟。多：赞美、夸耀。〔3〕无际：无边。际于天地：边际径接天地，形容学问广大。〔4〕“形上”二句语出《周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意谓抽象的超出形体之上的叫作“道”，有具体形体可见的叫作“器”。〔5〕礼，泛指阶级社会的礼仪规范。主：掌管，主持。二句语本《礼记·乐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史记·乐书》亦曰：“乐统同，礼别异。”二句意谓乐的主要功能是和合民众，礼则用于辨别人们之间的差异。〔6〕不二：即“不二法门”之省称。佛教称平等而无差异之至道为“不二法门”；后用以指独一无二之门径、方法。尔听斯聪：你的听觉以至整个心灵才能变得聪明。〔7〕成均（yùn）：周名大学曰成均。《周礼·春官·大司乐》曰：“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浙，浙江，古亦称浙江。〔8〕求是：语出《汉书》卷五十三《河间献王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颜师古注：“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9〕习坎：此句语本《周易·坎》：“《象》曰：水洊至，习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习坎》，卦名，省称“坎”。唐·陆绩曰：“洊，再。重，习也。水再至而溢，通流不舍昼夜。重习相随以为常，有似于习，故君子象之，以常习教事，如水不息也。”经纶：原指整理丝缕。此处比喻治政的才干和人才。〔10〕是：正确；遂：达。二句意谓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正确，不要以为自己已把真理穷尽。〔11〕靡：没有；匪：非；因：因袭。二句意谓没有一项改革可脱离对过去的继承，没有一样旧事物不再需要创新。〔12〕开物：语本《周易·系辞上》：“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开物：意谓研究万物，并加以改造利用。前民：做万民的先导、榜样。〔13〕髦士：英俊之士。语出《诗·小雅·甫田》：“我髦士。”蒸（zhēng）：进。髦：俊。尚：表示劝勉的语气词。有闻，指博学多识。〔14〕典学：语出《书·说命下》：“念终始典于学。”唐·孔颖达疏：“念终念始，常在于学。”这是大臣传说勉励殷高宗的话，后因称皇子致力于学为“典学”。此处是对大学生的勉励之辞。思睿观通：思，思维；睿，通达。《尚书·洪范》：“思曰睿，……睿作圣。”观，智慧；通，通达。隋·释慧远《大乘义章》二：“粗思名觉，细思名观。”此句意谓思维细密，通达物情，则智慧洞朗，无物不照。〔15〕文：文华，辞采；质：诚实、质朴。《论语·雍也》：“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6〕兼总：指将各种知识兼容并蓄，全面掌握。条贯：指有条理、有系统。知至知终：意谓知道知识的源委和最高境界。《易·乾·文言》：“知至至之，可与言幾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大学》：“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17〕成章：《说文》曰：“章，乐竟为一章。”由此引申为达到一定阶段、一定水平可称成章。《孟子·尽心上》：“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歌词“成章乃达”当本于此，意谓（浙大学子们）应努力使自己有所成就，从而实现通达。〔18〕尚：表示劝勉的语气词。此句语本《周易·同人》：“同人于野，亨。”亨：通达顺利。唐·孔颖达疏：“野，是广远之处，借其野名，喻其广远。言和同于人，必须宽广无所不同，用心无私，乃得亨通。”无吝于宗：意为不要固守自己所知的一家一派之说。〔19〕树：建。同，和谐。

【译文】

大海浩瀚但从不自我夸耀，她能容纳下江河千条万条。
学海亦如同大海一样无边无际，径直连接茫茫的宇宙天地。

抽象而超出形体之上的叫作“道”，有具体形貌可见的叫作“器”。
礼制用以辨别人们的相异之处，音乐要能和合亿万民众。
知道这是治国育人的真理，你的听觉以至整个心灵才能聪明。

在伟大祖国东南部的浙水之滨，有一所历史悠久的国立学府。
“求是书院”是她的前身，“求是”校训引导学子求实求真。
教学应恒久不息，循序渐进，方能培养出满腹经纶的治国才俊。
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正确，不要以为自己已把真理穷尽。
没有一项改革可脱离继承，没有一样旧事物不再需要创新。
怎样才能创新知识，革新社会？要研究万物，做民众的先导。
英俊有为的同学们，大家要努力学习，博学多闻。

大学生们应始终如一地学习，勤于思考，勇于实践，善于观察社会事物的变化。

大学生应既有文华辞采，又诚实质朴，既懂得农，又懂得工。
应将各种知识兼容并蓄、融会贯通，懂得知识的原委和最高境界；
应努力使自己有所成就，从而实现通达，就像真金要经过熔冶一样。

要胸怀宽广，和广大民众共命运以求亨通，不要舍不得放弃自己那一派一宗。

要齐心合力建设我伟大祖国，使世界各国都与我们友好相处，天下大同。

【阅读提示】

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创作的这首校歌，歌词雄浑大气，气势磅礴，集现代大学理念与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于一体，熔科学与人文，理论与实践于一炉，汇求是与创新、治学与报国于一身，思想性、知识性、艺术性都很强。

歌词分为三章。首章言学海无涯，而大学之要义在治国育人；次章阐述国立浙江大学之精神，以及校训“求是”之真谛在于求实求真；末章是对大学生的殷切期望，言求是学子与浙江大学肩负的重大使命。歌词采用文言，几乎每句都引经据典，文理艰深，当年曾有人向校方提议改写。但竺可桢校长认为歌词内涵丰富，意蕴深远，很能体现浙江大学所追求的求是精神，故经校务会通过，正式定为浙江大学校歌。

□周作人

周作人（1885—1967），现代散文家、诗人，浙江绍兴人。
1906年东渡日本留学，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教，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五四时期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以一系列重要理论文章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散文平和冲淡，清隽幽雅，风格独特，为一代散文之宗师。抗日战争爆发后，居留沦陷后的北平，出任伪职。1945年以叛国罪被判

刑入狱，1949年出狱，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和有关回忆鲁迅的著述的写作。

人的文学

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

新旧这名称，本来很不妥当，其实“太阳底下，何尝有新的东西”？思想道理，只有是非，并无新旧。要说是新，也单是新发现的，不是新发明的新。新大陆是在十五世纪中，被哥伦布发现，但这地面是古来早已存在。电是在十八世纪中，被弗兰克林发现，但这物事也是古来早已存在，无非以前的人，不能知道，遇见哥伦布与弗兰克林才把他看出罢了。真理的发见，也是如此。真理永远存在，并无时间的限制，只因我们自己愚昧，闻道太迟，离发见的时候尚近，所以称他新。其实他原是极古的东西，正如新大陆同电一般，早在这宇宙之内，倘若将他当作新鲜果子，时式衣裳一样看待，那便大错了。譬如现在说“人的文学”，这一句话，岂不也像时髦。却不知世上生了人，便同时生了人道。无奈世人无知，偏不肯体人类的意志，走这正路，却迷入兽道鬼道里去，彷徨了多年，才得出来。正如人在白昼时候，闭着眼乱闯，末后睁开眼睛，才晓得世上有这样好阳光，其实太阳照临，早已如此，已有了无量数年了。

欧洲关于这“人”的真理的发见，第一次是在十五世纪，于是出了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两个结果。第二次成了法国大革命，第三次大约便是欧战以后将来的未知事件了。女人与小儿的发见，却迟至十九世纪，才有萌芽。古来女人的位置，不过是男子的器具与奴隶。中古时代，教会里还曾讨论女子有无灵魂，算不算得一个人呢。小儿也只是父母的所有品，又不认他是一个未长成的人，却当他作具体而微的成人，因此又不知演了多少家庭的与教育的悲剧。自从弗罗培尔与戈特文夫人以后，才有光明出现。到了现在，造成儿童学与女子问题这两个大课题，可望得出极好的结果来。中国讲到这类问题，却须从头做起，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女人小儿更不必说了。如今第一步先从人说起，生了四千余年，现在却还讲人的意义，从新要发见“人”，去“辟人荒”，也是可笑的事。但老了再学，总比不学该胜一筹罢。我们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便是这个意思。

我们要说人的文学，须得先将这个人字，略加说明。我们所说的人，不是世间所谓“天地之性最贵”，或“圆颅方趾”的人。乃是说，“从动物进化的人类”。其中有两个要点，（一）“从动物”进化的，（二）从动物“进化”的。

我们承认人是一种生物。他的生活现象，与别的动物并无不同。

所以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凡有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该排斥改正。

但我们又承认人是一种从动物进化的生物。他的内面生活，比其他动物更为复杂高深，而且逐渐向上，有能改造生活的力量。所以我们相信人类以动物的生活为生存的基础，而其内面生活，却渐与动物相远，终能达到高上和平的境地。凡兽性的余留，与古代礼法可以阻碍人性向上的发展者，也都应该排斥改正。

这两个要点，换一句话说，便是人的灵肉二重的生活。古人的思想，以为人性有灵肉二元，同时并存，永相冲突。肉的一面，是兽性遗传；灵的一面，是神性的发端。人生的目的，便偏重在发展这神性；其手段，便在灭了体质以救灵魂。所以古来宗教，大都厉行禁欲主义，有种种苦行，抵制人类的本能。一方面却别有不顾灵魂的快乐派，只愿“死便埋我”。其实两者都是趋于极端，不能说是人的正当生活。到了近世，才有人看出这灵肉本是一物的两面，并非对抗的二元。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英国十八世纪诗人勃莱克在《天国与地狱的结婚》一篇中，说得最好。

（一）人并无与灵魂分离的身体。因这所谓身体者，原止是五官所能见的一部分的灵魂。

（二）力是唯一的生命，是从身体发生的。理就是力的外面的界。

（三）力是永久的快乐。

他这话虽然略含神秘的气味，但很能说出灵肉一致的要义。我们所信的人类正当生活，便是这灵肉一致的生活。所谓从动物进化的人，也便是指这灵肉一致的人，无非用别一说法罢了。

这样“人”的理想生活，应该怎样呢？首先便是改良人类的关系。彼此都是人类，却又各是人类的一个。所以须营一种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第一，关于物质的生活，应该各尽人力所及，取人事所需。换一句话说，便是各人以心力的劳作，换得适当的衣食住与医药，能保持健康的生存。第二，关于道德的生活，应该以爱智信勇四事为基本道德，革除一切人道以下或人力以上的因袭的礼法，使人人能享自由真实的幸福生活。这种“人的”理想生活，实行起来，实于世上的人，无一不利。富贵的人虽然觉得不免失去了他的所谓尊严，但他们因此得从非人的生活里救出，成为完全的人，岂不是绝大的幸福么？这真可说是二十世纪的新福音了。只可惜知道的人还少，不能立地实行。所以我们要在文学上略略提倡，也稍尽我们爱人类的意思。

但现在还须说明，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理由是，第一，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树木。森林盛了，各树也都茂盛。但要森林盛，去仍非靠各树各自茂盛不可。第二，个人

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墨子说“兼爱”的理由，因为“己亦在人中”，便是最透彻的话。上文所谓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正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耶稣说，“爱邻如己”。如不先知自爱，怎能“如己”的爱别人呢？至于无我的爱，纯粹的利他，我以为是是不可能的。人为了所爱的人，或所信的主义，能够有献身的行为。若是割肉饲鹰，投身给饿虎吃，那是超人间的道德，不是人所能为的了。

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其中又可以分作两项，（一）是正面的。写这理想生活，或人间上达的可能性；（二）是侧面的。写人的平常生活，或非人的生活，都很可以供研究之用。这类著作，分量最多，也最重要。因为我们可以因此明白人生实在的情状，与理想生活比较出差异与改善的方法。这一类中写非人的生活的文学，世间每每误会，与非人的文学相混，其实却大有分别。譬如法国莫泊桑的小说《一生》，是写人间兽欲的人的文学，中国的《肉蒲团》却是非人的文学。俄国库普林的小说《坑》是写娼妓生活的人的文学，中国的《九尾龟》却是非人的文学。这区别就只在著作的态度不同。一个严肃，一个游戏。一个希望人的生活，所以对于非人的生活，怀着悲哀或愤怒。一个安于非人的生活，所以对于非人的生活，感着满足，又多带着玩弄与挑拨的形迹。简明说一句，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的区别，便在著作的态度，是以人的生活为是呢？非人的生活为是呢？这一点上，材料方法，别无关系。即如提倡女人殉葬——即殉节——一的文章，表面上岂不说是“维持风教”，但强迫人自杀，正是非人的道德，所以也是非人的文学。中国文学中，人的文学，本来极少。从儒教道教出来的文章，几乎都不合格。现在我们单从纯文学上举例如：

（一）色情狂的淫书类
（二）迷信的鬼神书类（《封神榜》《西游记》等）
（三）神仙书类（《绿野仙踪》等）
（四）妖怪书类（《聊斋志异》《子不语》等）
（五）奴隶书类（甲种主题是皇帝状元宰相 乙种主题是神圣的父与夫）

（六）强盗书类（《水浒》《七侠五义》《施公案》等）
（七）才子佳人书类（《三笑姻缘》等）
（八）下等谐谑书类（《笑林广记》等）
（九）黑幕类
（十）以上各种思想和合结晶的旧戏

这几类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统应该排斥。这宗著作，在民族心理研究上，原都极有价值。在文艺批评上，也有几种可以容许。但在主义上，一切都该排斥。倘若懂得道理，识

力已定的人，自然不妨去看。如能研究批评，便于世间更为有益，我们也极欢迎。

人的文学，当以人的道德为本，这道德问题方面很广，一时不能细说，现在只就文学关系上，略举几项。譬如两性的爱，我们对于这事，有两个主张。（一）是男女两本位的平等。（二）是恋爱的结婚。世间著作，有发挥这意思的，便是绝好的人的文学。如诺威伊亨生的戏剧《娜拉》、《海女》，俄国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英国哈代的小说《台斯》等就是。恋爱起原，据芬兰学者威思德马克说，由于“人的对于与我快乐者的爱好”。却又如奥国卢阎说，因多年心的进化，渐变了高上的感情。所以真实的爱与两性的生活，也须有灵肉二重的一致。但因为现世社会境势所迫，以致偏于一面的，不免极多。这便须根据人道主义的思想，加以记录研究。却又不可将这样生活，当作幸福或神圣，赞美提倡。中国的色情狂的淫书，不必说了。旧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的思想，我也不能承认他为是。又如俄国陀思妥也夫斯基是伟大的人道主义的作家。但他在一部小说中，说一男人爱一女子，后来女子爱了别人，他却竭力斡旋，使他们能够配合。陀思妥也夫斯基自己，虽然言行竟是一致，但我们总不能承认这种种行为，是在人情以内，人力以内，所以不愿提倡。又如印度诗人泰戈尔做的小说，时时颂扬东方思想。有一篇记一寡妇的生活，描写他的“心的撒提”（撒提是印度古话。指寡妇与他丈夫的尸体一同焚化的习俗）。又一篇说一男人弃了他的妻子，在英国别娶，他的妻子，还典卖了金珠宝玉，永远的接济他。一个人如有身心的自由，以自由别择，与人结了爱，遇着生死的别离，发生自己牺牲的行为，这原是可以称道德事。但须全然出于自由意志，与被专制的因袭礼法逼成的动作，不能并为一谈。印度人身的撒提，世间都知道是一种非人道的习俗，近来已被英国禁止。至于人心的撒提，便只是一种变相。一是死刑，一是终身监禁。照中国说，一是殉节，一是守节，原来撒提这字，据说在梵文，便正是节妇的意思。印度女子被“撒提”了几千年，便养成了这一种畸形的贞顺之德。讲东方文化的，以为是国粹，其实只是不自然的制度习惯的恶果。譬如中国人磕头惯了，见了人便无端地要请安拱手作揖，大有非跪不可之意。这能说他的谦和美德么？我们见了这种畸形的所谓道德，正如见了塞在坛子里养大的、身子像萝卜形状的人，只感着恐怖、嫌恶、悲哀、愤怒种种感情，决不该将他提倡，拿他赏赞。

其次如亲子的爱。古人说，父母子女的爱情，是“本于天性”，这话说得最好。因他本来是天性的爱，所以用不着那些人为的束缚，妨害他的生长。假如有人说，父母生子，全由私欲，世间或要说他不道。今将他改作由于天性，便极适当。照生物现象看来，父母生子，正是自然的意志。有了性的生活，自然有生命的延续与哺乳的努力，这是动物无不如此。到了人类，对于恋爱的融合，自我的延长，更有

意识，所以亲子的关系，尤为深厚。近时识者所说儿童的权利，与父母的义务，便即据这天然的道理推演而出，并非时新的东西。至于世间无知的父母，将子女当作所有品，牛马一般养育，以为养大以后，可以随便吃他骑他，那便是退化的谬误思想。英国教育家戈思德称他们为“猿类之不肖子”，正不为过。日本津田左右吉著《文学上国民思想的研究》卷一说，“不以亲子的爱情为本的孝行观念，又与祖先为子孙而生存的生物学的普遍事实，人为将来而努力的人间社会的实际状态，俱相违反，却认作子孙为祖先而生存，如此道德中，显然含有不自然的分子”。祖先为子孙而生存，所以父母理应爱重子女，子女也就应该爱敬父母。这是自然的事实，也便是天性。文学上说这亲子的爱的，希腊荷马史诗《伊理亚特》与欧里毕克斯悲剧《德罗夜兑斯》中，说赫克多尔夫妇与儿子的死别的两节，在古文学中，最为美妙。近来诺威伊亨生的《群鬼》，德国士兑曼的戏剧《故乡》，俄国都介涅夫的小说《父子》等，都很可以供我们的研究。至于郭巨埋儿、丁兰刻木那一类残忍迷信的行为，当然不应再行赞扬提倡。割股一事，尚是魔术与食人风俗的遗留，自然算不得道德。不必再叫他混入文学里，更不消说了。

照上文所说，我们应该提倡与排斥的文学，大致可以明白了。但关于古今中外的一件事上，还须追加一句说明，才可免了误会。我们对于主义相反的文学，并非如胡致堂或乾隆做史论，单依自己的成见，将古今人物排头骂倒。我们立论，应抱定“时代”这一个观念，又将批评与主张，分作两事。批评古人的著作，便认定他们的时代，给他一个正直的评价，相应的位置。至于宣传我们的主张，也认定我们的时代，不能与相反的意见通融让步，唯有排斥的一条方法。譬如原始时代，本来只有原始思想，行魔术食人肉，原是分所当然。所以关于这宗风俗的歌谣故事，我们还要拿来研究，增点见识。但如近代社会中，竟还有想实行魔术食人的人，那便只得将他捉住，送进精神病院去了。其次，对于中外这个问题，我们也只须抱定时代这一个观念，不必再划出什么别的界限。地理上历史上，原有种种不同，但世界交通便了，空气流通也快了，人类可望逐渐接近，同一时代的人，便可相并存在。单位是个我，总数是个人。不必自以为与众不同，道德第一，划出许多畛域。因为人总与人类相关，彼此一样，所以张三李四受苦，与彼得约翰受苦，要说与我无关，也一样无关，说与我相关，也一样相关。仔细说，便只为我与张三李四或彼得约翰虽姓名不同，籍贯不同，但同是人类之一，同具感觉性情。他以为苦的，在我也必以为苦。这苦会降在他身上，也未必不能降在我的身上。因为人类的运命是同一的，所以我要顾虑我的运命，便同时须顾虑人类共同的运命。所以我们只能说时代，不能分中外。我们偶有创作，自然偏于见闻较确的中国一方面，其余大多数都还须绍介译述外国的著作，扩大读者的精神，眼里看见了世界的人类，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

生活。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七日

【阅读提示】

如果说新文学革命之初，胡适侧重从语言、形式方面为文学革命寻找突破口，那么周作人则更多地思考与探讨新文学的思想建设。周作人最突出的贡献，是以“人的文学”来概括新文学的内容，标示新文学区别于旧文学的本质特征。“人的文学”成为五四时期文学的一个中心概念。

中国社会，向来都忽视人的个体价值的存在，向来没有发现“人”。或者只看重神性发展神性，制造许多清规戒律，抑制人的本能，导致人性的泯灭，使人成为“非人”；或者保留着低俗的兽性，同样只能是还不曾“从动物进化”的“非人”。表现在文学上，则产生了大量“非人的文学”。

而要真正认识人，发现人，创造“人的文学”，最重要的是能够肯定人性。作为中国较早觉醒的知识分子，周作人对文学的关注，着眼点就在于对“人”和“人性”的关注。在《人的文学》一文中，周作人将人的灵（所谓“从动物进化”的）肉（所谓“从‘动物’进化的”）二元的对立统一视作真正意义上的人性。而将以人道主义——“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为本，观察、研究、分析社会“人生诸问题”的新文学，称作人的文学，强调文学是人性的、是人类的。这对文学革命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竺可桢

竺可桢（1890—1974），浙江绍兴人，我国近代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早年就读于上海澄衷学堂和复旦公学，1910年赴美留学，毕业于伊利诺大学，继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先后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学成归国后，曾在武昌、南京、天津等地大学任教。1929年起应蔡元培之邀，出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1936年任浙江大学校长，在国势艰危、颠沛流离之中执掌浙大十三年，以“求是”为校训，募集大量专家学者，培育大批精英良才，使浙江大学迅速崛起，并被誉为“东方剑桥”，蜚声中外。新中国建立后，竺可桢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等职，在地理学、气象学、自然科学史等多个领域都有开创性的研究，发表著作近三百种，主要有《竺可桢文集》、《竺可桢科普创作选集》等。

唐宋物候与气候变迁

我国古代相传有两句诗说道：“花如解语应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但从现在看来，石头和花卉虽没有声音的语言，却有它们自己的一套结构组织来表达它们的本质。自然科学家的任务就在于了解这

种本质，使石头和花卉能说出宇宙的秘密。而且到现在，自然科学家已经成功地做了不少工作。以石头而论，譬如化学家以同位素的方法，使石头说出自己的年龄；地球物理学家以地震波的方法，使岩石能表白自己离开地球表面的深度；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以地层学的方法，初步地摸清了地球表面，即地壳里三四十亿年以来的石头历史。何况花卉是有生命的东西，它的语言更生动，更活泼。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里所指出的那样，杏花开了，好像它传语农民赶快耕土；桃花开了，好像它暗示农民赶快种谷子。春末夏初布谷鸟来了，我们农民知道它讲的是什么话：“阿公阿婆，割麦插禾。”从这一角度来看，花香鸟语统是大自然的语言，重要的是我们要能体会这种暗示，明白这种传语，来理解大自然，改造大自然。

我国唐宋的若干大诗人，一方面关心民生疾苦，搜集了各地方大量的竹枝词、民歌；一方面又热爱大自然，善能领会鸟语花香的暗示，模拟这种民歌、竹枝词，编成诗句。其中许多诗句，因为含有至理名言，传下来一直至今，还是被人称道不置。明末的学者黄宗羲说：“诗人萃天地之清气，以月、露、风、云、花、鸟为其性情，其景与意不可分也。月、露、风、云、花、鸟之在天地间，俄顷灭没，而诗人能结之不散。常人未尝不有月、露、风、云、花、鸟之咏，非其性情，极雕绘而不能亲也。”换言之，月、露、风、云、花、鸟乃是大自然的一种语言，从这种语言可以了解到大自然的本质，即自然规律，而大诗人能掌握这类语言的含义，所以能编为诗歌而传之后世。物候就是谈一年中月、露、风、云、花、鸟推移变迁的过程，对于物候的歌咏，唐宋大诗人是有杰出成就的。

唐白居易（乐天）15岁时，曾经写过一首咏芳草（《古原草》）的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诗人顾况看到这首诗，大为赏识。一经顾况的吹嘘，这首诗便被传诵开来。这四句五言古诗，指出了物候学上两个重要规律：第一是芳草的荣枯，有一年一度的循环；第二是这循环是随气候为转移的，春风一到，芳草就苏醒了。

在温带的人们，经过一个寒冬以后，就希望春天的到来。但是，春天来临的指标是什么呢？这在许多唐、宋人的诗中我们可找到答案的。李白诗“东风已绿瀛州草，紫殿红楼觉春好。”王安石晚年住在江宁，有句云：“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据宋洪迈《容斋续笔》中指出：王荆公写这首诗时，原作“春风又到江南岸”，经推敲后认为“到”字不合意，改了几次才下了“绿”字。李白、王安石他们在诗中统用绿字来象征春天的到来，到如今，在物候学上，花木抽青也还是春天的重要指标之一。王安石这句诗的妙处，还在于能说明物候是有区域性的。若把这首诗哼成“春风又绿河南岸”，就很不恰当了。因为在大河以南开封、洛阳一带，春风带来的征象，黄沙比绿叶更有代表性，所以，李白《扶风豪士歌》，便有“洛阳三月飞胡沙”之句。

虽则句中“胡沙”是暗指安史之乱，但河南春天风沙之大也是事实。

树木抽青是初春很重要的指标，这是肯定的。但是，各种树木抽青的时间不同，哪种树木的抽青才能算是初春的指标呢？从唐、宋诗人的吟咏看来，杨柳要算是最受重视的了。杨柳抽青之所以被选为初春的代表，并非偶然之事。第一，因为柳树抽青早；第二，因为它分布区域很广，南从五岭，北至关外，到处都有。它既不怕风沙，也不嫌低洼。唐李益《临湟沱见蕃使》诗：“漠南春色到湟沱，碧柳青青塞马多。”刘禹锡在四川作《竹枝词》云：“江上朱楼新雨晴，瀼西春水縠纹生，桥东桥西好杨柳，人来人去唱歌行。”足见从漠南到蜀东，人人皆以绿柳为春天的标帜。王之涣著《出塞》绝句有“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之句。这句寓意诗是说塞外只能从笛声中听到折杨柳的曲子。但在今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无论天山南北，随处均有杨柳。所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送瘟神》诗中就说：“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目今春风杨柳不限于玉门关以内了。

唐、宋诗人对于候鸟，也给以极大注意。他们初春留心的是燕子，暮春、初夏注意的在西南是杜鹃，在华北、华东是布谷。如杜甫晚年入川，对于杜鹃鸟的分布，在诗中说得很清楚：“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我昔游锦城，结庐锦水边，有竹一顷余，乔木上参天，杜鹃暮春至，哀哀叫其间……”

南宋诗人陆游，在76岁时作《初冬》诗：“平行诗句领流光，绝爱初冬万瓦霜。枫叶欲残看愈好，梅花未动意先香……”这证明陆游是留心物候的。他不但留心物候，还用以预告农时，如《鸟啼》诗可以说明这一点：“野人无历日，鸟啼知四时；二月闻子规，春耕不可迟；三月闻黄鹂，幼妇悯蚕饥；四月鸣布谷，家家蚕上簇；五月鸣雅舅，苗稚忧草茂……”像陆游可称为能懂得大自然语言的一个诗人。

我们从唐、宋诗人所吟咏的物候，也可以看出物候是因地而异，因时而异的。换言之，物候在我国南方与北方不同，东部与西部不同，山地与平原不同，而且古代与今日不同。为了了解我国南北、东西、高下、地点不同，古今时间不同而有物候的差异，必须与世界其他地区同时讨论，方能收相得益彰之效。

【阅读提示】

竺可桢在物候学方面有高深的造诣，在中国古典文学和历史方面又有深厚的功底，使他在研究气候变迁方面游刃有余。1972年发表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繁征博引了大量的中国古典诗句，不仅给论证提供了千钧之力的佐证，而且诗意盎然，给人以美的享受，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与推崇。这正如清代诗人袁枚所写的：“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词。”

□郭沫若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四川乐山人。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早年留学日本，先学医，后从文。1918年开始新诗创作，以《女神》的浪漫奔放、暴躁凌厉开一代诗风，并成为中国新诗的奠基人。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因受蒋介石通缉，旅居日本，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的研究。抗战爆发后回国，创作了《屈原》、《虎符》等历史剧。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等职。他被认为是“继鲁迅之后，中国新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

炉中煤

——眷恋祖国的情绪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不辜负你的殷勤，
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了这般模样！

啊，我年青的女郎！
你该知道了我的前身？
你该不嫌我黑奴卤莽？
要我这黑奴的胸中，
才有火一样的心肠。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想我的前身，
原本是有用的栋梁，
我活埋在地底多年，
到今朝总得重见天光。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自从重见天光，
我常常思念我的故乡，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了这般模样！

1920年1、2月间作

【阅读提示】

这首诗托物言志，借吟咏燃烧着的“炉中煤”，来抒发“眷念祖国的情绪”，表现出诗人对新生的祖国的无比热爱和赤诚无私的奉献精神。

全诗运用了比喻、拟人和象征手法。诗人将熊熊燃烧的、本无生命和感情的“炉中煤”拟人化为一个痴情的抒情主人公“我”的形象，赋予其能思念、会追求、有情感的人格；而把经过五四洗礼的新生的祖国比作年青的女郎，在祝福她青春焕发、生机勃勃的同时，把她视作自己热烈追求的对象，通过“我”向“年青的女郎”倾诉爱恋的方式，表现出诗人真挚的爱国热情。

诗人更以“炉中煤”自喻，用炉中煤的燃烧，喻示诗人的火热激情，表现出他对新生祖国的无私奉献和勇敢献身精神。

本诗也运用了反复咏叹的手法。“啊！我年青的女郎”在诗中重复出现四次，“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在诗的首尾各出现一次，这种反复咏叹的修辞手法。不仅收到了结构上回环往复的艺术效果，使全诗前后呼应，韵律和谐整齐，而且突出了主旋律，深化了主题，升华了诗人的情感。

□毛泽东

毛泽东（1893—1976），字润之，湖南韶山人。新中国的缔造者，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更具备诗人的精神气质。青年时代即参加革命，1921年7月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7年8月7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组织“秋收起义”，建立了第一支工农红军。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确立了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在1943年3月党的中央委员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他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又当选国家主席。一生所撰大量政论文字雄辩有力，旧体诗词也是气势磅礴。有《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诗词》。

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
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

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
原驰蜡象^{〔1〕}，
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
看红装素裹，
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
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
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
成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注释】

〔1〕原驰蜡象：原，指高原，这里指秦晋高原；驰，曾作“驱”，1958年改定；蜡：指古真蜡国，即今柬埔寨，盛产大象。此处描述白雪覆盖丘陵起伏的秦晋高原如象群奔驰。

【阅读提示】

这首词写于1936年2月，正是红军结束长征、在陕北建立中国革命大本营的第一个冬天。词作通过对雄奇壮丽的北国风光的摹写，勾勒了一个大气磅礴的抒情环境，在谈笑风生地历数“风流人物”的同时，以如椽巨笔热情洋溢地歌颂了为民族利益前赴后继的“今朝”的革命者。

整首词作信笔挥洒，一气呵成，上片借景抒情，下片论史言志，构思宏伟，行文工整，又能寓庄于谐、以小见大，体现了精工而不纤巧、豪放而不粗疏的艺术风格。

□郁达夫

郁达夫（1896—1945），浙江富阳人。以小说著称于世，而其

散文游记、旧体诗词亦风格独特、成就非凡。1914到1922年在日本留学，1921年与郭沫若、成仿吾在日本成立创造社，同年10月，第一部小说集《沉沦》出版。回国后为生计所迫而辗转于安庆、上海、北京、武昌、广州等地，1927年定居上海，1933年移家杭州。1938年底远赴新加坡，担任《星洲日报》文学副刊和其他十几种报纸杂志的编辑，1942年2月因太平洋战争而被迫撤离新加坡，最后漂泊至印尼苏门答腊。1945年8月29日（一说9月17日），因精通日语而做过七个月日军翻译的郁达夫被已经投降的日本宪兵暗杀于印尼小镇武吉丁宜的郊外。

花坞

“花坞”^{〔1〕} 这个名字，大约到过杭州，或在杭州住上几年的人，没有一个不晓得的，尤其是游西溪^{〔2〕} 的人，平常总要到花坞。二三十年前，汽车不通，公路未筑，要去游一次，真不容易；所以明明知道这花坞的幽深清绝，但脚力不健，非好游如好色的诗人，不大去。现在可不同了，从湖滨向北向西的坐汽车去，不消半个钟头，就能到花坞口外。而花坞的住民，每到了春秋佳日的放假日期，也会成群结队，在花坞口的那座凉亭里鹄候，预备来做一个临时导游的脚色，好轻轻快快地赚取游客的两毛小洋；现在的花坞，可真成了第二云栖，或第三九溪十八涧了。

花坞的好处，是在它的三面环山，一谷直下的地理位置，石人坞不及它的深，龙归坞没有它的秀。而林木萧疏，清溪蜿蜒，庵堂错落，尼媪翩翩，更是花坞独有的迷人风韵。将人来比花坞，就像浔阳商妇，老抱琵琶；将花来比花坞，就像碧桃开谢，未死春心；将菜来比花坞，只好说冬菇烧豆腐，汤清而味隽了。

我的第一次去花坞，是在松木场放马山背后养病的时候，记得是一天日和风定的清秋的下午，坐了黄包车，过古荡，过东岳，看了伴凤居，访过风木庚（是钱塘丁氏的别业），感到了口渴，就问车夫，这附近可有清静的乞茶之处？他就把我拉到了花坞的中间。

伴凤居虽则结构堂皇，可是里面却也坍败得可以；至于杨家牌楼附近风木庵哩，丁氏的手迹尚新，茅庵的木架也在，但不晓怎么，一走进去，就感到了一种扑人的霉灰冷气。当时大厅上停在那里的两口丁氏的棺材，想是这一种冷气的发源之处，但泥墙倾圯，蛛网绕梁，与壁上挂在那里的字画屏条一对比，极自然地令人生出了“俯仰之间，已成陈迹”的感想。因为刚刚在看了这两处衰落的别墅之后，所以一到花坞，就觉得清新安逸，像世外桃源的样子了。

自北高峰后，向北直下的这一条坞里，没有洋楼，也没有伟大的建筑，而从竹叶杂树中间透露出来的屋檐半角，女墙一围，看将过去

却又显得异常的整洁，异常的清丽。英文字典里有Cottage的这一个名字；而形容这些茅屋田庄的安闲小洁的字眼，又有许多像Tiny，Dainty，Snug的绝妙佳词，我虽则还没有到过英国的乡间，但到了花坞，看了这些小庵却不能自己地便想起了这种只在小说里读过的英文字母。我手指着那些在林间散点着的小小的茅庵，回头来就问车夫：“我们可能进去？”车夫说：“自然是可以的。”于是就在一曲溪旁，走上了山路高一段的地方，到了静掩在那里的，双黑板的墙门之外。

车夫使劲敲了几下，庵里木鱼声停了，接着门里头就有一位女人的声音，问外面谁在敲门。车夫说明来意，铁门闷一响，半边的门开了，出来迎接我们的，却是一位白发盈头，皱纹很少的老婆婆。

庵里面的洁净，一间一间小房间的布置的清华，以及庭前屋后树木的参差掩映，和厅上佛座下经卷的纵横，你若看了之后，仍不起皈依弃世之心的，我敢断定你就是没有感觉的木石。

那位带发修行的老比丘尼去为我们烧茶煮水的中间，我远远听见了几声从谷底传来的鹊噪的声音；大约天时向暮，乌鹊归巢了，谷里的静，反因这几声的急噪，而加深了一层。

我们静坐着，喝干了两壶极清极酤的茶后，该回去了，迟疑了一会，我就拿出了一张纸币，当作茶钱，那一位老比丘尼却笑起来了，并且婉慢地说：

“先生！这可以不必；我们是清修的庵，茶水是不用钱买的。”

推让了半天，她不得已就将这一元纸币交给了车夫，说：“这给你做个外快吧！”

这老尼的风度，和这一次逛花坞的情趣，我十余年后的现在，还在津津地感到回味。所以前一礼拜的星期日，和新来杭州住的几位朋友遇见之后，他们问我“上哪里去玩？”我就立时提出了花坞，他们是有一乘自备汽车的，经松木场，过古荡东岳而去花坞，只须二十分钟，就可以到。

十余年来的变革，在花坞里也留下了痕迹。竹木的清幽，山溪的静妙，虽则还同太古时一样，但房屋加多了，地价当然也增高了几百倍；而最令人感到不快的，却是这花坞的住民变作了狡猾的商人。庵里的尼媪，和退院的老僧，也不像从前的恬淡了，建筑物和器具之类，并且还处处受着了欧洲的下劣趣味的恶化。

同去的几位，因为没有见到十余年前花坞的处女时期，所以仍旧感到非常满意，以为九溪十八涧、云栖决没有这样的清幽深邃；但在我的内心，却想起了一位素朴天真，沉静幽娴的少女，忽被有钱有势的人奸了以后又被弃的状态。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注释】

〔1〕位于杭州北高峰西龙门山下，因坞中多花得名。坞，即山谷，山坳。
〔2〕杭州城西的湿地景区，已作为首个国家湿地公园于2005年5月1日建成开放。史书有“钱塘之胜，名于‘三西’”之说，“三西”即西湖、西泠、西溪。自唐代以来，西溪就以赏梅、竹、芦、花而闻名。风景里又以蒹葭为最，有近200亩的芦苇，组成了“西溪探梅”、“秋雪听芦”、“荻芦散花”、“蒹葭泛月”、“秋雪八景”、“淇上初夏”、“云栖曲水”各景。西溪多庵，据说最盛时有68个，西溪的庵文化独具一格。

【阅读提示】

郁达夫游记散文写作始于1928年。感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郁达夫仿效家乡古人严子陵，漂泊隐逸，游山玩水，寻故访遗，履迹遍于东南五省。作为其游踪的记录，有《屐痕处处》和《达夫游记》两个集子，总计17万余字。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郁达夫的游记散文在现代游记散文乃至中国历代游记散文中都是首屈一指的。

郁达夫的游记散文侧重描绘山光水色。在描绘自然景象时，郁达夫常以“欣赏艺术与人生的心情”去观照，并根据自己的美学观念、游览进程、时间的先后、表现的重点来选取自然景物，然后抓住印象最深、感受最强之处准确逼真地加以描绘，给读者如临其境之感；但亦并非超尘脱世之作，其中饱含着他的人生、对社会的强烈爱憎。或借景抒情，或借古喻今，体现了一位爱国者嫉恶如仇、忧国忧民之思想和正直率真的人格。因此，他的游记散文也就成为整个时代的文学主题的一种和声。

《花坞》正是这样一个典范之作。在郁达夫众多的游记散文中，《花坞》并不是最负盛名的一篇，但却是文格最鲜明的一篇。作者以两次游历花坞的不同感受为线索，既极写花坞之秀丽：三面环山，一谷直下，竹木扶疏，清溪蜿蜒，庵堂错落，幽谷清绝，给人美不胜收之感，更笔锋一转，写道：“十余年来的变革，在花坞也留下了痕迹”，这里地价“增高了几百倍”，而花坞的住民却“变作了狡猾的商人。庵里的尼媪，和退院的老僧，也不像从前的恬淡了”。抚今忆昔，哀景伤情，愤言道：秀美的花坞犹如朴素天真、沉静幽娴的少女被有钱有势者先奸后弃，沉痛地表达了一位现代名士对商业文化、现代文明对花坞这样一个世外桃源所实施的“奸淫”的愤慨。

□徐志摩

徐志摩（1897—1931），原名章，浙江海宁硤石人。1918年赴美留学，两年后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随后到英国剑桥大学的王家学院作选科生。1921年开始创作新诗，1923年在北京发起成立新月社，1926年在北京主编《晨报》副刊《诗镌》，与闻一多、朱湘等人开展新诗格律化运动。1928年后与胡适、梁实秋等创办新月书店，主编《新月》月刊。1931年11月19日，由南京乘飞机到北平，因遇雾在济南附近触山，机坠身亡。被茅盾称为“中国布尔乔亚开山

的同时又是末代的诗人”。

再别康桥^{〔1〕}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榆荫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枝长篙，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十一月六日 中国海上

【注释】

〔1〕康桥（Cambridge），通译剑桥，在英国东南部，这里指剑桥大学。1920年10月到1922年8月，诗人曾游学于此。1928年，诗人故地重游。11月6日，在归途的南中国海上，他吟成了这首传世之作。

【阅读提示】

康桥不仅是诗人的诗性化育之地，其所体现的以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为精神内核的英国式资产阶级文明，也萌生了诗人所向往的政治理想，即“康桥理想”。而这一政治理想在积习深厚的封建国度里显然得不到实施，数年后的故地重游，勾起的正是诗人因“康桥理想”幻灭而无限哀伤的情怀。

全诗以“轻轻的”、“走”、“来”、“招手”、“作别云彩”起笔，写久违的学子作别母校时的万千离愁；接着采用虚实相间的手法，描写诗人在康河的柔波里泛舟荡漾，将孕育了“康桥理想”的康河渲染得无比美丽；然后借用“梦／寻梦”，“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四个叠句，将全诗推向高潮，细致入微地将诗人对康桥的珍爱、对往昔憧憬的留恋、对眼前别绪的无可奈何，表现得真挚、浓郁、隽永。最后一节以三个“悄悄的”与首阙回环对应。

这首诗表现出诗人高度的艺术技巧。诗人将具体景物与想像糅合在一起，构成诗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巧妙地把气氛、感情、景象融汇为意境，达到景中有情，情中有景。诗的结构形式严谨整齐，错落有致。全诗共七节，每节四行，每行两顿或三顿，一、三行稍短，二、四行稍长，每行六至八字不等，不拘一格而法度严谨，错落有致又韵式规整。诗人似乎有意把格律诗与自由诗二者糅合起来，成为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富有民族化、现代化的建筑美。诗的语言清新秀丽，节奏轻柔委婉，抑扬顿挫，和谐自然，伴随着情感的起伏跳跃，犹如一曲悦耳徐缓的散板，轻盈婉转，拨动着读者的心弦。

□老 舍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旗人。在北京底层市民的生活环境中长大。1924年，老舍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汉语讲师，并在此期间开始小说创作，初期的作品已初步具备了老舍小说的基本素质：取材于北京底层市民生活；用北京方言写作；行文幽默而含有讽刺。到了30年代，他的创作渐趋成熟，许多代表作如《离婚》、《骆驼祥子》等都在这个阶段完成。抗战之初，老舍主持“文协”日常工作。1946年应邀赴美国讲学，期间完成《四世同堂》、《鼓书艺人》两部长篇小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应召回国，曾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文化大革命”初期被迫害而逝世。

断魂枪

生命是闹着玩，事事显出如此；从前我这么想过，现在我懂得了。

沙子龙的镖局已改成客栈。

东方的大梦没法子不醒了。炮声压下去马来与印度野林中的虎啸。半醒的人们，揉着眼，祷告着祖先与神灵；不大会儿，失去了国土、自由与主权。门外立着不同面色的人，枪口还热着。他们的长矛毒弩，花蛇斑彩的厚盾，都有什么用呢；连祖先与祖先所信的神明全不灵了啊！龙旗的中国也不再神秘，有了火车呢，穿坟过墓破坏着风水。枣红色多穗的镖旗，绿鲨皮鞘的钢刀，响着串铃的口马，江湖上的智慧与黑话，义气与声名，连沙子龙，他的武艺、事业，都梦似的变成昨夜的。今天是火车、快枪、通商与恐怖。听说，有人还要杀下皇帝的头呢！

这是走镖已没有饭吃，而国术还没被革命党与教育家提倡起来的时候。

谁不晓得沙子龙是短瘦、利落、硬棒，两眼明得像霜夜的大星？可是，现在他身上放了肉。镖局改了客栈，他自己在后小院占着三间北房，大枪立在墙角，院子里有几只楼鸽。只是在夜间，他把小院的门关好，熟习熟习他的“五虎断魂枪”。这条枪与这套枪，二十年的工夫，在西北一带，给他创出来“神枪沙子龙”五个字，没遇见过敌手。现在，这条枪与这套枪不会再替他增光显胜了；只是摸摸这凉，滑，硬而发颤的杆子，使他心中少难过一些而已。只有在夜间独自拿起枪来，才能相信自己还是“神枪沙”。在白天，他不大谈武艺与往事；他的世界已被狂风吹了走。

在他手下创练起来的少年们还时常来找他。他们大多数是没落子的，都有点武艺，可是没地方去用。有的在庙会上去卖艺：踢两趟腿，练套家伙，翻几个跟头，附带着卖点大力丸，混个三吊两吊的。有的实在闲不起了，去弄筐果子，或挑些毛豆角，赶早儿在街上论斤吆喝出去。那时候米贱肉贱，肯卖膀子力气本来可以混个肚儿圆；他们可是不成：肚量既大，而且得吃口管事儿的；干饽饽、辣饼子咽不下去。况且他们还时常去走会：五虎棍，开路，太狮少狮……虽然算不了什么——比起走镖来——可是到底有个机会活动活动，露露脸。是的，走会捧场是买脸的事，他们打扮的得像个样儿，至少得有条青洋绉裤子，新漂白细市布的小褂，和一双鱼鳞洒鞋——顶好是青缎子抓地虎靴子。他们是神枪沙子龙的徒弟——虽然沙子龙并不承认——得到处露脸，走会得赔上俩钱，说不定还得打场架。没钱，上沙老师那里去求。沙老师不含糊，多少不拘，不让他们空着手儿走。可是，为打架或献技去讨教一个招数，或是请给说个对子——什么空手夺刀，或虎头钩进枪——沙老师有时说句笑话，马虎过去：“教什么？拿开水浇吧！”有时直接把他们逐出去。他们不大明白沙老师是怎么了，心中也有点不乐意。

可是，他们到处为沙老师吹腾，一来是愿意使人知道他们的武艺有真传授，受过高人的指教；二来是为激动沙老师：万一有人不服气而找上老师来，老师难道还不露一两手真的么？所以：沙老师一拳就砸倒了个牛！沙老师一脚把人踢到房上去，并没使多大的劲！他们谁也没见过这种事，但是说着说着，他们相信这是真的了，有年月，有地方，千真万确，敢起誓！

王三胜——沙子龙的大伙计——在土地庙拉开了场子，摆好了家伙。抹了一鼻子茶叶末色的鼻烟，他抡了几下竹节钢鞭，把场子打大一些。放下鞭，没向四围作揖，叉着腰念了两句：“脚踢天下好汉，拳打五路英雄！”向四围扫了一眼：“乡亲们，王三胜不是卖艺的；玩艺儿会几套，西北路上走过镖，会过绿林中的朋友。现在闲着没事，拉个场子陪诸位玩玩。有爱练的尽管下来，王三胜以武会友，有赏脸的，我陪着。神枪沙子龙是我的师傅；玩艺地道！诸位，有愿下来的没有？”他看着，准知道没人敢下来，他的话硬，可是那条钢鞭更硬，十八斤重。

王三胜，大个子，一脸横肉，努着对大黑眼珠，看着四围。大家不出声。他脱了小褂，紧了紧深月白色的腰里硬，把肚子杀进去。给手心一口吐沫，抄起大刀来：

“诸位，王三胜先练趟瞧瞧。不白练，练完了，带着的扔几个；没钱，给喊个好，助助威。这儿没生意口。好，上眼！”

大刀靠了身，眼珠努出多高，脸上绷紧，胸脯子鼓出，像两块老桦木根子。一跺脚，刀横起，大红缨子在肩前摆动。削砍劈拨，蹲越闪转，手起风生，忽忽直响。忽然刀在右手心上旋转，身弯下去，四围鸦雀无声，只有缨铃轻叫。刀顺过来，猛的一个“跺泥”，身子直挺，比众人高着一头，黑塔似的。收了势：“诸位！”一手持刀，一手叉腰，看着四围。稀稀的扔了几个铜钱，他点点头。“诸位！”他等着，等着，地上依旧是那几个亮而削薄的铜钱，外层的人偷偷散去。他咽了口气：“没人懂！”他低声的说，可是大家全听见了。

“有功夫！”西北角上一个黄胡子老头儿答了话。

“啊？”王三胜好似没听明白。

“我说：你——有——功——夫！”老头子的语气很不得人心。

放下大刀，王三胜随着大家的头往西北看。谁也没看起这个老人：小干巴个儿，披着件粗蓝布大衫，脸上窝窝瘪瘪，眼陷进去很深，嘴上几根细黄胡，肩上扛着条小黄草辫子，有筷子那么细，而绝对不像筷子那么直顺。王三胜可是看出这老家伙有功夫，脑门亮，眼睛亮——眼眶虽深，眼珠可黑得像两口小井，深深的闪着黑光。王三胜不怕：他看得出别人有功夫没有，可更相信自己的本事，他是沙子龙手下的大将。

“下来玩玩，大叔！”王三胜说得很得体。

点点头，老头儿往里走。这一走，四外全笑了。他的胳膊不大

动；左脚往前迈，右脚随着拉上来，一步步的向前拉扯，身子整着，像是患过瘫痪病。蹭到场中，把大衫扔在地上，一点没理会四周怎样笑他。

“神枪沙子龙的徒弟，你说？好，让你使枪吧；我呢？”老头子非常的干脆，很像久想动手。

人们全回来了，邻场耍狗熊的无论怎么敲锣也不中用了。

“三截棍进枪吧？”王三胜要看老头子一手，三截棍不是随便就拿得起来的家伙。

老头子又点点头，拾起家伙来。

王三胜努着眼，抖着枪，脸上十分难看。

老头子的黑眼珠更深更小了，像两个香火头，随着面前的枪尖儿转，王三胜忽然觉得不舒服，那俩黑眼珠似乎要把枪尖吸进去！四外已围得风雨不透，大家都觉出老头子确是有威。为躲那对眼睛，王三胜耍了个枪花。老头子的黄胡子一动：“请！”王三胜一扣枪，向前躬步，枪尖奔了老头子的喉头去，枪缨打了一个红旋。老人的身子忽然活展了，将身微偏，让过枪尖，前把一挂，后把撩王三胜的手。拍，拍，两响，王三胜的枪撒了手。场外叫了好。王三胜连脸带胸口全紫了；抄起枪来，一个花子，连枪带人滚了过来，枪尖奔了老人的中部。老头子的眼亮得发着黑光；腿轻轻一屈，下把掩裆，上把打着刚要抽回的枪杆；拍，枪又落在地上。

场外又是一片彩声。王三胜流了汗，不再去拾枪，努着眼，木在那里。老头子扔下家伙，拾起大衫，还是拉拉着腿，可是走得很快了。大衫搭在臂上，他过来拍了王三胜一下：

“还得练哪，伙计！”

“别走！”王三胜擦着汗：“你不离，姓王的服了！可有一样，你敢会会沙老师？”

“就是为会他才来的！”老头子的干巴脸上皱起点来，似乎是笑呢。“走；收了吧；晚饭我请！”

王三胜把兵器拢在一处，寄放在变戏法二麻子那里，陪着老头子往庙外走。后面跟着不少人，他把他们骂散。

“你老贵姓？”他问。

“姓孙哪，”老头子的话与人一样，都那么干巴。“爱练；久想会会沙子龙。”

沙子龙不把你打扁了！王三胜心里说。他脚底下加了劲，可是没把孙老头落下。他看出来，老头子的腿是老走着查拳门中的连跳步；交起手来，必定很快。但是，无论他怎么快，沙子龙是没对手的。谁知道孙老头要吃亏，他心中痛快了些，放慢了些脚步。

“孙大叔贵处？”

“河间的，小地方。”孙老者和气了些：“月棍年刀一辈子枪，不容易见功夫！说真的，你那两手就不坏！”

王三胜头上的汗又回来了，没言语。

到了客栈，他心中直跳，唯恐沙老师不在家，他急于报仇。他知道老师不爱管这种事，师弟们已碰过不少回钉子，可是他相信这回必定行，他是大伙计，不比那些毛孩子；再说，人家在庙会上点名叫阵，沙老师还能丢这个脸么？

“三胜，”沙子龙正在床上看着本《封神榜》，“有事吗？”

三胜的脸又紫了，嘴唇动着，说不出话来。

沙子龙坐起来，“怎么了，三胜？”

“栽了跟头！”

只打了个不甚长的哈欠，沙老师没别的表示。

王三胜心中不平，但是不敢发作；他得激动老师：“姓孙的一个老头儿，门外等着老师呢；把我的枪，枪，打掉了两次！”他知道“枪”字在老师心中是多大分量。没等吩咐，他慌忙跑出去。

客人进来，沙子龙在外间屋等着呢。彼此拱手坐下，他叫三胜去泡茶。三胜希望两个老人立刻交了手，可是不能不沏茶去。孙老者没话讲，用深藏着的眼睛打量沙子龙。沙很客气：

“要是三胜得罪了你，不用理他，年纪还轻。”

孙老者有些失望，可是看出沙子龙的精明。他不知怎样好了，不能拿一个人的精明断定他的武艺。“我来领教领教枪法！”他不由的说出来。

沙子龙没接碴儿。王三胜提着茶壶走进来——急于看二人动手，他没管水开了没有，就沏在壶中。

“三胜，”沙子龙拿起个茶碗来，“去找小顺们去，天汇见，陪孙老者吃饭。”

“什么？”王三胜的眼珠几乎掉出来。看了看沙老师的脸，他敢怒而不敢言的说了声“是啦！”走出去，撅着大嘴。

“教徒弟不易！”孙老者说。

“我没收过徒弟。走吧，这个水不开！茶馆去喝，喝饿了就吃。”沙子龙从桌子上拿起缎子搭裤，一头装着鼻烟壶，一头装着点钱，挂在腰带上。

“不，我还不饿！”孙老者很坚决，两个“不”字把小辫从肩上抡到后边去。

“说会子话儿。”

“我来为领教领教枪法。”

“功夫早搁下了，”沙子龙指着身上，“已经放了肉！”

“这么办也行，”孙老者深深的看了沙老师一眼：“不比武，教给我那趟五虎断魂枪。”

“五虎断魂枪？”沙子龙笑了：“早忘净了！早忘净了！告诉你，在我这儿住几天，咱们逛逛各处，临走，多少送点盘缠。”

“我不逛，也用不着钱，我来学艺！”孙老者立起来，“我练趟给你

看看，看够得上学艺不够！”一弯腰已到了院中，把楼鸽都吓飞起去。拉开架子，他打了趟查拳：腿快，手飘洒，一个飞脚起去，小辫儿飘在空中，像从天上落下来一个风筝；快之中，每个架子都摆得稳，准，利落；来回六趟，把院子满都打到，走得圆，接得紧，身子在一处，而精神贯串到四面八方。抱拳收势，身儿缩紧，好似满院乱飞的燕子忽然归了巢。

“好！好！”沙子龙在台阶上点着头喊。

“教给我那趟枪！”孙老者抱了抱拳。

沙子龙下了台阶，也抱着拳：“孙老者，说真的吧；那条枪和那套枪都跟我入棺材，一齐入棺材！”

“不传？”

“不传！”

孙老者的胡子嘴动了半天，没说出什么来。到屋里抄起蓝布大衫，拉拉着腿：“打搅了，再会！”

“吃过饭走！”沙子龙说。

孙老者没言语。

沙子龙把客人送到小门，然后回到屋中，对着墙角立着的大枪点点了头。

他独自上了天汇，怕是王三胜们在那里等着。他们都没有去。

王三胜和小顺们都不敢再到土地庙去卖艺，大家谁也不再为沙子龙吹腾；反之，他们说沙子龙栽了跟头，不敢和个老头儿动手；那个老头子一脚能踢死个牛。不要说王三胜输给他，沙子龙也不是“个儿”。不过呢，王三胜到底和老头子见了个高低，而沙子龙连句硬话也没敢说。“神枪沙子龙”慢慢似乎被人们忘了。

夜深人稀，沙子龙关好了小门，一气把六十四枪刺下来；而后，拄着枪，望着天上的群星，想起当年在野店荒林的威风。叹一口气，用手指慢慢摸着凉滑的枪身，又微微一笑：“不传！不传！”

（选自《老舍选集》，1951年开明书店版）

【阅读提示】

《断魂枪》发表于1935年，故事背景则是晚清时期。小说讲述了一个老拳师——“神枪沙子龙”的故事。开镖局的沙子龙创出“五虎断魂枪”的绝技，威震西北无敌手，其镖局的兴旺可想而知。但是，闭关锁国、老大自居的中国被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了国门，“火车，快枪，通商与恐怖”接踵而至，走镖这一古老的事业和文明被时代的狂风吹走了，“东方的大梦没法子不醒了”。

沙子龙的“东方大梦”醒了没有？“生命是闹着玩，事事显出如此；从前我这么想过，现在我懂得了。”这本是一位牧师写给自已的墓志铭。老舍将它作为题记，模拟的显然是小说主人公沙子龙的口吻。那么，沙子龙“懂得”了什

么？

现实的剧变使沙子龙不得不把镖局改为客栈，表面上，他不谈武艺，不再跟人争强斗胜，甚至别人找上门来也不与人比武，似乎已经认可并以消极没落的方式（“不玩武艺”）适应了时代的变化。但是，当他夜间独自一人熟悉他的五虎断魂枪的时候，表现出的恰恰是内心深处对过去世界的留恋、眷念、欣赏和无可奈何，他的“不传”绝技更是与时代抗衡的守旧、孤傲、倔强心态的体现——显然，沙子龙“懂得”了以“闹着玩”的游戏行径掩饰其内心深处对传统的景仰和对现实的抗拒——这是一个“过去时代”的小人物在时代变迁中对生命立场和人格尊严的坚守，并因其落寞无助而使其抗争的姿态显出悲壮的色彩。这也是老舍所向往的一种生命的姿态和色彩。

在写作上，小说主要运用白描、烘托、对比等艺术手法，刻画人物简练传神，记录事件流畅生动，体现了老舍一贯的写作风格。

茶馆

第一幕

时 间 一八九八年（戊戌）初秋，康梁等的维新运动失败了。早半天。

地 点 北京，裕泰大茶馆。

人 物 王利发 刘麻子 庞太监 唐铁嘴 康 六 小牛儿 松二爷 黄胖子 宋恩子 常四爷 秦仲义 吴祥子 李 三 老 人 康顺子 二德子 乡 妇 茶官甲、乙、丙、丁 马五爷 小 妞 茶房一二人

〔幕启：这种大茶馆现在已经不见了。在几十年前，每城都起码有一处。这里卖茶，也卖简单的点心与菜饭。玩鸟的人们，每天在蹓够了画眉、黄鸟等之后，要到这里歇歇腿，喝喝茶，并使鸟儿表演歌唱。商议事情的，说媒拉纤的，也到这里来。那年月，时常有打群架的，但是总会有朋友出头给双方调解；三五十口子打手，经调人东说西说，便都喝碗茶，吃碗烂肉面（大茶馆特殊的食品，价钱便宜，作起来快当），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了。总之，这是当日非常重要的地方，有事无事都可以来坐半天。

〔在这里，可以听到最荒唐的新闻，如某处的大蜘蛛怎么成了精，受到雷击。奇怪的意见也在这里可以听到，像把海边上都修上大墙，就足以挡住洋兵上岸。这里还可以听到某京戏演员新近创造了什么腔儿，和煎熬鸦片烟的最好的方法。这里也可以看到某人新得到的奇珍——一个出土的玉扇坠儿，或三彩的鼻烟壶。这真是个重要的地方，简直可以算作文化交流的所在。

〔我们现在就要看见这样的一座茶馆。

〔一进门是柜台与炉灶——为省点事，我们的舞台上可以不要炉灶；后面有些锅勺的响声也就够了。屋子非常高大，摆着长桌与方桌，长凳与小凳，都是茶座儿。隔窗可见后院，高搭着凉棚，棚下也有茶座儿。屋里和凉棚下都有挂鸟笼的地方。各处都贴着“莫谈国

事”的纸条。

〔有两位茶客，不知姓名，正眯着眼，摇着头，拍板低唱。有两位茶客，也不知姓名，正入神地欣赏瓦罐里的蟋蟀。两位穿灰色大衫的——宋恩子与吴祥子，正低声地谈话，看样子他们是北衙门的办案的（侦缉）。〕

〔今天又有一起打群架的，据说是为了争一只家鸽，惹起非用武力解决不可的纠纷。假若真打起来，非出人命不可，因为被约的打手中包括着善扑营的哥儿们和库兵，身手都十分厉害。好在，不能真打起来，因为在双方还没把打手约齐，已有人出面调停了——现在双方在这里会面，三三两两的打手，都横眉立目，短打扮，随时进来，往后院去。〕

〔马五爷在不惹人注意的角落，独自坐着喝茶。〕

〔王利发高高地坐在柜台里。〕

〔唐铁嘴趿拉着鞋，身穿一件极长极脏的大布衫，耳上夹着几张小纸片，进来。〕

王利发 唐先生，你外边蹦蹦吧！

唐铁嘴 （惨笑）王掌柜，捧捧唐铁嘴吧！送给我碗茶喝，我就先给您相相面吧！手相奉送，不取分文！（不容分说，拉过王利发的手来）今年是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您贵庚是……

王利发 （夺回手去）算了吧，我送给你一碗茶喝，你就甭卖那套生意口啦！用不着相面，咱们既在江湖内，都是苦命人！（由柜台内走出，让唐铁嘴坐下）坐下！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戒了大烟，就永远交不了好运！这是我的相法，比你的更灵验！

〔松二爷和常四爷都提着鸟笼进来，王利发向他们打招呼。他们先把鸟笼子挂好，找地方坐下。松二爷文绉绉的，提着小黄鸟笼；常四爷雄赳赳的，提着大而高的画眉笼。茶房李三赶紧过来，沏上盖碗茶。他们自带茶叶。茶沏好，松二爷、常四爷向邻近的茶座让了让。〕

松二爷

常四爷 您喝这个！（然后，往后院看了看）

松二爷 好像又有事儿？

常四爷 反正打不起来！要真打的话，早到城外头去啦；到茶馆来干吗？

〔二德子，一位打手，恰好进来，听见了常四爷的话。〕

二德子 （凑过去）你这是对谁甩闲话呢？

常四爷 （不肯示弱）你问我哪？花钱喝茶，难道还教谁管着吗？

松二爷 （打量了二德子一番）我说这位爷，您是营里当差的吧？来，坐下喝一碗，我们也都是外场人。

二德子 你管我当差不当差呢！

常四爷 要抖威风，跟洋人干去，洋人厉害！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尊家吃着官饷，可没见您去冲锋打仗！

二德子 甭说打洋人不打，我先管教管教你！（要动手）
〔别的茶客依旧进行他们自己的事。王利发急忙跑过来。〕

王利发 哥儿们，都是街面上的朋友，有话好说。德爷，您后边坐！
〔二德子不听王利发的话，一下子把一个盖碗楼下桌去，摔碎。翻手要抓常四爷的脖领。〕

常四爷 （闪过）你要怎么着？

二德子 怎么着？我碰不了洋人，还碰不了你吗？

马五爷 （并未立起）二德子，你威风啊！

二德子 （四下扫视，看到马五爷）喝，马五爷，您在这儿哪？我可眼拙，没看见您！（过去请安）

马五爷 有什么事好好地说，干吗动不动地就讲打？

二德子 嘛！您说的对！我到后头坐坐去。李三，这儿的茶钱我候啦！（往后面走去）

常四爷 （凑过来，要对马五爷发牢骚）这位爷，您圣明，您给评评理！

马五爷 （立起来）我还有事，再见！（走出去）

常四爷 （对王利发）邪！这倒是个怪人！

王利发 您不知道这是马五爷呀？怪不得您也得罪了他！

常四爷 我也得罪了他？我今天出门没挑好日子！

王利发 （低声地）刚才您说洋人怎样，他就是吃洋饭的。信洋教，说洋话，有事情可以一直地找宛平县的县太爷去，要不怎么连官面上都不惹他呢！

常四爷 （往原处走）哼，我就不佩服吃洋饭的！

王利发 （向宋恩子、吴祥子那边稍一歪头，低声地）说话请留点神！（大声地）李三，再给这儿沏一碗来！（拾起地上的碎磁片）

松二爷 盖碗多少钱？我赔！外场人不作老娘们事！

王利发 不忙，待会儿再算吧！（走开）
〔纤手刘麻子领着康六进来。刘麻子先向松二爷、常四爷打招呼。〕

刘麻子 您二位真早班儿！（掏出鼻烟壶，倒烟）您试试这个！刚装来的，地道英国造，又细又纯！

常四爷 唉！连鼻烟也得从外洋来！这得往外流多少银子啊！

刘麻子 咱们大清国有的是金山银山，永远花不完！您坐着，我办点小事！（领康六找了个座儿）
〔李三拿过一碗茶来。〕

刘麻子 说说吧，十两银子行不行？你说干脆的！我忙，没工夫专伺候你！

康 六 刘爷！十五岁的大姑娘，就值十两银子吗？

刘麻子 卖到窑子去，也许多拿一两八钱的，可是你又不肯！

康 六 那是我的亲女儿！我能够……

刘麻子 有女儿，你可养活不起，这怪谁呢？
康 六 那不是因为乡下种地的都没法子混了吗？一家大小要是一天能吃上一顿粥，我要还想卖女儿，我就不是人！
刘麻子 那是你们乡下的事，我管不着。我受你之托，教你不吃，又教你女儿有个吃饱饭的地方，这还不好吗？
康 六 到底给谁呢？
刘麻子 我一说，你必定从心里乐意！一位在宫里当差的！
康 六 宫里当差的谁要个乡下丫头呢？
刘麻子 那不是你女儿的命好吗？
康 六 谁呢？
刘麻子 庞总管！你也听说过庞总管吧？伺候着太后，红的不得了，连家里打醋的瓶子都是玛瑙作的！
康 六 刘大爷，把女儿给太监作老婆，我怎么对得起人呢？
刘麻子 卖女儿，无论怎么卖，也对不起女儿！你糊涂！你看，姑娘一过门，吃的是珍馐美味，穿的是绫罗绸缎，这不是造化吗？怎样，摇头不算点头算，来个干脆的！
康 六 自古以来，哪有……他就给十两银子？
刘麻子 找遍了你们全村儿，找得出十两银子找不出？在乡下，五斤白面就换个孩子，你不是不知道！
康 六 我，唉！我得跟姑娘商量一下！
刘麻子 告诉你，过了这个村可没有这个店，耽误了事别怨我！快去快来！
康 六 唉！我一会儿就回来！
刘麻子 我在这儿等着你！
康 六 （慢慢地走出去）
刘麻子 （凑到松二爷、爷四爷这边来）乡下人真难办事，永远没有个痛痛快快！
松二爷 这号生意又不小吧？
刘麻子 也甜不到哪儿去，弄好了，赚个元宝！
常四爷 乡下是怎么了？会弄得这么卖儿卖女的！
刘麻子 谁知道！要不怎么说，就是一条狗也得托生在北京城里嘛！
常四爷 刘爷，您可真有个狠劲儿，给拉拢这路事！
刘麻子 我要不分心，他们还许找不到买主呢！（忙岔话）松二爷，（掏出个小时表来）您看这个！
松二爷 （接表）好体面的小表！
刘麻子 您听听，嘎登嘎登地响！
松二爷 （听）这得多少钱？
刘麻子 您爱吗？就让给您！一句话，五两银子！您玩够了，不爱再要了，我还照数退钱！东西真地道，传家的玩艺！
常四爷 我这儿正咂摸这个味儿：咱们一个人身上有多少洋玩艺儿

啊！老刘，就看你身上吧：洋鼻烟，洋表，洋缎大衫，洋布裤褂……

刘麻子 洋东西可是真漂亮呢！我要是穿一身土布，像个乡下脑壳，谁还理我呀！

常四爷 我老觉乎着咱们的大缎子，川绸，更体面！

刘麻子 松二爷，留下这个表吧，这年月，戴着这么好的洋表，会教人另眼看待！是不是这么说，您哪？

松二爷 （真爱表，但又嫌贵）我……

刘麻子 您先戴两天，改日再给钱！

〔黄胖子进来。〕

黄胖子 （严重的沙眼，看不清楚，进门就请安）哥儿们，都瞧我啦！我请安了！都是自己弟兄，别伤了和气呀！

王利发 这不是他们，他们在后院哪！

黄胖子 我看不大清楚啊！掌柜的，预备烂肉面，有我黄胖子，谁也打不起来！（往里走）

二德子 （出来迎接）两边已经见了面，您快来吧！

〔二德子同黄胖子入内。〕

〔茶房们一趟又一趟地往后面送茶水。老人进来，拿着些牙签、胡梳、耳挖勺之类的小东西，低着头慢慢地挨着茶座儿走；没人买他的东西。他要往后院去，被李三截住。〕

李 三 老大爷，您外边踮踮吧！后院里，人家正说和事呢，没人买您的东西！（顺手儿把剩茶递给老人一碗）

松二爷 （低声地）李三！（指后院）他们到底为了什么事，要这么拿刀动杖的？

李 三 （低声地）听说是为一只鸽子。张宅的鸽子飞到了李宅去，李宅不肯交还……唉，咱们还是少说话好，（问老人）老大爷您高寿啦？

老 人 （喝了茶）多谢！八十二了，没人管！这年月呀，人还不如一只鸽子呢！唉！（慢慢走出去）

〔秦仲义，穿得很讲究，满面春风，走进来。〕

王利发 哎哟！秦二爷，您怎么这样闲在，会想起下茶馆来了？也没带个底下人？

秦仲义 来看看，看看你这年轻小伙子会作生意不会！

王利发 唉，一边作一边学吧，指着这个吃饭嘛。谁叫我爸爸死的早，我不干不行啊！好在照顾主儿都是我父亲的老朋友，我有不周到的地方，都肯包涵，闭闭眼就过去了。在街面上混饭吃，人缘儿顶要紧。我按着我父亲遗留下的老办法，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的喜欢，就不会出大岔子！您坐下，我给您沏碗小叶茶去！

秦仲义 我不喝！也不坐着！

王利发 坐一坐！有您在我这儿坐坐，我脸上有光！

秦仲义 也好吧！（坐）可是，用不着奉承我！
王利发 李三，沏一碗高的来！二爷，府上都好？您的事情都顺心吧？
秦仲义 不怎么太好！
王利发 您怕什么呢？那么多的买卖，您的小手指头都比我的腰还粗！
唐铁嘴 （凑过来）这位爷好相貌，真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虽无宰相之权，而有陶朱之富！
秦仲义 躲开我！去！
王利发 先生，你喝够了茶，该外边活动活动去！（把唐铁嘴轻轻推开）
唐铁嘴 唉！（垂头走出去）
秦仲义 小王，这儿的房租是不是得往上提那么一提呢？当年你爸爸给我的那点租钱，还不够我喝茶用的呢！
王利发 二爷，您说的对，太对了！可是，这点小事用不着您分心，您派管事的来一趟，我跟他商量，该长多少租钱，我一定照办！是！瞧！
秦仲义 你这小子，比你爸爸还滑！哼，等着吧，早晚我把房子收回去！
王利发 您甭吓唬着我玩，我知道您多么照应我，心疼我，决不会叫我挑着大茶壶，到街上卖热茶去！
秦仲义 你等着瞧吧！
〔乡妇拉着个十来岁的小妞进来。小妞的头上插着一根草标。李三本想不许她们往前走，可是心中一难过，没管。她们俩慢慢地往里走。茶客们忽然都停止说笑，看着她们。〕
小 妞 （走到屋子中间，立住）妈，我饿！我饿！
〔乡妇呆视着小妞，忽然腿一软，坐在地上，掩面低泣。〕
秦仲义 （对王利发）轰出去！
王利发 是！出去吧，这里坐不住！
乡 妇 哪位行行好？要这个孩子，二两银子！
常四爷 李三，要两个烂肉面，带她们到门外吃去！
李 三 是啦！（过去对乡妇）起来，门口等着去，我给你们端面来！
乡 妇 （立起，抹泪往外走，好像忘了孩子；走了两步，又转回身来，搂住小妞，吻她）宝贝！宝贝！
王利发 快着点吧！
〔乡妇、小妞走出去。李三随后端出两碗面去。〕
王利发 （过来）常四爷，您是积德行好，赏给她们面好吃！可是，我告诉您：这路事儿太多了，太多了！谁也管不了！（对秦仲义）二爷，您看我说的对不对？

常四爷 （对松二爷）二爷，我看哪，大清国要完！

秦仲义 （老气横秋地）完不完，并不在乎有人给穷人们一碗面吃没有。小王，说真的，我真想收回这里的房子。

王利发 您别那么办哪，二爷！

秦仲义 我不但收回房子，而且把乡下的地，城里的买卖也都卖了！

王利发 那为什么呢？

秦仲义 把本钱拢在一块儿，开工厂！

王利发 开工厂？

秦仲义 嗯，顶大顶大的工厂！那才救得了穷人，那才能抵制外货，那才能救国！（对王利发说而眼看着常四爷）唉，我跟你说过这些干什么，你不懂！

王利发 您就专为别人，把财产都出手，不顾自己了吗？

秦仲义 你不懂！只有那么办，国家才能富强！好啦，我该走啦。我亲眼看见了，你的生意不错，你甭再耍无赖，不长房钱！

王利发 您等等，我给您叫车去！

秦仲义 用不着，我愿意蹓达蹓达！

〔秦仲义往外走，王利发送。〕

〔小牛儿搀着庞太监走进来。小牛儿提着水烟袋。〕

庞太监 哟！秦二爷！

秦仲义 庞老爷！这两天您心里安顿了吧？

庞太监 那还用说吗？天下太平了：圣旨下来，谭嗣同问斩！告诉您，谁敢改祖宗的章程，谁就掉脑袋！

秦仲义 我早就知道！

〔茶客们忽然全静寂起来，几乎是闭住呼吸地听着。〕

庞太监 您聪明，二爷，要不然您怎么发财呢！

秦仲义 我那点财产，不值一提！

庞太监 太客气了吧？您看，全北京城谁不知道秦二爷！您比作官的还厉害呢！听说呀，好些财主都讲维新！

秦仲义 不能这么说，我那点威风在您的面前可就施展不出来了！哈哈！

庞太监 说得好，咱们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哈哈！

秦仲义 改天过去给您请安，再见！（下）

庞太监 （自言自语）哼，凭这么个小财主也敢跟我逗嘴皮子，年头真是改了！（问王利发）刘麻子在这儿哪？

王利发 总管，您里边歇着吧！

〔刘麻子早已看见庞太监，但不敢靠近，怕打搅了庞太监、秦仲义的谈话。〕

刘麻子 喝，我的老爷子！您吉祥！我等了您好大半天了！（搀庞太监往里面走）

〔宋恩子、吴祥子过来请安，庞太监对他们耳语。〕

〔众茶客静默了一阵之后，开始议论纷纷。〕

茶客甲 谭嗣同是谁？

茶客乙 好像听说过！反正犯了大罪，要不，怎么会问斩呀！

茶客丙 这两三个月了，有些作官的，念书的，乱折腾乱闹，咱们怎能知道他们捣的什么鬼呀！

茶客丁 得！不管怎么说，我的铁杆庄稼又保住了！姓谭的，还有那个康有为，不是说叫旗兵不关钱粮，去自谋生计吗？心眼多毒！

茶客丙 一份钱粮倒叫上头克扣去一大半，咱们也不好过！

茶客丁 那总比没有强啊！好死不如赖活着，叫我去自己谋生，非死不可！

王利发 诸位主顾，咱们还是莫谈国事吧！

〔大家安静下来，都又各谈各的事。〕

庞太监 （已坐下）怎么说？一个乡下丫头，要二百银子？

刘麻子 （侍立）乡下人，可长得俊呀！带进城来，好好地一打扮、调教，准保是又好看，又有规矩！我给您办事，比给我亲爸爸作事都更尽心，一丝一毫不能马虎！

〔唐铁嘴又回来了。〕

王利发 铁嘴，你怎么又回来了？

唐铁嘴 街上兵荒马乱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庞太监 还能不搜查搜查谭嗣同的余党吗？唐铁嘴，你放心，没人抓你！

唐铁嘴 嘿，总管，您要能赏给我几个烟泡儿，我可就更有出息了！

〔有几个茶客好像预感到什么灾祸，一个个往外溜。〕

松二爷 咱们也该走啦吧！天不早啦！

常四爷 嘿！走吧！

二灰衣人——宋恩子和吴祥子走过来。

宋恩子 等等！

常四爷 怎么啦？

宋恩子 刚才你说“大清国要完”？

常四爷 我，我爱大清国，怕它完了！

吴祥子 （对松二爷）你听见了？他是这么说的吗？

松二爷 哥儿们，我们天天在这儿喝茶。王掌柜知道：我们都是地道老好人！

吴祥子 问你听见了没有？

松二爷 那，有话好说，二位请坐！

宋恩子 你不说，连你也锁了走！他说“大清国要完”，就是跟谭嗣同一党！

松二爷 我，我听见了，他是说……

宋恩子 （对常四爷）走！

常四爷 上哪儿？事情要交代明白了啊！

宋恩子 你还想拒捕吗？我这儿可带着“王法”呢！（掏出腰中带着的铁链子）

常四爷 告诉你们，我可是旗人！

吴祥子 旗人当汉奸，罪加一等！锁上他！

常四爷 甭锁，我跑不了！

宋恩子 量你也跑不了！（对松二爷）你也走一趟，到堂上实话实说，没你的事！

〔黄胖子同三五个人由后院过来。〕

黄胖子 得啦，一天云雾散，算我没白跑腿！

松二爷 黄爷！黄爷！

黄胖子 （揉揉眼）谁呀？

松二爷 我！松二！您过来，给说句好话！

黄胖子 （看清）哟，宋爷，吴爷，二位爷办案哪？请吧！

松二爷 黄爷，帮帮忙，给美言两句！

黄胖子 官厅儿管不了的事，我管！官厅儿能管的事呀，我不便多嘴！（问大家）是不是？

众 瞧！对！

〔宋恩子、吴祥子带着常四爷、松二爷往外走。〕

松二爷 （对王利发）看着点我们的鸟笼子！

王利发 您放心，我给送到家里去！

〔常四爷、松二爷、宋恩子、吴祥子同下。〕

黄胖子 （唐铁嘴告以庞太监在此）哟，老爷在这儿哪？听说要安份儿家，我先给您道喜！

庞太监 等吃喜酒吧！

黄胖子 您赏脸！您赏脸！（下）

〔乡妇端着空碗进来，往柜上放。小妞跟进来。〕

小 妞 妈！我还饿！

王利发 唉！出去吧！

乡 妇 走吧，乖！

小 妞 不卖妞妞啦？妈！不卖啦？妈！

乡 妇 乖！（哭着，携小妞下）

〔康六带着康顺子进来，立在柜台前。〕

康 六 姑娘！顺子！爸爸不是人，是畜生！可你叫我怎么办呢？你不找个吃饭的地方，你饿死！我不弄到手几两银子，就得叫东家活活地打死！你呀，顺子，认命吧，积德吧！

康顺子 我，我……（说不出话来）

刘麻子 （跑过来）你们回来啦？点头啦？好！来见见总管！给总管磕头！

康顺子 我……（要晕倒）

康 六 （扶住女儿）顺子！顺子！

刘麻子 怎么啦？
康 六 又饿又气，昏过去了！顺子！顺子！
庞太监 我要活的，可不要死的！
〔静场。〕
茶客甲 （正与乙下象棋）将！你完啦！

——幕落

【阅读提示】

“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深谙其中之道的老舍在三幕话剧《茶馆》中通过裕泰“茶馆”这个窗口，以茶馆掌柜王利发和出入其间的众多茶客的身世遭遇，尤其是常四爷、秦仲义等的悲惨命运，展示了中国社会从戊戌变法失败的晚清末年（第一幕），经袁世凯死后的军阀混战（第二幕），到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时期（第三幕）近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深刻揭露了三个时代的黑暗腐朽，从而达到作者“葬送三个时代”的创作意图。

全剧没有统一连贯的故事情节，而是采取独特的人像展览式的戏剧结构，广泛反映了时代环境和社会心理。语言简洁、含蓄、生动、传神，极富个性色彩，也有浓厚的北京地方特色。

□沈从文

沈从文（1902—1988），现代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县人，苗族。1918年入本乡土著部队，随军在川、湘、鄂、黔四省边区辗转，阅读湘西社会三教九流之“大书”。1923年到北京自学写作，1924年开始发表作品。沈从文作品取材广泛，其中以反映湘西自然、民风和人性的作品最具特色，这些充满诗情画意和牧歌情调的乡土抒情，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田园史诗。同时，他的创作表现手法亦不拘一格，文体不拘常例，故事不拘俗套，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文体作家”。

萧萧

乡下人吹唢呐接媳妇，到了十二月是成天会有事情。

唢呐后面一顶花轿，两个伕子平平稳稳的抬着。轿中人被铜锁锁在里面，虽穿了平时没上过身的体面红绿衣裳，也仍然得荷荷大哭。在这些小女人心中，做新娘子，从母亲身边离开，且准备作他人的母亲，从此必然将有许多新事情等待发生。像做梦一样，将同一个陌生男子汉在一个床上睡觉，做着承宗接祖的事情。这些事想起来，当然有些害怕，所以照例觉得要哭哭，于是就哭了。

也有做媳妇不哭的人，萧萧做媳妇就不哭。这小女子没有母亲，

从小寄养到伯父种田的庄子上，终日提着个小竹兜萝，在路旁田坎捡狗屎挑野菜。出嫁只是从这家转到那家。因此到那一天，这女人还只是笑。她又不害羞，又不怕。她是什么事也不知道，就做了人家的新媳妇了。

萧萧做媳妇时年纪十二岁，有一个小丈夫，年纪还不到三岁。丈夫比她年少九岁，还不曾断奶。按地方规矩，过了门，她喊他做弟弟。她每天应做的事是抱弟弟到村前柳树下去玩，到溪边去玩，饿了，喂东西吃，哭了，就哄他，摘南瓜花或狗尾草戴到小丈夫头上，或者亲嘴，一面说：“弟弟，哪，啵。再来，啵。”在那肮脏的小脸上亲了又亲，孩子于是便笑了。孩子一欢喜兴奋，行动粗野起来，会用短短的小手乱抓萧萧的头发。那是平时不大能收拾蓬蓬松松在头上的黄发。有时候，垂到脑后那条小辫儿被拉得太久，把红绒线结也弄松了，生了气，就搥那弟弟几下，弟弟自然哇的哭出声来。萧萧于是也装成要哭的样子，用手指着弟弟的哭脸，说：“哪，人不讲理，可不行！”

天晴落雨日子混下去，每日抱抱丈夫，也帮家中作点杂事，能动手的就动手，又时常到溪沟里去洗衣，搓尿片，一面还捡拾有花纹的田螺给坐在身边的小丈夫玩。到了夜里睡觉，便常常做这种年龄人所做的梦，梦到后门角落或别的什么地方捡得大把大把铜钱，吃好东西，爬树，自己变成鱼到水中各处溜。或一时仿佛身子很小很轻，飞到天上众星中，没有一个人，只是一片白，一片金光，于是大喊“妈！”人就吓醒了。醒来心还只是跳。吵了隔壁的人，不免骂着：“疯子，你想什么！白天玩得疯，晚上就做梦！”萧萧听着却不作声，只是咕咕的笑。也有很好很爽快的梦，为丈夫哭醒的事情。那丈夫本来晚上在自己母亲身边睡，吃奶方便。有时吃多了奶，或因另外情形，半夜大哭，起来放水拉稀是常有的事。丈夫哭得婆婆无可奈何，于是萧萧轻脚轻手爬起床来，睡眼迷蒙走到床边，把人抱起，给他看月光，看星光；或者仍然啵啵的亲嘴，互相觑着，孩子气的“嗨嗨，看猫呵！”那样喊着哄着，于是丈夫笑了。玩一会会，困倦起来，慢慢的合上眼。人睡定后，放上床，站在床边看着，听远处一传一递的鸡叫，知道天快到什么时候了，于是仍然蜷到小床上睡去。天亮后，虽不做梦，却可以无意中闭言开眼，看一阵在面前空中变幻无端的黄边紫心葵花，那是一种真正的享受。

萧萧嫁过了门，做了拳头大丈夫的小媳妇，一切并不比先前受苦，这只看她一年来身体的发育就可明白。风里雨里过日子，像一株长在园角落不为人注意的蓖麻，大叶大枝，日增茂盛。这小女人简直是全不为丈夫设想那么似的，一天比一天长大起来了。

夏夜光景说来如做梦。大家饭后坐到院中心歇凉，挥摇蒲扇，看天上的星同屋角的萤，听南瓜棚上纺织娘咯咯咯拖长声音纺车，远近

声音繁密如落雨。禾花风悠悠吹到脸上，正是让人在各种方便中说笑话的时候。

萧萧好高，一个人常常爬到草料堆上去，抱了已经熟睡的丈夫在怀里，轻轻的轻轻的随意唱着自编的四句头山歌。唱来唱去却把自己也催眠起来，快要睡去了。

在院坝中，公公婆婆，祖父祖母，另外还有帮工汉子两个，散乱的坐在小板凳上，摆龙门阵学古，轮流下去打发上半夜。

祖父身边有个烟包，在黑暗中放光。这用艾蒿作成的烟包，是驱逐长脚蚊得力东西，蜷在祖父脚边，犹如一条乌梢蛇。间或又拿起来晃那么几下。

想起白天场上的事情，祖父开口说话：

“我听三金说，前天又有女学生过身。”

大家就哄然笑了起来。

这笑的意义何在？只因为大家印象中，都知道女学生没有辫子，留个鹌鹑尾巴，像个尼姑，又不完全像。穿的衣服像洋人，又不是洋人。吃的，用的，……总而言之，事事不同，一想起来就觉得怪可笑！

萧萧不大明白，她不笑。所以老祖父又说话了。他说：

“萧萧，你长大了，将来也会做女学生！”

大家于是更哄然大笑起来。

萧萧为人并不愚蠢，觉得这一定是不利于己的一件事情，所以接口便说：

“爷爷，我不做女学生。”

“你像个女学生，不做可不行。”

“我不做。”

众人有意取笑，异口同声说：“萧萧，爷爷说得对，你非做女学生不行！”

萧萧急得无可如何，“做就做，我不怕。”其实做女学生有什么不好，萧萧全不知道。

女学生这东西，在本乡的确永远是奇闻。每年一到六月天，据说放“水假”日子一到，照例便有三三五五女学生，由一个荒谬不经的热闹地方来，到另一个远地方去，取道从本地过身。从乡下人眼中看来，这些人都近于另一世界中活下的人，装扮奇奇怪怪，行为更不可思议。这种女学生过身时，使一村人都可以说一整天的笑话。

祖父是当地一个人物，因为想起所知道的女学生在大城中的生活情形，所以说笑话要萧萧去作女学生。一面听到这话，就感觉一种打哈哈趣味，一面还有那被说的萧萧感觉一种惶恐，说这话不为无意义了。

女学生由祖父方面所知道的是这样的一种人：她们穿衣服不管天气冷热，吃东西不问饥饱，晚上交到子时才睡觉，白天正经事全不

作，只知唱歌打球，读洋书。她们都会花钱，一年用的钱可以买十六只水牛。她们在省里京里想往什么地方去时，不必走路，只要钻进一个大匣子中，那匣子就可以带她到地。城市中还有各种各样的大小不同匣子，都用机器开动。她们在学校，男女在一处上课读书，人熟了，就随意同那男子睡觉，也不要媒人，也不要财礼，名叫“自由”。她们也做做州县官，带家眷上任，男子仍然喊作“老爷”，小孩子叫“少爷”。她们自己不养牛，却吃牛奶羊奶，如小牛小羊；买那奶时是用铁罐子盛的。她们无事时到一个唱戏地方去，那地方完全像个大庙，从衣袋中取出一块洋钱来（那洋钱在乡下可买五只母鸡），买了一小方纸片儿，拿了那纸片到里面去，就可以坐下看洋人扮演的影子戏。她们被冤了，不赌咒，不哭。她们年纪有老到二十四岁还不肯嫁人的，有老到三十四十居然还好意思嫁人的。她们不怕男子，男子不能使她们受委屈，一受委屈就上衙门打官司，要官罚男子的款，这笔钱她有时独占自己花用，有时和官平分。她们不洗衣煮饭，也不养猪喂鸡；有了小孩子，也只花五块钱或十块钱一月，雇个人专管小孩，自己仍然整天看戏打牌，或者读那些没有用处的闲书。……

总而言之，说来事事都稀奇古怪，和庄稼人不同，有的简直还可说岂有此理。这事经祖父一说明，听过这话的萧萧，心中却忽然有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愿望，以为倘若她也是个女学生，她是不是照祖父说的女学生一个样子去做那些事情？不管好歹，女学生并不可怕，因此一来，却已为这乡下姑娘初次体会到了。

因为听祖父说起女学生是怎样的人物，到后萧萧独自笑得特别久。笑够了时，她说：

“爷爷，明天有女学生过路，你喊我，我要看看。”

“你看，她们捉你去做丫头。”

“我不怕她们。”

“她们读洋书念经你也不怕？”

“念观音菩萨消灾经，念紧箍咒，我都不怕。”

“她们咬人，和做官的一样，专吃乡下人，吃人骨头渣渣也不吐，你不怕？”

萧萧肯定的回答说：“也不怕。”

可是这时节萧萧手上所抱的丈夫，不知为甚么，在睡梦中哭了，媳妇于是用作母亲的声势，半哄半吓的说：

“弟弟，弟弟，不许哭，女学生咬人来了。”

丈夫还仍然哭着，得抱起各处走走。萧萧抱着丈夫离开了祖父，祖父同人说另外一样古话去了。

萧萧从此以后心中有个“女学生”。做梦也便常常梦到女学生，且梦到同这些人并排走路。仿佛也坐过那种自己会走路的匣子，她又觉得这匣子并不比自己跑路更快。在梦中那匣子的形体同谷仓差不多，里面还有小小灰色老鼠，眼珠子红红的，各处乱跑，有时钻到门缝里

去，把个小尾巴露在外边。

因为有这样一段经过，祖父从此喊萧萧不喊“小丫头”，不喊“萧萧”，却唤作“女学生”。在不经意中萧萧答应得很好。

乡下的日子也如世界上一般日子，时时不同。世界上人把日子糟蹋，和萧萧一类人家把日子吝惜是同样的，各有所得，各属分定。许多城市中文明人，把一个夏天完全消磨到软绸衣服、精美饮料以及种种好事情上面。萧萧的一家，因为一个夏天的劳作，却得了十多斤细麻，二三十担瓜。

作小媳妇的萧萧，一个夏天中，一面照料丈夫，一面还绩了细麻四斤。到秋八月工人摘瓜，在瓜间玩，看硕大如盆、上面满是灰粉的大南瓜，成排成堆摆在地上，很有趣味。时间到摘瓜，秋天真的已来了，院子中各处有从屋后林子里树上吹来的大红大黄木叶。萧萧在瓜旁站定，手拿木叶一束，为丈夫编小小笠帽玩。

工人中有个名叫花狗，年纪二十三岁，抱了萧萧的丈夫到枣树下去打枣子。小小竹竿打在枣树上，落枣满地。

“花狗大，莫打了，太多了吃不完。”

虽这样喊，还不动身。到后，仿佛完全因为丈夫要枣子，花狗才不听话。萧萧于是又警告她那小丈夫：

“弟弟，弟弟，来，不许捡了。吃多了生东西肚子痛！”

丈夫听话，兜了大堆枣子向萧萧身边走来，请萧萧吃枣子。

“姐姐吃，这是大的。”

“我不吃。”

“要吃一颗！”

她两手哪里有空！木叶帽正在制边，工夫要紧，还正要个人帮忙！

“弟弟，把枣子喂我口里。”

丈夫照她的命令作事，作完了觉得有趣，哈哈大笑。

她要他放下枣子帮忙捏紧帽边，便于添加新木叶。

丈夫照她吩咐做事，但老是顽皮的摇动，口中唱歌。这孩子原来像一只猫，欢喜时就得捣乱。

“弟弟，你唱的是什么？”

“我唱花狗大告我的山歌。”

“好好的唱一个给我听。”

丈夫于是帮忙拉着帽边，一面就唱下去，照所记到的歌唱：

天上起云云起花，
包谷林里种豆荚，
豆荚缠坏包谷树，
姊妹缠坏后生家。

天上起云云重云，
地下埋坟坟重坟，
娇妹洗碗碗重碗，
娇妹床上人重人。

歌中意义丈夫全不明白，唱完了就问萧萧好不好。萧萧说好并且问跟谁学来的。她知道是花狗教他的，却故意盘问他。

“花狗大告我，他说还有好多歌，长大了再教我唱。”

听说花狗会唱歌，萧萧说：

“花狗大，花狗大，你唱一个好听的歌我听听。”

那花狗，面如其心，生长得不很正气，知道萧萧要听歌，人也快到听歌的年龄了，就给她唱“十岁娘子一岁夫”。那故事说的是妻年大，可以随便到外面作一点不规矩的事；夫年小，只知吃奶，让他吃奶。这歌丈夫完全不懂，懂到一点儿的是萧萧。把歌听过，萧萧装成“我全明白”那种神气，她用生气的样子，对花狗说：

“花狗大，这个不行，这是骂人的歌！”

花狗分辩说：“不是骂人的歌。”

“我明白，是骂人的歌。”

花狗难得多说话，歌已经唱过了，错了赔礼，只有不再唱。他看她已经有点懂事了，怕她回头告祖父，会挨顿臭骂，就把话支吾开，扯到“女学生”上头去。他问萧萧，看没看女学生习体操唱洋歌的事情。

若不是花狗提起，萧萧几乎已忘却了这事情。这时又提到女学生，她问花狗近来有没有女学生过路，她想看看。

花狗一面把南瓜从棚架边抱到墙角去，告她女学生唱歌的事，这些事的来源还是萧萧的那个祖父。他在萧萧面前说了点大话，说他曾经到官路上见过四个女学生，她们都拿得有旗子，走长路流汗喘气之中仍然唱歌，同军人所唱的一模一样。不消说，这自然完全是胡诌的笑话。可是那故事把萧萧可乐坏了。因为花狗说这个就叫做“自由”。

花狗是起眼动眉毛、一打两头翘、会说会笑的一人。听萧萧带着羡慕口气说“花狗大，你膀子真大”，他就说：

“我不止膀子大。”

“你身子也大。”

“我全身无处不大。”

萧萧还不大懂得这个话的意思，只觉得憨而好笑。

到萧萧抱了她的丈夫走去以后，同花狗一起摘瓜，取名字叫哑巴的，开了平时不常开的口。

“花狗，你少坏点。人家是十三岁黄花女，还要等十年才圆房！”

花狗不作声，打了那伙计一巴掌，走到枣树下捡落地枣去了。

到摘瓜的秋天，日子计算起来，萧萧过丈夫家有一年半了。

几次降霜落雪，几次清明谷雨，一家中人都说萧萧是大人了。天保佑，喝冷水，吃粗粝饭，四季无疾病，倒发育得这样快。婆婆虽生来像一把剪子，把凡是给萧萧暴长的机会都剪去了，但乡下的日头同空气都帮助人长大，却不是折磨可以阻拦得住。

萧萧十五岁时已高如成人，心却还是糊糊涂涂的心。

人大了一点，家中做的事也多了一点。绩麻、纺车、洗衣、照料丈夫以外，打猪草推磨一些事情也要做，还有浆纱织布。凡事都学，学学就会了。乡下习惯凡是行有余力的都可从劳作中攒点本分私房，两三年来仅仅萧萧个人份上所聚集的粗细麻和纺就的棉纱，也够萧萧坐到土机上抛三个月的梭子了。

丈夫早断了奶。婆婆有了新儿子，这五岁儿子就像归萧萧独有。不论做什么，走到什么地方去，丈夫总跟在身边。丈夫有些方面很怕她，当她如母亲，不敢多事。他们俩实在感情不坏。

地方稍稍进步，祖父的笑话转到“萧萧你也把辫子剪去好自由”那一类事上去了。听着这话的萧萧，某个夏天也看过了一次女学生，虽不把祖父笑话认真，可是每一次在祖父说过这笑话以后，她到水边去，必不自觉的用手捏着辫子末梢，设想没有辫子的人那种神气，那点趣味。

打猪草，带丈夫上螺蛳山的山阴是常有的事。

小孩子不知事故，听别人唱歌也唱歌。一开腔唱歌，就把花狗引来了。

花狗对萧萧生了另外一种心，萧萧有点明白了，常常觉得惶恐不安。但花狗是男子，凡是男子的美德恶德都不缺少，劳动力强，手脚勤快，又会玩会说，所以一面使萧萧的丈夫非常欢喜同他玩，一面一有机会即缠在萧萧身边，且总是想方设法把萧萧那点惶恐减去。

山大人小，到处是树林蒙茸，平时不知道萧萧所在，花狗就站在高处唱歌逗萧萧身边的丈夫；丈夫小口一开，花狗穿山越岭就来到萧萧面前了。

见了花狗，小孩子只有欢喜，不知其他。他原要花狗为他编草虫玩，做竹箫哨子玩，花狗想方法支使他到一个远处去找材料，便坐到萧萧身边来，要萧萧听他唱那使人开心红脸的歌。她有时觉得害怕，不许丈夫走开；有时又像有了花狗在身边，打发丈夫走去反倒好一点。终于有一天，萧萧就这样给花狗把心窝子唱开，变成个妇人了。

那时节，丈夫走到山下采刺莓去了，花狗唱了许多歌，到后却向萧萧唱：

娇家门前一重坡，
别人走少郎走多，
铁打草鞋穿烂了，

不是为你为哪个？

末了却向萧萧说：“我为你睡不着觉。”他又说他赌咒不把这事情告给人。听了这些话仍然不懂什么的萧萧，眼睛只注意到他那对粗粗的手膀子，耳朵只注意到他最后一句话。末了花狗大便又唱了许多歌给她听。她心里乱了。她要他当真对天赌咒，赌过了咒，一切好像有了保障，她就一切尽他了。到丈夫返身时。手被毛毛虫螫伤，肿了一大片，走到萧萧身边。萧萧捏紧这一只小手，且用口去呵它，吮它，想到刚才的糊涂，才仿佛明白自己作了一点不大好的糊涂事。

花狗诱她做坏事情是麦黄四月，到六月，李子熟了，她欢喜吃生李子。她觉得身体有点特别，在山上碰到花狗，就将这事情告给他，问他怎么办。

讨论了多久，花狗全无主意。虽以前自己当天赌得有咒，也仍然无主意。原来这家伙个子大，胆量小。个子大容易做错事，胆量小做错了事就想不出办法。

到后，萧萧捏着自己那条乌梢蛇似的大辫子，想起城里了，她说：

“花狗大，我们到城里去自由，帮帮人过日子，不好么？”

“那怎么行？到城里去做什么？”

“我肚子大了。”

“我们找药去。场上有郎中卖药。”

“你赶快找药来，我想……”

“你想逃到城里去自由，不成的。人生面不熟，讨饭也有规矩，不能随便！”

“你这没有良心的，你害了我，我想死！”

“我赌咒不辜负你。”

“负不负我有什么用，帮我个忙，赶快拿去肚子里这块肉吧。我害怕！”

花狗不再做声，过了一会，便走开了。不久丈夫从他处拿了大把山里红果子回来，见萧萧一个人坐在草地上眼睛红红的。丈夫心中纳闷。看了一会，问萧萧：

“姐姐，为甚么哭？”

“不为甚么，灰尘落到眼睛窝里，痛。”

“我吹吹吧。”

“不要吹。”

“你瞧我，得这些这些。”

他把手中拿的和从溪中捡来放在衣口袋里的小蚌、小石头全部陈列到萧萧面前，萧萧泪眼婆娑看了一会，勉强笑着说：“弟弟，我们要好，我哭你莫告家中。告家中我可要生气！”到后这事情家中当真就无人知道。

过了半个月，花狗不辞而行，把自己所有的衣裤都拿去了。祖父问同住的长工哑巴，知不知道他为什么走路，走哪儿去？是上山落草，还是做薛仁贵投军？哑巴只是摇头，说花狗还欠了他两百钱，临走时话都不留一句，为人少良心。哑巴说他自己的话，并没有把花狗走的理由说明。因此这一家稀奇一整天，谈论一整天。不过这工人既不偷走物件，又不拐带别的，这事情过后不久，自然也就把他忘掉了。

萧萧仍然是往日的萧萧。她能够忘记花狗就好了。但是肚子真有些不同了，肚中东西总在动，使她常常一个人干着急，尽做怪梦。

她脾气坏了一点，这坏处只有丈夫知道，因为她对丈夫似乎严厉苛刻了好些。

仍然每天同丈夫在一处，她的心，想到的事自己也不十分明白。她常想，我现在死了，什么都好了。可是为什么要死？她还很高兴活下去，愿意活下去。

家中人不拘谁在无意中提起关于丈夫弟弟的话，提起小孩子，提起花狗，都像使这话如拳头，在萧萧胸口上重重一击。

到九月，她担心人知道更多了，引丈夫庙里去玩，就私自许愿，吃了一大把香灰。吃香灰被她丈夫看见了，丈夫问这是做甚么，萧萧就说肚痛，应当吃这个。虽说求菩萨保佑，菩萨当然没有如她的希望，肚子中的东西依旧在慢慢的长大。

她又常常往溪里去喝冷水，给丈夫看见时，丈夫问她，她就说口渴。

一切她所想到的方法都没有能够使她同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分开。大肚子只有丈夫一人知道，他却不敢告这件事给父母晓得。因为时间长久，年龄不同，丈夫有些时候对于萧萧的怕同爱，比对于父母还深切。

她还记得花狗赌咒那一天里的事情，如同记着其他事情一样。到秋天，屋前屋后毛毛虫都结茧，成了各种好看蝶蛾。丈夫像故意折磨她一样，常常提起几个月前被毛毛虫螫手的旧话，使萧萧心里难过。她因此极恨毛毛虫，见了那小虫就想用脚去踹。

有一天，又听人说有好些女学生过路，听过这话的萧萧，睁了眼做过一阵梦，愣愣的对日头出痴了半天。

萧萧步花狗后尘，也想逃走，收拾一点东西预备跟了女学生走的那条路上城去。但没有动身，就被家里人发觉了。这种打算照乡下人来说是一件大事，于是把她两手捆了起来，丢在灶屋边，饿了一天。

家中追究这逃走的根源，才明白这个十年后预备给小丈夫生儿子继香火的萧萧肚子已经被另一个人抢先下了种。这在一家人生活中真是了不得的一件大事！一家人的平静生活，为这件新事全弄乱了。生气的生气，流泪的流泪，骂人的骂人，各按本分乱下去。悬梁，投水，吃毒药，被禁困着的萧萧，诸事漫无边际的全想到了，究竟是年

纪太小，舍不得死，却不曾做。于是祖父从现实出发，想出个聪明主意，把萧萧关在房里，派人好好看守着，请萧萧本族的人来说话，照规矩，看是“沉潭”还是“发卖”？萧萧家中人要面子，就沉潭淹死了她；舍不得死就发卖。萧萧只有一个伯父，在近处庄子里为人种田，去请他时先还以为是吃酒，到了才知是这样丢脸事情，弄得这老实忠厚的家长手足无措。

大肚子作证，说明也没有可说。照习惯，沉潭多是读过“子曰”的族长爱面子才作出的蠢事。伯父不读“子曰”，不忍把萧萧当牺牲，萧萧当然应当嫁人作“二路亲”了。

这也是一种处罚，好像极其自然，照习惯受损失的是丈夫家里，然而却可以在发卖上收回一笔钱，作为损失赔偿。那伯父把这事情告诉了萧萧，就要走路。萧萧拉着伯父衣角不放，只是幽幽的哭。伯父摇了一会头，一句话不说，仍然走了。

一时没有相当的人家来要萧萧，送到远处也得有人，因此暂时就仍然在丈夫家中住下。这件事既经说明白，照乡下规矩，倒又像不甚要紧，只等待处分，大家反而释然了。先是小丈夫不能再同萧萧在一处，到后又仍然如月前情形，姐弟一般有说有笑的过日子了。

丈夫知道了萧萧肚子中有儿子的事情，又知道因为这样萧萧才应当嫁到远处去。但是丈夫并不愿意萧萧去，萧萧自己也不愿意去。大家全莫名其妙，只是照规矩像逼到要这样做，不得不做。究竟是谁定的规矩，是周公还是周婆，也没有人说得清楚。

在等候主顾来看人，等到十二月，还没有人来，萧萧只好在这人家过年。

萧萧次年二月间，十月满足，坐草生了一个儿子，团头大眼，声响洪壮。大家把母子二人照料得好好的，照规矩吃蒸鸡同江米酒补血，烧纸谢神。一家人都欢喜那儿子。

生下的既是儿子，萧萧就不嫁别处了。

到萧萧正式同丈夫拜堂圆房时，儿子已经年纪十岁，有了半劳动力，能看牛割草，成为家中生产者一员了。平时喊萧萧丈夫作大叔，大叔也答应，从不生气。

这儿子名叫牛儿，牛儿十二岁时也接了亲，媳妇年长六岁。媳妇年纪大，方能诸事作帮手，对家中有帮助。唢呐到门前时，新娘在轿中呜呜的哭着，忙坏了那个祖父，曾祖父。

这一天，萧萧刚坐月子不久，孩子才满三月，抱了自己新生的毛毛，在屋前榆蜡树篱笆间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1〕}小毛毛哭了，唱歌一般地哄着他：

“哪，毛毛，看，花轿来了。看，新娘子穿花衣，好体面！不许闹，不讲道理不成的！不讲理我要生气的！看看，女学生也来了！明天长大了，我们讨个女学生媳妇！”

一九二九年作，一九五七年二月校改

【注释】

〔1〕1929年的原作至此结束，后面的文字为1957年校改时加入。

【阅读提示】

《萧萧》显示了沈从文一贯的田园牧歌作风，即竭力表现乡下人“更有人性、更近人情”的品质。故事里的这个女孩子出嫁时才十二岁，丈夫不到三岁。小说写萧萧的成长，是一种原生的、自然的成长。她没念过书，对于身处其中的婚姻制度、礼法制度从来没有自觉的反抗，但萧萧不“哭嫁”，相反，却在抱抱丈夫、做做杂事中，像棵蓖麻一样长大起来；也因为没有受过教育，她没有强烈的贞洁观，于是，在花狗的山歌声中，萧萧变成了个妇人。出了这样的事情，萧萧自然要面对礼法制度：“沉潭”或“发卖”。而伯父既不忍将萧萧沉潭，发卖也找不到人家，萧萧就又住下了，住到生了个儿子，“照规矩吃蒸鸡同江米酒补血，烧纸谢神”——在与礼法制度的冲撞中，萧萧有惊无险地避了过去。

自然的人性往往会与不自然的制度不可避免地冲撞在一起。在人性与制度的对抗中，沈从文写的是人性的胜利。对于婚姻，萧萧以自然的天性来对抗；对于礼法，家人亦以农人淳朴的天性来对抗。这样的对抗都是不自觉的，但却令人欣喜地隐藏在沈从文不动声色地搭建的“希腊小庙”里——沈从文没有让这个故事演变成“礼教吃人”的寓言。

作为小说，《萧萧》是与众不同的。它的着重点不在于冲突、矛盾以及应之而生的高潮，它描写人性，态度宽和，笔致从容，情节是舒缓的，细节却丰富而微妙——这里体现出一个艺术家的感受，这种感受本身就可以突破某种固有的思想的藩篱，而带给人新的启示。沈从文用《萧萧》谱出了一曲牧歌，虽然调子中也有沉痛与疑问，但总体却充满明朗与优美，回响着湘西那方原始半原始的土地的余韵。

巴 金

巴金（1904— ），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五四运动中接受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1923年离开家乡，就读于上海和南京。1927年初赴法留学，并开始文学创作。1928年底回到上海，从事创作和翻译。抗日战争爆发后，巴金在各地致力于抗日救亡文化活动，编辑《呐喊》、《救亡日报》等报刊。抗战后期和抗战结束后，巴金创作转向对国统区黑暗现实的批判，对行将崩溃的旧制度作有力的控诉和抨击，创作风格也由热情冲动而深沉内敛。新中国成立以后，巴金曾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等职，并主编《收获》杂志。2004年，巴金平安度过其百年华诞。

爱尔克的灯光

傍晚，我靠着逐渐黯淡的最后的阳光的指引，走过十八年前的故居。这街的一切，这建筑的一切开始在我眼前隐藏起来，像在躲避一个久别的旧友。但是它们的改变了的面貌于我还是十分亲切。我认识它们，就像认识我自己。还是那样宽的街，宽的房屋。巍峨的门墙代替了太平缸和石狮子，那对常常做我们坐骑的背脊光滑的雄狮也不知逃进了哪座荒山。然而大门开着，照壁上“长宜子孙”四个字却是原样地嵌在那里，似乎连颜色也不曾被风雨剥蚀。我望着那同样的照壁，我被一种奇异的感情抓住了，我仿佛要在这里看出过去的十九个年头，不，我仿佛要在这里寻找十八年以前的辽远的旧梦。

守门的武装卫兵用疑惑的眼光看我。他不了解我的心情！他不会认识十八年前的少年人。他却用眼光驱逐一个人的许多亲密的回忆。

黑暗来了。我的眼睛失掉了一切。于是大门闪亮起灯光。灯光并不曾照亮什么，反而在我心上添加了黑暗。我只得失望地走了。我向着来时的路回去。已经走了四五步，我忽然不自主地掉回头，再看那建筑。依旧是阴暗中的一丝微光。我好像看见一个盛满希望的水碗一下子就落在地上打碎了一般，我苦痛地在心里叫起来，在这被夜幕覆盖着的近代城市的静寂的街中，我仿佛看见了哈立希岛上的灯光。那应该是姊姊爱尔克点的灯笼，她用这灯来给她的航海的兄弟照路，每夜每夜灯光亮在她的窗前，她一直到死都在等待那个出远门的兄弟回来。最后她带着失望进入坟墓。

街道仍是静静的。忽然一个熟习的声音在我耳边轻轻地唱起了这个欧洲的古传说。在这里不会有人歌咏这样的故事。应该是书本在我心上留下的影响。但是这时候我想起了自己的事情。

十八年前在一个春天的早晨，我离开这同样城市，同样街道的时候，我也曾有一个姊姊，也曾答应过有一天回来看她，同她谈一些外面的事情。我相信着自己的约言。那时我的姊姊还是一个出阁才一个多月的新嫁娘，都说她有一个性情温良的丈夫，因此也会有着长久的幸福的岁月。

然而人的安排终于被“偶然”毁坏了。这应该是一个“意外”。但是这“意外”却毫无怜悯地在年青的心上下着打击。我离家不过一年半光景，就接到了姊姊的死讯。我的哥哥用了颤抖的哭诉的笔叙说了—一个善良的女性的悲惨的结局，还说到她死后所得着的冷落的待遇。从此那个作过她的丈夫的所谓温良的人改变了，他往一条丧失人性的路走去，他想往上爬，结果却不停地向下落，终于到了用鸦片来延续生命的地步。对于姊姊，她生前我没有好好地爱过她，死后也不曾做过一件纪念她的事。她寂寞地活着，寂寞地死去。死带走了她的一切，这就是在我们那地方的旧式女子的命运。

我在外面一直跑了十八年。我从没有向人谈过我姊姊。只有偶尔

在梦里我看见了爱尔克的灯光。一年前在上海我常常睁起眼睛做梦。我望着远远的在窗前发亮的灯，我面前横着一片大海，灯光在呼唤我，我恨不得腋下生出翅膀，即刻飞到那边去。沉重的梦压着我的心灵，我好像在同许多无形的魔手挣扎。我望着那灯光，路是那么远，我又没有翅膀。我只有一个渴望：飞！飞！那些熬煎着心的日子！那些可怕的梦魇！

但是我终于回来了。我越过那堆积着像山一样的十八年的长岁月，回到了生我养我而且让我刻印了无数儿时回忆的地方。我走了很多的路。

十九年，似乎一切全变了，又似乎都没有改变。死了许多人，毁了许多家。许多可爱的生命葬入黄土。接着又有许多新的人继续来演那不必要的悲剧。浪费，浪费，还是那许多不必要的浪费——生命，精力，感情，财富，甚至欢笑和眼泪。我去的时候是这样，回来时看见的还是一样情形。关在这个小圈子里我禁不住几次问我自己：难道这十八年全是白费？难道在这许多中间所改变的就只是装束和名词！我苦痛地搓着自己的手，不敢给一个回答。

在这个我永不能忘记的城市里，我过了五十个傍晚。我花费了自己不少眼泪和欢笑，也消耗了别人不少眼泪和欢笑。我匆匆地来，也将匆匆地去。用留恋的眼光看我出生的房屋，这应该是最后的一次了。我的心似乎想在那里寻觅什么，但是我所要的东西不会在那里找到。我不会像我的一个姑母或嫂嫂，设法进到那所已经易了几个主人的公馆，对着园中花树垂泪，慨叹着一个家族的盛衰。摘吃自己栽种树上的苦果，这是一个人的本分。我没有跟着那些人走一条路，我当然在这里找不到自己的脚迹。几次走过这地方，我所看见的还只是那四个字“长宜子孙”。

“长宜子孙”，这四个字的年龄比我的还不知要大了多少。这也该是我祖父留下的东西罢。最近在家里我还读到他的遗嘱。他用空空两手造就了一份家业。到临死还周到地为儿孙安排了舒适的生活。他叮嘱后人保留着他修建的房屋和他辛苦地搜集起来的书画。但是儿孙们回答他的还是同样的字：分和卖。我很奇怪，为什么这样聪明的老人还不明白一个浅显道理：财富并不“长宜子孙”，倘使不给他们一个技能，不向他们指示一条道路？“家”这个小圈子只能摧毁年青心灵的发育成长，倘使不同时让他们睁起眼睛去看广大世界；财富只能毁灭崇高的理想和善良的气质，要是它只消耗在个人的享乐上面。

“长宜子孙”，我恨不能削去这四个字！许多可爱的年青生命被摧残了，许多有为的年轻心灵被囚禁了。许多人在这个小圈子里面憔悴地捱着日子。这就是“家”！“甜蜜的家”！这不是我应该来的地方。爱尔克的灯光不会把我引到这里来的。

于是一个春天的早晨，依旧是十八年前的那些人把我送到门口，这里面少了几个，也多了几个。还是和那次一样，看不见我姊姊

的影子，那次是我没有等待她，这次是我找不着她的坟墓。一个叔父一个堂兄弟到车站送我，十八年前他们也送过我一段路程的。

我高兴地来，苦痛地去。汽车离站时我心里的确充满了留恋。但是清晨的微风，路上的尘土，马达的叫吼，车轮的滚动，和广大田野里一片盛开的菜子花，这一切覆盖了我的离愁。我不顾同行者的劝告，把头伸到车窗外，去呼吸广大天幕下的新鲜空气。我很高兴，自己又一次离开了狭小的家，走向广大的世界中去！

忽然在前面田野里一片绿的蚕豆和黄的菜花中间，我仿佛又看见了一线光，一个亮，这还是我常常看见的灯光。这不会是爱尔克的灯里照出来的，我那可怜的姊姊已经死去了。这一定是我的心灵的灯，它永远给我指示我应该走的路。

【阅读提示】

巴金散文创作的思想主题之一是对封建主义的批判，揭露封建家庭制度的弊害，热烈真诚的文字中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和深沉的人文关怀，同时又具有自然、朴素、平实之美。《爱尔克的灯光》即是其散文代表作：蕴涵深刻，情感丰富，语言明美。

1941年，三十七岁的巴金在一个落日余晖的傍晚重回阔别十八年的故里。面对故居照壁上“长宜子孙”四个大字和夜幕中故居的灯光，作家体会到了一种复杂的思绪：“‘长宜子孙’，我恨不能削去这四个字”，封建的家长规范如一无形绳索禁锢了年轻一代的思想，扼杀着他们的生命。这是一条由“祖父”们设置好的路：摧残美丽的青春，窒息崇高的理想，扼杀年轻的生命，为巴金所深恶痛绝。本文的写作以欧洲古代传说哈利希岛上姐姐爱尔克点灯为航海的兄弟照亮回家的路作为思绪的聚集点，抓住最能触动感情的“灯光”来安排材料：故居内亮起的灯光，哈利希岛上的灯光和“我”心灵的灯光。三种灯光以象征的手法分别对应作者心中自有取舍的三种人生道路：靠延续父辈的封建家业做不劳而获的腐朽寄生虫的“长宜子孙”之路，顺从礼教失去自我并最终走向死亡的“爱尔克”式的路，冲出前两种路的束缚寻找并成就自我的“更广大”的路。

□戴望舒

戴望舒（1905—1950），浙江杭州人。30年代“现代派”诗歌的代表诗人。因《雨巷》而被称为“雨巷诗人”。1932年参加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的编辑工作。1936年10月创办《新诗》杂志。抗战爆发后，在香港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星岛日报·星岛》副刊。1941年底香港沦陷，被日军以抗日罪名下狱。诗人前后期的诗风有较大转变：由朦胧、飘忽、凄美而明朗、素朴、坚定。建国后，在新闻总署从事编译工作。不久在北京病逝。

雨巷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地
结着愁怨的姑娘。

她是有
丁香一样的颜色，
丁香一样的芬芳，
丁香一样的忧愁，
在雨中哀怨，
哀怨又彷徨；

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
撑着油纸伞
像我一样，
像我一样地
默默行着，
冷漠，凄清，又惆怅。

她静默地走近
走近，又投出
太息一般的眼光，
她飘过
像梦一般地，
像梦一般地凄婉迷茫。

像梦中飘过
一枝丁香地，
我身旁飘过这女郎；
她静默地远了，远了，
到了颓圮的篱墙，
走尽这雨巷。

在雨的哀曲里，
消了她的颜色，
散了她的芬芳，

消散了，甚至她的
太息般的眼光，
丁香般的惆怅。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飘过
一个丁香一样地
结着愁怨的姑娘。

【阅读提示】

戴望舒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对政治和爱情作理想主义的苦苦追求，但其结果，却是双重的失望。在他的诗中，姑娘的形象往往寄寓着他的理想，而孤独的游子的形象则往往是诗人自己。他的诗常常表现出游子追求理想的命定的徒劳。《雨巷》是戴望舒的成名作和前期的代表作。这首诗写于1927年夏天。当时全国处于白色恐怖之际；而诗人长达八年的苦恋亦已拉开序幕。《雨巷》一诗就是戴望舒此时心境的一种表现，其中交织着失望和希望、幻灭和追求的双重情调。《雨巷》运用了象征手法。诗中那狭窄阴沉的雨巷，在雨巷中徘徊的独行者，尤其那个像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都含蓄地暗示出作者既迷惘感伤又有所期待的情怀，给人以朦胧幽深的美感。

用丁香结，即丁香的花蕾，来象征人们的愁心，是中国古代诗词中一个传统的表现方法。如李商隐的《代赠》诗中就有过“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的诗句，而南唐李璟《浣溪沙》中“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的诗句，更是把丁香结和雨中惆怅联在了一起。很显然，戴望舒从这些诗词中吸取了描写愁情的意境和方法，用来构成《雨巷》的意境和形象；但在表现时代忧愁的领域里，诗人更将古典意象与时代气息结合起来，表现了更多能唤起人们希望和幻灭的情绪，对现实不满、失望和痛苦的情绪。

富于音乐性是《雨巷》的另一个突出的艺术特色。诗中运用了句中切分、长句分行等手法，运用随处出现的开口韵以及复沓、叠句、重唱等修辞手法，造成了舒缓深沉的节奏、回环往复的旋律和婉转凄美的乐感。因此叶圣陶先生称赞这首诗为中国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

□艾 青

艾青（1910—1996），原名蒋海澄，生于浙江金华。1928年入杭州国立西湖艺术院，翌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彩色的欧罗巴”，找到了一支用以歌唱的“芦笛”。1932年5月回国，在上海加入“春地画会”，从事革命文艺活动，不久（1932年7月）被捕。在狱中开始诗歌写作，1935年出狱，第二年自费出版第一部诗集《大堰河》。1941

年赴延安。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一度远走新疆，创作中断了20年。1979年平反后，艾青成为“归来的诗人”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诗风沉雄，情调忧郁而感伤，悲壮而高昂。艾青是对中国新诗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人，被聂鲁达誉为“中国诗坛泰斗”。

大堰河，我的保姆

大堰河，是我的保姆。
她的名字就是生她的村庄的名字，
她是童养媳，
大堰河，是我的保姆。

我是地主的儿子；
也是吃了大堰河的奶而长大了的
大堰河的儿子。
大堰河以养育我而养育她的家，
而我，是吃了你的奶而被养育了的，
大堰河啊，我的保姆。

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
你的被雪压着的草盖的坟墓，
你的关闭了的故居檐头的枯死的瓦菲，
你的被典押了的一丈平方的园地，
你的门前的长了青苔的石椅，
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

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
在你搭好了灶火之后，
在你拍去了围裙上的炭灰之后，
在你尝到饭已煮熟了之后，
在你把乌黑的酱碗放到乌黑的桌子上之后，
在你补好了儿子们的为山腰的荆棘扯破的衣服之后，
在你把小儿被柴刀砍伤了的手包好之后，
在你把夫儿们的衬衣上的虱子一颗颗的掐死之后，
在你拿起了今天的第一颗鸡蛋之后，
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

我是地主的儿子，
在我吃光了你大堰河的奶之后，

我被生我的父母领回到自己的家里。
啊，大堰河，你为什么要哭？

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里的新客了！
我摸着红漆雕花的家具，
我摸着父母的睡床上金色的花纹，
我呆呆地看着檐头的我不认得的“天伦叙乐”的匾，
我摸着新换上的衣服的丝的和贝壳的钮扣，
我看着母亲怀里的不熟识的妹妹，
我坐着油漆过的安了火钵的炕凳，
我吃着碾了三番的白米的饭，
但，我是这般忸怩不安！因为我
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里的新客了。

大堰河，为了生活，
在她流尽了她的乳液之后，
她就开始用抱过我的两臂劳动了；
她含着笑，洗着我们的衣服，
她含着笑，提着菜篮到村边的结冰的池塘去，
她含着笑，切着冰屑悉索的萝卜，
她含着笑，用手掏着猪吃的麦糟，
她含着笑，扇着炖肉的炉子的火，
她含着笑，背了团箕到广场上去
晒好那些大豆和小麦，
大堰河，为了生活，
在她流尽了她的乳液之后，
她就用抱过我的两臂，劳动了。

大堰河，深爱着她的乳儿；
在年节里，为了他，忙着切那冬米的糖，
为了他，常悄悄地走到村边的她的家里去，
为了他，走到她的身边叫一声“妈”，
大堰河，把他画的大红大绿的关云长
贴在灶边的墙上，
大堰河，会对她的邻居夸口赞美她的乳儿；
大堰河曾做了一个不能对人说的梦：
在梦里，她吃着她的乳儿的婚酒，
坐在辉煌的结彩的堂上，
而她的娇美的媳妇亲切的叫她“婆婆”

.....

大堰河，深爱她的乳儿！

大堰河，在她的梦没有做醒的时候已死了。
她死时，乳儿不在她的旁侧，
她死时，平时打骂她的丈夫也为她流泪，
五个儿子，个个哭得很悲，
她死时，轻轻地呼着她的乳儿的名字，
大堰河，已死了，
她死时，乳儿不在她的旁侧。
大堰河，含泪的去了！

同着四十几年的人世生活的凌侮，
同着数不尽的奴隶的凄苦，
同着四块钱的棺材和几束稻草，
同着几尺长方的埋棺材的土地，
同着一手把的纸钱的灰，
大堰河，她含泪的去了。

这是大堰河所不知道的：
她的醉酒的丈夫已死去，
大儿做了土匪，
第二个死在炮火的烟里，
第三，第四，第五
在师傅和地主的叱骂声里过着日子。
而我，我是在写着给予这不公道的世界的咒语。
当我经了长长的飘泊回到故土时，
在山腰里，田野上，
兄弟们碰见时，是比六七年前更要亲密！
这，这是为你，静静的睡着的大堰河
所不知道的啊！

大堰河，今天，你的乳儿是在狱里，
写着一首呈给你的赞美诗，
呈给你黄土下紫色的灵魂，
呈给你拥抱过我的直伸着的手，
呈给你吻过我的唇，
呈给你泥黑的温柔的脸颜，
呈给你养育了我的乳房，
呈给你的儿子们，我的兄弟们，
呈给大地上一切的，

我的大堰河般的保姆和她们的儿子，
呈给爱我如爱她自己的儿子般的大堰河。

大堰河，
我是吃了你的奶而长大了的
你的儿子
我敬你
爱你！

1933年1月14日，雪朝

【阅读提示】

1933年1月14日，一个数九寒天，大墙外雪花纷飞，囚室里寒气彻骨。艾青以颤抖的手、颤抖的心，写下了这首叙事抒情诗。这首诗以抒情主人公“我”与乳母大堰河及其一家的关系为主线，以大堰河一生的悲惨遭遇为副线，深刻地展示了旧中国农村凋敝衰败的景象和勤劳善良的中国农民的凄苦人生，抒发了诗人对大堰河以及所有大堰河一样以劳动养育人类的伟大母亲的同情与赞美，也表达了对为富不仁、黑暗不公的世道人生的仇恨和诅咒，体现了一位诗人悲天悯人的天性和情怀。

诗作以感人肺腑的情怀和清新自然的诗风震动了诗坛。诗中大量欧化的长句，让读者感受到诗人对乳母绵长无尽的思念；大量使用排比句式，以句式的单纯和语词的叠加，来彰显情感的纯粹和强烈；全诗采取回环章法，几乎每一节都采用首尾诗句重复的形式，给人一唱三叹之感；通过细节的描绘来抒情，朴实生动的细节既表现出诗人惊人的观察力和把握能力，亦使感情浓注于其中；而对比手法的运用，更可以清晰准确地表达诗人的爱憎之情。

□钱钟书

钱钟书（1910—1998），江苏无锡人。当代著名的学者、作家。自幼受传统经史教育，国学根基深厚，后入清华大学、英国牛津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广泛接触了世界各国的文化学术成果，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曾任西南联大、上海暨南大学、清华大学等校教授。1953年起任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82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主要著作有《谈艺录》、《管锥编》、《宋诗选注》等。另有《写在人生边上》、《人·兽·鬼》、《围城》等文学作品。融广博的知识和精卓的见解于一体，文笔机智隽永，可说是钱钟书著述的一个鲜明特点。

论快乐

在旧书铺里买回来维尼（Vigny）的《诗人日记》（Journal d'un poète），信手翻开，就看见有趣的一条。他说，在法语里，喜乐（bon-heur）一个名词是“好”和“钟点”两字拼成，可见好事多磨，只是个把钟头的玩意儿（Si le bonheur n'était qu'une bonne denie！）。我们联想到我们本国话的说法，也同样的意味深永，譬如快活或快乐的快字，就把人生一切乐事的飘瞥难留，极清楚地指示出来。所以我们又慨叹说：“欢娱嫌夜短！”因为人在高兴的时候，活得太快，一到困苦无聊，愈觉得日脚像跛了似的，走得特别慢。德语的沉闷（langweil）一词，据字面上直译，就是“长时间”的意思。

《西游记》里小猴子对孙行者说：“天上一日，下界一年。”这种神话，确反映着人类的心理。天上比人间舒服欢乐，所以神仙活得快，人间一年在天上只当一日过。从此类推，地狱里比人间更痛苦，日子一定愈加难度；段成式《酉阳杂俎》^⑤就说：“鬼言三年，人间三日。”嫌人生短促的人，真是最快活的人；反过来说，真快活的人，不管活到多少岁死，只能算是短命夭折。所以，做神仙也并不值得，在凡间已经三十年做了一世的人，在天上还是个未满月的小孩。但是这种“天算”，也有占便宜的地方：譬如戴君孚《广异记》载崔参军捉狐妖，“以桃枝决五下”，长孙无忌说罚得太轻，崔答：“五下是人间五百下，殊非小刑。”可见卖老祝寿等等，在地上最为相宜，而刑罚呢，应该到天上去受。

“永远快乐”这句话，不但渺茫得不能实现，并且荒谬得不能成立。快乐的决不会永久；我们说永远快乐，正好像说四方的圆形、静止的动作同样地自相矛盾。在高兴的时候，我们空对瞬息即逝的时间喊着说：“逗留一会儿罢！你太美了！”那有什么用？你要永久，你该向痛苦里去找。不讲别的，只要一个失眠的晚上，或者有约不来的下午，或者一课沉闷的听讲——这许多，比一切宗教信仰更有效力，能使你尝到什么叫做“永生”的滋味。人生的刺，就在这里，留恋着不肯快走的，偏是你所不留恋的东西。

快乐在人生里，好比引诱小孩子吃药的方糖，更像跑狗场里引诱狗赛跑的电兔子。几分钟或者几天的快乐赚我们活了一世，忍受着许多痛苦。我们希望它来，希望它留，希望它再来——这三句话概括了整个人类努力的历史。在我们追求和等候的时候，生命又不知不觉地偷度过去。也许我们只是时间消费的筹码，活了一世不过是为那一世的岁月充当殉葬品，根本不会想到快乐。但是我们到死也不明白是上了当，我们还理想死后有个天堂，在那里——谢上帝，也有这一天！我们终于享受到永远的快乐。你看，快乐的引诱，不仅像电兔子和方糖，使我们忍受了人生，而且仿佛钓钩上的鱼饵，竟使我们甘心去死。这样说来，人生虽痛苦，却不悲观，因为它终抱着快乐的希望；现在的账，我们预支了将来去付。为了快活，我们甚至于愿意慢死。

穆勒曾把“痛苦的苏格拉底”和“快乐的猪”比较。假使猪真知道快

活，那么猪和苏格拉底也相去无几了。猪是否能快乐得像人，我们不知道；但是人会容易满足得像猪，我们是常看见的。把快乐分肉体的和精神的两种，这是最糊涂的分析。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的，尽管快乐的原因是肉体上的物质刺激。小孩子初生了下来，吃饱了奶就乖乖地睡，并不知道什么是快活，虽然它身体感觉舒服。缘故是小孩子时的精神和肉体还没有分化，只是混沌的星云状态。洗一个澡，看一朵花，吃一顿饭，假使你觉得快活，并非全因为澡洗得干净，花开得好，或者菜合你口味，主要因为你心上没有挂碍，轻松的灵魂可以专注肉体的感觉，来欣赏，来审定。要是你精神不痛快，像将离别时的宴席，随它怎样烹调得好，吃来只是土气息，泥滋味。那时刻的灵魂，仿佛害病的眼怕见阳光，撕去皮的伤口怕接触空气，虽然空气和阳光都是好东西。快乐时的你一定心无愧作。假如你犯罪而真觉快乐，你那时候一定和有道德、有修养的人同样心安理得。有最洁白的良心，跟全没有良心或有最漆黑的良心，效果是相等的。

发现了快乐由精神来决定，人类文化又进一步。发现这个道理，和发现是非善恶取决于公理而不取决于暴力，一样重要。公理发现以后，从此世界上没有可被武力完全屈服的人。发现了精神是一切快乐的根据，从此痛苦失掉它们的可怕，肉体减少了专制。精神的炼金术能使肉体痛苦都变成快乐的资料。于是，烧了房子，有庆贺的人；一箪食，一瓢饮，有不改其乐的人；千灾百毒，有谈笑自若的人。所以我们前面说，人生虽不快乐，而仍能乐观。譬如从写《先知书》的所罗门直到做《海风》诗的马拉梅（Mallarmé），都觉得文明人的痛苦，是身体困倦。但是偏有人能苦中作乐，从病痛里滤出快活来，使健康的消失有种赔偿。苏东坡诗就说：“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王丹麓《今世说》也记毛稚黄善病，人以为忧，毛曰：“病味亦佳，第不堪为躁热人道耳！”在着重体育的西洋，我们也可以找着同样达观的人。工愁善病的诺凡利斯（Novallis）在《碎金集》里建立一种病的哲学，说病是“教人学会休息的女教师”。罗登巴煦（Rodenbach）的诗集《禁锢的生活》（Les Vies Encloses）里有专咏病味的一卷，说病是“灵魂的洗涤（épuration）”。身体结实、喜欢活动的人采用了这个观点，就对病痛也感到另有风味。顽健粗壮的十八世纪德国诗人白洛柯斯（B. H. Brockes）第一次害病，觉得是一个“可惊异的大发现（Eine bewunderungswürdige Erfindung）”。对于这种人，人生还有什么威胁？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最大胜利。灵魂可以自主——同时也许是自欺。能一贯抱这种态度的人，当然是大哲学家，但是谁知道他不也是个大傻子？

是的，这有点矛盾。矛盾是智慧的代价。这是人生对于人生观开的玩笑。

【阅读提示】

钱钟书的作品以睿智、风趣、知识广博见长，不用说《管锥编》、《谈艺录》、《围城》这样的鸿篇巨制，就是这篇短小的随笔也让我们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论快乐》广征博引，阐发的是一个人人生哲理：快乐是短暂的，但对快乐的追求和期望正是人生永不悲观的精神源泉；快乐是由人的精神来决定的，因而人能够战胜环境带来的肉体的痛苦。考虑到作者创作此文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大半个中国肆虐，其积极意义不言而喻。

本文看社会眼光冷峻，说人生体味独到。联想丰赡，征引繁复；思路开阔，见解深湛；行文跳荡，趣味横生；语言洗练，结构严谨。

□ 萧 红

萧红（1911—1942），本名张迺莹，黑龙江省呼兰县人。1927年离开故乡出外求学，后为抗拒包办婚姻而离家出走。1934年，与萧军一起自费出版短篇小说集《跋涉》。同年离开东北，在青岛完成长篇小说《生死场》，并在上海接受鲁迅的提携，创作日趋丰富和成熟。1936年夏东渡日本，1937年回国后奔波于北京、上海、武汉等地，1940年从重庆辗转香港，在香港期间创作了《呼兰河传》、《马伯乐》等一大批小说和散文。1942年1月22日，饱经远离家乡、流浪颠沛之苦和失子之痛的萧红在香港病逝，时年31岁。

呼兰河传（节选）

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地，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

严寒把大地冻裂了。

年老的人，一进屋用扫帚扫着胡子上的冰溜，一面说：

“今天好冷啊！地冻裂了。”

赶车的车夫，顶着三星，绕着大鞭子走了六七十里，天刚一蒙亮，进了大车店，第一句话就向客栈掌柜的说：

“好厉害的天啊！小刀子一样。”

等进了栈房，摘下狗皮帽子来，抽一袋烟之后，伸手去拿热馒头的时候，那伸出来的手在手背上有无数的裂口。

人的手被冻裂了。

卖豆腐的人清早起来沿着人家去叫卖，偶一不慎，就把盛豆腐的方木盘贴在地上拿不起来了，被冻在地上了。

卖馒头的老头，背着木箱子，里边装着热馒头，太阳一出来，就

在街上叫唤。他刚一从家里出来的时候，他走的快，他喊的声音也大。可是过不了一会，他的脚上挂了掌子了，在脚心上好像踏着一个鸡蛋似的，圆滚滚的。原来冰雪封满了他的脚底了。他走起来十分的不得力，若不是十分的加着小心，他就要跌倒了。就是这样，也还是跌倒的。跌倒了是不很好的，把馒头箱子跌翻了，馒头从箱底一个一个的滚了出来。旁边若有人看见，趁着这机会，趁着老头子倒下一时还爬不起来的时候，就拾了几个一边吃着就走了。等老头子挣扎起来，连馒头带冰雪一起拣到箱子去，一数，不对数。他明白了。他向着那走不太远的吃他馒头的人说：

“好冷的天，地皮冻裂了，吞了我的馒头了。”

行路人听了这话都笑了。他背起箱子来再往前走，那脚下的冰溜，似乎是越结越高，使他越走越困难，于是背上出了汗，眼睛上了霜，胡子上的冰溜越挂越多，而且因为呼吸的关系，把破皮帽子的帽耳朵和帽前遮都挂了霜了。这老头越走越慢，担心受怕，颤颤惊惊，好像初次穿上滑冰鞋，被朋友推上了溜冰场似的。

小狗冻得夜夜的叫唤，哽哽的，好像它的脚爪被火烧着一样。

天再冷下去：

水缸被冻裂了；

井被冻住了；

大风雪的夜里，竟会把人家的房子封住，睡了一夜，早晨起来，一推门，竟推不开门了。

大地一到了这严寒的季节，一切都变了样，天空是灰色的，好像刮了大风之后，呈着一种混沌沌的气象，而且整天飞着清雪。人们走起路来是快的，嘴里边的呼吸，一遇到了严寒好像冒着烟似的。七匹马拉着一辆大车，在旷野上成串的一辆挨着一辆地跑，打着灯笼，甩着大鞭子，天空挂着三星。跑了两里路之后，马就冒汗了。再跑下去，这一批人马在冰天雪地里边竟热气腾腾的了。一直到太阳出来，进了栈房，那些马才停止了出汗。但是一停止了出汗，马毛立刻就上了霜。

人和马吃饱了之后，他们再跑。这寒带的地方，人家很少，不像南方，走了一村，不远又来了一村，过了一镇，不远又来了一镇。这里是什么也看不见，远望出去是一片白。从这一村到那一村，根本是看不见的。只有凭了认路的人的记忆才知道是走向了什么方向。拉着粮食的七匹马的大车，是到他们附近的城里去。载来大豆的卖了大豆，载来高粱的卖了高粱。等回去的时候，他们带了油、盐和布匹。

呼兰河就是这样的小城，这小城并不怎样繁华，只有两条大街，一条从南到北，一条从东到西，而最有名的算是十字街了。十字街口集中了全城的精华。十字街上有金银首饰店、布庄、油盐店、茶庄、药店，也有拔牙的洋医生。那医生的门前，挂着很大的招牌，那招牌上画着特别大的有量米的斗那么大一排牙齿。这广告在这小城里边

无乃太不相当，使人们看了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因为油店、布店和盐店，他们都没有什么广告，也不过是盐店门前写个“盐”字，布店门前挂了两张怕是自古亦有之的两张布幌子。其余的如药店的招牌，也不过是：把那戴着花镜的伸出手去在小枕头上号着妇女们的脉管的医生的名字挂在门外就是了。比方那医生的名字叫李永春，那药店也就叫“李永春”。人们凭着记忆，哪怕就是李永春摘掉了他的招牌，人们也都知李永春是在那里。不但城里的人这样，就是从乡下来的人也多少都把这城里的街道，和街道上尽是些什么都记熟了。用不着什么广告，用不着什么招引的方式，要买的比如油盐、布匹之类，自己走进去就会买。不需要的，你就是挂了多大的牌子，人们也是不去买。那牙医生就是一个例子，那从乡下来的人们看了这么大的牙齿，真是觉得希奇古怪，所以那大牌子前边，停了许多人在看，看也看不出是什么道理来。假若他是正在牙痛，他也绝对的不去让那用洋法子的医生给他拔掉，也还是走到李永春药店去，买二两黄连，回家去含着算了吧！因为那牌子上的牙齿太大了，有点莫名其妙，怪害怕的。

所以那牙医生，挂了两三年招牌，到那里去拔牙的却是寥寥无几。

后来那女医生没有办法，大概是生活没法维持，她兼做了收生婆。

城里除了十字街之外，还有两条街，一条叫做东二道街，一条叫做西二道街。这两条街是从南到北的，大概五六里长。这两条街上没有什么好记载的，有几座庙，有几家烧饼铺，有几家粮栈。

东二道街上有一家火磨，那火磨的院子很大，用红色的好砖砌起来的大烟筒是非常高的，听说那火磨里边进去不得，那里边的消息可多了，是碰不得的。一碰就会把人用火烧死，不然为什么叫火磨呢？就是因为有火，听说那里边不用马，或是毛驴拉磨，用的是火。一般人以为尽是用火，岂不把火磨烧着了吗？想来想去，想不明白，越想也就越糊涂。偏偏那火磨又是不准参观的。听说门口站着守卫。

东二道街上还有两家学堂，一个在南头，一个在北头。都是在庙里边，一个在龙王庙里，一个在祖师庙里。两个都是小学。

龙王庙里的那个学的是养蚕，叫做农业学校。祖师庙里的那个，是个普通的小学，还有高级班，所以又叫做高等小学。

这两个学校，名目上虽然不同，实际上是没有分别的。也不过那叫做农业学校的，到了秋天把蚕用油炒起来，教员们大吃几顿就是了。

那叫做高等小学的，没有蚕吃，那里边的学生的确比农业学校的学生长的高，农业学生开头是念“人、手、足、刀、尺”，顶大的也不过十六七岁。那高等小学的学生却不同了，吹着洋号，竟有二十四岁的，在乡下私学馆里已经教了四五年的书了，现在才来上高等小学。也有在粮栈里当了二年的管账先生的现在也来上学了。

这小学的学生写起家信来，竟有写到：“小秃子闹眼睛好了没有？”小秃子就是他的八岁的长公子的小名。次公子，女公子还都没有写上，若都写上怕是把信写得太长了。因为他已经子女成群，已经是一家之主了，写起信来总是多谈一些个家政：姓王的地户的地租送来没有？大豆卖了没有？行情如何之类。

这样的学生，在课堂里边也是极有地位的，教师也得尊敬他，一不留心，他这样的学生就站起来了，手里拿着“康熙字典”，常常会把先生指问住的。万里乾坤的“乾”和乾菜的“乾”，据这学生说是不同的。乾菜的“乾”应该这样写：“乾”，而不是那样写：“乾”。

西二道街上不但没有火磨，学堂也就只有一个。是个清真学校，设在城隍庙里边。

其余的也和东二道街一样，灰秃秃的，若有车马走过，则烟尘滚滚，下了雨满地是泥。而且东二道街上有大泥坑一个，五六尺深。不下雨那泥浆好像粥一样，下了雨，这泥坑就变成河了，附近的人家，就要吃它的苦头，冲了人家里满满是泥，等坑水一落了去，天一晴了，被太阳一晒，出来很多蚊子飞到附近的人家去。同时那泥坑也就越晒越纯净，好像在提炼什么似的，好像要从那泥坑里边提炼出点什么来似的。若是一个月以上不下雨，那大泥坑的质度更纯了，水分完

全被蒸发走了，那里边的泥，又黏又黑，比粥锅^漱糊，比浆糊还黏。好像炼胶的大锅似的，黑糊糊的，油亮亮的，哪怕苍蝇蚊子从那里一飞也要黏住的。

小燕子是很喜欢水的，有时误飞到这泥坑上来，用翅子点着水，看起来很危险，差一点没有被泥坑陷害了它，差一点没有被粘住，赶快地头也不回地飞跑了。

若是一匹马，那就不行了，非粘住不可。不仅仅是粘住，而且把它陷进去，马在那里边滚着，挣扎着，挣扎了一会，没有了力气那马就躺下了。一躺下那就很危险，很有致命的可能。但是这种时候不多，很少有人牵着马或是拉着车子来冒这种险。

这大泥坑出乱子的时候，多半是在旱年，若两三个月不下雨这泥坑子才到了真正危险的时候。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是越下雨越坏，一下了雨好像小河似的了，该多么危险，有一丈来深，人掉下去也要没顶的。其实不然，呼兰河这城里的人没有这么傻，他们都晓得这个坑是很厉害的，没有一个人敢有这样大的胆子牵着马从这泥坑上过。

可是若三个月不下雨，这泥坑子就一天一天地干下去，到后来也不过是二三尺深，有些勇敢者就试探着冒险的赶着车从上边过去了，还有些次勇敢者，看着别人过去，也就跟着过去了。一来二去的，这坑子的两岸，就压成车轮经过的车辙了。那再后来者，一看，前边已经有人走在先了，这懦怯者比之勇敢的人更勇敢，赶着车子走上去了。

谁知这泥坑子的底是高低不平的，人家过去了，可是他却翻了车

了。

车夫从泥坑爬出来，弄得和个小鬼似的，满脸泥污，而后再从泥中往外挖掘他的马，不料那马已经倒在泥污之中了，这时候有些过路的人，也就走上前来，帮忙施救。

这过路的人分成两种，一种是穿着长袍短褂的，非常清洁。看那样子也伸不出手来，因为他的手也是很洁净的。不用说那就是绅士一流的人物了，他们是站在一旁参观的。

看那马要站起来了，他们就喝彩，“噢！噢！”地喊叫着，看那马又站不起来，又倒下去了，这时他们又是喝彩，“噢噢”地又叫了几声。不过这喝的是倒彩。

就这样的马要站起来，而又站不起来的闹了一阵之后，仍然没有站起来，仍是照原样可怜地躺在那里。这时候，那些看热闹的觉得也不过如此，也没有什么新花样了。于是星散开去，各自回家去了。

现在再来说那马还是在那里躺着，那些帮忙救马的过路人，都是些普通的老百姓，是这城里的担葱的、卖菜的、瓦匠、车夫之流。他们卷卷裤脚，脱了鞋子，看看没有什么办法，走下泥坑去，想用几个人的力量把那马抬起来。

结果抬不起来了，那马的呼吸不大多了。于是人们着了慌，赶快解了马套。从车子把马解下来，以为这回那马毫无担负的就可以站起来了。

不料那马还是站不起来。马的脑袋露在泥浆的外边，两个耳朵哆嗦着，眼睛闭着，鼻子往外喷着突突的气。

看了这样可怜的景象，附近的人们跑回家去，取了绳索，拿了绞锥。用绳子把马捆了起来，用绞锥从下边掘着。人们喊着号令，好像造房子或是架桥梁似的，把马抬出来了。

马是没有死，躺在道旁。人们给马浇了一些水，还给马洗了一个脸。

看热闹的也有来的，也有去的。

第二天大家都说：

“那大水泡子又淹死了一匹马。”

虽然马没有死，一哄起来就说马死了。若不这样说，觉得那大泥坑也太没有什么威严了。

在这大泥坑上翻车的事情不知有多少。一年除了被冬天冻住的季节之外，其余的时间，这大泥坑子像它被赋给生命了似的，它是活的。水涨了，水落了，过些日子大了，过些日子又小了。大家对它都起着无限的关切。

水大的时间，不但阻碍了车马，且也阻碍了行人，老头走在泥坑子的沿上，两条腿打颤，小孩子在泥坑子的沿上吓得狼哭鬼叫。

一下起雨来这大泥坑子白亮亮地涨得溜溜地满，涨到两边的人家的墙根上去了，把人家的墙根给淹没了。来往过路的人，一走到这

里，就像在人生的路上碰到了打击。是要奋斗的，卷起袖子来，咬紧了牙根，全身的精力集中起来，手抓着人家的板墙，心脏扑通扑通地跳，头不要晕，眼睛不要花，要沉着迎战。

偏偏那人家的板墙造得又非常地平滑整齐，好像有意在危难的时候不帮人家的忙似的，使那行路人不管怎样巧妙地伸出手来，也得不到那板墙的怜悯，东抓抓不着什么，西摸也摸不到什么，平滑得连一个疤拉节子也没有，这可不知道是什么山上长的木头，长得这样完好无缺。

挣扎了五六分钟之后，总算是过去了。弄得满头流汗，满身发烧，那都不说。再说那后来的人，依法炮制，那花样也不多，也只是东抓抓，西摸摸。弄了五六分钟之后，又过去了。

一过去了可就精神饱满，哈哈大笑着，回头向那后来的人，向那正在艰苦阶段上奋斗着的人说：

“这算什么，一辈子不走几回险路那不算英雄。”

可也不然，也不一定都是精神饱满的，而大半是被吓得脸色发白。有的虽然已经过去了多时，还是不能够很快地抬起腿来走路，因为那腿还在打颤。

这一类胆小的人，虽然是险路已经过去了，但是心里边无由地生起来一种感伤的情绪，心里颤抖抖的，好像被这大泥坑子所感动了似的，总要回过头来望一望，打量一会，似乎要有些话说。终于也没有说什么，还是走了。

有一天，下大雨的时候，一个小孩子掉下去，让一个卖豆腐的救了上来。

救上来一看，那孩子是农业学校校长的儿子。

于是议论纷纷了，有的说是因为农业学堂设在庙里边，冲了龙王爷了，龙王爷要降大雨淹死这孩子。

有的说不然，完全不是这样，都是因为这孩子的父亲的关系，他父亲在讲堂上指手画脚的讲，讲给学生们的说，说这天下雨不是在天的龙王爷下的雨，他说没有龙王爷。你看这不把龙王爷活活地气死，他这口气哪能不出呢？所以就抓住了他的儿子来实行因果报应了。

有的说，那学堂里的学生也太不像样了，有的爬上了老龙王的头顶，给老龙王去戴了一个草帽。这是什么年头，一个毛孩子就敢惹这么大的祸，老龙王怎么会不报应呢？看着吧，这还不能算了事，你想龙王爷并不是白人呵！你若惹了他，他可能够饶了你？那不像对付一个拉车的、卖菜的，随便的踢他们一脚就让他们去。那是龙王爷呀！龙王爷还是惹得的吗？

有的说，那学堂的学生都太不像样了，他说他亲眼看见过，学生们拿了蚕放在大殿上老龙王的手上。你想老龙王哪能够受得了。

有的说，现在的学堂太不好了，有孩子是千万上不得学堂的。一上了学堂就天地人鬼神不分了。

有的说他要到学堂把他的儿子领回来，不让他念书了。

有的说孩子在学堂里念书，是越念越坏，比方吓掉了魂，他娘给他叫魂的时候，你听他说什么？他说这叫迷信。你说再念下去那还了得吗？

说来说去，越说越远了。

过了几天，大泥坑子又落下去了，泥坑两岸的行人通行无阻。

再过些日子不下雨，泥坑子就又有点像要干了。这时候，又有车马开始在上面走，又有车子翻在上面，又有马倒在泥中打滚，又是绳索棍棒之类的，往外抬马，被抬出去的赶着车子走了，后来的，陷进去，再抬。

一年之中抬车抬马，在这泥坑子上不知抬了多少次，可没有一个人说把泥坑子用土填起来不就好了吗？没有一个人。

有一次一个老绅士在泥坑涨水时掉在里边了。一爬出来，他就说：

“这街道太窄了，去了这水泡子连走路的地方都没有了，这两边的院子，怎么不把院墙拆了让出一块来？”

他正说着，板墙里边，就是那院中的老太太搭了言。她说院墙是拆不得的，她说最好种树，若是沿着墙根种上一排树，下起雨来人就可以攀着树过去了。

说拆墙的有，说种树的有，若说用土把泥坑来填平的，一个人也没有。

这泥坑子里边淹死过小猪，用泥浆闷死过狗，闷死过猫，鸡和鸭也常常死在这泥坑里边。

原因是这泥坑上边结了一层硬壳，动物们不认识那硬壳下面就是陷阱，等晓得了可也就晚了。它们跑着或是飞着，等往那硬壳上一落可就再也站不起来了。白天还好，或者有人又要来施救。夜晚可就没有办法了。它们自己挣扎，挣扎到没有力量的时候就很自然地沉下去了，其实也或者越挣扎越沉下去的快。有时至死也还不沉下去的事也有。若是那泥浆的密度过高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事。

比方肉上市，忽然卖便宜猪肉了，于是大家就想起那泥坑子来了，说：

“可不是那泥坑子里边又淹死了猪了？”

说着若是腿快的，就赶快跑到邻人的家去，告诉邻居。

“快去买便宜肉吧，快去吧，快去吧，一会没有了。”

等买回家来才细看一番，似乎有点不大对，怎么这肉又紫又青的！可不要是瘟猪肉。

但是又一想，哪能是瘟猪肉呢，一定是那泥坑子淹死的。

于是煎、炒、蒸、煮，家家吃起便宜猪肉来。虽然吃起来了，但就总觉得不大香，怕还是瘟猪肉。

可是又一想，瘟猪肉怎么可以吃得，那么还是泥坑子淹死的吧！

本来这泥坑子一年只淹死一两只猪，或两三口猪，有几年还连一个猪也没有淹死。至于居民们常吃淹死的猪肉，这可不知是怎么一回事，真是龙王爷晓得。

虽然吃的自己说是泥坑子淹死的猪肉，但也有吃了病的，那吃病的就大发议论说：

“就是淹死的猪肉也不应该抬到市上去卖，死猪肉终究是不新鲜的，税局子是干什么的，让大街上，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卖起死猪肉来？”

那也是吃了死猪肉的，但是尚且没有病的人说：

“话可也不能是那么说，一定是你疑心，你三心二意的吃下去还会好。你看我们也一样的吃了，可怎么没病？”

间或也有小孩子太不知时务，他说他妈不让他吃，说那是瘟猪肉。

这样的孩子，大家都不喜欢。大家都用眼睛瞪着他，说他：

“瞎说，瞎说！”

有一次一个孩子说那猪肉一定是瘟猪肉，并且是当着母亲的面向邻人说的。

那邻人听了倒并没有坚决的表示什么，可是他的母亲的脸立刻就红了。伸出手去就打了那孩子。

那孩子很固执，仍是说：

“是瘟猪肉嘛！是瘟猪肉嘛！”

母亲实在难为情起来，就抬起门旁的烧火的叉子，向着那孩子的肩膀就打了过去。于是孩子一边哭着一边跑回家里去了。

一进门，炕沿上坐着外祖母，那孩子一边哭着一边扑到外祖母的怀里说：

“姥姥，你吃的不是瘟猪肉吗？我妈打我。”

外祖母对这打得可怜的孩子本想安慰一番，但是一抬头看见了同院的老李家的奶奶站在门口往里看。

于是外祖母就掀起孩子后衣襟来，用力地在孩子的屁股上哐哐地打起来，嘴里还说着：

“谁让你这么一点你就胡说八道！”

一直打到李家的奶奶抱着孩子走了才算完事。

那孩子哭得一塌糊涂，什么“瘟猪肉”不“瘟猪肉”的，哭得也说不清了。

总共这泥坑子施给当地居民的福利有两条：

第一条：常常抬车抬马，淹鸡淹鸭，闹得非常热闹，可使居民说长道短，得以消遣。

第二条就是这猪肉的问题了，若没有这泥坑子，可怎么吃瘟猪肉呢？吃是可以吃的，但是可怎么说法呢？真正说是吃的瘟猪肉，岂不太不讲卫生了吗？有这泥坑子可就好办，可以使瘟猪变成淹猪，居民

们买起肉来，第一经济，第二也不算什么不卫生。

【阅读提示】

1940年12月，萧红在香港完成了她自1937年以来就已动笔写作的长篇自传体小说《呼兰河传》。《呼兰河传》以作者的童年回忆为引线，描绘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北疆呼兰小城的风土人情。展示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幕幕悲剧性的生活图景：令人窒息的东二道街的大泥坑；小城的精神“盛举”——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会；小团圆媳妇的惨死；有二伯的不幸遭遇；冯歪嘴子一家的艰辛生活……由此，作品揭示了我国农村在封建统治下的社会弊病，尤其控诉了根深蒂固的传统封建思想、封建习俗对人们的戕害。

《呼兰河传》并不是习常意义上的“小说”。它没有贯穿始终的情节，场景、故事和人物都是片断的、琐碎的。全书共七章，前四章像优美的散文，后三章像三个独立的短篇小说。全文从一位小女孩“我”的回忆起笔，以“我”的思绪跳动和视点变化来谋篇布局，借“我”的内心感受来透视作家对生活、对事物的评价，结构别具一格，风格宁静质朴，叙事抒情亦显得格外真切、自然。茅盾在评论《呼兰河传》时说：“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呼兰河传》的艺术魅力也来自它语言的自然美。萧红擅长运用口语化的语言，力求语言的朴素而不追求华丽，叙事写景从而娓娓动人。

□ 金 庸

金庸（1924— ），原名查良镛，浙江海宁人。当代著名学者、文学家。1946年起，先后在《东南日报》、《大公报》从事新闻工作。1948年创办香港《明报》、新加坡《新明日报》和马来西亚《新明日报》。现任香港明河集团公司、明河出版公司董事长，英国牛津大学汉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从事中国通史的学术研究。1999年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为新的浙江大学，金庸出任新组建的人文学院首任院长。自1955年至1972年，查良镛以金庸为笔名，推出《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鹿鼎记》等中长篇新武侠小说十五部，计三十六卷，蜚声中外。另撰有《莎士比亚悲剧论》、《中国民间艺术论》等学术论著及大量国际政治、时事评论文章。

笑傲江湖（节选）^{〔1〕}

只听她（仪琳）说道^{〔2〕}：“昨日下午，我随了师父和众师妹去衡阳，行到中途，下起雨来，下岭之时，我脚底一滑，伸手在山壁上扶

了一下，手上弄得满是泥泞青苔。到得岭下，我去山溪里洗手，突然之间，溪水中在我的影子之旁，多了一个男子的影子。我吃了一惊，急忙站起，背心上一痛，已被他点中了穴道。我害怕得很，想要呼叫师父来救我，但已叫不出声来。那人将我身子提起，走了几丈，放在一个山洞之中。我心里害怕之极，偏偏动不了，又叫不出声。过了好一会，听得三位师姊分在三个地方叫我：‘仪琳，仪琳，你在哪里？’那人只是笑，低声道：‘她们倘若找到这里，我一起都捉了！’三位师姊到处找寻，又走回了头。

“隔了好一会，那人听得我三位师姊已去远了，便拍开了我的穴道。我当即向山洞外逃走，哪知这人的身法比我快得多，我急步外冲，没想到他早已挡在山洞口，我一头撞在他的胸口。他哈哈大笑，说道：‘你还逃得了么？’我急忙后跃，抽出长剑，便想向他刺去，但想这人也没伤害我，出家人慈悲为本，何苦伤他性命？我佛门中杀生是第一大戒，因此这一剑就没刺出。我说：‘你拦住我干什么？你再不让开，我这剑就要……刺伤你了。’那人只是笑，说道：‘小师父，你良心倒好。你舍不得杀我，是不是？’我说：‘我跟你无怨无仇，何必杀你？’那人道：‘那很好啊，那么坐下来谈谈。’我说：‘师父师姊在找我呢，再说，师父不许我随便跟男人说话。’那人道：‘你说都说了，多说几句，少说几句，又有什么分别？’我说：‘快让开罢，你知不知道我师父是很厉害的？她老人家见到你这样无礼，说不定把你两条腿也打断了。’他说：‘你要打断我两条腿，我就让你打。你师父嘛，她这样老，我可没胃口。’……”

定逸喝道：“胡闹！这些疯话，你也记在心里。”〔3〕

众人无不忍俊不禁，只是碍着定逸师太，谁也不敢露出半点笑容，人人苦苦忍住。

仪琳道：“他是这样说的啊。”定逸道：“好啦，这些疯话，无关紧要，不用提了，你只说怎么撞到华山派的令狐冲。”

仪琳道：“是。那个人又说了许多话，只是不让我出去，说我……我生得好看，要我陪他睡……”定逸喝道：“住嘴！小孩子家口没遮拦，这些话也说得？”仪琳道：“是他说的，我可没答应啊，也没陪他睡觉……”定逸喝声更响：“住口！”

便在此时，抬着罗人杰尸身进来的那名青城派弟子再也忍耐不住，终于哈的一声笑了出来。定逸大怒，抓起几上茶碗，一扬手，一碗热茶便向他泼了过去，这一泼之中，使上了恒山派嫡传内力，既迅且准，那弟子不及闪避，一碗热茶都泼在脸上，只痛得哇哇大叫。

余沧海怒道：“你的弟子说得，我的弟子便笑不得？好不横蛮！”〔4〕

定逸师太斜眼道：“恒山定逸横蛮了几十年啦，你今日才知？”说着提起那只空茶碗，便欲向余沧海掷去。余沧海正眼也不向她瞧，反而转过了身子。定逸师太见他一番有恃无恐的模样，又素知青城派掌

门人武功了得，倒也不敢造次，缓缓放下茶碗，向仪琳道：“说去！那些没要紧的话，别再啰唆。”

仪琳道：“是了，师父。我要从山洞中出来，那人却一定拦着不放。眼看天色黑了，我心里焦急得很，提剑便向他刺去。师父，弟子不敢犯杀戒，不是真的要杀他，不过想吓他一吓。我使的是一招‘金针渡劫’，不料他左手伸了过来，抓向我……我身上，我吃了一惊，向旁闪避，右手中的长剑便给他夺了去。那人武功好生厉害，右手拿着剑柄，左手大拇指和食指捏住剑尖，只轻轻一扳，卡的一声，便将我这柄剑扳断了一寸来长的一截。”定逸道：“扳断了一寸长的一截？”仪琳道：“是！”

定逸和天门道人对望一眼，均想：“田伯光若将长剑从中折断^{〔5〕}，那是毫不稀奇，但以二指之力，扳断一柄纯钢剑寸许一截，指力实是非同小可。”天门道人一伸手，从一名弟子腰间拔出一柄长剑，左手大拇指和食指捏住剑尖，轻轻一扳，噗的一声，扳断了寸许长的一截，问道：“是这样么？”仪琳道：“是。原来师伯也会！”天门道人哼的一声，将断剑还入弟子剑鞘，左手在几上一拍，一段寸许来长的断剑头平平嵌入了几面。

仪琳喜道：“师伯这一手好功夫，我猜那恶人田伯光一定不会了。”突然间神色黯然，垂下眼皮，轻轻叹息了一声，说道：“唉，可惜师伯那时没在，否则令狐大哥也不会身受重伤了。”天门道人道：“什么身受重伤？你不是说他已经死了么？”仪琳道：“是啊，令狐大哥因为身受重伤，才会给青城派那个恶人罗人杰害死。”

余沧海听他称田伯光为“恶人”，称自己的弟子也是“恶人”，竟将青城门下与那臭名昭彰的淫贼相提并论，不禁又哼了一声。

众人见仪琳一双妙目之中泪水滚来滚去，眼见便要哭出声来，一时谁也不敢去问她。天门道人、刘正风、闻先生、何三七一千长辈，都不自禁地对她心生爱怜之意，倘若她不是出家的尼姑，好几个人都想伸手去拍拍她背脊、摸摸她头顶地加以慰抚了。

仪琳伸衣袖拭了拭眼泪，哽咽道：“那恶人田伯光只是逼我，伸手扯我衣裳。我反掌打他，两只手又都被他捉住了。就在这时候，洞外忽然有人笑了起来，哈哈，笑三声，停一停，又笑三声。田伯光厉声问道：‘是谁？’外面那人又哈哈地连笑了三次。田伯光骂道：‘识相的便给我滚得远远地。田大爷发作起来，你可没命啦！’那人又是哈哈地笑了三声。田伯光不去理他，又来扯我的衣裳，山洞外那人却又笑了起来。那人一笑，田伯光就发怒，我直盼那人快来救。可是那人知道田伯光厉害，不敢进洞，只是在山洞外笑个不停。

“田伯光就破口骂人，点了我的穴道，呼的一声，窜了出去，但那人早就躲了起来。田伯光找了一会找不到，又回进洞来，刚走到我身边，那人便在山洞外哈哈地笑了起来。我觉得有趣，忍不住也笑了出来。”

定逸师太横了她一眼，斥道：“自己正在生死关头，亏你还笑得出？”

仪琳脸上微微一红，道：“是，弟子也想不该笑的，不过当时不知怎的，竟然便笑了。田伯光伏下身子，悄悄走到洞口，只待他再笑，便冲了出去。可是洞外那人机警得很，却也不发出半点声息，田伯光一步步地往外移，我想那人倘若给他擒住，可就糟了，眼见田伯光正要冲出去，我便叫了起来：‘小心，他出来啦！’那人在远处哈哈地笑了三声，说道：‘多谢你，不过他追不上我。他轻身功夫不行。’”

众人均想，田伯光号称“万里独行”，轻身功夫之了得，江湖上素来大大有名，那人居然说他“轻身功夫不行”，自是故意要激怒于他。

仪琳续道：“田伯光这恶人突然回身，在我脸上重重扭了一把，我痛得大叫，他便窜了出去，叫道：‘狗贼，你我来比比轻身功夫！’哪知道这一下他可上了当。原来那人早就躲在山洞旁边，田伯光一冲出，他便溜了进来，低声道：‘别怕，我来救你。他点了你哪里的穴道？’我说：‘是右肩和背心，好像是“肩贞”“大椎”！你是哪一位？’他说：‘解了穴道再说。’便伸手替我在肩贞与大椎两穴推宫过血。

“多半我说的穴位不对，那人虽用力推拿，始终解不开，耳听得田伯光呼啸连连，又追回来了。我说：‘你快逃，他一回来，可要杀死你了。’他说：‘五岳剑派，同气连枝。师妹有难，焉能不救？’”

定逸问道：“他也是五岳剑派的？”

仪琳道：“师父，他就是令狐冲令狐大哥啊。”〔6〕

定逸和天门道人、余沧海、何三七、闻先生、刘正风等都“哦”了一声。劳德诺吁了口长气。众人中有些本已料到这人或许便是令狐冲，但总要等仪琳亲口说出，方能确定。

仪琳道：“耳听得田伯光啸声渐近，令狐大哥道：‘得罪！’将我抱起，溜出山洞，躲在草丛里。刚刚躲好，田伯光便奔进山洞，他找不到我，就大发脾气，破口大骂，骂了许多难听的话，我也不懂是什么意思。他提了我那柄断剑，在草丛中乱砍，幸好这天晚上下雨，星月无光，他瞧不见我们，但他料想我们逃不远，一定躲在附近，因此不停手地砍削。有一次险得不得了，一剑从我头顶掠过，只差得几寸，他砍了一会，口中只是咒骂，向前砍削，一路找了过去。

“忽然之间，有些热烘烘的水点一滴一滴地落在脸上，同时我闻到一阵阵血腥气。我吃了一惊，低声问：‘你受了伤么？’令狐大哥伸手按住我嘴，过了好一会，听得田伯光砍草之声越去越远，他才低声道：‘不碍事。’放开了手，可是流在我脸上的热血越来越多。我说：‘你伤得很厉害，须得止血才好。我有“天香断续胶”。’他道：‘别出声，一动就给那厮发觉了！’伸手按住了自己伤口。过了一会，田伯光又奔了回来，叫道：‘哈哈，原来在这里，我瞧见啦。站起身

来！’我听得田伯光说已瞧见了我们，心中只是叫苦，便想站起身来，只是腿上动弹不得……”

定逸师太道：“你上了当啦，田伯光骗你们的，他可没瞧见你。”仪琳道：“是啊。师父，当时你又不在那里，怎么知道？”定逸道：“那有什么难猜？他倘若真的瞧见了你们，过来一剑将令狐冲砍死便是，又何必大叫大嚷？可见令狐冲这小子也没见识。”

仪琳摇头道：“不，令狐大哥也猜到了的。他一伸手便按住了我嘴，怕我惊吓出声。田伯光叫嚷了一会，不听到声音，又去砍草找寻。令狐大哥待他去远，低声道：‘师妹’咱们若能再挨得半个时辰，你被封的穴道上气血渐畅，我就可以给你解开。只是田伯光那厮一定转头又来，这一次恐怕再难避过。咱们索性冒险，进山洞躲一躲。”

仪琳说到这里，闻先生、何三七、刘正风三个不约而同地都击了一下手掌。闻先生道：“好，有胆，有识！”

仪琳道：“我听说再要进山洞去，很是害怕，但那时我对令狐大哥已很钦佩，他既这么说，总是不错的，便道：‘好！’他又抱起我，窜进山洞，将我放在地下。我说：‘我衣袋里有天香断续胶，是治伤的灵药，请你……请你取出来敷上伤口。’他道：‘现在拿不大方便，等你手足能动之后，再给我罢。’他拔剑割下了一幅衣袖，缚在左肩。这时我才明白，原来他为了保护我，躲在草丛中之时，田伯光一剑砍在他的肩头，他一动不动，一声不哼，黑暗之中，田伯光居然没发觉。我心里难过，不明白取药有什么不方便……”

定逸哼了一声，道：“如此说来，令狐冲倒是个正人君子了。”

仪琳睁大了一双明亮的妙目，露出诧异神色，说道：“令狐大哥自然是一等一的好人。他跟我素不相识，居然不顾自己安危，挺身而出，前来救我。”

余沧海冷冷地道：“你跟他虽然素不相识，他可多半早就见过你的面了。否则焉有这等好心？”言下之意自是说，令狐冲为了她异乎寻常的美貌，这才如此地奋不顾身。

仪琳道：“不，他说从未见过我。令狐大哥决不会对我撒谎，他决计不会！”这几句话说得十分果决，声音虽然温柔，却大有斩钉截铁之意。众人为她一股纯洁的坚信之意所动，无不深信。

余沧海心想：“令狐冲这厮大胆狂妄，如此天不怕、地不怕地胡作非为，既然不是为了美色，那么定是故意去和田伯光斗上一斗，好在武林中大出风头。”

仪琳续道：“令狐大哥扎好自己伤口后，又在我肩头和背心的穴道上给我推宫过血。过不多时，便听得洞外刷刷刷的声响越来越近，田伯光挥剑在草丛中乱砍，走到了山洞门口。我的心怦怦大跳，只听他走进洞来，坐在地上，一声不响。我屏住了呼吸，连气也不敢透一口，突然之间，我肩头一阵剧痛，我出其不意，禁不住低呼了一声。这一下可就糟了，田伯光哈哈大笑，大踏步向我走来。令狐大哥蹲在

一旁，仍是不动。田伯光笑道说：‘小绵羊，原来还是躲在山洞里。’伸手来抓我，只听得嗤的一声响，他被令狐大哥刺中了一剑。

“田伯光一惊，断剑脱手落地。可惜令狐大哥这一剑没刺中他要害，田伯光向后急跃，拔出了腰间佩刀，便向令狐大哥砍去，当的一声响，刀剑相交，两个人便动起手来。他们谁也瞧不见谁，铮铮铮地拆了几招，两个人便都向后跃开。我只听到他二人的呼吸之声，心中怕得要命。”

天门道人插口问道：“令狐冲和他斗了多少回合？”

仪琳道：“弟子当时吓得糊涂了，实在不知他二人斗了多久。只听得田伯光笑道：‘啊哈，你是华山派的！华山剑法，非我敌手。你叫什么名字？’令狐大哥道：‘五岳剑派，同气连枝，华山派也好，恒山派也好，都是你这淫贼的对头……’他话未说完，田伯光已攻了上去，原来他要引令狐大哥说话，好得知他处身的所在。两人交手数合。令狐大哥‘啊’的一声叫，又受了伤。田伯光笑道：‘我早说华山剑法不是我对手，便是你师父岳老儿亲来，也斗我不过。’令狐大哥却不再睬他。

“先前我肩头一阵剧痛，原来是肩上的穴道解了，这时背心的穴道又痛了几下，我支撑着慢慢爬起，伸手想去摸地下那柄断剑。令狐大哥听到了声音，喜道：‘你穴道解开了，快走，快走。’我说：‘华山派的师兄，我和你一起跟这恶人拼了！’他说：‘你快走！我们二人联手，也打他不过。’田伯光笑道：‘你知道就好！何必枉自送了性命？喂，我倒佩服你是条英雄好汉，你叫什么名字？’令狐大哥道：‘你问我尊姓大名，本来说给你知，却也不妨。但你如此无礼询问，老子睬也不来睬你。’师父，你说好笑不好笑？令狐大哥又不是他爹爹，却自称是他‘老子’。”

定逸哼了一声，道：“这是市井中的粗口俗语，又不是真的‘老子’！”

仪琳道：“啊，原来如此。令狐大哥道：‘师妹，你快到衡山城去，咱们许多朋友都在那边，谅这恶贼不敢上衡山城找你。’我道：‘我如出去，他杀死了你怎么办？’令狐大哥道：‘他杀不了我的！我缠住他，你还不快走，啊哟！’乒兵两声，两人刀剑相交，令狐大哥又受了一处伤，他心中急了，叫道：‘你还不走，我可要开口骂你啦！’这时我已摸到地下的断剑，叫道：‘咱们两人打他一个’。田伯光笑道：‘再好没有！田伯光只身单刀，会斗华山、恒山两派。’

“令狐大哥真地骂起我来，叫道：‘不懂事的小尼姑，你简直糊涂透顶，还不快逃！你还不走，下次见到你，我打你老大的耳括子！’田伯光笑道：‘这小尼姑舍不得我，她不肯走！’令狐大哥急了，叫道：‘你到底走不走？’我说：‘不走！’令狐大哥道：‘你还不走，我可骂你师父啦！定闲这老尼姑是个老糊涂，教了你这小糊涂出来。’我说：‘定闲师伯不是我师父。’他说：‘好，那么我就骂定静师太！’我

说：“定静师伯也不是我师父。”他道：“呸！你仍然不走！我骂定逸这老糊涂……”

定逸脸色一沉，模样十分难看。

仪琳忙道：“师父，你别生气，令狐大哥是为我好，并不是真地要骂你。我说：‘我自己糊涂，可不是师父教的！’突然之间，田伯光欺向我身边，伸指向我点来。我在黑暗中挥剑乱砍，才将他逼退。

“令狐大哥叫道：‘我还有许多难听的话，要骂你师父啦，你怕不怕？’我说：‘你别骂，咱们一起逃罢！’令狐大哥道：‘你站在我旁边，碍手碍脚，我最厉害的华山剑法使不出来，你一出去，我便将这恶人杀了。’田伯光哈哈大笑，道：‘你对这小尼姑倒是多情多义，只可惜她连你姓名也不知道。’我想这恶人这句话倒是不错，便道：‘华山派的师兄，你叫什么名字呢？我去衡山跟师父说，说是你救了我性命。’令狐大哥道：‘快走！快走！怎地这等啰唆？我姓劳，名叫劳德诺！’”〔7〕

劳德诺听到这里，不由得一怔：“怎么大师哥冒我的名？”

闻先生点头道：“这令狐冲为善而不居其名，原是咱们侠义道的本色。”

定逸师太向劳德诺望了一眼，自言自语：“这令狐冲好生无礼，胆敢骂我，哼，多半是他怕我事后追究，便将罪名推在别人头上。”向劳德诺瞪眼道：“喂，在那山洞中骂我老糊涂的，就是你了，是不是？”劳德诺忙躬身道：“不，不！弟子不敢。”

刘正风微笑道：“定逸师太，令狐冲冒他师弟劳德诺之名，是有道理的。这位劳贤侄带艺投师，辈份虽低，年纪却已不小，胡子也这么大了，他足可做得仪琳师侄的祖父。”

定逸顿时恍然，才知令狐冲是为了顾全仪琳。其时山洞中一团漆黑，互不见面，仪琳脱身后，说起救她的是华山派劳德诺，此人是这么一个干瘪老头子，旁人自无闲言闲语，这不但保全了仪琳的清白声名，也保全了恒山派的威名，言念及此，不由得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点头道：“这小子想得周到。……”

【注释】

〔1〕本文节选自金庸的长篇小说《笑傲江湖》之三《救难》。〔2〕仪琳：恒山派弟子，一位漂亮纯真、心地善良的小尼姑。〔3〕定逸：恒山白云庵庵主，恒山派掌门人定闲师太的师妹，仪琳的师父。〔4〕余沧海：四川青城派掌门人、松风观观主。〔5〕田伯光：号称“万里独行客”，好女色，是一位武功高强的采花大盗。〔6〕令狐冲：华山派大弟子，《笑傲江湖》中的男主人公。〔7〕劳德诺：华山派二弟子。此处系令狐冲故意假冒劳德诺之名。

【阅读提示】

“义”，是金庸新武侠小说之魂，充分体现了金庸小说的人文精神。本篇通过华山派令狐冲偶遇恒山派女尼姑仪琳遭采花大盗田伯光劫持而舍身相救的描述，赞扬了五岳剑派的“同气连枝”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精神。小说的情节波澜曲折，扑朔迷离；武功打斗扣人心弦，惊心动魄，而又从中展现不同人物的个性。本篇叙述清晰生动，有条不紊，读来让人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体现了金庸小说的艺术魅力和高妙的叙述、描写本领。

□余光中

余光中（1928— ），祖籍福建永春，生于江苏南京，1947年入金陵大学外语系，1949年随父母迁香港，次年赴台，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3年创“蓝星”诗社。后赴美获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学位。返台后在台湾及香港大学任教。余光中是个“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既有壮阔铿锵的表达意志和理想的诗和散文，也有细腻柔绵的描写乡愁和爱情的作品。其诗作先西化后回归的变化轨迹亦是台湾整个诗坛发展走向的一个缩影。

乡愁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1972年1月21日

【阅读提示】

乡愁，是中国诗歌史上表现最频繁的母题之一，而余光中的《乡愁》无疑是新诗中流传最广、最委婉动人的一首。

诗人在大千世界中，精练地提取了几个单纯的意象：邮票、船票、坟墓、海峡。这些意象和“这”、“那”这两个简单的指示代词联接在一起，巧妙地将彼此隔离的人、物、时间和空间，将愁绪的两端紧密融合。若有若无的距离和联系，给那些整日在相思、别离和相聚间奔波的人们一种强烈的共鸣，给人们一种难以言表的哀愁和欢欣。诗歌以时间的次序为经，以两地的距离为纬，在平铺直舒中自有一种动人心魄的魅力，引起人们无限的哀愁和无尽的相思。

诗歌在艺术上呈现出结构上的整饬美和韵律上的音乐美。在均匀、整齐的句式追求一种活泼、生机勃勃的表现形式，在恰当的意象组合中完美地运用语词的音韵，使诗歌具有一种音乐般的节奏，回旋往复，一唱三叹。诗人用融合了中国传统审美特征的现代诗语，唱出了诗人心中对故乡、对祖国的深深眷恋之情。

□贾平凹

贾平凹（1952— ），原名贾平娃，陕西丹凤人，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1982年后从事专业创作。其小说描写新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西北农村的变革，视野开阔，具有丰富的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心理内涵；其散文取材广泛，或咏物寄怀，或伤时怀旧，或针砭时弊，或忘情山水……靠白描传神，构筑起一个朴拙恢弘、沉稳深邃的艺术世界。

延安街市记

街市在城东关，窄窄的，那么一条南低北高的漫坡儿上；说是街市，其实就是河堤，一个极不讲究的地方。延河在这里掉头向东去了，街市也便弯成个弓样；一边临着河，几十米下，水是深极深极的，一边是货棚店舍，仄仄斜斜，买卖人搭起了，小得可怜，出进都要低头。棚舍门前，差不多设有小桌矮凳；白日摆出来，夜里收回去。小商小贩的什物摊子，地点是不可固定，谁来的早，谁便坐了好处；常常天不明就有人占地了，或是用绳在堤栏杆上绷出一个半圆，或是搬来几个石头垒成一个模样。街面不大宽阔，坡度又陡，卖醋人北头跌了跤，醋水可以一直流到南头；若是雨天，从河滩看上去，尽

是人的光腿；从延河桥头看下去，一满是浮动着的草帽。在陕北的高原上，出奇的有这么个街市，便觉得活泼泼的新鲜，情思很有些撩拨人的了。

站在街市上，是可以看到整个延安城的轮廓。抬头就是宝塔，似乎逢着天晴好日头，端碗酒，塔影就要在碗里；向南便看得穿整个南街；往北，一直是望得见延河的河头了。乍进这个街市，觉得不大协调，而环顾着四周的一切，立即觉得妥贴极了：四面山川沟岔，现代化的楼房和古老式的窑洞错落混杂，以山形而上，随地势而筑，对称里有区别，分散里见联系，各自都表现着恰到好处呢。

街市开得很早，天亮的时候，赶市的就陆陆续续来了。才下过一场雨，山川河谷有了灵气，草木绿的深，有了黑青，生出一种呈蓝的气霭。东川里河畔，原是作机场用的，如今机场迁移了，还留下条道路来，人们喜欢的是那水泥道两边的小路，草萋萋的，一尺来高，夹出的路面平而干净无尘，蚂蚱常常从脚下溅起，逗人情性，走十里八里，脚腿不会打硬了。山岭上，路瘦而白，有人下来，蹑手蹑脚地走那河边的一片泥沼地，泥起了盖儿，恰好负起脚，稀而并不粘鞋底。一头小毛驴，快活地跑着。突然一个腾跃，身子扭得像一张弓。

一入街市，人便不可细辨了，暖和和的太阳照着他们，满脸浮着油汗。他们都是匆匆的，即使闲逛的人，也要紧迫起来，似乎那是一个竞争者的世界，人的最大的乐趣和最起码的本能就是拥挤。最红火的是那些卖菜者：白菜洗得无泥，黄瓜却带着蒂巴，洋芋是奇特的，大如瓷碗小，小如拳头大，一律紫色。买卖起来，价钱是不必多议，秤都翘得高高的，末了再添上一点，要么三个辣子，要么两根青葱，临走，不是买者感激，偏是卖主道声“谢谢”。叫卖声不绝的，要数那卖葵籽的，卖甜瓜的。延安的葵籽大而饱满，炒的焦脆；常言卖啥不吃啥，卖葵籽的却自个嗑一颗在嘴里了，喊一声叫卖出来。一般又不用称、一抓一两，那手比秤还准呢。瓜是虎皮瓜，一拳打下，去，“砰”地就开了，汁液四流，粘手有胶质。

饭店是无言的，连牌子也不曾挂，门开得最早，关得最迟。店主人多是些婆姨，干净而又利落。一口小锅，既烧粉丝汤，也煮羊肉面；现吃现下。买饭的，坐在桌前，端碗就吃，吃饱了，见空碗算钱，然而，坐桌吃的多是外地人，农民是不大坐的，常常赶了毛驴，陕北的毛驴瘦筋筋的，却身负重载，被拴在堤河栏杆上，主人买得一碗米酒，靠毛驴站着，一口酒，一口黄面馍干粮。吃毕，一边牵着毛驴走，一边眼瞅着两旁货摊，一边舌头舔着嘴唇。还在说：好酒，好酒。

中午的时分，街市到了洪期，这里是万千景象，时髦的和过时的共存：小摊上，有卖火镰的，也有卖气体打火机的；人群中，有穿高跟鞋皮的女子，也有头扎手巾的老汉，时常是有卖刮舌子的就倚在贴有出售洗衣机的广告牌下。人们都用鼻音颇重的腔调对话，深沉而有

铜的音韵。陕北是出英雄和美人的地方，小伙子都强悍而显英俊，女子皆丰满又极耐看。男女的青春时期，他们是山丹丹的颜色，而到了老年，则归返于黄土高原的气质，年老人面黄而不浮肿，鼻梁且尖，脸上皱纹纵横，俨然是一张黄土高原的平面图。

两个老人，收拾得臃肿的，蹲在街市的一角，反复推让着手里的馍馍，然后一疙瘩一疙瘩塞进口里，没牙的嘴那么蠕蠕着，脸上的皱纹，一齐向鼻尖集中，嘴边的胡子就一根根乍起来：

“新窑一满弄好了。”

“尔格儿就让娃们家订日子去。”

这是一对亲家，在街市上相遇了，拉扯着。在闹哄哄的世界，寻着一块空地，谈论着儿女的婚事。他们说得很投机，常常就仰头笑喷了唾沫溅出去，又落在脸上。拴在堤栏杆上的毛驴，便偷空在地上打个滚儿，叫了一声，整个街市差不多就麻酥酥的颤了。

傍晚，太阳慢慢西下了，延安的山，多不连贯，一个一个浑圆状的模样，山头上是被开垦了留作冬播麦子的，太阳在那里泛着红光。河川里，一行一行的也是浑圆状的河柳却都成了金黄色。街市慢慢散去了，末了，一条狗在那里走上来，叼起一根骨头，很快地跑走了。

北方的农民，从田地里走到了街市，获得了生活的物质和精神的愉快，回到了每一孔窑洞里，坐在了每一家土炕上，将葵籽皮留在街市，留下了新生活的踪迹。延河滩上，多了一层结实的脚印，安静下来了。水依然没有落，起着浪，从远远的雾里过来，一会儿开阔，一会儿窄小，弯了，直了，深沉地流去。

（选自《贾平凹散文自选集》，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

【阅读提示】

《延安街市记》是《陕北八记》中的一篇，是一篇地道精致的陕北地方风物志。作者描写的对象是延安，这个最“中国”也最“革命”的地方。对于这一并不新鲜的题材，贾平凹避开前人写俗了的角度，而选取“延安街市”这一商品经济大潮中诞生的新事物来写，为我们开启了一扇了解今日延安新面貌的窗口。

“新”与“旧”在这里被辩证地统一在一起。文中记述的延安地理环境依旧，而展示的社会景观却是全新的。窑洞、延河、宝塔山这些延安特殊的地域标志，是昔日文学作品中常见的“革命圣地”的象征。如今的宝塔山下、延河两岸，却傍河依堤，顺势搭起了“仄仄斜斜”、“小得可怜，进出都要低头”的“货棚店舍”，一个简陋热闹、土里土气的乡镇集贸市场出现了，这是八十年代商品经济带来的新事物；而与古老窑洞错落混杂在一起的，则是现代化的楼房，穿高跟鞋的女子，宣传洗衣机的广告牌等等，这些都给人以“新延安”的强烈印象。

而更让人感慨的是，作为“圣地”后人的延安新住民，却就是在商品经济大潮中，为人处世依然保有“老中国儿女”特有的质朴、平实、善良、忠诚，

保有远离现代尘世的传统生活氛围的宁静、祥和、素淡、清远。

作者将延安的新事物与旧景观，新理念与旧作派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给读者带来既熟悉亲切又新鲜恬美的审美感受。

□余 华

余华（1960— ），原籍山东高唐，生于浙江杭州，长于海盐，高中毕业后做过五年牙医，1983年开始小说创作，是中国大陆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余华作品以精致见长，在如今满世界“用写一本书的精力去写五本书”的时候，坚持“用写五本书的精力去写一本书”。

活着（节选）

那天雪下得特别大，凤霞死后躺到了那间小屋里。我去看她，一见到那间屋子就走不进去了，十多年前有庆也是死在这里的。我站在雪里听着二喜在里面一遍遍叫着凤霞，心里疼得蹲在了地上。雪花飘着落下来，我看不清那屋子的门，只听到二喜在里面又哭又喊，我就叫二喜，叫了好几声，二喜才在里面答应一声，他走到门口，对我说：

“我要大的，他们给了我小的。”

我说：“我们回家吧，这家医院和我们前世有仇，有庆死在这里，凤霞也死在这里。二喜，我们回家吧。”

二喜听了我的话，把凤霞背在身后，我们三个人往家走。那时候天黑了，街上全是雪，人都见不到，西北风呼呼吹来，雪花打在我们脸上，像是沙子一样。二喜哭得声音都哑了，走上一段他说：

“爹，我走不动了。”

我让他把凤霞给我，他不肯，又走了几步他蹲了下去，说：

“爹，我腰疼得不行了。”

那是哭的，把腰哭疼了。回到了家里，二喜把凤霞放在床上，自己坐在床沿上盯着凤霞看，二喜的身体都缩成一团了。我不用看他，就是去看他和凤霞在墙上的影子，也让我难受的看不下去。那两个影子又黑又大，一个躺着，一个像是跪着，都是一动不动，只有二喜的眼泪在动，让我看到一颗一颗大黑点在两个人影中间滑着。我就跑到灶间，去烧些水，让二喜喝了暖暖身体，等我烧开了水端过去时，灯熄了，二喜和凤霞睡了。

那晚上我在二喜他们灶间坐到天亮，外面的风呼呼地响着，有一阵子下起了雪珠子，打在门窗上沙沙乱响，二喜和凤霞睡在里面屋子里一点声音也没有，寒风从门缝冷嗖嗖地钻进来，吹得我两个膝盖又冷又疼，我心里就跟结了冰似的一阵阵发麻，我的一双儿女就这样都

去了，到了那种时候想哭都没有了眼泪。我想家珍那时还睁着眼睛等我回去报信，我出来时她一遍一遍嘱咐我，等凤霞一生下来赶紧回去告诉她是不是男还是女。凤霞一死，让我怎么回去对她说？

有庆死时，家珍差点也一起去了，如今凤霞又死到她前面，做娘的心里怎么受得住。

第二天，二喜背着凤霞，跟着我回到家里。那时还下着雪，凤霞身上像是盖了棉花似的差不多全白了。一进屋，看到家珍坐在床上，头发乱糟糟的，脑袋靠在墙上，我就知道她心里明白凤霞出事了，我已经连着两天两夜没回家了。我的眼泪唰唰地流了出来，二喜本来已经不哭了，一看到家珍又呜呜地哭起来，他嘴里叫着：

“娘，娘……”

家珍的脑袋动了动，离开了墙壁，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二喜背脊上的凤霞。我帮着二喜把凤霞放到床上，家珍的脑袋就低下来去看凤霞，那双眼睛定定的，像是快从眼眶里突出来了。我是怎么也想不到家珍会是这么一副样子，她一颗泪水都没掉出来，只是看着凤霞，手在凤霞脸上和头发上摸着。二喜哭得蹲了下去，脑袋靠在床沿上。我站在一旁看着家珍，心里不知道她接下去会怎么样。那天家珍没有哭也没有喊，只是偶尔地摇了摇头。凤霞身上的雪慢慢融化了以后，整张床上都湿淋淋了。

凤霞和有庆埋在了一起。那时雪停住了，阳光从天上照下来，西北风刮得更凶了，呼呼直响，差不多盖住了树叶的响声。埋了凤霞，我和二喜抱着锄头铲子站在那里，风把我们两个人吹得都快站不住了。满地都是雪，在阳光下面白晃晃刺得眼睛疼，只有凤霞的坟上没有雪，看着这湿漉漉的泥土，我和二喜谁也抬不动脚走开。二喜指指紧挨着的一块空地说：

“爹，我死了埋在这里。”

我叹了口气对二喜说：

“这块就留给我吧，我怎么也会死在你前面的。”

埋掉了凤霞，孩子也可以从医院里抱出来了。二喜抱着他儿子走了十多里路来我家，把孩子放在床上，那孩子睁开眼睛时皱着眉，两个眼珠子瞟来瞟去，不知道他在看什么。看着孩子这副模样，我和二喜都笑了。家珍是一点都没笑，她眼睛定定地看着孩子，手指放在他脸旁。家珍当初的神态和看死去的凤霞一模一样，我当时心里七上八下的，家珍的模样吓住了我，我不知道家珍是怎么了。后来二喜抬起脸来，一看到家珍他立刻不笑了，垂着手臂站在那里不知怎么才好。过了很久，二喜才轻声对我说：

“爹，你给孩子取个名字。”

家珍那时开口说话了，她声音沙沙地说：

“这孩子生下来没有了娘，就叫他苦根吧。”

凤霞死后不到三个月，家珍也死了。家珍死前的那些日子，常对

我说：

“福贵，有庆、凤霞是你送的葬，我想到你会亲手埋掉我，就安心了。”

她是知道自己快要死了，反倒显得很安心。那时候她已经没力气坐起来了，闭着眼睛躺在床上，耳朵还很灵，我收工回家推开门，她就会睁开眼睛，嘴巴一动一动，我知道她是在对我说话，那几天她特别爱说话，我就坐在床上，把脸凑下去听她说，那声音轻得跟心跳似的。人啊，活着时受了再多的苦，到了快死的时候也会想个法子来宽慰自己，家珍到那时也想通了，她一遍一遍地对我说：

“这辈子也快过完了，你对我这么好，我也心满意足，我为你生了一双儿女，也算是报答你了，下辈子我们还要在一起过。”

家珍说到下辈子还要做我的女人，我的眼泪就掉了出来，掉到了她脸上，她眼睛眨了两下微微笑了，她说：

“凤霞、有庆都死在我前头，我心也定了，用不着再为他们操心，怎么说我也是做娘的女人，两个孩子活着时都孝顺我，做人能做成这样我该知足了。”

她说我：“你还得好好活下去，还有苦根和二喜，二喜其实也是自己的儿子了，苦根长大了会和有庆一样对你好，会孝顺你的。”

家珍是在中午死的，我收工回家，她眼睛睁了睁，我凑过去没听到她说话，就到灶间给她熬了碗粥。等我将粥端过去在床前坐下时，闭着眼睛的家珍突然捏住了我的手，我想不到她还会有这么大的力气，心里吃了一惊，悄悄抽了抽，抽不出来，我赶紧把粥放在一把凳子上，腾出手摸摸她的额头，还暖和着，我才有些放心。家珍像是睡着一样，脸看上去安安静静的，一点都看不出难受来。谁知没一会，家珍捏住我的手凉了，我去摸她的手臂，她的手臂是一截一截的凉下去，那时候她的两条腿也凉了，她全身都凉了，只有胸口还有一块地方暖和着，我的手贴在家珍胸口上，胸口的热气像是从我手指缝里一点一点漏了出来。她捏住我的手后来一松，就瘫在了我的胳膊上。

“家珍死得很好。”福贵说。那个时候下午即将过去了，在田里干活的人开始三三两两走上田埂，太阳挂在西边的天空上，不再那么耀眼，变成了通红一轮，涂在一片红光闪闪的云层上。

福贵微笑地看着我，西落的阳光照在他脸上，显得格外精神。他说：

“家珍死得很好，死得平平安安，干干净净，死后一点是非都没留下，不像村里有些女人，死了还有人说闲话。”

坐在我对面的这位老人，用这样的语气谈论着十多年前死去的妻子，使我内心涌上一股难言的温情，仿佛是一片青草在风中摇曳，我看到宁静在遥远处波动。

四周的人离开后的田野，呈现了舒展的姿态，看上去是那么的广

阔，无边无际，在夕阳之中如同水一样泛出片片光芒。福贵的两只手搁在自己腿上，眼睛眯缝着看我，他还没有站起来的意思，我知道他的讲述还没有结束。我心想趁他站起来之前，让他把一切都说完吧。我就问：

“苦根现在有多大了？”

福贵的眼睛里流出了奇妙的神色，我分不清是悲凉，还是欣慰。他的目光从我头发上飘过去，往远处看了看，然后说：

“要是按年头算，苦根今年该有十七岁了。”

家珍死后，我就只有二喜和苦根了。二喜花钱请人做了个背兜，苦根便整天在他爹背脊上了，二喜干活时也就更累，他干搬运活，拉满满一车货物，还得背着苦根，呼哧呼哧地气都快喘不过来了。身上还背着个包裹，里面塞着苦根的尿布，有时天气阴沉，尿布没干，又没换的，只好在板车上绑三根竹竿，两根竖着，一根横着，上面晾着尿布。城里的人见了都笑他，和二喜一起干活的伙伴都知道他苦，见到有人笑话二喜，就骂道：

“你他娘的再笑？再笑就让你哭。”

苦根在背兜里一哭，二喜听哭声就知道是饿了，还是拉尿了，他对我说：

“哭得声音长是饿了，哭得声音短是屁股那地方难受了。”

也真是，苦根拉屎撒尿后哭起来嗯嗯的，起先还觉得他是在笑。这么小的人就知道哭得不一样。那是心疼他爹，一下子就告诉他爹他想干什么，二喜也用不着来回折腾了。

苦根饿了，二喜就放下板车去找正在奶孩子的女人，递上一毛钱轻声说：

“求你喂他几口。”

二喜不像别人家孩子的爹，是看着孩子长大。二喜觉得苦根背在身上又沉了一些，他就知道苦根又大了一些。做爹的心里自然高兴，他对我说：

“苦根又沉了。”

我进城去看他们，常看到二喜拉着板车，汗淋淋地走在街上，苦根在他的背兜里，小脑袋吊在外面一摇一摇的。我看二喜太累，劝他把苦根给我，带到乡下去。二喜不答应，他说：

“爹，我离不了苦根。”

好在苦根很快大起来，苦根能走路了，二喜也轻松了一些，他装卸时让苦根在一旁玩，拉起板车就把苦根放到车上。苦根大一些后也知道我是谁了，他常常听到二喜叫我爹，便记住了。我每次进城去看他们，坐在板车里的苦根一看到我，马上尖声叫起来，他朝二喜喊：

“爹，你爹来了。”

这孩子还在他爹背兜里时，就会骂人了，生气时小嘴巴噘得

啪，脸蛋涨得通红，谁也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只看到唾沫从他嘴里飞出来，只有二喜知道，二喜告诉我：

“他在骂人呢。”

苦根会走路会说几句话后，就更精了，一看到别的孩子手里有什么好玩的，嘻嘻笑着拼命招手，说：

“来，来，来。”

别的孩子走到他跟前，他伸手便要去抢人家手里的东西，人家不给他，他就翻脸，气冲冲地赶人家走，说：

“走，走，走。”

没了凤霞，二喜是再也没有回过魂来，他本来说话不多，凤霞一死，他话就更少了，人家说什么，他嗯一下算是也说了，只有见到我才多说几句。苦根成了我们的命根子，他越往大里长，便越像凤霞，越是像凤霞，也就越让我们看了心里难受。二喜有时看着看着眼泪就掉了出来，我这个做丈人的便劝他：

“凤霞死了也有些日子了，能忘就忘掉她吧。”

那时苦根有三岁了，这孩子坐在凳子上摇晃着两条腿，正使劲在听我们说话，眼睛睁得很圆。二喜歪着脑袋想些什么，过了一会才说：

“我只有这点想想凤霞的福份。”

后来我要回村里去，二喜也要去干活了，我们一起走了出去。一到外面，二喜就贴着墙壁走起来，歪着脑袋走得飞快，像是怕人认出他来似的，苦根被他拉着，走得跌跌冲冲，身体都抖了。我也不好说他，我知道二喜是没有了凤霞才这样的。邻居家的人见了便朝二喜喊：

“你走慢点，苦根要跌倒啦。”

二喜嗯了一下，还是飞快地往前走。苦根被他爹拉着，身体歪来歪去，眼睛却骨碌骨碌地转来转去。到了转弯的地方，我对二喜说：

“二喜，我回去啦。”

二喜这才站住，翘了翘肩膀看我，我对苦根说：

“苦根，我回去了。”

苦根朝我挥挥手尖声说：

“你走吧。”

我只要一闲下来就往城里去，我在家里呆不住，苦根和二喜在城里，我总觉得城里才像是我的家，回到村里孤伶伶一人心里不踏实。有几次我把苦根带到村里住，苦根倒没什么，高兴得满村跑，让我帮他去捉树上的麻雀，我说我怎么捉呀，这孩子手往上指了指说：

“你爬上去。”

我说：“我会摔死的，你不要我的命了？”

他说：“我不要你的命，我要麻雀。”

苦根在村里过得挺自在，只是苦了二喜，二喜是一天不见苦根就

受不了，每天干完了活，累的人都没力气了，还要走十多里路来看苦根，第二天一早就起床又进城去干活了。我想这样不是个办法，往后天黑前就把苦根送回去。家珍一死，我也就没有了牵挂，到了城里，二喜说：

“爹，你就住下吧。”

我便在城里住上几天。我要是那么住下去，二喜心里也愿意，他常说家里有三代人总比两代人好，可我不能让二喜养着，我手脚还算利索，能挣钱，我和二喜两个人挣钱，苦根的日子过起来就阔气多了。

【阅读提示】

《活着》是余华创作的一个分水岭，是先锋性文本创新日渐枯竭的时候完成的一次突围。如果说余华八十年代先锋小说的美学价值在于对传统小说写作模式和审美惯性的根本颠覆，那么，《活着》以后的九十年代余华小说则致力于颠覆先锋写作过于人为的叙事机制和过于矫情的情感流露——余华放弃了先锋作家在叙述、结构上繁复多变的笔法，而走向传统小说简朴、晓畅而清晰的叙事方式。

《活着》用一种很平静、很舒缓的语言方式，和朴素自然到只剩下“重复”的故事结构方式，将人们在阅读中可能产生的善良美好的期待逐个击碎，从而讲述和题目截然相反的一个个“不能活着”的故事。所以《活着》的沉重，并不是仅仅由故事的残酷造成，更多地是从那种近乎冰冷的叙述而来。余华就像一个熟练的外科医生，慢条斯理地将生活的残酷本质剥离出来，将每一个生命“活着”的沉重，渗入读者的骨髓。

《活着》是繁花落尽一片萧瑟中对生命意义的终极关怀，是一次对生命意义的哲学追问。或许，余华想告诉读者的是：生命中其实是无所谓幸福或者不幸的，生命只是活着，静静地活着，有一丝孤零零的意味。

□海 子

海子（1964—1989），原名查海生，出生于安徽安庆城外的高河查湾。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1983年毕业后在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哲学教研室任教。1989年3月26日，他在河北省山海关卧轨自杀。2001年海子与诗人食指共同获得第三届人民文学奖诗歌奖。凭着辉煌的才华、奇迹般的创造力、敏锐的直觉、广博的知识和一颗圣洁的心，诗人在极端贫困、单调的生活环境和短暂的生命里，创作了将近两百万字的诗歌、小说、戏剧和论文。他是一位全力冲击文学与生命极限的诗人。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阅读提示】

这是海子二百余首精彩纷呈的抒情短诗里被公认为最经典和值得流传的一首。这首诗语句极其简单平凡，几乎通篇都是现成的成语、习语和日常口语；所有的愿望和祝福也都稀松平常，随处可见可闻；句式更是简单到除了重复还是重复。但是，为什么一首如此平常的诗歌却被人们如此喜爱，被人们觉得意味深长，甚至在北大一年一度的“未名诗会”上，它一直都是一支集体吟唱的保留曲目？

的确，在海子的全部诗作中，恐怕没有哪一首比《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更明朗，更温暖了。它像一纸农夫也听得懂的福音书，“喂马”、“劈柴”、“粮食”、“蔬菜”、“周游世界”……这在一天更比一天物质繁华和灵魂浮躁的当下社会，该是多么让人心动的幸福呵。诗作集合了天国的气质和人间的音响，圣洁的关爱与朴实的真诚，具有一种无限伸展的扩张力。

诗人给每一个陌生人留下了他的祝福，自己似乎也有了某种回归现实的迹象，憧憬“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尘世幸福。然而，海子是一个绝不轻易向现实妥协、循入尘世而放弃伟大理想的“诗歌英雄”，在这首诗的最后，海子一句“只愿”，就把万丈红尘抛在了身后，而把自己交给了冰冷的铁轨。

海子认为，诗就是那把自由和沉默还给人类的东西。

【相关链接】

鲁迅纪念馆 <http://luxun.chinaspirit.net.cn/>

我爱小说网·现当代小说 <http://www.52xs.net/xdwx/>

朗诵天地文学书库·现当代散文

<http://www.langsong.net/lstd/wxshk/htm/xiandai/xiandai/xd-sw.htm>

白鹿书院·现当代戏剧 <http://www.oklink.net/book/s13/1234.htm>
百年中国新诗流派作品金库 <http://www.tzsg.com/qikan2627/w322.htm>
金庸茶馆 <http://www.cseeo.com/>
曹禺 <http://www.white-collar.net/01-author/c/08-caoyu/index-cy.htm>
老舍 <http://www.white-collar.net/01-author/1/01-lao-she/lao-se.htm>
巴金 <http://www.white-collar.net/01-author/b/07-bajin/bajin.htm>
茅盾文学奖 <http://www.white-collar.net/wx-wxf/win/maodun/index-md.htm>
余华 <http://www.white-collar.net/hsl-yh.htm>
台港文学 <http://www.hkauthors.com.hk/>

【思考与练习】

1. 结合中国新文学的创作实际，谈谈你对周作人“人的文学”的文学思想的理解。
2. 为什么说《孤独者》是“最富鲁迅气氛”的小说？
3. 沈从文的小说是如何表现乡下人“更有人性、更近人情”的品质的？
4. 郁达夫游记散文的特点有哪些？
5. 为什么称沙子龙是“过去时代”的人物？老舍作品中从“文化”来分割人的世界的创作特点是什么？
6. 比较余华小说《活着》与张艺谋改编的同名电影。
7. 从几位新诗人的创作中，谈谈你对白话新诗的感受或评价。

注释

① 《酉阳杂俎》：笔记，唐代段成式撰。前集20卷，续集10卷。所记有仙佛、鬼怪、人事、动物等，包罗甚广，多有寓意。

主要参考书目

1. 吴楚材，吴调侯选．古文观止．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
2.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唐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3. 胡云翼选注．宋词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4. 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5. 徐中玉主编．古文鉴赏大辞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9．
6. 吴熊和主编．唐宋诗词评析词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7. 张大芝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读．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8. 张梦新主编．古文苑精萃．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
9. 张梦新主编．大学语文．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
10. 吴秀明，李杭春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评．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

后 记

在浙江大学教务部和人文学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们这本《大学语文经典读本》终于在新学期和广大读者见面了。

全书由张卫中教授撰写先秦文学、秦汉文学部分，黄杰博士撰写魏晋南北朝文学部分，陶然博士撰写唐宋文学部分，张梦新教授撰写元明清近代文学部分及执笔注译《浙江大学校歌》，李杭春老师撰写现当代文学部分；由研究生李如艳同志提供“相关链接”。浙江省文学学会副会长、浙江省大学语文研究会会长张梦新教授担任主编。

本书对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大学语文》多所借鉴，采用了张大芝教授、孙沛然教授的许多成果；另外也参考了前人和同行的诸多成果。在此，特致谢忱。我们也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和责任编辑钟仲南先生为本书付出的辛劳与支持。

编 者
2005年5月